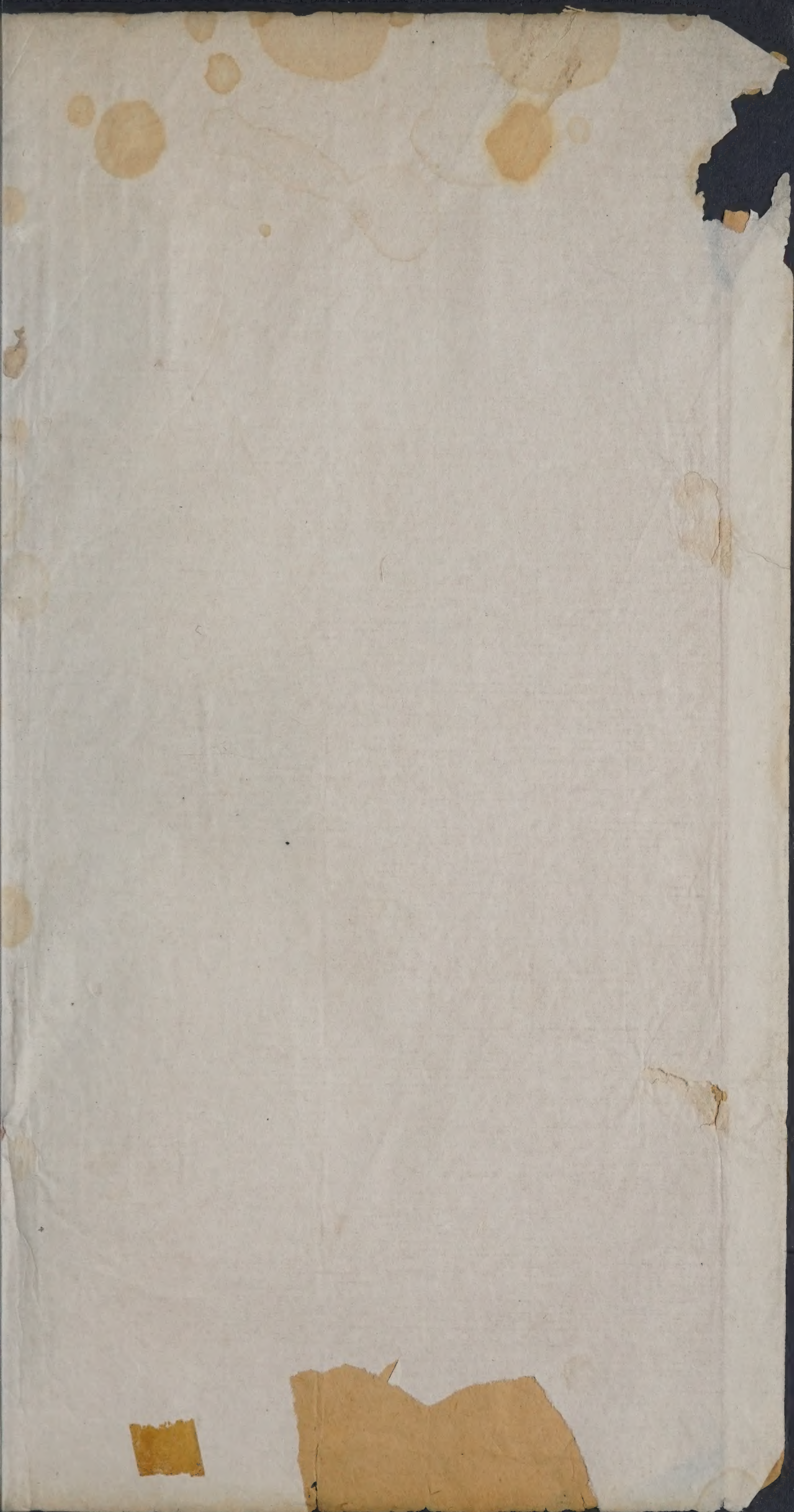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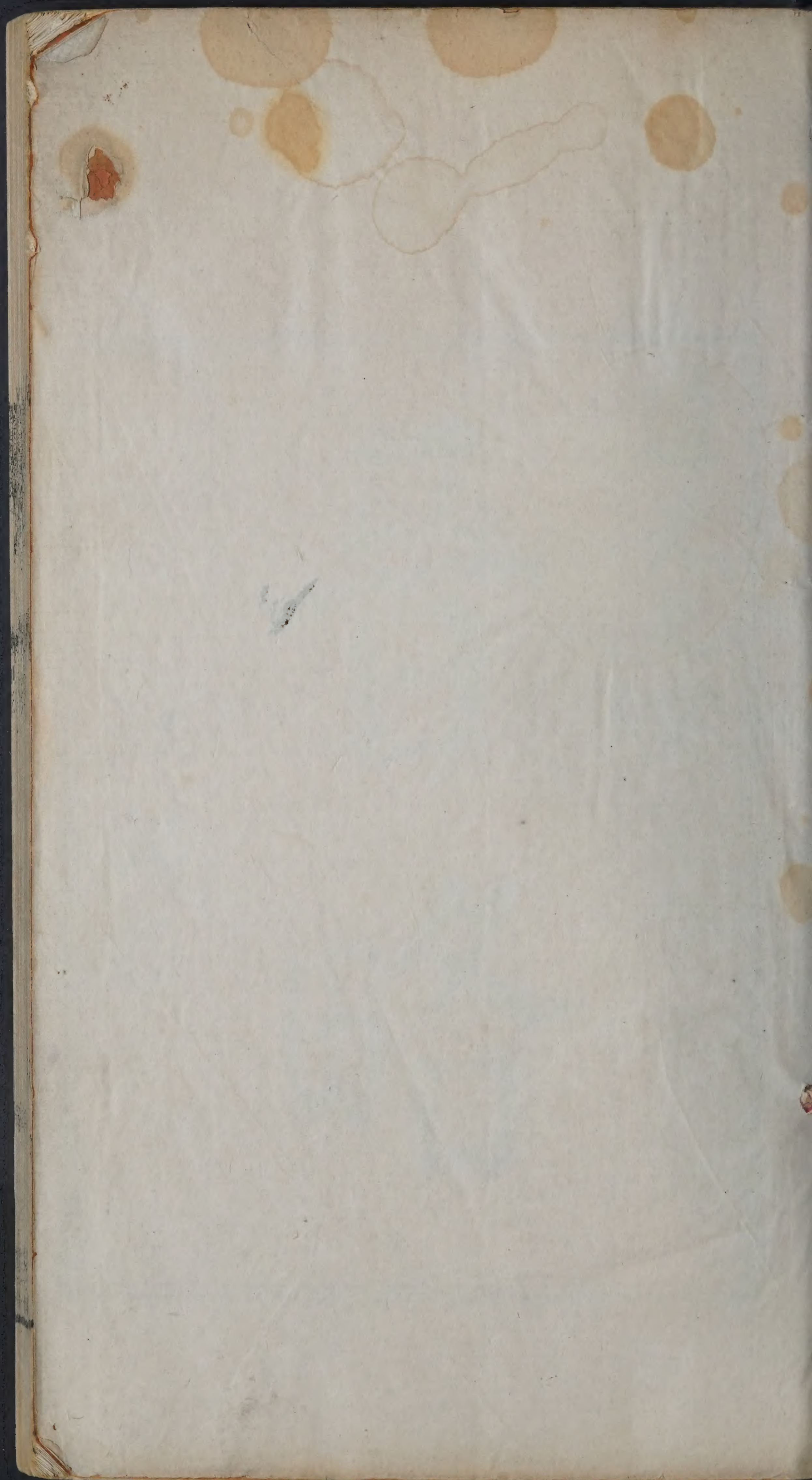
卷二

帝紀

甲子

晉略







道光己亥

晉略

江開題

光緒二年丙
子六月
味雋齋重刊

跋

昔唐太宗取何法盛等十八家之
書命房喬等重加撰次分類纂輯
以成晉書藉功衆手指歸不一紀
載複雜詞旨浮靡且多取沈約誣
誕之說並雜採語林世說幽明録



摎神記諸書竊博而失所歸其不
足爲信史而昭法戒前人論之詳
矣吾師止菴先生撰晉略一書
舉晉書中之繁蕪浮誕及義所未
安言之不順者悉汰之事以類附
例以義起爲本紀六表五列傳三

十六國傳十一彚傳七序目一計
六十六篇而晉之始末釐然秩然
其文約其旨賅也自序一篇原晉
所以得天下與所以致於淪喪之
故洋洋三千餘言形勢利病瞭如
指掌尤足以昭勸戒而示將來書

刋於道光戊戌越歲　先生歸道山流布未廣旋遭寇亂版亦燬焉喆嗣爽堂將重付梨棗郵函乞序

深維作史必兼三長而三長非專為作史之用以　先生之才學識倘得志而大用於世出其所蓄必

有卓然異於人而上維
國計下澤民生者奚僅以史筆傳
也即不然備職史館濡染大筆揚
朝廷之謨烈當不在司馬子長班
孟堅下復奚僅以私居著作見也
先生往矣而　先生之才學識讀

是書者猶可約略覘之昔胡五峯
著叙古蒙求其子爲之刊行前之
人萃畢生精力手著一篇賴後之
人成之　先生之著是書也以數
十年攷据之功窮歲月嘔心血甫
成而遭亂亦已付之煨燼矣亟堂

讀父書出入烽火之中奔走江湖之上抱守缺殘重謀付梓視彼刊遺稿而成先志其賢何多讓焉先生生平詩古文辭及他著述藏稿甚富雖經兵燹散佚大江南北當猶有存者他日蒐堂摎𢜉重刊

之與此一篇並傳世而行遠於以
塞海內文人之望豈惟及門私淑
諸人同深忻幸者歟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冬月下浣
門人鮑源深謹書於山右節署之
再思軒





荆溪周止庵先生以名進士改官淮安教授學問淹博著作宏富而晉畧六十六篇尤名顯一時書成於道光丁酉明年前兩湖總督　周文忠公刻於楚北之夏口庫戌夏五　樹辰客游邗上偶於坊間見是書讀其自作序目始知　先生於兩晉百五十餘年間其家國之興亡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風俗之醇漓瞭如指掌歷數十

寒暑成一家言非尋常謏述比也亟購以歸置案頭暇輒展讀旋以避寇流離書遂散失同治戊辰需次吳門會 丁雨生撫軍 奏請開設江蘇書局命樹長提調局務搜訪古今書籍得包氏愼伯與 先生論晉畧書反覆詳盡洋洋千餘言其序文一首爲癸卯年所譔原書未及刊入一再讀之益知 先生之著是書畢生心血盡

葬於此而遍求卒不復得用以為憾辛未
四月樹辰奉檄宰荆溪下車之始詢悉
先生世居城東均下鄉之湯渡其季子爽
堂司馬衡泌徜徉足不履城市頗有高曠
之致丹文參佐名煒其孫也適因公來謁
問其書則原板已燬於庚申之亂出其家
藏遺本見示披誦迴環恍如舊識因謂
先生是書洵足千古盍謀重鋟以廣其傳

丹文曰此意蓄之有年矣從以卷帙浩繁
需費過鉅力不足而中道止非所以重先
澤故遲遲未果辱承諄諭敢不力圖歸告
其叔爽堂司馬遂定議焉時山西巡撫
鮑花潭中丞與　先生有私淑誼曩者督
學吳中每遇校官為　先生同里者輒拳
拳於是書爽堂司馬因有重刻之舉郵書
乞序　中丞忻然手答許之並分廉泉為

倡樹辰亦勉竭俸餘以爲之助光緒紀元六
月調署金山邑篆瀕行丹文遠道走送述
知晉畧鐫貲近已集有成數鳩工庀役開
雕將有日矣越歲丙子十月還任丹文以
久病未得見十二月　中丞跋語由驛遞至
今年四月書成而丹文遽於五月歸道山
嗚呼　先生之書犯以印本無多未獲風
行海内繼以粵逆之變大江南北被禍久

且烈故家遺族凡圖書彝鼎及一切希世之珍幾於焚刦殆盡而書之投於煨燼者尤酷爽堂竹林抱殘守缺出入烽火兵刄中事平十餘年卒得重梓行世以竟先人之志是必有默為呵護者工既竣而丹文殁又若有陰為鑒佑者丹文之志亦可憫矣其哲嗣鑾甫農部奉遺命囑弁言簡端固辭不獲因將丹文重刊晉畧顛末聊綴

數行附諸書後至是書學識之精取裁之正 中丞題跋與包氏原序已詳言之茲不復贅一詞云時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夏六月既望歸安潘樹辰書於臨津公廨之求是齋

跋

從古修史多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故世稱班馬最良而歷代亦相沿無異獨唐修晉史則兼策羣力約計十有八家雖其時各盡所長然意見多有紛歧隸事亦有詳略加之半出詞臣言多駢儷不合體裁以故歷代之書惟晉史極

為蕺冗此讀史者往往浩歎而不能贅一辭也荆溪

周保緒師門以名進士請改教授淮安資學兼優經經緯史而且才嫺韜略猿臂稱奇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無不通曉固一代之奇才而千秋之絶詣也課士之次以晉書繁雜竭數十年心力箸

成晉略一書煥於道光丙申丁酉遊幕
淮陰執贄門下曾手鈔藁本故得悉其
詳嗣以軍書旁午投筆從戎江省肅清
適以同治乙丑攝荆溪篆務　保緒師
門之孫丹文世兄因公來見談及先世
始悉晉略早經發刊以遭兵燹鐫板蕩
然出其家所留惠貺全部受而讀之見

其芟繁袪冗文質相稱本末兼賅直是
合才識學三長而登班馬之堂高出晉
史而上寢饋者久之光緒丁丑春煥以
俸滿引
見三莅崇明展丹文世兄寓書已將晉
略重加刊印以廣流傳并屬爲題䟦是
能紹前徽而承祖志也煥以親炙　師

門有年受知亦久茲雖風塵奔走簡畢就荒快覩大集洸洸垂諸來祺附名驥尾何幸如之謹跋數言續於編末時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夏五月朔日受業

太湖曹文煥謹識

原序

晉畧六十六篇都爲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也荀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晉之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

分崩蕩析亦至速至慘中宗東奔
居𩀱地用𩀱民乃享國奕世大亂
屢作宗祀卒延豈不以吳皓暴虐
平吳之役善反其政依於誅君弔
民之遺至於敗亡逃亦又能卒定
大計使南土智勇不失其職始事

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倖
矣然則無功叨竊雖得羣小比周
之力而⿰豸董狐者扣不旋踵以當塗
孤立爲監而大戚卽發宗藩防患
其可極乎德在黎庶雖微弱無可
比數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

不變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狙詐以
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
說纂爲晉書事蹟頗具而此旨不
明無以昭勸戒衆世法保緒深達
治源取晉署而斟酌之歷廿餘載
至道光癸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

既得余復又解散成書五閲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陰轉客成臯相距較遠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輳保緒嗣孫煒以刻本來將遺命乞序余披閲再過見其分散故籍事歸一

綫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技得失之
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諱
賢而不藏慝大之創業承統之猷
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
尙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
敗善後而已匯典午之要删實千

秋之金鑑至於郡縣紛錯詳覈爲
難展卷豁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
遜承祚而視丞叔之原委不具君
紀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
子爲不朽來哲難誣必有以余爲
知言者保緒穎慧絕人遷善不勸

嘉慶甲子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
問難竟日歸則取詩文舊槀盈尺
者付之火持爐見示以請極言勇
淩精進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壯
年落殖近且七十一事無成追憶
昔遊愧恨何已

道光二十有三年歲在癸卯四月

朔安吳包世臣書

晉略

荊溪周　濟保緒氏譔

姪重庚原板校勘

男佐臣　孫　煒重刊

門人江甯馮元燿

後學儀徵謝　增

同邑潘祖榮

朱　瀓

任期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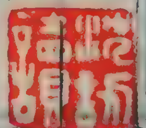
徐泰臣

任德鄰

從　孫　應辰

恭壽

曾　孫　振庸同校



目錄第一冊

本紀一　武帝
本紀二　孝惠帝孝懷帝孝愍帝
本紀三　元帝明帝成帝
本紀四　康帝穆帝哀帝帝奕簡文帝
本紀五　孝武帝
本紀六　安帝恭帝
表一　甲子
第二冊
表二　州郡
第三冊
表三　割據

表四　執政
表五　方鎮
第四冊
列傳一　安平王孚王祥
列傳二　賈充石苞裴秀荀勖
列傳三　羊祜杜預王濬陶璜
列傳四　扶風王駿馬隆周處
列傳五　齊王攸王渾衛瓘和嶠
列傳六　二傅玄咸二劉毅暾劉頌段灼
列傳七　山濤魏舒劉寔庾峻
第五冊
列傳八　楊駿汝南王亮楚王瑋愍懷太子遹

列傳九　張華裴頠

列傳十　八王 趙王倫梁王肜淮南王允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長沙王乂東海王越 盧志

列傳十一　劉㊄

列傳十二　劉琨王浚苟晞

列傳十三　閻鼎賈疋索綝麴允

列傳十四　八張 軌寔茂駿重華曜靈㊀靚天錫

第六冊

列傳十五　祖逖劉遐李矩郭默劉㊀魏浚魏該

列傳十六　周玘顧榮紀瞻賀循熊遠

列傳十七　王導劉隗刁協

列傳十八　周訪陶侃應詹

列傳十九　溫嶠郗鑒毛寶王舒虞潭顧衆張闓

列傳二十　王敦蘇峻

列傳二十一　郭璞譙王承周顗戴淵卞壼羊曼劉超鍾雅桓彝

列傳二十二　華恆二陸曄玩褚翜二孔愉坦丁潭陶回

第七冊

列傳二十三　三庾亮冰翼何充褚裒殷浩

列傳二十四　蔡謨王羲之孫綽

列傳二十五　桓溫

列傳二十六　王述王彪之

列傳二十七　二謝安元桓沖

列傳二十八　會稽王道子王珣車允郗恢

列傳二十九　范甯徐邈

列傳三十　王恭劉牢之
列傳三十一　桓㊀元
列傳三十二　孫恩盧循
列傳三十三　毛璩何無忌
列傳三十四　劉毅司馬休之
列傳三十五　劉穆之王鎮惡二沈田子林子二朱齡石超石
列傳三十六　仇池楊氏

第八冊

國傳一　成漢李氏
國傳二　漢趙劉氏
國傳三　後趙石氏
國傳四　燕慕容氏

國傳五　秦苻氏

第九冊

國傳六　後秦姚氏

國傳七　後燕慕容氏南燕慕容氏北燕馮氏

國傳八　西秦乞伏氏

國傳九　夏赫連氏

國傳十　凉呂氏南凉禿髮氏北凉沮渠氏西凉李氏

國傳十一　代魏拓跋氏

第十冊

彙傳一　宗室

彙傳二　篤行

彙傳三　清談

彚傳四　任達
彚傳五　良吏
彚傳六　文學
彚傳七　隱逸
序目

晉畧本紀一

武帝　　　　荆溪周濟譔

帝諱炎字安世氏曰司馬楚漢時卬爲殷王都河內其後因居溫云八世至漢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子八人其第二子曰懿懿子九人長曰師次曰昭懿妻張氏河內平皋人生三子師昭榦張有權畧魏武初辟懿懿辭以風痺天暴雨不覺自起收書家惟一婢見之張恐事泄手殺婢遂自執爨及懿寵柏夫人不禮張張嘗覘懿疾懿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張恚不食諸子亦不食懿乃謝之旣而告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年五十九卒武帝受禪追尊曰宣穆皇后帝昭長子也懿字仲達漢末爲魏國太子中庶子魏武察其雄豪欲除之賴太子丕以免文帝末以撫軍將軍錄尚書與曹眞陳羣並受顧命明帝卽位封舞陽侯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都督荆豫二州鎭宛平孟達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眞伐蜀青龍四年遼東叛徵詣京師景初二年平遼東還至薊使者迎勞增封詔便道復鎭



關中至汲又詔赴都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疑京師有變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日夜而至明帝已大漸引升御牀執懿手目齊王芳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幼主遷侍中都督中外錄尚書與爽對掌朝政爽忌之徙爲太傅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爲殊禮正始二年出拒吳遂留屯五年還朝八年倂疾不視事陰圖爽爽亦疑懿使其黨李勝候懿懿詐疾篤爽等信之不設備嘉平元年正月爽從魏帝謁陵弟羲訓典禁旅並委營以出懿立起奏太后廢爽兄弟奪其兵勒以迎帝誣爽反并其黨皆夷三族詔拜懿丞相奏事不名朝會不拜加九錫懿讓九錫倂疾不復朝每有大事天子就訪焉三年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謀討懿不克死之事連楚王彪懿幷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鄴命有司監察不得與外人交

通詔拜相國封郡公又讓不受六月疾作王凌爲梟八月卒年七十三葬河陰謚曰文宣晉受禪追尊曰宣皇帝廟號高祖墓曰高原陵師字子元以撫軍大將軍代懿輔政嘉平四年遷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正光元年魏帝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元代師師皆殺之遂廢帝而立高貴鄉公髦詔進師相國不受明年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討師師自將攻殺儉欽奔吳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臨當引去以驍騎十餘陷陣所向皆披靡遂至師戲下師方割目上疣創未合驚而目出卒于許昌謚曰忠武晉受禪追尊曰景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平師無子以昭子攸爲子師初娶夏侯尚女其母魏公主也青龍二年爲師所鴆殺更娶吳質女又黜之更娶羊衜女武帝受禪尊爲引訓太后羊以夏侯氏爲言泰始二年尊夏侯氏爲景懷皇后咸寧四年引訓太后崩謚景獻故昭遂代師輔政昭字子上儉欽之役以中領軍留鎭洛陽師疾篤昭往省拜衛將軍師卒魏帝詔

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而留昭鎮許昭不奉詔自率軍還進大將軍甘露元年加大都督封高都公加殊禮九錫不受二年五月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挾天子幷奉太后圍壽春三年取之斬誕夷三族五月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不受景元元年魏帝忿昭恣自率僮使六百人討之昭黨逆戰弒天子更立常道鄉公璜（後更名曰奐）更申前命不受四年大舉伐蜀捷書至乃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蜀降總百揆咸熙元年三月進爵爲王七月王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以中撫軍炎爲世子二年五月魏帝命王用天子禮樂妃曰后世子曰太子晉國置丞相以下官八月王薨謚曰文晉受禪追尊曰文皇帝廟號太祖墓曰崇陽陵晉王炎旣嗣位十一月魏帝使使奉冊禪位王讓羣臣固請閏十二

月十七日丙寅受禪僭皇帝大赦改元泰始

論曰史僭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至高貴鄉公之事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烏乎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封建既壞帝王皆崛起積德絫仁蓋靡得而稽焉唯夫平天下之大難拯黔黎于沈溺則天意人事翕然響臻其或遭時迫勢道出逆取飾以壇坫威以弧矢苟其所存者厚所樹者大則亦足以保世異哉司馬氏之有天下也無功竊竊三世相繼幸遂其欲適足以賈禍耳是以三綱淪斁九服攉頹朝靡十稔之安野空百室之聚專制僭逆之臣魚貫而乘勢扳附擁戴之徒茹連而俟時下至緇流妖誕幺麽細瑣之輩苟其籍喙螫尾足以有所毒害莫不呀張趫舉倖而息逞豈悖逆之性固然哉氣類感而服習深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刪取舊文冠之武紀以著晉之禍敗

所由熾焉

泰始元年閏十二月（舊史改元之年卽于歲首偁元年今皆以改元之月爲斷）尊魏帝爲陳留王追尊宣景文三王皆爲皇帝懲魏孤立大封同姓親屬王者二十七人佐命諸臣皆封公侯餘封賞各有差並置八公驃騎王沈車騎賈充中軍羊祜尚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勖侍中任愷常侍傅元皆爲腹心充勖尤親幸用事改景初歷爲泰始歷臘以酉社以丑除魏王公禁錮聽將吏終三年喪罷質任開言路

泰始二年正月有司議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卽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幷景文凡七室實六世二月郊祀宣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始除五帝坐三月吳主孫皓使來弔祭有司奏爲齒詔帝欲以謙和柔遠命書齒焉當是時北邊遼東西皆鮮卑句注之外河汾之閒則匈奴北地上郡隴西則胡鮮卑氐羌皆保

塞襖居南邊廣陵淮南弋陽江夏襄陽巴蜀交州皆與吳接壤吳使還言晉新造易伐鄰好遂絶帝欲復三年喪羊祜謂傅(元)曰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制不亦善乎(元)不可與諸臣固爭乃從漢魏權制既葬除服然帝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終喪乃復吉五月王沈卒七月營太廟九月傅(元)皇甫陶上言汰冗食重農事有司奏寢之帝下詔切讓有司令(元)等更作條目主者八坐廣共精研十一月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太廟成

泰始三年正月立子衷爲皇太子三月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司隸李憙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等各占官田詔考竟友濤等勿問憙又劾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田詔但推尚遷憙爲太子太傅十月詔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

泰始四年正月以尚書令裴秀爲司空車騎將軍尚書僕射賈充爲尚書令充等所修律令成始耕耤下詔班新律大赦二月罷中軍將軍官置北軍中候官中軍將軍羊祜遷尚書左僕射三月皇太后崩文明皇后王氏東海郯人父肅魏中領軍后年八歲誦詩論語尤善喪服歸文帝生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十月吳寇江夏襄陽交阯十一月寇合肥十二月始臨聽訟觀錄囚親平決焉

泰始五年二月置秦州以尚書左僕射羊祜爲荊州都督右僕射東莞王伷爲徐州都督始謀吳也濟陰太守蜀人文立上言故蜀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從之擢立散騎常侍六月奚官督郭廙上言五事擢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上書言涉妖謗有司奏棄市詔原之七月延羣公詢讜言十月汲守王宏政績著聞賜穀千斛十二月詔州郡舉

勇猛秀異之才
泰始六年正月吳寇渦口四月吳陸抗鎮荆州六月秦州刺史胡
烈擊叛虜敗死萬斛堆詔撰泰始以來大事祕書寫副十一月幸
辟雝行鄉飲酒禮十二月吳孫秀來降拜驃騎將軍封會稽公
泰始七年正月匈奴中部帥劉猛叛出并州塞二月吳主趣壽春
遇雪還三月裴秀卒四月吳攻九眞殺太守涼州刺史牽宏討叛
胡敗死青山六月詔公卿各舉將帥一人帝憂關中甚七月侍中
任愷中書令庾純請以賈充爲秦涼二州都督從之充不欲行其
冬荀勖勸聘充女爲皇太子妃充遂留吳陷交州八月置寧州是
歲安樂思公劉禪卒
泰始八年正月并州監軍何楨購斬劉猛二月納皇太子妃帝與
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言不遜常侍鄭徽請罪之帝曰人主所

患者阿媚豈患爭臣哉徽坐妄奏免七月以尚書令賈充爲司空充與任愷有隙庭臣正直者多與愷帝召充愷宴式乾殿和解之愷竟得罪九月吳步闡以西陵來附十二月吳陸抗復取之泰始九年三月吳進抗荆州牧七月吳寇弋陽詔聘公卿以下女備六宮采擇未竟權斷婚嫁得胡奮女左思妹皆爲貴嬪胡貴嬪有寵皇后有疾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父文宗魏通事郎母趙氏生后而卒后長于舅家舅妻乳之文宗又娶于段文宗卒又隨後母依趙氏文帝欲爲世子求阮籍女籍不樂婚權貴沈醉六十日不醒文帝聞后相極貴遂聘焉生毘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武帝受禪立爲后懷舅氏恩言趙俊至中護軍納俊兄女粲于後宮爲夫人帝嫌皇太子暗弱不堪奉大統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太子遂定賈充妻郭氏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聘衛瓘女后盛稱充女德色荀顗荀勖馮紞又力贊之卒婚賈氏帝選六宮與后共擇之后性妬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卞氏女佳后曰卞氏三世后族豈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及胡貴嬪有寵恐身沒之後且立爲后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允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胡貴嬪名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多內寵平吳後又納吳宮人掖庭且萬人然芳最幸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蒱爭矢傷帝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左貴嬪名芬好學善屬文帝聞其名而納之初拜修儀後爲貴嬪貌醜無寵以才德見禮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園迴輦過之談詠文義而已

泰始十年閏正月詔曰近世以來多以內寵登后妃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正嫡二月罷平州七月皇后崩九月吳陸抗卒邵陵厲公曹芳卒

咸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凡即位及改元皆有赦是爲常赦後不錄二月賜故鄴令夏謏穀百斛六月吳寇江夏初置太子詹事官八月定功臣十二人銘功太常亾者配食清廟已故鄭沖荀顗石苞裴秀王沈安平王孚在者何曾賈充陳騫荀勖羊祜齊王攸十二月上宣景文三帝廟號大疫帝有疾

咸寧二年正月以疫癈朝二月帝瘳五月立國子學大雩六月薦荔枝于太廟吳孫楷來降拜車騎將軍封丹楊侯八月以司空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十月羊祜上疏請伐吳立元后從妹楊氏爲皇后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父駿有傳后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永嘉元年追謚曰悼大赦十二月封皇后父駿爲臨晉侯賜平州刺史傅詢帛二百匹前廣平守孟桓帛百匹

咸寧三年正月以扶風王亮爲宗師詔宗戚所施行皆咨宗師七月以王渾爲揚州都督八月徙封諸王以胡奮爲江北都督羊祜初鎭荊州罷至是復置十二月吳寇汝南江夏

咸寧四年六月鮮卑寇涼州刺史楊欣敗死七月羊祜入朝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焚之祜卒于京師以尚書杜預代之

咸寧五年三月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十一月伐吳初帝有滅吳之志故簡親賢爲邊吳州鎭吳方委任陸抗未有釁也抗卒荊州羊祜益州王濬連疏請大舉廷臣方以秦涼爲憂莫然祜計祜入朝帝遣中書令張華訪焉華獨贊成之帝遂拜華度支尚書委以兵食籌策祜薦杜預自代預至鎭請師期報待明年預又表曰自秋以來兵形頗露若皓懼而改圖明年之期恐無所及表至帝方與華圍棊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吳主暴虐當今討之不勞而

定時不可失也于是浚策徐州瑯邪王伷出滁中揚州王渾出橫
江豫州王戎出武昌荊州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益州王濬梁
州唐彬下巴蜀東西並舉凡二十餘萬以賈充爲大都督冠軍楊
濟副之總統諸軍駐襄陽十二月凉州平
咸寧六年正月王渾克尋陽二月王濬唐彬克丹陽西陵夷道樂
鄉杜預克江陵胡奮克江安吳督將多死鎭戍相次降詔進濬都
督梁益二州所過諸將預奮戎等既會濬彬共克定所分地即分
兵益濬彬直下移大都督充屯項濬進破夏口武昌乘勝所向莫
敢枝梧而王渾周浚亦以三月破斬吳丞相張悌等于滁口板橋
吳主孫皓窮慼送璽綬詣伷約降事未決濬舟師至石頭遂降于
濬濬杖節受之送皓京師收其圖籍凡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
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卒二十三萬牧守以下因用

之除其苛政初充之爲大都督也慮無功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及濬至武昌充又表吳未可悉定宜召諸軍以爲後圖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荀勖請從之帝不納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使及轘轅而皓降四月賜皓爵歸命侯改元太康

太康元年（即咸寧六年）五月皓至引見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郎中擢用才望從吳戰亡將士家屬于壽春將吏度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二十年卒六十以上罷歸家濬預戎彬皆封侯充伷以下增封邑祜前卒遣使册告其廟無子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侯（通鑑作君非是）九月羣臣請封禪弗許是歲以司隸爲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戸二百四十六萬帝以吳平天下無事詔罷州郡兵侍中僕射山濤爭之侍御史郭欽請因兵威徙諸胡出塞募民實其地皆

弗從

太康二年三月賜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遣孫皓伎妾五千人納諸宮中掖庭僅將萬人帝常乘羊車游讌后父楊駿及駿弟珧濟並通請謁天下謂之三楊羊琇王愷皆外戚何劭石崇功臣子競爲奢僭傅咸上書言侈汰之害甚于天災請加禁詰帝弗能用

帝嘗南郊禮畢問司隷劉毅曰卿方朕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常侍鄒湛進曰世以陛下比漢文昔馮唐對文帝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接之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禁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于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

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蠭蠆作于懷裹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順逆向毅發言臣等莫不失色陛下降不世之詔出息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宏乎是歲揚州徙治秣陵

太康三年正月罷秦州出張華爲幽州都督四月賈充卒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反殺建鄴令圍揚州刺史周浚于秣陵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十二月以司空齊王攸爲大司馬出鎮青州帝之未爲世子也文帝愛攸欲立之咸寧初帝遘疾中外皆以太子不慧屬望攸攸素惡荀勖馮紞詔佞勖紞懼數譖之賴帝友愛至是譖始行焉廷臣固諫不聽攸忿恚發病

太康四年三月薨于京師子冏嗣爲齊王

太康五年正月尚書僕射劉毅請罷中正除九品太尉汝南王亮

司空衛瓘請正土斷由鄉論選舉初魏陳羣以喪亂之後人士流移吏部不得考詳乃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亦曰州都以朝官德充才盛者爲之掌敘氏族人物定爲九品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雖遷徙流寓銓敘悉由本貫中正或不識面但采聲望吏部用人皆據品高下爲格式下品終身廢棄又禁不得自愬是以風俗競趨浮譽有識病之士斷者卽以所居爲鄉不問本貫悉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也帝善之而不行六月置黃沙獄職官志泰始四年置此從本紀是歲罷寧州

太康六年正月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逋是歲鮮卑慕容廆入寇

太康七年十二月始聽大臣終三年喪

太康八年正月太廟殿陷七月前殿地陷九月改營太廟

太康九年三月皇后始親桑初幷二社爲一五月詔舉可守令者

太康十年四月賜京兆守劉霄陽平守梁栁穀各千斛太廟成遂祫大赦九月慕容廆降拜鮮卑都督復二社十月復明堂南郊五帝位帝有疾故也十一月荀勖卒帝有瘳楊駿忌太尉亮排出之還大司馬鎮許徙封諸王紀有東莞公卷傳無改王國相爲內史十二月太廟梁折

太熙元年正月改元司空衛瓘遷太保罷三月帝疾篤念可以付託太子者而舊臣多物故及以嫌退司徒王渾司空石鑒不足任惟車騎將軍楊駿用事帝小間見駿有所易置非帝意帝曰何遽爾邪時大司馬亮未發乃命留亮與駿同輔政中書作詔詔成駿借觀之遂匿不出四月十二日辛丑帝迷亂后召中書作詔以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詔成進帝帝視而無言遂行之駿趣亮赴鎮帝每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輒謬對二十日己酉帝崩

于含章殿太子卽位太子素闇弱大臣多諷帝易太子帝以皇孫遹聰睿欲傳太子以及遹故不易太子太子妃賈氏悍妬帝欲癈之皇后以充功大爲之請故不癈賈妃帝慮遹非賈出恐致不安乃用王佑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鎭關中楚王瑋鎭荆州瑋母弟淮南王允鎭揚州以爲外援而委政于駿又恐楊氏之偪授佑北軍中候典禁兵既疑駿始復留亮駿及后卒匿而易之以至于崩竟不復悟崩年五十五謚曰武廟號世祖陵曰峻陽

論曰帝仁恕受直言好謀能斷卽位之初躬行節儉卒致一統及吳平天下無事轉習爲奢蓋愼德克終若斯之難也史以帝不易太子不除劉淵爲失計夫立嫡以長大順也傳子及孫至明也信著殊俗懷柔無外至仁也安有逆億將來先偭軌物而可偁得計者乎惠雖庸懦失德未彰賈之悍妬事已明白不廢賈而替惠亦

失輕重之倫矣漢末之亂幷割西埀雍隃北蔽涼失東藩魏氏爭衡西南未遑董理戎索蔓延根株碩大晉平吳會曾是弗圖平陽河東無維城擁護之重太原西河有轉石建瓴之勢一劉淵除復一劉淵出芸芸豪酋可勝既乎且夫託孤寄命必在正人張華衛瓘信非純德傅咸劉頌執節不回確然已信于前事雖漢之汲黯何以加焉不早拔擢使登台鼎王渾石鑒徒取備員然則納諫者好名之私心惡直者怙盈之積習蓋可識已周馮公旦以致刑錯漢杖霍光而奠昭宣苟得其人一夔已足而乃作計倚伏至于再三將以奠磐石之安絕傾危之禍嗟乎智計所防雖巧而有限氣節所植雖拙而無窮管子嘆四維不張乃身沒而齊亂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可勝道哉

晉畧本紀二

孝惠帝　　荆溪周濟譔

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元后第二子也兄軌不育故得立爲皇太子泰始八年年十四納賈妃妃嘗手殺孕妾故武帝將癈之賴悼后以免悼后者元后之從妹也元后臨終以屬武帝故武帝納之后既保護妃不以告自誡妃妃反憾焉太熙元年四月二十日己酉武帝崩后父楊駿受遺詔輔政是日太子卽位改元永熙

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五月葬武帝以太尉楊駿爲太傅都督中外錄尚書如故八月立子遹爲皇太子起前太常張華傅之或言不踰年改元非禮也乃下詔改明年爲永平元年

永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見于太廟后既不肯尊事太后又爲太



傳駿所抑不得專政二月私召汝南王亮使入圖駿亮不敢應乃召楚王瑋瑋少年剛猛喜事即與淮南王允俱入朝三月后誣駿反詔瑋及東安公繇殺之族其黨改元元康駿之被收也太后射帛書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后遂宣言太后同逆遷永寧宮

元康元年即永平元羣臣上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昔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于天下也陛下雖懷無巳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于朝堂會議及議有司奏宜廢爲峻陽庶人太子太傅張華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惡所親爲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孝成趙皇后故事稱爲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以爲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宗廟配食先帝宜貶尊號癈詣金墉城有司請從晃等議詔不許

固請乃可之駿之死也妻龐免坐駿就太后居及是有司又奏駿家屬應誅詔原龐命者所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詔聽隨庶人有司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徵大司馬亮爲太宰起太保瓘于家亮瓘名爲輔政政實出于后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子賈謐與瑋繇並預政繇迕后免官徙帶方六月后矯詔令瑋免亮瓘官瑋殺之幷誅瑋張華裴頠用事七月置江州八月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爲東海王十月趙王倫鎮關中倫任嬖人孫秀始失羌戎和是歲以劉淵爲五部大都督

元康二年二月皇太后食絕崩于金墉城

元康三年

元康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上黨八月詣馮翊降都尉殺之

元康五年

元康六年正月大赦以張華爲司空侍中中書監如故五月郝散弟度元反馮翊北地趙王倫弗能討代以梁王肜秦雍氐羌皆畔八月氐齊萬年僭帝圍涇陽是歲氐楊茂搜始保仇池

元康七年正月建威將軍周處討齊萬年戰死六陌關中頻年饑疫人民流徙就食

元康八年略陽流民李特自漢中入蜀

元康九年正月齊萬年伏誅徵肜爲大將軍錄尚書以河閒王顒代鎮關中自后之殺楊駿汝南王亮衛瓘委政張裴雖不能匡維失節然庶事咸理八年之中幸無大變侍中賈謐數出入二宮傲太子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出穎鎮鄴太子怒謐懼譖諸后后素淫縱無子紿少年宮中求子卒無子乃詐有身納產具陰取謐

弟慰祖爲己子託言帝充閤所生故弗顯欲以易太子十二月誣
太子大逆癈爲庶人及皇孫虨臧尚皆幽金墉
永康元年正月改元閻纘上書訟太子后恐有變使黃門自首欲
與太子謀逆更幽許昌皇孫虨卒趙王倫有異圖謀癈后以收人
心其黨孫秀與太子英睿勸倫激后使殺太子然後癈后三月后
殺太子于許昌四月倫與梁王彤勒兵殿中使翊軍校尉齊王冏
入宮癈后爲庶人幽金墉誅后黨遂殺司空華僕射頠大赦追復
故太子位號倫自爲相國都督中外如宣文輔魏故事進彤太宰
賜后死五月立臧爲皇太孫封皇孫尚爲襄陽王八月驃騎將軍
淮南王允舉兵討倫不克死之齊王冏之助倫癈后也遷游擊將
軍冏意不滿倫覺之出冏鎭許昌倫自加九錫九月罷司徒官拜
彤爲丞相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外祖孫旂時與倫黨孫秀合族故秀主立之將入宮衣中有火其後

數更廢立懷帝時尊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陷爲劉曜所得後爲曜皇后大赦益州刺史趙廞賈氏之姻也被徵爲大司農懼遂反以李特兄弟爲督將

永康二年正月常侍張軌求涼州詔以爲征西軍司俄拜刺史九日乙丑倫僭帝禪位改年建始明日遷帝金墉號金墉城曰永昌宮號帝曰太上皇廢皇太孫臧殺之李特殺趙廞拜宣威將軍三月齊王冏起兵許昌傳檄討倫成都王穎應諸鄴常山王乂率國兵爲穎後繼河閒王顒在關中初助倫既而更應二王倫分兵拒二王冏戰陽翟不利入壁倫兵夜忽自潰冏復振穎戰黃橋先敗後勝遂度河四月七日辛酉倫黨王輿及淮陵王漼勒兵入宮逐倫斬其黨孫秀等迎帝復位九日改元永寧

永寧元年即永康二梁王肜表倫大逆亥伏誅十三日賜倫死成都王穎入京師河閒王顒亦至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冏尚與倫黨

相持穎發兵助破之六月齊王冏入京師大赦穎以冏首謀讓功于冏詔拜冏大司馬中外都督穎大將軍錄尚書顒太尉乂撫軍大將軍領左軍罷丞相復置司徒彤以太宰領司徒穎顒皆還鎮冏留執政七月復常山王乂故封爲長沙王遷驃騎將軍八月王輿謀廢冏族之大赦十月李特反于蜀

永寧二年三月太孫尚薨五月李特陷梓潼巴西詔立清河王遐子覃爲皇太子以冏領太子太師（本紀脫太子字今從通鑑）東海王越爲司空十二月顒露表劾冏專擅不平請敕乂廢冏而徵穎入輔冏襲乂乂入宮奉帝攻殺冏改元太安

太安元年（即永寧二）陳留王曹奐卒謚曰魏元帝

太安二年正月李特入成都少城年號建初三月益州刺史羅尚襲斬特特子雄領其衆與尚相持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荆湘其黨

石冰寇揚州封雲寇徐州八月荆州刺史劉宏討破昌昌逃入山數月伏誅河間王顒本欲激冏殺乂而後除冏討已不行遂反以除后父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爲名實規殺乂因廢帝立穎穎亦忌乂在內已不得肆志故應之先是穎表征張昌以陸雲爲都督自率大軍繼之未至而昌敗遂班師聞顒起因應顒顒將張方軍七萬自函谷而東帝親御六軍以乂爲太尉大都督討方至十三里橋聞穎悉發河北軍以陸機爲都督與征昌軍合凡二十餘萬軍勢甚盛乃使皇甫商將萬餘人西拒方參陽而還師討穎九月至緱氏聞商敗元之憂懼卒師退穎軍進復拒之走其將牽秀大赦張方入京城十月帝還宮方敗走出城穎將石超焚緱氏陸機犯建春門王師大破之遂討方方退屯十三里橋夜更前作壘偪京城十一月攻之不克穎兵復進方淩千金堨城中水碓皆涸發

王公奴婢舂給軍一品以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十二月東海王越執乂幽金墉穎已還鄴聞之諷帝改明年元乂尋爲張方所殺議郎周玘起兵討石冰閏十二月羅尚棄成都走江陽李雄盡據益州地詔復置寧州是歲幽州都督王浚表封鮮卑段務勿塵爲遼西公

永安元年正月改元本紀上年十二月癸亥執乂幽金墉尋爲張方所殺通鑑據乂傳童謠艸木萌芽殺長沙又樂廣以正月丙午卒當在乂未敗前故不從本紀而從乂傳作正月二十五日癸亥執乂乙丑殺乂按乂傳武帝崩乂年十五死年二十八正太安二年也若至今年則當云二十九自相矛盾如此且正月改元距乂被幽止餘四日洛至鄴五百五十里穎在鄴聞乂被執乃諷帝改元應在二月矣若嫌廣卒不應在乂敗後者廣以女爲穎妃故乂忌之憂懼而卒非自殺也疾在乂未敗前卒在乂死後有何難通豈必疾日即爲卒日若嫌童謠上年閏十二月立春艸木亦可萌芽雍州刺史劉沈奉詔討顒顒急召方方大掠而西穎入于京師自爲丞相屯兵十二門盡代宿衛殿中所忌者皆殺之復還鄴遙執朝權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幽金墉黜皇太子覃復爲清河王石冰封雲伏誅顒表立穎爲皇太弟穎表顒爲太宰七月丙

申朔右衛陳昣以詔召百官入殿中勒兵大赦復后太子推越爲大都督己亥奉帝討穎至安陽東安王繇時在鄴勸穎迎帝穎不從遣石超拒戰王師敗績于蕩陰三矢集帝面短兵及乘輿侍中嵇紹以身衛帝死之超劫帝如鄴殺東安王繇改元建武

建武元年即永興元昣及長沙故將上官己奉太子守京師越奔下邳遂歸國八月琅邪王睿自鄴逃奔京師遂歸國張方助穎攻京師上官己拒之不勝太子遂已迎方方入廢太子及后幽州王浚并州東嬴公騰共攻穎穎使劉淵發匈奴五部兵以禦之淵遂反穎棄鄴奉帝還京師服御分散無齎貸中黃門被囊中私錢三千買飯供宮人止道中客舍食帝以瓦盆盛麤飯噉燥豆鹽豉夕御中黃門布被至溫謁陵喪履納從者履涕且拜濟河張方遣子羆率三千騎以陽燧青蓋車逆帝而自俟于邙山將拜帝下車止之還宮

大赦十一月方請帝謁廟因劫帝西遷帝走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大掠後宮府藏挾穎及豫章王熾而西次新安寒甚帝墮車傷足至霸上顒率官屬迎顒謁帝下車止之入長安即征西府爲宮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在洛爲留臺承制大赦復皇后仍稱永安元年十二月顒廢太弟穎復爲成都王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于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下而熾好學故顒立之改元永興

永興元年（即永安元）詔進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分陝夾輔冀以和越越不受顒自加中外都督是歲李雄稱成都王劉淵稱漢王（帝紀在十一月通鑑在十月攷異引華陽國志凡有兩本一在十月一在十二月意者僭號在先奏報在後致有不同歟）

永興二年四月張方脅留臺廢后初秦州刺史皇甫重奉詔助雍州刺史劉沈討顒沈敗死重被圍至是重遣養子昌求救于越越

以顒有善意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方且迎大駕不克死之七月越傳檄迎帝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以州讓越而自領兗州豫州刺史劉喬亦以兵應越八月大赦越進至蕭以其弟范陽王虓代喬移喬冀州虓又使兗州刺史苟晞還鎮而移楙青州楙喬皆怒喬攻虓虓走河北喬及楙皆反越爲顒初穎故將公師藩聚衆以羯人石勒爲軍鋒攻殺郡吏顒懼九月表穎督鄴以安河北而使呂朗屯洛拒東軍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復立后以應越洛陽令何喬攻殺權復廢后顒矯詔賜后死留臺不奉詔十二月穎至洛朗移屯滎陽虓以幽冀之師破朗等楙走還國喬奔平氏越進屯陽武是役也王浚將祁宏率突騎及鮮卑烏桓爲前驅故西師皆敗右將軍陳敏爲越收兵歷陽遂反據揚江寇荆

永興三年正月顒斬張方以和越越弗許潁兵又敗三月王彌反東萊四月越進屯溫兵遂西顒使拒諸湖五月祁宏敗湖軍遂入關顒奔太白山中鮮卑大掠長安死者二萬餘人帝御牛車東還公卿多徒行行宮藉艸六月至京師謁太廟復皇后改元光熙

光熙元年（即永興三）李雄僭帝于成都國號成八月越受太傅之命錄尚書十一月十七日己巳夜帝食𪌉中毒明日崩于顯陽殿年四十八謚曰孝惠陵曰太陽

孝懷帝

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孝惠時宗室搆禍王閉門不交世事以文籍自娛初拜散騎常侍倫篡王被收倫敗為射聲校尉纍遷車騎大將軍青州都督未之鎮永興元年還鄴督惠帝子孫既盡清河王覃為太子成都王穎為太

弟先後廢其年立王爲皇太弟從還京師光熙改元十一月庚午惠帝崩皇后恐太弟立則己不得爲太后急召故太子覃侍中華混露版召越及太弟覃先入待命尚書閣太弟入覃乃出二十一日癸酉太弟卽位太傅越輔政十二月徵河間王顒爲司徒越弟南陽王模殺諸塗葬孝惠皇帝

永嘉元年正月改元除三族刑三月陳敏伏誅改葬武悼楊皇后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大赦帝始復泰始故事親聽政東堂太傅越不懌自統大衆出鎭許昌五月石勒從馬牧帥汲桑陷鄴殺新蔡王騰南侵兗州越使兗州刺史苟晞將軍王讚討之七月自屯官渡爲晞讚聲援詔琅邪王睿都督揚州江南鎭建鄴八月置湘州九月苟晞破汲桑于鄴勒走樂平十月附于漢十二月桑伏誅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顏謀復立清河王覃爲

太子越誅之幽覃金墉詔進越丞相不受自領兗州牧移苟晞都督青州晞由是怨越

永嘉二年正月大赦漢劉淵使劉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于是司豫兗青徐五州郡縣被陷者十三四二月越殺清河王覃聞王彌已陷許昌越自鄄城使司馬王斌將五千人入衛五月彌入自轘轅敗王師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晝閉彌屯津陽門詔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涼州入衛將北宮純募勇士突陣敗彌彌燒建春門而東衍使左衛將軍王秉追敗之七里澗彌走歸漢七月漢劉淵寇平陽河東取之徙都蒲子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彌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淵十月淵僭帝（本紀下有于平陽三字非是）國號漢十二月大赦

永嘉三年正月漢徙都平陽三月越自滎陽入于京師殺帝舅王

延及侍臣十餘人自領司徒以司徒王衍爲太尉初衍說越用兼資文武者爲方鎭越用衍弟澄爲荆州敦爲青州至是又以敦爲揚州越奏罷宿衛代以東海國兵于是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漢本紀在四月從劉景陷黎陽敗王堪于延津死者三萬人四月漢石勒會劉聰王彌圍壺關敗幷州刺史劉琨淮南內史王曠上黨叛降淵七月聰襲晉陽弗克自圍壺關至此本紀在七月通鑑在四月一紀其始一紀其終耳八月聰入寇九月圍浚儀越使曹武禦之敗績聰遂攻京師越破之宣陽門聰去西略地至宜陽弘農太守垣延僞降夜襲破聰聰走還平陽越使王堪曹武討漢爲聰所敗十月聰及王彌劉曜劉景率精騎五萬復自大陽趣宜陽以寇京師呼延翼率步卒繼之聰屯西明門北宮純夜率勇士千餘入其壘斬其大將呼延顥聰退屯洛南呼延翼爲其下所殺翼衆自大陽潰歸淵令聰還聰固請留攻白禱嵩山留呼

延朗劉厲護其營王師乘虛擊之斬朗厲慙赴水死王彌說聰曰洛陽守備猶固未可卒下軍旣失利運車在陝糧食不繼此危道也不如且還彌請收兵積穀待命于兗豫聰自以請留未敢還會淵復召之十一月罷去彌出轘轅掠潁汝流民多殺長吏以應之者本紀九月聰圍浚儀曹武討之武敗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使王堪曹武討聰堪敗還京師聰攻西明門不克十一月乞活李惲等入援聰師乃退通鑑八月淵命聰進攻洛陽曹武敗聰長驅至宜陽爲垣延所敗十月復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至大懼聰屯西明門敗退屯洛南又敗乃還二說互異按本紀失聰宜陽之敗通鑑于曹武前敗不言聰攻浚儀又失宣陽門一戰故叙事俱不明晰聰兩次入寇所由異路先由浚儀而洛都而宜陽旣爲垣延所敗遂由大陽北渡十月復寇則自西而東也垣延勝後又有王堪一敗通鑑所云漢兵新敗爲失實矣李惲入援通鑑不載按惲後爲龍驤將軍與何倫留守京師殆卽以入援克敵立功顯擢也參稽彼此揆度形勢本紀爲長故從之而以宜陽一敗附宣陽之後石勒寇冀州殺刺史詔王堪裴憲討之本紀失此事勒還兵南下憲堪皆走十二月彌使曹嶷寇青州

永嘉四年正月大赦二月勒寇兗州殺刺史袁孚于鄄城車騎將軍王堪于倉垣復北擾冀州建威將軍錢璯反吳興三月周玘討

平之王彌將曹嶷陷東平進攻琅邪五月勒南陷汲滎陽會劉曜陷河內河內督將郭默收餘衆據塢自保八月漢主劉淵死子和立和弟聰殺和自立本紀在六月通鑑在七月十六國春秋在八月拔七月寇河內十月寇洛陽八九兩月正淵死聰篡時也氐蒲洪自偁秦州刺史畧陽公九月雍州流民王如反南陽遙附漢十月漢劉粲與曜彌入寇勒會之大陽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汝陳潁勒出成臯陳留內史王讚敗諸倉垣乃渡河屯文石津王浚遣鮮卑段文鴦討敗之本紀誤在勒陷襄城下詔加浚司空劉琨發代公拓跋猗盧兵約太傅越共討劉聰越內防苟晞恐兵出而晞襲其背竟弗能應京師飢困越羽檄徵天下兵入援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無及矣荊州都督山簡遣督護王萬入援至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偪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入援至沶口聞簡被困衆散而還本紀在九月自涼州而外無復至者朝議多

欲遷都避難王衍不可石勒南陷襄城遂寇襄陽太傅越戎服入見請出討勒帝固止之不可十一月留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京師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自率甲士四萬向許昌以行臺自隨用太尉王衍爲軍司朝賢素望名將勁卒咸屬焉朝廷宮省無復守衛盜賊公行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惲等縱兵劫掠暴及公主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之不克帝委罪于楙楙走乃免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揚州都督周馥表請遷都壽春越以不先白己大怒朝臣畏越莫敢贊其議者

永嘉五年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青州奔高平成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之醴陵令杜弢反湘州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寇新蔡殺新蔡王確于南頓進陷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初帝密詔苟晞討太傅越晞移屯倉垣使劉會將船載穀及衛士

迎帝而上表請廢越越使兗州刺史楊瑁徐州刺史裴盾攻晞晞使騎兵收殺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于京師河南尹潘滔走免三月下詔罪狀越進晞大將軍都督兗豫青徐荊揚六州越憂憤發病薨密詔討越本紀在正月通鑑考異辨之置于越薨之時按越留兵縱掠帝所不堪上年十一月卽有竟陵之事旋詔晞施檄六州協同大舉雖未明言討越實欲晞自爲之如竟陵故事耳晞奉詔而未行故本年正月復使李初奉手詔詣晞晞表稱李初至奉被手詔卷甲長驅次于倉垣正是正月間事卽表討越卽請遷都時越黨尚在京師故公卿畏懼沮遷都之議也晞使還爲越所得故越攻晞晞殺越黨正二月間事也自帝之親政越有貳志旣漸交惡至空京師以出鎮及薨軍爲石勒所覆李惲何倫留守之軍亦以奔越喪去國竝見覆沒于是河北諸郡盡沒于漢冀青兗豫悉爲王彌石勒所殘破徐州爲王桑所陷寇至歷陽矣五月進王浚大司馬南陽王模太尉瑯邪王睿鎮東大將軍晞之迎帝帝欲東公卿畏越左右戀貲財不肯去至是乃議東使司徒傅祗具舟河陰帝步出西掖門朝士從者數十人行至銅駝街遇盜而還漢將呼延晏入寇曜

彌勒皆會未至晏以二萬七千人先進王師禦之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癸未及國甲申攻平昌門丙戌晦門陷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後軍未至大掠出城焚洛水舟船四日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五日彌至宣陽門六日曜至西明門十一日彌晏破宣陽門入宮大掠帝至華林園出河陰藕池欲西幸長安爲寇兵所逼還于端門十二日曜入據武庫太子諸王公卿皆遇害后妃公主多被僇辱士民死者三萬餘人諸陵皆毀宗廟宮室皆燔燒帝及六璽遷平陽于是傅祗建行臺于河陰荀藩建行臺于密豫章王端東奔倉垣荀晞奉以爲太子置行臺于蒙城王浚亦詐偁立太子于薊而秦王鄴自洛奔密自密入武關卒立爲愍帝焉八月長安陷南陽王模降賊被殺九月蒙城陷荀晞被禽豫章王端遇害

永嘉六年四月關中諸將復長安九月立秦王鄴爲皇太子羌姚弋仲自偁雍州刺史扶風公明年二月丁未朔帝遇害于平陽年三十謚曰孝懷

孝愍帝

帝諱鄴字彦旗吳敬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爲秦獻王柬後故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撫軍將軍五年六月洛都陷王年十二避難于密遇其舅荀藩荀組南趣汝潁豫州刺史閻鼎奉以入關時長安已陷而關中諸將謀興復十月敗劉曜走劉粲十二月王入雍永嘉六年四月走劉曜復長安九月三日己卯賈疋等立王爲皇太子以閻鼎爲太子詹事攝百揆賈疋爲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進秦州刺史南陽王保大司馬其冬疋討胡戰死鼎爭權被殺以麴允領雍州

建興元年四月丙午朔懷帝凶問至二十七日壬申太子卽位改元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綝爲僕射軍國之事悉以委綝自懷帝之遷平陽也劉聰以洛陽四面受敵棄弗守故司州諸將帥猶得稍稍屯聚然皆不足以自固石勒出轘轅東襲王讚苟晞幷王彌南掠豫州屯葛陂雨甚疫作北還據襄國王浚詐立太子陰圖僭逆用段氏以討勒段氏反附勒西構怨幷州東不能制慕容廆廆遂擊幷旁部俘雄遼東劉琨倚代援與浚交惡爲聰所襲破棄州治保陽曲瑯邪王睿擊幷江州殺刺史華軼而杜弢未平王沖胡亢杜曾王機相繼作亂方戡定荆湘交廣無北顧心南陽王模鎭關中使趙染戍蒲阪染叛降聰以致覆敗其子保嗣王據秦州凉州張軌入援格于秦州不得東自惠帝時羌胡數反關中固已耗壞河間窮兵見破鮮卑粲曜繼虐所驅略八萬餘口及帝卽位政

令所及東不過弘農南不過漢中西不踰隴北以馮翊北地爲邊徼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財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桑版署號而已是以崇寵州鎭濫加爵命以冀集事卒用地褊食闕力竭而亾漢將劉曜喬智明入寇麴允禦之黃白城石勒陷鄴使弟虎據之王浚使棗嵩屯易水召段氏欲與共討勒段氏不至浚怒賂代檄鮮卑都督慕容廆共攻段氏代兵敗廆取徒河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詔保援長安睿詣洛陽以圖興復八月殿中都尉劉蜀奉詔至建康睿辭以江東未定兵竟不出杜曾殺胡亢幷其衆江東荊州刺史周顗爲杜弢所偪武昌太守陶侃救之弢走還長沙征討都督王敦上侃功遂以代顗九月司空荀藩卒于開封十月曜襲長安入外城十一月麴允襲破之斬喬智明

曜走還平陽十二月王浚謀僭號石勒僞附之

建興二年正月大赦進張軌太尉荀組司空劉琨大將軍三月石勒執王浚段匹磾自領幽州刺史據薊與樂陵太守邵續同附江東五月張軌卒子寔攝位六月劉曜趙染寇長安索綝敗之加綝驃騎大將軍錄尚書曜染復入寇麴允斬其將殷凱七月染寇北地允射殺之十月拜張寔爲涼州都督

建興三年二月進左丞相睿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劉琨爲司空代公拓跋猗盧爲代王杜弢既降復反三月曹嶷據臨淄石勒惡其強言于聰請攻之聰弗許四月大赦六月盜發漢陵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大赦八月江東破杜弢湘州平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江揚荊湘交廣六州都督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官屬初梁州刺史

張光卒詔以侍中第五猗爲荆梁寧益四州監軍荆州刺史杜曾逆諸襄陽爲兄子娶猗女分據漢沔江東荆州刺史陶侃旣破杜弢進擊曾不克王敦左轉侃廣州用其從弟廙代侃侃故將吏遂迎曾曾迎猗拒廙廙走江安九月劉曜寇北地加麴允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十月以索綝爲宮城都督曜陷馮翊轉寇上郡地理志無上郡表誤允兵弱不敢進詔徵相國保入援不至十二月凉州軍士得皇帝行璽刺史張寔遣使上之

建興四年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敬王索綝等以爲不可乃贈太保改謚曰孝三月代王猗盧遇弒國亂所統晉人及烏桓相率歸劉琨五月寧州平夷平樂叛降成七月劉曜陷北地遂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皆被執不屈死曜見緯妻辛美將納之辛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曜嘉之聽自殺以禮葬之通鑑唯言充不屈據此則緯陽皆死難也河東平陽大蝗

民流殍十五六石勒使將屯上黨招納二十萬戶漢主聰使讓之弗聽潛結曹嶷八月曜偪長安九月破外城小城食盡十一月十一日乙未帝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嘆曰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平陽是月石勒圍樂平劉琨救之敗績十二月幷州降勒琨奔薊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克日北征然兵竟不出以糧乏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罷明年遂併晉王其冬帝遇害于平陽年十八謚曰孝愍

論曰武帝大封同姓欲以固盤石之宗而首忌齊王攸可謂自相矛盾者也及其顧命牽于所昵復舍親藩而任外戚軍容既具亂本亦成雖有朱虛東牟之勳其爲禍敗乃更甚于七國惠帝流離播遷懷帝局促受制愍帝號呼罔應何其酷也且夫政本不立徒

鑒前敗而改制則制立而敗隨之後之論者復不深探致敗之由而一求之于制是覆車終無巳時也聖王之治則不然因其巳然之勢而不爲紛紜膠擾故天下不震于其所不習推其致敗之由而陰驅默塞使之轉移于不自知當魏晉閒功名之路盛開廉恥之防盡滅蓋非崇名教絀利權無以云救此其君臣所當皇皇日夜以圖之者而姑置之而紛紛更制三帝卅年中原傾覆非不幸也

晉畧本紀三

荆溪周濟譔

元帝

西都惠懷愍皆冠孝字漢法也東都唯孝武冠之以別于世祖按元帝簡文俱可援用光武中興之例自餘諸帝不應不冠孝字或時制改易或記載不同無可攷矣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也祖伷字子將魏征虜將軍兗州監軍刺史晉受禪封東莞王拜尚書右僕射都督徐州得將士死力吳人甚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瑯邪以東莞益其國伐吳出滁中獲吳督蔡機降五六萬人孫皓奉牋送璽綬吳平加督青州伷雖尊屬有大功然能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太康四年薨謚曰武子恭王覲嗣太熙元年薨子睿嗣睿以咸寧二年生洛陽有光照室及長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準龍顏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王惠帝時王室多故恒以退讓自免元康二年拜左將軍蕩陰之敗從駕在鄴叔父東安王繇正言遇害王懼欲亾時成都擅政禁衛甚嚴且飭關津毋得出貴人其夜月正明忽

大雷雨徼者皆弛遂得出河陽津吏不聽過宋典自後至以鞭拂王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止邪遂得渡入都奉太妃夏侯氏以歸琅邪東海王越起兵以爲平東將軍監徐州留守下邳遷安東揚州江南都督鎭建鄴用司馬王導策辟顧榮賀循等爲參佐賓禮名士存問風俗江表歸心焉太妃薨于國王自表奔喪葬畢還鎭加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越怒揚州都督周馥王因攻走之兼有淮南之地洛陽陷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王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豫州刺史裴憲拒命斬軼憲奔幽州當是時王如亂荆州杜曾王沖繼之杜弢亂湘州石勒據葛陂王乃大集江南之衆于壽春以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討破勒弟虎荆州刺史王澄爲王沖所逐王代以周顗顗復困于杜弢王以揚州刺史王敦爲征討都督駐豫章督武昌太守陶侃等討之建興元

年拜左丞相詔令收復洛陽軍諮祭酒祖逖請行授豫州刺史使
募兵自進陶侃破杜弢卽以侃代顗爲荆州二年冬徐馥孫弼作
亂三年春平之二月進丞相湘州平杜曾誅王沖以自贖旣而復
反侃擊之不勝王敦素忌侃因左轉廣州廣州方大亂侃至悉定
石勒旣併王浚浚將邵續劉遐遣使來附以續爲冀州刺史遐爲
平原太守四年十一月長安不守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辛巳平東
將軍弘農太守宋哲至建康宣愍帝出降前一日詔命王攝萬幾
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
官屬等上尊號不許固請王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偪不已唯
有歸瑯邪耳遽呼私奴命駕羕等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三
月九日辛卯卽晉王位改元建武

建武元年（卽建興五）建宗廟社稷于建康備百官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

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西陽王羕爲太保封譙剛王遜子承爲譙王王敦爲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僕射刁協御史中丞劉隗親近用事六月劉琨段匹磾及諸方鎭使溫嶠奉表勸進曹嶷與焉諸州使者繼至王優令答之祖逖復譙王傳檄天下偁遣琅邪王裒將卒三萬會逖北伐軍竟不行八月漢將趙固以洛陽來附九月周訪破杜曾進梁州刺史鎭襄陽十一月進劉琨太尉始立太學置史官十二月趙固郭默討劉聰及絳聰右司隸部民多從之聰懼遂害愍帝攻固于洛陽固奔陽城山是歲揚州大旱王命課農二千石長吏以穀入多少爲殿最諸軍各田作自給

建武二年正月戊申朔王臨朝懸而不樂三月愍帝凶問至王斬衰居廬百官上尊號不許紀瞻固請奉朝請周嵩上疏請先雪大

恥以副四海之心王不悅出爲新安太守十二日丙辰卽皇帝位改元太興

太興元年戊寅即建武二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榮陽太守李矩救趙固渡河襲敗劉粲還戍虎牢

五月太尉劉琨爲段匹磾所殺曹嶷以青州叛附石勒六月改丹楊內史爲尹以刁協爲尚書令進李矩司州刺史初置諫鼓謗木

七月劉聰死子粲立八月靳準殺粲滅劉氏之在平陽者使告李矩請歸懷愍二帝梓宮矩表聞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未至而準敗準之殺粲也劉曜石勒各起兵攻之十月曜僭帝十一月暴雨震電詔羣臣極言得失加陶侃兼督交州孫皓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內史周默叛附勒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

太興二年正月崇陽陵毀帝素服三日哭詔冠軍梁龕太常馬龍等修之二月徐龕斬周撫論功遷遐臨淮太守蘇峻從遐有功拜淮陵內史賞不及龕三月立郊丘帝親郊舜祀地祇詔琅邪恭王家偁皇考太常賀循諫曰禮子不敢以爵加父乃止石勒克平陽獻捷于劉曜曜疑之勒怒叛曜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徐龕以泰山叛附勒劉曜定都長安南陽王保自偁晉王改年建康置百官于上邽其將陳安自偁秦州刺史叛降曜五月太陽陵毀祖逖討陳川不克退屯壽春杜曾伏誅六月劉曜改國號曰趙徐龕陷東莞八月使征虜羊鑒督蔡豹等討之十一月石勒偁趙王是爲後趙十二月大赦慕容廆逐崔毖據平州是歲蒲洪降于趙

太興三年正月冊故妃虞氏爲皇后晉王保爲趙所逼遷于桑城二月後趙石虎寇厭次執冀州刺史邵續趙洛陽戍將叛附後趙

餘民歸李矩洛陽遂空三月慕容廆使裴嶷歸王璽三紐于京師詔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五月晉王保爲其下所殺徐龕乞降弗許羊鑒坐討龕不進除名六月西平公張寔爲其下所刺弟茂立七月置懷德縣于京師以統瑯邪流人優復之比漢沛南頓祖逖復浚儀進屯封丘進號鎮西八月周訪卒王敦使從事中郎郭舒監其軍欲因代之朝廷用湘州刺史甘卓而徵舒爲尙書右丞敦留舒不遣九月敦表其參軍沈充代卓爲湘州帝弗許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徐龕降後趙十月蔡豹坐畏懦誅帝之初鎮江東敦導兄弟外內夾輔後任刁協劉隗治尚刻覈多抑制貴寵導漸見疏敦不平上書訟之詞語怨望帝素銜敦專至是益怒十二月以左將軍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陰與梁州刺史甘卓南北合勢控敦上游

太興四年二月徐龕復請降四月後趙石虎陷厭次執幽州刺史段匹磾七月尚書戴淵丹楊尹劉隗出鎮合肥淮陰名爲討胡實備敦也御史中丞周嵩勸帝勿疏導帝納之還導司空九月祖逖卒弟約代鎮十一月皇孫衍生十二月封慕容廆遼東公

永昌元年正月改元敦舉兵向闕以除劉隗刁協爲名帝大怒下詔討敦譙王承起義說甘卓卓勉從之敦攻承卓弗救二月封子昱爲琅邪王（本紀作三月）詔徵戴淵劉隗入衛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督淵等討敦右衛帥周筵率水軍討敦黨沈充于吳興劉隗軍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于郊詔甘卓領荆州陶侃領江州各率所統躡敦後敦至石頭札叛降敦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王師攻之敗績敦縱兵大掠宮省奔散帝脫戎衣著朝服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

其不然請避賢路刁協走死劉隗奔後趙辛未大赦敦自爲丞相督中外錄尚書擁兵不朝殺戴淵周顗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導尚書令四月敦還武昌長沙陷譙王丞死之五月敦殺甘卓七月後趙陷泰山執徐龕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屯合肥徵拜尚書徐兗諸戍多降于後趙十月又陷襄城城父圍譙祖約退屯壽春遂失陳留十一月罷司徒幷丞相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幽憤成疾閏十一月十一日己丑崩于內殿年四十七太子紹卽位謚曰元廟號中宗陵曰建平

論曰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帝與西陽王羕汝南王祐南頓王宗彭城王雄同至建康帝竟嗣統史偁立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鴆其大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欽是生元帝魏志青龍三年裴注引魏氏春秋云是歲湳石負圖馬七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搜神記云始見

于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漢晉春秋云馬十三牛一鳥一至晉初其文愈明三說所傳年歲形象物數皆不相符當敦逞逆時其欲埽除甚矣未聞以此為口實然則斯言晚出烏可信乎

明帝

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母荀氏燕代人位卑怨望為元帝所疏薄虞后實母養焉幼穎敏篤孝及長有文武材王敦甚憚之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十二日庚寅即位尊荀氏為建安郡君二年二月葬元帝帝徒跣送葬自西階至于陵所

太寧元年三月改元敦諷朝廷徵己從之四月敦至姑孰屯于湖復置司徒官使導為之解導揚州刺史敦自領揚州牧加殊禮六月立皇后庾氏諱文君潁川鄢陵人父琛卒丞相軍諮祭酒以后兄亮為中書監七月詔拜都鑒江西都督出鎮合肥敦表為尚書令從之後趙石虎陷青州殺曹嶷趙主劉曜自將滅陳安涼州張茂降于曜敦欲強其宗族以

夌帝室十一月以兄含爲江西都督舒爲荆州刺史彬爲江州刺史
太寧二年正月道士李脫妖術惑衆敦因誣周嵩周莚與脫謀反攻殺之又殺周札後趙將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兖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石生寇汝潁石聰助之敗李矩郭默三月趙寇魏興南陽五月張茂卒子駿立敦疾甚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殺帝常從督公乘雄冉曾六月表其左司馬溫嶠爲丹楊尹使覘伺朝廷嶠至以敦逆謀告帝帝將討敦訪光祿勲應詹詹贊之帝密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周察敦營壘敦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黃鬚鮮卑奴來邪帝狀類外家鬚黃故敦謂帝鮮卑即使五騎物色追帝帝馳去食逆旅與其嫗七寶鞭曰後騎來可以此相示馬遺糞以水沃之追騎至問嫗嫗曰去遠矣出鞭五騎傳觀

之又見馬糞冷遂止不追帝還都浚計討敦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溫嶠督秦淮水北軍與卞敦守石頭應詹爲前鋒都督督水南軍郗鑒督從駕諸軍庾亮卞壼並加軍號鑒請徵劉遐蘇峻入衛詔并徵王邃祖約陶瞻帝出次中堂下詔稱敦已死錢鳳爲逆募誅鳳者五千戸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所領將士單丁在軍者皆遣歸終身不調餘予假三年休訖還臺與宿衛同列三番敦見詔怒甚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七月三日壬申王含錢鳳水陸五萬趣秦淮嶠以援師未集移前軍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摧其鋒含至不得渡軍于南岸帝方欲自將討賊聞杭燬大怒嶠鑒俱曰今宿衛單寡徵兵未至賊若豕突危及社稷奈何不能小忍之乎夜帝募壯士使段秀等渡水襲之四日平明戰于越城敦兵大敗斬其前鋒將何康敦在于湖聞敗憤惋而死帝使

說沈充于吳興許以司空充不從舉兵趣建康前宗正虞潭安東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等皆起義討充充率萬餘人會含十一日壘于陵口十八日劉遐蘇峻至精卒萬人帝夜勞之二十六日賊渡竹格渚攻臺城應詹等禦之不利賊至宣陽門拔柵將戰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遐又破充于青谿明日賊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大赦唯敦黨不原八月命庾亮督峻追充溫嶠督遐追含鳳悉平之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屬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近親乎悉無所問詔除敦參佐名嶠請貸其不從逆者陸玩等從之論功封導郡公嶠壼亮遐峻縣公鑒詹等縣侯餘封賞有差十月進導太保領司徒加殊禮導固辭不受詔應詹鎭武昌劉遐鎭淮陰蘇峻爲歷陽太守十二月沈充故將顧颺反伏誅

太寧三年二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贈諸死事者官赦敦黨後趙使宇文部攻遼東慕容廆大破之遂入宇文國三月立子衍爲皇太子大赦許昌叛降于後趙四月後趙石瞻殺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五月以陶侃爲荊雍益梁四州都督荊州刺史李矩郭默軍數爲石生所敗又乏食乃遣使附趙趙應之軍潰矩默皆南奔司豫徐兗之地大半入于後趙七月郗鑒以車騎將軍出鎮廣陵都督兗青徐三州領兗州刺史卞壺代鑒爲尚書令詔滅國絕世應興繼者北郊及四時五郊之禮名山大川應望秩者主者詳議八月詔吳將相名賢之冑靜己守眞不聞于時者中正以名聞右衛將軍虞(允)元敬皇后之弟也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帝所親任典禁兵在殿內羽翼多勇士王導庾亮忌之言于帝帝待之愈厚使掌宮門管鑰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弗與叱亮使

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帝疾篤不欲見人亮疑宗(九)及宗兄
太宰羕有異謀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羕等圖廢大臣請黜之帝
不納閏八月十九日壬午帝大漸召羕導壼鑒亮嶠領軍陸曄並
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復拜壼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
尚書事二十四日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窮達歸于
一槩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
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爾不幸之日斂以時服
一遵先度務從儉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實
賴忠賢訓而成之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同心斷金以謀
王室諸方岳征鎮刺史守將皆朕于城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不
有行者誰捍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勠力一心保祐沖幼永
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殁于地下無憾黃泉明日崩于

東堂年二十七太子即位謚曰明廟號肅祖陵曰武平

成帝

帝諱衍字世根生五年立爲太子而明帝崩太寧三年閏八月二十六日己丑即位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皆決于亮奪南頓王宗虞(允)左右衛兵[舊史云以宗爲驃騎將軍按明帝討王敦詔有驃騎將軍南頓王宗是太寧二年宗已爲驃騎也其時庾亮爲左衛虞(允)爲右衛後亮遷官宗乃以驃騎領左衛耳若自左衛遷驃騎不得爲失職也]遷(允)爲大宗正

咸和元年二月改元石生陷汝南六月劉遐卒以郗鑒兼領徐州刺史郭默爲淮北監軍遐將吏不樂屬默奉遐子肇作亂臨淮太守劉矯擊定之七月應詹卒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衆心豫州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疑亮刪之荆州陶侃亦以不預顧命爲

憾歴陽蘇峻恃功驕恣亮既疑峻約又畏侃得衆八月出溫嶠爲江州都督刺史鎭武昌拜王舒會稽內史修石頭城十月紹封曹勱爲陳留王明帝之志也自後紹封終晉世不絶立弟岳爲吳王南頓王宗失職怨望又素善蘇峻亮益惡欲除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衞趙胤收宗宗拒戰死貶其族爲馬氏免羕太尉降封弋陽縣王出虞胤爲桂陽太守宗黨卞闡奔峻宗之誅也帝不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謀反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後趙石生寇鄭順陽太守魏該奔襄陽十一月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石聰寇壽春祖約請救不應兵及阜陵逡遒京師大震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軍未出蘇峻將韓晃擊走聰朝廷解嚴導解大司馬議作滁塘以遏胡寇約聞之曰是棄我

也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以下邳叛附後趙石瞻陷邾蘭陵是歲
張駿聘子成
咸和二年正月庾亮欲徵蘇峻訪諸王導導及卞壼並止之壼又
以書報溫嶠嶠馳書止亮亮皆不從峻聞之遣使詣亮請移鎮討
賊亮不許召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任弟冰爲吳內史皆將
兵以備峻十月下詔徵峻峻不奉詔十一月及祖約舉兵反尚書
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請及峻未至急據阜陵麻湖之險守江
西當利諸口進兵臨之導以爲然亮不從十二月峻使韓晃張健
渡江陷姑孰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京師戒嚴以亮爲征討
都督趙胤爲歷陽太守與左將軍司馬流禦諸慈湖流敗死又遣
鍾雅率舟師助胤宣城內史桓彞起兵討峻至蕪湖敗還郗鑒請
赴難亮不許鑒使廣陵相劉矩率師入援是月徙琅邪王昱爲會

稽王吳王岳爲琅邪王

咸和三年正月嶠救京師至尋陽陶侃遣督護龔登赴嶠受節度臺軍趙(允)鍾雅次慈湖二十八日丁未峻濟橫江登牛渚陶回請邀諸小丹楊亮弗聽二月庚戌朔峻至蔣陵臺軍亦自江路還卞壼督雅(允)及郭默軍與戰陵西敗績七日峻攻青谿縱火焚柵遂焚宣陽門入臺城丹楊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壼及二子眕盱並力戰死亮及三弟懌條翼趙(允)郭默皆奔尋陽導令侍中褚翜抱帝御太極殿自與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升御牀擁帝右衛劉超及雅翜侍立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百官皆犇散賊至欲上殿翜正色臨陛叱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偪峻兵乃退轉掠後宮驅役百官裸剝士女哀號動地八日峻僞詔大赦惟亮兄弟不原自爲驃騎錄尚書以約爲侍中太

尉尚書令弋陽王羕詔峻峻復西陽封拜太宰錄尚書遣將攻吳庾冰走會稽峻以侍中蔡謨代之使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導密令闓宣太后旨諭三吳起義亮至尋陽以太后詔進嶠官嶠號痛不受而分兵給亮共推陶侃爲盟主三月太后以憂崩峻南屯于湖四月後趙石聰陷南陽攻壽春五月峻遷帝于石頭命將東略地嶠等至蔡洲郗鑒及雍州刺史魏該皆以兵會桓彝復進屯涇縣六月韓晃陷涇縣桓彝死之魏該卒于師侃用李根策築白石壘亮率二千人守之又用孔坦策使郭默從鑒還屯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斷峻餉道約助峻襲湓口過皖攻桓宣嶠將毛寶救之拔約合肥戍石聰攻壽春七月約眾潰奔歷陽峻遂失勢九月導攜二子奔白石毛寶又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急攻鑒壘侃用殷羨策攻石頭以救之臨陳斬峻峻弟逸收餘眾保石頭是

歲七月後趙石虎攻趙河東八月趙主劉曜敗諸高候遂圍石生于金墉十二月後趙主石勒自將救金墉禽曜以歸明年盡收趙地

咸和四年正月陸曄及弟玩說匡術以臺城返正毛寶入守之劉超鍾雅謀奉帝奔義軍爲逸所殺趙(允)破歷陽約奔後趙逸攻臺城焚太極東堂祕閣皆盡寶力戰却之二月戰于樝浦斬峻子碩逸潰走帝幸嶠舟誅弋陽王羕大赦命將追禽逸餘黨悉平于時宮闕灰燼帝居建平園眾議遷都導不可乃止以褚翜尹丹楊翜善撫綏眾然後定罷湘州以幷荊州三月論功侃進太尉加督交廣寧嶠驃騎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郡公鑒司空曄衛軍開府儀同三司皆封縣公卞壼父子桓彝劉超鍾雅羊曼周導陶瞻皆加贈謚有功諸將賜爵有差復遭賊郡縣三年租稅導欲官峻降將路

永匡術賈寧等嶠不可侃嶠請還藩朝議留嶠嶠固辭亮請罪弗許求一鎮自效以爲豫州都督刺史出鎮蕪湖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奏收之導請宥之媿疾而卒四月溫嶠卒軍司劉允代十二月郭默誣允反殺之傳首京師是歲蒲洪姚弋仲皆降于後趙

咸和五年正月大赦梟允首以默爲江州陶侃庾亮請討默乃收允首五月誅默亮辭賞還鎮加侃江州都督刺史解交廣都督以授鄧岳侃移鎮武昌後趙將浮海寇南沙殺都尉六月初稅田畝三升九月石勒僭帝寇襄陽周撫棄城遁坐免張駿僭藩于後趙是月作新宮繕苑城十月帝幸導第置酒大會拜導及妻如家人禮自是數幸成將李壽陷巴東建平

咸和六年正月後趙將復浮海入寇郗鑒擊走之加鑒督吳國

咸和七年正月大赦後趙將復浮海入寇七月復襄陽十月進侃

大將軍十二月帝遷于新宮

咸和八年正月成將李壽陷朱提後趙來致幣詔焚之三月寧州叛附成五月慕容廆卒子皝立七月後趙主石勒死子（宏）立石虎擅政石聰以譙來附虎滅之十月石生以關中來附與其洛陽守將石朗共攻虎虎皆滅之遷關中民夷于關東使蒲洪鎮枋頭姚弋仲鎮灄頭十二月石生將郭權以秦州來附

咸和九年正月以郭權爲雍州刺史仇池楊毅來稱藩張駿使至二月加駿大將軍四月郭權爲石虎所滅六月陶侃卒以庾亮爲荊江豫益梁雍六州都督代鎮武昌成主李雄死子班立十月雄子期殺班而立十一月石虎殺其主（宏）自稱居攝趙天王十二月虎將朱縱以彭城來附虎攻取之縱來奔

咸康元年正月帝加元服改元四月後趙主石虎南游游騎數十

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京師戒嚴已而審其非寇免耽官石遇寇襄陽桓宣拒却之九月後趙徙都鄴

咸康二年十月詔求周漢後以繼衛山陽之封鄧岳復夜郎興古加督寧州

咸康三年正月立太學十月慕容皝自稱燕王仇池楊初殺毅自立

咸康四年三月慕容皝及後趙滅遼西分其地四月成李壽殺其主期而立改國號曰漢後趙主石虎自將攻慕容皝圍棘城敗還六月罷司徒置丞相以寵王導八月分寧州置安州十一月代人立什翼犍為王

咸康五年正月大赦三月鄧岳復寧州庾亮欲經畧中原表桓宣為司州督沔北鎮襄陽弟懌為梁州監雍梁鎮魏興翼為南蠻校

尉領南郡鎭江陵自解豫州授毛寶監江西與西陽太守樊峻戍邾城既而懌魏興險遠更命懌屯半洲而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使趣漢中四月亮參軍李松禽成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遂請移鎭石城以偪後趙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郗鑒太常蔡謨以爲不可朝廷是謨議下詔止亮七月王導卒何充爲護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並錄尚書八月罷丞相復司徒郗鑒有疾請蔡謨爲軍司鑒卒謨遂代鎭九月後趙將夔安等分道入寇陷沔南殺五將陷邾城寶峻赴江死降義陽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却之然猶掠漢東七千戶而去亮請自貶弗許後趙攻慕容皝凡城不克徙遼西民于薊南虛其地十二月以琅邪王岳爲司徒

咸康六年正月庾亮卒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代亮鎭武昌三月

大赦十月慕容皝襲後趙過薊至武遂高陽

咸康七年正月皝築龍城二月詔封皝燕王四月實編戸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十二月罷安州

咸康八年正月大赦三月初以悼后配食武帝廟五月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許之何充力爭弗能得六月八日癸巳帝崩年二十二謚曰成廟號顯宗陵曰興平

論曰自古開業之君必親戎馬非獨才畧固優亦所以習攻取之勢知鋒鏑之危聯將士之情樹中外之望也反側巳定威信巳著其于功勞之臣疆場之將度才揣分如指在手然後得以安坐而屈伸之元帝初鎭江左逐周馥走裴憲斬華軼局面固以[illegible]立矣杜弢本鄕義隔絕乃成變杜曾凶狡依託西臺帝果親駐武昌督

李躬攬權不旁落王敦焉能跋扈哉然後協和南北之士氣扶植上下之紀綱漸退門望以趣功實數年之後宜可言治明帝崎嶇飢凶志收魁柄親結將帥得其死力卒平大憝政自己出中興可爲灼然著矣向令天假之年使當劉石傾蕩之會驅羣策以營中原郗卞足以正朝章溫陶足以固藩翰蘇峻郭默之徒鷹搏犬噬亦足以折衝邊徼勳績豈可量哉不幸崩殂六尺在朝元舅雖忠篤制馭乖方遂使幼主屈辱母后摧隕洎乎石虎縱毒流溢八州關洛聽其屠膾徐豫供其蹂躪舊老之凋替將盡新造之創痍未復乃欲開疆闢土豈其時乎功癈身歾固宜然已



晉畧本紀四

康帝

荆溪周濟譔

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琅邪九年拜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五月成帝疾庾冰以外戚輔政恐易世之後親屬漸疏說成帝立長君六月五日庚寅詔以王爲嗣八日成帝崩冰與何充及會稽王昱武陵王晞受遺詔輔政明日王卽位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帝亮闇不言委政冰充七月葬成帝帝送喪自西階徒行至于閶闔門然後乘輿還臨軒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四日己未驃騎充領徐州出鎮京口十二月立皇后褚氏諱蒜子河南陽翟人徵后父裒爲侍中尚書裒固辭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建元元年正月改元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服復膳弗許庾翼鎭武昌以胡蜀爲己任約結燕凉克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冰意同七月後趙汝南守戴開率數千人降于翼翼表桓宣趣丹水桓温趣臨淮八月翼遷鎭襄陽詔加征討大都督漢主李壽死子勢立十月庾冰出鎭武昌爲翼繼援徵何充入輔領揚州錄尚書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桓温爲徐州都督刺史鎭京口十一月己巳大赦

建元二年四月凉州將張瓘敗後趙將王擢于三交後趙攻燕凡城不克八月桓宣軍敗于丹水褚裒復求外閫八月出鎭金城帝疾篤庾冰兄弟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請立子從之九月二十四日丙申立子聃爲皇太子二十六日帝崩于式乾殿年二十三

謚曰康陵曰崇平

穆帝

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元年生二年立爲皇太子九月二十六日戊戌康帝崩明日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偁制加何充中書監錄尚書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充請徵太后父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自如家人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庾翼謝尚議謂父尊盡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鄭玄議合情理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見裒皆盡敬裒固辭出鎮京口十月葬康帝十一月庾冰卒翼還鎮夏口

永和元年正月甲戌朔太后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詔徵裒爲揚州刺史錄尚書裒固讓于會稽王昱四月拜昱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爲充副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一時風流翕然宗之六月庾翼有疾表其子爰之自代七月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從翼請何充

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戸口百萬北帶强趙西鄰巴蜀地勢險遠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吴存亾則吴亾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臨之哉桓溫英畧過人西夏之任無出溫右議者又曰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亮曰溫足制之諸君勿憂也丹楊尹劉惔見撫軍昱力爭昱亦弗聽八月以溫爲荊司雍梁寧益六州都督荊州刺史鎭江陵而以惔爲沔中監軍義成太守其後溫果跋扈然惔亦不能制也是歲張駿僣假凉王分置河沙二州慕容皝始不奉正朔僣燕王十二年

永和二年正月大赦何充卒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尚書六條與錄尚書昱並輔政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起和尚書令浩建威將軍揚州刺史和以母喪固辭浩就職五月張駿卒子重華立六月後趙大發兵攻凉州凉州主簿

謝艾拒破之十一月桓溫表請伐漢

永和三年三月克成都漢主李勢面縛降封歸義侯林邑陷日南自是連年入寇四月蜀人反溫擊定之命益州刺史周撫鎭之身還江陵後趙益發兵攻涼州自夏及秋輒爲謝艾所破然自河以南洮東之地皆入于趙六月大赦七月蜀人立故丞相范賁爲帝十月使侍御史俞歸授張重華大將軍隴右關中大都督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欲爲涼王歸正詞拒之乃受命楊初來稱藩命爲雍州刺史仇池公

永和四年八月後趙太子宣殺其弟韜虎怒殺宣幷其妻子虎因發病朝廷論平蜀功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公九月慕容皝卒子儁立十月虎立其幼子世爲太子十二月拜蔡謨爲司徒謨固讓自溫平蜀朝廷憚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

欲以抗溫浩又引荀羨王羲之爲羽翼拜羨吳內史羲之護軍羲之以內外和睦國家乃安勸浩不容與溫構隙浩不能用

永和五年正月大赦石虎僭帝梁犢畔虎虎使蒲洪姚弋仲擊平之封洪畧陽公雍秦都督弋仲西平公加殊禮二月褚裒使王龕北伐獲虎將支重四月范賁伏誅詔拜慕容儁爲燕王後趙主石虎死子世立五月世兄遵廢世自立六月桓溫出屯安陸上疏請經畧中原不報七月加褚裒大都督率衆三萬次彭城時後趙將王浹以壽春來附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北方降者繈負相屬衆謂大功可立就惟領司徒蔡謨獨以爲憂已而軍敗于代陂李邁死王龕沒八月裒還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而退裒上疏請自貶弗許憂疾遂卒關中豪傑多請兵梁州刺史司馬勳出駱谷拔長城雍州刺史楊初破西城十月勳進次懸鉤攻長安斬後趙京兆

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出武關復宛殺後趙南陽太守袁景而還
石遵之立也冉閔功爲多十一月遵欲殺閔閔殺遵立鑒鑒又欲
殺閔閔四之大戮胡羯二十餘萬人燕王儁乃舉兵南下
永和六年正月閔欲滅石氏之迹更鑒姓曰李國號曰衛諸石王
將連兵攻之二月燕取樂安閏二月閔殺鑒自立國號魏本紀二月無字于正月下部書閏月嫌于閏正月通鑑據長歷以爲閏二月是也鑒立一百三日上年十一月癸亥立至閏二月乙酉正一百三日惟二月燕伐趙事當載在閔殺鑒前今但記燕取樂安其命將出兵各事詳見燕慕容儁傳
己丑以殷浩爲中軍將軍蒲洪來降封郡公其子健縣公洪
改姓曰苻三月燕取薊苻洪卒子健領其衆後趙石祗偁帝于襄
國四月攻閔五月廬江太守袁眞復合肥六月閔破祗邯鄲七月
段龕偁齊王于廣固八月苻健入關九月燕取章武河間十月苻
健據長安十一月閔圍祗襄國十二月帝臨軒拜司徒謨自旦至
申使者十餘返謨偁疾不至乃罷朝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令無

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于上大義不行于下亦不知所以爲政矣于是公卿劾謨不臣殷浩欲處以大辟荀羨固爭乃免爲庶人永和七年正月苻健僭秦天王段龕以青州來附二月封齊公石祗去帝僭王以求救于燕三月大破冉閔兵遂使劉顯攻閔敗還初杜洪張琚據長安苻健至弇司竹來乞師梁州刺史勳應之四月軍于五丈原爲健所敗劉顯殺石祗降閔七月顯復攻閔敗還襄國僭帝（本紀誤在八年正月）八月冉閔將徐州刺史周成以廩丘豫州牧張遇以許昌兗州刺史魏統（一作脫）以鄄城平南高崇征虜呂護以洛陽來附皆拜官燕取中山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使太常趙拔修之姚弋仲及其子襄來降十月拜弋仲車騎大將軍江北都督封郡公襄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封縣公桓溫屢表請經畧中原詔屢不許十二月溫拜表不待報輒下至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

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撫軍司馬高崧請昱以手書止溫溫還江陵石氏故將高昌以野王李歷以衛國來附皆拜官

永和八年正月苻健僭帝劉顯攻常山冉閔擊敗之遂破襄國殺顯石琨來奔詔斬之石氏盡滅二月峻平崇陽陵崩使殿中都尉王惠修之尚書左丞孔嚴勸殷浩交歡桓溫任以北伐浩弗聽疏請自行許之浩以謝尚荀羨爲督統尚屯壽春羨屯下邳張遇以許昌叛附秦浩止壽春不能進三月姚弋仲卒命子襄來歸襄率六萬戶南至碻磝津時冉閔諸將來降者多貳侵掠襄亾三萬戶至滎陽送五弟爲質詔屯譙襄單騎度淮見謝尚尚禮接之四月燕執冉閔遂進攻鄴五月閔子智來附六月尚將戴施入鄴助智守浩尚攻遇秦苻雄救之王師敗于誡橋七月雄徙遇及陳潁民五萬戶于關中而使楊羣鎮許丁酉鎮軍琳進太宰撫軍昱進司

徒加溫太尉溫固讓不受八月燕破鄴執冄智戴施獲傳國璽謝尚表上之百僚畢賀燕慕容評鎭鄴九月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鎭石門劉遂鎭倉垣罷太學生徒以助軍興十月謝尚克許昌徵爲給事中十一月慕容儁僭帝于薊本紀是年四月儁僭帝于中山誤也

永和九年正月大赦三月交州刺史阮敷始破林邑五月涼復秦州六月張遇作亂于長安秦主苻健殺之而其黨孔持等各據城邑使來請兵初謝尚入朝姚襄送至芍陂尚以淮南後事委之史誤在譙橋敗下燕秦方强北方未有釁襄夾淮興屯當在譙國東南淮南郡東北史云歷陽誤也八月浩自泗口復還壽春惡襄强盛使刺之事泄表授梁國內史使移鎭蠡臺而以龍驤劉啓代襄鎭譙襄大疑懼十月浩聞秦有張遇之難自壽春率衆七萬欲趣洛陽召襄前驅襄叛襲浩山桑浩北就劉啓襄遂據淮南斷浩還路盡得浩輜重十一月張重華卒子曜靈

立浩使劉啓擊襄敗死十二月襄益東屯至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上表罪狀浩且自陳謝詔出謝尚鎭歷陽以撫之張祚廢曜靈而奪其位（本紀在十一月）殺謝艾

永和十年正月張祚自偁帝（通鑑作偁涼王）始不用建興年號黜諫臣馬岌殺諫臣丁祺周成畔于宛襲洛陽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成遂據洛桓溫因中外之怨上疏請廢殷浩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浩既廢溫乃伐秦二月趣武關命梁州刺史勳出子午三月溫克上洛破青泥勳略南鄙涼攻陳倉四月溫至霸上秦主苻健城守別遣苻雄襲敗勳五月雄又敗溫白鹿原（本紀在六月）六月溫拔三千戸道潼關引退秦人隨而擊之亾失萬計梁涼兵亦皆敗是歲呂護以野王降燕姚襄將北還亦遣使請降于燕燕慕容評自鄴進據河南

永和十一年正月仇池公楊初被殺子國立拜秦州刺史姚襄陷外黃六月秦主苻健死子生立閏六月涼人誅張祚本紀在七月立㊀靚復奉建興年號

永和十二年三月姚襄陷許昌通鑑在上年五月五月攻周成于洛陽八月詔桓溫討之襄敗伊水走平陽周成降執之徙其餘民以歸使毛穆之陳午戴施鎮洛陽齊公段龕爲燕所攻詔荀羨救之羨次琅邪不敢進十一月龕降燕燕慕容塵鎮廣固羨戍泰山琅邪而還詔修洛陽五陵是歲仇池楊俊弒國自立國子安奔秦

升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居崇德宮改元四月姚襄據杏城五月秦將苻堅鄧羌擊斬之襄弟萇率衆降秦六月苻堅殺生自立去帝號偁天王以國事任王猛九月秦張平以并州來附拜刺史十一月燕徙都鄴十二月燕馮盎以上黨來附

升平二年正月司徒昱歸政弗許馮盎畔降燕三月張平畔降秦詔謝奕荀羨北伐欲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饒二百焚鴆通衢六月燕盡取幷州地張平以上年九月來附十月侵秦本年三月秦主堅自將攻平平降六月燕慕容評攻平平奔平陽此平始末也馮盎以上年十二月來附本年正月降燕已復畔燕二月慕容評攻之不克三月盎兵攻之盎奔野王六月降燕此盎始末也本紀三月不載秦攻平事而以六月燕攻平爲秦攻平通鑑三月不載燕攻盎事而載燕攻平于九月皆誤也盎由平盎分據上黨故爾十月遂畧河南分置守宰是歲仇池楊國子安自秦還殺俊自立晉書通鑑皆無此事今從魏書

升平三年三月詔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以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六月張(元)靚去王號復號涼州牧十月詔豫州謝萬徐州郗曇北伐不克喪潁譙萬免爲庶人曇貶號是歲匈奴劉衛辰殺其兄悉勿祈之子代統其部林邑始降

升平四年正月楊安卒子世立燕主慕容儁死子暐立

升平五年正月大赦五月二十二日丁巳帝崩于顯陽殿年十九

未有繼嗣太后令瑯邪王丕奉大統諡帝曰穆廟號孝宗陵曰永平

哀帝

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瑯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遷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瑯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沖幼未堪多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承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瑯邪第二十五日庚申卽位壬戌封弟奕爲瑯邪王七月葬穆帝十一月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宏高世之風樹德傳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胙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義固宗本之天屬

纘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十二月加張㊀靚隴右大都督涼州始偁升平五年

隆和元年正月改元減田租畝稅二升二月燕呂護屯河陰以偪洛陽詔庾希爲徐州鎮下邳袁眞爲豫州鎮壽春史作汝南誤四月護攻洛陽戴施奔宛陳祐以千人守五月桓溫使庾希鄧遐率舟師三千援祐而上疏請遷都洛陽幷還北人之南度者朝廷憂懼用揚州刺史王述策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眷言西顧慨嘆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薉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虛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解溫交廣都督改授幷冀溫表辤事竟不行七月呂護中流矢死八月袁眞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餽洛陽十二月還壽春庾希退屯淮陰之山陽

興寧元年正月改元五月加溫大司馬督中外錄尚書假黃鉞閏八月張天錫弒元靚自立來請命九月皇子生大赦既而不育十月燕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復許昌

興寧二年二月燕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戰死遂侵汝南朱斌奔壽春進圍陳朱輔嬰城守溫遣江夏相劉祜擊退之改左軍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前後三軍官及五校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嚴土斷謂之庚戌制自明帝以來享年不永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二十二日辛未帝藥發不識萬幾褚太后復臨朝攝政四月燕李洪復攻許昌汝南陳王師敗績于懸瓠溫次合肥以救之不克三郡皆陷民萬戶徙幽冀慕容塵遂鎮許昌五月徙陳遺民以避燕加溫揚州牧錄尚書

召入輔溫辭七月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築城居焉讓內錄遙領揚州牧秦主堅之立也諸王皆降併公汝南公騰故主生之弟也謀反誅其弟晉公柳等猶五人王猛欲去之堅弗許燕慕容恪將取洛陽先使悅希軍孟津孫興軍成皐招納諸塢陳祐率眾奔新城冠軍長史沈勁以五百人居守悅希盡取河南支縣

興寧三年正月溫移鎮姑孰昱聞陳祐棄洛陽與溫會冽洲共議征討二月二十二日丙申帝崩于西堂年二十五無子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諡帝曰哀陵曰安平

廢帝

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也咸康八年封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加鎮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隆和初轉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丙申哀帝崩明日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卽位三月葬哀帝洛陽陷沈勁死之燕人畧地至殽澠秦主苻堅自將屯陜城以備之燕慕容筑鎮魯陽七月徙會稽王昱復爲琅邪王立昱子曜爲會稽王昱謙讓猶自偁會稽王九月故秦主苻生弟幼謀殺秦主堅爲堅所殺梁州刺史勳素有異志憚益州刺史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子楚代爲益州十月勳遂反自偁成都王十一月入劍閣陷涪圍成都

太和元年正月改元五月誅勳十月進昱丞相加殊禮燕慕容厲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本紀在十二月)十二月南陽叛降燕

太和二年正月庚希坐失救兗州免五月燕慕容恪卒傳之死也朝廷謂中原可圖桓溫獨曰恪在憂方大耳及是恪卒遺言薦吳

王垂暐弗能用溫始有北伐之志秦亦使人覘燕謀欲攻之是月荊州刺史桓豁復宛秦苻幼之誅也生弟柳堅毋弟雙皆與通謀堅隱之柳雙復與生弟廋武謀作亂十月皆叛堅

太和三年二月廋以陝城附燕且求救燕慕容德請救之因以伐秦評不可乃止三月大赦本紀在正月七月秦斬雙武八月斬柳十二月禽廋賜死桓溫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其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偁藩于秦

太和四年溫伐燕四月發姑孰七月至枋頭八月秦苟池救燕九月溫爲慕容垂慕容德所敗十月收散卒屯淮陰以運漕免袁眞官眞以壽春叛慕容評忌垂功讒欲殺之十一月垂犇秦丞相昱大司馬溫會滁中謀後舉也初燕求救于秦許賂秦虎牢以西既而背之十二月秦王猛攻燕洛陽

太和五年正月取之七月猛復伐燕攻上黨別將楊安攻太原九月克之十月猛破慕容評于潞川十一月遂滅燕以燕主暐歸是歲楊世卒子纂立絕秦統與爭國

太和六年正月溫復壽春四月大赦秦取仇池使楊安鎮之涼州僻藩于秦大司馬溫素有異志始欲立功以收時望枋頭敗懟恚意沮及復壽春用其參軍郗超計謀廢立以樹威帝素謹無過乃誣以痿不能人嬖人亂後宮美人所生子皆非帝子將移皇祚十一月十三日丁未溫自姑孰入于京師白太后廢帝爲東海王而立丞相昱十五日百官入班太極前殿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兵百人送東海第帝三子及其母田氏孟氏皆遇害殺相龍計好朱靈寶帝後生子遂不舉以避禍焉是年十二月溫奏廢帝爲庶人太后不可降封海西公徙居吳

明年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門併奉太后密詔迎復位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當有官屬來何但汝也汝必姦人欲爲亂者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悚伏誅朝廷知帝安于屈辱不復以爲虞太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甲申崩于吳因葬焉年四十五

簡文帝

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母曰鄭夫人諱阿春河南滎陽人先適渤海田氏生男而寡建武元年虞后先崩元帝納之生琅邪悼王及帝帝卽位未及追尊太元十九年上尊號曰簡文太后別立廟永昌元年封琅邪咸和元年鄭夫人卒王年七歲泣請服重故徙封會稽追號鄭爲會稽太妃焉康帝嗣統王預顧命穆帝初何充執政引褚裒以自副裒懲諸庾以外戚擅權失衆望固讓王王遂執政充爲政課功校實奇桓溫才用委以藩翰王耽玩易老清言雅詠負盛名當世獨任殷浩中外離逷

宇內騷然浩旣癈絀溫益跋扈王不復能誰何恭默委運而已太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己酉帝奕被癈是日百官迎王于邸第王至朝堂變服服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卽位改元咸安

咸安元年(卽太和六)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詞欲自陳述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竟不能語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溫忌欲癈之以袁眞畔逆事相汚染詔歸藩溫又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欲與晞晞子綜殷浩子著作郎涓庾希弟太宰長史倩散騎常侍柔等謀反溫皆收付廷尉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誅晞弗許溫重表請詞甚酷切帝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乃奏徙晞及其三子于新安免晃爲庶人徙衡陽殷庾皆族希聞難逃于海陵陂澤中大赦溫上書求歸姑孰詔進溫丞相大司

馬如故詔京輔政溫固辭還鎮秦徙其凉州治金城張天錫大懼
奉表請以明年夏會兵伐秦
咸安二年三月徵溫入輔不至詔省常調徵隱逸增吏奉給邊軍
六月庾希起兵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發諸縣
兵攻之七月溫殺希二十三日甲寅帝不豫召溫入輔一日夜四
詔不至二十八日立子曜爲太子道子爲瑯邪王領會稽國以奉
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
輔之如不可君可自取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
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對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
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
故事是日帝崩年五十三羣臣欲須大司馬處分僕射王彪之正
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太子乃卽位謚帝曰簡

文廟號太宗陵曰高平帝少有風儀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武陵王晞及溫同載游板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晞大恐求下帝容止自若及居尊位政非己出常恐廢黜先是熒惑入南斗尋而帝奕被廢帝登阼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溫腹心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引入謂之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對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媿歎之深言何能喩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遂泣下霑襟竟以憂疾厭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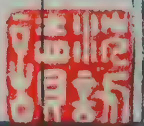
論曰成事之謂功識功之謂才制才之謂德諸庾汲汲立功然其用意在雪家門致禍之恥是以不能審識成敗之原難以言才矣

會稽深源欲制桓溫而矜尚虛遠用情偏昵德不足以服溫徒欲强相抑遏寖其愈激而愈變也溫得西藩何充任之向令充不隕謝幷閔難作燕秦未定內外一心以收兗豫司冀太元之功可以豫建豈不家國安身名泰哉才猶兵也善用之則足以衞身不善用之則足以殺身其于國也亦然是以任政務在崇德課功德者才之柄功者才之程操其柄稽其程才有所服而無所屈斯可以從容而就範矣中智而下以才爲諱務抑遏屏絕之使朝廷之上茶焉俱靡自以爲莫我抗也孫恩盧循徐道覆之流不得伸于上又將肆于下夫禍則豈可勝防哉

晉畧本紀五

孝武帝

荆溪周濟譔



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初爲會稽王娶王述妹爲妃生道生俞生道生爲世子疏躁無行母子皆廢死俞生及諸子並夭諸姬絕孕將十年有工相織婢李陵容獨奚子李黑而長宮中謂之崑崙王以大計召侍寢有身將產夢神人謂已曰男也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命焉初王見讖曰晉祚盡昌明既命子乃悟慨然流涕咸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已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卽位史有崇德太后以帝幼加在諒闇令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封還云云按王坦之毀遺詔崇德太后豈無所聞且此時太后並未臨朝何以忽然下令蓋一事兩傳耳十月葬簡文帝彭城妖人盧悚自僭大道祭酒將作亂十一月遣逆海西公于吳不至悚率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僭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畧取武庫甲杖游擊將軍

毛安之左衛殷康中領軍桓祕共討誅之

寧康元年正月改元二月大司馬溫來朝有疾三月甲午還鎮七月己亥卒庚戌拜溫弟沖爲中軍將軍揚州刺史都督揚豫江三州代鎮姑孰荆州監軍刺史桓豁加都督豁子石秀代沖爲江州沖悉反溫所爲與吏部尚書謝安同心輔政八月崇德褚太后復臨朝九月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十一月以王坦之爲中書令是冬秦取梁益二州

寧康二年正月王坦之出鎮廣陵謝安總關中書事

寧康三年正月大赦五月王坦之卒桓沖解揚州刺史以讓謝安七月秦王猛卒九月帝講孝經十二月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太元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太后歸政改元謝安加中書監錄尚書

三月秦取南鄉五月大赦八月秦取涼州九月除田租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十月移淮北民于淮南十二月秦滅代

太元二年八月桓豁卒十月桓沖代移鎮上明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鎭禦北方者謝安舉其從子元拜江北監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壬寅王彪之卒

太元三年二月作新宮六月秦取南陽七月新宮成秦西攻襄陽順陽魏興東攻彭城淮陰盱眙

太元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爲秦所執順陽陷太守丁穆被執不屈彭城陷守將自拔歸遂陷淮陰四月魏興陷太守吉挹不食死五月盱眙陷高密內史被執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謝元救之連破秦軍復淮陰盱眙秦主堅大怒罪其敗將更以重臣鎭彭城湖陸下邳是歲秦大饑

太元五年秦苻洛苻重反五月以謝安爲衞將軍六月帝母弟驃騎道子爲司徒秦苻丕鎭鄴

太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立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諫不從按太和六年桓溫奏廢帝奕崇德太后在佛屋是宮中先已奉佛特人主未親奉耳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命將破却之

太元七年秦苻陽反九月桓沖伐秦焚踐沔北屯田十月秦主堅會其下議入寇羣臣後宮諸子皆諫唯慕容垂姚萇贊之

太元八年五月桓沖自督諸將攻襄陽順陽使楊亮攻涪城秦救至七月引還堅遂自將入寇號稱百萬九月堅至項城前鋒至潁口者二十餘萬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元)爲前鋒都督率衆八萬禦之胡彬率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月司徒道子錄尚書六條爲安副十月壽陽陷彬退保硤石秦苻融據壽陽梁成屯洛澗堅

留大軍于項自引輕騎至壽陽十一月前鋒捷洛澗遂捷肥水走堅復壽陽于是秦將乞伏國仁畔隴西丁零翟斌畔河南慕容垂畔河北明年慕容泓畔華陰慕容沖畔平陽姚萇畔渭北其後乞伏爲西秦丁零爲魏垂爲後燕泓沖爲西燕萇爲後秦秦竟以亂亾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元)前將軍(元)讓不受安女壻王國寶邪諂不爲安所悅積怨安其從妹爲道子妃帝道子皆嗜酒狎國寶國寶譖安道子間諸帝帝始忌踈安

太元九年正月劉牢之復譙桓沖復新城上庸魏興楊亮復漢中二月桓沖卒朝議欲用謝(元)安不可以桓石民爲荆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三月加安太保五月豐陽來附楊亮伐蜀屯巴西六月崇德太后崩復魯陽七月復洛陽八月太保安請經畧中原拜(元)前鋒都督率桓石虔北伐復下邳彭城九月復鄄城河南

城堡皆附加安十五州都督假黃鉞十月乙丑大赦秦苻朗以青州來附復碻磝滑臺黎陽苻丕以鄴降加(元)七州都督

太元十年四月安出鎮廣陵復益州七月秦主苻堅爲姚萇所執安有疾八月還京師十九日甲午大赦丁酉安卒庚子道子領揚州錄尚書督中外道子以太元五年拜司徒讓未拜或錄六條時拜或安出鎮時拜史無明文九月堅子丕僭帝于晉陽史作八月按王永傳云季秋吉辰則九月也呂光據凉州十月楊定據隴右其弟盛鎮仇池

太元十一年正月拓跋圭復立爲代王改國號曰魏慕容垂僭帝于中山國號燕丁零翟遼爲垂所敗降于黎陽太守滕恬之恬之愛之至是執恬之以畔三月大赦泰山太守張願畔附遼(元)謝罪乞解職五月姚萇僭帝于長安國號秦是爲後秦六月復引農置湖陝二戍七月秦苻登起隴西伐姚萇十月秦主苻丕爲西燕所

敗將襲洛陽陝城戍將馮該擊斬之十一月苻登偁帝于南安史誤

作隴東

太元十二年正月大赦燕取我東阿二月又破張願據歷城四月

翟遼取我高平八月辛巳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太元十三年正月謝（元）卒翟遼偁魏天王五月徙屯滑臺六月乞

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太元十四年四月翟遼執我滎陽太守十一月侍中王國寶諷八

坐請進道子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帝大怒帝初親政委任

謝安秦寇退更任道子日夕酣飲又崇尚浮屠暱尼僧姏姆左右

近習交通賄賂政刑衰矣道子勢傾內外帝漸不平及是乃發怒

然逼母氏下納諫臣猶不忍廢黜委任如故

太元十五年正月帝欲選時望爲藩鎭以潛制道子問于太子左

衛帥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對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見稱然皆峻狹自是驕愎不長若委之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萬一有事必爲亂階矣弗聽是年任恭北府後二年委仲堪上流卒以召禍三月大赦八月張願來降
太元十六年正月改作太廟九月太廟成
太元十七年正月大赦十一月立子德文爲琅邪王道子徙封會稽
太元十八年十二月後秦主姚萇死子興立
太元十九年七月秦主苻登爲後秦所執十月燕取廩丘城陽高平泰山至于琅邪
太元二十年七月長星見須女至哭帝心惡焉夜飲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後燕主慕容垂死子寶立八月魏取燕幷州帝所幸張貴人寵冠掖庭後宮皆畏之九月二十日庚申帝與貴人宴戲之曰汝年近三十行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于清暑殿貴人遍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重賂左右皆曰因魘暴崩云時年三十五太子闇弱道子昏荒竟不推問謚曰孝武廟號烈宗陵曰隆平

論曰親賢之際難言哉俱賢然後任親未有不賢而可任者也任親而賢益固未有因親而廢賢者也夫奮發功名者志士所以舍命畏遠權勢者節士所以保存未有志節卓著而其中叵測者也是故王莽謙讓矣而不能立功則其節僞曹操立功矣而貪權勢則其功亦僞合二者以觀人庶乎其尠失矣競進而赴功者徒以功便其己嗚謙而避事者徒以謙藏其身必若二謝父子之爲人

臣然後可以坦然任之而無疑者乎閒之以讒諂因之以沈湎遂使燕秦槃茾列國十數史偁人事先彫不其信矣

晉畧本紀六

安帝　　　　荆溪周濟譔

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生而無慧及長口不能言衣服飲食皆須人太元十二年立爲皇太子太元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庚申孝武帝崩明日太子卽位進司徒道子太傅攝政十月葬孝武帝

隆安元年正月帝加元服改元道子歸政以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僕射國寶初附道子孝武惡之懼疏道子媚孝武孝武昵之道子怒孝武崩又媚道子道子喜使筦朝政帝舅王恭自京口入赴山陵孝武定皇后王氏諱法慧祖濛父蘊太原晉陽人姑爲簡文順皇后諱簡姬永和四年被廢幽死孝武卽位追尊孝武將納后訪于公卿蘊子恭爲謝安所重又知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立爲皇后嗜酒驕妬帝深患之召蘊于東堂具說后過令加訓誡蘊免冠謝后稍自改太元五年崩欲誅國寶未果及還鎭使約荆州刺史殷仲堪共清君側桓溫子(元)時棄官歸國欲乘

釁作亂先勸仲堪爲恭所爲末浸而恭使適至仲堪遂許之四月十三日甲戌恭舉兵上表罪狀國寶十六日表至二十三日道子殺國寶謝恭恭兵罷二十七日大赦仲堪雖許恭猶懷觀望聞國寶已死乃亦抗表舉兵得道子書亦罷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有才氣謂道子曰王殷跋扈終必爲患請潛備之道子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配以衛府及徐州文武是歲後燕主慕容寶爲魏所偪北走龍城禿髮烏孤僭王于廉川其後爲南涼沮渠蒙遜畔呂光奉段業僭公于建康其後爲北涼

隆安二年正月慕容德僭燕王于滑臺是爲南燕五月後燕主慕容寶爲蘭汗所殺七月寶子盛誅汗自僭長樂王攝天子位嗣譙王尚之及弟休之勸元顯樹援出驃騎司馬王愉爲江州兼督豫州四郡豫州刺史庾楷怒使說王恭請除尚之兄弟恭告荆州刺

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元皆許之恭遂舉兵仲堪以元及楊佺期爲前鋒八月至湓口王愉被執九月詔拜元顯征討都督遣王珣謝琰討恭尚之等討楷密說恭前鋒劉牢之使圖恭尚之破楷于牛渚楷奔元詔尚之代楷位元敗王師于白石進至橫江尚之退走牢之禽恭送京師斬之詔代恭位仲堪至蕪湖元佺期至石頭方上表理恭請罪牢之而牢之率北府兵馳赴京師軍于新亭元佺期懼回軍蔡洲當是時西師已奪氣可遂破而道子欲使元佺期取仲堪用左衛桓脩策授元江州佺期雍州移仲堪廣州而以脩爲荊州十月大赦敕仲堪等罷兵仲堪怒欲進戰元佺期不從俱走尋陽交質結盟推元爲盟主請罷脩還仲堪荊州然後受命許之各罷去十一月以元顯爲中領軍琅邪王德文爲衛將軍是歲拓跋圭僭帝

隆安三年正月大赦桓㊄求督荆州四郡許之三月魏取南燕滑臺南燕主慕容德南畧兖州以趣青州太傅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四月元顯諷朝廷解道子司徒及揚州刺史欲自爲之顧念年幼不容驟居大位乃自爲揚州而以德文爲司徒桓㊄襲殺仲堪佺期并其所統八月南燕陷青州殺刺史辟閭渾本紀在六月十月後秦取洛陽元顯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徙京師充兵役東土苦之十一月妖賊孫恩因民怨以作亂自海島入會稽殺長吏八郡應之十二月元顯領中軍將軍使謝琰劉牢之東討牢之參軍劉裕力戰敗恩恩走入海以琰爲浙東都督鎭會稽元顯錄尚書是歲姚興降號偁王呂光立其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而死紹庶兄纂殺紹自立禿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段業偁凉王

隆安四年正月大赦三月以桓㊄爲荆江司雍秦梁益寧八州都

督兼督揚豫八郡荆江二州刺史㊀遂自選刺史以下如王敦故事五月王愉卒孫恩寇會稽謝琰戰死七月大赦十一月以劉牢之兼督浙東五郡恩敗入海元顯以北府兵强求領徐州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拜十六州都督領徐州刺史十二月元顯以天變解錄加尚書令是歲慕容盛貶號偁庶人天王慕容德偁帝更名備德段業將李暠偁凉公于燉煌是爲西凉

隆安五年五月孫恩陷吳殺内史六月浮海至丹徒内外戒嚴劉裕奔擊破之恩欲寇京師知有備乃北至郁洲别將盧循陷廣陵㊀上疏請討恩詔止之八月拜劉裕下邳太守討恩郁洲破之桓㊀逆狀漸著元顯將討之其黨庾楷密自託于元顯元顯大喜是歲後燕主慕容盛死其叔父熙立呂超殺呂纂立呂隆沮渠蒙遜殺段業自偁張掖公

元興元年正月改元以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軍事劉牢之爲前鋒都督譙王尚之爲後部下詔討(元)拜桓沖子驃騎司馬謙爲荆州以從民望(元)聞之上表罪狀元顯舉兵東下庾楷謀泄囚之二月七日丙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元顯登舟不敢發十八日使齊王柔之以騶虞幡駐(元)兵爲(元)所殺二十八日(元)至姑孰豫州刺史尚之被執三月己巳朔牢之畔降(元)(元)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三日陳于宣陽門外未成列兵潰被執四日(元)入于京師復隆安年號自爲丞相督中外錄尚書徙道子安成殺元顯尚之等大赦改元大亨(元)讓丞相自偁太尉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赴海死盧循代領其衆(元)使拜循永嘉太守循寇如故四月(元)出屯姑孰五月循寇東陽劉裕敗之十二月(元)使殺道子于安成是歲禿髮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元興二年正月盧循將徐道覆寇東陽二月劉裕敗之桓(元)又改僭大將軍八月循爲劉裕所破泛海走廣州裕追至建安而還何無忌勸裕卽會稽起兵討(元)裕謀之孔靖靖曰(元)雖凶悖然篡逆未彰且山陰道遠彼易成備不如待其事露于京口圖之九月(元)僭相國楚王加九錫本紀在八月南陽太守庾仄起兵襄陽以討(元)不克奔後秦十一月二十一日庚辰(元)偪帝下詔禪位十二月三日壬辰(元)篡位年曰永始奉帝曰平固王遷于尋陽是歲呂隆求迎于後秦秦人以歸

元興三年正月(元)加益州刺史毛璩官璩執其使傳檄討之二月(元)以桓希爲梁州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璩璩命將擊破希等進屯白帝于是前下邳太守劉裕與何無忌起京口命弟道規與劉毅孟昶起廣陵諸葛長民起歷陽王元德及弟仲德起京師爲內

應約同日俱發二十八日丙辰裕襲京口斬桓脩其日孟昶等亦
斬桓(宏)于廣陵元德事泄被殺仲德走免長民失期不得發爲(元)
將刁逵所執明日裕率徐兗二州義軍千七百人軍于竹里三月
戊午朔斬(元)驍將吳甫之于江乘又斬皇甫敷于羅落橋二日食
畢棄餘糧而進(元)征討都督桓謙軍覆舟山東何澹之爲左翼軍
東陵卞範之爲右翼軍覆舟山西庾頤之率精兵爲後拒擁謙後
裕直出東西兩軍間分數隊突謙軍身先搏戰士卒皆沒命死敵
謙兵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裕乘風縱火焚之呼聲動京邑謙等大
潰(元)浮江南走刁逵送長民于(元)未至而(元)敗長民破檻還歷陽
禽逵應裕裕入京師立留臺誅(元)宗族在都者使毅無忌追(元)且
迎帝五日(元)司徒王謐推裕領揚州刺史裕固辭乃爲徐州刺史
都督揚徐等八州謐與裕有舊恩故雖爲(元)佐命不隨(元)西而迎

裕裕亦特保全之推為揚州刺史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拜起義諸將官諸大處分皆委主簿劉穆之十日裕還鎮京口十五日(元)至尋陽挾帝西丙戌晦留臺備受密詔拜武陵王遵大將軍承制行事遵晞第三子晞為桓溫所害溫卒後復封大赦惟(元)一族不宥劉牢之之子敬宣譙王尚之之弟休之歸自南燕拜敬宣晉陵太守四月休之拜荆州監軍刺史兼監六州三日庚寅(元)挾帝至江陵二十三日毅等破何澹之于桑落洲復尋陽(元)收江陵兵挾帝東下五月毅等破諸崢嶸洲(元)夜遁二十三日己卯入江陵眾散獨與親信百餘人乘舟將入蜀二十六日毛璩弟子修之兄孫祐之斬(元)枚回洲帝復位于江陵二十八日大赦傳(元)首京師梟諸大桁(元)死幾一旬而毅等軍未至閏五月三日己丑桓振桓謙襲江陵帝復陷賊中毅等軍至敗于靈溪退還尋陽六月毛璩斬桓希于漢中十月盧循陷廣

州徐道覆陷始興毅等復西克夏口十二月克巴陵
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破桓蔚復襄陽七月己丑毅等
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九日宗之又破溫楷于柞溪振北
擊宗之毅等乘虛復江陵振衆潰逃于湞川帝返正改元拜宗之
雍州刺史加毛璩兄弟官二月五日丁巳留臺備法駕奉迎無忌
從帝還毅道規留屯夏口譙縱反于蜀殺毛璩兄弟自僭成都王
三月桓振襲江陵休之奔襄陽劉毅擊斬振十三日甲午帝至京
師十九日以德文爲大司馬遵爲太保裕爲車騎將軍中外都督
諸將皆進秩裕讓督加錄又讓不受四月還鎮京口休之坐失地
免魏詠之代鎮荊州盧循之南走也執廣州刺史而據之至是遣
使入貢朝廷未能討因授之幷拜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五月桂
陽太守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以桓氏姻黨自疑謀反皆

伏誅(元)故將寇亂諸郡分討皆平之劉該以青州畔附魏六月魏圍彭城裕遣將討之斬該敗魏兵七月裕使求和于後秦秦歸我南鄉等十二郡九月魏詠之卒劉道規代鎮荆州南燕主慕容備德死子超立本紀誤在上年十月

義熙二年正月討譙縱至于白帝九月克宕渠宕渠畔退屯白帝十月論建義功封裕毅無忌皆郡公餘封賞有差十二月以無忌爲江州都督刺史裕之還鎮也改授十六州都督

義熙三年二月裕來朝固辭許之大赦八月克宕渠詔劉敬宣爲征蜀監軍劉道規爲征蜀都督是歲高雲殺燕慕容熙自立爲燕王是爲北燕劉勃勃畔姚興自偁夏天王譙縱偁藩于後秦十二月王謐卒

義熙四年正月德文領司徒裕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車騎將軍

如故自是政出于裕七月敬宣至黃虎不得進食盡引還坐免官
裕及道規皆降號裕降爲中軍將軍
義熙五年正月大赦二月南燕入寇陷宿豫又寇濟南彭城以南
民皆保聚自固三月裕請討之朝議皆以爲不可左僕射孟昶贊
之四月裕率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進至琅邪所過
皆築城留兵守之南燕諸將欲拒大峴其主慕容超不從裕過峴
大喜曰兵已入險士有必死之心因糧于野破虜必矣六月超逆
戰臨朐破之克其城遂克廣固大城圍其小城七月超求救于後
秦亦使使于裕請割地爲藩裕弗許秦使來言曰燕吾與國也今
晉攻之急吾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釋燕便當長驅而進
裕曰語汝姚興我克燕當息民三年然後取關洛今若自送便可
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見而秦使已去裕告以所言穆之

答裕曰常日事無不見謀何爲怱遽如此此不足威敵適重其怒耳裕笑曰興能赴救當與我知安有先遣使命相聞者乎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燕殆將內懼自保不暇焉能救人當是時乞伏乾歸新叛秦秦夏又方構兵卒弗能救也是歲高雲遇弒馮跋立魏主拓跋圭爲其子紹所弒子嗣誅紹而立

義熙六年二月裕克廣固執慕容超送京師斬之盧循反寇長沙其將徐道覆寇南康詔徵裕三月何無忌自尋陽討道覆戰死豫章裕至山陽聞報卷甲兼行與數十人先至江上風急不可濟裕曰天命祐國風當息若其不然覆溺命也卽登舟登舟而風息至京口衆心乃安四月二日癸未至京師以江州覆沒請自貶不許劉毅請討循止之不可五月七日戊午敗于桑落洲八日大赦裕募兵發民治石頭衆請分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分兵則虛實易

測一處失利便沮軍心不若專據石頭隨宜應赴須衆集更議時北兵始還多創病京師戰士財數千賊連克二鎭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諸將敗還者多張賊勢孟昶諸葛長民欲奉帝幸江北裕不聽議者多右昶惟龍驤將軍虞丘進參軍王仲德勸裕固守昶策裕必敗上書謝罪仰藥自殺十四日賊至淮口遲迴不敢上迴泊蔡洲裕大悅于時衆軍轉集乃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六月以庾悅爲江州刺史虞丘進爲鄱陽太守斷賊饟道賊戰數不利畧無所獲七月十日庚申南走王仲德等追之（晉書七月有循寇荆州劉道規會宗之敗循又敗徐道覆于華容事葢卽十月事而誤）八月命孫處沈田子率舟師三千由海道襲番禺譙縱寇荆州乞師于後秦秦茍林會之循聞之分兵配林使攻江陵至江津譙縱將桓謙亦至枝江十月劉道規竝破斬之裕自追循十一月王

仲德破循戍將范崇明于南陵孫處克番禺使田子擊定諸郡十二月裕至大雷循道覆悉眾攻裕大敗循走番禺道覆走始興乃以褚裕之行廣州刺史命將分討而還

義熙七年二月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三月進裕太尉中書監盧循圍番禺田子救之四月循敗走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

義熙八年四月劉道規有疾劉毅代鎮荆州九月裕矯詔殺毅黨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大赦以休之代毅裕自引軍襲毅十月毅兵敗自殺十二月裕分荆州十郡置湘州使朱齡石討譙縱是歲乞伏乾歸遇弒子熾盤立沮渠蒙遜僭西平王

義熙九年三月裕潛還東府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申庚戌制正土斷惟徐青兗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七月蜀平封齡石縣侯

義熙十年三月裕將圖休之命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

是歲南涼爲西秦所滅

義熙十一年正月大赦發兵攻休之二月休之舉兵拒裕雍州刺史魯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軌舉兵應休之敗裕前鋒四月裕克江陵休之等走石城青冀刺史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遂應休之爲敬宣佐吏所殺五月裕克石城休之等奔後秦八月裕還京師

義熙十二年正月加裕督二十二州（本紀在二月）裕謀伐後秦詔加中外大都督二月後秦主姚興死子泓立八月大赦裕挾德文出師命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壽陽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趣陽城沈田子傅弘之爲奇兵襲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自汴出石門入河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自率大軍繼之劉穆之居守徐羨

之爲副九月裕至彭城諸將皆捷魏亦棄滑臺斂兵河北十月克洛陽詔行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毛修之行司州戍之十一月裕長史王宏還京師諷朝廷求九錫十二月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加九錫位在諸侯王上裕讓不受後秦姚懿畔于蒲阪姚紹討禽之是歲復罷湘州

義熙十三年正月姚恢又叛于安定紹又討斬之裕發彭城泝河而西四月姚紹數敗于潼關歐血死七月裕至陝田子屯青泥泓攻之八月敗還霸上裕至潼關王鎮惡以水軍自河入渭捷渭橋克平朔門泓面縛降本紀在七月裕至長安收彝器送京師分珍寶賜將士泓宗族降者皆殺之送泓京師斬于市夏主劉勃勃據安定嶺北郡縣多降之十月詔進裕爵爲宋王裕讓不受十一月劉穆之卒裕班師次子義眞年十二使留鎮焉諸將王脩王鎮惡沈田子

傳宏之毛德祖輔之十二月自河入洛開汴渠以歸閏十二月夏主勃勃使其子璝寇長安昌屯潼關王買德屯青泥自率大軍繼之以攻義眞是歲李暠卒子歆立

義熙十四年正月大赦沈田子禦夏渭陽畏敵引退王鎭惡責之爲田子所殺王脩殺田子傅宏之代將破璝于池陽又破之寡婦渡夏兵乃退六月裕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九月義眞殺王脩勃勃進據咸陽裕召義眞代以朱齡石十一月齡石至義眞大掠趣武關璝追敗之青泥諸將皆沒勃勃入長安僭帝十二月十七日戊寅裕弑帝于東堂而立德文帝年三十七謚曰安陵曰休平

恭帝

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封瑯邪王歷位大司馬安帝在位王實左右之故裕挾以伐秦旣克王先還裕欲弑逆患王在側王

疾出外安帝乃遇害裕聞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故偁詔而立之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寅裕奉帝卽位

元熙元年正月改元徵裕還朝進爵爲王裕辭庚申晦葬安帝七月裕受宋王之命八月移鎭壽陽九月解揚州十月以揚州授其子義眞十二月裕加殊禮

元熙二年正月宋國尚書令傅亮入于京師四月徵裕入輔六月四日壬戌裕入于京師亮具禪詔呈帝帝欣然操筆曰晉祚已移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帋爲詔以授亮六日帝遜位九日宋受禪奉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爲裕所弑年三十六謚曰恭陵曰沖平

論曰晉亾元興義熙再造宋武之有功生民豈獨驅除僞楚哉向令壹志秉節不希寶籙平秦之後坐鎭洛陽指揮關岱北和拓跋

西柔屈匈畢其餘齒爲晉干城斯亦足以陵跨百代卓然莫二者也史偁入領揚州實爲代晉之始然吾觀其投軀大峴之表破浪長江之上舉措言議雖藎臣曷以加焉自矯詔殺劉藩謝混不臣之蹟始著邪志固未可探也昔漢書傳王莽而東漢書不傳魏武葢三國志已作紀蔚宗因而弗革斯范書之疏也承祚晉臣晉實代魏其爲魏武作紀不爲宣景文作傳吾無譏焉宋武及身而有天下又傳子孫及身而有天下則不得與魏武比傳子孫則不得與王莽比斯其事蹟淩當附見晉紀明矣山陽陳留安樂歸命下及歸義矦李勢莫不以善終零陵獨否其後禪代之主無得全自零陵始固由宋德之不宏抑亦晉之積衆有以致之也

甲子

荆溪周濟譔

昔先王疆理天下因勢衆建列侯千數豈不知後世之必爭哉地分故才智易顯爭頻故菀結薄而發泄不釀自唐虞以至戰國二千年來其主易代不聞覆宗百姓雖遭暴君汚吏未嘗無所控訴征伐雖不息而破軍殺將亦未至如後世之酷也古先聖王尊生爲本權其輕重固不以彼而易此矣楚漢之際蓋不數年三國甫一繼以六代水深火熱于焉爲甚論者不深維其終始而歸咎于晉之封建且夫洛都三輔長安許鄴皆偁雄鎭樹維屏平陽河東實唐虞之舊都襟馮翊肘上黨壅護肩背提攜戎索其爲要害豈亞長安許鄴曾無都督監軍親王重將以鎭撫之是以女禍內發強枝外披劉淵于茲晏然偁帝此豈封建而致然哉唯其材也奚



華裔之與有劉石苻姚慕容拓跋諸人相其志度豈能使之不君一國不子一民哉向使出于三代則亦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儔功名焜燿乎當時譽聞流浹乎來茲其所保障𠜲刱亦足以慰畣生民之負恃矣不幸糵芽山澤之中迫以辛苦墊隘絕其進用之望而跛其生存之路是以乘釁角逐自宣湮鬱縱恣泰甚殄覆隨之遠貽橫流之潰近懼拔本之蹷悲夫悲夫良亦彼生之不辰也晉以不睦亾國劉聰讖之負瑕僂人慶封所笑李氏據蜀外倚罕至自相篡敓以弱以傾石勒資季龍之摧拉石遵倚棘奴之剽悍皆致湛族慕容之季吳趙乖迕姚懿姚恢乃覆元子羣雄識度皆云負絕覆車在前殷鑒不遠當其興也股肱有同體之衛及其衰也骨肉成操戈之勢一代風氣乃至此乎獨有苻氏以仁易梟孚于眾志是以四公並亂而不危丕登力竭而節壯豈非羿竊仁義

有以致之吉凶由人灼然效矣石虎之斃東北分爲四五苻堅瓦裂西州離爲六七故曰弁秉匪難堅凝爲難晉以此失石苻踵之疏其合散之迹課其隆汚之效莫不政怠于威暢俗荒于財聚者也虎之凶暴所不足論向使咸寧不貪荆揚之富建元不矜涼益之勝抑其外競析其內理基安勿崇其墉宇峻務塞其隙庶幾哉沸鼎之魚稍知生樂矣遂使嘘惱涉血糜肝鉥腎老乖匕首之願幼罹承槊之慘殺機蠱發天地反覆百世而下有餘痛焉爰舉大綱以爲一表冠以甲子頗詳生民之艱厄畧述懸象之儆悟自晉以下備列諸國盛衰其成國而未建號建號而未成國及夫篡竊灰滅割據僭踣戈矛之所封劃民命因而剿絕皆埒箸焉關中山東博厚之處帝王之所馮藉其餘邊徼險遠植根則易恢業則難冡若無當于指斥然而代秉忠節雖絕必續卒宅中土天意右之

信叛亂雖強破壞易也永初禪宋財餘五國却十九年遂以并滅成于元魏

乙酉武泰始元 十二月受魏禪改

吳甘露元 四月改冬徙都武昌

丙戌二 吳春夏旱七月晦日食十月又食　吳使來使還好絕

寶鼎元 八月改二月還都建業

丁亥三 張掖獻瑞石文成馬牛

二

戊子四 東州水伊洛溢入于河　吳入寇却之

三 十月自將出東關攻晉江夏襄陽不克又攻交趾兵敗將死十一月攻芍陂不克

己丑五 東州水地震孛見紫宮　二月置秦州九月吳入寇

建衡元 九月改攻晉交趾

庚寅六 涼州鮮卑禿髮樹機能作亂殺秦州刺史胡烈

二 四月陸抗鎮樂鄉十二月夏口督孫秀叛降晉

辛卯七 閏五月旱六月大雨河洛伊沁溢十月日食　正月并州匈奴劉猛叛出塞七月吳取我交州八月置寧州

三 三月自將攻晉壽春遇雪而還七月取晉交州

壬辰八 五月旱十月日食　六月益州殺刺史王濬平之卽拜刺史　正月誅猛匈奴故王去卑子

鳳皇元 二月改九月西陵督步闡叛附晉十二月陸抗禽闡復西陵是歲殺直臣萬彧留

詰升爰統部卒子虎入居新興其後爲夏

癸巳九 四月日食霜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
日食吳入寇却之

甲午十 正月日食三月又食四月旱六月蝗吳比
三年大疫　二月置平州九月吳入寇却之

[illegible] 五月風七月日食螟九月水十二月
疫涼州鮮卑降十二月帝有疾

丙申二 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水八月地震
孛見太微九月水　三月帝瘳十月荆州都督
羊祜上書請伐吳　后父楊駿拜車騎將軍封
臨晉侯

丁酉三 正月日食七月孛見紫宮大水　涼州鮮
卑復叛拓跋力微卒子悉鹿統部其後爲代

戊戌四 正月日食四月蚩尤旗見東井六月地震
七月大水螟　六月禿髮樹機能殺涼州刺史
楊欣七月破吳皖十一月羊祜卒杜預代

己亥五 雹霜七月孛見紫宮　三月匈奴左部帥
劉豹卒子淵代十一月伐吳十二月誅樹機能

平樓元

二 三月陸抗拜荆州牧殺直臣韋昭七月攻晉
弋陽不克

三 七月抗卒九月攻晉江夏兵敗將死十二月
嚴聰等叛降晉

天冊元 殺直臣賀邵六月掠晉江夏

天璽元 六月京下督孫楷叛降晉七月改年
殺直臣張詠車浚熊睦

天紀元 五月邵凱等叛降晉十二月攻晉江
夏

二 十一月劉翻等叛降晉

三 八月郭馬反廣州討之未定晉師至

涼州平樹機能從弟務桓務桓孫推斤相繼統部其後爲南涼

吳

庚子武太康元　雹霜　三月吳平四月改元十月置司州去州郡兵

吳天紀四　四月皓降晉晉封歸命侯

辛丑二　二月地震自去冬不雨至于三月六月風雹水　揚州刺史移治秣陵十月遼東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十二月又寇平州不克其後爲燕

壬寅三　旱　正月罷秦州十二月出母弟齊王攸督青州攸恚發病

癸卯四　三月日食水會稽彭蜞化鼠食稻　攸卒子冏立十二月孫皓卒　慕容涉歸卒弟刪將殺其子廆廆走刪統部

甲辰五　三月京師地震五月宣廟地陷梁折六月旱九月水風雹　罷寧州

乙巳六　三月霜東北州旱四月水六月旱雹七月地震八月日食冬雷　慕容部人殺刪迎廆廆庶兄吐谷渾以其所統部西徙廆寇遼東却之

丙午七　正月日食夏旱秋地震山崩大水冬雷河陰雨赤雪　拓跋悉鹿卒弟綽統部

丁未八　正月日食太廟殿陷七月前殿陷地震北州旱東州水風　揚州反平之

戊申九　正月日食京師風雹四月霜六月日食地震旱螟

己酉十　三月旱四月霜冬雷　五月慕容廆降十一月出太尉亮督豫州

庚戌武太熙元惠永熙元　三月帝大漸四月己酉崩太子卽位楊駿輔政是月改元　地震旱

辛亥惠永平元康元　正月改永平三月賈后殺楊駿改元康　十二月地震　七月置江州

壬子二 二月天裂西北八月雹十一月疫是年水　二月賈后弒太后

癸丑三 拓跋綽卒兄沙漠汗子弗統部

甲寅四 山崩地震裂出水九月枉矢東北流竟天　五月匈奴郝散反上黨八月詣馮翊降殺之　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統部

乙卯五 地震風雹武庫火南六州水

丙辰六 地震霜呂縣有流血荊揚水關中饑疫　五月郝散弟度元反馮翊八月氐齊萬年僭帝于涇陽　氐楊茂搜始居仇池

丁巳七 雹六月霜旱疫

戊午八 地震水　巴賨李特自漢中率流民入蜀其後爲成

己未九 雹十一月日食京師大風晝晦　正月誅齊萬年十二月賈后廢太子遹

庚申永康元 三月太白晝見四月日食風　三月賈后殺太子四月趙王倫廢后改元八月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之十二月益州刺史趙廞反以李特爲將

辛酉永寧元 三月日食自正月至于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水螟風旱　正月倫簒年號建始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討倫四月帝復位改元誅倫冏輔政穎顒各還鎮　正月李特殺趙廞詔拜特官十月特反　張軌爲涼州刺史

壬戌太安元 四月彗星晝見四州水地震　十一月復置寧州十二月長沙王乂殺冏改元

癸亥二 八月天中裂無雲而雷十一月星晝隕聲如雷地震　五月張昌反江夏國　**李特建初元** 正月取成都少城建年二月爲益州刺史羅尚所誅九月特子雄復取少城又取犍爲尚

晉	成	漢
號漢年曰神鳳八月平之十二月東海王越殺長沙王乂	走遂據成都	
甲子惠帝永安元建武元永興元 正月改永安七月幸鄴改建武十二月幸長安改永興 風 三月立穎為太弟十二月灋更立豫章王熾	成李雄建興元 十月僭成都王改	漢劉淵光熙元 十月僭漢王建年都離石十二月取晉太原支縣
乙丑二 離石大饑 七月東海王越起兵迎帝陳敏反揚州自僭楚公	二	二 七月羯石勒反晉後為後趙
丙寅光熙元 六月還都改 正月日食寧州比年饑疫七月日食十二月又食十月以劉琨為并州刺史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即位 穎顒皆被殺	成李雄晏平元 六月僭帝改	三 三月王彌反晉
丁卯懷帝永嘉元 九月大星如日小星如斗自西方東北流天盡赤聲如雷十一月日食二月誅陳敏七月命琅邪王睿鎮建鄴八	二	四 九月石勒來降十二月王彌來降

月置湘州　拓跋祿官卒猗盧統部

戊辰二　正月日食白虹貫日二月又貫日　王彌犯京師敗之封涼州張軌西平公

己巳三　正月朔熒惑犯紫宮夏大旱河洛江漢可涉地震裂山崩　三月越殺侍臣七月劉芒蕩僭帝馬蘭山平之九月漢犯京師却之十月又犯却之

庚午四　四月江東水幽并司冀秦雍蝗地震山崩襄陽火　二月錢璯反吳興平之九月王如反宛十月漢入寇十一月揚州都督周馥請遷都壽春弗從　拓跋猗盧封代公居雁門八月氐蒲洪自僭略陽公後爲秦

辛未五　自去冬不雨至于三月　正月漢將曹嶷據青州二月杜弢反湘州睿命王敦督諸將討之三月越薨于項六月都城爲漢所陷帝遷于平陽八月漢陷長安十一月秦王鄴入雍

三

四　晉復梓潼

五　二月巴西復爲晉四月取梓潼

玉衡元　二月取巴西改年

永鳳元　七月取晉平陽河東徙都蒲子十月僭帝改年

河瑞元　七月取晉上黨新興劉虎來附

漢劉聰光興元　七月取晉河內八月淵死子和立和弟聰弑和自立改年　劉虎爲晉所敗徙居朔方肆盧川淵以爲宗室封樓煩公拜蒲洪官洪不受

嘉平元　六月取晉洛陽以晉帝歸改年八月取晉長安命從弟曜鎮之　九月石勒陷晉蒙城殺苟晞所奉太子豫章王端十月勒殺王彌并其眾南屯葛陂晉劉琨送勒母及弟虎以招勒勒弗從

晉	成	漢
壬申懷永嘉六 二月日食雨三月不止七月歲熒惑太白聚斗牽牛大疫 正月杜曾反荆州四月賈疋復長安九月立秦王爲太子十二月王如降 羌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後爲後秦	成李雄玉衡二 八月仇池來附	漢劉聰嘉平二 六月以趙固爲荆州刺史鎮洛陽 七月石勒始據襄國
癸酉愍建興元 十一月會稽大雨震電明日大雪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二月懷帝遇害于平陽四月太子卽位于長安改元漢入寇却之五月進睿左丞相十月漢犯長安入外城十二月敗走 十月仇池陷梁州	三	三 四月石勒取晉鄴使虎鎮之
甲戌二 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襄國饑地震 二月王浚爲石勒所禽段匹磾據薊附江東 五月張軌卒子寔代 漢入寇連敗之	四 正月晉梁州漢嘉朱提建寧皆來附	四 六月趙染攻晉新豐敗還曜攻長安又敗七月染攻北地敗死

乙亥三 地震 二月進睿丞相進代公猗盧爵為王七月睿平杜弢

五

建元元 三月改十月取晉馮翊 九月命石勒為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

丙子四 六月日食蝗十二月又食 十一月長安為漢所陷帝遷于平陽 十二月劉琨失幷州奔薊 代王猗盧為子所弒國亂鬱律立

六 晉平夷平樂來附

麟嘉元 十一月曜克長安以晉帝歸改年封曜秦王鎮之十二月石勒取晉幷州

丁丑元帝建武元 正月三日並照五月日食七月旱蝗河汾溢十一月日食 曹嶷以青州來附八月復洛陽十二月愍帝遇害于平陽 三月慕容廆封昌黎公 仇池楊茂搜卒子難敵統部 吐谷渾南居白蘭傳河南王卒子吐延立

七

二

戊寅太興元 四月日食地震六月旱蝗十一月有如日夜出高三丈暴雨震電浙東無麥禾 三月即皇帝位改元五月段匹磾殺劉琨八月漢靳準請迎梓宮使未至準敗 遼西公段疾陸眷卒涉復辰立末柸殺之自立

八

漢劉粲漢昌元劉曜光初元 七月聰死子粲立改漢昌八月靳準弒粲十月曜僭帝改光初準黨殺準降石勒入平陽置戍曜還長安

晉	成	後趙	趙
己卯元太興二 雹蝗地震 四月南陽王保僭晉王于上邽年曰建康五月誅杜曾十二月慕容廆取遼東	成李雄 玉衡九	趙石勒趙王元 二月劉曜斬勒使勒遂絕曜取晉幽州十一月改年封虎中山公	趙劉曜光初二 六月改國號曰趙 蒲洪來降
庚辰三 二月雨至于六月地震山崩天三日鳴 五月保爲其下所殺 六月張寔爲其下所刺弟茂代	十	二	三 正月取晉秦州
辛巳四 二月癸亥日鬥五月旱終南崩七月水 慕容廆封遼東公 代王鬱律被殺賀傉立	十一	三 四月取晉樂陵	四
壬午永昌元 春雨四十餘日六月旱風疫 王敦舉兵犯京師帝憂憤成疾閏十一月崩太子卽位 張茂復秦州	十二 李壽鎭涪	四 取晉襄城泰山八月琅邪來附十月取譙	五 二月仇池來附
癸未明太寧元 正月京師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火五月荊揚水冬雷 仇池楊難敵畏趙奔成既而叛成	十三 攻仇池敗績	五 殺曹嶷取青州	六 晉涼州來俯藩 取仇池 姚弋仲降 封平襄侯
甲申二 京師雹 六月敦疾詔討其黨錢鳳七月敦死鳳誅 十二月張茂	十四 晉典古	六 六月取晉東海東莞	七

卒騤代

乙酉三 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十一月日食 閏八月帝崩太子卽位庾太后臨朝庾亮輔政 仇池復國 代王賀傉卒弟紇那立 遼西公末柸卒牙立十二月遼弑牙自立

丙戌咸和元 五月水京師火自六月不雨至于十月

丁亥二 地震旱五月日食京師水十一月蘇峻及祖約反

戊子三 二月峻入京師三月太后崩四月溫嶠討峻九月斬之峻黨尚據石頭

己丑四 二月大雨七月水山崩天裂西北 正月祖約敗奔勒二月峻黨平罷湘州 代立翳槐爲王紇那出奔 河南王吐延爲盜

來附

十五

十六 晉涼州來聘

十七

十八

十九

七 三月晉許昌來附 幷州叛附劉曜復取之

六 四月石勒幷州來附 五月攻其金墉兵敗將禽幷州復失

八 四月晉汝南來附 十月使太子宏代虎鎭鄴十二月晉彭城下邳來附

九 十月取晉順陽

九 虎敗代兵于陘北 代徙大甯

十 取晉涼州河南地

太和元 四月取晉南陽七月取壽春十二月禽趙主曜于洛陽以歸殺之

十一 八月敗石虎于高候遂圍石生于金墉 十二月爲石勒所禽

二 二月取趙長安八月取秦州 蒲洪姚弋仲皆降 苑川鮮卑乞伏述延徙麥田述延子傉大寒孫司繁相繼統部後爲西秦

所刺立其子葉延而後卒葉延以王父字爲氏號其國曰吐谷渾卒子辟奚立

庚寅咸和五 旱疫天下大饑 五月涼州復收河南地

辛卯六 三月日食雹四月水

壬辰七 五月水復襄陽新野

癸巳八 七月旱石勒來聘焚其幣斬其使 遼東公廆卒子皝立

成

成李雄 玉衡二十 十月壽爲大將軍取晉巴東建平

廿一 仇池來偁藩

廿二

廿三 涼州來附

後趙

趙石勒建平元 二月偁天王八月偁帝改年取晉襄陽十二月晉涼州來偁藩 封丁零翟斌爲句町王其後爲魏

二

三 四月勒奪虎權

四 七月勒死子弘立八月虎自爲丞相魏王 諸石討虎虎皆滅之 徙蒲洪居枋頭姚弋仲居灄頭

甲午九 地震自五月不雨至于八月 仇池楊難敵卒子毅立

乙未咸康元 十月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 翳槐奔趙

丙申二 旱雹復夜郎興古

丁酉三 旱 仇池楊初殺毅自立 十月 遼東公皝自偁燕王 代王翳槐復入 紇那奔燕

戊戌四 風蝗 六月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官 八月置安州 遼西公段遼爲燕趙所滅

卄四 雄死班立十月期弑班自立

成李期玉恆元

二

三

漢李壽漢興元 四月壽廢期自立改

雄 趙石弘延熙元 十一月虎弑弘自偁居攝天王

趙石虎建武元 九月徙都鄴

二

三 正月去居攝偁天王 侯子光反杜陵自偁大黃帝年曰龍興平之

四 與燕共滅遼西遂攻燕敗還



代什翼犍建國元 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晉	漢	後趙	燕	代
國號 改年				改年
己亥成康五 三月復寧州罷安州 七月王導卒罷丞相復置司徒官	漢李壽 漢興二	趙石虎建武五 晉義陽來附		代什翼犍建國 二
庚子六 二月孛見太微	三	六 燕兵入塞過薊破武遂高陽		三 復都盛樂
辛丑七 二月日食 封遼東公皝爲燕王	四	七 劉虎卒子務桓統部來朝		四
壬寅八 正月日食 六月帝崩弟岳卽位 燕遷都龍城	五	八		五
癸卯康建元元 旱風八月大雪	六 八月壽死勢立	九		六
甲辰二 九月帝崩太子卽位褚太后臨朝	漢李勢太和元	十		七
乙巳穆永和元 旱地震 八月桓溫鎮荊州 張駿自偁假涼王	二	十一	燕慕容皝燕王十二 十二月始不用晉年號	八

丙午二	丁未三	戊申四	己酉五	庚戌六
四月日食五月雨七十日乃止地震枉矢西北流竟天 五月張駿卒子重華代 十二月桓溫伐漢	地震八月冀州大雪人馬多死 三月平漢漢故將立范賁爲帝 仇池來僭藩	水雹地震豫章黃韜反自僭孝神皇帝寇臨川平之	地震五月水自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褚裒取趙彭城下邳壽春既而失之 誅范賁	四月旱五月水大疫 殷浩北伐 蒲洪來降改其姓曰苻自僭三秦王三月卒子健去王僭晉官入關 段勤據黎陽 段龕據青
嘉[illegible]元 李奕反誅 改年	二 三月勢降晉封歸義侯			
十二 取涼金城大夏	十三	十四	太寧元 僭帝改四月虎死子世立五月遵弒世自立十月石閔弒遵立鑒十二月幽之	趙石祇永 魏冉閔永 [illegible]元 正月 石閔更鑒 興元 二月 石閔弒其
十三 滅扶餘	十四	十五 皝卒子儁立	燕慕容儁燕王 元 四月受晉命	二 伐趙取遼西又取幽州都之遂取冀州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辛亥永和七	壬子八	癸丑九	甲寅十
	州僭齊王	正月日食 段龕來附封齊公 八月魏豫洛荆徐兗五州來降 十二月桓溫請北伐不許 姚弋仲來降	正月日食旱蝗 八月姚弋仲卒 子襄來歸 七月趙王擢以秦州來附	旱疫地震 十月姚襄叛殷浩敗績	地震五月涼州雪 桓溫奏廢浩
秦		秦苻健皇始元 正月僭天王	二 正月張琚僭秦王于司竹年曰建昌平之	三 劉康僭晉王于平陽平之 九月取晉上洛	四 十月晉王擢以秦州來附
後趙	姓曰李國號衛年曰青龍三月石祗僭帝于襄國改年	趙石祗永寧二 二月爲劉顯所弑顯僭帝爲魏所滅			
魏	主鑒復姓冉改國號魏	魏冉閔永興二 七月滅劉顯遂引兵游食	三 四月閔爲燕所禽		
燕	郡縣	燕慕容儁燕王三 八月取中山趙郡	元璽元 四月滅魏八月取鄴 十一月僭帝改年	二	三 封弟垂爲
代		代什翼犍建國十四	十五	十六	[illegible]

伐秦取上洛遂至霸上不克而還

乙丑十一 秦大蝗地震冬雷 燕馮蓋以上黨來附 仇池楊初爲其下所殺子國立

丙辰十二 十月日食無麥 桓溫逐姚襄復洛陽 仇池楊俊殺國自立 劉務桓卒弟閼頭統部

丁巳升平元 六月三月並出冬雷 太后歸政 七月張平以并州來附 仇池楊國子安殺俊自立

戊午二 五月水九月秦旱冬雷地震 劉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頭自統部

己未三 悉勿祈卒弟衛辰統部

庚申四 八月日食 仇池楊安卒子世立

辛酉五 四月水八月地震天裂冬旱雷 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卽位 李勢卒

秦苻生壽光元 六月健死生立卽改年

二

秦苻堅永興元 六月堅弒生而立偁天王改年 姚襄據杏城殺之其弟萇降

二 三月晉并州來附

甘露元 六月改

二 劉衛辰來附亦督于代

三 九月滅張平取平陽 劉衛辰叛附代

吳王

四 十八

五 十月取晉青州降段龕 十九

壽光元 十一月徙都鄴 二十

二 晉上黨秦并州來附 廿一

三 取晉豫州北界郡縣 廿二

燕慕容暐建熙元 正月儁死子暐立卽改年 廿三

二 廿四

年	晉	秦	燕	代
壬戌哀帝隆和元	三月日食地震山崩十二月日食	秦苻堅甘露四	燕慕容暐建熙三	代什翼犍建國廿五
癸亥興寧元	地震湖溢十月復許昌	五	四 取晉滎陽密	廿六
甲子二	地震三月帝有疾褚太后復臨朝	六	五 取晉許昌汝南陳郡	廿七
乙丑三	二月帝崩弟奕卽位十二月司馬勳反梁益自稱成都王　禿髮椎斤卒子思復鞬統部	建元元 故主生弟幼反誅之　劉衛辰攻我禽之封爲陽夏公使還朔方統部	六 取晉洛陽西署崤澠南鎮魯陽	廿八
丙寅帝奕太和元	地震旱五月誅勳	二	七 取晉魯高平　又取宛	廿九 入貢于秦
丁卯二	五月復宛	三 取枹罕十月四公並反　衛辰爲代所敗以兵送之還	八 太宰恪卒太傅評執政	三十
戊辰三	正月日食風雹旱	四 四公平　仇池來稱藩	九	卅一
己巳四	旱　桓溫伐燕敗還　壽春叛	五 燕吳王垂來奔	十	卅二
庚午五	七月日食　李㊣反蜀稱聖王年曰鳳皇平之　仇池楊世卒子纂立	六 正月取燕洛陽七月王猛滅燕以燕主暐歸猛留鎮鄴	十一 暐降秦秦封新興侯	卅三
辛未簡文咸安元	正月桓溫復壽春十一	七 四月滅仇池晉涼州來稱藩攻乞伏司繇降		卅四 世子

月癈帝立丞相昱卽改元　吐谷渾辟奚
卒子視連立
壬申二　冬饑地震　七月帝崩太子卽位
癸酉孝武帝寧康元　風旱地震彗出箕尾
經太微埽東井七月不滅　七月桓溫卒
八月褚太后復臨朝謝安輔政
甲戌二　地震山崩三吳水京師火　五月蜀
人起兵秦攻之救之不克　錢步反吳興
平之
乙亥三　風旱十月日食
丙子太元元　太后歸政改元　地震十一月
日食

之　徙丁零翟斌于新安　封吐谷渾王辟
奚爲溫川侯
八　王猛入爲丞相
九　十月取晉梁益晉戍巴東　命乞伏司繇
還勇士川統部
十　張育稱蜀王附晉六月改年黑龍九月平
之衛辰爲代所攻棄鎭來歸送之以兵
十一　丞相王猛卒
十二　三月取晉南陽八月取涼州　十二月
滅代　乞伏司繇卒子國仁統部

寔捕反者被傷卒遺腹生圭
卅五
卅六　入貢于秦
卅七
卅八
卅九　什翼犍遇弒國遂降秦圭依劉庫仁

丁丑孝武太元二　風雹地震

戊寅三　風大水　秦入寇

己卯四　疫旱風閏十二月日食秦大饑　秦取襄陽以北又取彭城盱眙謝(元)敗之

庚辰五　旱　九眞守李遜反據交州

辛巳六　旱六月日食水大饑　帝初奉佛　七月誅李遜秦入寇連敗之

壬午七　蝗冬雷　九月攻秦沔北

癸未八　三月水六月旱五月桓沖伐秦八月秦入寇取壽陽十一月謝(元)大破之

甲申九　十月日食　六月褚太后崩　復司豫徐兗青梁諸州郡

西秦　後秦　秦　涼　西燕　燕　魏

秦苻堅建元十三

十四　苻重反洛陽執之

十五　慕容垂會長樂公丕取晉襄陽徐州軍敗于君川戍彭城下邳湖陸

十六　復使苻重鎭薊三月重弟洛反龍城自稱秦王重應之五月禽洛徙西海斬重　丕鎭鄴

十七

十八　以王猛子永爲幽州刺史

十九　十二月慕容垂翟斌乞伏國仁皆叛

二十　慕容泓慕容沖皆叛十二月殺燕故主慕容暐

秦姚萇白雀元　稱萬年秦王取秦北地

燕慕容泓燕王元　六月泓爲其下所殺沖稱太弟據阿房

燕慕容垂燕王元　取秦冀州諸郡破鄴外城封翟斌爲河南王七月殺之斌兄子遼領衆

乙酉十 五月水七月旱井水竭幽冀大饑人相食復益州　秦故將楊定自稱仇池公來稱藩翟遼來降

後秦國 白雀元 自稱秦河二州牧

二 取秦安定新平八月弑秦王堅

秦苻丕太安元 三月呂光據涼州五月堅棄長安奔五將山七月爲姚萇所執九月丕稱帝于晉陽

[illegible]燕[illegible]沖更始元 正月稱帝改六月入長安

二 取秦幽平八月入鄴十二月悉定冀州都中山　翟遼奔黎陽降晉

丙戌十一 地震　翟遼叛六月復引農十月苻丕襲洛陽斬之

二

建初元 四月入長安稱帝改取秦畧陽上邽封劉衛辰

秦苻登太初元 七月登起雍封南安王八月丕爲晉所殺

涼呂光大安元 二月張大豫來攻年曰鳳皇敗之十月光

燕慕容永中興元 二月沖遇弑更四主至永十月稱帝于長子

建興元 正月稱帝改　翟遼據晉黎陽三月晉泰山附遼

魏拓跋圭登國元 正月稱代王四月改國號建年燕封上谷

國	（前年）	丁亥孝武太元十二	戊子十三
		風雪 涼州饑 翟遼入寇高平叛附遼	旱風晝晦 翟遼寇洛陽却之
西秦		乞伏國仁建義三 秦封苑川王	乞伏乾歸太初元 四月國仁卒子公府幼國入立歸偁河南
後秦	爲河西王	秦姚萇建初二 取秦杏城	三
秦	十一月登偁帝改	秦苻登太初二 取後秦新平	三
凉	偁酒泉公改年	涼呂光太安二 殺張大豫	三
西燕		燕慕容永中興二	三
魏			魏翟遼建光元 偁天王居滑臺
燕		燕慕容垂建興二 取晉東阿五月翟遼降封河南公十月復叛	三 八月魏來聘
魏	王不受	魏拓跋圭登國二	三

	己丑十四	庚寅十五	辛卯十六
	劉黎僭帝于皇后平之　仇池楊定取後秦略陽隴城冀城自僭隴西王	地震蝗水　西燕翟魏入寇却之李耽反永嘉平之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	蝗　西燕入寇却之
王居金城	二　秦封金城王枹罕來附	三	四
	四	五	六　取秦新平
	四　取後秦平涼	五	六
	麟嘉元　二月僭三河王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取晉滎陽	三	魏翟釗　定鼎元　十月遼死子釗立改
	四	五　吳柱反北平立沙門法長為天子平之	六　留魏圭弟以求馬燕魏之好遂絕
	四	五　衛辰侵我	六　衛辰復侵我滅之其子勃勃走免

甲子

	壬辰孝武太元十七	癸巳十八	甲午十九
	五月日食風地震自秋不雨至于冬 齊內史蔣喆反平之	地震六月水七月旱 司馬徽反馬頭山平之	仇池楊定敗死弟盛立來偁藩
西秦	秦乞伏乾歸太初五	六	七 秦封梁王 秦亾偁秦王
後秦	秦姚萇建初七	八 十二月萇死子興立	秦姚興皇初元 七月殺苻登竇
秦	秦苻登太初七	八 竇衝反自偁秦王年曰元光討之降後秦	秦苻崇延初元 七月登爲姚興
涼	涼呂光麟嘉四 取西秦枹罕	五	六 使拜禿髮烏孤官息復鞬
西燕	燕慕容永中興七	八	九 八月爲燕所滅
魏	魏翟釗定鼎二 爲燕所滅		
燕	燕慕容垂建興七 滅翟釗盡有其地	八	九 滅西燕殺其主永十月取晉青兗郡縣
魏	魏拓跋圭登國七	八	九

（前年續）	乙未二十	丙申二十一	丁酉隆安元
		雹五月水七月幷州霜旱 九月帝遇弑太子卽位 封楊盛仇池公	秦寇洛陽
	八 徙苑川西城	九	十 取涼抱罕
衝叛平之	二	三 上邽來附取蒲阪	四 取晉上洛
所殺之子崇偁也帝湟中爲西秦所滅			禿髮烏孤太初元 偁西平王
	七 西秦來偁藩封烏孤廣武公居廉川	涼呂光龍飛元 六月偁涼天王以段業爲尚書拜烏孤官不受	二 取西秦金城八月郭磨反
			段業神璽元 沮渠蒙遜兄弟叛涼奉業爲建康公
	十	燕慕容寶永康 元伐魏道死子寶立改年	二 爲魏所攻弃龍城中山守將詳偁帝年目建始趙王麟殺詳偁帝
	十 燕太子寶伐我敗之	魏皇始元 取燕幷冀	二 七月取燕中山麟奔鄴

	戊戌	己亥
	戊戌安隆二 雹旱七月桓元反以爲江州	己亥三 水十月孫恩反陷浙東西八郡
西秦	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一 取涼金城	乞伏乾歸太初十二
後秦	秦姚興皇初五	秦姚興弘始元 貶僭王改
南涼	禿髮烏孤太初二 取涼西平樂都湟河澆河 僭武威王	三 徙樂都八月卒弟利
涼	涼呂光龍飛三 郭麐奔西秦	涼呂纂咸寧元 十二月光立
北涼	段業神璽二 取涼西郡晉昌燉煌張掖徙居張掖	涼段業天璽元 二月僭涼王改年
西涼		
燕	燕慕容盛建平元 蘭汗元 弒寶僭昌黎王年曰青龍七月寶子盛誅汗改十月僭帝	燕慕容盛長樂元 取魏遼西
南燕	燕慕容德燕王元 徙滑臺	二 取晉青徐州郡都廣
魏	魏拓跋珪天興元 取燕鄴遷都平城十二月僭帝改年仇池來僭藩	三 取燕滑臺

	庚子四	辛丑五	壬寅元興元
	二月孛見奎婁進至紫宮三月又見太微地震旱六月日食 吐谷渾視羆卒弟烏紇提立	五月水自夏不雨至于秋天鳴東南 劉裕屢破孫恩拜下邳太守	旱水泉涸天下大饑人相食 會稽世子元顯討桓元三
	十三徙居苑川東城		
取晉洛陽	二八月西秦降	三三月使乾歸還統所部諸涼皆入貢	四劉勃勃勃來
鹿孤立徙西平	禿髮利鹿孤建和元二	二傉河西王北涼來傉藩	禿髮二傉檀弘
子紹而卒纂弑紹立改年		涼呂隆神鼎元二月超弑纂立隆改	
	三燉煌守李暠拔	沮渠蒙永安元六月弑段業自偁張掖公	二
	李暠庚子元偁涼公	辛丑二北涼酒泉涼寧來附	壬寅三
	二貶偁庶人天王	燕慕容熙光始元盛遇弑熙癈太子自立	二取魏遼西
固	建平元三備德改名偁帝	二	三
		四取燕遼西	五秦伐我破

晉略表一

月敗死桓玄入京師改元大亨還屯姑孰　孫恩死盧循領衆

後秦　弇封五原公

南涼　昌元三　月利鹿孤卒傉檀立徙涼王遷樂都

涼

北涼

西涼

燕

南燕

魏　之柴壁

癸卯元興二　九月桓玄僭楚王十二月篡位年號永始帝遷于尋陽

秦姚興弘始五　取晉順陽南鄉呂隆紙土

涼禿髮傉檀弘昌二

涼呂隆神鼎三　為諸涼所偪納土入秦

沮渠蒙遜永安三

李暠庚子四

燕慕容熙光始三

南燕慕容備德建平四　泰山王始自偁太平皇帝平之

魏拓跋珪天興六　始制冠服

甲辰三　雹旱風　二月劉裕討桓玄

六　二月

三　二月傉檀去

四

庚子五

四

五

天賜元

元挾帝走荊州五月益州義兵誅之桓振挾帝據荊州 十月盧循陷廣州

南涼 降

年號降秦欲以求姑臧弗得

十月改

[illegible]熙元 雹八月天鳴東南 正月復荊州二月帝還都 譙縱反蜀僭成都王 四月授盧循廣州 吐谷渾為秦所破烏紇提走死兄子樹洛干立自僭吐谷渾王

七 五月取漢中仇池來附晉劉裕來和歸晉南鄉等十二郡

五

建初元 五 徙酒泉

[illegible]二 超太上元 九月備德死兄子超立

[illegible]三 水七月日食 八月討譙縱克宕渠 仇池取秦漢中來僭藩

八 六月以姑臧予傉檀

九 南燕譙縱皆來僭藩及魏平劉勃勃叛

夏劉勃勃 勃龍升 元 六月叛秦僭天王改

六 七 取南涼西郡

二 三

六 燕高雲 正始元 正月熙改年建始七月雲

二 三

三 四 及秦平

	戊申安帝義熙四	己酉五
晉	地震冬不雨雷風 討譙縱至黃虎不克而還	地震山崩 雹風 劉裕伐南燕圍廣固
西秦		秦乞伏乾歸更始元 七月復僭秦王居度堅山
後秦	秦姚興弘始十	十一 封譙縱蜀王
南涼	涼禿髮傉檀嘉平元 十一月復僭涼王改年	二
夏	夏劉勃勃龍升二 取秦嶺北諸城	三
北涼	沮渠蒙遜永安八	九
西涼	李暠建初四	五
北燕	弑之自立 燕高雲正始二	燕馮跋太平元 十月高雲遇弑馮跋討賊而立
南燕	燕慕容超太上四	五 攻晉 晉伐之
魏	魏拓跋珪天賜五	魏拓跋嗣永興元 珪為其子紹所弑長子嗣討賊而立

庚戌六 水雹風秋不雨冬雷 南燕平斬其主超 盧循反犯京師七月却之譙縱陷巴東

二 取秦金城隴西南安畧陽復居苑川

十二

三 北涼伐我去姑臧還樂都

四

十 取南涼姑臧

六 北涼伐我世子歆拒之兵敗求和

二

六 二月爲晉所滅

二

辛亥七 誅盧循

三 秦封河南王十月取秦水洛城

十三

四

五 取秦貳城

十一 圍南涼樂都

七

三

三

壬子八 地震陷水雹 置湘州 仇池絕秦

乞伏熾磐永康元 二月徙譚郊取

十四

五

六

玄始元 八 遷姑臧俘河西王改

四

四



國	紀年	事
晉	癸丑安義熙九	正月風京師火五月水冬雷七月誅譙縱益州平仇池以漢中來歸
西秦	乞伏熾磐永康二	南涼白土六月公府弑乾歸熾磐討賊立徙枹罕改
後秦	秦姚興弘始十五	
南涼	涼禿髮傉檀嘉平六	
夏	夏赫連勃勃鳳翔元	三月改十月城統萬都之更
北涼	涼沮渠蒙遜玄始二	攻南涼樂都
西涼	李暠建初九	
北燕	燕馮跋太平五	
魏	魏拓跋嗣永興五	

甲寅十 地震風雹水九月日食旱井泉竭

三 六月滅南涼復偁秦王

十六 李宏反杏城平之

七 爲西秦所滅

二 及燕平

姓

三

十

六 四魏使及夏平

神瑞元 司馬順宰偁晉王子河內討之

乙卯十一 七月水壞太廟晦日食八月秦大旱昆明池竭魏比歲霜旱京師及吳郡火大行防之不絕 加劉裕殊禮

四 取北涼湟河

十七

三 取秦杏城

四 取西秦廣武五月及夏平

十二

七

二 胡白亞栗斯反上黨癈更立劉虎爲率善王

丙辰十二 八月劉裕伐秦

五 及北

秦姚泓永和元

四

五

十二

八

泰常元

晉	復洛陽十二月加裕相國宋公九錫 西秦來偁藩 復廢湘州	丁巳安帝義熙十三正月日食八月滅秦斬姚泓十月裕偁宋王 吐谷渾王樹洛干卒弟阿柴立	戊午十四十一月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宮八十餘日乃滅 夏陷長安十二月劉裕弒
西秦	涼立 晉封河南公	秦乞伏熾磐永康六十月取秦上邽	秦乞伏熾磐永康七
後秦	二月興死子泓立偁帝改年十二月蘇反偁帝平之	秦姚泓永和二正月恢反平之八月爲晉所滅	
夏		夏赫連勃勃鳳翔五九月取秦嶺北十月取秦州諸郡縣	夏赫連勃勃昌武元十一月
北涼		涼沮渠蒙遜玄始六	七
西涼		涼李歆嘉興元二月暠卒子歆立改年	二
北燕		燕馮跋太平九	十五月魏攻龍城
魏	九月斬虎及順宰	魏拓跋嗣泰常二晉齊郡來附	三取燕乙連城

帝立帝母弟德文 北
涼秃傉藩拜涼州刺史
西涼秃傉藩拜酒泉公

己未恭帝元熙元 正月孛見
太微十一月日食十二
月加裕殊禮

庚申二 六月禪位于宋

八

建弘元 又十年熾磐卒
子暮末立又五年爲
夏所滅

取晉長安傉帝改年

眞興元 取晉蒲阪改年

二 又五年勃勃死子昌立又三年魏禽昌弟定立又三

八

九 明年滅西涼又十年蒙遜卒子牧犍立又六年降魏

三

李恂永建元 七月歆爲北涼所殺弟恂立于燉煌改年明

十一

十二 又十年跋死弟厷立又五年爲魏所滅

四

五

年爲吐谷渾所禽地入于魏		
年爲北涼所滅		

卷二

州郡表

晉略

晉畧表二

荆溪周濟譔

州郡表

自然之謂形因然之謂勢皆不利之謂險皆利之謂要山川丘陵可依而不可阻也通津廣原可擒而不可扼也北人利陸吳築濡須則奪其長南人利水魏遷合肥則致其短用險有道存乎面勢信矣蘇秦雖雄辨非簡練揣摩無以得從衡之權蕭何雖大畧非先收圖籍無以洩楚漢之勝左披右覽偏任則迷若必以書括圖則莫先于準望矣方位既辨遠近得職經之以山川緯之以道路盱八埏若示掌綜百代如屈指裴秀之論有足儁焉晉初論功惟平蜀為大及乎受禪合君臣以謀吳故其建置剖巴閬隸梁分陰平武都屬秦大拓豫境總江淮之會豈不以三分鼎足六七十年之閒尟有寧宇故不欲以敵國外患遺諸後嗣哉夫陽轍易鑒陰

蹊難燭見敗于已形忘禍于未發此庸才所以苟安非所語于開基之哲后立功之上佐也當泰始咸寧之時北邊六州民徙地棄全仍魏舊羌胡數擾盈庭動色羊祜張華杜預王濬之儔奮庸遐事眈眈江表未嘗一日忘及孫氏歸命罷州郡之兵財存武吏數十人郭欽觥觥發策不售論者惜之且以秦涼之急監𡿺陷脰之患而猶莫之省憂務恢南畧又況展地闢境方數千里塞下叛虜次第降獲此誠志意盈溢侈情塗飾之會而欲動安即危釋甘茹苦復秦漢之舊境立中外之大防徙三魏之丁壯實西河之曠土豈所及哉豈所及哉江表士庶遭羅孫皓水深火熱之苦旣入中國琅邪王伷及諸將帥先後撫接懷敉新舊來蘇之感旣溪南度食報固其宜也建武太興之際無復北問中原之志惟務安集江漢之間以寧南紀然而八州軍府僑諸四郡司豫兖徐青冀幽并八州皆僑丹楊毘陵廣陵淮南之境

雖云嚴衛京邑乃是朘剝疲毗將吏猥多貲用儉薄送迎割沒日
月相繼夫婦有墊隘之困士馬無飽騰之實荊土有豐羅湘莫制
從逆則傅之羽翼守正則俄為煨燼豈非儲偫有虧紕舟楫有堅
脆利鈍懸殊人事先定難以盡責之地利哉是故語其變也則金
湯或委而去語其常也則三七莫塹而踰通材雅籌固莫能偏恃
而偏廢已洛都全盛憂伏肩背內釁迭起外虞坐大太陽孟津東
西並亟手足之扞不及頭目而枝葉披矣建康新造變在腹心荊
江饋運殫于疆事連城百數上供道絕局成反制加以跋扈商販
一斷飢窮莫告而本根撥矣枝葉披則為瓦解西晉之所以分裂
也本根撥則為土崩東晉之所以篡奪也北方堂奧山東關右樞
其物力實相鈞敵并州中處勢若縣衡然而西得之則足以并東
東得之僅足以自立何也關中上流惟有秦隴秦隴底定梁涼自

服于是據四塞之絕險資陸海之厚實奮其全力以爭太原上黨二郡嚮風則山東無堅城矣山東之地趙魏爲重北資幽平之馬足南虞兗豫之津濟招揖幽平連綴兗豫然後可以南規河洛西通上黨甚矣其難也就令得志使太行之險全歸封域然而東西兵食聲勢相隔進退援引動須旬日譬猶騎闕而鬬敵跬步之際壘闕存焉自非北收上郡南通商雒徒爭勝于蒲潼未見其能立技也劉淵初據平陽南陽王模全督關右陳安淯于定趙染之徒皆健將也麴允索綝賈疋咸策名守土劉琨枕戈陽曲志存雪恥張軌効忠武威貢計續路于斯時也可以有爲而模武不能出一旅之師文不能通一介之使蒲坂反噬長安而縛是爲不善用關中矣王浚之督幽冀也鮮卑烏桓供其驅策劉靈猖獗臨陣授首石勒狡悍凶鋒屢挫顧乃結怨越石自殘右臂誤任崔毖復夷左

股遂致段國賣之而不覺子春玩之而坐斃可謂不善用幽冀矣
昔在魏武發軔兗州以平河北及乎石勒先殘兗豫迺都襄國然
則兗州亦山東之樞機也苟晞爲督先以酷暴失人心及其奔走
高平自顧不暇然後膺上將之重寄握六州之符節方且縱慾堅
瑱忠規頸雖甫鏁于蒙城魄固早奪于屠伯矣假令受任之初布
德行惠樹基祟址三齊之民且將與之絣命曹嶷蝗聚之眾烏能
有所震撼哉此亦有山東而不能用者也燕秦夏魏搏攫相尋迹
其隆替曠然可覩噫乎曹氏有關中矣吳蜀方强其勢未足以封
植也晉武之世蜀亾吳弱其勢足以封植矣而帷幄之臣意存南
牧坐失事機夫往而不可追者時也蹶而不可復者勢也區區江
外奔迸轉測之餘內難未寧乃思恢復不亦遠乎桓溫入關兵不
踰霸挫衄而返斯固無足言者至如宋武艱難奏捷旌麾甫動復

淪異域豈惟易代之意盛抑亦堅凝之勢難且以王猛符融勵精圖治接鎮鄴都于慕容黷貨亾國之後者十有二年其初至也父老壺漿有復見太原之感其久鎮也豈無厭亂思治裳安衽席之情然而農楷夜呼應者四起姚興守文政非苛虐洞致喪邦實由內釁而且拓跋狼顧于河內赫連鷙匿于嶺北西人未閑于教訓東兵思歸而謳吟是故崔浩王買得之徒皆能策裕之必走豈如齊蜀克則有之可以擇才畱鎮都無後慮哉然而青齊涼蜀恃險虞難閉關竊據聊足自娛強則嵎虎之拒搏弱則狡兔之潛窟耳及其值眞主命良將旬月之閒未嘗不指揮以收鞭筦以馭固非弔伐之主之所憑藉也楚漢以來分崩離析莫甚于晉更起迭踣變故萬端險阻形勝有奇必効是用表其郡縣審其方面以天體度分約其八道以今時府州證其所在實測天象一度當鳥道二百五十里準今營造尺二百里定爲二十五分郡去

州縣去郡皆曰幾度幾分其在今府州縣某方若干里皆依據圖書校審錄注陰陽易處辨以山川知某縣在今縣東西若干里而與今縣有山水南北之異者則注某山水南北其南北若干里而有山水東西之異者亦如之若望文自了便不復注僑置僭立兵爭要害畧皆注之

至于劃據分合檢尋難瞭別為一表以從省約昔宛溪顧氏研精地理雖裹足鍵戶而囊括九州自明以前山經地志采摭無遺斯實耑門之偉業非微瑕之所纇矣近世畢氏洪氏于兩晉疆域頗勤蒐輯然僅掇拾殘鈹既不究其時事又不稽諸圖牒是以牴牾脫謬靡所甄明謏聞末學志存綜覈欲使一代成敗之由昭然可睹是用摭其要畧證以一統志圖書集成圖表所不能通存其異義闕其罣漏尚祈來哲為之晰疑釋滯焉

司州禹貢豫州冀州漢司隸及豫冀二州之地晉因魏都分河南置滎陽郡分雍州之京兆置上洛郡癈東郡置頓丘郡平吳後定名司州今河南省之開封懷慶彰德衛輝許州汝州陝州陝西省之商州華州山西省之蒲州解州平陽澤州吉州隰州直隸省之大名廣平順德山東省之東昌臨清境地

領郡十二縣百司隸治河南之洛陽西有蒲津殽澠武關以控秦北有軹關天井白陘滏口以通晉東有轘轅成皋延津白馬以筦宋衞齊魯懷帝永嘉末沒于漢元帝大興四年始置刺史寄治合肥（晉志云元帝度江僑置于徐州今按合肥屬揚州非徐州）尋治滎陽成帝延康五年治襄陽穆帝永和十二年收復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四郡還治洛陽哀帝時沒于燕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東不至汲西不至弘農安帝隆安中沒于後秦義熙十二年收復東不至汲北得河東而無河內還治洛陽

河南郡（今河南開封許州汝州地）北界河內東界滎陽及豫州之潁川西界弘農南界豫州之襄城荊州之南陽太守曰尹領縣十二治洛陽

東晉改尹曰太守

洛陽縣（今河南府東北二十里）外城十二門（南面四門正南曰平昌其東曰開陽其西曰宣陽次西曰津陽一名建城東西一門

正東曰東陽其南曰清明其北曰上東亦曰建春西面三門正西曰西明其南曰西陽其北曰閶闔北面二門東廣莫西大夏宮城四門南雲龍東萬春

亦曰上東西千秋亦曰神虎北朔平金墉城城中西北隅陵雲臺金墉西華林園城中東北隅北邙山

城北十五里瀍水千金堨城北宣武場東北澗水經城北至城東入洛金谷澗東北十七里石

梁塢豆田壁七里澗東洛水南伊水洛水南夕陽亭西南伊闕西南三十

里張方壘十三里橋西荆州漢置洛州二魏置豫州二秦置

河南縣郡西四分今府西北九里瀍水西

新安縣郡西十五分今澠池縣東二十五里函谷新關西二十三里八特阪關東

河陰縣郡東北五分今孟津縣治東河橋北小平津西北硤石西二十里

成皋縣郡東少北十八分今汜水縣北虎牢城西汜水南黃馬關西旋門關西南

鞏縣郡東十一分今縣南三十里訾城西南十里轘轅關西南四十里洛汭虎牢西洛水入河處

緱氏縣郡東南七分今偃師縣南四十里延壽關南三十里柏谷塢東南十五里石關或誤作石闕西南二十五里

陽城縣郡東南十五分今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鄂阪關北五里嵩山西北五十里

陽翟縣郡東南一度今禹州治 康城西北三十里

梁縣郡南少東十三分今汝州西三十里

新城縣郡南七分

陸渾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嵩縣東北三十里

弘農郡州西一度十七分今陝州河南華州地 北界河東西界雍州之京兆東界河南

南界上洛及荊州之順陽領縣六治弘農

弘農縣今靈寶縣西三十里 函谷故關東少南三十里

湖縣郡西四分今閿鄉縣治 潼關西六十里 曹公壘關東四十里 皇天原壘東

華陰縣郡西十五分今縣東南五里 渭汭東北渭水入河處 定城東十里 華澤西

陝縣郡東八分今州治 太陽津西北三里 砥柱東四十里大河中 洛州苻堅自宜陽徙治

澠池縣郡東十九分今縣西十里 螽城西四十里

宜陽縣郡東少南一度一分今縣西五十里洛水北 一泉塢西南 洛州苻健置

上洛郡州西少南二度十分今商州陝州地西北界雍州之京兆東北界弘農南界荊州之魏興東界荊州之順陽武關在其東境由此以出藍田則制秦之關道也領縣四本三治上洛

上洛縣今商州治

商縣郡東九分 武關東 拒陽縣今鎮安縣東南東晉置

盧氏縣郡東少北二十一分今縣治 青州苻健置

豐陽縣郡西南二十一分泰始三年置今雒南縣東南志脫今補 荊州苻健置 洛州苻堅自陝城徙治

河內郡州東北十四分今懷慶地南界河南西界河東東界汲郡北界并州之上黨面大河負太行以衞京邑領縣九治野王後亦治懷

野王縣今懷慶府治 沙城在郡境

懷縣郡東九分今武陟縣西南十一里

平皋縣郡東少南七分今溫縣東二十里

州縣郡東南四分今溫縣西北十里

溫縣郡南少東五十里今縣南三十里 李城今溫縣治

河陽縣郡西南八分今孟津縣西三十五里 孟津南亦曰富平津河橋在焉 三渚河中 東吳壘河曲處

軹縣郡西少南八分今濟源縣南十五里 軹關北三十里亦名衛關

沁水縣郡西北七分今濟源縣北少東四十里 湨水亦名激水在濟水東

山陽縣郡東少北十分今脩武縣西三十五里

河東郡州西少北一度七分今蒲州府解州絳州地 東界河內南界弘農北界平陽西界雍

州之馮翊領縣九治安邑

安邑縣今縣西二里 高侯原東二十五里

聞喜縣郡東北八分今縣治東 燕熙城北

垣縣郡東十三分今垣曲縣西北二十里 裴氏堡東南 幽州苻秦置于裴氏堡

大陽縣郡南八分今平陸縣治東北紀要云在平陸東南五十里

河北縣亦名河曲郡西南十三分今芮城縣治東北　襄邑堡東

蒲阪縣郡西南十六分今蒲州府東南五里　蒲津西　幷州劉曜置　雍州苻堅置

猗氏縣郡西四分今縣東南二十里涑水東南

解縣郡西九分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汾陰縣或作汾陽誤郡西北十三分今榮河縣北九里

平陽郡州西北一度十四分今平陽澤州絳吉隰三州地　南界河東河內北界幷州之太原西河東界幷州之上黨西境至河河以西不設郡縣今陝西省延安鄜州地京師西北皆戎索恃郡為屏蔽領縣十二治平陽

平陽縣今府治　西平城西北四十里　柴壁南少西六十里汾水東　匈奴堡西南七十里汾水西　乾壁柴壁北　雍州劉淵置

絳邑縣郡南十一分今曲沃縣西南二里

襄陵縣郡東南三分今縣治東　蒙阬南

濩澤縣 郡東南二十分今陽城縣西三十里 白澗山 東北

端氏縣 郡東少南二十分今沁水縣東九十里端氏鎮

楊縣 郡東北六分今洪洞縣東十八里

永安縣 郡北少東十三分今霍州治

蒲子縣 郡西北十八分今隰州治 大昌郡 劉淵置

狐讘縣 郡西北二十四分今永和縣西南三十五里 石羊軍 西南十五里魏置

北屈縣 郡西十八分今吉州東北二十一里

皮氏縣 郡西南二十二分今河津縣治西 赤壁 西北大河東岸

臨汾縣 郡南少西九分今太平縣東南二十五里

滎陽郡 州東一度今開封許州懷慶地 西及西南皆界河南北界汲郡東界兗州之陳留東南界豫州之潁川領縣八治滎陽

滎陽縣 今縣東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 廣武山 一名敖鄗城北濱大河與濟北盧縣之碻磝別 敖山 廣武西二里 石門 有二

一在廣武東引河南流爲汴渠一在廣武西敖山東故濟瀆即滎水也亦名淸水東會
汴渠索水京水須水皆北注之亦名鄭水既會汴則併汴不併餘水矣汴渠在城東二
十里分二渠一渠東行爲汴一渠東北出
爲官渡水過陳留北至梁國東復合于汴 沈萊堰在西南 金隄在東南 麻田西 管
城東南七十里 今鄭州治
京縣郡南少西四分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
密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東南三十里
苑陵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新鄭縣東北三十里 新鄭城今縣西北 林渚今縣東二十五里 韓王壘西南
中牟縣郡東少南十二分今縣東六里 汴水北 官渡城汴水北 官渡水城北 大河又北
開封縣郡東少南十七分今府南五十里 汴水北
陽武縣郡東北十分即博浪沙今縣東南五里 大河北
卷縣郡東北六分今原武縣西北七里 大河北四十里
汲郡州東北一度十一分今衛輝彰德地 南界滎陽西界河內及并州之上黨東界兗
州之濮陽陳留北界魏郡領縣六治汲

汲縣今衛輝府西南二十五里 延津城東三十里 東燕城延津東南大河南岸今胙城縣西晉初省後封東嬴公騰爲東燕王 文

石津 硤磽津 棘津 石濟皆大河津渡處在東燕白馬之閒總名延津渡 東燕郡石勒置

獲嘉縣郡西南五分今新鄉縣南二十里 新鄉城今縣治燕慕容儁所築 延津舊關東南

脩武縣郡西南十二分今縣治東

共縣郡西北五分今輝縣治 重門北二十里

林慮縣郡北少西十八分今林縣治

朝歌縣郡東北七分今淇縣治 黃橋西南 枋頭淇水入河處 谷口戍枋頭西

魏郡州東北二度七分今彰德及衛輝大名境地 南界汲郡及兗州之濮陽東界陽平頓丘北界廣平西界并州之上黨包太行鍵兗冀戰守要區然非植根澤潞則建瓴之勢操之鄴敵領縣八治鄴

鄴縣今臨漳縣西四十里 三臺城內西北隅 紫陌浮橋西北五里 石瀆東 蒲池東北 華林苑城北漳水上 東明觀東 混橋東 司州石虎置 中州燕置 冀州苻堅置

安陽縣郡西南八分今彰德西南四十里

蕩陰縣郡南少西十分今湯陰縣治西南

長樂縣郡南少東六分今彰德府東四十里

黎陽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濬縣治西 大河東 孫就栅西北

内黄縣郡東南十二分今縣治西北

魏縣郡東少北九分今成安縣東三十里

斥丘縣郡東北八分今成安縣東南十三里

頓丘郡州東北二度十五分今大名府及彰德府境地 西界魏郡南界兗州之濮陽東界兗州之東平北界陽平領縣四治頓丘

頓丘縣今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衛國縣郡東少北五分今觀城縣西十五里

陰安縣郡北少東五分今清豐縣北二十五里

繁陽縣郡北少西五分今內黄縣東北二十七里

陽平郡州東北二度二十四分今大名東昌及曹州府臨清州境地南界頓丘西界魏郡西北界廣平東北界冀州之清河東界冀州之平原兖州之濟北東南界兖州之東平領縣七治元城

元城縣今大名府東北二十五里　沙亭東南六十里　兖州燕置

東武陽縣郡南少東七分今朝城縣西四十里

陽平縣郡東南九分今莘縣西南七里

發干縣郡東九分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　幽州南燕置

樂平縣郡東十三分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

清淵縣郡東北十六分今臨清州東南五十里

館陶縣郡北四分今縣西南四十里石趙陽平郡治此

廣平郡州東北二度二十一分今廣平及彰德順德東昌境地南界魏郡東南界陽平東界冀州之

清河東北界冀州之安平北界冀州之趙郡西北界幷州之樂平西南界幷州之上黨領縣十五治廣平

廣平縣今府治北

肥鄉縣郡南五分今縣南二十里 新興城亦名新城東北十五里慕容垂築

列人縣郡東南二分今肥鄉縣東北十五里

平恩縣郡東六分今曲周縣東南五十里 康臺西北二十里

斥漳縣郡東少北八分今曲周縣東南四十五里

曲梁縣郡治東北 薫塘淵今曲周雞澤二縣閒

任縣郡北少東四分今縣東南 苑鄉東北 渚鄉西南

南和縣郡北七分今縣治

襄國縣郡北少西十分今順德府治西南石勒都此改名建平城

廣年縣郡西北三分

易陽縣郡西四分

涉縣郡西二十二分今縣治

武安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縣西南五十里閼與山南滏口東四十里太行八陘司州有其四幷州有其一幽州有其三起河內終燕國第一軹關陘爲東西之限在軹縣北三十里第二太行陘在野王北二十里爲南北之限第三白陘在共縣西五十里爲西北東南之限第四滏口陘則此是也爲東西之限第五井陘即縣治第六蜚狐陘即廣昌縣治皆東西之限第七蒲陰陘在蜚狐東百里第八軍都陘在縣北爲東南西北之限

邯鄲縣郡西南七分今縣西南二十里

臨水縣郡西南十三分今磁州西北四十里梁期城亦曰兩期南五十里

雍州禹貢雍州漢司隸及凉州之地晉置雍州今陝西省之西安同州鳳翔華州乾州燿州邠州甘肅省之平凉固原州地領郡七縣三十九刺史治京兆之長安惠帝時徙治安定又徙新平跨渭南北涇洛東西東阻大河西限隴坻南擁南山北帶荒服今慶陽延安鄜州地愍帝分置上郡建興末沒于漢按愍帝紀有上郡太守籍韋志不載東晉僑置州郡初在順陽後在襄陽元帝時寄治順陽之酇城已而㶏州僑置始平郡于武當又置秦郡尉氏縣于堂邑太元中復置州于襄陽領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

南七郡其屬未詳 安帝義熙十三年收復還治長安明年沒于夏

京兆郡今西安府及華州地 北界馮翊扶風西界始平東界司州之引農上洛南界上洛領縣九治長安

長安縣今西安府西北十三里 逍遙園南 韭園西 靈臺西北八里 石橋東北洛城門外 范氏堡渭北涇西 段氏堡渭南霸西 曲牢東北 樊川亦曰樊川南 馬頭原南 咸陽郡苻秦置今縣東北二十里 渭城今咸陽縣西三里 零武城亦曰靈武今咸陽縣東苻秦置縣 成貳壁今咸陽縣境 阿房城亦曰阿城西北臨渭水對咸陽

杜陵縣郡東南五分今府東南十五里

藍田縣郡東南十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嶢柳城今縣治 青泥城嶢柳南七里 白鹿原青泥西霸水西 藍田關東百里

霸城縣郡東少南六分今府東三十五里

陰般縣郡東九分今臨潼縣東十三里

新豐縣郡東少北九分今臨潼縣東少北十五里 驪山南 千戶固西五十里霸水西

鄭縣郡東少北二十分今華州太元十二年置華山郡于此分弘農之華陰京兆之鄭馮翊之夏陽郃陽屬焉 赤城 廣鄉原西

石積西南

萬年縣郡東北八分今臨潼縣北少東七十里渭水北

高陵縣郡東北七分今縣治

馮翊郡州東北一度一分今同州西安華州耀州境地 西界北地扶風西南界京兆南界司州之上洛東界司州之河東北面不設郡縣今鄜州地 領縣八治臨晉

臨晉縣今同州府治紀要云今朝邑縣西南二里有臨晉城晉馮翊郡治此尋廢盩故治也 香城東南渭水北岸渭水至此東入大河

蓮芍縣郡西南六分今渭南縣東北七十里渭水北

下邽縣郡西南八分今渭南縣東北五十里渭水北 渭南縣渭水南苻秦置 倒虎山西南

重泉縣郡西十分今蒲城縣西南五十里

頻陽縣郡西少北十二分今富平縣東北五十里 土門北三里苻秦置護軍 野人堡北

粟邑縣郡西北十三分今白水縣西北二十八里 杏城東三里

郃陽縣郡東北十分今縣東南四十里

夏陽縣郡東北十七分今韓城縣南二十里 李潤鎮西十里杏城東北 那望鎮李潤南四十里

北地郡州北十五分今耀州及西安府境地 西界新平東界馮翊南界扶風北面不設郡縣今同官中部諸縣地 漢郡故地皆爲徼外益同僑治矣領縣二治泥陽

泥陽縣今耀州治 幽州劉曜置 同官今縣治秦置護軍 馬蘭山同官北五十里 三城戍山南夏置朔州 同官谷趙氏塢同官北 安公谷同官南 宜君同官北九十里秦置護軍 貳縣城亦曰貳城宜君北百五十里子午嶺東 長城縣貳城東百二十里今鄜州南五十里洛水東胡蘆河北 盧水今胡蘆河 敷城縣長城東百里今洛川縣東南六十里 定陽縣敷城東北七十里 三堡鎮定陽東北八十里今宜君縣東北四十里自宜君護軍以下諸城皆在馮翊北地二郡之北皆苻姚戍守處

富平縣郡東南六分今縣東北 黃丘西北六十里黃嶔山下

新平郡州北一十三分今邠州地 西界安定南界扶風東界北地北無郡縣今慶陽府

地　領縣二治漆

漆縣今邠州治　九嵕山北其北謂之嶺北　胡空堡西南　徐嵩壘塑西　桃奴堡帛蒲堡

胡空東

邠邑縣或作汾邑汾蓋邠之譌郡東北九分今三水縣東北三十五里

安定郡州北二度今平涼府涇州地　當隴口東之北南界新平扶風西南界秦州

之畧陽餘無鄰郡東今慶陽北今環縣靈州西今靖寧州莊浪縣地　僭國所置遂半當州郡與

雍秦鼎足而三矣領縣七治臨涇

臨涇縣今鎮原縣南五十里　高平城今鎮原縣西劉曜置朔州苻秦牧官都尉姚秦以處赫連勃勃　他樓城高平北百里　蕭

關高平西北四十里　武都城高平西南

西川縣郡西北今固原州紀要州東南有南川

朝那縣郡西少南九分今平涼府治西北　馬髦山邐隴山　東瓦亭隴東南麓其西南五十里為西瓦亭見秦州畧陽　涇

陽城今平涼府西石趙置隴東郡姚秦置天水郡　平涼郡今府西南四十里苻秦置　黃石固東瓦亭西北山中夏置長城護

軍我羅城固東安上城今平涼府東五十里涇水南馬鞍阪安上東孫上谷苟頭原

偪近阪依力川平涼東今府西敕奇堡今府西北密造堡今府西南

都盧縣郡西南今平涼府西百里有都盧峽戍守要地以水流聲似彈箏亦名彈箏峽縣或近之

陰密縣郡南二十分今靈臺縣西五十里夏雍州治此草壁戍東

鶉觚縣郡南少東二十分今靈臺縣治

烏氏縣郡東南十四分今涇州東三十三里涇川城今州治苻姚雍州治青石原州北七里東鄉原東故縣

州南路承堡州東南

扶風郡州北六分今西安鳳翔乾州境地南界京兆始平東界馮翊北界北地新平

安定西界秦州之略陽天水武都自隴西入當州北必由安定

之瓦亭南必由郡之汧隴領縣六治池陽

池陽縣今涇陽縣北七十里雲陽縣西北三十里初省後復置屬馮翊宜秋城涇陽西北三原護軍今三

原縣巀嶭山北苻秦置黃白城紀要池陽在今三原縣西北二十里黃白城在今三原縣西南二十里則應在池陽南一統志池陽在涇陽縣西北

三原縣在涇陽東北則應在池陽北 好畤今乾州東五十里 梁山乾州西北五十里 和寧堡三原縣北 寡婦渡三原縣西北 黃洛堡三原縣東北 仲橋乾州南

鄠縣郡西少南二十分今縣東北七十五里渭水北 五丈原西四十五里渭南 新羅堡東南渭南

美陽縣郡西十六分今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 中亭西 龍尾堡中亭西

雍縣郡西一度二分今鳳翔府治 五將山東六十里 隃麋城北少西五十里 龍黎城北

陳倉縣郡西一度六分今寶雞縣東二十里金陵河北汧水南 三交城西五十里 斜谷南

汧縣郡西少北一度十二分今隴州南三里 雞頭山即隴山在縣西 方山原西南二百里武都氐界

始平郡州西七分今西安乾州鳳翔境地 東界京兆南界梁州之漢中北界扶風西界秦州之武都領縣五治槐里

槐里縣今興平縣東南十里 盩厔縣西南晉末置屬扶風 司竹盩厔東十五里 長城戍懸鉤戍賀城皆盩厔西南 駱谷南 女媧堡西南駱谷內 劉迴堡東南渭水南 馬嵬戍西北三十五里 六陌馬嵬戍西北 廢橋六陌西南

始平縣郡東北三分今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鄠縣郡東南五分今縣治北子午谷北口南

武功縣郡西十分今縣西南二十二里太白山南九十里

郿城郡西今寶雞縣東南箕谷南

秦州禹貢雍州梁州漢涼州益州之地武帝泰始五年以雍州之隴西五郡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置秦州太康三年罷七年復置而金城還屬涼州今甘肅省之鞏昌臨洮秦州階州陝西省之鳳翔四川省之龍安地領郡六縣二十四刺史初治冀後徙天水之上邽州處隴山之西沃干嶺之南北引涼州則委重于狄道南控梁益則見形于武都而出奇于陰平其大川渭水東經雍州以入河白水黑水二江會爲嘉陵南經梁益以入江惠帝時分隴西置狄道郡領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三縣又置洮陽遂平武街始興第五眞仇六縣共九縣屬焉張駿以狄道屬涼州又置武始郡于狄道東晉時刺史

寄治梁州又立仇池爲北秦州以寵楊氏其在僭國則劉石苻姚乞伏皆得隴西四郡楊氏世有武都陰平苻堅嘗併之至苻登時復爲楊氏所有雖數外附嘗侮晉藩

天水郡今秦州鞏昌地東界雍州之扶風北界畧陽南界武都西界隴西

領縣六治上邽

上邽縣今秦州西六十里劉曜秦涼二州牧鎭此　馬頭山南九十里　祁山西南八十里　大寒嶺西五十里　胡奴阜西　桒凶塢西南　縣諸城東五十里

冀縣郡北五分今伏羌縣治東刺史故治　狐槃谷東

新陽縣郡東北今秦安縣西南

顯親縣亦作顯新郡東少南今秦州東南十里休官部落居此一統志在秦安西北三十里按若如志說當屬畧陽矣恐誤

成紀縣郡東六分今秦州治

始昌縣郡西南六分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　竹領西南百里

略陽郡州東北十七分今秦州鞏昌地西界南安南界天水武都東界雍州之扶風北境不設郡縣今會寧莊浪靜寧州地當隴山之西州之東門也領縣四治臨渭

臨渭縣今秦安縣東南八十里

清水縣郡東三分今縣治西柏陽堡侯辰谷皆西南

略陽縣郡北六分今秦安縣東北六十里隴山上隴城東南安峽亦曰隴中隴城南通清水閉道鳴蟬堡隴城旁西瓦亭東北百七十里隴山西又東北五十里為東瓦亭見雍州安定隴關亦名大震關東八十里隴山上白石城白崖堡白石川白阬皆西水洛城北五十里

平襄縣郡西七分今伏羌縣北三十里興國城東少北百里

南安郡州西北十八分今鞏昌府東境地西南界隴西東南界略陽天水西北界涼州之金城東北界雍州之安定領縣三治獂道

獂道縣今鞏昌府東北二十五里乞伏秦嘗置東秦州于此赤亭川西

中陶縣郡西北六分

新興縣郡南少西六分今鞏昌府南二十里

隴西郡州西少北十九分今鞏昌府西境及洮州廳地東北界南安東界南安天水東南界武都西北界涼州之金城西南爲吐谷渾地莫何度周長榔渴渾堯杆泣勤諸川及白蘭山在焉蜀漢時姜維所屯之沓中也與荆州之沓中別

領縣四治襄武

襄武縣今鞏昌府西南五里

首陽縣郡西北八分今渭源縣治

狄道縣郡西北十八分今縣治西南　狄道郡惠帝時置即縣治　武始郡西北七十里張駿置　武街縣東南分水嶺西北劉趙之匹張駿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護軍與石趙分界侯和漒川甘松見下此即武街本惠帝置郡時所置縣也石門無考拔襄武縣西南四十里有石門山或即是歟　安故縣狄道南百八十里在臨洮縣北洮河東張軌置縣張寔置郡張茂以武興安故金城西平爲定州

河關縣惠帝時置屬隴西後置狄道郡乃分屬狄道在狄道西少北百二十里　洮陽縣惠帝置在狄道西二百四十里今洮州衛西南七十里洮

河北甘松侯和漒川三護軍皆在洮陽縣南洮河南乞伏秦嘗置甘松郡桑城亦曰桑壁在安故縣西洮河西

臨洮縣郡西南二十分今岷州治俱城西南

武都郡州南二十分今階州及秦州鳳翔府境地北界天水略陽西南界陰平東南界梁州之漢中東北界雍州之扶風秦蜀之孔道也西北走臨洮則涼州之開道故東晉之時關隴淪沒仇池內附涼使得通領縣五

治下辨

下辨縣亦名武街今成縣治白馬城西南

武都縣郡西八分今西和縣東南二十里仇池西二十里山上永和九年置北秦州仇池郡以授楊初鷲峽仇池東北

河池縣郡東九分今徽縣治

故道縣郡東少北十二分今鳳縣治

沮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略陽縣城蜀漢先主所更築名武興城

陰平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八分今階州及龍安地東北界武都東界梁州之漢中東南界

梁州之梓潼西界益州之汶山西北爲吐谷渾地領縣二治陰平

陰平縣今文縣治

平廣縣亦名平武今龍安府東北　南陰平郡東北五十里李雄置

涼州禹貢雍州漢涼州地晉因之今甘肅省地　領郡八縣四十六刺史治武威之姑臧惠帝時分燉煌酒泉置晉昌郡領燉煌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淵廣至五縣酒泉之沙頭一縣又別立會稽新鄉二縣共八縣屬焉　張氏世守多所建置張軌表置武興晉興二郡武興領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晉興領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平唐左南等縣張寔置廣武郡領永登令居枝陽三縣張茂分金城西平武興安故四郡爲定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建康酒泉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十一郡爲涼州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八郡爲河州敦煌晉昌玉門三郡西域都護校尉大護軍三營爲沙州張祚又以燉煌爲商州諸郡縣名非地志所列者或因漢魏或立新偁竝出張氏不可殫究矣　後沒于苻堅而呂氏禿髮氏段氏沮渠氏李氏先後割據建置益多隨所在附著于篇涼州無僑郡有金城僑縣見桓溫傳

武威郡今涼州府地　南界金城西平西北界西郡餘方皆徼外領縣七

治姑臧

姑臧縣今凉州府治　武興郡西北治晏然　休屠縣東北屬武興　石頭城東　胡坑西　金

昌城赤岸城清塞城皆南

顯美縣郡西北十分今永昌縣東二十五里

番禾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永昌縣西三十里呂光置郡　金山北自縣西北至顯美縣北東西二百里　茖蘿戍西南

驪縣郡西十分今永昌縣南五十里

揟次縣或誤作揖次郡南七分今古浪縣西北七十里

倉松縣郡南十五分今古浪縣西南七十里張氏置爲郡呂光改名東張掖　洪池嶺西北起番禾之茖蘿戍經驪縣姑臧縣揟次縣西至縣境包西南東三面爲郡南藩　漠口城縣南七十里洪池嶺南

宣威縣郡東北十一分今鎮番縣南七十里

金城郡州南少東二度今蘭州平凉西寧地　北界武威西界西平南界秦州之隴西東及西南不設郡縣東爲今靖遠縣西南爲邊外　跨河南北州之門戸領縣五治楡

中

榆中縣今蘭州府西七十里　沃干嶺南　河會城西少北八十里河北湟河自北洮河自南皆至縣入河　青石

津河會南　纏縮城河會西北

金城縣郡東六分今蘭州府治　苑川城東南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　勇士城苑川西南　麥田城度堅

山縣北大河北　溫圍水今寧夏中衛西南七十里河北　萬斛堆溫圍水北今中衛西五十里一名沙山

允街縣一作允吾郡西北二百里未詳定處　捫天嶺　街亭城　楊非川東南　廣武郡河北張軌置　枝

陽縣　令居縣皆今蘭州府西北張軌置屬廣武　長最城　神鳥城　振武城皆在廣武境

浩亹縣郡西北今碾伯縣東張軌置晉興郡　枹罕縣今河州治張軌置屬晉興張駿置河州　沙阜　葵谷枹罕東灕水南大夏南

曲柳戍枹罕東北石趙攻涼據大夏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胡三省云曲柳在洪池嶺北紀要駁之云時趙軍未渡河皆誤廣武武街皆在河北但未越洪池嶺耳略地必分兵其北略者自至廣武武街西略者自至晉興曲柳非一將一事也　赤岸戍一名河夾寨枹罕北河南　大夏

縣枹罕北少東灕水東灕水亦名大夏河張軌置屬晉興張駿置郡　晉興縣枹罕東大夏南張軌置屬晉興別有小晉興亦譌為興晉在允街西捫天嶺北非此晉興也　壘蘭城晉興西南乞伏乾歸置興國郡在略陽襄武縣境後徙其眾于壘蘭仍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然則壘蘭

縣改名興國或爲興國郡之屬縣矣又有定連城疑卽壘蘭音轉 嵻峎山壘蘭城東 武成城晉興西南張氏置郡乞伏因之 永固縣本名白石在灕水源灕水出白山張軌置爲縣屬晉興 臨津縣今積石張軌置屬晉興 石泉城臨津東七十里 左南縣赤岸戍河北張軌置屬晉興

白土縣郡西一度臨津河北呂光置爲三河郡 石城津南

西平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六分今西寧府地 北界武威西郡張掖東界金城西接青海南踰黃河皆吐谷渾境地大川三南爲大河次北爲湟水次北爲浩亹河浩亹入湟湟入河皆在金城境領縣四治西都

西都縣今西寧府治 龍支城東南 譚郊城龍支西南 治城龍支東南 邯川龍支南河北 湟河郡邯川西百四十里張氏置爲郡 澆河郡湟河郡西南百二十里大河南呂氏置 廉川城湟河郡西北八十里

臨羌縣郡西二十一分 樂都郡北百里呂氏置

長寧縣郡西北四分

安夷縣郡東北六分

西郡州西北一度三分今甘州府東境　東南界武威西北界張掖南界西平餘方皆徼外郡東阻山丹嶺南阻金山沮渠水出山丹嶺西流經郡城北西南入黑水沮渠氏部落在水上黑水出郡西南北流經郡西會沮渠水入張掖界郡當武威張掖之衝領縣五治日勒

日勒縣今山丹縣東南

萬歲縣郡東南

刪丹縣郡西北今山丹縣治　臨松郡西五十里張天錫置呂光置中田護軍　金山南　蕙谷金山谷　均石戍北

仙提縣郡北今山丹東十里

蘭池縣一統志云在山丹境紀要不載按張掖東百餘里有氏池正當山丹之北南有窮泉北有赤泉蓋在沮渠水上地多池澤可知此縣名蘭池或即漢故氏池縣改名也

張掖郡州西少北一度十五分今甘州府西境　東少南界西郡西北界西海西界酒泉北

引居延領縣三治永平

永平縣今甘州府治 建康郡西北二百里張駿置 㕘泉城建康西百里 鮮支澗㕘泉西 祁連郡西北祁連山中張祚初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㊂靚置 弱水護軍水出西羌中會黑水入居延乞伏置西平北 懷城弱水東 蘭

門山東北四十里即合黎山

屋蘭縣郡東北七分今山丹西北 西安郡東呂光置

臨澤縣郡西北

西海郡州西北三度八分 斗入北方惟南界張掖酒泉領縣一即治之

居延縣居延澤西南

酒泉郡州西少北三度一分今肅州及西安府地 東界張掖北界西海西北界燉煌領縣九

治福祿郡及燉煌今置州郡圖志未載唯釆舊文存畧而已

福祿縣今肅州府東南五十里

樂涫縣今高臺縣西張氏屬建康

表是縣今高臺縣西北

會水縣一統志云在高臺境內紀要云在肅州東北

騂馬縣一統志云今靖逆衛赤金所境

安彌縣或誤作安珍一統志云在肅州東紀要云肅州西

玉門縣一統志云今赤金所東

延壽縣一統志云赤金所東南

沙頭縣一統志云今靖逆廳南

燉煌郡州西少北五度二十分今安西府地　領縣十二治蒲昌或誤作昌蒲

蒲昌縣紀要云在沙州衛西晉初置後廢按今晉志首列當本是郡治後移燉煌

燉煌縣一統志云今安西廳沙州衛治

乾齊縣一統志云今靖逆衛南

龍勒縣一統志云今沙州衛西南

效穀縣（一統志云今沙州衛西）

廣至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西李暠置廣夏郡于此）

宜禾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治元康五年置晉昌郡李暠又分置會稽郡）涼寧郡（紀要云肅州東北呂光置或云李暠置）

冥安縣（或誤作宜安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東李暠置常樂郡）

淵泉縣（晉志避唐諱改淵爲深一統志云今安西廳椰溝衛東）

新鄉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東南百八十里李暠置爲郡）

伊吾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西）（○校查晉志燉煌郡領縣此外尚有陽關恐係簡脫）

幷州禹貢冀州之地周始名幷晉因之（漢擊匈奴得朔方別置朔方刺史即今河套內外地也後漢省入幷州靈帝末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亂省入冀州魏復置然五郡及河西國河西之地皆不能有也僅有今山西省之太原潞安上黨澤州朔平大同沁州遼州代州忻州平定州境地）領郡六縣四十五刺史治太原之晉陽西大河東太行入河之川二汾沁出山之川四桑乾滹池漳衛水勢分散故土瘠而穀鮮山氣深厚故勇摯而樸僿北利馬南利鐵兵足而食寡惠帝時改新興郡曰

晉昌東晉州沒僑治揚州初置上黨郡于蕪湖後省入僑淮南義熙中寄治淮陰又移蒲阪

太原國今府及汾州地北界新興東界樂平西界西河東南界上黨西北距河五百里中不設郡縣今保德岢嵐二州靜樂石樓嵐縣興河曲六縣之地匈奴五部依汾逼處遂生厲階領縣十三治晉陽

晉陽縣今太原縣治蒙山西北五里藍谷西南銅壁南

陽曲縣郡北七分今太原府北少西五十里

狼孟縣郡北少東九分今府北少東六十里

盂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府東北八十里

榆次縣郡東六分今縣治

中都縣郡東八分今榆次縣東十五里洞過水南

陽邑縣郡南少東十分今太谷縣東南十五里

祁縣郡南十分今縣東南七里

京陵縣郡南少西十四分今平遙縣東七里 息歸壘西五十里

鄔縣郡南少西二十分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 板橋城西

大陵縣郡西南八分今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平陶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 大干城南十里劉淵築以居其兄匈奴謂兄阿于

于離縣

上黨郡州南少東一度十五分今潞安澤州沁州遼州地 西北界太原西界司州之平陽南界司州之河內東南界司州之汲郡東界司州之魏郡廣平北界樂平領縣十治潞

潞縣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 潞川卽濁漳環縣之西南北三面 臺壁北漳北 三垂山西三十里 黃阜山西三十里

襄垣縣郡西北五分今縣治 安民城北二十里 涅原西

武鄉縣郡西北十二分今縣治東北石勒置為郡

涅縣郡西北十八分今武鄉縣西七十里

銅鞮縣郡西少北十三分今沁州治

屯留縣郡西少南十一分今縣治

壺關縣郡西南七分今潞安府治　壺關山東南十三里　西淵白田原西北

長子縣郡西南十四分今縣治　長平南四十里江豬嶺上

泫氏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高平縣治　陽阿城南六十里西燕置建興郡

高都縣郡南二十分今澤州府東北三十里　白水今澤州府南二十里　天井關今府南五十里

西河國郡西一度二分今汾州府地　東界太原南界司州之平陽西北二面不設

郡縣領縣四治離石

離石縣今永寧州治石勒置永石郡于此　左國城東北二十里　吐京城西南百里夏置護軍于此

隰城縣郡東南十四分今汾州府南五十里　美稷城北七十里

中陽縣郡東南十六分今孝義縣治東南

介休縣郡東南二十分今縣東南十五里

樂平郡 州東一度一分今平定遼州地 西界太原南界上黨東界冀州之趙國東北界冀州之常山西北界新興狝冀之孔道也領縣五治沾

沾縣 今樂平縣西南三十里

樂平縣 郡東北三分今縣治

上艾縣 郡北七分今平定州治 固關 東少北十里 井陘關 東

壽陽縣 郡西北十一分今縣東南十五里 壽陽山 一名方山在今縣北

轑陽縣 郡南十四分今遼州治

新興郡 州北十八分今忻州平定州地 南界太原北界鴈門東越重山界冀州之常山西無郡縣領縣五治九原

九原縣 今忻州治

定襄縣 郡東今縣西南

晉昌縣 郡東少北五分今定襄縣治

雲中縣郡西北七分今嵉縣西南七十里　南秀容西北　三堆城今靜樂縣治　樓煩三堆南

廣牧縣郡東南今壽陽縣西北

曹氏以來委棄北藩總諸邊郡以置新興初在陘北後置陘南晉代因之于是漢邊諸郡皆無寸土然而拓跋赫連爭戰分據不可不紀其大畧

大河自今寧夏府之橫城堡出今邊牆北行少東五百里折而東二百五十里折而東南八十里折而東四百里折而東南百餘里折而南少西五十里至今老牛堡又南少西五十里至偏頭關西折而西六十里至河堡營折而南入今邊牆今邊牆故明所築也自寧夏府之橫城堡東南五百餘里至靖邊堡南距慶陽府三百餘里折而東北九百餘里至河堡營與大河會邊牆之北大河之南所謂河套也河套之地東北隅爲漢雲中郡地東南隅爲漢西河郡地雲中之西爲漢五原郡地五原西及南爲漢朔方郡地西南隅爲漢北地郡地雲中五原朔方皆跨河而北唐築三受降城于河北蓋分布三郡西城在朔方中城在五原東城在雲中雲中東爲漢定襄郡地大河之北爲陰山又北爲大漠

統萬城朔方郡地石勒號朔州赫連勃勃築城于奢延水北黑水南名曰統萬魏滅夏改曰夏州自後皆以夏州爲名　臨

戎城統萬西北後漢朔方郡治　沃埜城統萬西　三交城統萬西其旁有三交谷　奢延城統萬西南奢延水旁

木城統萬東　拔鄰山統萬東北　肆盧川朔方郡境　五原縣漢縣屬五原郡後漢移朔方郡治此其地當北河東

西之中踰河而北則爲中受降城 代來城五原南一名悅跋城劉衞辰所居 木根山代來南沃埜北 稒陽城五原北

金津稒陽北大河津濟處 中受降城大河北 黑城中受降城北 黑山黑城北 鐵岐山金津北 五

原郡北至黃河四十里西至黃河百三十里漢五原郡地苻秦置五原郡魏改爲懷朔鎭隋曰豐州 西受降城豐州西北八十里 雲

中城今綏遠城北歸化城東北漢雲中郡地 盛樂城雲中城東百里漢定襄雲中二郡皆嘗統其地魏之北都亦名雲中宮史或言雲中之盛樂或言定襄之盛樂或作成樂其實一也紀要又云定襄故城在馬邑縣西北三百八十里據漢郡界盛樂之東爲定襄西爲雲中若馬邑西北三百八十里則當在大河之北南直隋之勝州在雲中西境五原東境矣 勝州城隋置北至河五里東至河五十里河之東爲東勝州 河濱城勝州東南 赤

城河濱城北 柞山東勝州南 犢渚柞山西 君子津河濱城北 東受降城勝州東北二百餘里西四百餘里爲中城又西四百餘里爲西城中西二城皆臨河東城則在河曲東北 跋那山勝州西北百二十里 大城勝州西南 美稷故城勝州西南與大城皆漢西河郡地

鴈門郡州北一度十一分今代州及大同朔平府境地 南界新興東北界幽州之代郡東南重

山今五臺靈丘及直隸之阜平縣地 西北徼外今朔平府及殺虎口北地 爲州北門跨句注以設險

自劉琨遷陘北民戶以居猗盧代基始肇領縣八治廣武

廣武縣今代州西五十里上館城今州治陰館亦名下館在陘北劉琨徙陘北五縣民以居猗盧陰館非晉縣亦在徙中善

無城今代州西北七十里陘北狋山獵嶺彌澤皆在善無西境

繁時縣郡東九分今縣治琨徙五縣內有繁時今在陘南當是琨所徙不審本治

葰人縣郡東北七分今繁縣西北五十里

崞縣郡東北二十一分今渾源州西四十里琨徙治今崞縣西三十五里

注陶縣本作洼陶洼注之古文也郡北少東今應州西山陰縣東此縣應在徙中史失之

馬邑縣郡西北十分今朔州治琨徙治處無考大洛城秀容城縣北河東

平城縣郡西南後漢所徙平城故城郡北一度一分今大同府東五里新平城亦名小平城故城西南百里今山陰

縣北四十里安陽城故城東南燕昌城故城東北三十五里白登山故城北七里意辛山亦名意親山故

城北塞外東木根山故城北石漠塞外陰山北牛川故城北長川牛川東石子嶺故城西北

幽州禹貢冀州之地周曰幽州晉因之今直隸省之順天保定宣化永平易州山西省之大同境地領郡

七縣三十四刺史治燕國之薊初治涿東晉僑治徐州孝武帝太元中

寄治青州後仍還徐州

燕國（今順天府地）南界范陽西界代郡東界北平西北界上谷東北不設郡縣（今古北口外地）右負軍都左負密雲領縣十治薊

薊縣（今順天府治東）征北小城（東南）

軍都縣（郡西北九分今昌平州西七里）軍都山（西北）蠮螉塞（今居庸）

昌平縣（郡北少西九分今州治東南）

安樂縣（或誤作安國郡東北五分今通州西北順義縣西南）

狐奴縣（郡東北十分今順義縣東北二十里白河東）密雲山（東北今縣南五十里）方城（山北燕置縣）

潞縣（郡東五分今通州治）平谷（北石趙置）臨渠（東石趙置一名臨泃以泃水得名）

雍奴縣（郡東南十五分今武清縣東八里）

泉州縣（郡東南十八分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

安次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安東縣西北四十里）常道城（西）

廣陽縣郡西南五分今良鄉縣東北十里

范陽國州西南十三分今順天府南境及易州保定地西界代郡東北界燕國南界冀州之高陽河閒章武蜚狐之險在其右有領縣八治涿

涿縣今州治

良鄉縣郡北少東四分今房山縣東南

長鄉縣郡東北三分今固安縣北

方城縣郡東南九分今固安縣南十五里

容城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范陽縣郡西南十一分今易州東南六十里

遒縣郡西少南五分今淶水縣北

故安縣郡西少南十分今易州紫荊關金臺東南三十里

代郡州西一度八分今宣化府及易州地東界燕國范陽南界冀州之中山西界幷州

之鴈門粹冀相接皆闗重山北氣反通南氣反塞雖處域內有同遐外北界廣甯西北不設郡縣今西寧縣地領縣四治代

代縣今蔚州東二十里

平舒縣郡西一分

廣昌縣郡南十二分今縣治 蜚狐即縣治

當城縣郡西十二分今蔚州西百里 高柳西十里 沮洳城西北四十里 參合陂西北百里今大同府東百里 桑乾川南

廣甯郡州西少北一度二分今宣化府南境地 西南界代郡東界上谷西北二面不設郡縣今懷安萬全縣地 領縣三治下洛

下洛縣今保安州治西 廣甯故城西北二百里亦曰大甯城紀要又引魏土地記下洛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百二十里有大甯城 甯川亦名小甯城在大甯城西二十里

潘縣郡西南七分紀要云今懷來衞治按衞即今縣一統志以爲晉上谷郡沮陽縣治

涿鹿縣郡東南四分

上谷郡州西北十八分今宣化府東境地西界廣甯南界范陽東南界燕國北無郡縣今龍門赤城縣地領縣二治沮陽

沮陽縣今懷來縣治南殷繇水北按今多倫諾爾城明開平舊衛其東二百里明初之興州皆漢上谷郡地晉末馮跋嘗拓地至此後入于魏

居庸縣郡東少北七分今昌平州西北延慶州東

北平郡州東一度三分今順天永平府地西界燕國東界遼西南境至海北無郡縣今承德府城東控盧龍之塞西扼白檀之險領縣四治徐無

徐無縣今玉田縣東北三十里徐無山西南二十里

俊靡縣郡北今遵化西北紀要云今豐潤縣北盧龍塞東北今喜峯等口白檀山西今密雲縣東南二十里夏謙澤西北自是

土垠縣郡東南八分今豐潤東十里紀要云西北六十里

無終縣郡西南三分今玉田縣治燕山西北二十五里

遼西郡州東二度五分今永平府境地西界北平東界平州之昌黎郡境未東盡遼河魏分屬國晉昌黎郡屬平州南境至海北無郡縣今喀剌沁中旗地領縣三治陽樂

陽樂縣今撫寧縣治西陽樂故城今柳邊外大凌河南紀要云晉郡治此後魏并入徙河乃置于遼西之西境按魏正始五年分遼西置昌黎郡所屬賓徒在其西北三百餘里若晉時遼西猶治陽樂故城則自東北而控西南屬縣于五百里之外且與昌黎一郡治屬交午非其理也郡治疑即曹魏分郡時所移

臨渝今山海關

肥如縣郡西九分今永平府西北三十里

海陽縣郡西南五分今永平府東南三十里令支城北六十里樂安城南百餘里今樂亭縣南四十里灤河在樂亭縣南分二支入海城在二水間石趙所置以鎮燕三陘北

平州禹貢冀州漢幽州之地魏始置平州後罷晉武帝咸寧二年復置今盛京奉天錦州朝鮮地領郡五縣二十六刺史治昌黎之昌黎

昌黎郡今寧遠大寧地東界遼東南界幽州之遼西西北無郡縣西為今承德府北為今喀剌沁土默特二旗皆漢遼西郡地領縣二治昌黎

昌黎縣今錦州府西南十二分寧遠州東北三十里燕移治龍城 龍城西北二百里今喀剌沁左翼地本名柳城燕都此改名亦曰和龍移郡治此更名太守曰尹 橫溝龍城西南十里 營丘城西南燕置郡治武寧 樂浪城西南燕郡 索莫汗陘西南四十里

石城西南百餘里燕郡 乙連城西南二百里 黃榆谷西南二百五十里 青陘西南西百餘里 板陘西南 紫蒙城西北 牛尾谷北 宿軍 威德 臨川紫蒙北 新城東 沙城東北六百里

徒河東南九十里 白狼城乙連西 平剛城乙連西南 建安城乙連南令支北 武興城建安南令支東 凡城平剛西南四十里 棘城縣西北三十里 廣安城棘城北 西樂城今錦州治燕郡

賓徒縣郡西北一度十四分今喀剌沁右翼地 突門嶺西南 甘松陘嶺西 澆水一名饒樂水亦作弱落澆落今北流入老哈河

遼東國州東少北二度一分今奉天府地今興京及鳳皇城地漢玄菟郡也 西界昌黎北界玄菟南界樂浪東無郡縣 領縣八治襄平

襄平縣今遼陽州北七十里 于河城東北

居就縣郡西南今海城縣東北

汝縣 郡西南一度一分今蓋平縣西北六十里遼河口東南

新昌縣 郡南少西十七分今海城縣治東

安平縣 郡南少西一度一分今蓋平縣東北七十里

西安平縣 郡南少西一度九分今蓋平縣東南五十里　平郭城 北　馬石津 平郭西　歷林口 平郭西北

樂就縣

力城縣

南蘇城 紀要云今金州衛治按衛在旅順北百二十里今寧海縣也紀要云沓渚在衛東南是沓渚即旅順矣旅順海中東望成山故度海至遼東者必取道焉若夫新城木底皆燕攻丸都之南道丸都在鴨綠江東距江入海處六百里當今滿蒲城發登城之閒自遼東趣丸都南道應出鳳皇城若至寧海則反向西南非其塗也附注于此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焉

樂浪郡 州東少南四度十二分今朝鮮地　領縣六治朝鮮

朝鮮縣 今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

遂城縣 平壤南

鏤方縣郡西今遼陽州東

屯有縣

渾彌縣

駟望縣

玄菟郡州東少北三度二分今奉天錦州地漢治沃沮在鴨綠江源之東後爲夷貊所侵徙高句驪北今佟佳江源南公孫氏據遼東更置于遼東東北二百里晉因之南界遼東領縣三治高句驪

高句驪縣今撫順縣東少北八十里

望平縣郡西今廣寧縣東北

高顯縣

帶方郡州東南今朝鮮地漢縣屬樂浪公孫置郡晉因之領縣七治帶方

帶方縣平壤南境

列口縣 今朝鮮京畿道漢城府西南境

含資縣 漢城南

海冥縣 按紀要在今盛京南六十五里挹婁城

長岑縣 今遼陽州東遼之祟州地按遼祟州在遼陽州東北百五十里撫順縣東南樂浪玄菟帶方三郡雖據今圖畧可指别闕無左證即如帶方郡治在樂浪南而海冥長岑二縣反在樂浪之北益三郡屢經移徙靡得其詳矣

南新縣

提奚縣

冀州禹貢舊名晉因之 今直隸省之順天保定天津趙州順德河間定州正定廣平冀州深州山東省之濟南東昌武定地 領郡十三縣八十六刺史治趙國之房子 後徙安平之信都 東晉僑治江北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青州乃徙治焉

趙國 今趙州順德正定及保定南境地 北界常山東北界博陵東界鉅鹿南界司州之廣平西界幷州之樂平領縣九治房子

房子縣今高邑縣西南五十里 柏鄉城東南

元氏縣郡北少西八分今縣西北二十五里 飛龍山西北二十五里井陘東南

下曲陽縣郡北少東十五分今晉州西五里 柏肆塢西三十里 藁城柏肆南 無極柏肆北

平棘縣郡東北六分今趙州南二十里

鄗縣郡東北十九分今東鹿縣東北二十里

高邑縣郡東少北三分

平鄉縣郡南少東十三分今縣西北六里

鉅鹿國州東六分今趙州順德地 西北二面皆界趙國南界司州之廣平東界

安平領縣二治癭陶

癭陶縣今寧晉縣西南二十五里 南䜌縣西南三十里今柏鄉東北十里初省復置 廣阿南 大陸澤東

鉅鹿縣郡南十五分今平鄉縣治

常山郡州北十五分今正定及定州西境 南界趙國北界中山東界博陵西界并州

之新興領縣八治眞定

眞定縣今府南八里滹池南

井陘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縣治北

石邑縣郡西五分今獲鹿縣治南

蒲吾縣郡西少北六分今平山縣東南二十里 桑壁南

靈壽縣郡西北五分今縣治東

南行唐縣郡北八分今縣治北

上曲陽縣郡北十三分今縣西四里

九門縣郡東四分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

中山郡州北少東一度一分今定州正定保定地 西南二面皆界常山東界博陵高陽北界幽州之代郡范陽領縣八治盧奴

盧奴縣今定州治承營塢東南

唐縣郡北六分今縣治　中山城西北十三里脩嶺上或曰慕容垂所都也　灌城西一里

望都縣郡北少東五分今慶都縣西北七里

蒲陰縣郡北少東八分今完縣東南二十里　陽城東南三十里

北平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滿城縣西二里

安喜縣郡東三分

魏昌縣郡南少東六分今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　廉臺西十二里

新市縣郡西南九分今新樂縣西南四十五里　義臺北五十里泒水北

高陽國州東北一度二分今保定府地　西界中山南界博陵東界河閒北界幽州之

范陽領縣四治博陸

博陸縣今博野縣南六十里

北新城縣郡北十五分今安肅縣西南二十里　樊輿縣南少東今保定府東南三十里或以爲石趙置　樂鄉縣南少西今保定府南七十里或以爲石趙所置

蠡吾縣郡東北四分今蠡縣東二里一統志云在博野西南則應屬博陵　清梁城西二十里石趙置縣　南安城南石趙置縣

高陽縣郡東北十一分今縣東二十五里

博陵國州東北一度今深州保定定州地　西北界中山西南界趙國南界安平東界河閒北界高陽領縣四治安平

安平縣今縣治

安國縣郡西北六分今祁州東南六里

饒陽縣郡東五分今縣東北二十里　魯口今饒陽縣治

南深澤縣郡西南六分今縣東南二十七里

河閒國州東少北一度十分今河間府及保定府東境地　西界高陽博陵北界章武及幽州之范陽東界渤海西南界安平領縣六治樂城

樂城縣今獻縣東南六十里

中水縣郡西少北四分今獻縣西北三十里

武垣縣郡西北六分今河間府西南三十八里 小陵城亦名樂陵今府西北五里石趙置縣 乞活城今府北六里

鄚縣郡北十五分今丘縣北三十里

易城縣郡北二十二分今雄縣北三十五里

成平縣郡東南六分今交河縣治東

章武國州東北一度二十分今順天天津河閒地 西南二面皆界河閒東南界渤海東北至海北界幽州之范陽燕國領縣四治東平舒

東平舒縣今大城縣治

文安縣郡東北六分今縣東三十里

章武縣郡南四分

東州縣郡西南五分今河閒府東北六十里

渤海郡州東少北一度十八分今天津河閒及武定地 西界河閒西南界安平南界清河平原樂陵東北至海領縣十治南皮

南皮縣 今縣東北八里

饒安縣 郡東北十五分今滄州東北七十里一統志云在今南皮縣東南八十里

浮陽縣 郡東少北六分今滄州東南四十里

高城縣 郡東十分今鹽山縣南六里 鹽山 東南 漂渝津 東北百里

重合縣 郡東南十一分今樂陵縣西五十里紀要又云吳橋縣西南二十里

東光縣 郡南五分今縣東二里

東安陵縣 郡西南十一分今景州東十七里

脩縣 郡西南十三分今景州治南

阜城縣 郡西南十分今縣東二十里

廣川縣 郡西南二十一分今棗強縣東北十八里慕容垂置為郡 歷口 東 灄頭戍 東北 索盧城 今棗強縣東二十里晉末嘗置縣

樂陵國 州東二度九分今武定及河間東南境 西北界渤海西南界平原南界青州之濟

南樂安東北二面皆至海領縣五治厭次

厭次縣今武定府治

新樂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寧津縣治北

樂陵縣郡北五分今海豐縣西南三十里

陽信縣郡北少東四分今縣東南七里

濕沃縣一作溼沃郡東少南今蒲臺縣西北　大河南

安平國州東十九分今冀州深州及廣平順德地　西界鉅鹿北界博陵河閒東界渤海東南界清河西南界司州之廣平領縣八治信都

信都縣今冀州治　辟陽城西三十五里　長蘆溝西一里

下博縣郡北九分今深州治

武遂縣郡北少東十四分今武強縣東北三十里

武邑縣郡東北八分今縣治太康十年置爲郡後復爲縣石趙置郡

觀津縣郡東少北八分今武邑縣東南三十三里

經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廣宗縣東二十里　五橋澤東

廣宗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治石趙置建興郡　上白城南

扶柳縣郡西南五分今南宮縣北三十里　堂陽縣南　南宮縣南晉初省後復置

清河國州東少南一度一分今廣平東昌濟南地西界安平及司州之廣平北界渤海東界平原南界司州之陽平領縣六治清河

淸河縣今縣東三十里　新柵西　水東縣西北石趙置　末栢城東北五十里　濕頭見渤海廣川

繹幕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平原縣西北二十里

貝丘縣郡東四分　平晉縣南石趙置爲淸河郡治

鄃縣郡東九分今夏津縣東北三十里

靈縣郡東少南十分今高唐州西南

東武城縣郡西三分今淸河縣治

平原國（州東少南一度十三分今濟南東昌地）西界清河西南界司州之陽平南界兗州之濟北東南界青州之濟南東北界樂陵北界渤海領縣九治平原

平原縣（今縣西南五十里）

安德縣（郡北少東八分今陵縣治）

西平昌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德平縣西南三十里）　大河（南五十里）

鬲縣（郡東北十六分今德平縣東十里）　大河（南七十里）

般縣（郡東北十八分今德平縣東北三十里）　大河（南九十里）

高唐縣（郡東南五分今禹城縣西南四十里）　大河（東五里）

茌平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西二十里）

博平縣（郡西南十一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聊城縣（郡西南十六分今東昌府西北十里）　畔城（今東昌府西）

兗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河南省之開封衛輝歸德直隸省之大名山東省之兗沂曹濟南泰安境地領郡八縣五十七本五十六刺史治濮陽之廩丘東晉僑置或于徐州之廣陵或于揚州之晉陵元帝時治京口明帝時治廣陵置濟陰東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京口或治盱眙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治廣陵與京口對江成帝咸康四年于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時分廣陵之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濮陽國州西十七分今大名曹州衛輝地西界司州之汲郡魏郡北界司州之頓丘東界東平南界陳留濟陰領縣四治濮陽

濮陽縣今開州西南三十里大河北

白馬縣郡西五分今滑縣東北二十里大河西北二面滑臺西南鹿鳴城北

鄄城縣郡東十一分今濮州東二十里大河北八十里

廩丘縣刺史治今范縣東南七十里大河北倉亭大河北今范縣東北

陳留國州西南一度十三分今開封衛輝歸德大名境地西界司州之滎陽北界司州之汲郡東北界濮陽東界濟陰東南界豫州之梁國西南界豫州之潁

川領縣十一 本十 治小黃

小黃縣 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 汴水 南 睢水 北 東倉垣 西南汴水上 兗州 姚秦治倉垣

浚儀縣 郡西少北五分今開封府治西北 蓬陂塢 東南二十四里 乞活臺 南五里本名緐臺

酸棗縣 郡西北十五分今延津縣北十五里 大河 西北 延津 北河上此河南岸之延津 東燕城 北見司州汲郡汲縣

封丘縣 郡北少西七分今縣治 大河 西北七十里

長垣縣 郡北少東十五分今縣東北三十五里 大河 西北九十里

濟陽縣 郡東少北七分今蘭陽縣東十五里

外黃縣 郡東南七分今杞縣東六十里 汴水 南 睢水 北 黃壚 東睢水北故黃城

襄邑縣 郡東南十三分杞縣東六十里 汴水 北四十五里 東淵 東

雍丘縣 郡東南五分今杞縣治祖逖爲刺史嘗治此 汴水 北

圉縣 郡南少東八分今杞縣南五十里志脫今補

尉氏縣 郡西南十一分今縣治

東平國（州東少北十二分今泰安曹州兗州地）西界司州之陽平頓丘北界濟北東界泰山東南界豫州之魯郡南界任城高平領縣七治須昌

須昌縣（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濟水（西）汶水（南）清口（汶合濟自縣西北流與徐州清口別）大河（濟水西五十五里）

無鹽縣（郡東四分今東平州東二十五里）汶水（南）

剛平縣（郡東十四分今寧陽縣東北十五里）汶水（北）

東平陸縣（郡東南七分今汶上縣北三里）汶水（北）

壽張縣（郡西南六分今縣東南五十里）大河（西）

范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縣東南二十里）大河（東南州之諸屬唯范及濟北之臨邑在河西）

富城縣（今東平州境）

濟北國（州北少東二十四分今濟南泰安兗州地）西界司州之陽平北界冀州之平原東界泰山南界東平領縣五治盧

盧縣今長清縣西三十里 碻磝城北一里大河南岸津度處別有碻磝山在穀城縣南與此別 大河西北

臨邑縣郡西四分今茌平縣東南四十里 大河東

東阿縣郡西南十三分今縣西二十五里 大河西北 倉亭津西六十里大河西岸

穀城縣郡南少西十分今東阿縣治

蛇丘縣郡南少東十分今肥城縣南 三布口東

濟陰郡地在濟南故漢濟陰郡一統志晉郡因漢今晉書地理志作濟陽誤也州南少西十七分今曹州府地 西南界陳留北界

濮陽東界高平南界豫州之梁國領縣九治定陶

定陶縣今縣西北四里 濟水北

城陽縣郡北八分今曹州府東北六十里 濟水南

成武縣郡東少南六分今縣治

單父縣郡東南十四分今縣治

乘氏縣郡南四分

己氏縣郡南八分今曹縣東南四十里

句陽縣郡南少西四分今曹縣北三十里　考城縣惠帝時置今舊考城縣東南五里

宛句縣郡西少北五分

離狐縣郡西北七分今曹州府西北四十里

高平國州東南十八分今兗州府地　西界濟陰東北界任城泰山及徐州之東海

東南界徐州之彭城領縣七治昌邑

昌邑縣今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鉅野縣郡西北六分今縣治南　鉅野澤東北　濟水北五里

高平縣郡東北四分

南平陽縣郡東北十四分今鄒縣西三十里　泗水經縣北縣西東南入徐州界距縣各五十里

金鄉縣郡西南四分今縣治

方與縣郡東南九分今魚臺縣治北

湖陸縣郡東南十四分今舊沛縣北五十里泗水東

任城國州東少南十八分今濟寧州兗州地西界濮陽北界東平東界豫州之魯郡南界高平領縣三治任城

任城縣今濟寧州治泗水東南南流

亢父縣郡南五分泗水西

樊縣郡北二分泗水東南濟水西北北流

泰山郡州東少北一度五分今泰安沂州濟南地西界東平濟北北界青州之濟南東界徐州之東莞南界豫州之魯郡徐州之琅邪領縣十一治奉高

奉高縣今泰安府東北七十里

山茌縣郡西北十四分今長清縣東北四十里太元中改屬濟北升城今長清縣東北義熙中僑置大原縣屬泰山郡

嬴縣郡東六分今萊蕪縣西四十里

萊蕪縣郡東十分今縣治馬耳關東北七十里山上

牟縣志作東牟 郡東十二分今萊蕪縣東二十里

新泰縣郡東南十五分今縣治

博縣郡東南三分

南武陽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費縣西北七十里

梁父縣郡南少東八分今泗水縣北四十里

南武城縣郡南少東一度四分今費縣西南九十里武帝置南城郡以封羊祜祜不受復爲縣

鉅平縣郡西南四分今寧陽縣東北九十里

青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山東省之登萊青濟南沂州武定府地領郡七本六縣四十一本三十七刺史治齊國之臨淄惠帝時分置平昌高密二國元帝太興二年寄治廣陵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以爲幽州僑治廣固而青州自治廣陵十五年與兗州俱徙京口自後或南或北安帝義熙六年收復置北青州治東陽今青州府北而以僑州爲南青州後省南青州因云北名

齊國今青州府及濟南府東境 北界樂安西界濟南東界濟岷南界徐州之東莞西南界兗州之泰山領縣五治臨淄

臨淄縣今縣治北 女水東 廣固南五十里今青州府西北八里 東陽城今青州府北陽水名劉裕平燕夷廣固改築陽水北曰東陽爲州治又築水南曰南陽 栐泉戍廣固西 淄水東 澠水西 五龍口廣固西淄水源

昌國縣郡西少南八分今淄川縣東北三十五里

西安縣郡西三分

廣饒縣郡北少東六分今樂安縣東北二十里

東安平縣郡東二分

濟南郡州西二十三分今府地晉志領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五縣注云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于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是以濟南濟岷爲一郡二名也五縣中唯祝阿一縣臨濟水然亦在水南其平壽等四縣皆在齊國之東去濟河遠甚一統志屬北海郡而晉無北海郡晉有東平陵諸縣實屬濟南郡而志失之按濟南在齊國西濟岷在齊國東中隔一國自是兩郡非一郡改名或說非也武帝將出齊王攸以濟南益齊國封則志當有濟岷無濟南而濟南屬縣亦當收入齊國今志有濟南而所領多係濟岷所屬是濟南不應有郡而有郡濟岷應有郡而無郡也若非益封齊王時譌岷爲南則是太康地記譌南爲岷致此膠葛今兩著之 西界冀州之平原北界

冀州之樂陵東北界樂安東界齊國南界兗州之泰山領縣六

治東平陵後徙歷城

東平陵縣今濟南府東七十五里　廣川僑郡北治東強僑縣

歷城縣郡西七分今濟南府治

祝阿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禹城縣西南七十里

著縣郡西北十四分今臨邑縣東南五十里　大河北二十里

菅縣郡東北五分今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

烏陵縣一作於陵郡東少北十分今長山縣西南五十里

濟岷郡州東十五分今萊州府地　西界齊國南界城陽及徐州之東莞東北界

東萊東南界長廣領縣四治平壽

平壽縣今濰縣西南五十里　都昌縣今昌邑縣治初屬齊國後廢

下密縣郡西三分

膠東縣郡東二十二分今平度州治

即墨縣郡東少南一度八分今縣治

樂安國州西北十分今青州濟南武定府地西南界濟南西北界冀州之樂陵東北至海東南界齊國領縣八治高苑

高苑縣今縣東北二里

臨濟縣郡西四分

博昌縣郡東五分今博興縣南二十里

利益縣郡東六分今博興縣東南四十里

壽光縣郡東少南十七分今縣東北四十里

鄒縣郡西南十一分今鄒平縣西南二十五里

東朝陽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章丘縣西北六十里黃巾固今章丘縣治北

蓼城縣

城陽郡 州南少東一度十三分今沂州青州萊州府地 西界徐州之東莞琅邪北界濟岷東界長廣南界徐州之東海領縣十治莒

莒縣 今州治

平昌縣 郡北十七分今安丘縣西南四十里惠帝置為國

昌安縣 郡北少東二十分今安丘縣南二十里

淳于縣 郡北少東二十四分今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姑幕縣 郡東北十五分今諸城縣西五十里

高密縣 郡東北二十三分今縣西南二十里惠帝置為國

夷安縣 東北二十里今高密縣治惠帝置屬高密國

諸縣 郡東北十四分今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東武縣 郡東北十七分今諸城縣治

黔陬縣 郡東一度二分今膠州治西南紀要在今高密縣西六十里

壯武縣 郡東北一度六分今即墨縣西北六十里

東萊國州東一度八分今萊州登州府地　西南界濟岷東南界長廣東北二面皆至

海領縣六治掖

掖縣今萊州府治　燕臺東北二十里南燕置

曲城縣郡東北五分

黃縣郡東北十九分今縣東南二十五里　牟平縣今福山縣西五十里初省後復置屬東萊

惤縣郡東十二分今招遠縣南七十里

盧鄉縣郡南八分今平度州西北三十里

當利縣郡西南三分

長廣郡州東南一度二十二分今萊州登州府地　西界濟岷城陽北界東萊南東二面皆

至海領縣三治不其

不其縣今即墨縣西南二十七里

挺縣郡北少東十九分今萊陽縣西南七里

長廣縣（郡東北今萊陽縣東境）昌陽縣（今萊陽縣東七十里初屬東萊廢後復置屬長廣）

徐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江蘇省之淮安揚州海州及徐州東境安徽省之泗州山東省之沂州及青兗南境地）領郡七縣六十二（一本六十一）刺史治彭城之彭城（元康末徙下邳）惠帝置郡四（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七年分東莞置東安分臨淮置淮陵堂邑永嘉中淮陵沒于石勒）淮水由州東入海南通江泗水由州入淮（謂之泗口亦曰清口）汴水由州入泗通舟利運南北之水衡也懷帝永嘉時州境半沒于石勒東晉僑置州郡多在州境而州又僑治揚州（元帝置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又置南東海南琅邪南蘭陵南東平又置臨淮南彭城淮陵等郡屬南徐州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太寧二年州治淮陰置南下邳南東莞南沛南清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郡屬徐兗二州以兗州刺史領徐州治廣陵成帝時徙治京口又于漢故九江郡置鍾離屬南徐州穆帝永和八年還治下邳哀帝隆和元年治山陽帝奕太和二年治京口孝武帝寧康二年治廣陵三年治京口）凡僑州五幽冀青幷兗嘗以兗領徐又以青幷合兗幽冀合徐孝武大元九年始以京口為南徐州彭城為徐州安帝義熙七年置三郡（盱眙海陵山陽）以京口為徐州彭城加北

彭城國（今徐州府東北境）東北界東海東南界下邳西及西南界豫州之

沛國領縣七治彭城

彭城縣今徐州府治 泗水東 汴水經城北東入泗

留縣郡北少西九分今沛縣東南五十里

廣戚縣郡北少西十五分今沛縣東北四十里

傅陽縣郡東北十六分今嶧縣西南五十里

呂縣郡東北五分

武原縣郡東十分今舊邳州西北八十里

梧縣

下邳國州東十五分今徐州東南及泗州西境地 西北界彭城東北界東海東南界臨淮西南界揚州之淮南領縣七治下邳

下邳縣今舊邳州治東 泗水南 沂水自縣北分二道東西夾城南入泗

良城縣郡北五分

凌縣郡東南十一分今宿遷縣西南五十里一統志紀要俱作東南按若在宿遷東南則不能懸屬下邳東盍西之譌

睢陵縣郡南六分今睢寧縣治紀要云今盱眙縣西六十里按若在盱眙西則去睢水遠矣 睢水北 濟陰僑郡元帝置

夏丘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故虹縣東

取慮縣郡西南六分 睢水南

僮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故虹縣西北七十里 睢水北

臨淮郡州東南一度十二分今泗州及徐州東境揚州北境地 北界東海東界廣陵南界揚州之丹楊西界下邳西南界揚州之淮南領縣十一本十治盱眙

盱眙縣今縣治義熙中置爲郡 堂邑縣今六合縣北初屬臨淮郡後廢惠帝置爲郡安帝時改名秦郡改縣名目尉氏 涂塘堂邑西十五里

直瀆縣南義熙中置屬盱眙郡 君川城東北六里有君山川在山旁今洪澤湖中 淮水北

東陽縣郡東八分今天長縣西北七十里紀要云天長東七十里則在今邵伯湖中 石鼈東北

高郵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州治 三阿西八十里東晉幽州僑治于此 白馬西南七十里

贅其縣今盱眙縣西境 陽城僑縣西 考城僑縣西俱屬盱眙郡 淮水北

徐縣郡西北十一分　淮水南

淮陵縣郡北十一分元康七年置爲國永嘉後廢　睢水南

下相縣郡北一度今宿遷縣西七里　濟岷僑郡北　宿豫縣東南義熙中置屬淮陽郡　睢水南十五里東入泗

司吾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宿遷縣北六十里司吾驛是

高山縣

潘旌縣

廣陵郡州東少南一度十五分今淮安揚州通州地　北界東海東至海南至江界揚州之毘陵西界臨淮領縣八治淮陰後徙治射陽東晉徙治廣陵青兗二州嘗鎮此兗州領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咸康中又增陳留

淮陰縣今清江浦地　山陽縣今淮安府治義熙中置爲郡治　淮水北　泗水淮水北南入淮　角城縣今清江浦北泗水西淮水北義熙中置屬淮陽郡　淮陽郡角城北十八里

淮浦縣今安東縣西境

鹽瀆縣郡東少南二十分今鹽城縣治

射陽縣郡東南七分今鹽城縣西九十里

海陵縣或誤作海陽郡南少東一度六分今泰州治東晉置爲山陽郡治領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義熙中改郡曰海陵而別置山陽郡于山陽縣也

建陵縣東北七十里紀要云本東海郡屬縣按今晉志東海郡無建陵縣蓋本廣陵分置之縣　如皋縣今縣治　臨江縣

南　寧海縣如皋東北　蒲濤縣今通州南

廣陵縣郡南一度五分今揚州府治東北　步丘北二十里

江都縣郡南一度七分今揚州府西南三十里

輿縣郡南一度七分今儀徵縣東

東海郡州東少北一度三分今海州及沂州兗州南境地　南界廣陵臨淮下邳東至海北界瑯邪及青州之城陽西北界兗州之泰山豫州之魯郡領縣十二

治郯

郯縣今郯城縣西南三十里

厚丘縣或誤作原丘郡南少東十分今沭陽縣西北四十六里　陰平東南六里南燕置幷州

朐縣郡東少南十五分今海州治　鬱洲一作郁洲東十九里海中

祝其縣或誤作況其郡東十一分今贛榆縣西南十五里

利城縣郡東少北十分今贛榆縣西六十里

贛榆縣郡東少北十九分今縣東北四十里

蘭陵縣郡西少北十二分今嶧縣東六十里

襄賁縣郡西少北十四分今嶧縣東北四十里

合鄉縣郡西少北一度今滕縣東南嶧縣西北

承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嶧縣治西北　蘭陵郡元康初置　石城山東七里

昌慮縣郡西少北一度今滕縣南少東六十里

戚縣郡西少北一度二分今滕縣南七十里

琅邪國州東北一度十分今沂州及兖州東境　南界東海東至海東北界青州之城陽

北界東莞西北及西界兖州之泰山領縣九治開陽

開陽縣今沂州府北二十里 鄆城僑縣東北

臨沂縣郡南二分今沂州府治

即丘縣郡東南九分

東安縣郡東北十二分今沂水縣南三十里

華縣郡西北八分今費縣西北六十里

蒙陰縣郡西北十九分今縣西十五里

費縣郡西十分今縣治

繒縣郡西南十分今嶧縣東八十里

陽都縣今沂水縣南境

東莞郡州東北二度今青州沂州地 南界琅邪東界青州之城陽北界青州之濟

岷齊國西界兗州之泰山領縣八治東莞

東莞縣今沂水縣治 團城鎮亦名圓亭東北四十里

安丘縣郡東北二十分今縣東北二十里一統志云西南二十里

營陵縣郡北少東二十一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朱虛縣郡北十六分今臨朐縣東少南六十里

劇縣郡北一度今壽光縣東南三十里

臨朐縣郡北少西三十分今縣治大峴南里巨蔑水東

廣縣郡北少西一度今青州府西南四里

蓋縣郡西北十分

揚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江蘇省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倉州安徽省之安慶徽州池州廬州寧國太平滁州和州廣德州六安州及鳳陽潁州境地浙江全省福建唯漳州邊界他屬江西唯袁州府及吉安臨江境他屬領郡十八縣百七十五本百七十三刺史治丹楊之建鄴本治壽春吳平後徙惠帝元康元年割七郡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及荆州三郡武昌桂陽安成置江州治武昌後又增置歷陽歷陽烏江二縣義興陽羨義鄉國山臨津平陵永世六縣二郡而置尋陽郡尋陽柴桑二縣屬江州元帝渡江以州爲京師改丹楊太守

曰尹以刺史當司隸明帝太寧元年又分臨海置永嘉南徙之民率置僑治揚州所領實十一郡（丹楊會稽吳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而司豫兗幷青徐六州及當州之淮南廬江二郡竝寄治焉東南際海西北帶江以京口歷陽爲門戶財賦所出專資吳會非復洛都之舊制矣

丹楊郡（今江寧太平及鎮江南境）北界徐州之臨淮東界毘陵東南界吳興南界宣城西界淮南領縣十一治建鄴

建鄴縣（南渡改名建康今江寧府治）都城十二門（因吳故都北近覆舟山南距秦淮五里十二門名皆同洛都）臺城六門（本吳後苑城在都城東北隅六門南曰大司馬北曰承明東曰萬春少北曰東華西曰太陽少北曰西華）中堂（宣陽門外）石頭城（西二里石頭山上北沿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冶城（東冶在石頭城東西冶在石頭城西）東府城（會稽王道子宅也道子領揚州宅在州東故名安帝時築城）西州城（刺史治今上元縣署西二里）越城（南六里秦淮南今長干里）白石壘（西北十四里當臺城西石頭東北）懷德縣（宮城南七里大興初置以處琅邪流人）僑費縣（懷德縣癈後置宮城西北三里）鍾山（東北）

覆舟山（北）幕府山（北二十里）四望山（西北十里）盧龍山（西北二十里）土山（東南二十里）三

山南五十七里　烈山西南七十里烈洲上　西陵東北十五里鍾山南麓　東陵覆舟東　後湖北　朱雀

桁亦名大桁城南秦淮水上西曰竹格渚東曰驃騎桁共二十四桁總名柵塘西頭曰倪塘順塘跨青溪者張侯橋　青溪有二在宮城東西泄後湖水入

秦淮　直瀆出方山至郡東三十二里　班瀆北　查浦西南十里江東岸　新亭南十五里　板橋浦西南

三十里　蔡洲西二十五里江西岸　茄子浦西南十三里江中洲　闔閭洲北　新洲北四十里　藥園壘

覆舟山南　廷尉壘北　羅落橋東北

丹楊縣郡南少西六分　姑孰今太平府治豫州僑治自蕪湖移此

江寧縣郡南少西七分

于湖縣郡南少西十四分今太平府南三十八里　陵口今太平府北三十里　采石今府西北二十五里　博望山亦名

東梁山今府西南三十里與和州之西梁山夾江對峙　當塗僑縣淮南僑郡治

蕪湖縣郡南少西十七分今縣東三十里　豫州僑治卽縣治後移姑孰　襄垣僑縣今蕪湖縣西南五里上黨僑郡

治後省屬淮南郡　定陵僑縣屬淮南

秣陵縣郡東南五分

溧陽縣郡東南十七分今縣西北四十五里

永世縣郡東南二十三分今溧陽縣南三十五里 平陵縣今溧陽縣西北三十五里太興中分溧陽永世置屬義興郡

湖孰縣郡東四分

句容縣郡東九分今縣治 竹里北六十里 大業壘北 破岡瀆東

江乘縣郡東北六分東晉屬南琅邪郡 臨沂僑縣南琅邪郡治西南三十八里 金城僑縣西南三十五里蒲洲上屬南琅邪郡

毗陵郡東晉改名晉陵州東少北十四分今常州鎮江二府 西界丹楊東北界徐州之廣陵東南界吳郡南界吳興領縣七治丹徒

丹徒縣今鎮江府治義熙中屬南東海郡亦為南徐州治或云在今府東十八里丹徒鎮 北固山北 蒜山西

延陵縣郡南九分今丹陽縣南三十里

曲阿縣郡南少東六分今丹陽縣治

武進縣郡東南八分今丹陽縣東南二十里 蘭陵僑縣東南十里太興初置為南蘭陵郡治

毗陵縣郡東南十四分今常州府治 僑莒縣西南六十里南東莞郡治領姑幕等僑縣 南彭城郡明帝置在縣西境無

實士慶亭西五十里

無錫縣郡東南二十三分今縣治　御亭南五十里今望亭

暨陽縣或誤作既陽郡東少南二十四分今江陰縣東四十里亦曰南沙後爲南沙縣

吳郡州東少南一度十五分今蘇州松江嘉興太倉州及杭州南境嚴州東境地　東及東北東南皆至海西北界

毗陵西南界吳興新安南界會稽東陽領縣十二一本治吳

吳縣今蘇州府治

海虞縣郡北少東八分今常熟縣治東南　海陽縣北東晉初僑置東海郡于此領郯朐利城三縣永和初並徙置京口

婁縣郡東七分今崑山縣東北三里　扈瀆壘東南今上海縣北十里　東倉東今太倉州治　華亭谷南今松江府西北三十里

海鹽縣郡南少東二十一分今縣治　故治城東北

嘉興縣郡南十三分今府治　紫壁或作柴壁南四十五里故檇李也

鹽官縣郡南二十四分今海寧州治

錢塘縣郡南少西一度三分今杭州府治西　臨平湖東北

富春縣郡南少西一度十分今縣治

桐廬縣郡南少西一度十七分今縣西二十五里

建德縣郡南少西一度二十四分今嚴州府治

壽昌縣郡南少西二度五分今縣治西

新城縣郡南少西一度十一分今縣治太康末置後廢咸和九年復置志脫今補

吳興郡州東南一度十四分今湖州府及杭州府境地東界吳郡北界昆陵西界宣城南界新安領縣十一本十治烏程

烏程縣今湖州府治

東遷縣郡東三分

武康縣郡南七分今縣治

餘杭縣郡南十五分今縣南苕溪南

臨安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治

安吉縣郡西南八分今縣治

原鄉縣郡西南十一分今孝豐縣治北

於潛縣郡西南二十分今縣治

故鄣縣郡西少南九分今安吉縣西北三十里

長城縣郡西北六分今長興縣治西

陽羨縣郡北十五分今宜興縣南五里永嘉四年置為義興郡治志脫今補　國山縣今宜興縣西南十五里　臨津縣西五十里　義鄉縣今長興縣北六十里皆屬義興郡

會稽郡州東南二度十三分今紹興寧波二府地　東北二面皆至海南界臨海東陽西界吳郡領縣十治山陰

山陰縣今紹興府治　祁浦東北三十五里

上虞縣郡東八分今縣西北四十里

餘姚縣郡東十一分今縣治

句章縣郡東少南十四分今慈溪縣西南三十五里隆安四年劉裕改築于今寧波府南六十里

鄮縣郡東少南二十分今寧波府東北二十里

鄞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奉化縣東五十里

始寧縣郡東南八分今上虞縣西南五十里 東山東北

剡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嵊縣治西

諸暨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治

永興縣郡西少北七分今蕭山縣治西

臨海郡州東南四度二分今台州溫州及處州地 東至海北界會稽東陽西越重山界建

安晉安領縣八治章安

章安縣今台州府東九十里

寧海縣郡北少西十四分今縣治

始豐縣郡西北十三分今天台縣治

臨海縣郡西九分今台州府治 樂安縣永和三年置今仙居縣治

松陽縣郡西一度二十一分今縣治

永寧縣郡南少西一度二分今溫州府治 永嘉郡即縣治太寧初置 樂成縣今樂清縣治寧康二年置屬永嘉郡

安固縣郡南少西一度七分今瑞安縣治

橫陽縣初名始陽郡南少西一度十分今平陽縣治太寧初改屬永嘉

晉安郡州南少東六度二分今福州福寧泉州汀州漳州諸府福建省南境地 東南二面皆至海北越重山界臨海西北界建安西越重山界南康及廣州之始興領縣八治原豐

原豐縣今福州府治東南

溫麻縣郡北少東一度今福寧府西南三十里

侯官縣郡西北四分

新羅縣郡西二度十八分今汀州府治南

晉安縣郡西南一度五分今南安縣治

同安縣郡西南一度十五分今縣治

宛平縣

羅江縣

建安郡州南五度今建寧延平邵武三府福建省北境地東南界晉安東北越重山界臨海北越重山界東陽西越重山界臨川南康西北越重山界鄱陽領縣七治建安

建安縣今建寧府治

吳興縣郡北二十四分今浦城縣治

建陽縣郡西北十分今縣治

邵武縣郡西二十分今縣治太寧初改名邵陽郡

綏城縣義熙中置今建寧縣西南三里

將樂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縣治

延平縣 郡南少西十一分今府治 沙村縣 今沙縣東十里義熙中置

東平縣

東陽郡 州南少東三度一分今金華衢州及處州地 東南界臨海東北界會稽西界新安西南界建安鄱陽領郡九治長山

長山縣 今金華府治

豐安縣 郡北少東八分今浦江縣治西南

烏傷縣 郡東北九分今義烏縣治

吳寧縣 郡東十五分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或云在諸暨縣西南

永康縣 郡東南九分今縣治

遂昌縣 郡西南十八分今縣治

太末縣 郡西十一分今龍游縣治西

信安縣 郡西十八分今衢州府治西或云在常山縣東南

定陽縣 郡西二十四分今常山縣東三十里

新安郡 州南二度十三分今嚴州徽州地 南界東陽東界吳郡北界宣城西界鄱陽

領縣六治始新

始新縣 今淳安縣西四十里

歙縣 郡西北十三分今徽州府治

海寧縣 郡西北十六分今休寧縣治西

黟縣 郡西北二十三分今黟縣治

遂安縣 郡南三分今縣治

黎陽縣 一統志在今休寧縣東南紀要在西北

宣城郡 州南一度一分今寧國池州廣德太平地 北界丹楊東界吳興南界新安西界廬

江西南界鄱陽領縣十一治宛陵

宛陵縣 今寧國府治 逡遒僑縣 北六十里

廣德縣郡東十四分今州治東
寍國縣郡東南十一分今縣南十三里
懷安縣郡南少東十二分今寍國縣南四十里
涇縣郡西南九分今縣治
安吳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涇縣南五十里
陵陽縣郡西南十九分今石埭縣北二十里咸康二年改名廣陽
臨城縣郡西少南二十一分今青陽縣南五里
石城縣郡西少南一度六分今池州府西南七十里
宣城縣郡西五分今南陵縣東四十里
春穀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繁昌舊縣　繁昌僑縣襄城僑郡治太元中郡廢縣改屬淮南　赭圻城西南十里　南陵
戍西南與今南陵縣別
淮南郡州西少北一度二十一分今滁和二州及鳳陽南境廬州北境地　東南界丹楊東界徐州之臨淮

東北界徐州之下邳豫州之沛國西北界豫州之譙郡西界豫州之汝陰安豐南界廬江據淮爲固西通汝潁東接汴泗水陸之要衝江南之門戶領縣十六治壽春

壽春縣 後改壽陽 今壽州治 肥水 東北 八公山 肥水北 石橋 西北 洛澗 東北七十里 馬頭戍 西北二十里淮河南岸與馬頭城別 硤石 西北二十五里 淮水經其中 青岡 西北三十里

下蔡縣 郡北四分 淮水北

平阿縣 郡東北十五分今懷遠縣北三十里

義成縣 或誤作義城郡東北十五分今懷遠縣東北十五里

當塗縣 郡東北十四分今懷遠縣東七里淮水南 馬頭郡 今懷遠縣西南二十里淮水北安帝置屬南豫州 考城僑縣 今懷遠縣東南

西曲陽縣 郡東北十分今定遠縣西北九十里

陰陵縣 郡東少北十三分今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

鍾離縣 郡東少北二十一分今臨淮縣東四里 僑燕縣 成帝改縣名為鍾離郡治 南梁郡 西南九十四里 樂平僑

縣 東南

東城縣 郡東二十一分今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全椒縣 郡東少南一度十分今縣治 頓丘僑縣 今滁州治 山桑僑縣 西南太元中置為南譙郡屬南豫州

阜陵縣 郡東少南一度十三分今全椒縣東南十五里

烏江縣 郡東少南一度十四分今和州東北四十里

逡遒縣 郡東南十五分今廬州府北六十里

歷陽縣 郡東南一度十五分今和州治永興中置為郡 雍丘僑縣 南 穀孰僑縣 西北 龍亢僑縣

西 橫江 東南二十五里 白石 南 當利 東南十二里

合肥縣 郡南少東二十分今廬州府治東北按此魏滿寵所移新城也或以為故城誤故城近巢湖

成德縣 郡南少東十一分

廬江郡 州西二度十五分今安慶六安廬州潁州黃州境地 東北界淮南及豫州之安豐東南界

宣城南界豫章及荆州之武昌西界豫州之弋陽北界豫州之汝陰郡治近淮而屬臨江包灊霍之阻承江湖之會以聯荆豫

領縣十治陽泉 初治六吳平徙治陽泉

陽泉縣 今霍邱縣西九十里

六縣 郡東南二十分今六安州治　馬頭山 北謝尚所鎮與馬頭郡別

灊縣 郡東南二十四分今霍山縣東北三十里

舒縣 郡東南一度七分今舒城縣治一統志云今廬江縣治　南新蔡郡 今縣東南六十里孝武時置屬南豫州

龍舒縣 郡東南一度七分今廬江縣西九十里一統志云今舒城縣治

居巢縣 郡東南一度二十分今巢縣東北五里

襄安縣 郡東南二度二分今無爲州南四十里

臨湖縣 郡東南一度二十三分今無爲州南七十里

皖縣 郡南少東二度今安慶府治北一統志云今潛山縣治按硤石掛車二險皆在安慶西北潛山東南曹休兵敗于皖由硤石掛車北遁則皖不得在潛山也潛山縣

元時舊置
晉熙郡義熙中改縣名懷寧爲晉熙郡治屬南豫州　馬頭山宿松縣東八十里桓宣所屯　桑落洲宿松縣南百三十里江中

新治縣今望江縣治本大雷戍地義熙中置縣　雷池望江縣東三十里

尋陽縣郡南二度二分今黃梅縣治北亦名潯水城永興初置尋陽郡于江南之柴桑以縣屬焉咸和中徙縣于江南在今九江府西十五里爲江州治後癈入柴桑柴桑遂蒙尋陽之名義熙八年孟懷玉更築尋陽城則今九江府治也　弘農僑郡晉志云在縣境屬司州按司州僑治上明地勢懸隔

鄱陽郡州西南三度一分今饒州廣信及九江地　東界新安東陽東南越重山界建安南界臨川西界豫章東北界宣城西北界豫章領縣八治廣晉

廣晉縣今饒州府北百五十里

鄡陽縣郡西少南八分今都昌縣東六十里　左里今都昌縣北少西五十里

歷陵縣郡西一度今德安縣治在湖西與豫章郡之彭澤縣交午按荆州武昌郡有官陵縣莫詳其處豈卽歷陵傳寫之譌歟歷陵或先屬鄱陽後更屬武昌或本屬武昌旣置尋陽郡後改屬鄱陽以爲湖西關鍵歟

餘汗縣郡南少西二十三分今餘干縣治

晉興縣郡南一度四分今安仁縣治

鄱陽縣郡南少東十七分今饒州府東六十里

葛陽縣郡東南一度八分今弋陽縣治西

樂安縣郡東少南一度三分今德興縣東百五十里

豫章郡州西南四度八分今南昌瑞州袁州南康臨江九江境地東界鄱陽南界臨川廬陵及荆州之安成西界荆州之長沙西北界荆州之武昌北界廬江領縣十六治南昌

南昌縣今府治南塘東南所以蓄東湖之水

彭澤縣郡北少東一度十分今湖口縣東三十里

海昏縣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建昌縣治

建昌縣郡西北十二分今縣西南五十里

豫章縣郡西北一度一分今武寧縣西二十里

新吳縣郡西十五分今奉新縣西三十里

永修縣郡西一度六分今寧州治或云今安義縣西南四十里

艾縣郡西一度十五分今寧州西少南百里

宜豐縣郡西一度四分今新昌縣北三十里

建城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瑞州府治

康樂縣郡西少南一度二分今新昌縣東二十里或云萬載縣東二十里

望蔡縣郡西少南一度二分今上高縣治西

吳平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臨江府西南三十里

新淦縣郡南少西十六分今臨江府東北六十里

豐城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西南三十里

鍾陵縣郡東南十分今縣西南三十里

臨川郡州西南四度十七分今撫州建昌境地　北界鄱陽豫章東越重山界建安南界南康西界廬陵豫章領縣十治臨汝

臨汝縣今撫州府治

西豐縣郡西少南四分

新建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崇仁縣西九十五里

西寧縣郡西南十二分今崇仁縣西六十三里紀要云梁大同二年置疑本晉縣中廢梁復置也

安浦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樂安縣西南六十里

宜黃縣郡南十分今縣治東

南豐縣郡南一度三分今廣昌縣東北十五里或曰南豐縣東一里

南城縣郡東南十二分今建昌府治

永城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新城縣北三里

東興縣郡東南二十分今新城縣東北三十里

廬陵郡州西南五度十五分今吉安撫州南安臨江地北界豫章東北界臨川東南界南康南界廣州之始興西界荆州之安成桂陽領縣十治西昌

西昌縣 今泰和縣西三十里

興平縣 郡東北十六分今永豐縣東南五十里

吉陽縣 郡東北二十分今永豐縣東五十里

東昌縣 郡北少東六分今吉安府南十里

陽豐縣 郡北少東十五分今吉水縣北五十里

巴丘縣 郡北少東二十分今峽江縣治北

石陽縣 郡北十二分今吉安府北六十里

高昌縣 郡北少西十分今吉安府西五十里

遂興縣 郡南少西八分今萬安縣西北十五里

南野縣 郡南少西一度四分今南康縣治西南

南康郡 州南少西六度五分今贛州南安境地 北界臨川東越重山界晉安南界廣州之南海西界廬陵領縣六 本五 治雩都 永和三年徙治贛

雩都縣今縣東四十里

贛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贛州府東北五里

南康縣郡西南十九分今縣治

揭陽縣郡東北十四分今石城縣西寧都州南

平固縣郡北二十分今興國縣北少東百二十里

寧都縣郡東北十七分今州治志脱今補

豫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河南省之許州陳州歸德汝寧汝州光州及南陽北境江蘇省之徐州西境安徽省之潁州及鳳陽西境山東省之兗州湖北省之黃州地領郡十縣八十五刺史治梁國之項惠帝分置郡三分汝陰置新蔡分梁置譙分汝南置南頓元帝初州郡半沒徙治譙雍丘明帝太寧以後州境全沒乃僑治揚州雖遷徙靡常然進主壽春退主歷陽蕪湖其大較也明帝時治壽春成帝咸和四年治蕪湖咸康三年治邾城邾城陷復治蕪湖穆帝永和元年治牛渚二年治蕪湖四年治壽春九年治歷陽十一年治壽春之馬頭升平元年治譙哀帝隆和元年治汝南旋還壽春簡文帝咸安元年治歷陽孝武初治姑孰太元十年治馬頭十三年治歷陽安帝義熙二年治姑孰孝武太元九年以姑孰爲

南豫州汝南爲豫州其諸僑郡多寓揚州元帝置襄城孝武置南新蔡晉熙皆屬南豫州

潁川郡州西北一度今許州陳州地 北界司州之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界梁國南界汝南西界襄城西北界司州之河南領縣九治許昌後徙長社

許昌縣今許州府東三十里苻堅置東豫州 潁水西 誠橋潁水上 濁澤橋東 洧水北 洧倉城跨洧水南北

長社縣郡西北五分今長葛縣治 洧水北

鄢陵縣郡東北五分今縣西北十五里一統志云今縣治紀要云今縣西南四十里皆誤今依括地志 洧水北

新汲縣郡東六分今扶溝縣西南二十里 洧水東北

長平縣郡東少南十二分今西華縣東北十八里 洧水西

邵陵縣郡南十二分今郾城縣東三十五里 潁水北 汝水南

郾縣郡南少西十一分今郾城縣治南 潁水北 汝水南

臨潁縣郡西南六分今臨潁縣西北十五里 潁水西南

潁陰縣郡西少北八分今禹城縣東南四十里一統志云今許州府治

梁國州東北一度九分今歸德陳州地　西界潁川西北界兗州之陳留北界兗州之濟陰東界沛國南界譙國汝陰西南界汝南領縣十二治睢陽

睢陽縣今歸德府南三里　蠡臺南　漆丘亦名小蒙城南二十五里　汴水自城西經城之南而東北

蒙縣郡東北四十里　汴水東

虞縣郡東北七分今虞城縣南三里　汴水北

穀熟縣郡東少南五分　汴水西

下邑縣郡東少南九分今夏邑縣治西南一統志云今碭山縣東　故譙城北三里　太丘南

苦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鹿邑縣東十里　甯平城西南

武平縣郡西南十五分今鹿邑縣西四十里

陳縣郡西南二十四分今陳州府治

項縣今縣治東北刺史治此　項關西北　武丘東百里潁水北岸上

陽夏縣 郡西少南二十分今太康縣治

寗陵縣 郡西六分今縣治 巳吾城 西南十里 睢水 南 汴水 北八里

長平縣 巳見潁川郡盍改屬

沛國 州東少北一度十分今鳳陽府北徐州府西境 西界梁國譙國北界魯郡及兗州之高平

東界徐州之彭城下邳南界譙國領縣九治相

相縣 今宿州西北百里 汴水 北

抒秋縣 郡北少東十三分今碭山縣東南六十里 汴水 自縣北經縣西縣南而東流

豐縣 郡北少東二十四分今縣治

沛縣 郡北少東一度一分今縣治東南

蕭縣 郡東北十五分今縣東北十里 汴水 南 霻壁城 西北

竺邑縣 郡東少南十分今宿州東 睢水 北

虹縣 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霻壁縣西北三十里一統志云五河縣西 睢水 北

洨縣 或誤作汶郡東少南二十二分今靈壁縣南五十里

魯郡 州東北三度三分今兗州府地 南界沛國西界兗州之高平任城東平北東二面皆界兗州之泰山東南界徐州之琅邪領縣七治魯

魯縣 今曲阜縣治

汶陽縣 郡西北十一分今寧陽縣東北五十里

卞縣 郡東十分今泗水縣東四十里

薛縣 郡東南十六分今滕縣東南四十里

蕃縣 或作番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滕縣治

公丘縣 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滕縣西南十里 代陂 西今昭陽湖

騶縣 亦名邾城亦名鄒山郡南七分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 嶧山 東

譙郡 州東北一度一分今鳳潁北境歸德南境 西北二面皆界梁國東界沛國南界汝陰

領縣七治譙

譙縣今亳州治 陳留僑郡屬南兗州 鄲縣紀要云鹿邑東北則郡之西北三十里也晉志不載紀要亦不著建置時代及屬何郡疑即蘄縣之譌因而重出

鄼縣郡東八分今永城縣西五十里 馬頭郡南義熙中置城形似馬頭

蘄縣郡東少南二十四分今宿州西南三十六里

銍縣郡東少南一度今宿州南四十六里

城父縣郡東南八分

山桑縣郡東南十九分今蒙城縣北三十七里

龍亢縣郡東南一度三分今懷遠縣西北八十里

汝陰郡州東少南二十三分今潁州汝寧陳州光州境 北界譙郡東界譙及揚州之淮南南界安豐弋陽西界汝南西北界梁國領縣八治汝陰

汝陰縣今潁州府治 胡亭西北

宋縣郡東一分

慎縣郡東南六分今潁上縣西北四十里

固始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固始縣治紀要沈丘縣下有沈丘注云在縣東南百步或曰即寢丘也固始縣下注云春秋時蓼國滅于楚謂之寢縣後漢初改曰固始期思城在縣西北七十里古蔣國楚滅之為期思邑是紀要節以今固始為漢寢縣也一統志云固始在今沈丘東南三十里按固始東有建安與期思近為淮南重鎮沈丘乃在淮北一統志誤也

褒信縣後改苞信郡西少南二十三分今息縣東北七十里

新蔡縣郡西少南二十一分今縣治　葛陂西北　北汝水自縣北經縣東而合于南汝水　南汝水南

原鹿縣郡西九分今太和縣西南八十里

鮦陽縣郡西二十分今新蔡縣北七十里

汝南郡州南二十四分今汝寧陳州光州地　東界汝陰南界弋陽西界荊州之義陽南陽西北界襄城北界梁國及司州之潁川領縣十五治新息

新息縣今息縣治

南安陽縣郡西少北九分今正陽縣治東

朗陵縣郡西少北二十分今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慎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正陽縣北四十里

陽安縣郡西北十八分今確山縣治東北紀要云在息縣西南十里誤也

北宜春縣郡西北二十分今汝寧府西南六十里或曰九里

吳房縣郡西北一度今遂平縣西四十里紀要云今遂平縣治　南汝水南

灈陽縣或誤作濯陽郡西北二十四分今遂平縣治東南　南汝水南

西平縣郡西北一度五分今縣西四十五里

平輿縣郡北少西十一分今汝南府南少東四十里汝水別支環之故名懸瓠城

汝陽縣郡北少西十七分今汝寧府治　南汝水東

上蔡縣郡北少西二十四分今縣西南十里　北汝水東北

安成縣郡北十分今汝南府西南七十里　南汝水南

定頴縣郡北一度西分今上蔡縣北西平縣東　頴水北

南頓縣郡北一度六分今商水縣治 南頓郡惠帝置 汝陽郡西北東晉置 潁水東北 北汝水西南

襄城郡州西少北一度六分今汝州南陽許州地 北界司州之河南潁川東界司州之潁

川東南界汝南南及西面界荆州之南陽領縣七治襄城

襄城縣今縣治

許昌縣郡東六分

郟縣郡西少北八分今縣治

父城縣郡西少北十一分今郟縣西四十里

昆陽縣郡西少南五分今葉縣南二十五里

定陵縣郡南七分今舞陽縣北十五里

舞陽縣郡南十分今縣治西

安豐郡州東南一度十一分今潁州光州境地 北界汝陰東界揚州之淮南西南二面界

揚州之廬江領縣五治安風

安風縣今霍丘縣西南二十里

蓼縣郡西北九分今固始縣東北七十里

松滋縣郡東少北四分今霍丘縣東十五里咸和中置爲郡尋復爲縣

安豐縣郡東十分 義昌郡晉末置 小黃僑縣西北三十里義熙中置 芍陂南

雩婁縣郡南少西八分

弋陽郡州南一度六分今光州黃州地東界揚州之廬江北界汝南西界荊州之義陽江夏南界荊州之武昌領縣七治西陽

西陽縣今光山縣西二十里又黃岡縣東按晉初在光山吳平徙黃岡故有二治 茹由縣南六十里安帝置

弋陽縣郡東北七分今光州治東北

期思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淮水經縣西縣北至東北汝水自西來南流注淮

蘄春縣郡南少東二度一分今蘄州治西北

軑縣郡南少東一度十六分今蘄水縣西四十里或云郡北

西陵縣郡南一度八分今黃州府北外十五里

邾縣郡南一度十六分今黃州府治咸康四年豫州治此

荊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湖北省唯黃州府屬豫州湖南全省河南省之南陽汝州汝寧陝西省之興安四川省之夔州廣西省之桂林江西省之袁州吉安臨江福建省之汀州府西邊地領郡二十二縣百七十一本一百六十九刪一增三刺史初治襄陽平吳後徙治南郡之江陵東晉嘗治武昌巴陵上明孝武還江陵惠帝元康元年割三郡屬江州武昌桂陽安成三郡屬梁州魏興上庸新城分置郡四分義陽置隨分南陽置新野分江夏置竟陵分長沙置建昌其時蜀亂又置成都國于華容以封成都王穎懷帝永嘉元年割五郡置湘州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治長沙兼有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江州之桂陽愍帝時廢成都成帝咸和四年省湘州入荊州穆帝時分零陵置營陽桓溫初分南郡置武寧安帝時置長寧義熙八年復置湘州十二年復省湘州入荊州其僑置元帝時有晉昌新興河南穆有義陽安有南義陽東義陽

南郡今荊州襄陽安陸地北界襄陽西界空都南界南平東界江夏東南界

長沙跨躡江漢瞰臨湖湘西北負山東南控水爲楚蜀門戶領

縣十一本十治江陵

江陵縣今荊州府治江津戍南馬頭戍大江南岸豫章口東南二十五里大江東岸江分支東入沔亦名夏水

分枝處曰夏首亦曰夏口靈溪東二十里亦曰零口破冢戍東三十里大江東岸三海城東北水所瀦女觀湖西

東北沙橋北柞溪北二十里方城西北六十餘里東晉南蠻校尉治枚回洲西北七十餘里龍泉南

十九里上明西今松滋縣西一里咸康三年僑置河東郡領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引農譙大戚松滋八縣其松滋即今縣治也志誤列作正屬今刪樂

鄉今松滋縣東七十里吳時荊州治此巴山今松滋縣西南五十里新興僑郡西北江左置領廣牧定襄雲中九原宕渠新豐

治廣牧

當陽縣郡西北十四分今縣治

編縣郡北十五分今荊門州東長寧郡今州治隆安五年置長寧縣爲郡治綏安郡今州北桓溫置後郡廢爲縣樂鄉

縣今州北八十里隆安五年置武寧郡桓溫置隆安中治樂鄉長林縣今州西三十里隆安置屬武寧

郡縣郡北一度二分今安城縣東南九十里　石城今安陸府西北元康九年置爲竟陵郡治　管城今安陸府西北百里漖水經其南西流入沔

涢口涢水自新城郡之涢鄉縣東南流至縣西入漢涢口當在此王澄自江陵援洛陽兵潰于此紀要云在安城縣西鬱水合涢水處則地勢西僻非江陵趣洛所經

華容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監利縣東五里　成都僑郡惠帝以爲成都王穎國　豐都縣西南惠帝置屬成都

州陵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監利縣東南三十里

監利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縣東六十里　涌中東南亦名涌口

石首縣郡南十九分今縣治

旌陽縣郡西一統志云今枝江縣北紀要云縣南

枝江縣郡西十五分今縣治東　岑頭洲東

宜都郡州西十六分今宜昌荊州地　東界南郡西界建平東北界襄陽南界天門

西南界南平領縣三治夷道

夷道縣今宜都縣治西北　宜昌縣東晉末置

夷陵縣郡北八分今宜昌府治　汶陽郡今安遠縣西北五里領汶陽潕陽沮陽高安四縣桓溫置或曰義熙初置

佷山縣郡西十一分今長陽縣西六十里

建平郡州西少北二度今夔州宜昌施南地東界宜都北界新城上庸西界梁州之巴東南界天門西南界梁州之涪陵領縣八治巫

巫縣今巫山縣治東北　西陵縣南大江南岸東晉初置

北井縣郡北四分泰始初置屬巴東都尉五年改屬建平　永寧縣西東晉置

泰昌縣郡北十二分今大昌縣北六十里

興山縣一統志云今縣南紀要云吳置屬建平晉廢又佷山城下注云太康元年改名興山後復爲佷山按佷山去今興山縣百六十里未知其審

信陵縣郡東少南十三分今歸州西四十五里

秭歸縣郡東少南十六分今歸州治　丹陽城東南七里　歸鄉縣今巴東縣治東晉置

建始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治

沙渠縣郡南少西一度今施南府治

新城郡州西北一度二十三分今鄖陽府地西南界建平東南界宜都西北界魏興東

北界順陽領縣四治房陵

房陵縣今房縣治

昌魏縣郡西南

綏陽縣郡西南十七分

沶鄉縣郡東南今保康縣西南

上庸郡州西北二度一分今鄖陽興安夔州地　東界新城南界建平西越亘山界梁州之巴東西北界魏興東北界順陽領縣六治上庸

上庸縣今竹山縣東南四十里

武陵縣郡西十分今竹山縣西五十里　東關縣今竹谿縣北五里東晉置屬晉昌

上廉縣郡西一度今平利縣治東　晉昌郡今竹谿縣西五十里東晉初置以居益州流民逕陽

微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竹山縣西北七十里

安富縣此及北巫二縣林末詳以地勢地名度之當在今夔州府北境地有鹽井故名安富縣在巫山之北又其南有巫縣故名北巫也

北巫縣

魏興郡州西北三度今興安鄖陽地　東界上庸順陽北界司州之上洛西界梁州之漢中南界梁州之巴東領縣六治晉興

晉興縣今興安府東三十里

安康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漢陰廳北二十里　直城東　長樂縣今石泉縣東南東晉置屬晉昌

西城縣郡西四分　魏山南　廣城縣西東晉置　寧都縣今漢陰廳東七十里屬晉昌

錫縣郡東十五分今白河縣治東

長利縣郡東少北十六分今鄖西縣西南八十里

洵陽縣郡東北六分今縣治　清口戍東三十里

襄陽郡州北一度十五分今府及安陸地　西界新城南界南郡東北界義陽西北界順陽阻沔為固南陽諸水咸滙郡北南郡之上流也本為州治州移南郡則為南蠻校尉治東晉時校尉徙治方城梁州恆寄

治焉司雍幷州亦嘗寄治領縣九本八初治宛城旋徙襄陽

襄陽縣今府治太元中雍州僑治于此 樊城郡北漢水北 僑杜縣西東晉置屬京兆 漢水亦名沔水包城北東二面

萬山西十里 峴山南七里

宛城縣郡南十分今縣西南九里

上黃縣郡西南十一分平吳後置志脫今補

中廬縣郡西南七分今南漳縣東北五十里

臨沮縣郡西南十八分今南漳縣西南六十里

山都縣郡西北七分

鄧城縣郡東北三分與樊城夾白河東西 京兆僑郡晉末置

鄾縣郡東北二分

邔縣郡南少東五分今宜城縣北少東五十里漢水東岸

順陽郡州北少西二度二分今南陽襄陽地 東南界襄陽西南界新城西界魏興西北

界司州之上洛北越重山界司州之引農東界南陽義陽領縣

八治酇咸康中改郡名南鄉後復故

酇縣今光化縣東北四十里東晉初爲雍州僑治

南鄉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內鄉縣南少東五十里

析縣郡北十七分今內鄉縣治西

順陽縣郡北少西十七分今淅川縣北少東三十里姚秦置郡

丹水縣郡北少西十四分今淅川縣東南二十里

武當縣郡西少北十九分今均州治 始平僑郡東晉置

陰縣郡西少南四分

筑陽縣郡南少西六分今穀城縣治東南 萬年僑縣東 筑口南筑水自西來至城北入于沔 扶風僑郡

太元中置于筑口領筑陽酇陽汎陽三縣 義成郡西北七里東晉初置縣後爲郡領淮南之平阿下蔡二僑縣移治襄陽城內又移治均口均口在襄陽城東均

水入漢處蓋卽今老河口矣

南陽郡州北少東二度十八分今南陽汝州地西界順陽北界司州之洛陽東北界豫州之襄城東南界豫州之汝南南界義陽洛都之南藩荆襄之北戶領縣十四治宛

宛縣今南陽府治　永饒冶南

雉縣郡北九分今南召縣南二十五里

魯陽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魯山縣治　荆州石勒慕容暐置　魯陽關南三鵶路北口

博望縣郡東北六分三鵶路南口

堵陽縣郡東北十二分今裕州東六里

犨縣郡東北二十分今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葉縣郡東北二十三分今縣治東

舞陰縣郡東二十一分今泌陽縣西北六十里姚秦置爲郡

比陽縣郡東南十分今唐縣治

清陽縣 郡南六分東晉時嘗置爲郡後復孝武改名云陽

涅陽縣 郡南少西八分今鄧州東六十里

西鄂縣 郡西南四分

冠軍縣 郡西南十三分今鄧州西北四十里

酈縣 郡西十三分今內鄉縣東北十里

義陽郡 州北少東二度六分今南陽襄陽德安地 北界南陽西界順陽東界豫州之汝南西南界襄陽東南界江夏當冥阨之西平原之地南陽襄陽之所馳逐也領縣十二治新野

新野縣 今縣治南惠帝時置爲郡

穰縣 郡西北七分今鄧州東南二里

棘陽縣 郡東北六分

平氏縣 郡東十七分今桐柏縣西北四十里

義陽縣 郡東少南一度十一分今信陽州南四十里 石城 在冥阨山上與郡縣之石城別旹初封司馬望爲義陽王治此後徙治仁順城在今信陽州南葢徙而東北也冥阨今曰平靖關在信陽州西南九十里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其東爲直轅今曰黃峴關在信陽州南九十里應山縣東北九十里又東南爲大隧今曰九里關在信陽州東南百五十里應山縣東百三十里紀要于冥阨下云信陽州東南直轅下云又謂之九里關皆誤也三關之西又有黃土關在信陽州西六十里三關之東又有白沙棗子等七關直至今霍山縣境始出險自桐柏至霍山東西三度皆重山複嶺山徑蹊介處處塘濼泥濘南北一度內無坦塗故西以新野東以合肥爲南北兵衝

平林縣 郡東南一度一分今隨州東北八十里

隨縣 郡東南一度二分今州治惠帝時置爲郡

溳西縣 郡東南二十分今隨州西北八十五里

安昌縣 郡南少東十六分今棗陽縣東南三十里

蔡陽縣 郡南十四分今棗陽縣西少南六十里

鄧縣 郡南少西已見襄陽郡葢曾改屬也

朝陽縣 郡西四分

江夏郡 州東少北一度十四分今德安安陸信陽州黃州地 西南界南郡西北界義陽東北界豫

州之汝南東界豫州之弋陽東南界武昌領縣七治安陸

安陸縣今雲夢縣北四十里 鄖城亦曰鄖川今安陸府治 障山東 三連戍西 胡亭西北 曾

山城今漢陽府東北大別山上大別山亦名魯山 偃月壘漢陽府北六里 沌陽縣漢陽府西六十里臨漳山下亦名沔陽惠帝置

灄陽縣漢陽府西北四十里惠帝置 沌口臨漳山東二十里 甑山今漢川縣東南十里 小別山漢川縣南十里

溳口漢川東北三十里

竟陵縣郡西南今天門縣西北東晉分置郡 霄城縣屬竟陵 揚水西杜預所開北達漢南達江 激水城西南流 管城

激水北

雲杜縣郡西南今竟陵縣東南 横桑口東南

曲陵縣郡東南十一分今黃陂縣西二十三里 長岐戍西南

平春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信陽州東南七十里太原中改名平陽屬義陽

鄳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羅山縣西南九里

南新市縣郡西九分今京山縣東北六十里 石巖山西

武昌郡州東二度十分今武昌九江興國州地西北界江夏北界豫州之弋陽東南界揚州之豫章西南界長沙江漢滙其西冥阨衛其北鄱湖瀦其東建康西藩最為近要東晉常為江州刺史治所領縣七治武昌

武昌縣今縣治　南湖東八里　峥嵘洲西北六十里江中　蘆洲西三十里

鄂縣郡西二分

沙羨縣郡西十五分今武昌府治西南　汝南僑縣西南六十里咸和中置　夏口城西黄鶴山東北

沙陽縣郡西南一度今嘉魚縣治北

陽新縣郡南十七分今興國州西南六十里

官陵縣見揚州鄱陽郡歷陵縣

柴桑縣郡東南一度四分今九江府西南二十里紀要云今九江府南九十里永興初置尋陽郡治此　湓口城今九江府西一里　尋陽縣今九江府西十五里咸和中移置　半洲城今九江府西九十里　松滋僑縣今九江府東初為郡安帝時廢為縣屬尋陽郡

或云今宿松縣北五十里東晉置　柴桑山今九江府西南九十里　桑落洲今九江府東北五十里在江中近北岸

南平郡州南十一分今荊州岳州澧州地　東北二面皆界南郡南抵洞庭越湖界長沙武陵西界天門領縣四治江安

江安縣今公安縣治東北

孱陵縣郡西三分

作唐縣郡南今安鄉縣東北東晉置南義陽郡

南安縣郡南少東今華容縣西

天門郡州南少西一度三分今澧州地　東界南平北界宜都建平西界梁州之涪陵

領縣五治零陽

零陽縣今石門縣治

澧陽縣郡東八分今澧州治

臨澧縣郡東南今澧州西南

充縣郡西一度三分今安福縣西

漊中縣郡西少北今安福縣西北

武陵郡州南少西二度十四分今常德辰州沅州永順靖州地北界天門東界長沙東南界衡陽南界邵陵西界梁州之涪陵西南爲蠻地領縣十一本十治臨沅

臨沅縣今常德府治東

漢壽縣郡東四分

龍陽縣郡東南七分

沅南縣郡西南十九分今桃源縣西南二百四十里

沅陵縣郡西南一度九分今辰州府治南沅水北

辰陽縣郡西南一度十八分今辰溪縣西北三十里漢縣晉宋因之志脫今補

無陽縣郡西南二度十二分今沅州府北十里

鐔城縣郡西南二度十六分今黔陽縣西三十里

黔陽縣郡西少南一度十分今辰州府西北五十里

酉陽縣郡西少南一度十五分今辰州府西北百二十里

遷陵縣郡西一度十八分今保靖縣治東

長沙郡州南少東二度八分今長沙武昌岳州地 東北界武昌北界南郡西北越湖界南平西界武陵衡陽南界湘東領縣十治臨湘湘州刺史治此

臨湘縣今長沙府治

羅縣郡北十六分今湘陰縣東北十六里 青艸湖北

巴陵縣郡北一度五分今岳州府治 建昌郡元康末分置咸康初并入長沙

下雋縣郡北少東一度四分今岳州東通城縣西

蒲圻縣郡東北一度二十二分今縣北三十里

吳昌縣郡東北十九分今平江縣治東

劉陽縣郡東十四分今縣治

醴陵縣郡東南十六分今縣治

攸縣郡南少東一度五分今縣治

建寧縣郡南今湘潭縣北

衡陽郡州南二度十七分今長沙衡州地東界長沙北抵湖西北界武陵西南界邵陵南界湘東領縣九治湘南

湘南縣今湘潭縣西六十里湘江南以湘江在其南故名湘南此地名之變例矣

湘西縣郡東南十分今湘潭縣南衡山縣東北

衡山縣郡南一統志今縣東北紀要云今縣西

重安縣郡南一度今衡州府西八十里

烝陽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衡州府西北百七十里

湘鄉縣郡西四分今縣治

連道縣郡西十五分今湘鄉縣西北百七十里

新康縣 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寧鄉縣西二十里

益陽縣 郡北十九分今縣東八十里

湘東郡 州南三度十四分今衡州長沙地 北界長沙衡陽東界安成西界零陵南界

桂陽領縣七治酃

酃縣 今衡州府東十二里

臨烝縣 郡西今衡州府治

陰山縣 郡東北十三分今攸縣西北六十里

茶陵縣 郡東二十分今州治

新寧縣 郡西南十三分今常寧縣西北三里

新平縣 郡西南今常寧縣西南

利陽縣

安成郡 州東南三度二十分今吉安袁州臨江地 西界長沙湘東西南越重山界桂陽東北

界揚州之豫章東南界揚州之廬陵領縣七治平都

平都縣 今安福縣治

宜春縣 郡北少西十三分今袁州府治寧康中改名宜陽

新渝縣 郡東北十五分今新喻縣南三里袁江南

永新縣 郡西南十六分今縣西三十五里

安復縣 郡西五分

廣興縣 郡西十二分今永新縣西北八十里

萍鄉縣 郡西北十五分今縣東四十里

桂陽郡 州南四度十七分今郴州桂陽州衡州地 東界揚州之廬陵南界廣州之始興北界湘東西界零陵領縣六治郴

郴縣 今州治

平陽僑縣 平陽僑郡治

汝城縣 東晉置

晉寧縣 郡東少北七分今興寧縣西二十五里

便縣郡北八分今永興縣治

耒陽縣郡北十八分今縣治

南平縣郡西南十八分今藍山縣東五里

臨武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東五十里

零陵郡州南四度八分今永州桂林地東界湘東桂陽北界邵陵南界廣州之始安西爲蠻地領縣十一治泉陵

泉陵縣今永州府北二里

祁陽縣郡東北一統志云今縣東南紀要云東北九十里按今縣北十五里有祁山縣名祁陽當在祁山之南也

永昌縣郡北九分今祁陽縣西八十里

應陽縣郡西北七分

洮陽縣郡西一統志全州北三十五里紀要同按洮水在州北八十餘里縣名洮陽當在水北

零陵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全州北三十里

觀陽縣郡西南一度一分今灌陽縣治西

營浦縣郡南十六分今道州治北穆帝時置營陽郡治此

營道縣郡南十六分今寧遠縣治西

舂陵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寧遠縣北十五里

泠道縣郡南少東十八分今寧遠縣東南四十里

邵陵郡州南少西三度十三分今寶慶地 南界零陵東界衡陽西北界武陵西南爲

鑾地領縣七本六治邵陵

邵陵縣今寶慶府治

邵陽縣郡東五分

夫夷縣郡西南今新寧縣東北境

都梁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武岡州東五里

武岡縣今州治志脫今補

建興縣郡西武岡州東北境

高平縣郡西北十三分今新化縣西南百里

梁州禹貢舊名漢屬益州晉泰始三年置今陝西省之漢中四川省之成都東北境及保寧順慶潼川重慶綿州綏定忠州酉陽州貴州省之思南地領郡八縣三十九本三十六刺史治漢中之南鄭太康六年罷新都入廣漢惠帝置宕渠分巴西地領宕渠漢昌宣漢三縣又以荊州三郡魏興上庸新城來屬州凡三沒初沒于李氏穆帝時復再沒于苻堅孝武帝時復三沒于譙縱安帝時復每復則有改置穆帝置晉昌遂寧二郡孝武置晉壽南漢中金山三郡安帝置新巴汶陽北新巴華陽南陰平陰平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益州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十七郡迨其末置十郡且入宋矣而刺史常僑襄陽閒還魏興元帝太興初治襄陽成帝之咸康五年徙魏興康帝建元二年治西城孝武帝太元二年治襄陽義熙初治魏興九年治褒中

漢中郡今府地東界荊州之魏興南界巴西西界梓潼西北界秦州之武都北界雍州之京兆始平北阻重山南帶沔水西有陽平白馬之關東有祖溪饒風之險領縣八治南鄭

南鄭縣今漢中府東北二里厄水縣境

城固縣郡東少北六分今縣西北十八里本名樂城蜀諸葛武侯所築

興道縣郡東十二分今洋縣治東磬險西洛口戍西雒洛通雒谷水入漢水處儻雒谷南口北

黃金縣郡東十八分今洋縣東八十五里青谷亦名清水谷縣北八十里子午谷南口東北

西鄉縣郡東南十六分今縣南二十里

蒲池縣按圖今府城南八十里龍巷山下有建龍池縣以池名或近此歟

沔陽縣郡西少北十分今沔陽縣治東陽平關城西亦名白馬關城亦名濜口在濜水東沔水北濜水西岸有張魯城與之相對與白馬城別

白馬城西北四十里濜水西岸故西城縣也桓溫移晉昌郡治此與白馬關別西樂城西南沔水南山上武侯所築本名漢城對城固樂城而言故亦曰西樂杜佑以為在白馬城西南

褒中縣後改名苞中郡西北四分今褒城縣東南十里褒斜谷南口北

梓潼郡州西南二度五分今保寧綿州地東北界漢中北界秦州之武都西北界秦州之陰平西界益州之汶山西南界新都南界廣漢北有葭萌

劒閣爲蜀重門領縣八治梓潼孝武時徙涪城

梓潼縣今縣治 陽沔北

涪城縣郡西南十分今綿州東五里亦名涪陵與涪陵郡別 始平僑郡東晉置

萬安縣或作黃安縣郡南十八分今羅江縣西一里 白馬關西與緜竹縣之鹿頭關隔山相對與漢中郡白馬別

武連縣郡北七分今劒州西南七十里

白水縣郡北十八分今昭化縣西百里安帝置爲郡 東洛城今昭化縣西北四十里

漢德縣郡東北十二分今劒州治東北

劒閣縣郡東北十七分今劒州東北五十二里

晉壽縣郡東北一度今昭化縣治東太元中李氏置郡又分置興安縣

新都郡州西南三度七分今綿州成都地 東北界梓潼西北界益州之汶山西南界益州之蜀郡東南界廣漢領縣四治雒

雒縣今漢州治

緜竹縣郡北少東七分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 晉熙郡西安帝置治晉熙 萇楊縣西北本屬晉熙郡後又僑置陰平縣為南陰平郡治 赤祖西北 鹿頭關西北鹿頭山上與萬安縣之白馬關相對彼在山北此在山南

新都縣郡南少西五分今縣治東 始康僑郡南晉宋置治始康 郫橋南十里

什方縣郡西北四分今縣治 南陽郡西二十三里李雄置縣以居所畧漢中民蜀平嘗省郡

廣漢郡州南少西二度二十分今潼川地 西界新都西北界梓潼東北界巴西東南界益川之犍為西南界益州之蜀郡扼內水之險領縣三治廣漢

廣漢縣今遂寧縣東北三十里永和中郡廢屬遂寧郡 涪江西是為內水 黃虎城西南今遂寧縣西北涪江南 巴興縣今遂寧縣治李雄置為遂寧郡治平蜀因之 晉興縣遂寧西北五十里

德陽縣郡西北九分今射洪縣東南三十里 郪西北五十里今潼川府治 郪城北五十里今鹽亭縣西南

五城縣或作伍城郡西北二十二分今中江縣治東南

巴西郡州西南一度二十一分今保寧順慶地 西界梓潼廣漢東北界漢中東界巴東南

界巴郡扼嘉陵江之會領縣九治閬中

閬中縣今保寧府東二十里

蒼溪縣郡北少西三分今縣治西南

岐愜縣一作岐坪郡北十一分今蒼溪縣北八十里

漢昌縣郡東北二十分今巴州治

宕渠縣郡東南一度今渠縣東北七十里惠帝置郡　宣漢縣東北今東鄉縣東北八十里惠帝置屬宕渠

南充國縣郡南十四分今順慶府北三十里　新安縣東北四十里安帝新巴郡治

安漢縣郡南二十二分今順慶府南三十五里

西充國縣郡南十二分今西充縣治

平州縣今府東少北二度有太平縣疑即是矣紀要彰明縣下有益昌縣云今彰明縣治漢涪縣地晉移益昌縣于此屬巴西郡今志無益昌縣永和中始置亦不言何時徙治未治何地若治今彰明則在梓潼郡西無由懸屬巴西也

巴郡州南少西三度十分今重慶地西北界巴西廣漢西界益州之犍爲西南界益

州之江陽南界益州之牂牁東界涪陵東北界巴東領縣四治

江州

江州縣 今重慶府治西 大江 東 涪江 北至城東入大江

枳縣 郡東十九分今涪州治 大江 東 巴江 亦曰涪陵江亦曰黔江亦曰烏江至縣北入大江

臨江縣 郡東少北一度十五分今忠州治

墊江縣 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合州治 涪江 南 嘉陵江 至城東入大江

巴東郡 州東南二度十五分今夔州地 西界巴西西南界巴郡南界涪陵東界荆州之建平北界荆州之上庸魏興領縣四 本三 治魚復

魚復縣 今夔州府東白帝城

朐忍縣 郡西十五分今雲陽縣西四十里

南浦縣 郡西一度今萬縣治

漢豐縣 郡西少北二十四分今開縣治初省後復置志脫今補

涪陵郡州南三度十分今酉陽州重慶地西北界巴郡東北界巴東及荊州之建平東界荊州之天門武陵南界益州之牂牁西界益州之江陽領縣五治漢復

漢復縣今涪州南九十里

漢平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涪州東北百二十里

漢葭縣郡東北十二分今涪州東百里

涪陵縣郡東一度五分今黔江縣治

萬寧縣郡東南一度十五分今思南府東北百里

益州禹貢梁州之地漢曰益州晉因之今四川省之成都茂州松潘廳資州瀘州敘州雅州嘉定寧遠貴州省之遵義平越雲南省之東川昭通地領郡八縣四十四刺史治蜀郡之成都州有水道三內水涪江也中水資江也外水岷江也沒于李氏寄治梁州之巴郡後徙巴東其郡縣皆遙置之收復後還治成都苻譙再陷及諸建置已見

梁州

蜀郡今成都府地 東北界梁州之新都東界梁州之廣漢南界犍爲西南界漢嘉西北界汶山西爲徼外領縣六治成都

成都縣今府治 太城東偏 少城西偏 郫江南 流江北二江會于郡東南折而西南至犍爲入江 笮橋

始康郡晉宋置西四里 懷寧郡晉末置治西平

廣都縣郡西南六分今雙流縣治 龍格西 寧蜀郡晉宋置

江原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崇慶州治李雄置漢原郡桓溫改郡名晉原縣名多融後郡廢復爲江原縣 岷江西

臨卭縣郡西少南十七分今卭州治李雄漢原郡治永和中屬晉原郡 卭水南亦曰南河東流入岷江

郫縣郡西六分今縣治北 郫江自縣西分南北二派夾縣東流至成都西南合爲一又東會流江

緐縣郡北五分今新緐縣東北三十里 湔江南西自都安縣出岷江至縣東會資江別流通流江

汶山郡州北少西二十二分今茂州龍安成都地 南界成都東南界梁州之新都東界梁州之梓潼東北界秦州之陰平北越羌夷界秦州之隴西狄道

西為徼外領縣八治汶山

汶山縣 初治今保縣後徙今茂州郡亦隨移 岷江 西

都安縣 郡南少西十八分今灌縣西北二十六里 觀阪 西岷江至此分流數道

廣柔縣 郡西南十三分今汶川縣西 岷江 東

蠶陵縣 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疊溪營西百三十里

廣陽縣 郡西北五分今疊溪營南二十里 湔氐 西北

平康縣 郡西北二十一分今松潘廳西南百五十里

升遷縣 郡北今松潘廳西北

興樂縣 郡北今松潘廳西北

漢嘉郡 州西南一度四分今雅州地 東北界蜀郡東界犍為南界越嶲西北皆徼

外領縣四治漢嘉

漢嘉縣 今名山縣治

徙陽縣郡西十分今天全州治東

嚴道縣郡西南四分今雅州府治

旄牛縣郡西南一度今清溪縣南百五十里　沈黎郡北今黎州所李雄置蜀平廢尋復置

越嶲郡州南少西四度十九分今寧遠府地　北界漢嘉東北界犍爲東界朱提東南界寧州之建寧西南界寧州之雲南西北爲徼外領縣五治會無

會無縣今會川縣治　瀘水自臺登縣西南流至縣西北西合打沖河西南流五十里至縣西境有金沙江自西來會之又南至縣西南繞縣三面北至爽入道入江皆名瀘水

定莋縣郡北少西一度今鹽源縣治南　打沖河東

邛都縣郡北少西一度五分今寧遠府西百四十里　越嶲舊治卽縣治　打沖河西南二面　瀘水東

臺登縣郡北一度十八分今冕寧縣西南五十里　瀘水南發源縣東小相嶺西流過縣南有瓦那河自縣北南流經縣西來會之

卑水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紀要在今越嶲衛東近馬湖江是也一統志云在今會理州東北相隔五百餘里　平樂郡西今越嶲縣東王遜置

犍爲郡州西南十五分今眉州資州嘉定敘州成都地　北界蜀郡東界梁州之廣漢巴郡東南

界江陽南界朱提西南界越巂西界漢嘉領縣五治武陽

武陽縣今彭山縣東十里晉末置西江陽郡 彭模東江東岸 岷江東郫江流江自成都東南合流西南流至縣北西流入江 打鼻山北二里 魚涪津山下 沙頭津北二十里

牛鞞縣郡東少北十五分今簡州治永和中改曰鞞縣屬蜀郡 雒水東 赤水南二水合流爲資江亦名牛鞞水是爲中水

資中縣郡東少南二十二分今資州治

僰道縣郡南少東一度二十分今敘州府西南七十里 瀘水自縣西經縣南東北至今敘州府東入江

南安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夾江縣西北二十五里 青衣江自縣西北經縣西南至今嘉定府南東流入江 合水青衣江入江處

朱提郡州南少西三度十四分今昭通東川敘州地 北界犍爲西界越巂南界寧州之建寧東界牂牁領縣五治朱提

朱提縣紀要云在今敘州府西南不言道里按堂琅縣在朱提縣西南二百里水經注自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曲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牽索而上一統志堂琅在今東川府境紀要東川軍民府北百二十里有索橋所以度牛欄江江又西北入金沙江金沙江在此地亦名瀘水自越巂南境折而北出越巂郡西至卑水縣南百餘里折而東至僰道縣東北乃入岷江牛欄江自寧州建寧郡西北行至今昭通府南境西行又西北乃入金沙江金沙江旣名瀘水故幷牛欄亦蒙瀘水之名矣寧州刺

史王遜使姚岳敗成兵于堂琅追至瀘水而還卽索橋然則堂琅當在今東川府會澤縣東北以扯汎北至索橋八十里與水經注合朱提在堂琅東北二百里則今昭通府矣

堂琅縣郡西南十六分今會澤縣東北

南廣縣郡東北一度二分今珙縣治西南

漢陽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慶符縣治西南

南秦縣

江陽郡州南少東二度二分今瀘州地東北界梁州之巴郡東南界牂牁西南界朱提西北界犍爲領縣三治江陽

江陽縣今瀘州治岷江南資江北至城東入江

符縣郡東十分今合江縣治南

漢安縣郡西南七分今江安縣東六十里

牂牁郡州東南三度二十分今遵義平越地北界梁州之巴郡涪陵東越巂中界荆州之武陵西北界江陽西界朱提西南界寧州之建寧興古南爲

蠻中領縣八治萬壽

萬壽縣今遵義府治

夜郎縣郡北十分今桐梓縣東二十里永嘉五年置爲郡

鄨縣紀要云桐梓縣西北一統志云遵義府西

平夷縣一統志云今曲靖府平夷縣治紀要云桐梓縣西北又云曲靖府陸涼州治按圖桐梓縣在平夷縣北三度十三分陸涼州在平夷縣南十八分三說互異蜀志李恢爲庲降督治平夷武侯南征使恢按道向建寧建寧今曲靖府也據此恢治平夷不在建寧可知紀要桐梓西北之平夷蓋恢所治矣南中既定恢留治或在今陸涼州或在今平夷縣均近建寧其後移治建寧而庲降之官廢晉置寧州建寧遂爲刺史治永嘉五年王遜分置平夷郡以雷炤爲太守炤以郡降成據此則晉之平夷當在桐梓去州遠故須分郡近蜀故能降成若近建寧則遜之威能行于堂琅之北炤在肘掖之下安敢叛降若在陸涼則處州南與蜀更爲隔絕也又馬湖府西有平夷司此後世所置耳

指談縣紀要云桐梓縣西南

且蘭縣郡南少東一度今平越府治

毋斂縣

牂渠縣

寧州禹貢梁州地漢曰益州晉泰始七年置（今雲南省唯昭通東川二府屬益州貴州省之遵義平越四川省之寧遠地）領郡四縣四十五刺史治雲南之雲南太康五年省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惠帝太安二年復置州又置益州郡（分建寧置懷帝永嘉三年改名晉寧）懷帝置平夷夜郎（皆分牂牁按愍帝紀有平樂太守董霸不知何時分越嶲置郡志不載牂牁郡屬益州）成帝咸和八年沒于李雄咸康三年復四年置安州五年罷復爲寧州（領夜郎興古及益州之牂牁朱提越嶲）八年省（以越嶲還益州）牂省永昌穆帝永和三年滅蜀始復置刺史

雲南郡（州北八分今大理姚安永昌地）東北界益州之越嶲東界建寧西南界永昌南界交州西北皆徼外領縣九治雲平（後徙雲南）

雲平縣（今雲南縣東十里）

雲南縣（郡南八分州治）

邪龍縣郡西今保山縣境

楪榆縣郡西北十分今大理府治東北

東河陽郡東永嘉中王遜置治東河陽縣

遂久縣郡北二度今鹽源縣西五里

永寧縣郡北二度十分有永寧土府元至元十六年始置永寧州地名偶同此外無攷

姑復縣郡東北一度七分今大姚縣北少東二百里

青蛉縣郡東少北十七分今大姚縣治北

梇棟縣郡東十五分今姚安府治

建寧郡州東二度二十分今曲靖雲南臨安澂江地西界雲南北界益州之朱提越巂東南界興古領縣十七治味

味縣今曲靖府西十里

牧麻縣郡西十分今尋甸州治

秦臧縣郡西一度二分今富民縣西北十里

穀昌縣 郡西少南一度今雲南府北十里

建伶縣 今雲南府西北或曰即今晉寧州治永安二年置益州郡治此永嘉末改郡名晉寧

連然縣 郡西少南一度七分今安寧州治

昆澤縣 郡西南一度八分今昆陽州治

滇池縣 郡西南一度五分今晉寧州東

俞元縣 郡西南一度今澂江府治

毋單縣 一統志云今臨安府寧州地

漏江縣 一統志云今澂江府地

雙柏縣 一統志云今昆陽州地

存䣜縣 一統志云敘州府宜賓縣西北百六十里 按懸絶

談稾縣 一統志云陸涼州地 按懸隔

同瀨縣 一統志云今陸涼州西北 按懸隔

脩雲縣 紀要澂江府江川縣下有漢脩雲里城未知是否

新定縣

泠丘縣

興古郡州東三度十一分今南籠曲靖臨安元江遵義寧遠地 西北界建寧北界益州之朱提東北界益州之牂牁東南及南皆界交州領縣十一治宛溫

宛溫縣今普安州西南百里

鐔封縣郡東北今遵義府東南按東南之東恐當作西若東則懸隔且蘭矣

律高縣郡西二十分今馬龍州治 西安縣東晉置

句町縣郡西南二度今通海縣東北五里 梁水郡東北成帝置治梁水縣

毋掇縣郡西南今寧州地

賁古縣郡西南二度十二分今臨安府治東南

進乘縣郡西南今元江府東南境

勝休縣郡西南今臨安府南境

漏臥縣 郡南少西十七分 今羅平州治南

漢興縣

都簹縣

永昌郡 州西一度五分 今永昌大理地 東界雲南西南北三面皆徼外領縣八治不韋

不韋縣 今永昌府北三十里

哀牢縣 郡南西分今永昌府治東

博南縣 郡東北十一分 今永平縣治南

嶲唐縣 郡東北二十二分今大理府西六十里

比蘇縣 郡北十六分今雲龍州治西

雍鄉縣

南涪縣

永壽縣

交州禹貢荒服秦平百越始通中國爲象郡漢曰交州晉因之（今廣東省之廉州雷州廣西省之梧州及越南國地越南本名安南明時入版圖置交趾布政使司領府十七直隷州四其地東西一千一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布政司治交州府北至廣西憑祥州七百五十里東至海三百二十里南至占城界千九百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六十里今圖惟載憑祥州據州推之可得明代府州四至八道晉時郡縣乃頗有可攷者因詳明代府州于左交州府安南之東都也其北二百里曰北江府東北三百三十里曰諒江府北五百三十里曰諒山府東三百里曰新安府東南二百里曰建昌府東南五百里曰鎮蠻府東南三百里曰奉化府東南三百里曰建平府西四百五十里曰三江府西北九百里曰宣化府西北四百五十里曰太原府西南八百里曰清化府南八百里曰乂安府西南七百里曰新平府西南九百里曰順化府西南千二百里曰升華府西三百里曰廣威州西南六百五十里曰嘉興州西九百里曰歸化州南七百五十里曰演州也）領郡七縣五十六（本五十三）

刺史治交趾之龍編

交趾郡領縣十五（本十四）治龍編

龍編縣（明交州府東）

嬴𨻻縣（明交州府西西漢郡治此東漢徙治龍編）

朱鳶縣（明交州府東南）石碕（縣境）

句扁縣 明交州府西南

望海縣 明交州府東

軍平縣 明清化府北 志脫今補

西于縣

武寧縣 與武平郡治所同名疑分郡爲武平也

曲昜縣 或作曲易

交興縣

北帶縣

稽徐縣

安定縣

南定縣

海平縣

合浦郡今廉州雷州梧州地北界廣州之寧浦東界廣州之高涼東北界廣州之蒼梧西南至海海西則交趾也領縣六治合浦

合浦縣今廉州府治

蕩昌縣郡東北一度十五分今容縣治西

徐聞縣郡南少東一度十一分今縣治西北

珠官縣一統志云今合浦縣南

毒質縣毒質古瑇瑁字今瓊州府東南有漢瑇瑁縣

南平縣

武平郡東南界交趾西北界新昌領縣七治武寧

武寧縣明交州府西北

封溪縣明交州府西北浪泊在縣境

武興縣

進山縣

根寧縣

安武縣

扶安縣

新昌郡東南界武平領縣六治麋泠

麋泠縣明太原府西

嘉寧縣明太原府西北

吳定縣

封山縣

臨西縣

西道縣

九眞郡東北界交趾北界新昌東界九德領縣八本七治胥浦

胥浦縣 明清化府治西

湛梧縣 紀要作津梧 明清化府西

移風縣 明清化府西北

都龐縣 明清化府北初省後復置志脫今補

建初縣 明清化府東

常樂縣 明清化府東

高安縣 分置

松原縣 明清化府南

扶樂縣

九德郡西界九眞南界日南北界交趾領縣九 本八 治九德

九德縣 明乂安府西南

越裳縣 郡東南四里初廢後復置志脫今補

陽遂縣 明乂安府東

浦陽縣 明乂安府東

咸讙縣 明新平府東南

南陵縣

扶苓縣

曲胥縣

都洨縣

日南郡北界九德領縣五治象林

象林縣 明乂安府南

西卷縣 明乂安府東南　壽泠縣 分置

盧容縣 今占城國西北境

朱吾縣 今占城國北境

比景縣 今占城國北境　無勞縣 分置

廣州禹貢荒服秦平百越爲南海桂林二郡漢屬交州吳始分置晉因之今廣東省惟廉州雷州屬交州廣西省惟梧州之容縣屬交州福建省之漳州漳浦縣西境地領郡十縣七十本六十八刺史治南海之番禺武帝時省高興懷帝割始安等三郡屬湘州元帝置晉興分鬱林成帝置東官分南海穆帝置晉康新寧永平分蒼梧哀帝置新安安帝置義安分東官恭帝置新會分南海

南海郡今廣州肇慶惠州地北界始興東界揚州之晉安西界蒼梧南至于海領縣六治番禺

番禺縣今廣州府治 東官郡今東莞縣南二百五十里咸和中置治寶安 安懷縣今東莞縣治東南屬東官 興寧縣今縣治屬東官 海豐縣今縣治屬東官 義安郡今潮州府治義熙中置治海陽 潮陽縣今縣西三十里屬義安 綏安縣今漳浦縣西南百里屬義安 義招縣今大埔縣南七十里 懷化縣番禺東北義熙中置 盆允縣今新會縣東晉末置新會郡治此

新夷縣或誤作平夷郡西南二十三分今新會縣西四十五里 封平縣西二十五里晉末置屬新寧

四會縣 郡西北十六分今縣治　懷遠縣 今懷集縣東二十里晉宋置屬新會按恐當屬新寧傳刻字誤耳

增城縣 郡東少北十三分今縣東北五十里

龍川縣 郡東少北二度四分今縣治

博羅縣 郡東一度一分今縣治　欣樂縣 今惠州府南境太和初置

始興郡 州北一度十八分今韶州南雄連州廣州地　東北越大庾嶺界揚州之南康北至騎田嶺界荊州之桂陽西北越都龐嶺界荊州之桂陽零陵南界南海東越重山界揚州之晉安西界始安臨賀領縣七治曲江五嶺三在郡境湞水出大庾嶺西南至郡城南章水出騎田嶺東南至郡城南入湞湞水又南至中宿縣北湟水來會之湟水出都龐嶺東南至含洭縣西會洭水入于湞三嶺四水合流以達南海郡

曲江縣 今韶州府南十里

始興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縣治北

桂陽縣郡西二十一分今連州治

陽山縣郡西南二十分今縣治南

含洭縣郡西南二十三分今英德縣西七十五里

湞陽縣郡南少西十九分今英德縣治

中宿縣郡南少西一度今清遠縣東北六十里

始安郡州西北三度四分今桂林平樂地東界始興東北界荆州之零陵北及西面爲蠻中地西南界桂林南界蒼梧東南界臨賀領縣七治始安

五嶺之二曰諸萌曰越城皆在郡東

始安縣今桂林府治

熙平縣郡東少南一度七分今連山縣西八十里

平樂縣郡南少東二十二分今府治西南

荔浦縣 郡南一度今縣治西

永豐縣 郡南少西二十一分今荔浦縣西北五十里

常安縣 郡西南今永寧州南境

始陽縣

臨賀郡 州西北一度二十分今平樂府 西北界始安東北界始興東南界南海西南界蒼梧領縣六治臨賀

臨賀縣 今賀縣治

謝沐縣 郡東南十分今開建縣北

封陽縣 郡東十分

興安縣 郡東北十二分

馮乘縣 郡北十八分今富川縣西北七十里

富川縣 郡西北八分今縣南七十里

蒼梧郡州西一度二十三分今梧州肇慶平樂地東界南海北界臨賀西界桂林鬱林南界高興高涼西南界交州之合浦領縣十二治廣信

廣信縣今梧州府治　封興縣晉末置　遂成縣西南二十里

猛陵縣郡西北十分　永平郡今岑溪縣西升平五年置治安沂縣　夫寧縣今藤縣治東北升平置屬永平

建陵縣郡西北一度一分今倚仁縣西南四十里

農城縣郡西南今岑溪縣境

端谿縣郡東南十一分今德慶州治永和中屬晉康

元谿縣郡東南十四分今德慶州東五十里永和中為晉康郡治　龍鄉縣　樂城縣　悅城縣

文招縣　賓江縣　都城縣以上六縣皆永和中置屬晉康

臨允縣郡東南一度八分今新興縣南七十里永和中屬新寧

新寧縣郡東南一度二分今新興縣治永和七年改名新興屬新寧　新寧郡東北永和七年置治南興縣　單牒縣東二十五里屬

新寧

高要縣 郡東少南一度四分今肇慶府治

鄣平縣

都羅縣

武城縣

高興郡 州西南二度今肇慶地 西北界蒼梧東北界南海西界高涼南至海領縣五治廣化

廣化縣 今陽江縣治西北

海安縣 郡東北十三分今恩平縣東北二十里

西平縣 郡西北五分

化平縣

黃陽縣 一統志作莫陽在今陽春縣西

高涼郡 州西南二度一分今肇慶高州地 東界高興北界蒼梧西界交州之合浦南

至海領縣三治安寧

安寧縣今陽江縣西三十里

高涼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高州府東北九十里 茂名縣今高州府治東晉置屬高興後廢

思平縣一統志作恩平在今縣北二十里

桂林郡州西少北三度十五分今柳州慶遠地 東北界始安東南界蒼梧南界鬱林西及西北皆蠻中地領縣八治潭中

潭中縣今柳州府治 中溜縣今象州治初廢後復置 桂林縣今象州東南初名小桂太興中屬晉興郡 晉興郡今象州西太興中置晉興縣

武豐縣

粟平縣

羊平縣

龍剛縣

夾陽縣

武城縣蒼梧郡亦有武城縣

軍騰縣

鬱林郡州西三度一分今潯州思恩南寧柳州鬱林州地北界桂林東界蒼梧南界寧浦西爲鬱中地領縣九治布山

布山縣今潯州府西五十里歸化縣今來賓縣治南義熙中置

武熙縣郡北少西十一分今象州東南三十里

領方縣郡西二十四分今賓州地

鬱平縣郡西南十二分今貴縣治懷安縣西南百五十里亖吳末置

阿林縣郡東南七分今潯州府南三十里

新邑縣

晉平縣

始建縣

安廣縣

寧浦郡州西少南三度十八分今南寧地北界鬱林東南二面皆界交州之合浦西

爲蠻中地領縣七本五治寧浦

寧浦縣今橫州治

吳安縣郡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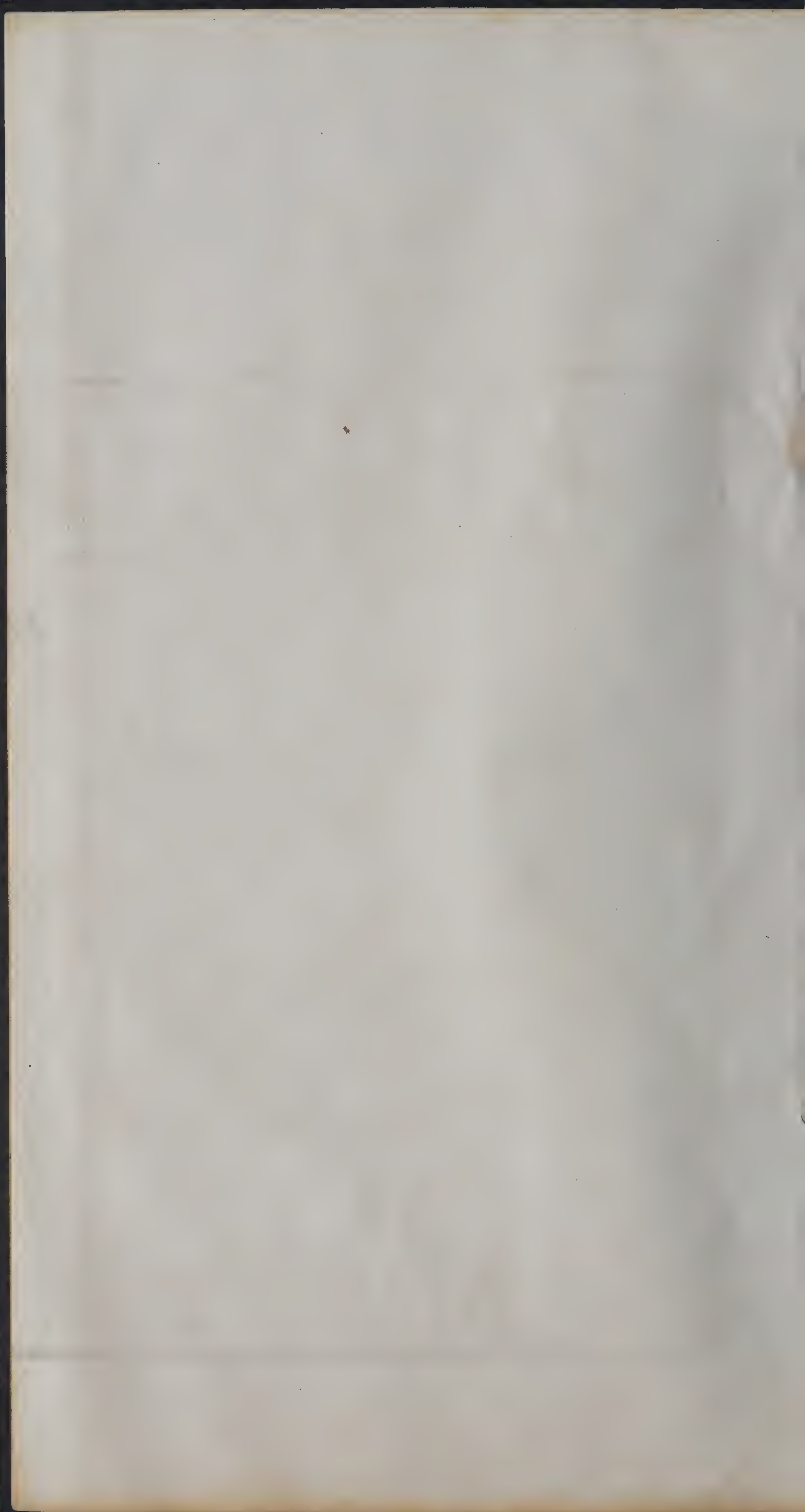
始定縣郡西南太康地記有此縣志脫今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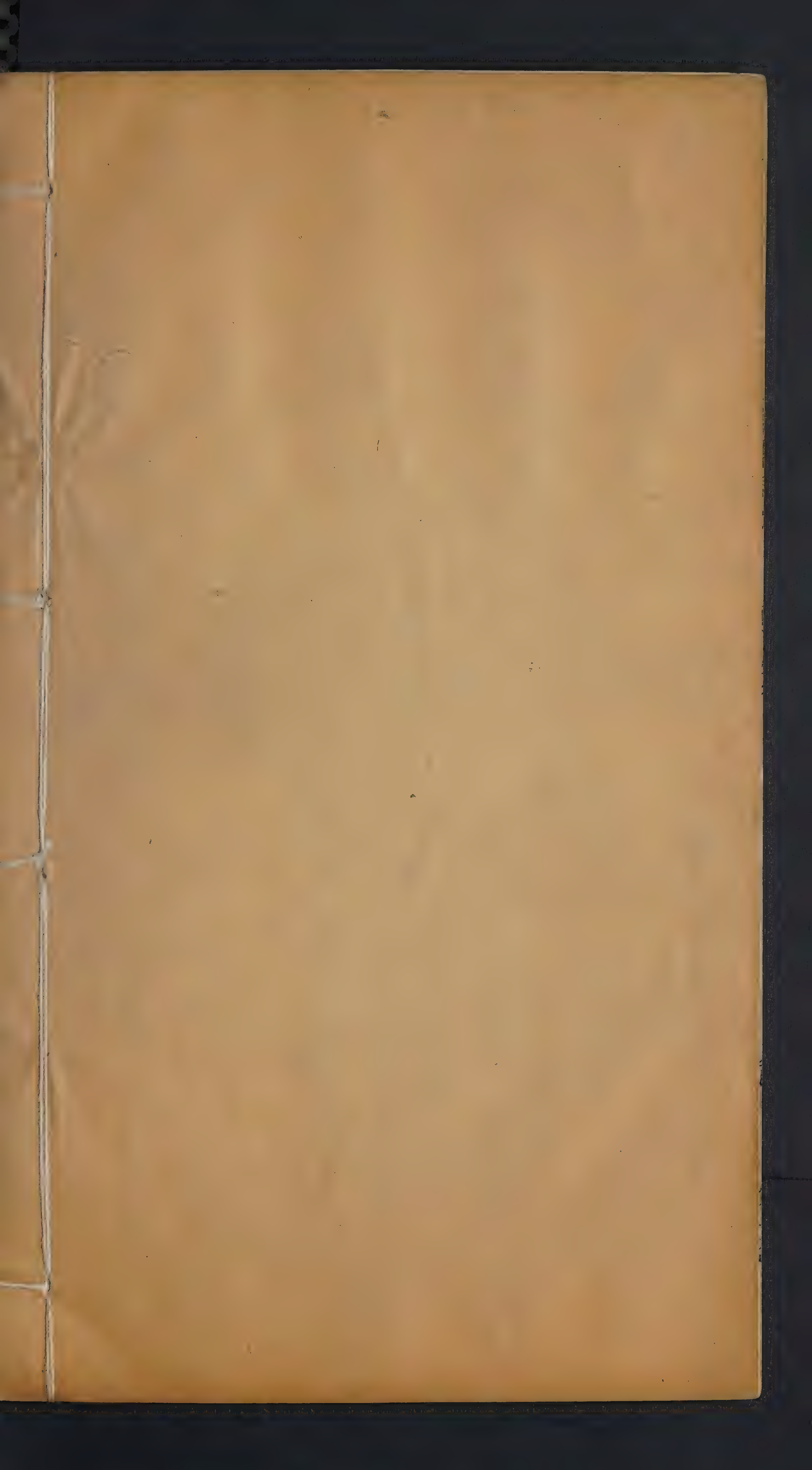
簡陽縣郡南太康七年置志脫今補

平山縣郡東南一統志云橫州北紀要云東南五十里

連道縣郡東南十分後改名興道

昌平縣郡東





卷三

割據表

晉略

晉畧表三

割據表

荆溪周濟譔

漢末三國疆土始分裂晉承魏蜀已先滅吳仍舊疆有荆揚交廣四州而揚州之淮南廬江荆州自江夏竟陵以北皆屬晉泰始中楊稷克交州數郡步闡以西陵來降已皆復爲吳吳數攻江夏汝南弋陽亦弗能下也晉鎭襄陽巴東合肥廣陵吳鎭建平樂鄉柴桑京口江淮之閒虛弗居者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古所僻冥阨之塞羣蠻萃焉南及江夏北通義陽皆蠻落也吳平天下州十有九（本十五州泰始五年分雍梁涼三州地置秦州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十年分幽州地置平州吳平置司州）其後增置江湘雖有變復大校可知也（元康元年置江州永嘉元年置湘州）永嘉以後中原淪喪晉極有揚江荆湘交廣六州其司豫徐兗青梁益寧八州皆詭得詭失得則奮翼而北翕失則宛頸而南戢雍秦涼并幽平冀七州雲擾瓦裂

靡有寧宇矣自武帝時劉猛叛并州樹機能陷涼州惠帝之初郝散齊萬年亂雍州以及張昌陳敏杜弢孫恩之屬皆旋踵破滅未成割據楊氏僅據陰平武都二郡地狹尟兵事不足爲表張氏據涼州始終奉晉正朔祚爲狂悖見誅國人于義不當表且其境土已列得失于秦趙分合之故又備著于諸涼固無贅焉其餘分裂土壤莫不依託于形勝天下大勢常三分而蜀不預焉冥阨者南北之限太行者東西之脊也雍州四塞之國北吳岳九峻嶻嶭南終南太白西隴山蕭關是以北有夏南有蜀西有西秦西秦負河據洮是以有涼涼南洪嶺西天山是以有南涼北金山東合黎是以有北涼酒泉燉煌旣長且狹易以中斷是以有西涼并州左山石河馬足乘鐵足兵而食不足飽是以爲爭地劉淵命十將據上黨而趙魏兗豫莫不動搖劉曜弗能用也以滅于石勒慕容暐弗

能用也以滅于苻堅慕容永弗能用也以滅于慕容垂慕容寶弗能用也以滅于拓跋圭是無立國也句注據之是以有代山東左海右太行太行之陘自居庸以東傅海是以有燕泰山特起蒼莽之中臨濟為闕是以有南燕然則割據之國之所馮依任山者什之九任水者什之一斷可識也南北分爭雖號江淮為重門豈不恃冥阨哉方數百里之地蜒以平岡重壘周折閒以塘濼沮洳敵仄踐岡則紆迴倍蓰而不得了涉登徑行則車覆馬躓人徒緣蹬而不得比肩或擇便而邀之則立盡耳就其出險固不待接刃而自憊矣夫是以西捍襄漢東捷汝潁建之襄陽壽春則淮足以衛外而江足以葆內也常人知用其所用智者知用其所不用以不用為用則是未守而先固未攻而先克也至乃五嶺以南巫黔以西腹毳之少多其無與于六翮也明矣輇次諸國得失後先盛衰

之故參諸人事

成李氏起綿竹得廣漢始建年號得成都都之後偁漢其盛也盡有梁益寧三州之地又有荆州之建平置益州治成都梁州治涪寧州治建寧又分梁州置荆州治巴分寧州置交州治興古後改名漢州其亾也地復入晉

梁州 廣漢 新都永寧元年十月得于晉 梓潼太安元年五月得于晉永嘉三年九月晉復之四年四月復得于晉

巴西太安元年五月得于晉永嘉四年三月晉復之五年二月復得于晉 巴永嘉四年十二月得于晉 涪陵 漢中建興二年二月得于晉 巴東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益州 汶山太安二年七月得于晉 犍爲太安二年九月得于晉 成都太安二年十二月得于晉 越巂 漢嘉太寧元年正月得于晉 朱提咸和八年正月得于晉 牂牁咸和八年八月得于晉

寧州 興古太寧二年十月得十晉 建寧 雲南 永昌咸和八年三月得于晉

荆州 建平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漢劉氏起西河都離石僭漢徙蒲子又徙平陽有司雍并冀青兗六州之地東略至海西及隴山南抵嵩洛然自并以東石勒擅之漢實弗能有也置雍州治平陽幽州治離石荊州治洛陽靳準之亂石勒叛之境土中分曜都長安僭趙有雍州西取秦州東得司州之河東弘農上洛荊州之順陽置秦州治上郡朔方治高平并州治蒲阪幽州治北地益州治仇池仇池旋爲楊氏所復得其亾也金城以西復入于張氏餘地皆并于石勒

并州　西河 永興元年八月得于晉　上黨 永嘉三年七月得于晉太興元年十二月失于石勒太守三年三月復得于石勒五月復失之　新興 永嘉五年十二月得于晉　晉陽 永嘉六年八月得于晉十二月晉復之建興四年十二月石勒復得之于晉

司州　平陽 永嘉二年七月得于晉　洛陽 永嘉五年六月攻陷之弗守也六年六月始命趙固守之建武元年八月固附晉十一月復得之于固　河內　河東 永嘉五年七月得于晉　襄國 永嘉六年七月石勒得于晉　鄴 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得于晉

雍州　長安 永嘉五年七月得于晉六年四月晉復之建興四年十一月復得于晉　馮翊 建興三年十月得于晉　上郡 晉過外地也建

興四年七月據之其後置朔方于高平　北地建興四年七月得于晉

秦州　天水　畧陽太興三年正月得于晉永昌元年二月失于陳安太寧元年七月復得之　隴西　南安太興三年五月得于張氏永昌元年張氏復之咸和二年十月復得之　狄道咸和二年十月得于張氏　仇池太寧元年八月得于楊氏

涼州　金城咸和二年十月得于張氏

荆州　順陽咸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冀州建興元年五月石勒得于晉

兖州建興元年五月石勒得于晉

幽州建興元年三月石勒得于晉旋爲段匹磾所據

青州永嘉五年正月曹嶷得于晉建武元年三月曹嶷附晉太興二年五月又附石勒

後趙石氏起在平附汲桑桑敗降漢初據襄國猶爲漢藩靳準之亂叛劉曜偁趙卽襄國爲都其地皆故漢晉所據又南取晉兖豫徐三州境至淮東取冀青至于海西滅趙北倂遼西徙都

于鄴最爲強大矣石勒時置司州治洛陽冀州治信都并州治
上黨兗州治鄄城徐州治廩丘幽州治薊朔州治代青州治廣
固豫州治許昌揚州治壽春荊州治襄陽後徙魯陽雍州治長安秦州
治上邽石虎改司州治鄴置洛州治洛陽增置營州治令支涼
州治金城欲以吞燕涼然卒爲燕涼所挫折冉閔之亂自并而
東地入燕其西入秦金城隴西入涼晉亦頗收故地

司州 平陽太興元年十二月得于靳準 洛陽太寧二年正月得于趙 滎陽太寧二年六月得于晉

兗州 泰山太興二年四月晉太守徐龕來附 陳留太興三年五月晉祖逖復之永昌元年十月逖卒復得之

冀州 樂陵太興三年四月得于晉

豫州 襄城永昌元年五月得于晉 譙永昌元年十月得于晉 許昌太寧元年三月得于晉 汝南咸和元年四月得于晉

徐州 琅邪永昌元年八月得于晉 東莞 東海太寧二年六月得于晉 彭城 下邳咸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青州太寧元年八月得于曹嶷

并州 太寧三年四月失于趙七月復得之

揚州 壽春 咸和三年七月得于趙

雍州 咸和四年正月得于趙

秦州 咸和四年九月得于趙八年十二月郭權以州附晉九年四月復得于權 狄道 永和三年七月得于張氏

荊州 襄陽 咸和五年八月得于晉七年正月晉復之四月復得于晉 義陽 咸康五年九月得于晉 南陽 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幽州 薊 上谷 北平 代 咸康四年三月得于段氏

平州 遼西 咸康四年三月得于段氏

涼州 金城 永和三年七月得于張氏

論曰石勒狡猾卒并關中石虎繼以驕暴翦伐異己脃若拉朽天之縱恣淫人甚矣哉察其方強知其必折息民繕兵以需事變斯則宇內所託命也惜哉惜哉三庾躁動傷本殷桓齟齬失時燕秦然後坐大

燕慕容氏起于平州都棘城與後趙共滅段氏境至遼西之凡城徙都龍城石虎殂興師南下徙都薊滅冉閔徙都鄴全有平幽幷冀青五州之地司州則唯平陽河東弘農上洛屬秦豫州則唯襄城弋陽安豐屬晉兗州則唯泰山一郡與晉分據徐州則有琅邪東莞東海荆州則有南陽置中州治鄴平州治襄平幽州治龍城(後徙薊)幷州治晉陽冀州治常山(後徙信都)青州治樂陵(後徙廣固)豫州治陳留(後徙許昌)兗州治陽平(後徙廩丘)洛州治金墉荆州治蠡臺(後徙魯陽)爲秦所滅秦敗復起爲後燕後燕初得冀州都中山遂有幽平兗司之地別支爲西燕有幷州及司州之河東後燕滅之河東入于後秦青州唯有歷城徐州唯有琅邪壤土狹于前燕矣置冀州治信都幽州治龍城平州治平郭兗州治滑臺幷州治晉陽雍州治長子青州治歷城徐州治黎陽魏兵南下棄中原徙都龍

城僅有平州之地置幽州治令支平州治宿軍青州治新城幷州治凡城後徙白狼冀州治肥如別支爲南燕有青州及徐兗司三州之邊地置幽州治發干幷州治陰平徐州治莒青州治東萊兗州治梁父南燕滅于晉燕傳北燕高氏馮氏滅于魏

平州　遼東太興二年十二月受于晉　龍城咸康八年十月都　遼西永和六年三月得于後趙

幽州永和六年三月得于後趙

冀州永和六年始取至九年十二月全得　趙　中山永和七年八月得于毋閔　繹幕永和八年三月得于段勤

幷州永和八年得于後趙

司州　鄴永和八年八月得于毋智　河內永和十年三月得于呂護　滎陽興寧元年四月得于晉　洛陽興寧三年三月得于晉　平陽升平五年二月得于張平九月失于秦

青州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得于段龕

兗州升平二年三月得于晉

豫州　潁川升平二年十月得于晉興寧元年十月晉復之二年四月復得于晉　陳　汝南興寧二年四月得于晉　譙　沛升平二年十月得于晉　魯太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荆州　宛太和元年十二月得于晉

後燕

司州　滎陽太元九年正月得于秦　黎陽太元十七年六月得于段遼

冀州　信都　渤海太元九年五月得于秦　常山太元九年六月得于秦　中山太元九年七月得于秦　清河

平原太元九年八月得于秦　博陵太元九年十二月得于秦

幽州　范陽太元九年七月得于秦　薊太元十年二月得于秦

平州太元十年六月得于秦

兗州　濟北太元十二年正月得于晉　滑臺　高平太元十七年六月得于段遼　廩丘　東平

泰山太元十九年十一月得于晉

青州　歷城太元十二年二月得于晉

并州 晉陽太元十九年五月得于西燕 長子太元十九年八月得于西燕

徐州 瑯邪太元十九年十一月得于晉

秦苻氏初起畧陽臣劉石石氏之盛東徙枋頭石氏亂洪遣使文服于晉洪卒健假晉官號入關併秦與燕分據石氏故地置司隷治長安秦州治上邽荆州治豐陽青州治盧氏洛州治宜陽并州治蒲阪幽州治垣張遇以許昌降置豫州尋爲晉所克燕日强取晉洛陽于是以陝爲東蕃矣及堅大盛東并燕北并代西并凉州威加西域南并仇池遂據巴蜀襄陽彭城乃移凉州治姑臧并州治晉陽幽州治薊青州治廣固豫州治洛陽洛州治豐陽荆州治襄陽增置雍州治安定梁州治漢中南秦州治仇池益州治成都寧州治墊江河州治枹罕晉州治晉興冀州治鄴平州治和龍兗州治倉垣徐州治彭城揚州治下邳東

豫州治許昌當是時北方無復列國以徐揚豫荆梁益與晉分界徐州晉獨有臨淮廣陵揚州爲晉豫州爲秦荆州則襄陽以北爲秦南郡以南爲晉梁州唯巴東屬晉益州則界漢嘉越巂之閒其盛過于石氏矣肥水之敗境内皆叛丕棄鄴據晉陽未能全有并州也卒走死河東登起隴西據雍城卒走死隴上慕容餘衆于是復熾姚呂乞伏乘隙而瓜分之晉亦收復青徐兖豫司荆梁益之地云

雍州　長安永和六年十月得于杜洪太元十年六月失于西燕十一年三月西燕棄之而東始入于後秦　安定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正月失于後秦十四年七月復得其平涼　新平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四月失于後秦十二年九月復得之　扶風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失于後秦十四年九月復得之

司州　平陽永和七年二月張平來附升平元年七月平附晉二年三月復來附九月又附燕五年二月得于平九月平復取之滅平復得　洛陽永和八年二月張遇來附十年正月失于周成十二年八月晉復之興寧三年三月燕據之太和五年正月得于燕　[illegible]永和八年得于晉　上洛永和九年九月得于晉十年三月晉復之寗康元年復得于晉　鄴太和五年十一月滅燕得之

豫州　許昌永和八年二月張遇來附十月晉復之興寧二年入于燕太和五年滅燕復得之

秦州　上邽永和八年七月王擢以州附晉九年二月得于擢五月失于涼十年十月復得于涼太元十一年九月失于後秦十二年四月登將楊定復得之畧陽太和元年斂岐以郡附李儼三月復得之太元十一年八月失于後秦十二年四月登將楊定復得之七月又失于後秦十四年九月楊定復得之楊定復爲仇池王武都　陰平咸安元年四月得于楊氏秦亾楊定之弟盛復據之稱仇池王

涼州　金城太和二年四月得于李儼姑臧太元元年八月滅涼得之并其支郡

并州　上黨太和五年七月得于燕晉陽太和五年九月得于燕平城太元元年滅代得之

冀州　幽州　平州　青州　兖州太和五年滅燕得之

梁州　益州寧康元年十一月得于晉

荊州　上庸　新城寧康元年十一月得于晉南鄉太元元年三月得于晉南陽太元三年六月得于晉順陽襄陽太元四年二月得于晉魏興太元四年四月得于晉

徐州　下邳　彭城　淮陰　盱眙太元四年二月得于晉

揚州　壽春太元八年十月得于晉

後秦姚氏初起南安石氏盛時東徙㶏頭石氏亾降晉復降秦秦亂叛秦起渭北西燕東走入都長安其盛也全有雍州之地秦州唯陰平武都屬仇池涼州則有金城武威西平梁州則有漢中司州則有弘農上洛滎陽河東豫州則有潁川兗州則有陳留荆州則有南鄉等十二荒郡建置畧因秦故其亾也秦涼之地入于西秦餘皆爲晉所復

雍州 北地（太元九年四月得于秦） 安定（太元十年正月得于秦） 新平（太元十年四月得于秦爲秦所復十六年二月復得之） 京兆（太元十一年四月得于西燕） 馮翊（太元十二年十二月得于秦） 扶風 始平（並太元十九年滅秦得）

秦州 畧陽（太元十一年八月得于秦十二年四月失于秦七月復得之十四年九月失于仇池後復得之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 天水（太元十一年九月得于秦十二年四月秦取之二十一年十二月姜乳來附） 南安（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 隴西（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

涼州 武威（元興元年八月得于涼義熙二年六月予南涼） 金城（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二月失于西秦） 西平（南涼暫附）

十二月得于西燕

司州 上洛隆安元年九月得于晉 弘農 河南隆安三年十月得于晉 滎陽 河東太元二十一年

梁州 漢中義熙元年五月得于仇池

豫州 潁川

兗州 陳留

荊州 南鄉凡十二荒郡得于秦義熙元年五月于晉

西秦乞伏氏初屬秦秦敗于淮南叛秦起金城東得隴西及畧陽天水支縣後秦滅之巳而復國因後秦之亾東全據秦州四郡西得西平侵吐谷渾以自廣卒滅于夏地入吐谷渾

涼州 金城太元十年九月得于秦隆安元年二月失于涼十一月得于涼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二月得于後秦 苑川太元十年九月

得于秦隆安四年八月失于後秦明年二月復于之 枹罕太元十四年十一月得于彭奚念十七年八月失于涼隆安元年五月得于涼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五年

二月得于後秦 西平譚郊不知何時得義熙八年二月都之樂都南涼都義熙十年五月滅南涼得之遂得全郡

秦州　隴西太元十九年十月得于楊定隆安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九月得于後秦天水太元十四年五月成紀顯親休官來附二十一年十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九月得全郡于後秦南安　畧陽義熙六年九月得于後秦

夏赫連氏初居新興徙朔方後秦之衰畔起安定之高平與後秦界馮翊之杏城北地之三城晉滅後秦弗能守因得盡取姚氏雍秦二州故域東至蒲坂陝城後滅于魏

朔方元興元年後秦使鎮之高平義熙三年六月得于没弈干杏城義熙十一年三月得于後秦

雍州　秦州義熙十四年十一月取後秦故境于晉

司州　陝城　蒲坂元熙元年正月取于晉

凉呂氏秦將伐西域還據凉州州故八郡金城西平爲西秦南凉所分據其後北凉據張掖西海酒泉燉煌及西郡之半西凉又據北凉之燉煌酒泉呂氏所有武威而巳呂氏降後秦南凉幷得武威旋及西凉皆爲北凉所倂西平全入于西秦

涼州　武威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元興二年八月屬後秦義熙二年八月屬南涼六年三月屬北涼　西郡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五月半屬北涼義熙三年九月全屬北涼　張掖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元年五月半屬北涼二年六月全屬北涼　西海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六月屬北涼　酒泉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六月屬北涼五年八月屬西涼宋受禪之二年入于北涼　西平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元年正月屬南涼義熙十年五月屬西秦　金城　枹罕縣太元十七年得于西秦隆安元年失于西秦　金城縣隆安元年得于西秦二年失于西秦

魏拓跋氏其先居北邊永嘉立功封代居鴈門陘北爲秦所滅秦亂復興改號魏有漢雲中五原定襄鴈門諸郡及破燕始得并冀幽三州及司兗北境南北之勢蓋至宋始相敵云

并州　鴈門永嘉四年十月受于劉琨　晉陽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取于燕遂全得州境

冀州　常山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得于燕遂全得州境唯信都爲燕　信都隆安元年正月得于燕

司州　平陽太元二十一年取并州後得　鄴隆安二年正月得于燕　野王取鄴後得

幽州隆安二年取鄴後得　遼西隆安五年十二月得于燕明年燕復取之

兖州　滑臺隆安三年二月得于燕

朔方太元十六年得于劉衛辰不知何時復爲夏所得

執政表

荆溪周濟譔

得失之原雖曰運命曷嘗不由委任哉設官沿前代委任出意恉意恉所寄風尚隨之于是有受高位而若黜安淺秩而恐失自非純壹之德不器之才罕能敬共上命喜愠不形者巳有晉內外之任文武之寄或因主權爲低昂或緣時事爲軒輊比物連類可得而言晉三世擅政因遷魏鼎是故良大臣任輕弱泰始之初不杖入公而杖中書門下侍中賈充常侍王沈以驃騎車騎二品將軍對司魁柄荀勖自中書監出守尚書令于秩爲遷而悵惘失志任愷爲賈充所排自侍中出爲吏部尚書竟以得罪是其驗也惠帝失御政出宮闈裴張賈郭居門下諸王錄尚書仰成而巳趙倫篡亂三方舉義自兹以降唯兵是尚大將軍都督中外則政由之歷



帝西遷三公皆以寵方鎮中興初王導以驃騎兼中書監揚州刺史政始復出中書揚州遂以司隸當樞機之重成康守文庾何協贊猶前軌也穆哀癈簡委重上流桓溫不願入輔屯姑孰執朝權丞相至再出就咨軍旅夌夷極矣孝武內倚謝安之忠外値桓沖之讓振綱挈領幾復泰始晩節昏營令僕皆碌碌唯外援是恃國寶召戎則孝伯偁干桓楚干紀則寄奴舉義皆用京口逆制建康撥厥本原荊州因平蜀而勢成北府緣破秦而名立內外文武亦各遭其時也至于選舉之塗秀孝爲郎郎官出宰然後登省寺典方州皆遵先典未聞改轍（唯殷仲堪以黃門郎拜荊州爲破格疑是黃門侍郎史脫侍字爾）岐塗捷徑唯在公府及諸王上佐是以辟召之榮殆過徵聘當其盛也鼎味旣和棟梁斯在及其弊也交通尼媼貨入私門皆以散見諸篇綜其終始固無得而遯焉

執政表一

八公 相督錄三條不在八公之列然多上公爲之故以冠諸簡首

相國丞相秦官晉又有左右丞相督有三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大都督魏官錄有二錄尚書事錄尚書六條漢官皆非常秩太宰周官晉諱師故以代太師與太傅太保當周三公太尉秦官司徒司空漢采周官謂之三司大司馬周官大將軍漢官始與太尉迭置魏始並制在三司上晉初改在三司下後復舊

相
督
錄
宰
傅
保
馬
軍
尉
徒
空

武 泰始元

孚 宰加 八薨
王沈 驃加二 卒
孚 傅拜 八薨
鄭沖 保拜九 卒
王祥 尉拜三 致
石苞 揚都加 四免
陳騫 荆都加 十遷尉
何曾 晉國相 拜三遷 保
望 魏官 三遷尉
荀顗 魏官三 遷徒

三

何曾

望 拜徒

荀顗

晉書表四		武泰始四	七	八	九	十
相						
督		望 尉加 拒吳吳退解				
錄						
宰						
傅						
保	尉拜咸寧二遷傅					
馬		望 尉拜 七薨				
軍						
尉	四遷馬	荀顗 徒拜十卒				陳騫
徒	空遷四遷尉	石苞 前馬拜九卒			何曾 保領	
空		裴秀 尚令拜七卒	鄭袤 光大拜不拜	賈充 車拜咸寧二遷尉		

	咸寧二	四	五	太康元	三
			賈充 尉加伐吳吳平解		亮 尉加十出鎮解
	賈充 尉加太康三卒				
		何曾 傅拜卒			
	何曾 保拜四遷宰				
	陳騫 尉拜太康三卒				攸 空拜出鎮青未行四薨
				伷 徐部加四薨	
軍拜咸寧二遷馬	賈充 空拜太康三卒				亮 撫拜十遷馬
		李允 尚令拜太康三卒			山濤 僕拜四卒
	攸 鎮拜太康三遷馬				衛瓘 尚令拜太熙元

	武 太康四	十	太熙	惠 永熙
相				
督			楊駿 尉加	
錄			楊駿 尉加	泰 空加
宰				
傅				楊駿 尉拜永平為賈后所殺
保			衛瓘 空拜致	
馬		亮 尉拜出鎮豫		
軍				
尉			楊駿 車拜永熙遷傅	石鑒 空拜元康元致
徒	魏舒 僕拜致	石鑒 右光領太熙元遷空	王渾 僕拜元康七卒	
空	遷保		石鑒 右光拜永熙遷尉	泰 前關都拜元康元遷尉

元康元	六	七	九
亮 宰加 衛瓘 保加 彤 衛加六出鎮解	王渾 徒加七卒		彤 軍加
亮 豫都拜爲賈后所殺			
衛瓘 起家爲賈后所殺			
柬 驃拜薨			彤 關都拜永康元遷宰
泰 空拜九薨			
		王戎 傑拜永康元免	
晃 車拜六薨	張華 監拜永康元爲倫所殺		

	惠 永康	永寧	太安元
相	倫 自署 永寧篡誅　彤 倫署 不拜永寧爲倫宰衛復宰		
督	倫 自署	冏 馬加	
錄	陳準 尉加	穎 軍加	
宰	彤 軍拜 倫遷丞相　何劭 徒拜永寧遷徒	彤 倫官復拜	
傳		劉寔 保拜太安二致	
保	劉寔 空拜永寧遷傳	幹 衛拜永嘉五薨	
馬		馥 倫子誅　冏 豫都拜太安元爲乂所殺	
軍		虔 倫子誅　穎 鄴都加永安進丞相　[illegible] 嬖死	
尉	陳準 光大拜永寧致	顒 關都 加	
徒	何劭 崇拜遷宰	何劭 宰拜卒　彤 宰領　王戎 尚令拜永興三卒	
空	劉寔 右光拜遷保		越 中令拜

永興元遷傳

二

乂 尉加

乂 驃拜爲越所殺

永興元

潁 軍遷立爲太弟癡

潁 相兼宰加

顒

張方 領加光熙誅

顒 關都加光熙遷徙

越 空拜辭光熙拜永嘉元遷相

劉寔 前傳拜辭

光熙

越 傳加

顒 宰拜爲模所殺

虓 豫都拜薨

溫羨 監拜

王衍 尚令拜永嘉元遷徙

懷 永嘉元

越 傳加辭

晏 上軍拜

王衍

		懷帝永嘉三	四	五	六
相					
督					
錄				模 尉加 為劉粲 所殺 苟晞 軍加	
宰					
傅					
保				王浚 幽都加 未拜	保 秦 刺加 建興元 加相
馬				範 為石 勒所殺	
軍		晏 尉拜 五為石 勒所殺		苟晞 青都加 為石勒 所殺	
尉	三遷軍	王衍 徒拜五 為石勒 所殺			
徒	空拜三 遷尉	越 傅領 五薨		傅祗 左光拜 卒	
空			王浚 幽都加 五加馬	荀藩 尚令拜 建興元 卒	

建興元	二	三	建武元
元帝 揚都加左 保 馬加右		元帝 揚都加丞相 保 加相國	
元帝 揚都加陝東 保 馬加陝西			
麴允 僕加	索綝 尉加		荀組 徒加
			羕 撫拜 永昌遷 宰
	劉琨 幷刺加		
	張軌 涼都加 卒	索綝 衛領	
		荀組 豫牧加	劉琨 幷都加 太興元
梁芬 衛拜			荀組 豫牧加 歸朝拜
張軌 涼都加	荀組 豫刺加	劉琨 幷都加	

		元 太興元	四	永昌	明 太寧元	二
相				王敦 自署太寧二死		
督				王敦 自兼		王導 徒加討敦敦平
錄	王導 驃加	羕 保加		王敦 自兼		
宰				羕 保拜 咸和元免		
傅						
保						王導 徒加
馬						
軍		王敦 江牧加				張駿 涼牧加
尉	爲段匹磾所殺			荀組 徒拜卒		羕 宰領
徒	永昌遷尉				王導 空拜	
空			王導 驃拜太寧元遷徒			

	三	成 咸和 元	二	四
解		王導 徒加寇退解		
	王導 徒加；陸曄 僕加	荀崧 光大加三卒；蘇峻 自署誅		
			蒙 峻署四誅	
		王導 徒加寇退解		
			祖約 峻署四奔北	陶侃
				郗鑒

		成 咸和七	咸康元	四	五	六
相					王導 徒拜卒	
督			王導 徒加寇退解			
錄					庾亮 江都加辭 何充 護加	
宰						
傅				王導 徒加		
保						
馬			王導 徒加寇退解			
軍		陶侃 江都加辭九卒				
尉	荆都加			郗鑒 兖都加五卒		
徒					庾亮 江都加辭 康帝 驃拜	
空	兖都加				庾亮 江都加辭	陸玩

	康帝建元元	穆帝永和元	二	三	八
	何充 驃加	簡文帝 撫加	蔡謨 光加		
					晞 鎮拜 咸安元為桓溫所殺
				張重華 涼都加	
					桓溫 荊都加 興寧元遷馬
			蔡謨 光領六 免		簡文帝 撫拜 太和元遷相
光拜七 卒					

相	五	二	武太元元	簡咸安元	廢太和元	哀興寧元
相				桓溫馬加辟	簡文帝徒拜	
督						桓溫馬加
録			謝安僕加		簡文帝相兼	桓溫馬加辟
宰						
傅						
保						
馬						桓溫荊都加寧康元卒
軍					張天錫凉都加	
尉						
徒	道子	謝安僕拜辟				
空						

執政

	六	九	十	廿	安帝隆安三
		謝安 保加	道子 徒加元興元爲桓元所殺		
	道子 徒加				元顯 領加四解
				道子 徒加辭	
		謝安 衛加十卒			
驃拜隆安三解					恭帝 衛領元興元遷
	郗愔 鎮拜九卒				

		安 隆安四	元興元	二	三
相			桓元 自署改尉	桓元 軍改篡誅	
督		元顯 領加元興元爲桓元所殺	桓元 相兼		
錄	恭帝 徒加		桓元 相兼	桓謙 衛署誅	
宰			恭帝 徒拜二免		
傅			道子 前徒拜爲桓元所殺		
保					
馬					
軍				桓元 尉改改相	遵 義兵推義熙元遷保
尉			桓元 自署二改軍		
徒 宰			王謐 元署		
空					

義熙元	四	五	七	八	十二
三					劉裕 尉加辟
劉裕 車加					
	劉裕 車加				
				劉裕 尉加辟	
遵 軍拜 四薨					
恭帝 前宰拜					
		劉裕 中加辟	劉裕 尉改辟 改尉 劉裕 軍拜		
	恭帝 馬領				

執政

相　督　錄　宰　傅　保　馬　軍　尉　徒　空

安帝義熙十四　劉裕尉加

恭帝元熙元　劉道憐尚令拜

執政表二

八將軍皆取曾經執政者如征鎮前後左右四將軍伏波龍驤征虜冠軍位雖高于領護以未嘗執政故不列表

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漢官撫軍將軍鎮軍將軍魏官中軍將軍晉官領軍將軍護軍將軍魏官品皆第二加大者位從公志云魏有左軍將軍武帝備置右前後四軍其後罷四軍爲衛鎮軍按晉有前後左右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四軍將軍四將軍品高四軍將軍品卑泰始所罷者四將軍非四軍將軍也四將軍尋亦復置四軍將軍統屬衛將軍是爲南軍領軍護軍左衛右衛驍騎

游擊六軍統屬中軍將軍是爲北軍故中軍將軍常與北軍中候更置也鎭位次撫與驃車各自爲營不與衛將軍分領四軍志誤一也志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諸營卽領軍之任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按泰始元年始置中軍將軍以羊祜爲之而司徒義陽王望領中領軍三年望遷太尉領中領軍如故中軍將軍以泰始四年罷而中領軍與並置志又云資深者爲領護淺者加中按望資至深而加中疑深淺字誤倒中二千石在二千石上可證泰始七年罷中領軍併北軍中候太康四年有北軍中候成粲太熙元年以王祐爲北軍中候是中候之置卽在罷中軍之年不始于元帝也中領軍暫罷復置元康元年王衍自北軍中候轉中領軍永和中殷浩周閔爲中軍顧衆王彪之爲領軍升平中康帝爲中軍范汪爲領軍皆同時是中

軍中候迭置自爲一事中領軍暫罷旋復又爲一事不容彼此牽混明矣志誤二也今次此表不用志說仍各自爲官云

	驃	車	衛	撫	鎮	中	領	護
武泰始元	王沈晉國御史大夫拜二年八遷空	賈充衛拜	攸二遷驃			羊祜領拜四遷僕	望徒領	羊琇左衛拜遷太僕
二	攸衛拜後遷鎮大							
四			羊祜僕兼	伷僕兼				王業七遷僕
六	孫秀吳降人				攸咸寧元遷空			
八		羊祜荆都加	步闡吳降人		楊駿咸寧元遷車			

咸寧元	三	太康元	三	四	五	六
		駿雍都加				
孫楷吳降人 楊駿鎮拜太熙元遷尉						
	亮撫拜遷豫都				胡奮護拜後遷僕	
亮三遷衛			亮豫都拜遷尉			王濬卒
伷徐都加						王濬遷撫
				成粲中候始見		
					胡奮荊都拜遷衛	王彥

	武 太康十	太熙	惠 永熙	元康元 元
驃			柬 關都拜元康元遷軍	
車	穎 元康九遷鄴		晃 青都拜元康元遷空	
衛	楊珧 永平為賈后所殺 楊濟 永熙遷太子太保			瑋 荊都拜為賈后所殺 肜 關都拜六遷關都
撫				楙 拜免 遐 前將軍拜永康元薨
鎮	胡奮 僕加卒 賈混 宗正拜 山簡 尚書拜遷尚書			
中		王祐 永熙遷尹		瑋 衛領 裴楷 未拜轉尚書 王衍 黃侍拜後遷領
領				趙俊
護				張劭 誅 晃 車領

六	九	永康元	永寧	太安元	二
		允 揚都拜為倫所殺	孫秀 倫篡署誅		
			乂 撫拜太安二遷尉		
倫 關都拜永康元自署相			孫旂 倫篡署誅	懷帝 射聲拜	楙 徐都加
			何勗		
郭彰 尚書拜後卒		[illegible] 侍中拜永寧遷保	張林 倫篡署為孫秀所殺		楙 徐都加
			楙 倫署免		
		荂 宂從僕射拜倫篡為太子倫敗誅	詡 倫篡署誅		
		馥 前將軍拜倫篡署馬	乂 拜遷驃		
		虔 黃郎拜倫篡署軍	雅 倫篡署免		
			劉總		
王衍 尚令中拜	肜 軍兼	澹 護拜倫敗廢徙	何勖 車領		
澹 前將軍拜永康遷領		馥 鎮領			
		荂 撫領			
					石超

	惠帝永安	永興元	二	光熙	懷帝永嘉元	二	三
驃			虓 豫都加 光熙遷 空				
車				劉宏 荊都加 騰 鄴都加			王堪
衛		周馥 尹拜不拜					
撫				蒙 侍拜 永嘉元遷鎮	苟晞 遷青	愍帝	
鎮					蒙 撫拜 建興元遷撫		
中	苟晞 驃從拜 遷兗				呂雍 誅 華恆 後遷領		
領		張方 右將軍拜三誅	周馥 尹拜遷司隸			陸納	華恆 後遷尚書
護		鄭球 尚書拜遷僕					荀崧 後遷荊監

四	五	六	愍建興元	二	三
王浚都督加		賈疋戰死 張軌涼都加		索綝衛拜四爲劉聰所殺	麴允領拜四死難
	張軌涼都加				
		梁芬建興元遷徒	荀組豫刺加	索綝僕兼遷驃	
劉暾五沒胡	段匹磾		羕鎮拜建武遷保		
			華恆尚書拜建武遷衛		
			麴允		
	祖納遷元帝軍酒			索綝僕領	

晉書表四	建興四	建武元	太興元	永昌二	
驃		王導揚刺加太興四遷空		戴淵司都拜為王敦所殺	
車		裒薨			
衛		華薈為趙固所殺 華恆鎮拜後遷太常		王含荊都加	
撫			宗平東拜太寧二遷		
鎮	胡崧	右軍酒祐拜太寧三遷衛			
中			鍾雅右丞拜遷守	沖長水拜咸和九遷車	
領			庾亮常拜太寧元遷中監	郗鑒兗都遷尚書 王邃僕兼	
護		戴淵尚書拜辭		周顗左僕拜為王敦所殺 鄧攸吏拜太寧二遷守	

明太寧元	二	三	成咸和元
華恒 特進拜 遷護軍	王含 江西都加 反誅 紀瞻 領拜 卒 宗 撫拜咸和元為庾亮所殺		蘇峻 自署 誅
慕容廆 龍驤拜咸和八卒		郗鑒 尚令拜出 鎮兗	
	郗鑒 尚令行 三遷車	祐 鎮拜咸和元 薨	
			王舒 會守加
	卞壼 吏加遷 領		
紀瞻 僕拜二 遷驃	卞壼 中拜三 遷尚令	陸曄 僕拜咸和四遷衛	
	應詹 光勳拜 遷江都 庾亮 監拜四 遷豫都		

	驃	車	衛	撫	鎮	中	領	護
咸和二							卞壼 尚令兼	
三					虞潭 吳守加			
四	溫嶠 加江都		陸曄 領拜九卒			陶回 徒馬拜遷護	褚翜 護拜咸康遷僕	褚翜 君兼遷領 陶回 中拜遷守
八		慕容皝 遼東公加						
九	康帝 常拜 咸康五遷驃 徒	沖 中拜咸康六遷						

五		三	二	元
				虞潭 吳守拜 卒
		孔愉 領拜出守		
	顧和 吏拜遷 太常	孔愉 護拜遷 鎮		陶回 守拜二 卒
王淡	何充 後遷中 令		趙允 孔愉 僕拜遷 領	

		成帝咸康六	七	八	康帝建元元	二	穆帝永和元
驃		沖 車拜七薨		何充 中令拜出鎮徐	庾冰 揚都加出鎮江	何充 入爲揚都永和二卒	
車					褚裒 江刺拜永和元出鎮兗		
衛				王允之 會守加卒			
撫		簡文帝 右將軍拜永和八遷徒					
鎮		晞 左將軍拜永和八遷宰					
中							
領		顧衆 尚拜永和元遷僕					周閔
護	侍拜遷尚	周謨 侍拜卒	褚翜 僕拜七卒				王彝

	六	七	八	十	十一
		姚弋仲 來降拜八卒			
					謝尚 豫都未拜卒
			廢帝 常拜升平三遷車		
	殷浩 揚制兼十免			周閔 僕加	
遷吏 之 江制 拜遷守	王洽江彪 吳守拜吏拜升 升平二平三遷 卒 守				王彪之 周閔 吏僕兼拜

		穆帝升平三	哀帝隆和	廢帝太和元	三	五
驃		哀帝中拜	廢帝車拜			
亭		廢帝鎮拜隆和元遷卒、驃				
衛		王述揚都加太和三				
撫						
鎮			王彪之僕拜出守會興寧三免			
中		哀帝常拜遷驃				
領	遷僕	范汪吏拜五遷徐都		王恪 庾和	韓伯吏兼	桓祕常拜咸安二
護					庾希前青都未拜免	

	簡文 咸安元	孝武 寧康元	太元元
			謝安 僕加射 道子 中拜五加 徒
			桓沖 徐都加
	郗愔 會守加		郗愔 領拜六 遷空 王薈
		桓沖 揚都加	道子 常拜遷 驃
免	郗愔 會守拜 太元元 遷鎮	王恪 桓伊 尹拜太 元元遷 護	
		江灌 尚拜遷 守 王薈 尚拜太 元元遷 江制	桓伊 領拜出 守

	廿	十三	十	八	五	孝武太元二	
驃騎							
車騎							
衛		謝石尚令加卒			謝安僕兼		
撫							
鎮							浙東加
中				謝石僕拜遷尚令			
領	王雅太子少傅兼隆安二遷僕		王國寶中令拜隆安元遷僕			王劭僕領	
護	謝琰僕兼					王彪之尚令拜卒	

	安 隆安 元	二	三
		恭帝 中拜元 興元遷 車 謝琰 右將軍 拜出刺 徐	王珣 尚令加 四卒
		恭帝 遷衛	
		元顯 中令領	阮歆之 王嘏
王凝之 太常拜	桓脩 二出刺 江	遵 太常 拜元興 二免	

	隆安五	元興元	二	義熙元	四
驃		元顯後將軍拜爲桓㊀所殺			
車		恭帝衛拜遷宰			劉裕徐加熙中
衛			桓謙桓㊀署後誅		
撫			桓脩㊀加後誅	劉毅兗加	
鎮			劉裕義軍推義熙四遷車		
中		桓謙僕兼二遷衛			劉裕車熙七遷尉
領	孔安國會守加	王謐中令兼	殷仲文㊀署後誅		謝混中令拜五遷僕
護		虞嘯父尉馬拜出守			

五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劉道憐 中拜出鎮荆			
劉毅 豫都加					
					王宏 僕拜出監江
		劉道憐 青刺 拜遷驃	劉義符 徐加		
	鄧攸 致	謝景仁 吏拜遷僕 孔靖 僕拜十三致		劉懷愼 徐監拜免	
					寶 常拜入宋遷光大

	恭 元熙 元
驃	
車	
衛	
撫	
鎮	
中	劉懷慎 尚拜 出刺徐
領	范泰 尚拜致
護	

執政表三

三省 光祿大夫特進給事中位皆高未有單銜執政者故不列表

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漢制尚書一令一僕射六曹尚書爲八坐魏增一僕省一曹亦八坐晉初一令二僕六曹亦云八坐因舊名耳東晉去一曹祠部常與右僕射通職或省一僕射則去左右之名志云咸寧四年省一僕射而李(允)在泰始時已單偁僕射是不起于咸寧也又云咸康中罷左右僕射孔愉本左僕射遂去左而其時仍有左僕射褚裒右僕射諸葛恢足知損益靡常不爲定制矣紀傳所載左右之文傳寫譌繆莫能是正故從省約但爲一行吏部晚置爲諸曹首何謝皆以執政故列于表門下侍中四員別

加官則非數與帝省二後復舊散騎常侍無員亦以爲加官加官旣多諸王宗室功臣子孫拜者亦緜今皆不表表其有建白者中書監令各一人尚書主天下章奏入奏入主出行所司門下居入主左右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共平尚書奏事中書典尚書奏事爲入主省讀書可草制詔誥令之文諸官皆以年表惟侍中常侍紀錄多疏乃表以世附諸篇末云

	武泰始元	四
令	裴秀 晉國尚令拜四遷空	賈充 車守
僕	賈充 車兼	羊祜 中拜五遷荆部 伷 兖監拜五遷徐都
吏	盧欽 魏官 武陔 尚拜遷僕	李允 尚拜遷僕
監	荀勖 晉國侍中拜太康遷守尚令	
中令	和嶠 黃侍拜遷尚書	庾純 黃侍拜遷尹
侍	任愷 傅玄 侯史光 山濤 庾峻	
常	傅玄 皇甫陶 應貞 王愷 劉毅	

		武 泰始七	十	咸寧元	二
令				李胤 侍拜四遷 徒	
僕	武陔 吏拜卒	王業 護拜 珪 鄴督拜十 薨 盧欽 沔北都拜 咸寧四卒 李憙 太子太傅 拜遷光大 李胤 吏拜		山濤 吏拜太 康三遷 徒	
吏	任愷 侍拜 免		山濤 太常 拜咸寧遷 僕領	盧欽 僕 領	
監					
中令					張華 黃侍 拜五遷尚
侍	華廙 楊濟 王濟 孔恂 王恂 甄德 盧欽 和嶠 李胤 向雄 魏舒 周浚				
常	華廙 鄭默 華嶠 裴楷 王戎 庾純 羊琇 石崇 曹志 文立 張華 裴頠				

四
衛瓘 幽都拜太康三遷空
劉毅 司隸拜太康致

武
太康元
魏舒 尚拜四遷徒
魏舒 僕領

四
荀勖 監拜十卒
晃 尚拜遷青都
崔洪 左丞拜

泰 前將軍拜七遷關都

六
楊珧
王渾 揚都拜太熙遷徒

胡奮 護拜九卒

九
朱整 尚拜十卒
王戎 光勳拜永熙遷太子太傅
華廙 左衛拜永熙遷尚令
何劭 永熙遷監

惠
永熙
華廙 監拜免
何劭 令拜遷太子太師
蔣俊 元康元為賈后所殺

華嶠　郭彰
裴楷　鄒湛
馮紞　劉寔
庾純　劉智
王戎　傅祗
山簡　韓壽
賈混　陸喜
程咸　薛瑩
劉智
鄒湛　和嶠
傅祗　段廣

惠元康元 | 六 | 七 | 八 | 九

令

晃 車守

泰 尉守九甍

王衍 領拜免

彤 軍兼

僕

荀愷

繇 典軍拜免徙

王戎 太子太傅拜七遷徙

越 輔國拜永康遷中令

何劭 太子太師拜永康遷徙

裴頠 尚書拜永康為倫所殺

樂廣 吏拜

吏

劉潢

樂廣 尹拜遷僕

劉頌 尚拜永康遷光大

監

張華 太子少傅拜六加空

中令

裴楷 荊都未拜卒

王戎 侍拜遷僕

陳準

侍

張劭 賈模 溫羨 周馥 裴頠 樂廣 賈謐 荀藩 華混 荀組 羊元之 嵇紹

常

楊邈 夏侯湛 賈模 賈謐 溫羨 劉喬 周處 解系 解結 張軌 華恆 嵇紹

永康	永寧	惠 太安元	永興
滿奮	王戎 前徒 拜遷徒	越 空守 樂廣 僕拜 永安元卒	王衍 僕拜 光熙遷空
崔隨	繇 前僕拜憂 去	羊㊄之 常拜 二卒	王衍 光大拜 遷尚令 高光 尚拜光 熙遷太 弟少傅
樂廣 僕領	溫羨 尚拜 太安三遷冀 刺		王衍 僕領 鄭球 僕領
傅祗 光大 拜永 寧元遷光 大	孫秀 倫署 誅	越 空領	盧志 常拜 免
越 僕拜太安 元遷空 孫秀 倫署	威 倫署誅 王衍 尚拜 疾去 卞粹 前將 軍拜太安元 為乂所殺		
卞粹 鄭球	劉沈 馮蓀 荀崧 潘尼	秦準 王敦	
郗隆 羊㊄之	楊準 王敦 潘尼 索靖	高光 薛兼 裴邵	

		惠 光熙	懷 永嘉元	二
令			高光 光大拜三 卒	王堪 荀藩 太子少傅拜五遷空
僕	和郁 尚拜永嘉元遷鄴督 鄭球 護拜永嘉二卒	荀藩 辟興	傅祗 光大拜遷光大	和郁 鄴督拜後遷尚令 山簡 雍刺拜三遷荆
吏		山簡 尚拜永嘉遷雍刺		
監		溫羨 中令拜遷徒	王敦 青刺拜三遷揚刺	荀組 衛尉拜遷司隸
中令		溫羨 冀都未拜遷監 潘尼 侍拜永嘉遷太常	繆播 侍拜三為越所殺	
侍			裴憲 何綏	程延 庾珉 辛勉
常			庾敳 華軼	江統 王延 繆㊀

年							
三		劉暾 司隸拜遷光大					李宏
五	和郁 没胡	曹馥 没胡	劉望 没胡	傅祗 徒領	和郁 常領		成公簡
					李暅 爲閻鼎所殺		顧榮
愍建興元		麴允 守拜	索綝 僕領			梁濬	梁緯
二		索綝 前將軍拜				宋哲	嚴敦
		荀組 空領				宋敞	華輯
元建武元		刁協 長史拜太興元遷尚令	周顗 長史拜免太興元復拜三遷僕	王導 驃領	賀循 軍酒拜遷太常	張闓	陸曄
						陸曄	虞允
太興元	刁協 僕拜永昌爲王敦所殺	荀崧 江北都拜太宰三遷光大				熊遠	卞壼
		紀瞻 尚拜太宰遷領				鄧攸	王舒
						劉隗	熊遠

	元太興三	永昌	明太寧元	二	三
令		王導 空守	郗鑒 江西都拜三遷車		卞壼 領拜
僕	周顗 吏拜永昌爲王敦所殺	王邃 兼領	陸曄 尚拜遷領	戴邈 前尹拜卒	
吏	周顗 僕領 鄧攸 侍拜永昌遷護	卞壼 中丞拜太寧二遷領		阮孚 侍拜咸和元遷尹	
監	諸葛恢 會守拜遷尹		庾亮 領拜二遷護		
中令			溫嶠 侍拜遷軍馬		庾亮 護兼
侍	荀邃 紀瞻 王彬	溫嶠	荀闓 周謨	陸玩 諸葛恢	顏含
常	阮孚 華譚 張亢	庾亮 荀奕 顏含 應詹	干寶 陶瞻	桓彝 夏侯湻	

	成帝咸和元	二	四	五
咸和二死蘇峻難		祖約蘇峻署奔		
	王舒湘都拜遷撫 王彬大匠拜卒			陸玩吏拜六遷尚令 孔愉尚拜咸康二遷 護
		蔡謨尚拜遷太常	陸玩侍拜五遷僕	丁潭侍拜遷廷尉

孔愉 荀奕 阮孚

鍾雅 褚裒 丁潭 孔坦 袁猷 周閔 孔恆 劉劭 王惔

丁潭 何充 溫試之 虞預 袁瓌 王坦之

	咸和六	咸康元	二	五	六
令	陸玩 僕拜咸康六遷空				諸葛恢 僕拜永和元卒
僕			褚翜 護拜六遷護 諸葛恢 吏拜六遷尚令 顧和 侍拜三遷領		
吏		諸葛恢 尚拜二遷僕	謝奕 殷融 何充 五遷護		諸葛恢 尚令領
監				庾冰 會守拜建元元遷車	
中令					
侍	祖台之 顧和	顧眾 褚裒	許遐		
常					

八	康帝建元元	穆帝永和元	二	七	十一
		顧和 光大 拜七卒			
何充 遷驃	顧和 國酒拜遷光大	顧眾 領拜二卒	謝尚 豫刺拜七出鎮 豫十一遷衛		周閔 吏拜 王彪之 領遷 不拜遷太常
		江虨 侍拜 六遷護		周閔 領拜 十一遷僕	王彪之 廷尉拜遷 領 范汪 升平 三遷領
	褚裒 衛領	王洽 領加 卒			

江虨　荀蕤
高嵩　蔡裔
王薈　孔闓
紀璩　羅含
王彪之　孫綽
羅含　韓伯
江逌　郗曇
庾希　荀籍
王操之　高耆
龔登

	穆升平元	三	哀興寧二	三	廢太和		簡文咸安元
令			王述 揚都 拜太和三卒				
僕	王彪之 太常 拜隆和遷鎮	江彪 會守拜 五遷護		王彪之 前鎮 拜寧康元遷 尚令			
吏		韓伯 尹拜 卒					謝安 侍 拜寧康元遷 僕
監							
中令							
侍			江灌		王坦之	韓伯 桓伊	謝安
常					桓祕	庾柔	

武康寧元王彪之謝安吏拜
僕拜遷護
謝安僕領
王坦之謝琰
謝琰
太元太元
王劭尹拜
二遷僕
謝安僕兼
吳興守拜
卒
王獻之王國寶陸納
侍拜二遷
徐都
孔安國劉波
孔汪
傅韶
二
王劭吏拜遷守
陸納太常拜六遷僕
車㊇
劉耽
王珣
衛璵
庾恆
王琨
徐邈
四
王藴徐都拜遷浙東
卞耽
謝石尚拜八遷中
張㊇之
六
陸納吏拜十四遷尚
十二遷守
王雅
令
庾準
八謝石中拜
十三卒
庾楷
謝邈

令 僕 吏 監 中令 侍 常

武 太元十一
恬 吳守拜十三遷兗都
王國寶 侍拜遷領
王愷
虞嘯父

王珉 侍拜 十三卒

十四
陸納 僕拜 二十卒
謝琰 會守拜 廿一遷 護
王恭 尹拜 十五遷兗都

十五
王珣 吳守拜 隆安元 遷尚令
劉柳 隆安元遷徐刺

廿一
道子 傳領

安 隆安元
王珣 僕拜 四卒
王國寶 領拜 為道子所殺
車胤 輔國 拜 為元顯 所殺
元顯 征虜 拜 三兼揚刺
王爽
桓蔚
桓石生
顧愷之

二	四	五	元興元	二
	元顯 加 揚刺			劉耽 常拜 卒
王雅 領拜四 卒	何澄 瑯邪王 師拜	孔安國 會守 拜義熙元遷 左將軍	桓謙 荊都拜 二元署 尚令	王愉 元署謚
			桓謙 僕領 王謐 監拜二元署 領徒	桓胤 署元
			王謐 中令	
			王謐 黃侍 拜遷監 桓胤 祕監 拜二元署 吏	王綏 署元

王少卿徐廣 伏系之臧燾 孔琳之 孔靖 范泰 鄭鮮之 袁湛 江夷 臧燾 張敞 王敬宏 褚秀之

		安義熙二	四	五	七	八
令	桓謙署㊄遷衛					
僕		孔安國左㣲寅拜四卒	孟昶吏拜六自殺	謝混領拜八爲劉裕所殺	袁湛中令拜遷光大	孔靖吳興守拜遷浙東十復拜十一遷領
吏	免從		孟昶遷僕領　袁湛尚拜遷守			謝裕士遷　僕
監				劉裕尉領十二解		
中令	誅		謝混遷領	袁湛吳興守拜七遷僕		王朗　王練
侍						
常						

十一
劉穆之前將軍拜十三卒
劉穆之領僕
謝景仁領十二卒拜
謝景仁遷領
謝裕吏拜卒

十二
劉𣘺卒
袁湛吳守拜十四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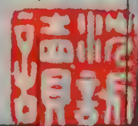
十三
劉道憐徐都守元熙元遷空
徐羨之吏拜
徐羨之遷僕
王弘彭城守拜十四遷鎮
王弘僕領

晉畧表五

方鎭表

荆溪周濟譔

都督監軍督軍治軍事刺史治民事西都之盛軍事爲客民事爲主然刺史多都監兼之否者號爲單車刺史南度以後單車葢鮮義熙中劉毅有憾于庾悅罷其軍府悅以憤卒風尚可知也州牧者東漢舊官尊于都督故不常置司州本無都督刺史之名治民則司隸校尉治軍則鄴城守諸軍事或曰河北諸軍事冀州無都督鄴河北兼之所以重京畿鎭四方也惠帝元康末劉寔始以光祿大夫領冀州都督懷帝永嘉初東海王越始以兗州牧兼司州都督冀有都督自寔始司以州名係都督自越始異乎開建之義矣泰始時州不皆督督唯一州至如都監兼置或都督外別置軍府如羊祜爲荆州都督則罷江北都督及杜預代祜爲都督用兵平吳復置江北都督皆因事勢葢非常典其有一督而



兼二州則皆過遠新造之區雍涼梁益皆爲過遠寧州始置則梁益兼督平州始置幽州兼督太康元年琅邪王伷始以徐都兼青是後下邳王晃亦以青都兼徐乃是偃武修文休息之象傅咸表曰舊督唯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是知軍官貴稀未能遠省姑且并之非如後來本州既有都督旁州又來兼之權勢相壓使民命不堪者也永興中惠帝西狩山東大亂東海王越倡爲戎首越弟虓先奪劉喬豫州及敗奔河北又奪溫羡冀州遂以豫州刺史自兼河北都督懷帝初立越挾嫌出鎭遂以兗州牧兼督兗司冀豫并幽六州帝厭越橫崇長青督苟晞欲以制之晞遂兼督青兗豫徐揚荆六州而民力軍儲不可復問矣南度以後豫徐江三州皆爲重鎭紛紛兼督多是僑州或祇一郡或祇一縣唯荆兼梁益寧交廣乃爲實土是以上流偏重卒成王桓之變宋武起北府逆制江荆一革斯局然身歿之後其子卽自荆郢

入纂大統豈惟積重難返亦其形勢資力使之然矣夫三吳者建康之藏府也元帝肇造命諸葛恢守會稽至比諸漢之關中河內是以王蘇犯闕危而不亡庾氏志私湔雪物力秏矣殷褚抗桓三吳益弊蕘之言至深痛然卒弗能從也及乎太元功役煩興賦斂慘急饑饉洊臻則富室懷金服綺而死孫盧蹂躪則婦子縲負沈溺以從食信並絕于斯爲極是以桓氏得恣其凶慕容寶將棄中山慕容隆曰龍城褊阨節儉處之亦可立國若以萬乘之意取足其中所不堪也旨哉言乎晉之偏安亦若是焉已矣元帝知之故安孝武昧之故危然則形勢本乎自然資力由人嬴縮善謀國者所當長慮而卻顧旰昃而不遑者也夫天下固未有秏壞其藏府託命之處而晏然得以久存者也西都委重多在諸王及乎東都則皆強宗大族譙王一爲湘州旋踵覆沒休之再臨荆渚奔亡入

秦將懲艾前事以致斯乎抑亦國之將亾宗族枝葉先落有不得不然者乎諸方鎭前後年月覛執政諸臣闕佚彌甚有可差次攷核者皆以明白其他不可如何別標附箸一鎭分任（如荆有河南河北揚有浙東浙西之類皆軍府也）時置時罷不復別行統列當鎭之下以歸簡易云

方鎭表一

西都上

司 冀 豫 兖 雍 秦 凉 幷 幽 平

武 泰始元 鄴督遂 二薨 附刺都駿監刺都亮 都亮監何附刺

隸李憙 三遷 山濤 六遷雍 伷 四遷兼凉六 僕免 雍兼 楨 孫旂

太子太傅 魏舒附監附刺 附刺高光

附鄴督山 刺胡署 石鑒

濤 權 咸 任罕

五
隸傳㊄太僕拜免
附隸王宏
石鑒李㊇
六
鄴督珪六八朝七遷僕
附河北都
華廙

刺石鑒

都駿豫遷兼涼太康七薨
都石鑒尚拜免
都駿蕤兼
刺牽楊遷
刺胡㊅七敗死
烈期遷戰死
刺杜附刺
預京兆守拜胡喜

		武 泰始七	十	咸寧三
司				鄴督彤 太康遷豫
冀				刺杜
豫				監刺
兗				
齊				附刺
秦	免 附刺 向雄			附刺
涼				
并				監輔
幽		都刺 衛瓘 青遷十兼平咸寧四遷尚令		
平			都衛 瓘兼幽 刺傅 詢	

咸寧四

太康元

附鄴督秦友 王渾

倫 附刺 遷揚

附隸劉毅傅咸都亮 衛拜

附監 孔洵

附刺 王戎

郭奕范晷

南中郎 遷四入朝五薨

附監 胡奮

附刺 棗據

刺楊欣 敗死

附監 彤刺

附刺 范晷

附刺監唐附刺

山該彬 翊軍 鮮于

	武帝太康三	五	七	十
司		隸杜預 荊都 遷未拜卒 附隸石鑒		
冀				
豫	何惲			都亮 馬出元康元遷
兗				
雍	郤詵		都泰 右僕射兼涼疾去	都柬 左將軍拜兼涼
秦				
涼			都泰 兼雍	都柬 兼雍
幷				
幽	拜免 都張華 尚拜後遷太常			
平	嬰			

惠元康元

宰

永熙遷驃

元鄴監頤九遷

雍

都劉都何都倫都彤附刺都彤附刺附刺

寔永康

劭太子

元遷空太師拜

徐兼郎遷雍

青遷兼涼梁郎

遷衛

郭奕雍兼

劉卞

李陽

皇甫都倫

許猛

附隸荀愷

傅祗許奇

都倫重

雍兼

附都

遐鑒

徐遷兼涼六遷

附刺附刺

車

解系

孫旂刺唐

解結

何攀

彬前幽

楊準

羊煒

監拜四

卒

溫羨

四隸傅咸

卒

刺解

		惠元康六	九	永康
司			鄴督穎車出 永寧遷大將軍立爲太弟	
冀				附刺 李毅
豫				都問 永寧遷馬
兗				附刺 王彥
雍	系尚拜 六免 附刺 劉卞	都彤 衛拜兼涼九遷軍	都顒 鄴遷兼涼梁光熙徵	
秦				
涼		都彤 雍兼	都顒 雍兼	
幷				
幽				
平				

永寧

附隸劉暾 凡四拜 永嘉五 没于王彌

都實 不之官 爲侍中

都王浚 青遷 殺刺自 領光熙 因授之 永嘉四 爲石勒 所殺

刺石 勒 軍遷 馬

刺和 永安 元爲 寃 所殺 演

監劉

		惠 太安元	二
司			
冀			刺溫羨 尚拜 光熙遷 中令
豫			刺劉喬 屯騎 遷光熙 遷太傅 軍酒汲 胡 刺虓 九 奪喬州 永興元 加都兼 河北
兗			
雍		刺劉沈 三死 葬	
秦			
涼		刺張軌 征西 軍司 遷永嘉 加都	
并			
幽	太安 宏 二遷荊		
平			

永安

鄴督懷帝 青遷永興元立爲太弟

隸苟晞 遷兖

刺苟晞 隸遷永興二加都永嘉元遷青

惠永興元 鄴督模東中 刺畧都刺

郎遷二遷琭

鎮南領

虓加刺

河北都虓 孫兼

兼河北都光熙遷空

隸滿奮

二河北都穎 走死

刺周都模 馥領鄴遷永拜嘉元遷

都楙 徐遷遷青

光熙遷雍

揚

都刺

附刺刺張

高誕輔馮翊

守拜二爲翟推所殺

都刺

騰永嘉元遷鄴

	附	惠光熙	懷永嘉元
司		隸劉訥	都越兗兼 河北都騰冀兼
冀	附刺辟興	刺邢喬為虓所殺 刺丁紹徐遷永嘉元加監	都越兗兼 都騰
豫			都越兗兼四加牧 都確
兗	苟晞刺加兼青永嘉元遷青		牧越傅領兼司冀豫并幽三解牧領
雍		都梁柳為顒所殺 刺王澄遷荊	都模豫遷兼秦梁益五為劉粲所殺
秦			都模雍兼 刺賈
涼			都刺張軌 刺加建興二卒
并		刺劉琨建興二加都	都刺越兗兼
幽			都越兗兼
平			

	四	五
鄴督和郁 僕拜走 隸荀組 中監 拜二兼豫牧		監東嵩 浚署
并選兼 河北為 汲桑所 殺 監刺 丁紹 刺加	刺王 為 斌石 勒所殺	都刺
二為石 勒所殺	牧越 傅領 刺馮 嵩傅 馬彝 附刺 裴憲	都荀
徒 刺郗 鑒元帝 授五加 都		都荀
刺山 簡吏拜 遷僕		刺丁
龕		刺裴
		監東

	四
司	兼冀幷兗建興二爲石勒所殺
冀	王浚 自領 監刺 棗嵩 司兼
豫	暐 青兼 刺閻 鼎 卷令 行六遷 詹事
兗	暐 青兼 監棗 嵩 司兼 都刺 郗鑒 刺加永昌遷領 刺李 述 荀藩 授 刺劉 演 劉琨 授太興 加都
雍	綽 爲賈 疋所逐 刺賈 疋 六遷 驃
秦	苞 爲模 所逐 刺保 模署
涼	
幷	嵩 司兼
幽	
平	

懷帝永嘉六	愍帝建興元	二	三
			都荀組元帝
			都劉
牧荀組隸行建興三遷空		刺索綝僕兼	
	刺田徽浚署爲石勒所殺		
刺麴允建興元遷僕			
			刺張
	副刺張寔二攝父軌位	刺張寔三加都	都刺
		都刺劉琨三加刺兼幽冀太興元爲段匹磾所殺	
			都劉

	愍帝建興四	二
司		
	承制豫牧加建武元遷徙歸朝	
冀	琨并加	刺邵續元帝拜太興二沒勒
豫		
兗		
雍		
秦	茂太興三代兄寔為凉牧	
凉	張寔刺加太興三遇刺	
并		
幽	琨并兼	刺段匹磾自署元帝因授之太興四沒勒
平		

西都下

	武帝泰始元
青	附都王虔附刺
徐	都衛瓘五遷青刺王
揚	都石苞四免附淮
江	
荆	都陳騫四遷揚河北
湘	
梁	巴東監羅憲六卒
益	
寧	
交	
廣	

	四	五	六
魯芝		都刺 衛瓘 徐遷加 牧七遷 幽	
渾 遷淮北都 附刺 胡威	附刺 羊忱 疑作耽 見宋書 羊欣傳	都伷 僕拜太 康元兼 青四薨	
北監 王琛	都陳 騫荊遷 咸寧三 致		刺牽
都盧 欽吏拜 遷僕	刺胡 烈遷秦	都羊 祜僕拜 咸寧四 卒	
附刺 胡羆			
		刺皇 甫晏 八爲吏 兵所殺	

	泰始七	八	九	咸寧三
青				附都機
徐				
揚	宏遷涼			都王渾豫遷
江				
荊		附刺楊肇		江北都胡
湘				
梁	都泰益兼	監王濬益兼咸寧六加都		巴東監唐
益	都泰兼梁寧泰始改都	監刺王濬巴守拜兼梁咸寧六加都	都刺晃兼寧求行遷尚	監唐彬前弋
寧	都泰益兼		都晃益兼	
交				
廣				

	四	五	武太康元
			監刺胡威 卒　都伷
			附刺嵇喜
太康六遷僕 刺應綽			刺周浚 六加都
奮左將軍拜太康五加荆都六遷護	都杜尚預拜太康五遷司隸	刺王戎遷豫	
彬益陽守拜監遷巴東遷太康元加都			
			附刺張敵
			都刺陶璜 吳降後卒官
			都刺滕脩 吳降九卒

青徐兼

附刺

山簡

武帝太康

三

都攸馬出未上四薨

四

都晃

都晃僕拜兼青兼徐示熙遷車

六

徐

揚

都周浚刺加卒

都褚䂮拜尚

江

荆

都楊濟

附刺孫旂

湘

梁

益

寧

交

廣

十

都允 元康元兼江永康遷驃

都瑋 永熙遷詹事 元康元遷衛

刺羅 尚 永寧元遷益

惠 永熙

監彤 豫遷元康元遷雍

惠 元康元

監阮 垣 太子少傅拜兼徐

監阮 垣 兼青

都植 未拜薨

都允 揚兼

都裴 楷 未拜 遷中令

都彤 雍兼

都倫 鄴遷兼兖遷雍

附刺

何攀

附刺

附刺

石崇

		惠 元康 九	永康
青			刺王浚 永寧遷幽
徐	嵇紹 高誕 周馥 羊煒 附監 石崇		
揚			
江			
荊	劉彪 夏侯 舍		
湘			
梁		都鬭 雍兼	
益			刺趙廞 反二為李特所殺
寧		附刺 李毅	
交		附都 刺吾彥	
廣			

永寧	太安二
都懷帝車拜未上永興遷鄴	
都楙前衛拜永興二遷兗	
刺郗隆倫署爲其下所殺	刺陳徽爲石冰所逐
沔北監孟觀倫署誅都歆太安二爲張昌所殺	江北都羊伊爲張昌所殺都刺劉宏
刺皇甫商倫署免	
刺羅尚梁遷太安二失州走江陽永嘉三卒	

		惠 永興元	
青		都督 沔南都 遷三逐 刺自領 永嘉元	遷荊 刺程牧 爲署 所逐
徐		都越 空自領 光熙遷 傳	刺丁紹 廣平 未二 上遷荊 監元帝 永嘉 遷江南都
揚		都劉準 光熙卒 刺劉	機 爲二 陳敬所 逐
江		刺應邈 二爲 陳恢所 逐	附刺王矩 永嘉三 遷廣
荊	幽監遷 光熙卒 刺宗岱	沔南都督 祕監拜 遷青	附刺丁紹 徐遷未 上遷冀
湘			
梁			
益			
寧			
交			
廣		附刺王毅	

二
都督荀晞兗兼

光熙
刺王敦侍拜永嘉元遷中監
都周馥隸遷永嘉五爲元帝所逐
都刺王澄雍遷遷元帝軍酒
刺張光順陽守拜建興元卒
刺嵇含襄城守拜未上爲郭勱所殺

懷永嘉元
都刺荀晞兗遷五加大將軍大都督
刺荀純晞兄
附刺羊陶
江南都元帝徐監遷
附淮北都裴邵
附刺衛展
華軼五爲元帝所殺
都署青遷三薨
始置州
都模雍兼
刺李釗州人推
刺王遜魏興守拜太寧元卒

	懷帝永嘉二
青	署沒勒
徐	刺裴盾 五爲王桑所殺
揚	常拜卒　刺王敦 中監拜遷元帝軍酒　刺劉陶 代敦卒　刺王敦 復代陶五加征討都
江	
荊	都山簡 僕拜兼湘交廣寧益六卒
湘	都山簡 兼荊
梁	巴東監韓松 遷益刺　附刺辟濤
益	都山簡 兼荊　刺皮素 爲羅尚子宇所殺　刺韓松 巴東監遷爲其下所殺　張羅　王異　張啓
寧	都山簡 兼荊
交	都山簡 兼荊
廣	都山簡 兼荊　附刺王矩

四

刺王
隆棄州走

向沈並將吏推

五

大都督荀晞兼青徐兗豫荊揚為石勒所執

都督荀晞青兼

都督荀晞青兼

都督端常拜未上洛都陷奔晞為石勒所殺

都督荀晞青兼

監荀崧加江

刺荀眺為杜弢所殺

征討北都太興元遷

都王僕

敦揚刺遷

	懷帝永嘉六	愍帝建興元	三
青		刺李惲浚署爲勒所殺 刺薄盛浚署降勒	
徐	刺祖逖元帝授遷軍酒		
揚			江北
江			都刺
荆	刺周顗元帝授建元元爲杜弢所逐	監第五猗兼梁益寗太興二爲周訪所禽 刺陶侃元帝授三遷廣	都刺
湘			都王
梁		監第五猗兼荆 刺張邁光子州人推戰死又推胡子序	巴東
益		監第五猗兼荆	刺杜
寗		監第五猗兼荆	
交			附刺
廣			刺王

監周
札 吳興守拜還石頭都
監刺
王導 元帝授
都王
敦 兼江

王敦 征討都拜兼揚荆湘交廣兼江刺

王敦 江兼
都刺
王廙 元帝授太興還輔國

敦 兼江

監應
詹 元帝授兼益刺遷後軍

毗 為杜弢所殺
刺應
詹 巴東兼

陶威 璜後弟淑子綏並為刺史
都王
敦 兼江

機 為陶侃所誅
刺陶
侃 太興元加都
都王
敦 兼江

四
刺曹
嶷 據州奉表稱刺史勸進於元帝

方鎮表二

東都上

	建武元
揚	都王敦江兼監刺王導太寧元解
豫	牧荀組遷徒刺祖逖軍酒拜太興四卒
司	都刺荀組豫牧兼
徐	都裒青兼監王舒青兼刺蔡豹太興三誅刺卞敦太寧元貶
兗	都裒青兼都刺郗鑒杳督遷領刺劉演太興加都死石勒
青	都裒車出兼徐兗薨監王舒裒軍司拜兼徐遷常刺曹嶷太寧元沒勒
冀	都劉琨并兼刺邵續太興三死石勒
幷	都刺劉琨太興元死段匹磾
幽	都劉琨并兼刺段匹磾太興四死
平	刺崔毖太興二為慕容廆所逐

	太興元	三	四
			都戴淵 司兼
	都刺李矩 太守三卒		都刺戴淵 青兼
			都劉隗
			都戴淵 司兼
			都劉隗 尹拜兼徐 幽平永昌
			都戴淵 司兼
			都戴淵 司兼
石勒			都劉
	刺慕容廆 四加幽牧并		都劉

		永昌元	明帝太寧元
揚			江西都 郗鑒尚拜兼兗刺遷尚令 江西都王含荆刺遷二誅
豫	刺祖約尚拜兼兗豫并冀雍永昌遷驃咸和元反降勒		
司			
徐		都刺王邃下邳守拜兼青幽平太守二入衛	
兗		刺劉遐臨淮守拜徐太守二遷徐監	
青	敗并石勒	都王邃徐兼	
冀			
并			
幽	隗青兼	都王邃徐兼	都刺陳眕尚拜垂
平	隗青兼	都王邃徐兼	都陳眕幽兼以後

	二	咸和元	三
牧王敦 自領二 反死	刺王導 徒領咸 康五卒		浙都郗 鑒 兗兼 四解
	監刺劉 遐 兗刺遷 咸和元卒 都郗鑒 兗兼	淮北監 郭默 征虜 拜三遷 右將軍 刺 郗鑒 兗領	
	都刺郗 鑒 車出兼兗 青徐咸兼 康 五卒 刺檀 斌 三没 勒		
	都郗鑒		
無平州官			

成 咸和 四

揚 都刺王舒 會守加加浙東 監浙西卒 監虞潭 吳興守拜母老去 江西都 庾亮 豫兼

豫 都刺 庾亮 護拜兼江西九 遷江 附 西刺 趙胤 冠軍拜卒

司

徐

兗

青

冀

并

幽

九	咸康五	六
	都刺庾冰 兼豫兗建元元 遷江	
都刺庾亮 江兼	都庾冰 揚兼　監刺毛寶 死難　刺庾懌 梁遷自殺	
	都刺桓宣 沔北遷青兗八六遷梁遷光大	都桓宣 梁兼
	都刺蔡謨 太尉軍司拜兼	
	都庾冰 揚兼　都蔡謨 徐兼　刺郗邁 晉陵內史拜	
	都蔡謨	

晉略表五

	成咸康八	康建元元	二	穆永和元
揚		都刺何充徐遷兼豫永和二卒		刺殷浩起家憂去刺蔡謨徒領
豫		都何充揚兼	刺庾翼江兼	刺路永叛奔刺謝尚江遷
司				都桓溫荊兼
徐	都刺何充驃出建元元遷揚	都刺桓溫琅邪守拜兼兗青永和元遷荊		都褚裒兗兼都刺褚裒衛再出兼兗青五卒
兗		都桓溫徐兼		都刺褚裒衛出兼兗徐青復兼入都褚裒徐兼
青		都桓溫徐兼		都褚裒都褚裒徐兼
冀				
并				
幽				

二遷
僕

四
刺殷浩 復起六 加都
都桓 雲 江加
都桓 雲 江加

五
都褚裒 徐兼
都褚裒 徐兼
刺王胡之 尹拜未上卒
監荀羨 吳守拜徐兼兗加
刺荀羨 升平疾去 青加兗刺 徐加
監荀羨 兼徐 刺荀 徐加
監荀羨

六
都刺殷浩 刺加兼豫徐兗
都殷浩 揚兼
都殷浩 揚兼
都殷浩 揚兼 刺蔡謨 常拜卒
都殷浩 揚兼
都殷浩

七
青十免
都刺謝尚 僕出九 兼揚十
監刺魏脱 來降拜
都刺姚襄 來降拜九叛

		穆永和九	十	十一	升平元
揚		都謝尚豫加	刺王述起家升平三加都		
豫	一兼冀并幽升平元遷衛				都刺謝奕尚軍司拜兼兗冀并二卒
司					
徐					
兗					都謝奕豫兼
青					
冀				都謝尚豫加	都謝奕豫兼
并				都謝尚豫加	都謝奕豫兼
幽				都謝尚豫加	

二
晉陵都監刺監謝都刺郗都刺郗都郗郗曇監謝監謝都郗
郗曇兼徐
謝萬兼豫
吳興守拜兼司冀并五免
曇常拜兼兗青幽
冀晉陵兼兗刺五卒
曇兼徐
兼徐
都郗
萬兼豫
曇兼徐
萬兼豫
曇兼徐

三
都刺王
述刺加太和三卒

五
都刺范都刺范都范汪都范
汪領拜兼兗青冀
幽兼兗刺免
汪兼徐
兼徐
汪兼徐
都范
汪兼徐

哀隆和
監刺監袁刺庾希刺庾希
袁眞兼豫
龍驤拜兼司冀
眞兼豫
吳守拜兼徐
兗興寧元兼
加青
都免
監袁監袁
眞兼豫
眞兼豫

晉畧	哀 興寧元	二	廢 太和 二	四
揚		牧桓溫 荆遷寧康元卒	晉陵都郗愔 徐兼	
豫	并興寧元加都			刺桓熙 寧康元免徙
司				
徐			都刺郗愔 會守拜兼兖青 幽晉陵兼兖刺三遷守	刺桓溫 揚牧領
兗			都刺郗愔 徐兼附 刺武沈	刺桓溫 揚牧領 刺朱序 征虜拜太元二遷梁暨
青	都庾希 徐刺加		都郗愔 徐兼	
冀				
并				
幽			都郗愔 徐兼	

簡文咸安元	武寧康元	二	三
浙東都郗愔會守加致	都刺桓沖江監遷兼豫江三遷徐		都桓沖徐兼刺謝安僕領太元二加都
	都桓沖揚兼		都桓沖徐兼
	刺刁彝吳守拜兼兗二卒	都刺王坦之兼兗青兼兗刺三卒	都刺桓沖揚遷兼兗青豫揚太元元遷豫
	刺刁彝徐兼	都刺王坦之徐兼	都桓沖徐兼
			都桓沖徐兼

揚 豫 司 徐 兗 青 冀 并 幽

武 太元
元
浙東都督王薈 江刺 改 卒
都督桓沖 徐遷 兼江二 遷荊
刺桓伊

二
都督謝安 刺加兼 豫徐兗 青
都督謝安 揚兼

四
浙東都督王蘊 僕拜 卒
都刺桓伊 九遷 江刺

都謝安都謝安都謝安
揚兼 都刺 揚兼 監刺 揚兼
王蘊 尚拜 謝元 征西
遷僕 司馬拜五加 徐刺八加都

五	八	九
		江西都監刺桓石虔豫兼
		桓石虔河東守拜兼江西都十三卒 刺朱序琅邪守拜十二
刺謝㊀兗加八 加都	都刺謝都刺謝都謝元 ㊀兗兼	
	㊀兼徐青兗九加豫兼 冀幷十一還守	
		都謝㊀兗加
		都謝㊀兗加
		都謝㊀兗加 刺洛田

	武 太元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揚	都刺道子（徒領二十二加牧）		晉陵都 恬（兗兼）	
豫	（遷青監）		刺庾 準（侍孝） 刺庾 楷（隆安元叛）	
司			都朱 序（雍兼）	
徐	刺道子（揚領）		都恬（兗兼）	
兗		監刺朱序（青兼）	都刺恬（僕拜兼徐青冀并幽晉陵兼青刺十五薨）	都刺王恭（中令拜兼青冀）
青		監刺朱序（豫遷兼兗十三） 遷雍	都刺恬（兗兼）	都刺王恭（兗兼）
冀			都恬（兗兼）	都王恭（兗兼）
并			都恬（兗兼）	都王恭（兗兼）
幽			都恬（兗兼）	都王恭（兗兼）

	1	2	3	4	5	6	7	8	9
七			都都悏(雍兼)			刺隆安二誅 幽并兼青		都都悏(雍兼)	
廿	牧道子(都加)								
隆安二		刺尚之(元興元 元死難)		都刺謝琰(衛出三 遷浙東)	都劉牢之(晉陵守 拜兼青 冀并幽四加 浙東元興元 領江降桓 元自殺)	都劉牢之(兗兼)	都劉牢之(兗兼)	都劉牢之(兗兼)	都劉牢之
三	刺元顯(四加都 浙東) 都謝琰						附刺刁宏		

州		隆安四	元興元	二	三
揚	徐遷四 死難	浙東都 劉牢之 兖加 都刺 元顯 加刺 元興元 死難	都刺桓 ㊀元 自署領 徐刺	牧桓㊀元 刺刁 自加 刺桓逵 廣遷 謙 ㊀元 署三 誅 誅	都劉裕
豫					都劉
司					刺溫
徐		刺元顯 揚領	刺桓㊀元 揚領	刺桓脩 ㊀元 署兼 兖誅	都刺劉
兖				刺桓脩 徐兼	都劉裕
青				刺桓㊀宏 ㊀元署 誅	都劉裕
冀			刺劉 軌 奔燕	刺孫無終 ㊀元署 被殺	都刺
并					都劉
幽					都劉

徐兼義熙四領刺裕徐兼詳署（元）裕兼揚汀豫兖青徐兼刺劉徐兼刺劉劉裕裕徐兼裕徐兼

徒領刺王謐刺魏誅并幽領冀青刺毅前青刺拜義熙毅免刺徐兼

詠之義熙元遷吳守元遷豫附刺劉裕都領

辛禺反誅北刺劉

該反誅

義熙元浙東都都刺附刺劉附刺劉刺劉

何無忌豫遷二遷江何無忌[illegible]上遷栁僕拜遷兖栁徐遷遷江道規遷荆

浙東都

刺劉毅兖刺遷六遷江

帝紀	年	揚	豫	司	徐	兗	青	冀	并	幽
安義熙	四	都刺劉裕徐遷解兗刺領徐刺			刺劉裕揚領	刺劉藩八爲裕所殺	都刺諸葛長民并遷六遷豫		刺諸葛長民遷青刺劉道憐七遷北徐	
	五						北刺劉裕揚領			
	六	浙東都劉敬宣後將軍加免[illegible]	都刺諸葛長民青遷七爲裕所殺			附刺申永青兼	附刺申永兗兼北刺劉敬宣兼北冀十一爲司	刺劉敬宣北青兼		

	七	八	九	十
		浙東都 孔靖 僕拜 遷僕		都劉道 憐 中軍拜
		都刺 劉道 規 荆遷 未上卒	刺劉 裕 劉領十二解	
	北刺劉 道憐 弁遷 八遷兗	監刺劉 懷慎 輔國 拜十三遷領		
		刺劉道 憐 北徐遷 兼青十 一遷中軍		刺劉義 符 十二遷豫
馬道璟所殺		刺劉道 憐 兗兼 刺 檀祗 宣城 守拜十四遷宋國領軍		

	安 義熙 十二	十三	十四
揚			
豫	刺劉 義符 兗遷遷徐 刺劉 裕 尉領		刺劉 義慶 輔國拜
司	刺劉 裕 尉領		
徐	刺劉義 符 豫遷兼兗遷中解 軍 刺劉 裕 尉領	都刺劉 道憐 荊遷 兼兗青兼兗刺	
兗	刺劉裕 刺劉 義符 徐兼 北刺王 仲德 兼冀 十三遷尉參	都刺劉 道憐 徐兼	
青	北刺向 彌	都劉道 憐 徐兼	北刺沈 田子 沒夏
冀	刺王 仲德 北兗兼		
幷			刺劉 遵考 輔國拜
幽			

恭元熙元	二
刺劉義眞	
刺劉義康 冠軍拜二兼司	
督刺毛德祖 京兆拜 守拜兼雍并	刺劉義康 豫兼
北刺劉懷愼 中軍	
督毛德祖 司兼	

東都下

	元建武
江	都刺王敦 兼揚荊湘交廣 太興元加牧
荊附湘	都王敦江兼 湘都王敦 江兼刺胡毋
梁	督刺周訪 太興三加都
益	巴東監刺應詹
寧	刺王遜 太寧元卒
交	都王敦江兼 都刺
廣	都王敦江兼 刺陶
雍附秦涼	秦刺陳安 保署太興三叛 涼牧張寔 太興三遇刺

		元 太興元	二	三
江		元牧王敦 太寧二死		
荊	輔之			湘刺甘卓遷梁 湘監刺丞 永昌死難
梁			都刺周訪 三卒	刺郭舒卒 敦署 沔北督刺甘卓 湘遷
益	巴東爲州治			
寧				
交	顧祕 卒子壽領梁碩殺壽推修湛			
廣	侃 太興元加都	都刺陶侃 太寧元加交		
雍				刺魏該 河東守拜咸和元卒 涼牧張茂 太寧二卒

	四	永昌	明太寧元
			刺王彬 二遷光勳
		都刺王廙 敦署兼梁卒 都刺 敦署太寧元遷 王含 江	監刺王舒 三加都 湘刺劉 三遷 顗廣
永昌加都		都刺甘 卓為敦所殺 都王廙 荊兼 沔北 監刺周 敦署 撫免	
		都王 敦自領	巴東 監刺 柳純 死難
		都王 敦自領	刺王 堅三遷 守
		刺王 諒太寧元為梁頭所殺	都刺 陶侃 廣加
	都戴淵 司兼		

	明帝太寧二	三	成帝咸和元
江	都刺應詹咸和元卒		都刺溫嶠前將軍拜四卒
荊	都刺王舒三遷廣未上改湘	都刺陶侃廣遷兼湘雍梁荊咸和四加交五兼 遷江 湘都刺王舒廣改咸和元遷 傑	湘都刺卞敦四遷廣遂罷州并荊
梁		都陶侃 刺陳顈天門守拜疾去 刺蔣與	
益	建平監刺毋丘奥咸和二免		
寧		刺尹奉零陵守拜咸和八降成	都阮孚廣兼
交	附刺傅詠		都阮孚廣兼 監刺
廣		督刺劉顗湘遷	都刺阮孚兼交寧未上卒
雍	凉牧張駿咸和九加雍秦都	都陶侃荊兼	

	四	五
	都刺劉允 嶠軍司拜爲郭默所殺默代尋誅	都刺陶侃 荆遷兼江荆雍梁兼益寧交廣尋解交廣九卒
		都刺陶侃 江兼
	沔北監刺周撫 失地免	都陶侃 江兼
		都陶侃 江兼 史失之今正 建平監刺
	都陶侃 荆加	都陶侃 江兼
阮放	都陶侃 荆加	都陶侃 江兼 都鄧嶽 廣兼
	都陶侃 荆加 刺卞敦 未上卒 刺滕含 五卒	都陶侃 江兼 都刺鄧嶽 兼交

		成咸和九	咸康三
江		都刺庾亮豫遷兼荊豫梁益雍兼荊豫刺解荊刺加交廣咸康五解豫刺六卒	
荊		都刺庾亮江兼後解刺	
梁		都庾亮江兼	
益	周撫永和元加都	都庾亮江兼	
寧			都鄧獄廣加卒
交		都庾亮江兼	監鄧逸廣兼
廣		都庾亮江兼	監刺鄧逸兼交附刺卞瞻王
雍		都庾亮江兼雍秦都張駿涼牧加永和二卒雍刺郭權來降拜沒後趙	

五

河北監 桓宣 遷雍刺 監刺庾懌 兼雍遷豫 刺陳𩕄

六 都庾翼 都刺庾翼 都庾翼 都庾

荊兼 附刺 兼江司雍梁益荊 建元元遷征討 兼 都刺翼 荊兼

王允之 都兄冰代 永和二卒 桓宣 司遷 附刺 兼司雍建元二卒

徐寧 朱燾

八 刺褚裒 尚拜建元元遷衛

淡

刺桓宣 遷司 監庾懌 梁兼

都庾翼 荊兼 都桓宣 梁兼

	康帝建元元	二	穆帝永和元
江	都刺庾冰兼荆梁益寧交廣二卒	都刺庾翼征都遷兼豫刺永和元卒	都刺桓 雲義成守徐遷兼司雍梁荆拜四加益寧十加冀興兼 司豫升平四卒刺寧二遷揚牧沔中 謝尚遷豫
荆	都庾冰江兼		都刺桓溫 監劉惔
梁	都庾冰江兼	刺勳永和五加關中監興寧三反太和元誅	都桓溫
益	都庾冰江兼		都桓 溫荆兼 都刺 周撫
寧	都庾冰江兼		都桓 溫荆兼 都周 撫益兼
交	都庾冰江兼		
廣	都庾冰江兼 附刺張彭祖		
雍			都桓溫荆兼

	二	五	八	九	十一
附刺王羲之 兼寧興寧三卒				刺阮敷	
	涼牧張重華 九卒	關中監勳 梁加	秦刺王擢 來附拜	涼都刺張曜靈 十被廢	涼都刺張(元)靚 與寧元遇害

	穆 升平元	三	五	哀 興寧元
江			刺桓沖 征虜拜興寧三加監	
荊				
梁				
益				
寧	督刺毛虎生 頴川守拜太和四遷參尉			
交		刺溫放之 黃侍拜卒		
廣				
雍				涼都刺張天錫 太元元沒秦

二	三	廢帝太和元
	監刺桓沖 寧康元遷揚	
監刺桓豁 兼梁益寧 寧康元加都		
監桓豁 荊兼	監周楚 益兼	征討監桓祕 兼益 刺周瓊 卒
監桓 豁 荊兼	監刺周楚 兼梁寧 太和六卒	征討監桓祕 益兼
監桓 豁 荊兼	監周楚 益兼 督刺周仲孫 太和六遷益	
		附刺庾蘊 六為桓溫所殺

	廢太和六	簡文咸安元	武寧康元
江			刺桓石秀太元二疾去
荊			
梁	監周仲孫益兼	沔中督毛虎生寧康元遷益	都桓豁荊兼刺楊亮免督毛虎生益兼
益	監刺周仲孫梁兼寧康元免		都桓豁荊兼督刺毛虎生梁兼卒
寧			都桓豁荊兼
交			都桓豁荊兼
廣			都桓豁荊兼
雍			

太元 元

元都桓沖 豫兼

二都桓沖 荆兼 刺桓 嗣

都刺桓沖 豫遷兼江梁 益寧交廣九卒

都桓沖 荆兼 沔中 監刺朱 序 兗遷四 郡秦

都桓 沖 荆兼

都桓 沖 荆兼

都桓 沖 荆兼

都桓 沖 荆兼

九

都刺桓 伊 豫遷 遷譴 刺桓沖 都領 附刺 王凝之

都刺桓石 民 兼益寧 十四卒

都桓 石民 荆兼

都桓 石民 荆兼 刺 毛璠 卒

都孔 汪 兼廣

都刺 孔汪 兼交十 七卒 附刺 王歡 之王

		武 太元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七
江					
荊				都刺王忱 兼益寧十七卒	都刺殷仲堪 兼益寧隆安元被殺
梁			都朱序 雍兼		督都恢 兼雍 刺王正㊈
益				都王忱 兼荊	都殷仲堪 兼荊 附 刺郭銓 毛璩
寧				都王忱 兼荊	都殷仲堪 兼荊
交					
廣	懷之				
雍		刺楊亮	都刺朱序 青遷兼司秦梁十七致		督刺郗恢 兼司梁秦雍隆安三遷尚

安 隆安元
刺王愉 二被執
督桓 元兼廣
刺督桓 元前義興守拜兼 二交遷江
附刺都刺楊佺期 兼梁秦 四被殺
刁逵 元興二遷豫

二
刺桓脩 未上 刺桓 元廣遷 三兼荊
刺桓脩 免

三
刺桓 元江兼 四加都

四
刺桓偉 元署元興元遷荊
都刺桓 元兼雍秦梁益寧兼江刺元興元自署揚牧 兼荊
都桓 元
都桓 元兼荊
都桓 元兼荊
雍秦都桓 元荊兼
刺桓偉 元署遷江

	安元興元	二	三
江	刺劉牢之降元自殺	刺桓石生元署卒 刺郭昶之元署	都劉裕兼徐 刺劉敬宣義熙元免
荆	都刺桓謙元署兼梁益寧遷僕 都 刺桓偉遷江 兼秦梁益寧二卒	刺桓石康元署三誅	監刺休之兼雍秦梁益寧義熙元免
梁	都桓謙 兼荆都桓 偉兼荆	刺桓希元署三誅	監休之兼荆
益	都桓謙兼荆 都桓偉兼荆		監休之兼荆
寧	都桓謙兼荆 都桓偉兼荆		監休之兼荆
交	都吳隱之 兼廣		
廣	都刺吳隱兼荆 之兼交 二被執		
雍	秦都桓偉		雍秦監休之兼荆

義熙元

都刺魏詠之（兼雍秦梁益寧卒）

都毛璩都刺都毛刺滕刺盧雍秦都魏

（益兼）監刺毛璩璩（益兼）遜 循（五反）詠之（荊監）秦

毛瑾（兼秦）（兼梁寧秦涼死）刺毛 誅 涼都毛璩

（死難）刺劉（難）刺瑗（死難） （益兼）刺曾宗

稚（反誅）刺軌之都魏 之（十二奔）秦監

傅欣之（反誅）都詠之 刺毛瑾（梁兼）

魏詠（荊兼）

之（荊兼）

二

都刺何都刺劉道都劉道刺榮都劉 刺杜雍秦都劉

無忌（浙東）規（并遷兼雍秦梁寧八）規（荊兼）刺期（被殺）道規 瑗（六卒）道規（荊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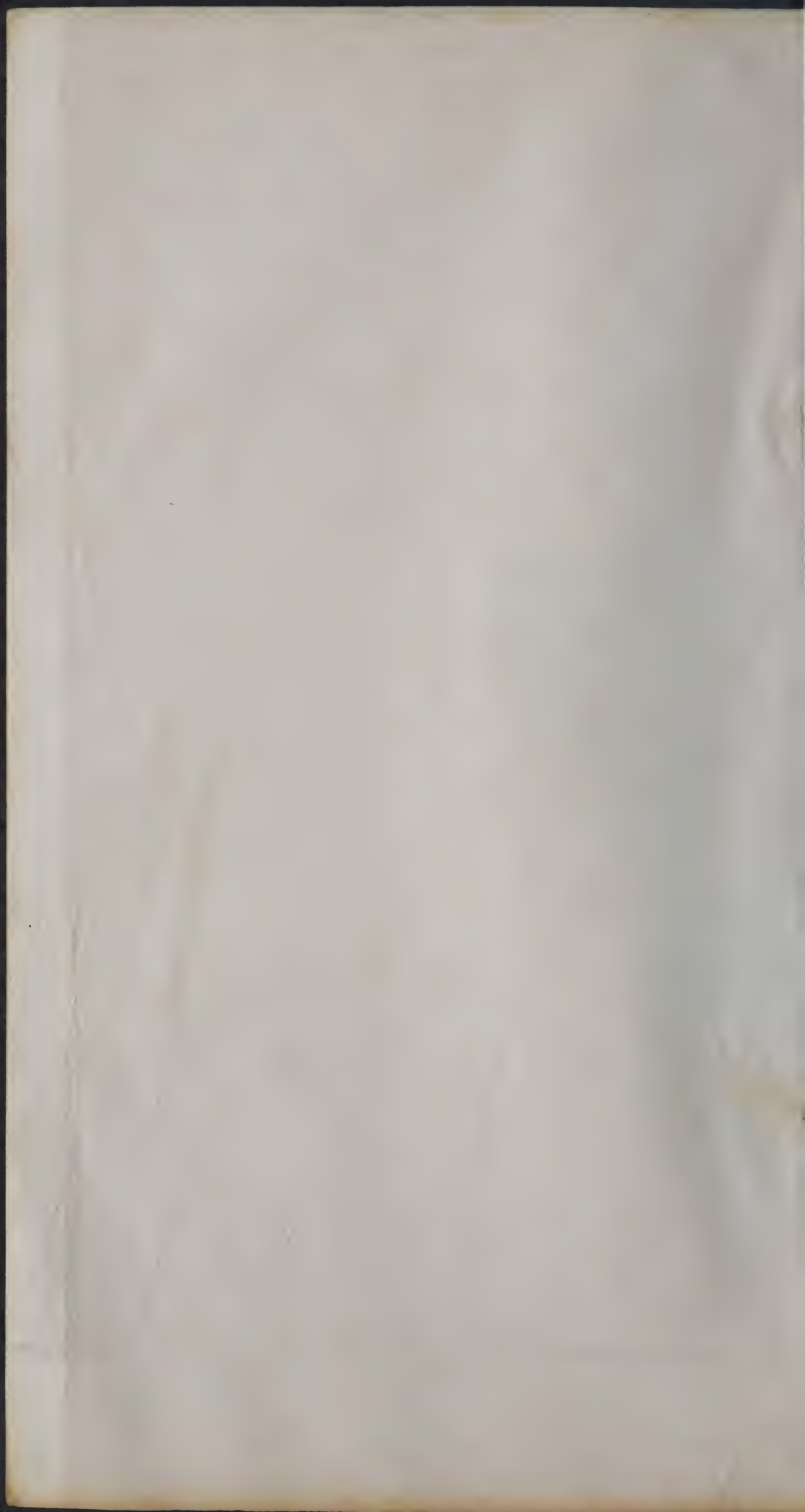
（遷六死難）刺劉（遷豫）楊孜敬 （荊兼）

柳（兗遷卒） 誅

	安義熙三	四	六	七
江			都劉毅八遷荆刺庾悅卒	
荆				
梁		刺楊思平誅		
益	刺鮑陋	附刺朱湛沈叔任		
寧				
交				
廣			都刺杜慧度	刺褚裕之廣兼
雍				都刺褚裕之兼兗

八	九	十
刺孟懷玉 征虜拜	刺檀韶 免	
都刺劉毅 兼雍秦寧交廣自殺 都 荊兼 刺休之 兼雍 秦梁益寧十一出奔 湘 刺劉裕 復 州 尉領		刺劉裕 尉領 都刺劉道憐 兼湘梁益寧雍秦十 三遷 徐
都休之		都劉道憐 荊兼
都休之 荊兼 監刺 朱齡石 十二遷 尉參		都劉道憐 荊兼
都劉毅 荊兼 都休之 荊兼		都劉道憐 荊兼
都劉毅 荊兼 都王鎮之 廣兼		
都劉毅 荊兼 都刺王鎮之 中丞 拜兼交		
雍秦都休之 荊兼		雍秦都劉道憐 荊兼

晉方鎮表五	安義熙十二	十三	恭元熙元
江			
荊			十四監刺王宏僕拜
梁			
益			
寧			
交	都張茂度廣兼		
廣	都刺張茂度兼交疾去		
雍	北刺劉裕尉領南秦都劉裕尉領	北刺劉義眞兼東秦十四還朝秦刺毛德祖十四遷守	北刺朱齡石没夏督毛德祖司兼



卷四

列傳

晉略

晉畧列傳一

荆溪周濟譔

安平獻王孚

安平獻王孚宣帝弟也漢末與兄弟共處危亾中簞瓢僅給披閱不勌遂博涉經史性通恕未嘗忤物然以貞白自立初爲魏陳思王植文學掾植負才陵轢孚切諫植輒媿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卽位欲就遷宮官爲侍中常侍孚曰天子當用海内英賢柰何示人私官失其任得亦不貴從之歷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出爲河内典農轉清河太守魏明帝選度支尚書訪問左右孚有兄風否僉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卽召拜之籌禦蜀軍食與關中屯田衆遷僕射尚書令進爵平昌亭侯正始中進封長社縣侯加侍中嘉平改元遷司空太尉督師拒吳景帝廢立孚獨不預謀正元中出拒蜀甘露改元入爲太傅文帝弑逆魏主橫尸

闕下百官倉卒莫敢奔赴孚獨枕尸于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時欲蔽罪成濟孚請推主者弗聽請以王禮葬從之常道鄉公立進封長樂縣公武帝受魏禪魏主出就金墉孚拜送車下奉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當是時孚弟子習陽亭侯順竊嘆悲泣竟坐廢黜徙死姑臧而孚獨見尊禮封安平王四萬戶特置太宰官以處之加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制諸王未之國者不得具官獨安平備置奉入之外歲別奉絹二千匹元會乘輿直上殿帝迎拜阼階既坐帝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止之而已給雲母輦青蓋車尊寵無與比然孚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年九十三薨謚曰獻帝舉哀三日賜東園溫明祕器衣

服絹布錢穀以供喪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
遺令一無所用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以孝行稱嘗爲繼母朱冬月致鯉魚徒手得黃雀數十膾炙奉甘旨一時歎爲孝感然朱卒弗㤅也年五十餘爲徐州別駕纍遷大司農定策立高貴鄉公封關內侯甘露三年八月魏帝幸太學祥年七十三以太常爲三老南面几杖魏帝北面乞言常道鄉公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文帝爲晉王當謁荀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矣是時祥爲太尉何曾爲司徒顗爲司空實魏三公祥曰相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班列大同安得輒拜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㤅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見曾顗皆拜祥獨長揖王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也

五等建封睢陵縣侯晉受禪拜太保進爵公當是時武帝虛已求讜言諸用事者方進祥等篤老稀復朝見大事使侍中就問而已三年遜位以公就第免朝請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絹牀帳簟褥拜子肇給事中使優游定省五年年八十五卒遺令曰吾生値末季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澣衣隨時所賜佩玦笏綬皆勿以斂其子皆奉行之謚曰元祥有五子而弟覽六子皆貴覽孫導爲江左元勳

論曰昔陳思不忘漢室作詩諷父且爲漢帝發喪孚之立心近之矣史言孚不預廢立謀以屬尊莫敢逼是殆不然習陽被徙獨非尊屬歟齒耄才弱不足發忌忮之心故也睢陵馮几不復趨朝讀遺令之文賢于鄭荀遠矣

晉畧列傳二

賈充

荆溪周濟譔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之子也少孤母柳氏好言節義所以訓充甚至居父喪以孝聞襲陽里亭侯起家尚書郎典定科令爲景帝大將軍參軍從平毌丘儉增邑三百五十戸文帝爲大將軍轉長史使揚州諷諸葛誕以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柰何欲以社稷輸人充還請徵誕事平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戸遷廷尉中護軍初景帝既廢立魏主不平魏主好文學數引侍中王沈等于東堂講讌及文帝自爲相國晉公加九錫魏主益忿恚召沈及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癈辱當與卿討之經對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

不顧順逆之理皆爲致死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魏主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死何懼立起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先是揚州都督石苞來朝當還入辭魏主留語盡日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昭固知將有異圖矣沈業至既成備魏主方率童僕數百人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以衆入遇東止車門左右訶伷伷衆散走充逆戰南闕下魏主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養汝等何爲而顧問邪濟抽戈直前刃出帝背事既定太傅司馬孚請推主者僕射陳泰請斬充昭不聽族成濟增充戶千二百使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充母不知事出于充數爲充罵成濟不忠欲以勖勵充左右聞者無不匿笑奉命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五等建封臨沂侯爲晉國衛將軍改封臨

顗晉受禪拜車騎將軍侍中尚書僕射進封魯郡公當是時八公同置安平王孚爲太宰其子義陽王望爲司徒皆以尊屬重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荀顗爲司空皆以經術孝行顯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皆出鎮方岳惟驃騎將軍王沈尚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與充親近用事其後一年而沈卒四年而祜出鎮六年而秀卒惟充勖任事最久充有刀筆才善伺候人主意所進士必始終經緯之雖背去弗責與勖及馮紞共爲諂佞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素疾之泰始七年氐羌擾關中七月愷薦充爲秦涼都督充兗尚書勖兗中書又皆侍中鍵制三省充固不欲出勖亦不欲出充然未有以解也遷延至十一月羣僚餞充夕陽亭充勖密計結昏太子可毋行語方洽充女齊王攸妃荃與其妹濬排幔出向充及羣僚叩頭流血求還其母充先

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遇禍李坐徙更娶郭槐生二女南風午
晉受禪李赦還充母敕充迎李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以爲李地
郭怒充懼爲謙詞荅詔不敢當二夫人盛禮時劉含母及帝舅王
虔前妻皆毋丘儉女孫亦以赦還此比甚衆禮官不能決多異居
相往來充憚郭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往二女號泣請往不許充
本以孝傳母坐牀問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
他事及充當出鎭二女益感激故及羣僚之餞也固請之衆以荃
王妃皆驚起散去雪甚平地深二尺軍暫不行勖乃使荀顗發其
端充妻郭陰賂皇后爲內主竟結太子昏會羊祜亦密啓留充充
遂不出初郭槐欲詣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昏太子
郭自負盛威儀而往既入戶李出迎郭氣自沮不覺脚之屈也自
是充出郭輒防閑之恐其過李帝尋下詔斷如李比皆不聽還夫

家齊王妃悲怨充遷司空侍中尚書令如故衛愷出已深相讐帝召充愷宴諭解之充愷陽謝外相崇重交構益甚吏部尚書闕充薦愷帝即用之愷由是漸疏後竟得罪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尚魏明帝女齊國長公主晉國建爲文帝侍中封昌國侯愷有幹濟才以社稷爲己任文帝器之泰始初大臣多老疾歸第愷以侍中數奉命就諮大政表疾充充恨欲疏之薦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不行愷亦薦充鎮關中充用荀勗計得留又薦愷爲吏部選事緐稀入見充勗乘間言愷服御豪侈而使僕射高陽王珪劾愷用御食器愷坐免有司按驗愷所用乃妻齊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然愷已免毀數至帝漸薄之數起復蹟後爲太常以憂卒　充宴朝士河南尹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後何也純先有爲伍伯者故充譏焉充先嘗有市魁純因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爾充負貴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吾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失色罷坐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右之然後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朝臣何

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遇禍李坐徙更娶郭槐生二女南風午
晉受禪李赦還充母敕充迎李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以爲李地
郭怒充懼爲謙詞荅詔不敢當二夫人盛禮時劉含母及帝舅王
虔前妻皆毋丘儉女孫亦以赦還此比甚衆禮官不能決多異居
相往來充憚郭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往二女號泣請往不許充
本以孝稱母垂歿問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
他事及充當出鎮二女益感激故及羣僚之餞也固請之衆以荃
王妃皆驚起散去雪甚平地深二尺軍暫不行勖乃使荀顗發其
端充妻郭陰賂皇后爲內主竟結太子昏會羊祜亦密啓留充充
遂不出初郭槐欲詣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昏太子
郭自負盛威儀而往既入戶李出迎郭氣自沮不覺腳之屈也自
是充出郭輒防閑之恐其過李帝尋下詔斷如李比皆不聽還夫

之生子謐充卒郭輒取謐爲黎民子奉充後國臣固諫請立小宗支子弗聽國臣上書朝廷求改立嗣帝寢不報郭遂表陳是充遺意詔特聽謐襲封博士秦秀引莒人滅鄫爲比以充昏亂紀度請謚曰荒帝不從改謚曰武謐字長深好學有才思惠帝時賈后專政謐恃外戚驕橫卒遭禍敗謐歷官後將軍祕書監侍中數入二宮輕侮太子太子不平謐患之又家數有怪益恐遂與后謀害太子陰納其幼弟慰祖于宮中託爲后所生子欲立之太子癈趙王倫癈后斬謐毋午及諸父幷誅充之爲大都督督軍屯項帳下都督周勤晝夢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瘖閒失充出察覩逕尋之至一府府公南面坐厲聲色訶責充以惑子孫亂家事充叩頭謝府公怒不解曰汝所以竊名器延日月者衞府之勳耳終當使系嗣死于鍾虡之間大子斃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言畢命去充忽然得歸昏悴無人色師還而李其後謐斬鍾下惠后服金屑酒死午考竟斃大杖皆如所言云

論曰史儛府公訶責賈充事甚怪蓋子氪家明昭之靈爽衛府之勲明成濟之事昭敢行弒逆至躬而不悔猶有靈爽以訶責充充如不結昏惠帝太子不廢晉祚豈遂可承歟積三世之凶德以盜神器又使張大其功平一四海天之所以腊其毒而屠膾之以垂戒百代者固非一賈充所能輕重也獨怪彼賈充者母不樂以爲子女不樂以爲父妻不樂以爲夫而武帝即聾從昧寵眷彌摯遂使莧陸延蔓金柅弗禁俗頽道喪往若淪波裴楷唐捐于直言傅元徒勞于微諷由是亂臣賊子假翮爭奮孱主社君攣嚚待斃因斯釁孽毒彼蒸黎有志之士所爲發冊而長吁抽豪而菀結也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儀觀瓌偉魏時爲縣小吏謁者郭元信奉使過縣苞與鄧艾俱給御御行十餘里郭曰勉之

二子後並當至卿相入洛見吏部郎許允求小縣允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也歷景帝護軍司馬遷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衆軍皆潰獨苞軍不動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葛誕兵起以游兵破吳援師拜鎮東將軍封東光縣侯假節都督揚州鎮壽春進征東大將軍遷驃騎文帝之喪賈充荀勖議葬禮未逮苞奔赴既至謂充勖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郎與豫州都督陳騫諷魏帝禪位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鎮壽春如故騫魏司徒矯之子也騫起家尚書郎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從平諸葛誕拜淮北都督封廣陵侯轉督荊州豫州進征南大將軍封鄉侯晉受禪加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代汝陰王駿鎮壽春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入朝言胡烈牽〔宏〕非邊才將辱國時〔宏〕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疑其構[illegible]拜涼州騫嘆曰今茲敗矣果失羌戎和與烈相繼戰沒十年遷太尉咸寧二年轉大司馬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久乃許之太康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傅謚曰武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苞久在淮南士馬強盛泰始四年淮北監軍王琛密表苞交通吳人會荊州刺史胡烈言吳人欲入寇苞輒築壘遏

水以自固帝益疑下詔免苞官使義陽王望督大軍徵之東莞王伷自下邳會師代以汝陰王駿苞先辟孫鑠爲掾鑠應命行財達許昌聞其事馳至壽春勸苞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意解苞至以公就第引咎無怨色鄴奚官督郭廙上書訟之復拜司徒九年卒謚曰武苞六子幼子崇字季倫少敏慧勇而有謀武帝深器之粲官侍中先是帝欲矯魏氏奢汰之弊躬行節儉以率天下然大臣何曾最爲豪縱蒸餅上不坼作十字者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每侍食不食太官所上食輒以常食自隨曾子劭又過其父侍中任愷又過于劭衣服車馬宮室之度尟不踰僭者崇功臣子得上寵愛善居積又通輕俠致富不貲與外戚王愷羊琇之徒爭侈帝每嘗助愷然猶弗能勝也惠帝初楊駿輔政大封賞以悅衆崇與散騎郎何攀共奏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

班爵行賞乃優于革命平吳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若有嚴
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可以開制垂後當依準舊事弗聽
出爲荆州駿敗入爲衞尉諂事賈謐與潘岳歐陽建等號㑹二十
四友劉琨陸機兄弟皆在數一時浮競之士以得與爲幸焉謐祖
母宜城君郭槐出崇輒望塵拜路左謐誅崇坐免崇甥歐陽建素
與趙王倫有郤而倫嬖臣孫秀素怨潘岳秀求崇笛伎綠珠弗得
怒勸倫殺崇建崇建知之與岳陰說淮南王允齊王冏圖倫秀秀
知之矯詔收崇并建岳斬之崇聞收謂綠珠曰爲爾得罪矣綠珠
泣曰請效死官前遂自投樓下以死崇謂收者曰奴輩利吾財耳
收者曰知財爲患何不散之崇不能答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戮
惟兄子超走免佐成都王穎討倫秀拒王師爲范陽王虓所殺

裴秀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尚書令叔父徽有盛名秀八歲能屬文十歲客詣徽者出必過秀秀母賤嫡虐常使進客饌客爲秀故莫不起乃免魏時歷官散騎常侍尚書封鄉侯魏主好文學號秀爲儒林丈人侍中王沈爲文籍先生數讌東堂及將討文帝召沈而不及秀沈以馳白得封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仕魏至侍中魏主遇弑封安平侯遷豫州監軍刺史求賢勸學教命甚美爲晉國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晉受禪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軍進爵博陵郡公泰始二年卒贈司空謚曰元子浚自有傳秀亦以定策功進封縣侯遷僕射晉臺建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秀改官制議建五等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秀自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初文帝愛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陰以奇表示秀秀從容言于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世子乃定武帝嗣晉王拜晉國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賈充王沈俱開府加給事中又同勸進及受禪轉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

尚書令如故時人爲之語曰賈裴王亂紀綱裴王賈濟天下言亾魏而興晉也泰始四年遷司空秀以司空職地自禹貢以來山川地名久遠多變易說者牽引漸以暗昧乃甄舊聞列注古有今無者闕其疑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而序之曰圖書之設立象巠制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漢入咸陽蕭何收秦圖籍今祕書無古地圖惟有漢輿地及括地諸圖不設分率不攷準望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于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檢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古國會盟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古用開方法後世用極度）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四至八道）以正彼此之體三

曰道里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迴繞沮澤六曰迂直遷就城郭置頓此
三者由地制宜以校夷險之異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
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
無道里則不通山海隔絕之地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
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圖成奏之詔藏
祕府㧗制朝儀損益刑政皆爲故事泰始七年年四十八卒于位
謚曰元

論曰晉之代魏也忌才而不忌德毋丘諸葛之屬下至嵇康呂安
皆見誅蘙石苞以佐命元功片言見疑幾至禽戮而王鄭荀何獨
榮寵稠疊以沒其世彼既內結心膂外張爪牙矣其視羣公特贅
旒而姑與之爲緐藻也是故夷才以靖禍貴德以示寬大近之亦
不見任遠之亦不見嫌羣公者立身清濁之閒受遇浮沈之際百

世而下可爲興感者也氣節之窮飾爲德望始色厲而內荏終摧方以就圓道固委蛇取貴若劵及乎禍福所動廉恥蕩泯風俗旣成舉世視爲固然曾不能更復有所駭怪是非大有爲之君雷震電燭于上一時賢士大夫刱鉅痛深惻怛悔恨于下上下靡懈扶持拔剔三數十年之餘殆未可以遽革也成濟之逆石苞發其端王沈浚其機賈充助其燄彼三子者其于踣魏造晉可謂不遺餘力矣然而晉之始亂賈實胎之石超蠭蠆之毒王浚豺狼之性孱主因而播遷中興爲其沮敗國祚家慶忽焉同盡裴秀徒儕王賈之咎未覩拉摧之迹逸民顚覆江左闃然豈非謀有顯晦任有重輕原心論隱異曲同工者乎天網恢恢吁可畏巳

荀勖

荀勖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之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魏

時爲文帝從事中郎領記室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晉受禪以侍中封濟北公羊祜讓公勖亦固讓爲侯拜中書監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不樂出鎮勖與左衛馮紞共進充女爲太子妃充遂得留賈妃悍妬帝將廢之勖復與紞固請保全焉進光祿大夫掌樂伐吳之役勖附充諫止吳平猶論功封一子二孫亭侯太康中進開府儀同三司監侍中如故久之守尚書令勖在中書久失之悵甚賀者至勖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乃賀我邪母憂上印綬詔起視事泰始初議郎段灼上言自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外諸王年十五以上足任州鎮者請皆遣之國又請罷五等以掖兵本塞亂原帝問勖勖對諸王已爲都督之國則廢方任國皆置軍軍還給國則闕邊守不可帝使勖重思之勖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懼多

動搖使人心恩擾若時空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五等虛名無異郡縣鄉亭造次改奪恐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五等可須後裁帝善之史咸寧三年勖將出齊王攸使楊珧奏之通鑑不取攷異云珧奏請諸王之國勖有異議蓋卽指此議也按勖復奏有廢五等事珧奏所無惟灼奏有之故知勖議爲灼奏也泰始初安平王孚爲太宰義陽王望爲司徒齊王攸爲衞將軍與灼奏合故知灼奏在泰始初也又其時東莞王伷監兗州汝陰王駿督豫州彭城王權督鄴與勖議已爲都督之國則廢方任亦合 太康中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寧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至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幷合吏員縣官國邑財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王人四出省天下吏員正始亦幷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爲先篤行該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尙止足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官人不惑矣去

異技抑異說變舊徼利者必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不急則雖在挈缾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畧苛細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煩擾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干矣凡此皆省事之本也苟無此弊則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則九寺可幷尚書蘭臺宜付三府若直大例減半恐衆官職業不得皆同或至否壅所省須復激而滋煩不可不重也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勖勖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隆化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俾陳咸張惲下俾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又頃言

事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適恐更擾耗臺閣臣竊以爲不可按此云六合爲一則平吳後事勖有才思善探人主微旨終未嘗犯顏迕爭所善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以博辨得幸歷遷侍中初勖阿帝意譽太子又與紞共附賈妃時人多薄之齊王攸尤甚咸寧元年冬帝病困朝野屬望齊王勖大恐使紞譖攸卒出之平吳之策沒張華勖紞沮之不能得內懟疾華如讐出華鎮幽州華威德大著朝議將徵爲尚書令紞諷止之竟以太常徵免官奉朝請紞妙于語言凡勖意所向紞輒先導之或推而助之相爲倡和所言無不售先勖卒後三年爲太康十年勖亦卒而楊駿用事勖贈司徒謚曰成

論曰以勖之明豈不知齊王張華之賢出之之非計哉然必爲之者不得已也恐失勢故結怨耦樂愚主故去強藩欲擅政故間謀臣彼其日夜所營綜固已在恩隆誼篤之君萬年厭代之後矣身

壽有限心期無窮患失生于所蒙娟嫉中于所受不然則勖之論
事委悉豈非度時之良佐哉

晉畧列傳三

羊祜

荆溪周濟譔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景獻后同產弟也年十二喪父如成人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與王沈俱被曹爽辟祜不就沈勸之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已而爽敗沈以故吏免謝祜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仕魏至祕書監五等建封鉅平子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統宿衞入直殿中晉受禪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不受乃進本爵爲侯遷右僕射衞將軍給本營兵都督荆州鎭襄陽始至府無百日糧祜以計罷吳石城守因得減戍卒之半墾田八百餘頃軍食以足及受代粟支十年詔罷江北都督漢東江夏諸軍皆以益祜入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上表固讓薦李憙魯芝李

允自代弗聽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博學高行與北海管寧同以賢良徵不行宣帝辟以疾辭郡縣扶輿上道母病踰泫氏城徒步還遂遭母喪起景帝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以本官行司徒副鄭沖奉魏帝禪冊秦始初封祁侯仍爲司隸遷太子太傅自魏明帝後東宮久曠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並未置惟衛帥典兵二傅幷攝衆事遷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老遜位芝字世英扶風郿人魏時爲天水太守有循聲遷廣平天水民赴闕乞留明帝嘉而許之爲曹爽司馬斬關赴爽難下吏宣帝釋之起幷州刺史遷青州所至著績晉受禪吿老以光祿大夫徵加特進年八十四而卒頃之還鎭坐援吳降將步闡無功貶號平南祜增
修德政以懷吳人每戰豫克日不爲掩襲經吳境刈穀爲糧必送
絹償之游獵止晉地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皆還之吳人悅服呼
羊公而不名吳將夏詳邵顗鄧香相繼降祜遂進據要害建五城
收膏腴地吳石城以西皆入晉吳任陸抗鎭樂鄉祜與對境使命
交通抗每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咸寧元年除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吳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
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益州刺史王濬故祜參軍也徵爲大
司農祜以伐吳必資上流濬才足任又小字阿童表加龍驤將軍

監益州令密具舟檝咸寧二年十月上疏曰期運雖天所授功業由人而成蜀平天下皆謂吳當并滅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矣凡以險阻得存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強弱異勢則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懸車束馬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鳥栖而不敢抗非無戰心力不足也劉禪降伏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竝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孫皓恣情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

畏逼而至將疑于朝士困于野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去長入短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自戰其地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明年吳夏口督孫愼入江夏汝南畧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之意幷欲移州祜對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輒移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明年以疾求入朝會景獻后在殯哀痛增劇詔扶疾引見乘輦入殿毋下拜既見侍坐復陳伐吳之計帝恐祜數入勞頓每遣中書令張華就問之華深贊之帝欲使臥護諸

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爾功名之際臣不敢居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慟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鬢皆成冰南州人值市日聞祜喪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初帝特置南城郡以侯祜祜讓曰昔張良受留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于先帝矣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帝嘉而許之至是欲以葬齊王攸表言祜遺令勿以南城侯印綬入柩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贈侍中太傅謚曰成祜卒二歲而吳平捷書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冊告祜廟依漢蕭何故事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侯祜有好相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霸降蜀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通鑑作鄉君誤食邑五千戶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御者不過數十人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允)

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九)今日若死此門乃開尒祜改容謝之自此稀出矣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令人悲傷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及卒襄陽百姓于祜平生所游憩處建廟立碑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墮淚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土諱祜嫌名呼戶皆曰門改戶曹爲辭曹焉

論曰羊公流澤餘韻藹然春風之和雖百世而下有餘慕矣然疾茍勗馮紞又以軍法欲斬王戎何其嚴也從甥王衍陳事詞甚儁辯祜謂客曰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知幾其神所由深慮于平吳之後者乎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父恕魏幽州刺史延宣帝幽死預旣婚文帝妹乃得拜尚書郎襲豐樂亭侯賈充定律令預爲注解奏行之晉受禪守河南尹詔爲黜陟之課預奏議曰臣聞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昔漢之刺史歲終奏事不制課算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故歷代不能通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主者總集采按六優者超用六劣者奏免優多者敍用劣多者左遷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取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成陟積劣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

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亦將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于黜陟也司隸石鑒以宿憾奏免預職虜寇隴右除安西軍司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已而鑒行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虜預陳五不可四不須請幷力大運俟來春乃進討鑒大怒奏預之軍興檻車徵入議贖論然虜事卒如預策朝廷以爲知兵劉猛叛詔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立籍田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至九品占田十頃又各以品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得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二人九品至武騎一人其佃客一品二品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按此平吳以後制度當本預所定處軍國之要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

條造二元乾度厤建河橋于富平津以避孟津之險咸寧四年秋兗豫大霖雨螟蝗起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預上言漢時東南多陸田陂堨有數魏時人稀故得多修水田今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州界所領佃者大軍襍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今水潦瓫溢大為災害宜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宜皆修繕以蓄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令居者盡得水產之饒不出境界且草野食水去之後至春可種人無牛犢典牧種牛大小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稼無益徒費宜分三萬五千頭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運穀二百斛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所留萬頭即令典牧芟墾三魏牧地

從之在內七年損益不可勝數號曰武庫十一月代羊祜為鎮南大將軍荊州都督到即襲破吳西陵督張政政名將諱敗預表還所獲以間之吳罷政代以畱憲太康元年正月伐吳至江陵分二軍一軍循江西上一軍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于巴山吳都督孫歆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王濬兵至歆出拒敗還預將管定周旨伍巢伏兵隨敗軍入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遂克江陵是時濬水軍已克西陵當來受預節度而大都督賈充倡議以為吳未可滅宜罷兵俟來冬更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乃表論吳必可克不宜罷兵而逆致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得書大喜

引軍遂下預自畧沅湘以南皆降下之凡斬及生得吳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吳平進爵當陽侯增食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預自以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解都督弗許乃破山夷屯據要害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滍淯溉原田萬餘頃刊石分水以絕爭萌自襄陽達江陵舊無逕道由漢沔江迂迤千數百里又巴丘湖沅湘所會荊蠻恃以爲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講武立學政要畢舉刻二碑自紀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百世而後陵谷不變遷乎數餙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恐爲害也徵爲司隸加特進行次鄧縣而卒年六十三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長于左氏爲之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會盟圖

春秋長歷成一家之學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少有大志不修名行後更變節博學多通爲羊祜參軍祜兄子暨白濬奢侈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任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兵士苦役生子多不舉濬設禁輕繇産者給復全活甚衆轉廣漢太守八年益州刺史皇甫晏討白馬胡爲牙門張宏所殺濬用主簿李毅策立發兵討之詔進益州遂誅宏封關内侯懷輯殊俗徼外多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祜密表留濬監梁益軍拜龍驤將軍還鎮具舟師以謀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木城四門起樓櫓外可馳馬吾友包世臣曰峽江湍急每過灘船必倒行百二十步之船安得不敗意當時恐敵之詞史家不解兵事遂以入牘尔接連舫方百二十步則非一船船可離合木城亦然不必于峽中先連綴也史又云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包曰木柹適供工匠炊火此必非實咸寧五年上言孫皓荒淫

恐卒然更立船作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然亾無日三者一乖則吳難圖也表與杜預表會帝遂命濬出師史言前在巴郡之所全活皆堪徭役供軍父母勉以毋愛死按濬爲巴郡去此才十一年耳太康元年正月發成都克丹陽禽吳監軍盛紀二月三日克西陵獲吳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五日克荆門夷道獲吳監軍陸晏八日克樂鄉獲吳水軍都督陸景降吳平西將軍施洪十八日乙亥詔進濬平東將軍假節督梁益濬乘勝順流直至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水軍萬人逆戰象以軍降皓遣太常張夔等奉璽綬送牋請降三月十五日濬入石頭皓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壘門濬杖節受之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收圖籍封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逆與書推崇濬功促其徑下

濬大悅表呈預書將至秣陵渾遣信邀令蹔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初渾部出橫江參軍陳愼都尉張喬攻尋陽賴鄉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五人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破吳將俞恭降吳將二人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與吳戰城陽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首虜七千八百級進屯橫江濬旣破上方揚州別駕何惲說周浚速渡浚善其謀使白渾渾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今違命直進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渡江必克將何所慮若疑不捷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渾執不聽濬入石頭之明日渾始渡江怒濬不待己而乘勝納降將攻之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乃止攀蜀郡人仕州爲刺史皇甫晏主簿張弘害晏誣以大逆攀時居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濬

為益州辟別駕奉使入朝言兵事稱旨詔參濬軍歷廷尉平散騎侍郎誅楊駿封西城縣侯累遷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不拜趙王倫篡位遣使召之遂僞疾篤逼迫至都卒年五十六渾又欲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惲與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彼不吞聲將虧雍穆之美浚諫渾渾不納奏上有司請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將軍受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按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于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卽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鎭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別令臣濬受渾節度之文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

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于長流之中廻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于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人名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怖栗不知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明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蒙被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憑賴威靈僅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筭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敢恃功肆

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
赴接臣之罪責宜蒙恕察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
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衆叛
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偷生苟乞一活耳
江北諸軍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
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沓不可聽聞按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
有專輒臣雖惷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護
責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
疏頑舉措失宜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言濬軍得
吳寶物濬復表辨至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
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詔書稽留所
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所被渾宣詔

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船百三十五艘敕付廷尉推詔勿推拜輔國大將軍領翊軍校尉舊校唯五（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置此營自濬始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封襄陽侯邑萬戶子彝楊鄉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濬自以功大爲豪強所抑進見陳狀不勝忿或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也王渾能無媿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濬前鋒唐彬應機制勝功最多未至秣陵二百里知晧必破僞疾留諸將爭功彬獨不預識者高之（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身長八尺便弓馬走及奔鹿從師受經尤明周易還家教授生徒數百人魏時以別駕奉使詣相府或薦之文帝帝訪諸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歛板對

曰彬之為人勝濬[illegible]笑帝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于勝辟鎧曹屬晉受禪至巴東監軍加廣武將軍上征吳策稱旨為濬前鋒吳平進右軍將軍封上庸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徵拜翊軍校尉出監幽州領護烏桓校尉恩信大著拓境復秦塞分屯山谷烽燧相望邊境寔然自漢魏征鎮無及彬者部大莫廆遣子入侍而諸種攻殺莫廆彬欲討之坐擅列上候報虜則逃散輒發幽冀車參軍許祇密奏之檻車徵事直見原元康初拜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禮致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晏茂時梁子遠幅巾論道州境大和與州百姓生為立碑

博士秦秀上言曰自大晉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濬無功之時已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乃還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轉撫軍領後軍將軍濬玉食錦衣奢縱自逸年八十乃卒謚曰武二孫過江不見省錄桓溫上言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荷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襄陽之封廢而莫續臣竊悼之濬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烝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世世祖旌賢

建葛亮之胄夫劾忠前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勲于當年著嘉慶于身後靈基託根于南埀皇祚中興于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宜埀矜閔追錄舊勲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不報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魏時吳交阯太守孫諝貪暴又察戰鄧荀擅調孔雀三千頭送建業郡吏呂興因民怨殺諝荀降魏泰始中吳用璜復取交阯以為交州刺史廣州刺史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數討南賊不能制璜謂之曰南岸仰吾鐵絶弗與市必壞兵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滅也脩從之果捷皓既降遺書羣臣使展節于晉璜脩並涕泣送印綬詔復本職時以吳平罷州郡兵璜上言交

土荒奇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南郡去州海行千餘里外距林邑財七百里夷帥范熊自稱爲王連接扶南朋黨相倚臣前後征討雖翦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遺竄臣所統七千餘人累年耗減見存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自當卷甲銷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猒安樂好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五萬餘戶桂林不羈萬戶服從官役財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千六百里水陸互通勢相維繫州兵未宜省約以示單虛從之在南三十年恩威著殊俗及卒舉州號哭代者吾彥彥字士則吳郡吳人身長八尺手格猛獸以小將給陸抗抗奇其勇略拔用之至建平太守王濬造船于蜀彥覺之請增兵皓不許乃密爲鐵鏁斷江路濬兵至堅守不下濬退舍禮之吳亡始降其代璜九真戍兵

逐長吏賊帥杜祗圍郡城皆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南土大治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璜父基子威淑孫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而滕脩孫含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侯亦爲廣州刺史

論曰中土之所以制御蠻夷惟在審其所必需蓋物產莫備于中土矣無所需于彼而與爲市者非貴異物則奸人嗜利而誤國廣州閉關南岸卒困可謂約而易操者也

晉畧列傳四

扶風武王駿　　荆溪周濟譔

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母曰伏夫人駿幼慧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爲宗室儁望魏時至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封汝陰王督豫州如故吳將丁奉寇芍陂距卻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還許泰始六年六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歿萬斛堆駿同母兄亮督關中遣將軍劉旂救烈逗撓坐斬亮引咎乞貸詔赦旂免亮官以尚書石鑒督秦拜駿鎮西督雍涼鑒尋免駿遂全督關中駿善撫馭有恩威勸課農桑與士卒分役身及僚佐將帥兵士人限田十畝表聞詔下州縣各使致力農事七年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宏討之敗歿青山十年八月復寇金城時涼州刺史楊欣與燉煌連兵未

解（燉煌太守鈙欣表用梁澄郡功曹宋質輒廢澄表用議郎令狐豐欣討之爲所敗遂連兵至咸寧二年豐死其弟宏輒代豐欣乃討斬之）駿命將斬胡帥乞文泥等咸寧元年二月樹機能降二年五月又斬胡帥吐敦三年樹機能叛駿使平虜護軍文淑討斬三千級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詔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而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劫田者駿遂使淑督三州兵竝益進屯以威之樹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侯彈勃面縛軍門送質子復降其年駿入朝徙封扶風復還鎭安定北地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來降四年六月樹機能復叛其黨若羅拔能等寇武威刺史楊欣與戰敗死涼州陷五年朝廷使馬隆討斬之涼州平太康元年進駿驃騎將軍是時吳初平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因兵力徙內郡雜胡于邊初五部匈奴可三萬落自魏時巳居幷州汾晉閒左賢王曰劉豹右賢王曰劉猛泰始中猛叛出塞數寇邊刺史劉欽監軍何楨

頞破之楨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降咸寧中餘虜犯塞監軍胡奮討破之其都督拔奕虛獨雍等復先後率所部二萬落內附劉豹李子淵代爲左賢王有奇略王渾李憙咸稱歎薦拔帝亦以爲由余日磾之儔幾大用者數矣凡胡戎所居并州則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諸郡國皆匈奴雍州則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皆羌或氐京兆扶風始平及秦州之畧陽武都陰平皆氐皆與民雜處而關中自上郡并州自雁門以北秦漢郡縣皆爲塞外僑置九原雲中定襄諸縣于新興而已欽疏畧曰戎狄强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盡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西河太原安定馮翊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徙諸郡襍胡于邊地而募取死罪及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其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

服之制裔不亂華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能用其後塞外匈奴大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復處之西河太康七年八月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率種落十餘萬口詣雍州降九月駿薨于鎮本傳云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不從發病卒按攸出鎮在三年不相及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謚曰武駿有孝行太妃隨亮息慕常涕泣聞疾輒憂懼不食鎮關中十六年威惠著信薨之日泣者盈路百姓爲樹碑長老見碑皆下拜自駿薨代者頻數隴西王泰代駿十年南陽王柬徙封秦王代泰惠帝元康元年四月梁王肜代柬九月趙王倫代肜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并州八月度河降馮翊馮翊都尉受殺之六年其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盧水羌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倫所任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還復代以肜八月度元又敗系

秦雍氐羌悉反推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詔安西將軍夏侯駿督建威將軍周處討之彤嫉處七年正月處戰死八年張華陳準共薦左積弩將軍孟觀九年正月觀禽萬年于中亭太子洗馬江統復作徙戎論以警朝廷卒不見聽論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塞九服之制地在要荒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賢聖大度之君咸未能以恩德懷柔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邀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仲尼稱功其後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秦滅義渠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有四夷也漢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元王(宏)使西域發羌氐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覆將屠城鄧騭興尸諸戎遂熾南入蜀漢東略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至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劇大愈遲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

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返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襍竝得其所上合往古郎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昔者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雖有訐謨深計豈不以華夷異處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暴兵二載老師十萬水旱洊饑札瘥天昏凶逆既戮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盡力屈前害未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連兵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貲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離逖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需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者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使自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是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國内五裂呼韓邪衰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建武中入居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中平中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僨世喪亂乘釁虜掠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爲三帥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加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數百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叛亡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

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狄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其年徵彤代以河閒王顒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河閒雖疏屬然能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故特用之卒成八王之禍

論曰史傳惠帝失政刑徙戎之策必不能舉是也若欲陳言于太康之初因平吳復涼州之勢使杜預諸臣爲之庶可及乎雖然中外地也受性于天曷嘗不均自漢及晉歷年巳久其中才俊之士驤首王路者盖往往而是也若因其鼓舞之氣責之使通昏姻革舊俗衣服飲食語言文字皆與華同然後齒之于士而登之于朝昏姻既通族類亦變數世之後蔑不化矣奚待徙哉當晉之隆其士大夫方且競立門戶寒素之族絕不敢望方雅況于戎狄是以數十年閒計不及此上不責以變俗彼中之魁傑者必且堅執其

故習務自别異别異既彰必受侮慢侮慢既積必成讎釁讎釁既深必思報復報復一起勢強者勝弱既受禍報亦如之地勢人力數終不敵是以劉宗覆于靳準石氏屠于冉閔慕容苻姚獲免者尠或同類相殘賊或異種相吞噬禍始國姓逮于種人殺戮之慘蓋百年而未已豈不痛哉豈不惜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陸人也少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死舉州莫敢收隆以武吏託僞愚客葬之行喪三年植松柏剢上然後去泰始中詔州郡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之士州舉隆稍遷司馬督朝廷未之奇也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和隆陳其必敗欣果爲鮮卑禿髮樹機能等所攻殺涼州遂陷帝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討之帝曰

必能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任臣當聽臣自任
帝曰自任云何對曰臣募勇士三千人奉陛下威德鼓行而西必
滅虜然請無問所從來帝許之以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朝臣曰
兵多足用柰何橫設賞募瓫常典隆小將妄言不可聽帝弗爲動
隆募限覉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旦至日中得三千五
百人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與武庫令忿爭御史中丞劾隆
隆曰臣當效命疆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
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給其軍三年資而遣之隆西度
溫圍水賊據險遏隆隆作偏箱車上施木屋依八陣爲行營以度
險出險得平地則環車施鹿角且戰且前虜騎不得騁時出奇擊
賊遂得至郡降鮮卑大人猝拔韓且萬能等萬餘落卽用諸戎攻
樹機能大破遂斬之涼州平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言

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拊掌歡笑詰旦召朝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拜宣威將軍假節加赤幢曲蓋鼓吹將賞隆將士有司奏隆將士行時皆先加爵不應更授衞將軍楊珧駮曰前精募將士故少加爵命以爲誘引今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先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元年七月南虜軻成虔寇西平浩亹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詔隆將所領又給牙門一軍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虜聞隆至盡走險阻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虜意懈襲破之郡境遂安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卒于官

論曰名募非良法也承平日久卒伍疲薾恆倉卒而出此游手無賴桀驁不馴之徒攘臂爭應毒民則鴟張臨敵則獸散耳隆夙樹風義久居殿中意其平時所知習必有懷才抱器欲得自見之人

故引類相及一旦輻湊名爲名募實則選鋒不然驅市人而戰之鮮不敗矣

周處

周處字子隱吳興陽羨人也本傳作義興陽羨人按陽羨漢屬吳郡吳分吳爲吳興屬吳興郡晉初因之元帝時處子玘三定江南始立義興郡治陽羨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自修飭州曲患苦之處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不樂何也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三害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便入山射殺虎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處逐之經三日夜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賀處斬蛟還聞鄉里之相慶也始知人患己之甚果如父老言則入吳尋二陸機不在告雲以情曰甫欲自修年已蹉跎恐無及奈何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但患志不立何憂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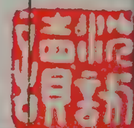
平處遂篤志進學期年州府交辟孫皓末為無難督皓降王渾宴建業宮酒酣謂吳人曰諸君亾國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于前吳亾于後亾國之慼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諸戎有威惠羌叛者皆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或經三十年處平理立判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地理志無楚國按太康末始平王瑋徙封楚以平南將軍督荊州則楚國當在荊州界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楚經喪亂白骨被野民新舊襍居風俗尨異處下教敦信義掩骼薶胔政事犅立然後就徵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慼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吳名將子忠果可使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勸以母老辭處曰忠孝不兩全重以金革之事父母復安得子乎于時梁王肜督關中處知肜銜前隙必陷已悲慨

卽路〔本傳作既而梁王形督關中按形代倫在五月處受命在十一月〕萬年聞處將謂其人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于人此成禽耳中書令陳準言于朝曰駿形皆貴戚非將帥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處吳人忠果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賊不然駿形將使前驅誓死必矣弗聽賊屯梁山衆七萬駿使處以五千人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死分也將爲國恥形復強之乃與解系盧播攻萬年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形促之遂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承形旨不救〔系字少連濟南著人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三子系結育竝清潔有聲譽系累遷雍州刺史與趙王倫共討叛羌表劾倫并請誅倫嬖人孫秀以謝氐羌倫旣殺張華并收系兄弟梁王形救系倫怒曰我于水中見蟹尚欲殺之竟不免結字叔連官御史中丞育字推連官弘農太守系劾秀結在都坐議秀應誅由是被憾系結妻子并死育妻子徙邊〕左右勸處退處按劒曰今日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言退乎力戰而死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

近田五頃詔曰虞毋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懸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天年元帝爲晉王將加冊謚太常賀循議曰虞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本傳但有三郡）安民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虞著默語三十篇又撰集吳書及風土記處旣敗乃使孟觀觀所領宿衞兵皆趫捷勇悍又盡統關中兵身冒矢石大戰十數乃禽萬年（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好讀書解天文惠帝時稍遷殿中中郎附賈后誅楊駿遷左積弩將軍封郡公旣禽萬年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晉安南將軍鎭宛義兵起諸將勸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當之遂爲倫守帝返正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洛陽夷三族）

齊獻王攸

荆溪周濟撰



攸字大猷小字桃符武帝同母弟也少岐嶷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才望出武帝右宣帝器之景帝無子宣帝命以攸爲子年十歲喪景帝如成人襲封舞陽矦奉景獻羊后居別第事后孝謹五等建改封安昌矦遷衛將軍文帝喪哀毀過禮太后自往諭之常使人監進飲食武帝踐阼封齊王總統軍事時詔諸王自選所屬攸以吳未平請俟一統不許然齊相上皷請選攸竟不選令自上請之又表租秩足自供求停御府給家人衣食優詔給如故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兵當罷者數千人戀攸德不肯去遮京兆自言帝命還攸年饑詔議節省攸言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附業之人復有虛假宜嚴飭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

實南畝考績黜陟畢使嚴明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技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甚美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才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閒昔有江充毋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亾誡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閽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子太傅如故初文帝特寵愛攸又以景帝刱業而攸嗣景帝爲世嫡每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見攸輒撫牀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疾爲武帝敘漢淮南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咸寧元年冬京師大疫帝遘疾

甚篤明年元會至癡朝于時太子無慧諸皇子皆幼弱內外意望
咸屬攸攸素疾荀勗馮紞諂佞勗恐攸得志禍及己因帝疾愈使
紞進言曰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屬陛下不安百僚皆歸心
齊王帝陰納之而未發也明年又使楊珧建議請諸王之國帝出
諸王然尙未出攸諸王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太康三年紞又言于
帝曰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可乎勗因曰百僚內外固
歸心齊王陛下試出齊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乃以汝
南王亮代攸傅太子而以攸爲大司馬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兵
千人親騎帳中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
騎司馬五人都督靑州諸軍事朝臣果力爭帝益信勗言促冊遣
攸以濟南郡益齊國下太常議崇錫之禮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
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

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顯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憤怨發疾求守先后陵弗許遣醫侍疾醫希旨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明年三月力疾入辭攸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信醫言謂疾詐也辭出信宿歐血薨年三十六帝哭之慟統進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爲之收淚詔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

論曰武帝大建同姓以爲維城之衞出攸藩齊未爲失也而出之不以正丁頤之爲攸計至矣讒諂方進外安內危攸如有覬覦神器之意者從之將如轉圜何至發憤歐血哉將其器量有限抑亦先朝廷而後身圖有不樂爲琅邪齊代之所爲者邪元康之釁萌芽于賈充醞釀于出齊王成于癡張華而任楊駿亂之生自譖人譖人之心發機于患失此仲尼所謂不可與事君而小雅詩人

必欲投畀者也

王渾王濟

王渾字元沖太原晉陽人魏司空昶之子也襲父爵京陵侯泰始中監豫州領刺史州兵放休吳寇至率見兵數百襲破之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吳大佃皖城渾遣刺史應綽破其屯焚積穀百八十萬斛船六百艘踐稻田四千頃平吳出橫江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增封八千戶進爵公轉征東大將軍復鎭壽春拊綏新附甚有威惠太康三年齊王攸當之藩上書諫曰（本傳此書在爲僕射後按齊王出藩在三年渾爲僕射在六年今從本紀）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以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于金縢允迪文武仁聖之德

攸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豫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誼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内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

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闕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益之義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臣而不言誰當言者不從當是時因諫不用發憤殞身者河南尹何雄雄字伯茂河內山陽人魏時以故吏哭王經文帝召責之對曰先王掩骼薶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然後葬之哉王誅既加于法已備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宏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陛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文帝大悅累遷至河南尹齊王將出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弗聽固諫忤旨起而徑出發憤卒怨楊珧以致癈死者白衣領護軍羊琇琇字稚舒景獻后從弟也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親狎文帝之愛攸將立爲嗣也琇爲武帝畫策又豫擬顧問所及以佐帝儲位乃定帝立琇爲護軍貴侈犯法爲劉毅所劾免官頃之以白衣領職及是切諫失寵諸王之國其議發于楊珧琇欲手刃之珧知之避之而使人劾之左遷太僕忿怨發病卒議崇錫文物表諫得罪者祭酒曹志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好學善騎射植愛之以爲嗣改封濟北晉受禪降鄄城公仕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齊王將出下太常議崇錫文物諸博士表諫志素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凄然嘆曰安有如此之親如此之才不得樹化助本而遠出海隅者乎奏請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

心況四海乎免官以公還第復起終散騎常侍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傅珍秦秀旉字允臧表上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下有司尚書朱整請收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首旉以議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奏聽之夏侯駿謂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用八座何為整不從駿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免死除名復起終國子祭酒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議謚何曾曰繆醜賈充為大都督伐吳秀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今吳無道國有亾形羣帥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罪且不赦秀乃止充卒議謚曰荒又表訟王濬及是除名復起終于博士坐不駮正博士議免者太常鄭默默字思元榮陽開封人也父袤仕魏至太常所舉博士劉毅陳咸劉寔庾峻並至大官疾失明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晉受禪就拜司空固讓拜儀同三司默起家秘書郎泰始中與郭奕俱為中庶子廷議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于天下宮臣皆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守東郡歲飢輒開倉振給舍都亭自表待罪詔書褒嘆比之汲黯班告天下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廷尉袁毅以賂敗多引朝臣默及諸弟無所污遷太常僕射山濤欲舉所親為博士已而中止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也齊王攸出通博士奏坐免尋拜大鴻臚母喪固求終制許之大臣終喪自此始而渾子濟亦以諫左遷云六年徵為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錄尚書元康七年卒謚曰元濟字武子善易老莊便弓馬才氣蓋時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武帝女常山公主后妃傳無常山封號當是[illegible]下長廣亦然年二十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

濟外宏內忌以父故排王濬爲世所譏齊王將出濟固諫又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且泣請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生來哭人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復爲侍中時渾爲僕射尚書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明法繩之從兄佑素與濟不平因使其黨宣言曰濟乃不顧其父用是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免濟既被斥移第北邙山下以豪侈自終帝嘗謂和嶠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儁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既而曰知媿否對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媿陛下帝默然尋使白衣領太僕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

衛瓘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權譎多智數魏時襲父爵閿鄉侯以

廷尉行鎮西軍司持節監征西鄧艾鎮西鍾會軍伐蜀艾定蜀承制行事會忌之與瓘奏陷艾詔檻車徵既收艾會遂誘執諸將圖瓘謀反瓘詐疾篤夜檄諸軍攻殺會艾將士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懼其見讎乃使護軍田續夜襲殺艾并其子忠蜀平以誅二將功除鎮西將軍督關中遷鎮東督徐州泰始中進爵爲公築遷征北大將軍幽州都督刺史護烏桓校尉十年表立平州兼督之幽并被邊東有務桓西有力微瓘縱反間離其父子及諸部大人務桓遂降力微以憂卒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太康三年代齊王攸爲司空侍中令如故領太子少傅子宣尚繁昌公主（后妃傳無此封）五年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實人知名不可虛求故

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
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
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
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襃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是鄉論餘風
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
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
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
皆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
里郡縣之宰即爲君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
論然後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
之效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
使朝臣共相舉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

位之明闇誠令典也帝善之而不行惠帝之初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帝亦以爲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元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邪及議太子昏帝欲娶瓘女后入賈充妻郭氏之賂欲娶充女帝曰衛氏女有五可賈氏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荀顗荀勗佐之賈氏昏乃定當是時瓘方守邊未與朝政也元后崩越一年更立元后從妹爲皇后是爲悼后賈妃悍妒帝修金墉城將癈之后固諫乃止及瓘領太子少傅侍宴陵雲臺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他日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返賈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

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賈妃由是怨瓘賈后傳云充密遣語妃衛瓘老奴幾破汝家按瓘以十二月始領太子少傅充于是年四月已卒故通鑑移在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下然賈后傳明言示太子少傅衛瓘則不容在咸寧四年也齊王攸以廷臣屬望被出而蔡瓘權論過人故至代攸爲司空後始有撫牀之言情事爲合悼后父楊駿素與瓘不平太康末駿欲專政深忌瓘瓘子宣數有酒色過駿因使黃門毀宣于帝前帝奪宣公主瓘慙遜位太熙元年正月進瓘太保以公就第帝旋察黃門詐欲還宣公主宣已疾亾乃止四月帝崩駿遂輔政明年二月駿敗死起瓘錄尚書與汝南王亮共輔政亮奏遣諸王還藩廷議羣臣無敢應者唯瓘贊之罷楚王瑋北軍中候以授裴楷泰始十年武帝以王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以防外戚之變賈后欲誅楊駿召楚王瑋代佑瑋怒后知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官瑋矯詔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謂瓘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請且距之

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與子孫九人同被害二孫璪玠在醫家得免初杜預爲鎭西長史與瓘同在軍中聞瓘殺鄧艾言于衆曰伯玉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其能免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田續之襲艾也瓘知艾初入江油嘗以軍法欲斬續故使之且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及瓘被收前所黜帳下給使榮晦實修怨焉悉知瓘家人數名字故子孫且盡瑋既誅瓘女以書激勵國臣于是瓘主簿劉繇執黃旛撾登聞鼓上言乃族榮晦以伐蜀勳追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志作適魏吏部尚書嶠襲父爵上蔡伯少慕其舅夏侯(元)之爲人守頴川清簡得民驩賈充薦之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泰始初遷中書令舊監令共

車入朝荀勗爲監嶠鄙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異車監令異車自嶠始轉侍中（當在泰始四五年閒本傳誤著平吳後）甚被親禮嘗因侍坐諷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可共詣之既還顗勗阿意譽太子嶠獨曰聖質如初帝不悅而起嶠言雖不見用然懷不能已居恆發憤慨嘆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亮其忠而賈妃深銜之太康末爲尚書惠帝立拜太子少保（本傳作太傅誤）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從太子入朝西宮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云何對曰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而不效國之福也尋卒永平初策謚曰簡（本傳作元康二年卒下又云永平初策謚按元康在永平後嶠非先卒必預衞瓘之禍何謚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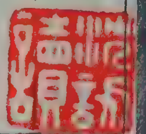
論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說者曰殷人質故兄終弟及周人文故父歿子繼嘗其然乎孔子論公儀仲子之喪曰否立孫

此亦足以明正統嗣祖之重杜漸防微之法矣而或者猶務倡爲邪說迷誤後王適所以長小人攀附之私開宗藩覬覦之漸而自絕于忠孝之大節者也世主誠知繼嗣之上嚴祖宗則必選師傅早諭教示天下以足恃不幸而肖嗣幼弱亦惟務求託孤寄命之大臣豫爲之所而已武王不以天位畀周公而刑措之治成宋宣易之大亂數世吁可畏哉夫以齊王之親賢而惑怵讒閒令其夭遏季之外戚專朝賈后縱虐八王蹈隙而鬩伺五胡乘釁而蠭螫此則武帝之失計矣衛瓘和嶠皆意存癈立然使武帝果納其說諸王焚爭晉之禍亂亦未可遽弭也故幷次之俾百世而下得以覽觀焉

晉畧列傳六

傅元傅咸　　荆溪周濟譔

傅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魏時選入著作譔魏書武帝初爲散騎常侍與皇甫陶共掌諫職陶元所進也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掌其節義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亾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亾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淸議而亾秦之病復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引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淸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元草詔進之復上疏曰先王



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義而務交游未知涖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前失未改宜亟定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事業之要務也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常從事于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三倍于前使冗散

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無乏矣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又言居職宜久六年之限日月淺近尊崇儒教宜貴其業不妄教重其選不妄用詔令具爲條目遷侍中坐與皇甫陶爭言喧譁爲有司所劾皆免泰始四年復爲御史中丞因水旱上便宜五事舊屯兵持官牛者歲入官收其六私牛中分于時官牛收八私牛收七(元)請復故魏制河隄謁者一人文帝輔政增置四人晉復省(元)請仍分五部以興水利漢時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十數人(元)請復漢法以生死督勸農之課其論田功曰古者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覓過倍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被災害也病在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河隄謁者石恢甚練水及

田事乞召問得失必有補益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羊后崩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位端門外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絶席謁者以弘訓爲殿內元怒厲色責謁者謁者妥觧尚書所處元便罵尚書御史中丞庾純劾不敬免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値日暮不得上則奉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年六十四卒于家元少時避難河內專心誦學雖貴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著傅子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録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幷文集百餘卷行于世追封淸泉侯謚曰剛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父風咸寧初爲司徒左長史五年應詔上疏曰陛下勞心日昃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歲一不登便有飢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舊都督四今幷監軍乃盈于十夏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

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郡縣吏多空校徬門無益宿衞而虛
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
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
接暫有蓄患便不繼贍臣以爲當今之急先併官省事靜事息役
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俄以劾中正夏侯駿爲司徒魏舒所奏轉
車騎司馬又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
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
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
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
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
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尙欲風俗之移難矣時太中大夫恬和亦表
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

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尚書郎李重奏駮議事遂不行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弱冠舉本國中正不就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請除九品先開移徙聽相幷就貢行土斷貢舉不得濫及境外又言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其駮和議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定制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蹟惟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未嘗曲爲立限也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和所陳光幹之議當時亦酌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弗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能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司隸石鑒劾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以爲庸才負遠必將有黷貨之累駮愷議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中書郎尚書吏部郎抑華競絶私謁尤留心隱逸號爲稱職永康初趙王倫將篡位逼爲相國左司馬固辭以憂卒家貧無殯斂之地詔于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 咸遷尚書左丞惠帝初楊駿以太傅輔政咸言于駿曰亮闇不行久矣聖上委政于公天下未以爲善山陵畢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愷以其閒造駿咸因奏愷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哀宜加顯貶以隆風俗以駿故詔

勿問駿甚憚咸咸又與駿箋切諷之駿意不平欲出咸駿甥李斌諫而止駿弟濟素善咸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歿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正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嫉乎亾何駿敗汝南王亮以太尉輔政遷御史中丞致亮書曰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楊駿無狀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預知密指耳而遂扇動熏赫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厚賞莫不樂禍禍

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弗聽亮專政咸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前失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吠遂至叵聽也亮不納尋敗咸遭母憂去官起議郎長兼司隸固辭不許咸自陳身無兄弟喪祭無主乃使于官舍設靈坐于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內外混淆咸前後論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官皆免僕射王戎長兼吏部其典選不進寒素門調戶選而已始爲甲午制選人皆先治民然後授咸奏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諸官居職未朞優劣未定而戎奏還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遵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官賈郭以姻親右戎詔是咸奏而不免戎官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制侵官請免咸詔原咸過咸自理曰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内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内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内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糾無内外之限也臣忝司直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元康四年卒官

論曰傅氏父子以重農爲本計敦崇節儉用意至矣李重駁恬和所陳便宜其言苟且逢世故附列以昭戒夫帝王所以鼓舞天下

者爵祿也爵祿所加者士也欲重農莫若使士必出于農非農不得爲士非士不得受爵祿大小之官必其家世力田而能修孝弟忠信達于從政者也苟非世農皆爲襍流雖有才穎鄉論不得推擇爲士學校不得收仕路旣一則父兄顧念子弟必相率而致力于南畝工商襍流亦將舍末業而趨于田此重農之本計也欲崇儉莫若去浮奢庋人在官者與夫異端游手坐食以耗天下自古迄今莫不欲禁之而其勢若不可禁者未嘗究其所自來也爵所以爲貴有貴于爵之先者得爲士也祿所以爲富有富于祿之先者樂其業也士必歸農而異端游手賤賤則爲之者寡矣賦丁而免田租則農樂樂則人爭騖之矣非切于日用者不得坐列販賣司市物楬而爲之目目所弗楬而入市取者弗禁則淫巧癈矣任人以治事斷事本經義而紬法令則吏胥無權矣責親民之吏設

禮于鄉官而令之平曲直則比閭族黨之教孫于下而徒隸無權矣夫游手坐食以耗天下者皆視權之所在而根據焉以爲勢勢之所在而盤結焉以爲黨黨之所在而依附焉以成俗俗之既成雖有聖君賢相蕩然欲一變之而不可以驟得吏之權可以奪相徒之權可以奪將則文武之道或幾乎息矣故莫如探其本而收其權權收勢移黨散而後俗乃可革也或曰人皆力田勢且無田可耕是大不然人物之生皆本于地之氣能生之則必能養之魚未嘗溢于水艸木未嘗溢于山也度民于古數恆不足度地于古數恆有餘事詳簡冊非空言所可亂也且地荒而人嬉方且噍然食之而不虞其匱而與之言力穡務本則反眊然慮人力之無所容所謂首尾衡決者也至于錢刀銀幣之盈虛此特貿易所假以爲資商賈居積之計耳惡足以驗天下之貧富哉二傅欲重農崇

儉而未究其本末著其挽回末流之法將必爲苟且之說所揜而不得申也故備論之世之爲治者其毋惑于苟且之說而可哉

劉毅劉暾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幼有孝行厲清節好臧否人物爲平陽功曹汰吏百餘人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虎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虎又能殺鼠何損于犬投傳而去王基薦之文帝文帝辟爲掾武帝時累官散騎常侍司隸校尉守令貪汚者望風解印綬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止太子門外劾不敬保傅輔導亾狀詔赦然後得入中護軍羊琇犯法毅奏應死帝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不可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吏考問得實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毅琇竟坐免毅由是重衛（衛字長元廣平曲周人少立操行強正方嚴毅

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自劾號名振遐邇歷尚書郎侍御史補洛陽令遷安定頓丘太守所在著績卒于官

毅爲司隸六年遷僕射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時門子產不賀夏庭流漦至周禍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疏論九品曰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也愛憎難防也情僞難明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竊爲聖朝恥之夫人才異能備體者寡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人主而顯名于竹帛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脅登進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

時實爲亂源損政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損政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次序若貫魚今之中正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蔑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損政三也陛下引不諱納忠直以覽天下之情自王公以至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禁絕訟訴杜一

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四也前世欲敦風俗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鄉老書善以獻天子司馬論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況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共當品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損政五也既已在官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也今則反之居職雖優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品不狀才能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所長以狀取人則爲品所限品狀相妨繫縶選舉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憎愛之情懲勸不明風俗汚濁損政八

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上聖古賢皆所不爲魏立以來未見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莫大于此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奏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嘗散齋遇疾其妻省之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年七十告老久而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其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云致仕不宜復與遷授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

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有所未安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主者必疑其議論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淸談倒錯矣于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鑒等咸以尹言爲當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淸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開府儀同三司子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爲博士以諫出齊王攸免官後爲侍御史劾司徒王渾渾主簿劉輿爲獄辭所連當收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奏渾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訟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節請免官屈尚書郭彰彰久貴豪侈出入輒從百餘人武庫火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聞者歎美遷太原内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兵惠帝返正爲左丞兼御史中丞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前後劾免東安公繇武

陵王澹等甚衆長沙王乂攻齊王冏暾預謀封朱虚公千八百戸乂遇害坐免頃之復爲司隷惠帝西遷留守洛陽河閒王顒遣鴆羊后暾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上表理后無罪顒怒使收暾東奔高密王畧得免帝還洛復封爵加光祿大夫劉曜寇京師拜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僕射東海王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遷右光祿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詔暾領衞尉加特進復爲司隷加侍中暾前後五爲司隷王彌入洛百官殲焉暾以鄉里宿望獨免于難因説彌背漢且東王本州彌使説曹嶷至東阿爲石勒所害

論曰毅之卒也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于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于行而不係爵漢魏相承

爵非列矦勳不加謚至使三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譴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至于王導執政乃改制如宮議焉然毅竟未追謚夫掊擊強禦難于臨敵迫則庸夫可以致果寬則智士主于求全勢慮使然也廟堂容汚濫之臣州野釀疾視之變然後武夫悍卒得荷戈而揚其烈茅土之錫有不得靳焉向使臺閣澄源百僚率職彼赳赳者何從受封爵哉武帝于毅之勳嘆爲名臣然卒不能以彼易此此曲突徙薪所以不預救焚之坐者也暾實匪躬家聲克紹至乎末節微涉嫌疑然當其時王室內傾屏翰外替塞孟津而無土徒奉手而踸踔使得因王劉之隙而離之撫齊附晉亦足以披平陽之枝葉握石勒之衿喉矣厥功未成厥志終晦君子傷之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文帝辟相府掾使蜀蜀儀表求振貸不待報輒行坐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議郎守廷尉六年號爲詳平坐校平吳功右王渾左遷河內太守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流致浸害表罷之除淮南相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迹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

主以塡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
旦湮替同于編戸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偪身自謂失地用
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
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于事
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
就遠割裂土宇令倍于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
君之于事無晩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采
以參成制故皆幷列本事如左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
爲刱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夌遲閹豎用事小
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亾魏武帝以經畧之才撥煩
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
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

外當三分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剪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法寛有由積之在素未可一旦直繩然宜漸出公塗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返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日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

固蔕祚延無窮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鎭九服臣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

多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亾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是以周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制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

不畀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刱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嘗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鎭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内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内然後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人數殷衆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需漸而備之不

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竝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曁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于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亾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亾

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亾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奸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迹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絶又無子應除茍有始封支胄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俯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淸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故臣息立吏課而肅淸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

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惬背公而橫鶩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剏造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已施行因其成敗以分

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陛下意在盡善故精事始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臣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官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則羣司遍得其人矣今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退免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閑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陛下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斷制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

得專之尙書爲其都統惟立法剏制殺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其勢必愈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按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獄法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細過微闕謬妄之失人情所必有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近世監司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強舉尤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犯政而亂兆庶者類出富強其力足憚其貲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政體清議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

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者在甚泰然後王
誅必加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
則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引名可飾假力取直故淸議
益傷也時政所失多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世之
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
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剏業之勳矣埽滅彊吳奄征南海
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
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屏藩
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瞻仰遺迹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
文之足云若所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
引美甚可惜也何不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
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初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至是又

上言曰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先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性類兇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今有廉士介者茍慮不守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兇奸亾賴之徒乎又令富者輸錢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衆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亾徒日屬盜賊日煩亾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返善無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亾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亾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數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禁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

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割剝之痛而弗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亾者刖足無所用復亾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勢理亦如之除惡塞原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生育繇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殊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亾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已下已自杖罰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僇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

周禮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自非此族犯罪必刑政之理也暨至後世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速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則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于數赦政體勝矣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竟未施行而帝崩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爲三公尚書又疏論律令爲時所美久之轉吏部建九班之制欲使百官居職稀遷課能否明賞罰爲賈郭所格不行趙王倫欲加九錫頌獨拒議遷光祿大夫尋病卒論誅賈謐功追封梁鄒侯謚曰貞

段灼

段灼字休然燉煌人爲鄧艾征西司馬從破蜀有功封關內侯遷議郎武帝踐阼灼上疏追理艾帝嘉其意灼疏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農吏之中顯之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帝之知人矣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危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維可以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兵馬解狄道之圍圍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乃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勢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强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算成圖指授長策艾授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將士乘勢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巴蜀蕩定此又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功名以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憚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于九泉收信義于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爲陛下死矣

灼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王者莫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

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櫌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氿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踈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太宰安平王孚司徒義陽王望衛將軍齊王攸）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雖云割地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葉分布漸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强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強大是為太山之固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閒
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王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襍
糅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漸亂
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于骨肉
疏絕百姓離心去事之誡誠來事之鑒也又陳伐蜀所募涼州兵
馬羌胡健兒宜加封爵以崇國信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
孤不見進敘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其畧曰臣聞忠臣
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
戚然之憂非懷祿也意在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也臣伏自悼私
懷自恨生長荒裔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
何人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二親早亡
兄弟凋喪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

而臣終年嬰災慚日月之所養媿蒼昊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恨
太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婁敬言漢取天下不與周同高祖感悟
賜姓劉氏陸賈新語述敘前世田肯建計受賜千金此漢所以成
帝業也今之言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也
昔舜爲相堯崩喪畢避于河南朝覲訟獄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
曰天與之也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非天所與也魏文帝率萬
乘之眾受禪于摩陂自以德同唐虞忽骨肉之恩忌藩屏之固于
時羣臣莫有諫者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
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魏文矣今諸王有立國之名無襟帶之實
蜀地險遠歷世奸雄之所闚闞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意遠
慮防微杜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
賈誼上疏譬之抱火厝薪臣之僂僂亦竊願居安思危常念臨深

之義不忘履冰之戒也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未信而言直陳古今已行故事詞義實淺不足采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疾痛增篤退念桑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地平天成功在重華之爲相也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禽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天下所以歸惡也太甲顛覆伊尹放之悔過反善殷道復興賴阿衡之盡忠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子孫承基二百餘年成帝委政舅家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至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害則王莽無緣乘勢託雲龍登天衢令漢祚中絶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維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

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賢大業詎可冀哉故古之明王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委曲之言雖有近習褻幸之豎不聽姑息之詞四門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所以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論曰立言之體莫尊于章疏撥厥指趣公私判焉意主爲民立天下萬世之法者公也二傅之于農田劉毅之于選舉劉頌之于肉刑幾乎此矣若夫計在一朝安人主利後嗣其言雖美體則殺旃

子雅之論封建可謂詳備然陳之晉代庸有冀乎積累若彼政俗如此雖封建盡善亂亦旋踵而起耳段灼硜硜所執益固然能援證古今羅列成敗使人主博觀而自取亦疏遠小臣納忠之一法也故附列于右詒規來哲云

晉畧列傳七

荆溪周濟撰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内懐人也少孤貧有器量好老莊與嵆康等爲竹林之游年四十始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夜蹴鑒起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耶投傳去未幾而宣帝殺曹爽其後以中表見景帝景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累官尚書吏部郎封新沓子轉文帝長史與裴秀共定太子位武帝受禪進爵伯出爲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州俗薄士人好相掎摭莫肯推轂濤拔隱屈三十餘人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入爲侍中遷尚書母老辭職表數十上乃見聽母歿濤年六十餘居喪過禮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爲吏部尚書初典選者多臨缺乃

推擇門望濤先甄別人才所堪各爲題目預儲之一缺輒有數人臨選猝啓上上意定然後顯奏所用或非門望衆怪之久而才實稱乃大服偁山公啓事太康初遷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領選如故吳平悉去州郡兵大郡財置武吏百人小郡半之濤從大閱宣武場極論其事帝曰天下名言也然不能從其後寇起長吏竟以無備不能禽制如濤所言天下大亂州郡兵亦旋復濤中立于朝晚值后黨專政多所風諫帝雖覺悟弗爲改因數以老疾辭位頻詔不許最後詔曰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乃强起拜司徒固讓以病乞骸骨敕斷表臥加章綬濤曰垂殁之人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卒贈司徒謚曰康舊第惟屋十間至不能容子孫帝爲之立室濤之爲吏部郎也嘗薦嵇康康爲書絕之詞甚慢及康遇禍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紹卒以薦起爲名臣

晉初典選者盧欽以僕射侍中領吏部舉必稱才備爲廉平欽字子若范陽涿人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欽仕魏至散騎常侍大司農吏部尚書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河北都督入爲侍中僕射領選以清貧特賜絹百匹咸寧四年卒謚曰元後乃推山濤濤後博陵崔洪亦愼舉用門無私謁洪字伯良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官至大司農嘗薦郤詵代己爲左丞詵以事糾洪洪曰吾乃歿弩自射詵曰韓厥戮僕趙宣偁賀崔侯何言若此洪益重之其後王戎始阿賈郭選政弛焉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養于外家甚慧悟及長遲鈍質樸不爲鄕黨所重從叔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戸長我願畢矣舒好騎射恆著韋衣入山澤中漁獵太原王乂獨奇之曰卿終至台輔然今未能免妻子飢寒常振助焉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爲己榮乎乃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

欲沙汰郎官不稱者舒㒒被出臺曰吾即其人也累遷鍾毓後軍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後朋偶不足以舒滿數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曰吾不足盡卿才如此射矣轉文帝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細務未嘗見是非至于興癈大事衆不能斷者舒徐籌之多出議表文帝甚重之每罷坐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出守宜陽滎陽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遷尚書太康初拜僕射領吏部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代山濤爲司徒舒有威德重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年老每偁疾輒起署兖州中正尋又偁疾左丞郤詵與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偁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月未果可謂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矣太熙元年年八十二卒謚曰康

劉寔

劉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漢濟北王壽之後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潔已無瑕玷歷官尚書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封循陽子鍾鄧伐蜀客有問寔者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請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寔言泰始初進爵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伐吳之役以本官行杜預鎮南軍司還坐子夏受賂免頃之爲大司農又坐夏免復起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畧曰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明賢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立百官之副具矣在朝之士相讓于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

推賢讓能之風從此興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化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自魏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始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則爭競之心生爭者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謗況不及孔墨者乎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官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必有勢者之所念非能獨賢也因其先用之資而後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弊發矣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毀退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甚易耳人臣初除皆通謝章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用之此

爲一公缺三公已預選之矣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以至衆官莫不皆然必詳于停缺而令主者選之矣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于勝己能退身修己讓之者必多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則無由虛聲浮論不禁而自息矣元康中進爵侯累拜司空太保太傅太安初以老遜位後遭兵難歸鄉里惠帝崩赴山陵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寔懸車二十餘年（寔太安初遜位按永寧元年十二月改元太安距懷帝永嘉元年才五年耳而云懸車二十餘年者蓋謂寔年已九十一去七十懸車已二十餘年也）扶輿冒險展哀山陵致敬闕廷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慇懃必使正位上台光飪鼎實釐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版詞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詔以侯就第卒年九

十一謚曰元寔以儉素自持居無第宅奉祿贍親故而子夏以賄聞或尤寔不訓誡之寔曰凡我所行是夏所見身教不從言教何爲妻喪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至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所論衛輒祭仲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撰春秋條例二十卷寔弟智字子房官至太常著喪服釋疑論亦多所辨明云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魏時太常鄭袤舉爲博士時重老莊而峻潛究儒典明詩尚書晉受禪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終諫議大夫峻疾風俗趨競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治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

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先王嘉之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士無爵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闘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後叔孫蓋公之賤而曹相諮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十人漢廷無出其右而未嘗干祿釋之結韈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而意未滿功報而求不已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且爲弊也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

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三司上才元功國老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聖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性陵上由水之趣下也始于匹夫行誼不敦終于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取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臣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論曰山濤典選克舉其職魏舒雖無赫然之勳而進退綽綽劉寔

之所論庾峻之所陳皆欲以退讓維風俗立意甚善而誕漫無要領夫下之從上也不惟其令惟其意退讓之君子與競逐之小人較若白黑甚易知也當時朝權所寄前則賈充荀勗後則楊駿王佑元康以還張裴賈郭彼皆乾沒嗜勢惟恐濡首而不滅頂者假令劉庾之說見諸施行適足以張朋黨標榜之翼供勢要劫持之具耳而欲使山林之士與朝廷之臣紛紛出入冀以轉移風俗不亦遠乎樹聲望懷止足其于愛鼎則庶幾矣

光緒己亥七月初四日點訖 訥蓀識

卷五

列傳

晉略

晉畧列傳八　　荆溪周濟撰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引農華陰人也先世漢三公兄文宗魏通事郎襲封蓩亭侯早卒女爲武帝后生惠帝是爲元后武帝寵幸胡貴嬪后有疾恐身殁之後貴嬪且正位固要帝帝爲下詔申禁妾媵不得爲正適以安之臨終枕帝厀曰叔父駿女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咸寧二年立駿女爲后是爲悼后后既立駿自鎮軍司馬超居重位至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弟珧字文琚濟字文通並貴重通請謁勢傾天下天下謂之三楊貴嬪父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昏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動乃更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駿甚銜之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所在有聲績泰始八年女選入宮奮大哭曰老奴

不敘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子為南陽王友早卒故云咸寧二年為幷州監軍破犯塞虜三年以左將軍都督江北五年以平南將軍伐吳出夏口有功累遷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弟烈字武玄伐蜀為將鍾會反與諸將皆為會所禁閉烈子世元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烈後為秦州刺史戰歿萬斛堆　本傳以泰始八年何楨破劉猛為奮事而無咸寧二年破虜事又云以降猛功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皆不合今從本紀　尚書褚䂮郭奕言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弗聽及帝疾篤駿侍左右輒易置用事者帝小間覺之正色切讓命中書趣詔汝南王亮與駿同輔政且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駿恐從中書借詔觀之遂匿不與中書監華廙懼自索之終不與而帝疾益篤迷亂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即召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督中外侍中錄尚書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　珧為尚書令衛將軍右軍督趙休上書曰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珧懼遜位　若止病殿中則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杖出入詔成后對廙劭呈帝帝無言越二日帝崩駿入居太極

殿將殯六宮出辭駿不下殿擁虎賁百人自衛晉增羣臣位一等與喪事者二等二千石以上皆封關中侯欲以悅衆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樹置親黨典領禁兵甥段廣張劭皆爲近侍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專愎苛碎中外失望姑子蒯欽屢以正言犯駿或危之欽曰文長雖闇猶知無罪不可妄殺必疏我我得疏乃免死耳孫楚說駿曰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以庶姓專朝禍至無日矣弗聽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敢應命中外皆知其必敗而駿專愎益甚賈后之爲太子妃悍妒以刃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知而大怒欲廢之太后爲固請乃免不以告自誡勵之妃更憾焉及是后欲預政又不肯以婦道事太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者駿所輕也陰構駿于后后使中黃門董猛令肇報汝南王亮入除駿亮不敢發又報楚王瑋瑋然

之求入朝駿素憚瑋欲徵之而不敢因其求入也許之瑋至駿出
北軍中候王佑爲河南尹以瑋代之禁兵屬焉觀肇啓帝漏夜作
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段廣跪言于
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力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帝不答駿
居武庫南聞變召衆官議之主簿朱振曰是必奄豎爲后設謀也
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
自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必震懼斬送矣駿素懦不決乃曰
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祗因起白駿請
入雲龍門察事勢且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便揖衆衆皆散走殿
中兵至燒駿府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并親黨皆夷三族珧臨刑
呼冤曰昔后始聘抗表自陳從古及今一族二后鮮不覆宗乞藏
表宗廟以免身禍先帝見允事在石函張華可問也賈氏族黨雖

諸楊促行刑焉濟歷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嘗從武帝校獵北邙山與侍中王濟俱著布絝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虎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虎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駿促汝南王亮之藩濟驟諫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還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戸幸免耳否恐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何須避也人臣不可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引宗室之重以爲援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然竟不免

汝南文成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魏時以左將軍監豫州轉鎭西晉受禪封扶風王督關中秦州刺史胡烈敗歿坐失救免頃之拜撫軍將軍進衛軍加侍中咸寧三年特拜宗師職訓導宗

室本官如故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督豫州鎮許昌太康三年以太尉錄尚書代齊王攸領太子太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以侍中大司馬假黃鉞爲大都督出鎮許昌督豫州未發帝大漸詔復留輔政駿匿詔促發俄而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敍哀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或告駿亮遷延不行且舉兵駿懼使其甥張劭與司空石鑒以作陵兵攻之劭欲發鑒持不可亮知之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公尊親爲朝廷所歸仰公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乎亮不能從夜馳赴鎮及駿敗徵爲太宰加殊禮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衛瓘並錄尚書論誅駿功濫賞以悅衆既而專勢自用頗失時望傅咸諫不聽楚王瑋自負誅駿功好立威東安公繇亦以誅駿功進爵爲王恃賈后干政亮惡而憚之入繇兄東武公澹之譖廢繇徙帶方又欲奪瑋兵遣與諸王並之國舉朝皆

以為不可獨衛瓘助之瑋乃承后指誣亮瓘有廢立謀奉詔廢亮瓘而擅以兵圍亮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至是詔書可得見乎莫應長史劉準曰此必詐也府中俊乂如林何不戰亮弗許被執嘆曰我心可破示天下也時大熱兵人坐之車下交扇之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殺瑋誅追復爵位謚文成喪葬如安平王故事

楚隱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太康末徙楚以平南將軍出督荊州轉鎮南武帝崩入朝因留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與誅楊駿瑋少年果銳多立威朝廷忌之亮瓘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怒舍人岐盛素無行瑋昵之瓘等惡之慮致媒

冀將收盛盛知之遂與長史公孫宏謀矯偁瑋命因積弩將軍李肇譖亮瓘于賈后后使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令長沙成都屯宮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詔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恐事泄非密詔本意也瑋遂勒本軍矯偁受詔都督中外召三十六軍在直衞者嚴警備在外營者相率詣行府從討亮瓘又矯詔使亮瓘上印綬之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不奉詔軍法從事遂收二公殺之岐盛說瑋因兵勢并除賈郭匡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走瑋遂被執其日大風雷霆瑋臨斬出懷中青紙詔流涕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乃更得罪乎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竟斬之宏盛皆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予得衆心被害時年二十一士卒

莫不寃痛百姓爲立祠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謚曰隱賈后先
惡亮瓘又忌瑋故以計相次除之二王死賈后益橫圖危太子

愍懷太子遹

遹字熙祖母謝玖本武帝才人惠帝將納妃遣教房室遂有身賈
妃妬之求還西宮生遹遹之爲太子謝拜淑媛遹廢與禍遹見害
贈夫人遹早慧武帝愛之恆置左右嘗與諸皇子戲殿上惠帝朝
執諸弟手次至遹武帝曰是汝兒也乃止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
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備非常不
宜令照見人主從觀豕牢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
穀帝撫其背顧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也封廣陵王以劉
寔爲師孟衡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太子以何劭
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

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使大臣子弟與游處諸少年羣聚相習爲不說學師傅益疏而賈后亦忌太子有令名密敕黃門媚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自拘束見太子怒則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保林蔣氏生男則勸太子隆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器太子從之日弛慢或廢朝侍恆戲後園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忤犯者手捶擊之月請錢五十萬探取二月以供嬖寵猶不足令賣西園葵菜藍子雞麪洗馬江統諫不納舍人杜錫以太子非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憂之規太子太子使人以鍼著錫所常坐氈中刺之賈充養孫韓謐嗣爲魯公貴幸無與比謐母午后女弟也出入宮掖充妻宜城君欲聘午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昏韓氏以自固午及后皆不聽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知衍長女美而后爲謐聘

之太子心不能平詹事裴權曰謐幸于中宮一旦交構事何可量宜謙屈以結之不用廣城君將歿戒后護持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我歿勿復聽入（后妃傳武元楊后母趙氏早卒后依舅家及為后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于後宮為夫人此曰勿聽入意武帝崩後粲已歸母家更依託賈氏也）后不從更與粲午謀陷太子詐有身取午小子慰祖養之謀廢太子而立慰祖謐言太子畜私財結小人為后故一旦居大位且依楊氏故事后然之數暴揚太子過失以風動中外中外咸知后欲危太子矣中護軍趙俊說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求王爵弗許則為禱祠以求福后知之詐偁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置別室賜酒棗逼令醉使黃門郎潘岳作為太子禱神之文授以草藁逼令書之太子醉書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御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持青紙詔以太子書示羣臣曰遹書

如此今賜死太子書曰陛下宜自了不了吾當入了之陛下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幷謝妃共要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祀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羣臣聘眙莫敢言張華裴頠請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無大異而后匿傳書者不出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杖送金墉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從考竟謝淑媛及保林蔣俊明年正月閻纘上書訟太子曰（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圖之孫也僑居河南新安父卒繼母不慈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有司被清議沈廢十餘年纘無怨色事母愈謹母意解更移中正得復品爲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棄官要故吏潘岳等共營葬武陵王澹將表罪之衆逃纘獨成墓而去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樂平鄉侯至是輿棺詣闕上書）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遹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沈淪

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師傅羣吏率取膏粱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致敗也昔戾太子傾兵拒命而田千秋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謂宜重選保傅置游談文學皆取寒門孤宦學行自立及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親事君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師傅文學十日一講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庶幾可全昔太甲思庸爲殷明王魏文懼癈夙夜自祗明帝因母得罪癈爲平原侯家丞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卒以孝謹聞于天下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

大計小復停畱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遇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爲臣卜卦云書御卿妳妻子守臣涕泣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惟當陳誠以妳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于是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更幽許昌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王衍表請離昏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亾不見存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閔表乞國家加嵗號不見聽許疾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 東宮發疏云天教欲見汝即便作

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往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帋一青帋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帋來使寫急疾不容覆視實不覺帋上語輕重父母

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衍不敢言上妃歸父家劉聰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妃拔劍拒屬然左衛督司馬雅宗室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殿中中郎士猗等並有寵于太子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不服而公奉事中宮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于倫倫深納焉計既定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得志必肆其情明公素事后今雖建大功于太子太子雖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于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后迎太子后聞之果懼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太子恐見毒恆自煑食于前慮毒不得進告劉振振徙太子小坊中絕不予食宮人猶于牆壁上過食食太子

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廁上呼聲聞于外太子死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后表用廣陵王禮及后廢死乃誅劉振程據孫慮等冊復太子謚愍懷帝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喪許昌葬顯平陵喪發許昌大風雷電幃蓋皆飛裂帝追感閻纘言立思子之臺彪字道文永康元年卒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立爲皇太孫纘復上疏曰臣前訟太子精誠無感竟使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昔漢武用望氣之言欲盡誅獄囚丙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呂后臨朝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皆已夷族誰復敢爲殺身成義者哉又漢初廢趙王張敖田叔孟舒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丙吉

拒詔不坐伏奴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頗聞有于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則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復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耳今皇孫沖幼去事多故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以後諸有興發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啓諫如權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于道路者謂宜明詔偁揚使微異于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于情得盡五日一朝于敬旣簡于恩亦疏易致嫌構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

身爲天子父爲匹夫萬幾多事故闕私敬爾今主上臨朝太孫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制朝廷善其忠烈擢守漢中趙王倫篡位太孫臧爲濮陽王尋被害追謚曰哀臧之立爲太孫也桑復生于西廂及臧桑復枯尚字敬仁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薨謚曰沖惠帝遂無後

論曰秦始卜世探策得一何其神也三國分爭天下苦兵革久矣吳平六合爲一銷鋒灌燧與之休息于時民氣未動雖以庸主臨之猶足綿延數世使非潰其腹心絶其膂係雖復五胡倔彊于下八國矜豪于上亦安能一敗塗地至于此極哉公閭首反天常明行弑逆后世凶德作嬪皇家擢外戚若拉枯居貴公同割炙愍懷睿質見惑讒言天意人事可爲深悟者矣閻纘疏賤小臣再陳宏議雖無補于當世允垂鑒于來茲味其立言足砭頑懦好學深思

知人論世之士將何說焉

張華　　荆溪周濟譔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太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博學多通同郡盧欽器之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郡薦太常博士欽言諸文帝累官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初帝與羊祜潛謀伐吳朝臣多不同惟華贊之及出師以華爲度支尚書吳平封廣武侯增邑萬戶自漢桓帝時置祕書監掌東觀圖書及晉弃入中書損益禮儀草定詔誥皆屬焉華爲中書令實掌其事監荀勗深忌之平吳之役勗助賈充沮大計帝卒任華勗忌益甚會帝問華可託後事者華對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忤上意勗因間之出爲幽州都督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二十餘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

者並遣使朝貢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華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于帝恢弟紞勗之黨也有寵而憾華帝嘗從容論魏晉事紞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死罪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盛其名器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構凶逆向使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其權勢納諸軌物則亂心何由生哉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言宜思堅仌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屏

左右使極言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太廟屋梁壞免官以列侯奉朝請惠帝立起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爲楊駿所忌元康改元駿誅將廢太后華諫不從楚王瑋既承賈后意殺太宰亮太保瓘其下說瑋因兵勢遂誅賈郭瑋猶豫未決華使中黃門董猛說后曰楚王誅二公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罪誅之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華夜白帝曰瑋矯詔害三公將士從之謂出上意亦可遣騶虞幡解之瑋兵果散以功拜右光祿大夫賈后欲任華以政問裴頠頠贊之加侍中中書監華彌縫匡救數年之間天下無事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后雖凶妒亦知敬焉進封壯武郡公六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十年后謀廢太子太子左衛帥劉卞

以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公更有疑于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欲何如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帥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卞言泄飲藥自殺后誣太子大逆帝會羣臣式乾殿出示太子手書欲誅太子華及裴頠固爭得免以廢爲庶人初趙王倫及其嬖人孫秀與華有隙倫將廢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華拒之雅怒是夜難作華與裴頠俱被收華謂倫將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僞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林曰諫不從何不去華不能答遂斬之前殿馬

道斬夷三族時年六十九倫秀伏誅追復爵位倫秀誅齊王冏執政摯虞致箋于冏曰閒于張華殁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于幽冥殁而後彰云云冏奏詔華顧及解系解結歐陽建寃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乂求復爵位太安二年詔曰華以伐吳之勳受爵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遣使弔祭之華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未嘗不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陸機兄弟自以吳中名家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其德範致師資之禮華亡爲誄又作詠德賦以悼焉華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取正華本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時有人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所謂海凫毛也出則天下亂矣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

論曰華以才智功名見忌荀勗既退免矣乃復起家任政終以附賈致敗然而元康以來中間八九年天下無事民之飽食安居獲

妨牖下者蓋已多矣華雖湛族舉世賴之

裴頠

裴頠字逸民秀之子也襲父爵鉅鹿郡公起家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立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將誅楊駿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遇公西掖門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委軍而去詔頠領左軍屯萬春門駿誅論功封子該武昌縣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作鐘磬備郊廟朝饗禮樂以終父勖之志賈后母郭槐頠從母也頠以姻婭見任然恐后亂政常力持之太子不得于后頠抗表請崇太子所生謝淑媛位號增置後衛帥吏給兵三千于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職

諷固讓博引古今成敗爲鑒戒詞甚切至后旣不可諫乃與司空張華后族弟侍中賈模謀癈后立謝淑媛華模皆曰帝自無癈黜意吾等專行之上心不安且諸王方剛必長異議身歿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幸見信勤陳禍福之誡冀無大悖戾可優游卒歲耳謀遂寢后妃傳云模欲癈后王衍不從而止頠且夕說后母令戒后親太子遷左僕射侍中如故賈模卒使頠專任門下固讓不許或謂頠曰君可言當盡言言不從當去二節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卒歿趙王倫之難時年三十四惠帝返正追復本官謚曰成初頠疾時俗放蕩不尊儒術自何晏阮籍負高名癈禮法以至王衍之徒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轉相放效風教大壞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以爲有形雖生于無然生以有爲己分則無乃有之所遺賤有者

外形忽禮虧士行壞朝政故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養既有之化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王衍等攻難交至竝莫能屈又著辨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及禍初平陽韋忠以孝行舉秀命頠造焉頠爲僕射數言忠于華華辟之辭疾不起或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豈大丈夫所爲裴常有心託我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裴秀弔而異之歸命頠造焉服闋遂廬墓側頠數詣之皆託故不見太守陳楚命爲功曹山羌破郡楚出走賊射之忠冒刃伏楚身上泣曰韋忠願以死代既被五矢賊義而舍之負楚以歸後爲劉聰鎭西大將軍討羌戰死 于時賈郭當道政以賄成張裴雖頗有所匡救然卒莫能革也南陽魯褒作錢神論褒字元道隱姓名作論疾時者共傳其文 高平王沈作釋時沈字彥伯少有俊才而家世寒素爲時豪所抑仕止郡文學 吳郡蔡洪作孤奮論洪字叔開官松滋令 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惠帝元康二年歲在壬子 皆以刺譏當世讀者莫不太息焉

荆溪周濟譔

八王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始封琅邪徙封趙武帝時爲鄴督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關中前在琅邪得小吏孫秀嬖用之大失關中和氐羌盡反爲雍州刺史解系馮翊太守歐陽建所劾代以梁王彤彤字子徽倫之兄也恭愼無才能太康中自靑徐監軍進征西將軍督關中已而徵爲衛將軍錄尚書至是代倫且使誅秀秀使辛冉逆說彤且致賂焉乃免倫入用秀策諂事賈后更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因求錄尚書張華裴頠不許求尚書令復不許倫大慍恚愍懷太子之癈也倫領右將軍彤亦徵入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太子所厚司馬雅許超士猗等謀癈后復太子稔倫貪且執兵可假以濟事因秀說倫倫納之遂結通事令史



張林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華林令駱休爲内應約定秀縱反閒脅后殺太子太子死雅超悔僞疾秀復結右衛佽飛督閭和于是倫彤共矯詔使齊王冏入宮廢后冏字景治攸之子也仁惠好施振有父風攸薨嗣王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以母故素怨賈后故倫使之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入奉帝出幸東堂復入宮收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后曰詔不當從我出邪行經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又問冏起事者誰也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倫既殺后以彤爲太宰轉冏游擊將軍冏意不滿秀覺之出爲平東將軍（當爲豫州都督史文不具）鎮許昌倫自爲相國督中外四子荂馥虔詡並典兵秀爲中書令相國司馬右衛帥倫庸下四子亦劣皆受制于秀秀益横所殺張華裴頠及賈郭之黨

潘岳等數十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爲奇童辟公府舉秀才授河南令豐譽不得志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以刺山濤濤領選故也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妨農事且爲姦婬亾命所依湊敕除之十里置一官㯕守以老小貧戶差吏主掌依客舍收錢岳以爲不便行旅議能之調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引爲太傅主簿駿敗除名選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常侍賈謐之力也岳性輕躁趨勢利自以沈滯日久故諂事賈謐共構陷太子其冊數詞之岳終不悛初岳父芘爲琅邪內史孫秀以小史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數撻辱之及秀爲中書令岳于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遂與石崇圖秀見殺夷三族淮南忠壯王允起兵討倫不克死之允字欽度惠帝弟也始封濮陽太康十年徙淮南以鎮東大將軍爲揚江二州都督方入朝而太子廢朝議將立允爲太弟未行而倫廢后進允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允性沈毅深爲宿衛將士所敬服知倫有異志密欲誅倫倫懼轉允太尉外示崇禮實奪其兵允佯疾不拜倫遣御史以詔逼允且收允官屬允視詔秀手書也大怒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衆從之將入宮倫黨尚書王輿閉東掖門以拒之因圍相府太子左衛帥

張林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華林令駱休爲內應約定秀縱反間脅后殺太子太子死雅超悔偁疾秀復結右衛佽飛督閭和于是倫彤共矯詔使齊王冏入宮廢后冏字景治攸之子也仁惠好施振有父風攸薨嗣王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以母故素怨賈后故倫使之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入奉帝出幸東堂復入宮收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后曰詔不當從我出邪行經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又問冏起事者誰也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倫既殺后以彤爲太宰轉冏游擊將軍冏意不滿秀覺之出爲平東將軍（當爲豫州都督史文不具）鎭許昌倫自爲相國督中外四子荂馥虔詡竝典兵秀爲中書令相國司馬右衛帥倫庸下四子亦劣皆受制于秀秀益横所殺張華裴頠及賈郭之黨

潘岳等數十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爲奇童辟公府舉秀才授河南令鬱鬱不得志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以刺山濤濤領選故也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妨農事且爲姦婬亾命所依湊敕除之十里置一官椑守以老小貧戶差吏主掌依客舍收錢岳以爲不便行旅議駮之調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引爲太傅主簿駿敗除名選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常侍賈謐之力也岳性輕躁趨勢利自以沈滯日久故諂事賈謐共構陷太子其母數誚之岳終不悛初岳父芘爲瑯邪內史孫秀以小史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數撻辱之及秀爲中書令岳于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遂與石崇圖秀見殺夷三族

淮南忠壯王允起兵討倫不克死之允字欽度惠帝弟也始封濮陽太康十年徙淮南以鎭東大將軍爲揚江二州都督方入朝而太子廢朝議將立允爲太弟未行而倫廢后進允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允性沈毅深爲宿衛將士所敬服知倫有異志密欲誅倫倫懼轉允太尉外示崇禮實奪其兵允偁疾不拜倫遣御史以詔逼允且收允官屬允視詔秀手書也大怒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衆從之將入宮倫黨尚書王輿閉東掖門以拒之因圍相府太子左衛帥

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應允允所將皆淮南奇才劍客殺倫拒戰者千餘人徽結陣承華門內乘高射倫府矢雨下倫官屬皆隱樹立樹中數百箭自辰至未未決徽兄中書令準説帝遣司馬督護伏允率四百人以騶虞幡出解鬥實欲助允通鑑作白虎幡胡三省注白虎幡以進戰非解鬥也蓋以解鬥愚帝按騶虞白虎黑文恐是一物今從允傳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允允許之詐舉空版僞詔助允允不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允所害夷滅者數千人及倫敗乃贈謚焉于是倫自加九錫以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秀子會尚帝女河東公主張林等並居顯要遷王輿爲左衛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等所隱匿又萬餘人起東宮三門四角樓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入居之秀使巫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因立宣帝別廟北卭山而爲帝作禪詔使義陽王威奉冊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副之禪位于倫左衛王輿前軍司馬雅率甲士嚴

殿中張林等屯諸門義陽王威駱休奪帝璽綬帝乘雲母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張衡衛守之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大赦改年建始以子荂爲太子馥虔詡皆王太宰彤改號阿衡孫秀爲中書監驃騎儀同三司張林等皆列卿大將裂大封奴卒皆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秀尤尊寵用事倫下詔不合秀意者秀輒改之秀或自書青紙爲詔倫弗能禁也張林爲衛軍怨不得開府以書與荂言秀專荂白倫倫示秀秀殺林雉入太極殿上自東階驅之入西鐘下有頃乃去得異鳥殿上不知名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錄小兒幷鳥置牢室中旦失所在倫目上有疵時以爲服劉者厭倫也已而三王兵起齊王冏起許昌成都王穎起鄴河閒王顒遣應之關中倫之始篡也進冏鎮東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以安其意冏與王盛處穆謀討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冏恐事泄使軍司管襲殺穆送首于倫部署已定乃殺襲起兵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皆從之遣使告穎顒及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移檄征鎭揚州刺史郗隆持兩端參軍王邃斬其首送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合衆始平以應冏顒長史李含勸顒附倫顒使其將張方斬奭首送倫冏使至又執送倫倫徵兵顒遣方赴倫至華陰聞二王兵盛乃追方還更應二王冏檄至倫秀懼使東平王楙督張泓孫輔徐建等分出延壽堮阪成臯三關以距冏使許超等度河北距穎倫子虔率衆繼之使巫祝揚言宣帝方助諸軍破賊使人詐偁仙人王喬降嵩山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泓等與冏戰陽翟南連勝冏軍退屯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度潁戰不利泓乘勝進臨潁冏復縱輕兵擊之泓軍未動而孫

輔徐建軍夜自亂潰歸洛陽宣言冏等已擒齊王兵盛不可當倫大震遽召虞超還時超已敗穎軍于黃橋矣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元康初賈謐無禮于太子穎叱之自車騎出爲平北將軍鎭鄴進鎭北大將軍倫簒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至是討倫以盧志鄭琰爲長史程收和演爲司馬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苂率兵從督護趙驤石超爲前鋒至朝歌衆二十餘萬遇許超于黃橋驤敗死者八千人穎欲退保朝歌用志策使彥助驤復進亦會倫軍退遂至溫倫既審知冏軍實勝則使太子詹事劉琨持節督許超逆戰溫南湨水上既退復進士氣沮惑又恃勝輕驤遂大敗退保河上琨燒斷河橋欲以拒穎穎軍乘勝遂度河冏軍亦敗保陽翟倫秀大懼不知所爲或欲收餘兵復戰或欲南走宛就孫旂孟觀或欲東入海計未決倫黨王輿攻殺

秀入宮逐倫并其四子幽之汝陽里第迎帝返正穎入都使驤等助冏斬泓陽翟冏乃得入冏軍數十萬頓通章署旌旗器械震京師拜大司馬加九錫穎營太學入朝帝勞焉拜謝歸功于冏請歸藩旣陛餞不復還營遂出東陽門使人謁太廟且辭冏冏大驚馳送及于七里澗穎住車流涕言別惟憂太妃疾苦不及時事詔就鄴加殊禮九錫并讓不受進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將佐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皆封開國公侯穎表俾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日久百姓多創痍乞差車發河北米十五萬斛振救之自造棺八千餘枚備衣服祭器斂黃橋戰士骸骨葬之樹枳籬爲塋域作都祭堂刊石立碑紀赴義功使亾者之家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亾二等命河內溫并埋倫卒死者萬四千餘人當是時成都王賢名動天下穎皃美而神昏旣得時譽乃疏長史盧志而

任遐奄孟玖卒至于敗彤之初爲太宰也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倫乃省司徒置丞相以授彤彤亦知之固讓不拜倫篡改丞相號阿衡乃受之至是復以太宰領司徒且爲宗師則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詔遣賜倫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誤我者孫秀也及其四子皆死倫黨張林先爲秀所殺秀許超士猗孫弼孫奇謝惔駱休王潛殷渾爲王輿所殺張衡閭和孫髦高越伏允皆斬東市義陽王威亦伏誅諸將典兵者咸敗死蔡璜降冏于陽翟還洛自殺孟觀孫旂相繼族王輿以返正功獲免後謀殺冏死焉百官汚染者多退免惟彤爲太宰明年乃薨博士蔡克議謚曰靈久之改謚曰孝冏既當國驕甚居父攸故宮日事興作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度侔西宮不入朝堂坐受百官拜意所欲予符敕三臺選用以何勗爲中領軍委心膂五公五公者冏功臣葛旟路秀衛毅劉眞韓泰也殿中御史桓

豹奏事不先經冏府收殺之有白頭公入冏府大呼言兵起不出甲子旬又殺之南陽處士鄭方自僞荆楚逸民上書諫冏曰方聞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一失也大王檄命當使骨肉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大王不以爲念三失也民窮勞苦不聞振救四失也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今又食言五失也冏含忍優答之主簿王豹上牋曰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事勢使然非爲輒有不善也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于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强盛竝典戎馬處險害之地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昔武王伐紂封諸侯爲二伯陜以東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强兵不敢

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于所奉故也今誠能遵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于外盡忠于內歲終率所領而貢于朝簡良才命賢俊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矣未報豹重牋曰書御以來十有二日不賜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宏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與周公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息密禍潛起輒在呼吸豈復宴然得計生全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及也長沙王乂見

豹箴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用豹策遂奏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東曹屬孫惠勸冏歸藩冏不納（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赴冏義以功封晉興縣侯諫冏不納辭疾去冏敗爲成都王參軍領衛威將軍白沙督善陸機機死改姓名遁去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詭偁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以爲記室參軍累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功封臨湘縣公元帝之使甘卓攻周馥惠應卓馥敗走而元帝用何銳爲安豐太守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有所推惠自嫌非南朝所授常懼讒毀因大恐攻殺銳走入蠻中）冏以顒本附倫銜之顒亦自疑見責翊軍校尉李含顒之黨也與冏參軍皇甫商有隙（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自恃豪族以含寒門欲與納交謂必欣然而含更距卻商恨焉諷州以短檄召爲門亭長以辱之郭奕爲刺史聞其賢下車擢別駕尋舉秀才薦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大中正傅祇以名義貶含五品祇兄中丞咸上表理含不聽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含有文武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請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轉長史齊兵起而顒初不同含之謀也初皇甫商亦爲倫所任倫敗詣顒顒厚待之含諫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而商爲冏參軍夏侯奭兄亦在冏府稱奭立義爲西藩所枉殺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出奔顒）出奔長安詐云受密詔使顒討冏顒從之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槃前鋒次新安去洛百二十里上表罪狀

冏請赦長沙王乂廢冏歸第而徵穎入輔冏大懼會百僚謀之尚書令王戎（本紀作司徒誤也） 司空東海王越說冏曰公誠有大功然賞不及勞故致攜貳若以王就第兵可罷也葛旟怒曰行賞未徧責在三臺讒言僭逆當共誅討柰何令公就第自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乃遣董艾襲乂乂馳入宮閉諸門艾陳兵宮西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虎門（本傳乂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虎門長沙傳云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按乂方閉門無緣燒門今從通鑑） 又遣黃門令王湖（王湖仍舊文从水與後王瑚未知是一人否也） 盜騶虞幡倡言長沙王矯詔乂奉帝屯南止車門督兵討冏亦放火燒冏府戰自夕達旦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藉凡三日而禽冏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牽出斬于閶闔門外三子幽金墉餘黨皆族停冏尸西明亭三日（光熙初復本封永嘉中追謚武閔） 李含聞冏敗引兵還長沙厲王

乂者武帝第六子楚王瑋母弟也太康十年封拜員外散騎常侍

武帝崩瑋來奔喪諸王迎諸路乂年十五獨先詣陵所涕泣以俟賈后矯詔使瑋收亮瓘乂以步兵校尉守東掖門騶虞幡出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也瑋誅坐貶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果斷有才力甚得士心三王起乂率國兵為穎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頃之遷驃騎開府復本封冏專政乂嘗因拜陵說穎入輔顒知之故請敕乂廢冏欲俟冏殺乂而已誅冏因廢帝而立穎至是計不行會朝廷以李含與秦州刺史皇甫重不協徵為河南尹重字叔倫安定朝那人沈果有才用為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永平中為秦州刺史冏執政以重弟商為參軍冏敗又為乂參軍含與皇甫商不平說顒曰商為乂所任重必不為人用可表遷內職因其至長安而殺之重知其謀露檄上尚書言含挾顒為亂集隴上兵討之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兵連不解而顒攻乂則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圖乂重弟左將軍商知之以告乂乂誅含等顒遂結穎發兵反顒字文載安平王孚之孫也初襲父瓌爵太原王咸寧三年徙封河間

元康九年以平西將軍代梁王肜鎮關中論起義功進位侍中太尉反以除后父羊元之及商爲名冏之敗也顒遥執朝權事無大小皆就鄴咨穎恃功驕恣甚于冏憚乂在内故與顒謀而攻之顒將張方自函谷而東是時張昌反荊州穎表征之會昌爲劉宏所敗顒還軍應方又悉發國兵命陸機爲都督共逼京師詔以乂爲太尉督中外乂使商西禦方宜陽自奉帝東討穎九月敗穎前鋒牽秀于緱氏而西師爲張方所襲破方遂燒清明開陽門入京城死者萬計十月乂奉帝還與方戰城中方衆望見乘輿小却遂敗方西明門斬首五千級帝還宮乂繕完城守穎將石超助秀焚緱氏進及東陽門乂奉帝討破之機來助超大戰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以數千騎繫戟于馬突機陳斬其將馬咸大破之追覆其軍七里澗斬大將賈崇等十六人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年二十而吳滅里居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薦機公府累遷殿

中郎趙王倫相國參軍預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以爲中書郎倫誅齊王冏疑機草九錫文及禪詔收付廷尉成都王穎救之得減死戍邊遇赦免時中國多難南士顧榮戴淵等因致書勸機還吳機負才求進旣感穎恩又見穎推功歸藩盛有時譽遂委身焉自參軍授平原內史太安二年爲都督督王粹牽秀等二十餘萬人攻乂機羈官畏懼諸將固辭都督穎不許臨戎牙旗折戰于建春門六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穎收斬機初奄人孟玖及弟超有寵于穎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百餘騎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曰貉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請誅之不聽超宣言機持兩端還書告玖及戰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戰歿玖疑機陷之遂譖機貳于長沙牽秀等共證之故及孫拯力白機冤死獄中

乘勝攻方又大破之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遁方曰善用兵者因敗爲成今我出不意更前作壘此奇策也遂夜潛逼洛陽七里作壘又屢勝輕方壘成而後攻之不利皇甫商旣敗于宜陽奉帝手詔爲間使詔其兄重以秦州軍討顒行至新平爲顒所執殺

時游楷韓稚等方攻重詔楷等罷兵而進重軍討顒商已潛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恨商以告顒顒捕得殺之乂旣敗重猶堅守顒遣御史宣詔降之重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殺矣重失色立殺騶語已泄城中知無救共殺重

雍州刺史劉沈奉詔討顒戰長安中爲馮翊太守張輔所敗

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俊宗妻黨也有內寵僮僕放縱爲民患輔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轉山陽太尉陳準家僮亦豪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義陽王威有詐旨

事輔糾劾無所避梁州刺史楊欣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
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于秀秀知輔雅正不之害也河間長沙構難乂詔劉沈討顒
沈字道眞燕國薊人少仕州郡博學好古衛瓘辟爲掾領本邑中正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
世多稱之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
顒留爲軍司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討昌顒不發府兵沈自領州
兵至藍田顒又奪其衆長沙王乂令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至是沈奉詔討顒檄七郡及守防諸
軍隱壁甲士得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
頓兵於鄭爲東軍聲援聞兵起還據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好畤夔敗顒懼退入長安呼方自救
沈度渭而壘顒兵出戰輒不利沈乘勝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入長安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後軍來不
進張輔時爲馮翊太守以兵救顒橫擊沈軍于府門博父子皆死澹被禽顒奇其壯勇欲活之不
屈死沈軍遂敗還屯故營張方至軍驚潰顒執而數之沈曰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豈能違君
父之詔量強弱圖苟全乎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分也顒怒鞭之而後殺之德輔之救己也以
爲秦州刺史金城太守游楷亦以救顒功轉梁州楷未之官而輔涖州楷以灼刺史不時迎輔陰
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以立威而召隴西太守韓稚稚欲拒之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
者即收兵攻輔輔與戰遂多谷口軍敗封尚帳下督富整斬輔輔嘗論漢
書不如史記管仲不如鮑叔魏武帝不如蜀先主樂毅不如諸葛亮云

初顒使人刺乂爲乂所殺而朝廷以爲乂穎兄弟可解使王衍石陋說穎令與乂分陝居穎不從乂既數敗二王軍以書譲穎穎復書責乂兵遂不解穎軍前後死者六七萬人張方以爲都城終未可克欲還然城中糧乏士卒飢疲十二月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密與左衛

將軍朱默謀夜收乂別省逼東海王越啓帝免乂官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子也討楊駿封侯更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諸將既收乂越亦慮事不濟遂請廢乂送金墉乂在圍城中被金革均勞苦事上無失禮故士卒雖飢疲實無叛意及廢上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安臣亦何恨恐徒快凶人無益陛下耳城既開諸將見二王兵力有限追恨乂功垂成被廢復謀劫出之越長史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炙殺乂而去三軍之士皆爲垂涕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獨故掾劉祐步持喪車送之哀感行路初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曰我截齊便去耳洛中謠曰著布袙腹爲齊持服未幾冏敗又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至是

乂亦見殺穎旋鄴表進顒太宰大都督顒自關中表廢羊后及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國兵入衛越僞疾遜位不許加守尚書令乂之殺也故將上官巳等旣傷之穎又修夙怨多殺殿中將士于是右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巳等奉帝討穎推越爲大都督穎拒戰王師敗績于蕩陰侍中嵇紹殺之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父遇禍紹靖居私門山濤典選薦之且謂紹曰爲卿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起家祕書丞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出爲徐州刺史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侍中賈謐求與友紹不答謐誅紹以同省不阿比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趙王倫篡位爲侍中惠帝返正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害議者追理其事欲復華爵紹駮之河間成都兵至乂拜紹平西將軍乂廢復爲侍中穎免紹官爲庶人越奉帝北征復紹位馳詣行在端冕衛乘輿被害帝入鄴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乃還本國穎下寬令招之不應幽州都督王浚幷州都督東嬴公騰不附穎穎使幽州刺史和演圖浚浚殺演穎徵浚浚遂發兵屯冀州與騰及烏桓羯朱攻穎穎遣王斌石超李毅拒戰

而敗穎懼使劉淵發五部兵淵遂反穎奉帝奔還洛張方先據洛遂挾帝及穎西入長安顒執政廢穎更立豫章王熾爲太弟遷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于是東海王越起兵西迎大駕張方說顒曰方所領兵猶十餘萬請送大駕還洛使成都返鄴公西鎮關中方爲公北討浚等天下尚可小安顒慮事大難濟不許豫州刺史劉喬初應越既而越使范陽王虓爲豫州徙喬冀州喬怒不受代攻走虓列上尚書罪狀虓黨潁川太守劉輿（輿字慶孫與弟琨並爲尚書郎有名當世素侮孫秀趙王倫擅政秀用事黜之而輿琨爲倫世子荂妃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東海王越兵起范陽王虓應之以輿守潁川河間王顒檄喬攻許昌以除輿兄弟爲名）顒因假喬節進喬鎮東大將軍穎之被廢也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以石勒爲軍鋒起兵迎穎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河北都督統石超樓褒王闡諸軍據河橋以助喬初西臺以越爲太傅與顒夾輔朝政越讓不受中尉劉洽勸越發兵備顒越從之遂起兵兵起

而東平王楙懼以徐州讓越越以楙領兗州使弟平昌公模爲北中郎將鎭鄴高密王畧先督青州東嬴公騰先督幷州兄弟四人各據方任自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之而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令皆就國越倡義迎帝率三萬人次蕭劉喬子祐者故長沙王掾步送乂喪車者也深怨越虓又欲奪喬州故喬受顒命使祐拒越敗越兵蕭西越不得進虓敗奔河北劉輿兄弟爲乞師于王浚且說冀州刺史溫羨以州讓虓虓得冀州兵又得浚所遣鮮卑烏桓八百騎遂度河助越敗祐于譙越進屯陽武潁所督皆敗走或死或降顒益懼使張方親將郅輔斬方首送越以和方河間人世貧賤以材勇得幸于顒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領京兆太守山東兵起方統步騎十萬屯霸上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顒既先納繆播之說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詞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尒尒不然不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尒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尒于是使輔送書于方輔既爲方所昵持刀而入守閤者

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東兵至顒又殺輔越不聽顒使刁默距東兵于湖東兵聞方死益奮入關顒使馬瞻等拒戰霸水又敗顒逃太白山中越兵奉帝還洛西梁柳守關中瞻等出詣柳柳納之瞻襲殺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復迎顒入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引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起義討顒斬瞻邁越將麋晃復入關斬顒將牽秀于鄭縣秀字叔成祖招魏雁門太守父嘉魏關內侯叔父宏凉州刺史以邊事秀豪俠有雋才以新安令爲崔洪石崇所薦遷博士歷衛瓘司空從事中郎張華長史尚書爲穎將從入關顒拜平北將軍顒保城而已穎之敗河橋也復西奔長安未至而方誅不敢前帝還洛乃自華陰出武關趣新野欲歸本國蜀地爲李特所據惠帝僑置成都郡于南郡以爲穎國詔收之棄母妻與二子奔朝歌欲就公師藩時藩已移鎮許昌虓鎮鄴頓丘太守馮嵩執穎送鄴虓幽之無何虓薨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祕虓喪不發僞爲臺使偁詔殺穎虓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越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越信而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鎧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軍國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了若指掌越大悅以爲左長史越誅朝臣及使劉琨鎮幷州輿之謀也病指疽先越卒懷帝永

嘉初詔徵顒顒應命南陽王模（平昌公進封）使人要于路扼殺之新安車中于是諸王作難者皆盡惟越存焉以太傅錄尚書倫之敗也冏入京師平原王榦以百錢賀冏曰汝能舉義甚善雖然大功難居不可以不慎冏輔政驕蹇榦往詣之冏迎拜榦弗止直入踞冏牀不命冏坐曰汝勿效白女兒白女兒者榦意謂倫倫柏夫人出也冏遇禍榦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是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及越迎大駕初入洛往視榦榦弗納越駐車良久乃使人謝遣而自于門隙闚之當時莫能測也懷帝初立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者淸河王覃之舅而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説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淸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遠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時議多以惠帝暴崩爲越意故越怒立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表除三族之法）既而帝數親

覽萬幾越慍悉將士出鎮許昌督兗州刺史苟晞冀州刺史丁紹破汲桑走石勒潘滔說越自領兗州從之轉晞青州朝廷詔越爲丞相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幷六州越辭丞相徙鎮鄄城矯詔收故太子清河王覃付金墉尋害之王彌反東萊至是入許昌遂寇京師越使左司馬王斌以五千人入衛鄄城自壞越惡之徙屯濮陽又徙滎陽入于京師殺帝舅王延及帝所親朝臣繆播等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爲高密王泰祭酒累遷太弟熾中庶子越將起兵以播父故吏而播弟右衛帥允顒前妃弟故遣播允共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分陝爲伯顒素敬二繆將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懼誅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天下天下孰敢不服柰何屈志于人顒猶豫未有所決方惡播爲越游說陰欲殺之越兵盛顒懼播因說顒斬方以謝山東帝還洛播從允拜南陽太守前守衛展不受代亦還洛太弟立是爲懷帝以播爲侍中中書令允爲太僕與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黃門侍郎應紹並掌機密越懼爲已害因入朝幷害之解兗州牧領司徒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殿中武官多封侯出者略盡更以何倫王景爲左右衛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越既失時望在內不自安石勒方縱橫兗豫間乃戎服入見請自出討勒鎮集

兗豫以援京師帝曰逆虜迫郊畿王室唯公是賴豈可遠出以孤根本越不從發羽檄徵天下兵而自率甲士四萬東屯項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與倫等共守京師以行臺自隨王公卿士從者甚衆詔加越九錫越既出鎮所徵四方兵莫有至者揚州都督周馥上表曰不圖厄運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陽之地北阻塗山東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漕運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

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忝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殞猶生之願不先白越越大怒使攻之

馥字祖宣汝南安成人起家諸王文學累遷吏部郎選舉精密惠帝幸鄴以馥守河南尹陳昣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縱暴與司隸滿奮謀誅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東海兵起遷司隸校尉督諸軍于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代劉準爲鎮東督揚州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封永寧伯馥以越專擁衆自衛洛陽兵食寡缺數逼戎寇上書請遷都壽春越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率兵先進越令碩襲馥爲馥所敗退保東城求救于元帝元帝遣甘卓郭逸攻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叛馥應卓馥衆潰奔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失廬江徒壽春依馥馥敗譚歸江左元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罰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亾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

惲等慫橫帝不能堪苟晞初爲越盡力自失兗州更怨越帝因其交惡遂詔晞討越越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越之出鎮也以太尉王衍爲軍司越薨衆推衍爲元帥衍懼以讓襄陽王範將奉越喪還

葬東海至苦縣爲石勒所及錢端拒戰死勒圍而射之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執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衍等懼死多自陳說範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皆爲勒所殺勒命焚越柩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越所使宿衛將李惲何倫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出洛將奔喪洛中王公卿士多從之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惲殺妻子奔廣宗倫走下邳毗及宗室三十六王皆沒于勒裴妃爲人所畧賣太興中始得度江元帝之鎮建鄴裴妃有力焉德之謚越孝獻以子奉越祀數絶復續桓(元)簒國除

論曰八王者舊史有汝南楚無梁淮南今以事相屬更次列之如右自古兵禍之酷發于同姓未有若此者也夫刱法立制必權輕

重封建期于可久郡縣務于可大郡縣治忽係專君相封建得失任分列辟此其輕重固以灼然至于德澤積祖宗業安後嗣臂指急頭目之衛腹心營髮膚之變于以根盤土結枝蕃露流則三古以還未之有改也晉之始基斯焉遂絕是以段灼側目于五等而不知發難者匹夫劉頌措意于軍容而不知啓釁者陰教唐譏封建婦寺氣之藩鎮成之嗚呼欷矣

盧志

盧志字子道范陽涿人魏司空毓之孫也父珽衛尉卿伯父欽魏吏部尚書大梁侯晉平南將軍沔北都督入爲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尚書以清節稱卒贈衛將軍志自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愛其才以爲謀主義兵起志爲諮議參軍左長史黃橋之敗衆懼欲退志曰敵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轢之情若選精銳倍

道星行出不意擊之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遂捷溫南既入洛志曰齊兵號百萬與張泓相持陽翟不能決大王麾衆濟河勳畧莫比然故當與齊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又從之以功封武強縣侯加散騎常侍穎將應河間志諫不聽還自荊州遂與顒共攻長沙志復諫曰公前復皇祚歸功于齊辭九錫委朝權振飢人葬白骨盛德所被四海荷賴逆寇縱肆猾擾荊楚公又埽清羣難振旅而旋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穎又不聽長沙王乂既敗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幽州都督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帝還洛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戍列而穎太妃程氏戀鄴又嬖人孟玖憚入都不肯發軍遂潰散唯餘虎賁千人志勸速發太妃呼所奉道士黃聖人決之

道士桑酒飲乾柂栖遷去議始定而虎賁亦散志行求營陣閒得鹿車數乘司馬督韓(元)收集得黃門百餘人志入奉帝御犢車便發初屯騎校尉郝昌領八千人守洛陽召之會于汲志喜復振勸帝下詔書慰百姓至洛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而顒所遣右將軍張方劫帝遷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衆望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未已柰何效之乃止方逼帝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惟盡誠不離左右而已于時百官奔散唯尚書高光與志隨帝光字宣茂魏太尉柔之子少承家學明習刑理武帝置黃沙獄用為黃沙御史秩同中丞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不染趙王倫命同輔政復為廷尉尚書封延陵縣公既至長安遷僕射加常侍帝還洛拜太弟少傅加光祿大夫懷帝即位拜尚書令卒贈司空至長安顒被廢志亦坐免顒還鄴志從顒被害官屬奔散惟志親殯送焉東海王越又以為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陷將妻子奔其私劉琨于晉陽會漢劉粲襲

據晉陽遂沒于漢粲送諸平陽獨畱志長子諶爲參軍琨復晉陽諶得脫赴琨而志爲漢所害諶爲琨參軍遷司空主簿轉從事中郎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又爲匹磾幽州别駕匹磾敗又依段末栢于遼西末栢通使江左諶附表訟琨詔徵爲散騎中書侍郎末栢不遣末栢死弟遼代立爲石虎所滅又爲虎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諶流離異域恆鬱鬱不自得謂其子曰身歾之日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石氏亾復入冉閔閔亾乃死

論曰八王之變始于宫屬自孫秀李含皇甫兄弟以下莫不好亂樂禍狥私滅公蒼生塗炭皆由數人嗚呼酷矣惟志謀謨卓著貞白靡忒綢繆繾綣終始如一其諸甯武子子家羈之流亞歟并州之行亦欲有所附託以展力效道阻事乖沒命豺虎遺嗣漂泊可勝嘆哉

晉畧列傳十一　　荆溪周濟譔

劉(宏)

劉(宏)字和季（魏志注引晉陽秋云字叔和）沛國相人魏揚州刺史馥之孫河北都督靖之子也祖父皆著政績(宏)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出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領護烏桓校尉封新城公太安二年張昌作亂轉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都督新野王歆敗没(宏)遂代鎮（昌本義陽蠻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自占當富貴好論攻戰儕輩咸笑之李流反于蜀昌聚黨數千人盜得麾幢詐言臺使募兵討流時新野王歆督荆州政令嚴急奉壬午詔書發武勇征蜀民憚遠役詔所經之界停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官長皆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屯聚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民就食者數千口昌因誑惑百姓更姓名李辰屯據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征蜀者多從之太守弓欽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奔武昌又敗欽將靳滿于隨郡西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山都吏丘沈過江夏昌盛車服出迎名之聖人立爲天子自爲相國置百官易沈姓名爲劉尼偁漢後改年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又流言江淮以南皆反官軍大起且盡誅戮之人情惶懼悉起兵應昌旬月之間衆至三萬絳科頭鬙毛馬尾作髯敗華(宏)于障山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

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面助救朝廷使豫州刺史劉喬雍州刺史劉沈及宏討之沈軍為河間王顒所奪不得前昌將黃林向豫州為喬將李陽所敗又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自陷襄陽害新野王歆別帥石冰破江揚二州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零陵諸郡以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先進據襄陽昌圍宛伊婁驤敗宏退屯梁而侃等屢戰破昌兵前後斬首數萬級昌自攻襄陽不克侃等進攻竟陵豫州刺史劉喬亦遣將李陽向江夏昌逃匿下雋山中其眾悉降荊州平宏之退屯梁上敗待罪范陽王虓輒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已而朝廷命宏復職奕不受代舉兵拒宏宏逆擊斬之上表請罪弗許詔得隨資品選補鈌吏宏復上表曰臣聞崇化莫若貴德其次立功頃者多難淳朴弥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以博士徵不就宏薦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當今喪亂之餘進趣者乘國故以徼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化虧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臣

以不武前退于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
奸凶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肅淸初等
之勳也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恆爲山都令詔唯令
臣以散補空缺然淙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倡義舉臣輒特轉潭
補澧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
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郞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
避之彌遠勃孝篤著于臨危貞忠貞厲于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
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
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議初雖有功不宜遽授名郡
改用宏女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餘竝從之宏下教曰夫統天下
者宜與天下一心治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
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皮初之勳宏見酬報得請益州刺史羅尚爲李雄所破永安元年逃至江陽（尚字敬之襄陽人少孤依叔父憲憲字令則蜀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忤黃皓左遷巴東太守魏伐蜀憲守永安蜀降魏吳將盛憲外託救援内欲襲憲憲乃歸魏繕兵爲魏固守鍾會亂蜀吳又使步協西上憲大破其軍吳主怒使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荆州刺史胡烈救至抗乃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六年卒尚少善屬文與劉喬共參荆州刺史王戎軍戎甚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益州刺史趙廞反尚表廞非雄才必敗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護西戎校尉）別駕李興詣宏求糧紀綱請于零陵米三千斛宏曰天下一家令尚足食吾無西顧憂不亦善乎于之三萬斛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之聲援興願留事宏宏奪其手版而遣之秦雍梁益流民在州者十餘萬戸宏給種糧擢其才俊流民安之其秋得張昌當房一子固讓乃加侍中進號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河間王顒遷帝長安東海王越起兵奉迎豫州刺史劉喬初應越既而越弟范陽王虓奪其州喬怒攻虓拒越上表歸罪于潁川太守劉輿十月詔宏與喬弭力討輿（喬字仲彥南陽人漢宗室安衆侯之後少爲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伐吳引爲參軍）

勳辭尚於滑江破武昌遷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預誅賈謐功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御史中丞齊王冏輔政其將董艾勢傾朝廷喬劾二旬之中六劾艾冏怒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劉弘討昌有功進左將軍惠帝入關喬應越迎大駕既而與范陽王虓爭豫州交惡發兵攻虓于許昌潁川太守劉輿助虓喬乃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詔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宏)助喬

(宏)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蹊田奪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于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宏)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返北辰于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春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貳

之軛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喬不聽越將攻喬(宏)又與越書曰適以吾州將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歷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射鉤斬袪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息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禽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越亦不聽(宏)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劉喬

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時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不得因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于朝廷順逆效于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虞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維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鬥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顒又不聽㊪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遂遣使受越節度喬兵潰子祐見殺喬奔平氏帝還洛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按通鑑苦縣之敗喬爲石勒所殺而喬本傳云太傅越薨復以爲豫州

都督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年六十三卒于官未知孰是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則曰某人之功負敗輒引咎每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莫不感悅爭赴咸稱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勸農桑省刑薄賦年穀頻孰人民大和前廣漢太守辛冉進從橫之說宏怒斬之總章樂人避難至州或請試之宏曰主上蒙塵臣節未展雖有家樂猶不宜聽況御樂乎陳敏據揚州反其弟恢來寇命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南平太守應詹督水軍繼之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率步騎五千詣州討恢南陽太守衛展請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光之罪危人以自安君子弗爲也卒使與侃俱立功戰于長岐皮初將步軍光設伏以待之苗光將水軍亦伏舟師于沔水戰合伏發大敗恢及其大將錢端宏表光殊勳遷梁州刺史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疑而白之宏弗爲動侃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自固宏引爲參軍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

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尙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更以侃爲前鋒督護恢率敗退進車騎將軍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東海兵入關六月帝還洛改元光熙八月(宏)卒年七十一士女嗟痛若喪所親贈本官新城郡公謚曰元河間之敗成都王穎欲就國南郡(宏)拒之至是司馬郭勱欲奉穎爲主(宏)子璠壘經誅勱其年王澄爲荊州都督刺史永嘉元年高密王畧爲四州都督寇盜不禁詔起璠順陽內史江漢歸心焉三年畧薨山簡代鎭表璠得衆恐百姓劫爲主乃以越騎徵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發輕行至洛然後迎家流民帥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簡澄皆嗜酒不恤政事四年詔遣流民還本簡促之以兵王如嚴嶷侯脫遂反于南陽如京兆新豐人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簡及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破二軍于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率其黨攻城鎭殺長吏以應如衆至四五萬如自稱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其冬簡使將軍王萬入援京師軍于涅陽爲如所破如遂大掠漢沔進攻襄陽嶷兵亦逼襄陽簡不能禦移屯夏

口如又破襄陽石勒兵趣南陽如等使萬人拒之襄城勒盡俘之進至宛北時如據穰脫據宛如內與脫不協外懼勒厚賂勒結爲兄弟而說攻脫勒本欲攻脫憚如與爲脣齒聞言大喜卽攻宛旬有二日拔之斬脫嶷引兵救脫未至而宛破大懼遂降勒送之平陽盡并其衆南寇襄陽拔江西壁壘三十餘所還趣襄城如遣弟璃襲勒爲勒所滅如勢遂衰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擊江左官軍討之如遂降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其驍武請配麾下因事杖如如銜之敦將謀逆稜苦諫敦使人激如使殺稜已而誅如 明年李驤反樂鄉杜疇杜弢繼之南夏大亂百姓莫不息(去)

論曰功名之士鮮明大體若和季者可謂誼明而志篤也彌縫猜禍之端消除忮害之習羣而不黨君子人歟方東海之迎大駕布其義聲固足以感召烈士矣及乎專朝挾忿出鎭自封時異事遷非可逆料且使和季不亾俾李綢繆江漢則永嘉勤王之師必且投袂爲天下先矣何有于弭王杜抗石勒哉

晉畧列傳十二

劉琨

荆溪周濟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父蕃兄輿姊適趙王倫之子荂琨少儁朗累遷尚書郎與兄輿竝與賈謐二十四友之目趙王倫廢賈后謐誅其黨或死或黜琨父子兄弟以與倫姻親復見委任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篡荂立爲太子琨爲太子詹事三王兵起拜冠軍將軍距成都王穎于溫南大敗而還本傳作黃橋誤倫伏誅齊王冏以時望宥之拜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爲范陽王虓司馬虓爲劉喬所敗琨從奔河北父母皆爲喬所執琨說冀州刺史溫羨以州讓虓自乞師于王浚得突騎八百與虓濟河破東平王楙于廩丘南走劉喬得其父母斬石超降呂朗統諸軍迎帝長安封廣武縣侯光熙末拜振威將軍幷州刺史領護

匈奴中郎將代東嬴公騰鎮晉陽未至騰已赴鄴時州境饑荒百姓多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劉淵據離石去州僅三百里琨募得千餘人轉鬥而前于路表請當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緜五百萬斤許之于是翦荆棘葬枯骸造府朝建獄市寇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盾屬鞬然後耕穫内撫疲衆外招襍虜降淵部下萬餘落流入稍稍復業雞犬之音畧相接焉然琨善于招來而短于控馭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復相繼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輒復縱逸豈善音者徐潤署晉陽令潤恃寵干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勸除之琨不納永嘉二年十一月使上黨太守劉惇率鮮卑騎復壺關敗淵將綦毋豚三年七月淵將劉聰王彌攻壺關琨使救之兵敗將死太傅越發兵討聰又敗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攻聰等于長平兵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遂失壺關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

守退鎮襄垣新興匈奴劉虎與白部鮮卑皆附淵琨自將討之聰乘虛襲晉陽不克四年十月琨自將討虎及白部乞師于拓跋猗盧猗盧助之遂破虎虎走河西進平北大將軍琨表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代幽州郡也由是與幽州都督王浚有隙浚攻猗盧爲猗盧所敗猗盧請遷雁門陘北琨許之琨恃代援使使約越共討劉聰（淵歿聰立）越方與苟晞構怨懼晞襲其後不應琨乃謝遣猗盧五年十二月琨使子遵請兵于代又使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于中山幽州所統代上谷廣甯三郡民多從之浚怒遣燕相胡矩與遼西鮮卑段氏攻殺希鮮卑驅畧三郡民出塞琨浚怨益深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將邢延貽琨碧石琨以與六脩六脩復就延求之弗得執延妻子延怒襲走六脩以新興附聰且請兵以攻琨六年正月聰將靳沖卜珝圍晉陽代救之聰敗走（珝卒先奔沖軌）

（斬琊聰使斬沖）四月琨使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鎭鄴（王瀰既爲石勒所幷聰將王桑趙固畏勒軍又乏食自破磝津西渡將歸平陽恐演邀之使其長史臨深將軍牟穆請降于琨琨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刺史六月桑固自懷求迎于聰聰使梁伏疵迎之未至臨深牟穆率衆歸演固隨疵西桑奔青州固追殺之桑將張鳳以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荆州刺史據洛陽）七月石勒至鄴演保三臺以自固勒遂據襄國（勒破汲郡太守向冰于枋頭得其軍資遂長驅至鄴臨深牟穆復叛演降于勒）琨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兵討平陽徐潤譖令狐盛于琨琨將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宏遠畧以御豪傑而欲除勝己禍必及我矣琨弗聽竟殺盛盛子泥奔聰具言晉陽虛實聰大喜命子粲弟曜率師泥爲鄉導琨聞之遣其將郝詵張喬拒之使使求救于代而自東出收兵常山中山詵喬兵敗被殺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幷州別駕郝聿以城叛降粲八月琨還救不及率左右數十騎奔常山粲曜入據晉陽琨父母竟爲泥所殺十月猗盧遣其子六脩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率衆數萬爲前鋒自統二十萬衆繼之琨收散卒數千爲鄉導以攻晉

陽大敗漢兵斬曜將傅虎創曜者七衆曜大畧而遁又追敗之藍
谷猗盧因大獵壽陽山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
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媿然卿州境已復而吾遠來士馬
疲弊劉聰未可滅也遺琨牛羊車馬畱其將箕澹段繁戍之而去
琨北徙陽曲招集亾散以圖復讎愍帝建興元年四月石勒破鄴
演奔廩丘六月琨與猗盧會陘北謀討聰七月琨屯藍谷督根屯
北屈琨別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聰分兵拒之不得
進琨等引還二年二月進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幷州都督
石勒將襲王浚遣使送質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布
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
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誅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
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遂使請兵于代會代所

部襍胡萬餘家謀應勒猗盧方自誅定不果從浚爲勒所禽琨始大懼三年二月拜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琨辭司空六月劉曜攻上黨琨救之八月敗于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使謂之曰長安未下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阪四年三月猗盧爲其子六脩所弑普根誅六脩代立又死國中大亂部落離散琨子遵先質于猗盧甚得衆心至是與衛雄箕澹謀歸琨使言于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柰何新人者晉人及烏桓也皆懼曰死生從二將軍遂與雄澹率三萬人來歸馬牛羊十餘萬琨兵復振石勒陷廩丘演奔幽州十一月長安陷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琨欲因新附之銳以威勒雄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當內收鮮卑餘穀外鈔殘胡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士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率二萬騎

爲前鋒自爲後繼長史李宏居守勒設伏破瞻軍雄瞻棄軍奔代據亦棄樂平走宏以陽曲叛降勒琨無所歸乃自飛狐奔幽州石勒之執王浚也以故尚書劉翰爲幽州刺史使戍薊勒還襄國翰以薊歸于段匹磾段氏本據遼西而匹磾據薊自領幽州刺史數使使要琨同奬王室故琨歸之琨至匹磾大悅居之薊小城故征北府結爲兄弟歃血盟使長史溫嶠奉表江左勸進建武元年轉侍中拜太尉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檄諸方守會兵討勒琨匹磾進屯安固以俟之匹磾從弟末柸貳于勒獨引兵還諸軍皆罷匹磾奔段疾陸眷之喪于遼西琨子羣送之末柸邀敗匹磾得羣使爲書約共滅匹磾而以州讓琨爲匹磾邏者所得琨來見匹磾示以羣書琨曰與公同盟志奬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恥雖兒書密達亦終不以子故負公匹磾雅信重琨弗之疑也其弟叔軍曰吾本

胡夷所以能服晉人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若有奉琨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子遵與長史楊橋治中如綏固小城匹磾諭之不聽遂攻之琨將龍季猛斬橋綏降匹磾琨自知必死而神色自若爲五言詩贈幽州別駕盧諶述鴻門白登之事欲以感激諶諶不悟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密作攻具欲襲匹磾韓據女爲匹磾兒妾泄其謀匹磾襲殺嵩據王敦使適至與匹磾書令殺琨匹磾遂僞詔收琨縊殺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敦方專制朝廷以爲匹磾尙強可倚以討勒竟不舉琨哀太興三年琨故吏盧諶崔悅太子中庶子溫嶠各上表理琨乃贈本官諡曰愍琨既死晉人皆叛匹磾匹磾棄薊奔邵續于厭次與續先後俱爲石虎所執不屈而死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少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明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攻長沙王乂續諫曰兄弟如左右手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除沁水令避亂還家糾合得數百

人上後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其子乂爲督護石勒陷薊得乂遣招續續以孤危權附於勒勒貴乂仍以爲督護旣而劉琨段匹磾書至約勸進劉(允)贊從之或曰奈任子何續泣涕曰旣爲國家豈能顧一子乎遂殺乂而攻之續策其必來先求救于段匹磾勒率八千騎方圍厭次而文鴦救至勒敗走續與鴦追之虜其所署官吏驅五千餘家而還匹磾棄薊來歸石勒所署南和令趙領等亦率廣川渤海千餘家歸續元帝以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領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封祝阿子東逼曹嶷嶷懼求和及與匹磾攻末柸石虎乘虛圍續大掠城外續出救虎伏兵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大呼曰吾志雪國難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也旣至襄國久之乃被害段匹磾東郡鮮卑父務勿塵兄疾陸眷弟文鴦從弟末柸匹磾懷帝時爲左賢王率衆助王浚征討浚假撫軍大將軍建武初與勸進及依邵續末柸又攻敗之匹磾被創謂續曰吾夷狄以慕義至破家君不忘舊要者與吾進討續悉衆授匹磾追末柸斬獲略盡師還未至八十里聞續爲石虎所禽衆潰文鴦力戰破虎始得入城虎復鈔城下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掠而不救非夫也誰復爲我致死者乎將壯士數十騎出殺胡甚多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與我俱戎狄天不違願今得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死吾兄不用吾計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禽下馬挺槊槊折拔刀苦戰自辰至申力竭虎兵四面解馬羅被自障前捉文鴦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虎匹磾正色責洎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所未聞也因自送英還謂曰吾當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休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卿南還申吾此志也遂著朝服持節出見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于此旣不能死終不能爲汝敬也虎起拜之送之襄國又不爲勒禮常持晉節經年謀誅勒與文鴦俱被害

琨少負氣有才調善范陽祖逖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也嘗爲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

皆懷土歔欷向曉復吹之賊不勝哀皆棄圍走後人名之息鄉壘云兄子演累官平陽太守洛陽陷奔琨琨使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元帝拜兗州都督後將軍假節爲石虎所圍求救于段文鴦文鴦擊退虎因拔奔幽州隨文鴦屯厭次厭次陷被害羣沒遼西石虎滅遼西以爲中書令石氏得晉公卿人士多殺之唯裴憲石璞鄭系荀綽傅暢盧諶崔悅及羣皆至大官

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人也父沈以與弑魏帝高貴鄉公積功封博陵郡公無子有趙氏婦者貧賤入沈家沈私之生浚及沈卒遂以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承賈后指與黃門孫慮共害愍懷

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幽州都督浚見朝政氛亂陰爲自全計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趙王倫篡位三王兵起浚陰持兩端遏絕檄書使境內士庶毋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成都長沙構難浚不附穎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而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圖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期游城南清泉水上因爭道襲殺浚及期雨霑杖不得發審登曰天也反告浚浚與審登共攻殺演自領刺史使主簿祁(宏)宰務勿塵攻穎敗石超于平棘穎奉帝走洛遂陷鄴大掠而還帝入關浚遣(宏)宰烏桓突騎爲東海王越前驅大掠長安中迎帝返洛轉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立進司空領護烏桓校尉表封務勿塵爲遼西公其別部大皆爲親晉王石勒陷冀

州殺刺史王斌浚又自領冀州詔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幽冀
諸軍事使者未發而洛都傾覆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行事
設壇告類建皇太子備百官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女壻棗嵩
爲尚書游綸張豺據苑鄉來附石勒攻之浚使王昌引段氏攻勒
段氏陰附勒引去王昌亦還綸豺遂降勒勒又連寇青冀殺浚所
置州郡長吏棗嵩屯易水以禦之召段氏段氏不至浚素與劉琨
不睦琨方逼于劉聰諸避亂者多去琨歸浚浚日益驕自以父字
處道處道者當塗也應讖文且有天下因謀僭逆燕相胡矩諫出
爲魏郡太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摶司空掾高柔諫
殺之又殺長史王悌處士霍原浚爲政苛暴將士皆貪殘廣占山
澤引水灌田浸壞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朱碩棗嵩尤用事民
謠之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浚聞之弗罪也司馬

照得書院設為寒士膏火之資有與州縣同此照辦況本年年進
慶典鼓勵徵揚尤為至要乃本縣查核濟上書院先生束士入課月一切事務竟至浮費過於正項
本末倒置致所不免實屬甚因与　儒學陳兩為商訂力袪浮費務使士子多沾實惠庶名實
相符除山長束脩及生童經費神表伙食且為數本屬無多無庸核減外其他何可減者
詳列於左
一　齋夫二名原定每月每人捌千並減為每人每月肆千不論課月仍年庸發送
一　看書夫原定二人每人每月二千五百文並減定一人每月弍千每年二十四千以原定之二人輪流值年管理
一　禮生原定每年原定四十八千並減為二十四千
一　齋夫每年二百八三十千[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

一学書章程全裁

一書院定章每年租銀隨時稟請總理衙門考核另錯[illegible]目

一每年考核成績一次以上各款核成績約計貳百千善於生員者為優等獎良特為倍額 名

二名 童生上取中取各倍額二名以昭公允而示鼓勵 書院大一律照舊

一本屆二月八課經費有餘遵照書院額外加給每月課題點名倘試取除正課外另取 [illegible] 每月不到者一律

生員等第若干名 童生除正課外另取次取若干名不取者每月不得与課在院之期有需同 [illegible]

按課名

游統怨浚陰附勒勒僞降斬統使以明信浚亦弗罪也勒卑詞事浚獻珍寶且奉表曰晉祚淪夷中原無主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除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耳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浚謂其使曰石公一時英武雄據趙都鼎峙之勢成矣何爲偁藩對曰陳嬰非惡王韓信非薄帝誠知帝王自有眞非可以智力爭也自古胡人爲名臣者多矣而未嘗爲帝王此石將軍所以相推奉也浚大悅封其使爲列侯勒克日上尊號浚許之兵至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請逆以軍弗聽敕勒直前盛供帳以待勒入城縱兵大掠左右請討之猶弗許勒登聽事乃走出堂皇勒執之數之以不臣于晉也失政刑也聚穀多民飢不振給也斬朱碩棗嵩以其黷貨亂政也斬游統以其不忠于浚也殺浚精兵萬人送浚襄國浚

自投于水出而殺之本傳敘次時事多顛倒今依通鑑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東海王越引爲通事令史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拜左丞冏敗免復爲長沙王乂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爲北軍中候帝幸鄴晞奔范陽王虓本傳晞出奔在帝還洛時按帝幸鄴東海王越出奔洛中無主晞應以是時奔若帝還洛則張方據洛久矣晞越所任與顒爲雠何能見容于方直至帝還然後出奔乎今從通鑑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石勒之破鄴也越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破桑東武陽桑懼柵城外以自固晞遣單車先諭之衆棄柵遁桑嬰城晞破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破河間王顒將呂朗東破青州賊劉伯根北破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又敗石勒于河北威名大盛時人擬之韓白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兖封東平侯晞練習官事文簿盈積決斷如流其下莫敢欺奉從母甚厚從母

爲其子求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毋悔邪固欲之以爲督護犯法當斬從母叩頭求哀晞杖節斬之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初越杖晞爲用所欲輒快甚德之引晞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進說曰兖州衝要魏武是基晞有大志非純臣久將爲心腹患不如厚其名號而徙之青州公自牧兖州以經緯諸夏越從之遷晞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青州刺史進封東平郡公晞由是怨越晞政尚嚴刻斬戮無虛日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討之使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時偁小狗酷于大狗晞破植潘滔等益構之晞怒表求滔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不許晞宣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今將誅國賊尊王室

桓文何遠哉乃移諸州稱己功伐罪狀越時石勒氛河北及兗豫殺都督刺史郡守數十帝惡越專乃任晞詔晞檄青徐兗豫荊揚六州大舉以翦國難晞方檄州郡克日討賊而王彌將曹嶷破琅邪北攻青州純城守嶷衆甚盛連營數十里晞還自無鹽登城望之有懼色旣戰連破之謂賊可滅簡精銳大戰戰合大風揚沙石逆晞軍晞軍自不得視賊乘之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之至東山部衆皆降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粟募得數千人帝以越殺朝臣又留守將士何倫李惲掠官寺劫公主密詔晞討越晞次倉垣表論越罪詔報之又以京邑荒饉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以迎帝朝臣畏越未行越見晞數使使入都令游騎邀諸成皋得詔令及朝臣書遂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刺史與徐州刺史裴盾共攻晞晞亦使騎收越黨于京師

詔拜晞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假黃鉞餘官如故會越薨眉兵亦敗洛都陷豫章王端奔倉垣晞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督中外錄尚書徙屯蒙城晞起孤微至上將志意滿盈奴婢千人侍妾數十日夜肆欲不出刑政苛虐遼西太守閻亨固諫殺之亨纘之子也爲遼西太守時王浚專輒自用刺史守相亨不得之官故依晞從事中郎明預曻疾入見曰明公秉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曻病來罵我預曰明公以禮進預故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興桀紂以惡逆亾天子且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徐思預言晞有慚色亨既歿衆離逖莫爲用饑疫大起其將溫畿傅宣皆叛石勒襲執之鑠其頸以爲司馬月餘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自晞之死勒乃東并王彌北禽王浚西破劉琨司冀幽

并兗豫青徐皆入于勒

論曰形勝之說貴負嵎以制中區并有平城馬邑之援幽得鮮卑烏桓之助兗連青渤以包琅耶斯皆進堪致果退足自完者已當石勒之初至襄國城壘未立幽師臨之并兗若從立可撲滅而乃猜嫌自生同仇罔念使勒得奮狙詐薦食三方地利不如人和其是之謂乎越石始附讒倫朝秦暮越及乎專閫秉節不移信乎惡始美終以晩葢者已然而矜豪之習弗除藥石之言罔進能屈節于拓跋鮮卑而不能降心于朝賢慈母何哉彭祖鴟張道將狼戾又何責焉

晉畧列傳十三

荆溪周濟譔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初爲東海王越太傅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母憂去官而洛陽陷司徒傅祗建行臺于河陰司空荀藩藩弟司隸組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薈建行臺于密司徒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絙太傅參軍劉蔚鄒捷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疇知鼎有材用部曲皆西人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皆爲之參佐秦王避難至密共奉戴焉鼎素有大志欲立功因部衆思歸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倡議入關而傅祗子河陰令暢亦遺鼎書勸之時賈疋等已徧定關中矣暢書勸鼎奉秦王過洛謁山陵入潼關鼎部曲皆曰北道近河懼有鈔掠不如南入武關鼎然之藩疇等皆東人不願西各散

走鼎追之不及遂奉秦王自上洛至藍田使人告疋疋遣兵迎衛永嘉五年十二月秦王入雍明年入長安八月立為皇太子拜鼎太子詹事總攝百揆京兆尹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綜弟肅與索綝麴允合兵攻鼎鼎敗奔雍為氐首竇首所害

賈疋

賈疋字彥度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畧器望甚偉辟公府歷官安定太守南陽王模鎮長安東海王越之弟永嘉初自許昌遷鎮統雍秦梁益四州益州刺史羅尚為李雄所逐梁州刺史張殷為流民所逐永嘉元年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據成固寇漢中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燕受賂緩師李雄救定燕大敗殷棄城遁二年詔以順陽太守張光為梁州刺史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以牙門將伐吳有功轉北地都尉太守張損為叛氐所殺光部百餘人戍馬蘭山北受圍百餘日屢出奇破賊梁王肜救至得免肜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擢新平太守助劉沈討河間王顒兵敗被執抗詞不屈顒壯之表為右衛司馬討陳敏弟恢除順陽太守及是至魏興斬張燕治兵進戰絫年乃得至州建興元年王加餘黨入漢中光參軍晉邈受賂勸光居之成固既又勸光殺其渠而已取其貨楊虎遂反攻之仇池氐楊難敵陽助光而陰與虎殺光二子遂圍漢中光城守半年憤惋而卒秦州畧陽氐蒲洪自偁刺史關中大饑人

相食疫盜竝起模不知所爲詔徵不赴更進太尉大都督自表其世子保爲西中郎將護東羌校尉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不受模都尉陳安攻苞苞走安定疋舉郡迎苞雍州刺史丁綽譖疋模代以軍司謝班疋奔盧水與屠各胡彭蕩仲氐竇首結爲兄弟攻下安定走綽殺班永嘉四年劉粲劉曜陷長安模降賊被殺于是曜據長安粲據新豐趙染劉雅攻新平疋及氐羌皆已降曜送任子至陰密而馮翊太守索綝安夷護軍麴允等將奔安定擁之還遂謀興復推疋爲平西將軍與新平太守竺恢雍州刺史麴特扶風太守梁綜共拒曜却雅染于新平疋等衆五萬恢等衆十萬合而東敗曜黃丘射傷曜杜人黃秃紀特起兵敗粲新豐粲遁還平陽疋兵大振明年曜亦遁秦王入長安立爲皇太子拜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進號驃騎疋之復入安定也蕩仲助之破曜而殺

之蕩仲子天護率羣胡攻疋陽不勝走疋追之夜失道墜澗中爲天護所害

索綝 麴允

索綝字巨秀燉煌人父靖在文學傳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二十七人時人壯之官長安令從張方迎惠帝西遷拜鷹揚將軍遷南陽王模從事中郎拒劉聰數立功斬呂逸破劉豐蘇鐵等除安西將軍馮翊太守長安陷綝涕泣欲爲模報讐麴允者金城人史失其字及其仕官所經歷模死時爲安夷護軍與綝及頻陽令梁肅偕奔安定遂與安定太守賈疋共謀興復疋遇害允代領雍州永嘉七年四月秦王即皇帝位改元建興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綝爲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劉曜喬智明入寇允屯黃白城以禦之陝西都督南陽王保據秦州忌麴索無入援意允

屯黃白城屢戰不勝詔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之曜將趙染率精騎五千乘虛襲長安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將軍麴鑒自阿城入援染引還鑒追之至零武曜兵亦至鑒大敗允引兵襲曜曜恃勝不設備允大捷斬智明曜退歸平陽二年曜染復入寇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綝出拒之敗染兵加綝驃騎大將軍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向長安允逆戰馮翊而敗收兵夜襲曜將殷凱營破斬之曜引還染攻北地允拒之射殺染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保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數有功寵待甚厚保將張春嫉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三年春輒伏客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而保不以奉朝廷曜復寇北地拜允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綝宮城都督曜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曜轉寇上郡

允去黃白軍零武兵弱不敢進屢詔徵保兵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不得已以鎮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綝不可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供奉百官飢乏釆稆自活四年七月曜圍北地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烟起蔽天使閒紿允曰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于磻石谷允奔還零武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諸郡守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郿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將驕卒怨終以不振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八月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新平太守竺恢弘農太守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韓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畏曜不敢進保將胡崧

敗曜靈臺然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止屯不進允持五百金請救于崧崧更退壁槐里曜遂陷長安外城允綝退守小城食盡十一月長安降于曜涼州刺史張寔先命安故太守賈騫入援爲保所却至是又使太府司馬韓璞東討太府都督府少府刺史也涼州有此官名保旣有異圖璞等卒不得進而還愍帝之將降也使侍中宗敞送牋于曜綝潛留敞而使其子說曜曰城中食猶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綝子送其首還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不然亦宜早寤天命帝旣降送平陽帝見聰稽首允伏地痛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綝以不忠爲聰所斬後四年保亦爲其下所殺元帝太興元年隹嵩陳安舉兵逼上邽保告急于涼州張寔使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保因帝崩謀僭尊號

乃奉表勸進于江左二年保自稱晉王改年建康置百官以寔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曜又降李雄復逼上邽上邽大飢士衆困迫張春奉保避居南安祁山寔將韓璞率步騎五千救之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爲安所逼寔又使宋毅救之安乃退屠各胡路松多起兵新平扶風以應保保使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曜自將擊之三年正月曜攻陳倉連戰死曼奔南氐曜進陷草壁松多奔隴城又陷陰密保懼遷于桑城春又與保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皆不從五月春及其黨楊次幽保殺之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體肥大重八百觔喜睡暗弱無斷故及于難保無子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陳安奉表于曜請討春春奔枹罕執楊次斬以祭保并殺瞻以天子禮葬保于上邽私諡曰元王其後保故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于曜陳安復叛曜曜破斬之關中諸郡皆沒于曜

論曰武帝立石函之制非至親莫鎮關中誠重之也河間怙亂未已南陽以闒冗繼之諸將激昂赴功立事既有成矣乃復自相戕賊綝實將材頗乖晚節允違剛克徒抱忠貞遂使秦川流血冒頓配天天府雖雄非人莫守披圖覽籍有餘慨焉

荆溪周濟譔

張軌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之後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少師皇甫謐後入都見張華華甚器之軌本五品華謂中正蔽賢拔爲二品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永康初中朝多故軌不樂在內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禦遠二年正月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州境不靖軌始至引宋配氾瑗爲謀主討平叛亂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置崇文祭酒春秋行鄉射禮旌異忠義子孫舉善糾慝州境大和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稚攻殺秦州刺史張輔軌使中督護氾瑗討降之鮮卑若羅拔能爲寇又使司馬宋配擊斬之俘十餘萬口進安西將軍封安樂鄉矦于是大城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築南北七里



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漢末博士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若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則霸者出焉魏嘉平中郡起學館築雙闕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及軌繕興遂爲霸府永嘉二年軌病風不能言長子寔爲議郎在京師乃使次子茂攝州事隴西内史張越者涼州大族也以讖文張氏當霸涼州自謂應之託疾歸與其兄酒泉太守鎭鎭黨西平太守曹祛陰謀代軌以軌病癈聞于朝别駕麴晁奉使長安欲專威福亦以告南陽王模模欲使賈龕代軌朝廷將用侍中爰瑜龕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固辭軌治中楊澹馳詣模截耳置槃上訴軌被誣模乃表停瑜而武威太守張琠亦使其子坦馳表請留軌鎭祛不待報輒移檄癈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檄至州軌慨然下教便欲遜位長史王融參軍

孟暢踢折鎮檄排閤入諫出戒嚴會寔聞疾來還遂以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鎮悔懼自歸舍之朝廷既得模璵奏使璵子坦以優詔勞軌且命討曹祛軌大悅寔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將麴晁據黃阪以拒之寔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斬祛及其將田囂越奔鄴州境復安王彌寇京師軌使督護北宮純張斐將精騎五千入衛敗彌津陽門又敗劉聰于河東當是時太傅東海王越發羽檄徵天下兵莫有至者唯軌奉命又頻克捷王室賴之詔封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三年劉聰復寇京師純率勇士千餘人夜出攻漢壁入之斬其大將呼延顥四年冬越悉衆出鎮京師饑窮光祿傅祗太常摯虞以書告軌軌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孝秀貢計器甲方物又使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毦布三萬匹拜鎮西將軍隴右都督封霸城侯其後又

拜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冊未至而劉聰陷洛陽太府主簿馬魴說軌討聰且奉戴秦王從之秦王立為皇太子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軌子寔將兵赴難為秦州刺史裴苞護東羌校尉貫與所拒西平人王叔又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執太守趙彝東應苞寔迴軍斬儒左督護陰預破苞狹西而麴儒餘黨復叛寔留討定兵竟不得東建興元年進位司空二年二月拜侍中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五月表立子寔為世子而軌卒時年六十在州十四年本傳作十三年謚曰武穆

張寔

寔字安遜軌長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舉秀才為郎中遷議郎省父疾還州平曹祛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封福祿縣侯建興初領護羌校尉軌老且病特詔拜寔為副刺史贊理州事及軌

卒長史張璽等表寔攝父位三年軍士張冰得皇帝行璽獻諸寔
僚佐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也遣使進諸長安寔以比年旱
饑下令所部吏民能舉其過者以次受賞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
政無鉅細皆自決之至于興師發令府朝莫知羣下畏威受成而
已雖賞千金終不敢言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
得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大悅增位
三等賜帛四十疋使督護王該將步騎五千援長安且送貢計詔
拜陝西都督弟茂秦州刺史長安既陷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
以建武元年正月至州宣愍帝出降前一日詔拜寔大都督涼州
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使挾贊琅邪共濟艱運寔大臨三日辭官
不受初寔叔父建威將軍西海太守肅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以
討劉曜寔閔其年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使太府司馬韓璞

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領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等各統郡兵爲璞前驅復遣南陽王保書約共討劉聰璞等至南安爲諸羌所沮不得進將還羌復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之從我令乎曰諾鼓譟進戰會張閬以金城兵至夾擊大破之乃得還南陽王保逼于焦嵩陳安救之軍次新陽愍帝凶問至且聞保欲僭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忩莫大之恥幸國大變而欲自尊天人莫與終不足濟時救難明矣晉王明德暱親且先帝所憑屬宜表僭聖德勸即尊號從之于是使牙門蔡忠奉表建康是歲元帝太興元年也然寔猶僭建興以紀年歷四十九年至天錫乃奉江南正朔云京兆人劉宏客居天梯山左道惑衆寔左右閻涉趙卬

等皆奉之宏謂涉印曰天與我神璽當王涼州涉印信之謀殺寔寔弟茂知宏必爲亂白寔使收之收者至宏曰張寔已死汝何爲者遂收以還而寔已爲涉印所害茂旣攝官乃族宏誅其黨數百人寔在州六年私謚曰昭元帝賜謚曰元

張茂

茂字成遜軌次子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爲從事中郎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就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被害子駿尚幼司馬陰元等共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茂讓都督太尉但偁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立爲世子明年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問何故勞民以築臺有司以

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以先君言規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因而進諫茂遂罷役永昌元年使韓璞取隴西南安置秦州太寧元年趙主曜滅陳安乘勝來逼使其將劉咸攻韓璞于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疑當作鑑于桑壁曜自將二十八萬軍于河上揚聲百道俱濟直指姑臧州八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欲斬岌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思國家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謂參軍劉珍曰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爲之柰何對曰彼軍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恩信未洽且曜方東憂石勒安能舍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哉二旬不退請假珍弊卒數千保爲明公禽之茂喜以爲平虜護

軍使救璞于冀城然實內懼竟稱藩于曜趙師退大城姑臧率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懲既往之患故修城築臺雖然適足以疑羣下之心示弱鄰敵爾茂曰亾兄怛然失身于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于亾兄者哉危機密發卒不及施故也王公設險勇夫重閉豈可以太平之理責人于迍邅之世耶卒爲之明年五月寖疾執駿手泣曰吾家世忠孝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吾承先德假攝此州官非王命豈敢榮之氣絶之日白帢入棺毋施朝服以彰吾志卒年四十八在州五年私諡曰成

張駿

駿字公庭形皃奇偉十歲能屬文年十八當太寧二年而茂卒時史淑尚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諷淑以朝命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亦受趙爵赦其境

內置左右前後四帥繕南宮駿素不羈好微行夜出及嗣位更自修檢其年冬宴羣臣于閑豫堂時辛晏阻兵枹罕駿議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察天時審人事晏父子凶狂勢無所至其亾可立而待何事幾年大舉盛寒攻城乎從之其後晏果自服駿參軍王騭聘于趙趙主曜問騭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對曰不能趙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趙之政治長如今日可也若其夌屖尙不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嘆而禮之太寧三年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駿親耕藉田會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氾禕上言今猶偁建興十三年建興之年少帝所建帝以凶終理宜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濶疏無所承稟請因龍改號以彰休祥弗許咸和元

年徙隴西安南民二千餘家于姑臧使使修好于成勸成主雄去帝號稱藩于晉雄婉詞爲報自是通使不絶二年使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會將軍韓璞攻趙秦州諸郡胡氏云璞在冀城非也若璞在冀城(允)安得至狄道且璞又何用進度沃干嶺乎璞當在金城趙劉(允)來拒屯軍狄道璞進度沃干嶺與(允)夾洮而軍辛巖欲速戰璞曰曜方東憂石勒(允)勢不能久但當持重以斃之相守七十餘日糧竭使巖督運于金城方度嶺爲(允)所襲敗璞軍亦潰死者二萬餘人(允)遂濟河拔令居進據振武張閬辛晏皆降趙始失河南地按金城治大河南所屬半在河北自金城而南東則隴西西則狄道皆爲河南地張氏自降韓稚得隴西後旋失之至是失金城乃爲全失河南地通鑑數紀得失但謂隴西耳三年曜勒相攻駿欲乘虛襲長安畏(允)而止趙亾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石勒分境武街石門侯和强川甘松六月勒使孟毅來拜官弗受留其使九月勒僞帝休屠王羌叛勒爲石生所破來奔駿懼歸勒使稱藩納貢七

年官屬勸僞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僞駿爲王駿立重華爲世子將通表京師假道于成成弗許乃使治中從事張淳僞蕃于成以假道雄大悅淳因說以滅仇池討上邽并力奉晉雄大怒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贇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必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塗于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寧有是耶成司隸景騫曰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

故遣滔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若下吏可了滔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何寒暑之足憚哉成人卒不通滔遣之還州滔還至龍鶴募人通表卒致命于建康初長安之失守也涼州討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太興中上書請遣大使撫慰已爲鄉導屬頻有内難許而未行至是詔訪守侍書御史賈陵等十二人爲副拜駿鎭西將軍至梁州道不通復詔訪還訪以詔書付陵詐爲賈客八年始達駿使部曲督王豐報謝于時仇池内附道始通九年二月詔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大將軍雍秦涼三州大都督自是每歲使者不絶自張氏據河右軍旅歲興及是年穀屢豐兵革寢息駿亦勤修政業國以富强咸康元年西伐龜茲鄯善西域諸國多來朝貢作五殿姑臧城南僚屬始稱臣駿欲東兼秦雍遣其參軍麴護上疏請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泛舟江沔并力討虜

三年仇池降後趙道復梗塞三庚相繼經畧皆無功駿亦不敢出師立辟雍明堂習禮州中而使使入貢于後趙建元二年張瓘始敗石虎將王擢于三交永和元年分其州爲三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領十一郡(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安故)寧戎校尉張瓘爲河州刺史領東界八郡(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西胡校尉楊宣爲沙州刺史領西界三郡(敦煌晉昌高昌)及西域都護三營自稱假涼王督攝三州官號皆放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于王者矣二年五月卒年四十在州二十二年私謚曰文穆帝賜謚忠成

張重華

重華字泰臨性寬厚沈毅永和二年年十六嗣位尊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苑囿以予貧民遣使奉表于後趙欲以解三交之釁石虎弗許于是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

權胡宣麻秋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縣令車濟不屈死又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降秋秋遣晏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殺妻子自刎死重華大發兵以授征南裴恆恆壁廣武不敢戰牧府司馬張耽曰用兵之要在于擇帥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則是韓信穰苴終不獲立功當世也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授以斧鉞必能折衝重華召問方畧大悅之艾請兵七千予之五千授中堅將軍使擊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令于衆曰六博得梟者勝今鳴牙中克敵之兆也疾進戰果破秋斬首五千級師還封艾爲福祿伯明年秋攻枹罕晉興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不可棄外城動衆心衆心動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璩疑璆之誤）從悛言固守大城秋衆八萬雲梯地突百道俱進城中隨方禦之秋衆多死虎復遣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

鄧坦恨言不用潛引趙兵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又以石寧爲征西率幷司州兵二萬餘人助秋重華復拜艾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徐行秋望見怒曰書生年少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騎渡河馳擊之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更下車踞胡牀坐指麾處分趙人疑有伏還延顧望艾別將張瑁自左南緣河向趙軍後趙軍遽引還艾衆乘之斬杜勲汲魚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進艾太府左長史封福祿縣侯石寧軍既至秋復率衆十二萬進屯河南遣王擢略晉興廣武至于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旋屯守枹罕重華欲自出艾固諫乃復以艾爲征討都督行衛將軍別駕從事索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艾次神鳥使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虎又

遣孫伏都劉渾以二萬人會秋濟河城長寧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退進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前鋒始交王擢奔北進擊秋秋又大敗遁歸金城石虎聞之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旋師討叛虜斯骨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然秋又襲敗張瑁殺三千人降枹罕護軍李逵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後趙艾旣屢立大功左右貴戚咸嫉譖艾出守酒泉重華亦以連摧勍敵有驕志怠于政事矣冬十月朝廷遣侍御史俞歸至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軍凉州刺史西平公重華使沈猛私焉曰主公奕世忠篤今曾不如鮮卑鮮卑得爲燕王而主公財爲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推主公爲凉王使者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三代之盛爵不過公及其衰也吳楚僭王諸侯不之非者

蠻夷畜之也漢王韓彭壽皆夷滅又足慕乎聖上以主公忠賢故爵以上公授任方伯寵榮極矣柰何自比夷狄乃受詔五年九月羣臣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喜博弈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強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奏書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于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時石虎已死後趙大亂苻健入秦僭帝八年七月王擢請降詔拜秦州刺史其冬苻雄攻擢擢來奔九年二月使將軍張宏宋修本傳此事在受詔年誤也宋修本傳作宗悠會擢伐秦大敗于龍黎死者萬二千人宏修皆沒擢奔還秦遂據秦州五月復使擢伐之走其

刺史苻願獻捷于朝詔進重華涼州牧（本傳沈猛俞歸語在此今從通鑑）未及受詔而疾作立世子曜靈生十年矣長寧侯祚者重華庶兄也有勇力吏幹性傾巧與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爲異姓兄弟又通于重華母馬氏都尉常（璩字之誤）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君何言若是謝艾自酒泉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入侍且言祚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十一月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重華卒年二十七在州十一年私謚曰昭穆帝賜謚敬烈

張曜靈

曜靈字元舒十歲嗣位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伯父長寧侯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將軍（通鑑作撫軍大將軍）輔政長爲右長史既又以宜立長君請于曜靈祖母馬氏馬氏許之廢曜靈爲涼寧侯

殺其母裴氏及謝艾本傳云又通裴氏及駿重華未嫁子女而無殺艾事今從通鑑永和十年祚僭帝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通鑑作自僭涼王本傳載祚所下書有往受晉寵天下所知云云又立妻辛氏為皇后是僭帝非僭王也封其弟天錫為長寧侯曜靈庶弟元靚為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今勳德未高於先公而遽謀革命主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乘負乘致寇國必危矣祚大怒斬於闕下使其將和昊伐驪靬戎于南山大敗而還桓溫伐秦王擢攻陳倉以應溫馳使告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懼召岌復位而與之謀遣人刺擢為擢所覺益懼大聚兵衆聲言東伐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乃止擢為秦所敗退奔略陽祚因遣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攻擢擢降秦河州刺史張瓘守枹罕兵力強盛祚

令索孚代之易檔張玲襲之璀斬孚起兵檔玲敗還初祚憾宋修修沒秦其弟混爲驍騎將軍常懼及禍至是與弟澄西走燉煌合兵應璀八月祚遣楊秋胡弑曜靈混發哀于武始閏八月混軍至姑臧祚將收璀弟琚及子嵩琚嵩募市人數百開門納混兵逍長懼呼馬氏出殿奉元靚爲主易檔殺長混兵禽祚梟首暴其尸城內咸偁萬歲混琚因上元靚爲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復偁建興四十三年

張元靚

元靚字元安曜靈庶弟也嗣公時甫六歲張瓘至推爲凉王自爲使持節中外都督尚書令凉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僕射隴西人李儼據枹罕偁永和十一年不受瓘命瓘使牛霸攻之未至而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酒泉太守馬基又起兵應綝

璀遣弟琚擊破綝司馬張姚王國擊斬基明年苻生使閻負梁殊以其征東將軍晉王苻柳書至負殊詞甚辨璀見負殊曰我晉臣也無境外之交二君何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絶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璀曰吾盡忠事晉于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也其可乎負殊曰晉墜天命久矣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幾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若欲以小事大何不舍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璀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禽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璀曰必如君言何不先取江南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 璀懼乃以元靚命稱藩于秦璀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璀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人情由是不附璀懼混忠鯁欲殺之因元靚而自立升平三年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率壯士四十人奄入南城馳呼諸營曰張璀謀逆太后令誅之願從者二千璀戰敗與弟琚皆自殺夷其族元靚拜混驃騎大將軍督中外封酒泉郡侯混請去王號復稱涼州牧五年混疾甚元靚及其祖母馬

氏往省視且謂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殿下策勵使之可也混李以澄爲領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攻殺澄族宋氏自爲中護軍而以元靚叔父天錫爲中領軍邕驕矜淫恣又通馬氏國人患之天錫腹心劉肅年十八九密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肅曰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諸口且當奈何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舉趙白駒且曰天錫從兵四百人與肅白駒俱入朝值邕門下肅斫邕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邕走而出天錫走而入因閤門邕率衆攻門天錫乘屋大呼曰張邕無道既滅宋氏又欲亂我家將士世涼臣何故從逆所取唯邕他無問也

邑衆散自剄死十二月改建興四十九年僞升平五年詔授元靚隴右大都督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元靚以天錫爲冠軍大將軍督中外輔政興寧元年馬氏卒太妃郭氏疾天錫專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欽等皆死元靚懼遜位天錫初不受劉肅勸之遂夜率兵入宮弒元靚時年十四在州九年私謚曰沖孝武時賜謚敬悼

張天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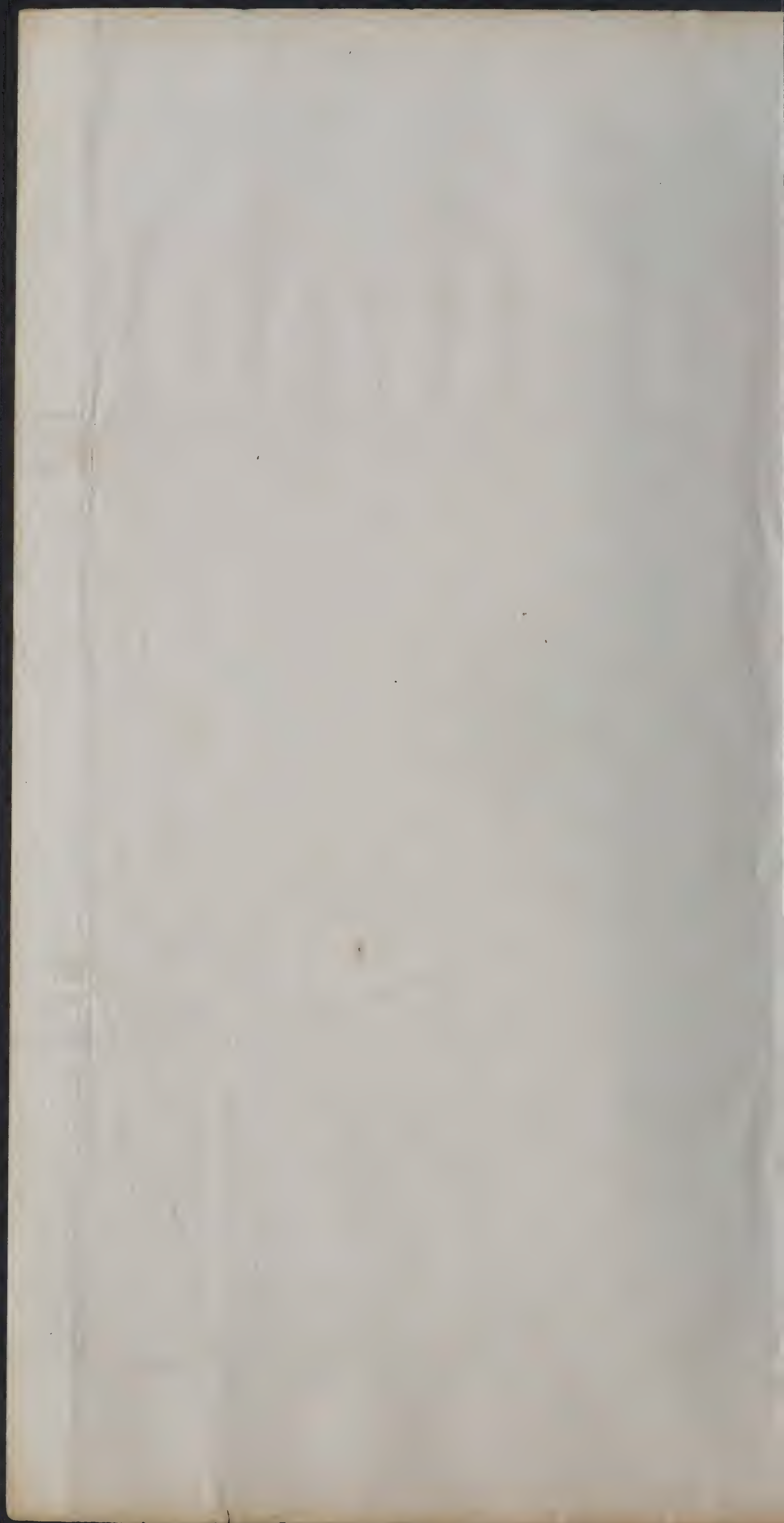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改焉）既殺元靚自僭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遣司馬綸騫奉表請命幷送御史俞歸東還興寧二年秦王堅使拜天錫官太和元年詔以天錫爲大將軍隴右關中大都督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告絕于秦初李儼據枹罕兩屬秦涼旣而撫有白馬羌斂岐

欲與秦涼爲敵國二年天錫克儼大夏武始晉興相常據敗儼兵葵谷進屯左南儼懼謝罪于秦且乞師秦救至乃還本紀云猛師敗績誤秦遂取儼咸安元年秦置涼州于天水以姜宇爲刺史及克仇池又命王猛以書諭天錫天錫懼謝罪稱藩其冬秦徙涼州治金城天錫恐終爲秦所併乃立壇于姑臧西刑牲率官屬遙與晉三公盟使從事中郎韓博表送盟文幷書與大司馬桓溫期明年夏會兵上邽太元元年秦使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尙書郎閻負梁殊齎詔徵天錫入朝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禁中錄事席仂請以愛子爲質重賂乞退師然後徐爲之計衆皆怒曰吾世世事晉忠節著海內奈何一旦委身賊庭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

西域北引匈奴何遽不捷天錫揚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汝欲生歸乎奴歸乎負殊詞氣不屈天錫怒縛諸軍門射殺之使龍驤將軍馬建率衆二萬拒秦天錫之嗣位也數宴園池荒廢政事寵任劉肅梁景斥疏舊臣廢其世子大懷更立嬖子大豫地震山崩涌水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西安門及平章殿無故自壞災害並至近臣諫諍飾辯拒之極意聲色百姓怨恫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陷河會城苟萇濟自石城津與熙等會拔纏縮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一作常據率衆三萬軍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金昌安西將軍宋皓勸降黜之廣武太守辛章白馬建不可信弗聽秦前驅至清塞建迎降至洪池據及軍司席仂奴之戰于赤岸趙充哲及中衛史景奴之至金昌天錫自出逆戰城人叛奔還姑臧秦兵隨之天

錫計窮面縛輿櫬降軍門秦人封爲歸義矦淮肥之役與朱序俱歸國仕至金紫光祿大夫桓(元)時乃卒天錫之降也長水校尉王穆匿大豫秦師退與奔鮮卑禿髮思復鞬鞬送之魏安秦亾呂光據州魏安人焦松等起兵奉大豫攻拔昌松敗光將杜進大豫乘勝將伐姑臧穆諫曰光兵精食足據堅城攻必不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布先公之德以懷柔百姓旬月之後恩信既洽圖之未晩也大豫弗聽自號撫軍將軍凉州牧改年鳳皇以穆爲長史使西求援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等皆起兵應之進屯姑臧城西穆及思復鞬子奚于等屯城南奚于爲光所殺軍遂敗散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畧五千餘戶南保俱城光將攻破之北走廣武廣武人執以送光光殺之姑臧天錫在州十四年而爲秦所滅張氏自軌至天錫凡五世九主七十六年

論曰張氏保據河右七十餘年旣成國矣然軌寔忠純藩輔奠西戎雖降志權以濟艱臨命之言隱存餘痛駿始假王重華紹述然皆奉正朔異乎帝制自爲年紀建興故列愍帝諸臣之後云



卷六 列傳

晉略



晉畧列傳十五　　荆溪周濟撰

祖逖

祖逖字士稚（一作雅）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父武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諸兄並有文采逖獨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未知書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周貧乏後更博覽通古今大畧往來京師見者以爲有贊世才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察孝廉司隸再舉秀才皆不行與劉琨並爲司州主簿情好甚密常共被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惠帝入關關東諸王競召之皆不就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者躬自徒步推共衣糧藥物流人歸心奉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拜徐州刺史尋

徵軍諮祭酒居京口逖志在匡復賓客義從多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或時攻剽富室吏捕逐輒擁護解救之談者以此少逖逖行之自若愍帝初即位徵兵江東元帝不應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夷狄得以乘其隙今醜虜凶虐毒流中原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沈溺之士喜于來蘇中原可復國恥可雪也元帝乃以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杖使自招募製造逖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北渡江中流擊楫自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渡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感槩憤踊至淮陰止屯起冶鑄兵器召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于時流人所在團結爲塢主或假刺史將軍守相或南奉江左節度或北承劉琨兄子演署置莫相

統一張平樊雅在譙陳川在浚儀之蓬陂周撫周默在沛又有董瞻于武謝浮之徒小部十餘部各數百人皆統屬張平平最強大逖誘謝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十六國春秋云平沒于蒸誤以爲據并州之張平耳逖進據太丘雅遣眾夜入逖壘拔戟大呼趣逖幕督護董昭擊走之逖欲攻譙而雅盡收平餘眾兵力甚盛乃徵兵于陳川川使其將李頭率眾聽命南中郎將王含亦使桓宣來助逖以宣與雅有舊使說之雅以譙降遂鎮之時建武元年六月也石勒弟虎圍譙王含復遣宣赴救虎退逖表宣爲譙內史助討諸塢未附者周默亦降已而周撫殺默以叛雅之降也獻其駿馬于逖李頭欲得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即賜之頭感激嘆曰得此人爲主死不恨矣川聞之怒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逖川益怒遣魏碩略諸郡逖使衛策邀之谷水盡獲所略川大懼太興二年四月以浚儀

叛附石勒逖討之石虎率五萬人救川逖退屯梁虎徙川襄國而畱桃豹等守川故城逖又退屯壽春十月使督護陳超襲豹不克死之（本傳虎救川下云逖設奇擊之季龍敗走掠川以太興二年四月叛逖以太興三年六月始復浚儀中閒一年史諱其退敗謂之設奇且云季龍敗走非實也）三年六月又使韓潛馮鐵攻浚儀入其大城據其東臺豹尚據西臺分門樵牧相守四十餘日皆乏食然莫肯先退逖使千餘人囊土如米擔上臺數人擔米僞疲極道息賊逐得米謂逖豐飽懼糧至汴水又爲逖將所獲益懼宵走東燕遂復陳畱乃畱鐵守浚儀使潛進屯封丘而自鎭雍丘七月詔進號鎭西將軍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加恩禮其有微功賞未嘗踰日也初屯淮陰時幽州都督王浚爲石勒所襲執段匹磾據幽州假刺史與樂陵太守邵續皆遙附江左江左授匹磾幽州刺史續冀州刺史續女壻劉遐平原內史劉琨尚有幷州而逖以無兵糧不得遽進及復譙琨已失幷

州依匹磾匹磾又失幽州依續及復浚儀續又沒于石虎于是東
北無復應援而司州諸將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
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俱受節度賞遣軍邀勒侯騎獲濮
陽人厚撫而歸之其人感激率鄉里五百餘家來降勒入寇輒不
利鎮戍歸者相繼拓境至河河上堡塢先有任子在胡中者皆聽
兩屬且遣游軍僞鈔之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
克獲亦由此也逖性儉約不畜資產躬督農桑子弟皆耕耘樵采
與士卒均作役時大亂之後暴骨盈野逖所至必收葬之親爲祭
醊嘗置酒大會中坐耆老起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
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
報恩歌且舞有流涕者勒于是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
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其利以贍公私

日益訓練士馬將渡河北伐四年七月朝廷以戴淵爲司兗豫并冀雍六州都督出鎮淮陰淵吳人無將略逖懼致同異且已翦荆棘收河南而淵從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內難將起傷大功不遂感激發病然猶經營虎牢虎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惟南無堅壘恐賊襲據其後乃使衆築之未成而病亟先是妖星見豫州術士戴洋陳訓皆謂不利于逖逖亦曰此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九月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皆立祠祀焉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謀西畏周訪北畏逖二人並卒敦亂乃作

論曰世以逖與劉琨竝稱豈不以彼二人者皆有大志而功不遂哉逖之北伐在琨已失并州之後其時段邵諸人雖各據一隅然形勢寡弱皆不足以牽勒而分其勢假令琨從衛雄箕澹之諫保

境息民以俟時逖方進取琨力亦全勒之爲勸未可知也然逖能復旣亡之豫而琨不能保已完之并其才固不可同日語矣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果毅便弓馬值世亂爲塢主每擊賊身卒壯士陷陳所向摧破冀北比之關張冀州刺史邵續器之以女妻焉邵亦驍勇善戰遐嘗爲石虎所圍邵單將數騎馳入萬衆中夫妻併力潰圍直出賊盡披靡壁于河濟之閒莫敢逼者閉道遣使受江左節度元帝承制授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遷下邳內史沛塢主周撫（一名堅）周默皆以寇鈔爲事豫州刺史祖逖招之默降逖撫怒襲殺之以彭城叛降石勒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斬之還臨淮太守進北中郎將兖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敦反與蘇峻俱赴難力戰有

功追王含于淮南封泉陵縣公遷監淮北軍徐州刺史北中郎將如故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贈安北將軍子肇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使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邃部曲部曲不樂屬默挾肇以畔邃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臨淮太守劉矯率數百人襲平之邃母妻子得還都蔡豹者陳留人字士宣歷官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與邃龕共討周撫撫爲龕部將所斬而朝廷論功先邃龕怒以郡叛攻破東莞幷據之逼于石勒復降已又叛附勒詔羊鑒督豹等討之鑒畏懦諸軍不時進勒將王伏都淫龕室龕殺之請降帝怒其反覆不許趣諸軍攻之豹欲進鑒又不聽帝遣治書御史郝嘏持節督之羊鑒者泰山人字景期歷官東陽太守遷太子左衛帥徐龕之叛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舉爲征虜將軍

征討都督鑒自陳非將帥才兗州刺史郗鑒（史誤作太尉）亦表鑒不可用導因遣之師果無功刁協劾免鑒以鑒兵益豹豹進據卞城石虎自鉅平來攻棄輜重遁還下邳將軍留寵陸黨皆戰歿詔收付廷尉斬于建康市而羊鑒以太妃外屬免死除名其後復起爲少府論討蘇峻功封豐城縣侯仕終光祿勳

論曰門戶用人倖位多矣未有以之命帥者也鑒辭不獲命負乘貽羞乃其得保首領不原自陳非才之本衷而獨以外屬附于八議豹之敗兆信有罪矣節制在人進卻乖錯遷延老師乃致僨辱論其情事確有可原舍鑒而戮豹亦豈足以伏其心哉徐龕之變始于賞功之不平終于罰罪之不當遂使兗徐淪沒道徽還鎮泗廟算之失圖非邊將之不競也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時輒聚羣兒自爲帥計畫指授部伍肅然及長爲縣小吏送故長安得爲征西牙門討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代之謝病去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漕運及洛陽不守賊帥侯都掠人而食太尉荀藩在陽城衛將軍華薈在成皐部曲多被屠啖矩討滅都營護藩薈爲立屋宇輸廩穀焉藩承制假滎陽太守石勒自將來襲矩設伏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賊至爭取伏發山中大呼應之竟敗勒藩表元帝加冠軍將軍軺車曲蓋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二郡太守長安羣盜東下矩逆擊盡得所掠婦女千餘口諸將欲留之矩各遣歸本劉曜圍郭默于河內默求救矩使其甥郭誦迎

致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使參軍張肇率鮮卑五百騎詣長安道不通還過矩矩說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宜知無不爲屠各素畏鮮卑盍爲我聲援乎肇許諾曜軍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輕舟潛濟夜襲賊營又大破之遂拔默以歸建興五年二月劉聰從弟暢步騎三萬屯韓王故壘去新鄭七里脅矩納降暢率至矩不及爲備乃匿精銳見老弱奉牛酒詐降于暢暢易之大饗渠帥矩偵知將襲之兵士恇賊多有懼色矩令郭誦禱于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踊躍乃使誦及督護楊璋選敢勇千人夜掩暢營斬首數千級獲鎧馬甚多暢狼狽僅免郭默在別屯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來援比至暢已破矩尋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初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固長史周振與

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得聰書帳中令振平矩還過洛斬固而代之矩送示固八月固斬振降十二月聰子粲屯孟津北岸劉雅生攻洛固奔陽城山郭誦救之誦屯洛口使張皮簡精卒夜渡河（本傳聰兵步騎十萬張皮精卒千人下又云十道俱攻又云因據其營二十餘日不下又云選精騎千餘突圍則知千人非實今不取）候者以告粲恃衆不設備皮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潰因據粲營及旦粲見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三千人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陳連戰數日不得渡部將格增夜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爲軍鋒殺所獲牛馬燒器械復夜突圍出渡河軍虎牢聰軍追之不及聰憤恚發病竟以殂帝嘉矩功太興改元進安西將軍都督河南三郡軍事領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劉粲嗣僞位靳準弒之并其宗族發淵冢斬其尸遣使歸矩表僞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僞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

庭輒率眾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眾少不能援馳表于帝加司州都督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是時劉曜石勒各舉兵攻靳準曜稱帝勒叛曜曜洛陽守將尹安宋始等四軍並屯莫相統攝各懷疑沮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安之安等又降勒勒遣石生率五千騎赴洛矩默引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求迎從之石生虜宋始一軍北去遺民空洛陽相率歸矩矩表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深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趙固率生使襲誦誦設伏破之生怒自率四千餘騎掠諸縣因攻誦壘不克退攻堮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于磐脂故亭大破之矩表誦功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初矩等皆受豫州刺史祖逖節度太興四年逖卒弟約代為豫州默欲侵約矩禁之不可為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聰乘危襲默默懼將降曜遣參軍鄭雄訊矩矩不許後勒復遣石良率精

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艮執誦弟元使爲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王陵倘不以母故背漢況于弟邪勒復遣誦麈尾馬鞭以結殷勤誦終不畣然生軍勢益張矩默竝飢困默固請降曜矩旣逼于石氏乃從默計曜遣劉岳赴之爲石虎所圍曜自救岳軍又潰歸默復爲石聰所敗遂背矩南奔追之不返劉岳爲石虎所禽矩將士陰欲降勒矩弗能禁亦南奔衆皆道亾惟郭誦段秀等百餘人從焉至魯陽墜馬而卒葬襄陽之峴山

郭默劉允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整沒于劉聰默收遺衆爲塢主以漁舟鈔東歸行旅致富流人多附之默狡黠善以術御將士婦兄取官米餉婦默欲斬婦兄婦兄奔石勒默卽

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假默河内太守劉曜列三屯
圍之默糧竭質妻子以降請糴焉糴畢復守曜怒沈質急攻默遣
弟芝求救于琨琨留芝而緩其救默使劫芝歸質諸石勒勒封默
書送曜默使人伺得之會李矩救至乃奔新鄭矩爲司州除默潁
川太守矩兵數屈默將南奔解印綬授其參軍殷嶠曰李使君遇
吾厚今棄去無顔謝之三日可相白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
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南馳至都明帝授征虜將
軍劉遐卒以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假節蘇峻之亂召拜後軍將
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師敗績北奔郗鑒鑒使守大業壘
峻將韓晃攻之壘中乏水默懼分軍守壘自奔江州江州刺史溫
嶠方督義軍軍司劉(允)居守(允)字承(允)東萊掖人漢齊王肥之後
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閒舉賢良辟公府並不就

奉母避亂遼東道出幽州爲王浚所留表授渤海太守浚敗依邵續續新附石勒允說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睦何者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怙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問計允勸歸琅邪續從之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歸國允請行遂留爲元帝丞相參軍遷尚書吏部郎石虎攻厭次允言于元帝曰北方方鎭皆沒惟餘續耳如使復爲石虎所制恐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帝然之未及出師而續沒王敦請爲司馬允知敦有不臣之心僞疾不視事敦怒出爲豫章太守郡豪莫鴻因亂殺令允討平之咸和初爲溫嶠平南軍司加散

騎常侍蘇峻反嶠率衆南下(亢)留守湓口默來犇(亢)參佐張滿等輕之默意甚恨峻平嶠卒(亢)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領江州刺史更縱酒殖貨財商販繼路而上供不至有司奏免(亢)官時默被徵爲右軍將軍不願入請(亢)(亢)已被議謝不能默不得已將赴召求行資會臘(亢)餉默酒一器豚一頭默怒對使者投之江僑人蓋肫被訟詈入女爲妻張滿救還女肫怒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形已具惟忌郭侯一人云當見除而後起事禍將至矣默既懷恨又入肫言夜率其徒至府門門啓而入襲(亢)殺之并滿楷等誣以大逆傳(亢)首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亢)女及諸妾并金寶裝船初云下都俄復停(亢)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逃廬山中宣固守不應武昌太守鄧嶽馳白陶侃庾亮及侃共討誅之

魏浚魏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自雍州小吏遷度支校尉甚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畧穀麥獻朝廷拜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洛陽陷屯洛北石梁塢諸塢羇附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順則已不加侵暴劉琨承制假授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于密浚詣藩諮謀軍事藩大悅使使要李矩同會矩漏夜赴召其下阻之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深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眾圍之劉演郭默來救爲曜所敗浚夜遁被執不屈死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餘眾保引農太守杜尹屯宜陽之一泉塢數被冠鈔要該自救該遣馬瞻赴之瞻乘間襲殺尹奪塢迎該復與矩默相結以拒賊元帝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平陽河南三郡曜嘗攻矩該破之矩

迎默該助之後漸饑弊爲曜所逼欲南徙衆不從乃單騎走南陽元帝逆拜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潛使請該殺瞻而納之移屯新野助周訪平杜曾詔領順陽太守王敦初舉兵遣使結梁州刺史甘卓卓去就未決試以敦指訊該該曰我本去賊效忠國家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不應蘇峻之亂率衆赴義卒于軍本傳云還屯卒于道葬于武陵今從本紀從子雄統其衆以從義師

論曰矩以寡弱之衆拒賊歷年功雖不成其所樹立亦足表暴于天下矣郭默無賴小人既乖唇齒之誼終致豺狼之噬矩之不終類取友不端者乎魏浚父子始終一節當疾風而表勁歷歲寒而不渝贈謚無聞雄亦湮沒然則中興之初慷慨立節之士未盡才用名蹟晦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可勝嘆哉

周玘

荆溪周濟譔

周玘字宣佩處第二子也沈毅有父風舉秀才除議郎太安二年張昌反荆州別帥石冰東破江揚逐刺史臨淮人封雲以徐州應之玘潛結南平内史王矩起兵江東共推前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討冰誅冰所署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吏于是前侍御史賀循盧江内史華譚及葛洪甘卓皆起兵應玘冰將羌毒數萬人來拒斬之冰自臨淮趣壽春爲廣陵度支陳敏所破敏乘勝逐北永安元年遂與玘會攻建鄴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傳首京師徐揚皆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朝廷擢敏廣陵相敏廬江人以尚書倉部令史度支合肥遷廣陵既立功自謂勇畧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憂疾而卒敏以喪

去官東海王越起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從攻劉喬敗于蕭西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甘卓時爲吳王常侍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共圖縱橫之計使卓矯太弟令拜己揚州刺史舉兵度江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敏遂據江東使弟恢寇江州走刺史應邈弟斌東畧吳越自稱大司馬楚公加九錫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楊內史玘爲安豐太守江東豪俊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玘循並稱疾乃以榮爲丹楊尹永嘉元年華譚移書榮等責以大義玘乃與榮謀密告都督劉準于壽春令發兵臨江己爲內應準遣劉機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弟閎爲歷陽太守以拒機廣家長城玘同郡也潛使圖昶廣使其屬何康送白事于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遂奪其軍還與榮卓共討誅敏東海王越辟

參太傅軍事行至徐州聞亂而還其年七月元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軍事假節鎭建鄴辟倉曹屬初吳人錢璯亦起兵討敏越命爲建威將軍永嘉四年徵璯率屬會京師璯畏劉聰不敢進逼軍期遂反殺度支校尉陳豐焚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立孫皓子充爲吳王旣而殺之進寇陽羨元帝將郭逸朱典兵少不敢進玘合鄉里義衆與逸等討斬之論功授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爲置義興郡以旌其忠然玘宗族強盛前後三定江南爲人情所附元帝內疑憚焉左右任事者多中州亾官失守之士駕馭吳人玘久不得調復見輕于刁協恥恚益甚鎭東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建興元年與玘陰謀誅諸用事者推玘及戴淵與諸南士共輔元帝流人帥夏鐵等寓淮泗恢馳書要鐵鐵聚衆數百未發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玘玘

殺而瘞之冢牢元帝聞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改建武將軍南郡太守行至蕪湖又召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公玘既忿迴易又知謀泄疽發于背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能復之乃吾子也卒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勰襲封勰字彥和常緘父言吳興功曹徐馥家有部曲勰潛結之二年冬使馥矯叔父札命合衆以圖王導刁協札字宣季處第三子也察孝廉除郎中爲齊王冏大司馬參軍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東海王越辟爲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授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　孫皓族人弼亦起兵廣德以應之三年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札聞大驚告亂于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殺馥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勰族兄續通鑑誤作族子亦聚衆應馥元帝將發兵討之王導以爲少發兵則不足用多發兵則根本空虛懼有他變玘兄子筵忠烈至到爲閭郡所敬遣筵足矣筵處長子靖之次子也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　詔給力士

百人輕騎就道日夜行至郡將入遇續于門謂續曰與我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筵牽逼與俱坐定謂侃曰府君何故置賊在坐續錯愕起摳衣取小刀筵叱郡傳教吳曾以刀鐶築殺之欲誅勰札不許委罪于從兄邵筵不歸家長驅復命元帝撫勰如舊遷筵太子右衛帥進封札東遷侯札矜險好利太興中歷官右將軍督石頭水陸軍事加散騎常侍王敦兵至開門應之周氏勳名由是遂衰禍敗亦尋至云時筵以冠軍將軍都督五郡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率水軍三千將討敦黨沈充于吳興未發而王師敗聞札開城憤咤見辭色敦轉札光祿勳補尚書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敦之屯于湖也勰爲臨淮太守筵爲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兄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縉太子文學都鄉侯吳士貴盛莫與比敦深忌之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召爲參軍

及敦疾錢鳳言于敦曰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後二族必不靖矣周多俊才宜早爲之所敦從之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弟子李宏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子與脫圖不軌即軍中殺莚襲會稽殺札羣從皆死惟札二子澹稚得免敦平王導贈札衛尉復莚官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拜郎中歷官廷尉正恒縱酒不事事及趙王倫害淮南王允欲盡殺僚屬榮乃力爭多所全活倫篡以爲其子虔大將軍長史倫敗將併誅有一督帥救之得免初榮與同僚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便割炙啗之坐者問故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及免榮乃執炙者也齊王冏召爲

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以情告其友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大府事殷柰何委任酒客乎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熊曰若轉爲中書侍郎則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矣旟從之榮在職不復飲酒或問之曰君何前醉而後醒也榮懼復飲冏敗以誅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驃騎長史乂敗爲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帝幸鄴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帝幸長安以散騎常侍徵不赴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徐州以爲軍諮祭酒陳敏據江東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害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尙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

子使各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慝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也敏大悅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永嘉元年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原書有云永長 丙德情所素重彥先總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嘗結是譚 所遺書人也莫審其名賀循亦字彥先循不受敏官故當是榮也石冰之釁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敏本性凶狡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不祐雖沮長江命危朝露吳會仁人竝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稽顙屈厀不亦羞乎昔吳之武烈偁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尙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偁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敏

倉部令史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軒行郎紫館百僚沉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荆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震威丹楊禽寇建鄴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榮得書甚慙因與玘合謀請兵于壽春而使錢廣殺敏弟昶奪其軍還軍朱雀桁南敏使甘卓拒廣堅甲精兵悉以委之榮慮敏疑己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鎭衛豈得就我榮乃出說卓曰江東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否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不亦辱乎卓素敬榮郎迎還其女與廣合軍發橋斂舟榮玘及前松滋侯相紀瞻並軍水南敏自將萬餘人出軍水北榮軍人隔

水語敏衆曰本所以勠力陳公者正以顧丹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遂潰敏單走獲之江乘斬首傳京師夷三族詔徵榮為侍中至徐州聞亂還吳元帝初鎮江東躬造榮及賀循以收人望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軍府政事皆與謀議所幸鄭氏有疾祈禱廢務榮上牋極諫又薦陸曄賀循等宜盡才用元帝皆納之永嘉六年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中興建追封公開國食邑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吳平徙家歷陽舉秀才永康初又舉寒素為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周玘等共起義誅陳敏召拜尚書郎與諸名士同赴洛至徐州聞中土大亂裴徊不進東海王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復顧望便以軍禮發遣衆皆大懼

乃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引為軍諮祭酒進鎮東轉長史元帝親臨瞻宅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據葛陂加揚威將軍征討都督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屯壽春敗勒弟虎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者令已受拘瞻覺其詐破檻出之元帝為丞相遷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長安陷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而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當誅宜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項匡于將來豈得救宗社之危急哉綱維大業惟理與當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所謂當也四

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讓于東南是揖讓而救火也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遷僕射郗鑒在鄒山屢為石勒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才恐朝廷棄而弗恤上疏請徵之鑒卒為名臣明帝嘗獨引瞻于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何讓轉領軍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將討王敦帝使謂瞻曰卿雖病為朕臥護六軍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事平求退帝不許固辭不起就拜驃騎將軍常侍如故卽家為府尋卒年七十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瞻性靜默好讀書或手自抄寫所箸詩賦牋表數十篇解音樂厚自奉

養立宅烏衣巷有園池竹木之勝愼行婁土老而彌篤尚書閔鴻

太常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父瑩並有名吳朝瑩隨孫皓入洛拜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下詔與太宰西陽王羕丞相王敦司空王導皆盡敬書疏禮儀一如東宮故事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屬王敦之變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後 廣川太守褚沈

給事中章遼歷陽太守武瑕與瞻素疏以高義俱臨終託後瞻嘗

護如骨肉焉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避安帝父諱改賀

氏曾祖齊吳名將父邵吳中書令以直諫死循舉家徙邊吳平乃

還本郡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政尚寬惠遷武康武康競厚

葬又拘忌歲月以致久停喪柩循訓誘禁絕俗化大革鄰城宗之

然孤宦無援于朝不得敘進著作郎陸機上疏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前蒸陽令郭訥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栖遲有年皆出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伏息臺郎所以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師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材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選而已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石冰據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代以程超其黨宰與令山陰大將抗寵率衆數千屯郡講堂循起兵應周玘爲寵陳順逆寵走超奔降迎景還郡郎散兵杜門不預功賞陳敏之亂矯詔授循丹楊內史循辭以腳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袒示不可用敏不敢逼敏誅周

馥上領會稽相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復上爲吳內史鎭東軍司顧榮李引循代之循稱疾篤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眞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鎭滄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今羣望喁喁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循猶不起帝承制復以爲軍諮

祭酒敦逼不已乃轝疾而至帝親幸其舟諮以政道就加朝服賜第一區時江路多盜帝以問循循曰議者欲出宣城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闔廬洲一處地勢險奥亾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絶其根蔕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人役番休漢制十里一亭今縱不能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强多不能獨制者指其蹤蹟言所在都督致討若不明部分軍民襍徼兩情俱墮莫適任負徒有備名不能爲益也帝從之建武初拜中書令固辭老疾乃改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潁川宜毁循議曰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今惠帝之崩已毁豫章懷帝之入復毁潁

川一世再遷祖位橫拆求之古義未見此例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幷太祖而七也世祖定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從之有司奏琅邪恭王宜偁皇考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議遂罷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于接對詔斷賓客疾漸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太興二年年六十卒贈司空謚曰穆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廉直有士氣潘岳勸免之遠有志尚爲元帝鎮東主簿（本傳云元帝作相引爲主簿誤也）洛陽陷相傳

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牋請遣吏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發哀即命將修復聲罪討逆屬有杜弢之難不果建興元年正旦府朝將作樂遠諫而止又請躬耕籍田以勸農桑轉丞相參軍杜弢未平琅邪園侍郎王鑒上牋勸帝親征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明公當陽九之會負伊周之重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埽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民耳而百粵鴟視于五領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民流相望于道殘弱之原日滋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返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去年以來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謂宜親臨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深溝高壘據要害之地六軍既贍戰士思奮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鑠于麾下矣大舉役重守不可虛可委王導以蕭何之任昔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也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于召陵晉文擐甲于城濮漢高光武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震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馳騖四方然後皇基克構元勛以融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軫盧龍之領頓轡重塞之表劉先主躬登漢山吳偽祖親泝長江歷觀古今撥亂之主未有高拱閒居不勞而濟者也今大弊之極劇于往代崇替之命繫在一人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鑒字茂高堂邑人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遠以爲梓宮未返國賊未夷不宜以小醜輕動會弢已平帝亦不出轉

從事中郎衆遷尚書左丞散騎常侍中興建帝欲賜投刺勸進者
爵遠請依漢法普賜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無偏頗之失
不從遷御史中丞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
遇協大司馬門外協醉使避道綝不爲動協令威儀捽墮馬遠奏
免協官十一月暴雨雷電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雨非時深
自刻責雖禹湯罪己未足爲喻陛下節儉敦樸愷弟流惠而王化
未興者皆羣公卿士素飡負乘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
帝幽殯梓宮未返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此失一
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大恥臣子之責宜在枕戈
爲王前驅若猶未果亦當上下克儉恤民養士減膳徹樂惟修戎
事今陛下憂勞于上而羣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
酒食而已此失二也選官用人不惟實德而在白望鄉舉道廢請

託交行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失三也遂使世人削方爲員撓直爲曲萬幾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古者任官後爵位定後祿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于疏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于仄陋舜拔賢于巖穴姬公不曲繩于天倫叔向不虧法于孔懷今朝廷法吏多施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于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加侍中出補會稽內史王敦之亂沈充應敦吳興加遠將軍距而不受調軍資弗予敦擅政徵拜太常加散騎常侍引爲長史數月病卒

論曰鑒請親征杜弢而遠駁之遠張恢復之宏略鑒急偏安之近

局是以所見有不同也然其要歸于總持戎綱親御將士以係四海具瞻之望而消權臣竊弄之萌帝卒不悟禍延再世

光緒庚子正月上浣四日訥菴加丹於高陽署廨

晉略列傳十七

王導　荆溪周濟譔

王導字茂弘琅邪臨沂人太保睢陵公祥之從孫也父裁祖覽覽與祥異母母虐祥覽年數歲便抱持號泣其後虐祥妻覽妻亦如之祥居父喪以孝聞母忌而毒之覽遽起取酒母懼泛卮祥得免覽仕武帝朝至宗正卿以太中大夫致仕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年七十三而卒初祥受佩刀于呂虔虔語之曰工相此刀佩之至三公卿盛德堪之矣祥臨終以授覽曰汝後必興導卒以世德輿江左少與從父兄敦齊名爲東海王越參軍元帝歸藩琅邪甚被親厚元帝以安東將軍鎮下邳導爲司馬從鎮建鄴勸辟顧榮賀循以收時望洛陽陷士大夫多避亂江左復勸辟掾屬百有六人荆揚猶安還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參軍陳頵與導書曰中華所



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敍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用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仕郡爲督郵拔主簿州辟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齊王冏起義將州兵赴難拜駙馬都尉後避難江西元帝爲鎮東大將軍以爲行參軍典兵法二曹建興初轉録事建議參佐僚屬毋得避事臨使偁疾者免官又議己亥賞格乃三王起義權時之制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宜停罷之頵出自孤寒數有論列朝士惡之出爲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復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宜開舉武畧任將帥者隨才授任又出爲天門太守陶侃表授梁州刺史州大姓嫉之以年老耳聾召還年六十九卒愍帝即位徵爲吏部郎不就元帝分陜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始過江謂周顗曰我以中朝多故來此欲求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導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暇日北士相要宴新亭中坐顗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衆皆

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帝俾晉王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方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時中興草創學校未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

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涖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也殿下以命世之姿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戴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以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征南軍司戴邈亦上疏促之乃立學校并置史官邈字望之淵之弟也弱冠舉秀才遷太子洗馬出爲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板爲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舉兵加左將軍淵爲敦所害坐免敦敗拜尚書僕射卒官通鑑紀立太學僅錄邈疏而不及導書今按邈疏有明主倡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又有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云云是導書已蒙允行而邈疏請其速行耳帝即尊位百官陪列命導升御

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平華軼功封武岡侯軼爲江州刺史心存朝廷不順元帝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之訪過姑孰謂著作郎干寶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馭頃來紛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釁矣乃北屯尋陽帝承制遣王敦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攻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拒敦自以舟軍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安成追斬之進位侍中司空代賀循領太子太傅初導與敦分筦內外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既跋扈帝憚之引劉隗刁協等爲心膂導漸見疏敦不平上疏訟導詞甚慢及譙王承鎭湘州敦復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動帝帝益惡之以隗爲鎭北將軍戴淵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名爲討胡實備敦也永昌元年敦遂反上疏罪狀劉隗其黨沈充起兵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罪狀敦召淵隗以兵會京師敦兄光祿勳含叛奔敦于是隗勸帝悉誅王

氏導乃率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值周顗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具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帝乃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亂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乃下詔曰導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敦至都周札以石頭應敦敦入據之王師攻之敗績敦不入朝放兵大掠宮省帝使導勞敦于石頭初西都覆沒四方勸進敦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是敦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加守尚書令因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

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尒正當誅耳導又無言
敦遂殺顗顗還屯武昌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
至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元
帝以憂崩明帝即位明帝之爲太子也琅邪王裒幾奪嫡導固諫
及即位導受遺詔輔政太寧元年四月敦移鎮姑孰轉導司徒而
自領揚州亾何敦病二年五月病甚帝將討之而憚敦積威爲中
外所憚伏乃揚言敦死導率子弟發敦喪帝下詔曰先帝剏業司
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刁協劉隗立朝
不允敦情希釁舉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
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僇大臣縱凶極
逆不朝而退六合沮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
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

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朕悠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怨人怒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自古以來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天不長姦敦以殞斃鳳承凶宄弥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又詔敢有舍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使兄含率錢鳳等三萬衆至江寧導與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緜緜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捥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往年之掠

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時遷合驃騎大將軍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惘然兄之此舉謂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于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自知無地遂倡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

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生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炟也含不荅事平論功進封始興郡公時贈謚死難諸臣戴淵譙王承等而未及周顗顗弟謨上疏訟之不報謨又重表然後得請于是周札故吏上書訟冤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開門延寇使敦得恣亂不宜追贈懋筵兄弟宜復本官導議以爲札在石頭未悟姦萌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駮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則譙王周戴便宜受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

以不死爲賢則召忽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
雖是忠之一目不必爲忠皆當死也且札闔棺定論違逆黨順受
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論駁朝廷竟從導議明帝崩成帝立
導復與庾亮等受遺詔輔政然亮親太后兄政皆決焉後趙將石
聰寇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歷陽内
史蘇峻拒退聰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
山藪藏疾宜包容之亮卒召峻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
德望不敢害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峻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
能得峻將路永匡術賈寧竝說峻殺害大臣峻不納永等咸貳導
使參軍袁耽潛諷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
導乃獨攜二子隨永奔義軍于白石賊平宗廟宮室竝爲灰燼溫
嶠請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遷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昔孫仲

謀劉元德皆云王者之宅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閒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能遷都之議用褚翜爲京尹都下復寧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競服練遂踊貴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六年冬蒸詔歸胙于導曰毋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帝沖幼時見導毎拜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頓首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散騎優冊乃曰制命後遂爲故事元正朝入帝爲之興時通議元會白帝應敬導以否博士郭熙杜援以爲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曰天子臨雍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侍中荀奕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從之導年未六十有羸疾不堪朝會常令轝車入殿又毎幸導府樂飲幷拜導妻云時以導帝之師傅名位至重百僚皆宜降禮太常馮懷以問

右光祿大夫顏含含不可而止含字宏都琅邪莘人也兄畿死而復生口不能言所須託之子蔓母妻營視皆倦含絕人事侍養十三年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歷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爲政所先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也且當徵之勢門使返桑田庶數年之中戶給人足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馮懷欲盡敬于導以訪含含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于含以其盛滿不許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諡曰靖喪在殯而鄰火移棺綿絕火將至而滅以早遜位不許咸康元年疆吏誤言石虎入寇復加大司馬審知非實復解大司馬轉中外大都督進太傅拜丞相罷司徒以并之庾亮出鎮江州以導不歸政惡之或勸導密防亮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歸第復何懼哉然內不能平西風起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汙人咸康五年年六十四卒帝舉哀三日喪葬視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文獻有子六人長子悅字長豫導甚愛之先導卒無子弟恬子琨爲嗣襲導封琨子嘏嘏子恢恢之時

晉亾初導度淮使郭璞筮之曰吉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緐衍竟如璞言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避亂度江爲元帝從事中郎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建康尉以法收護軍士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淵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婦服未除一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前後奏劾或免官或削爵或奪奉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强驕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餘人多非才隗奏劾之文致甚苦事雖寢王氏深恨焉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逆上二丈三尺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咸譁曰冤伯息忠訴稱伯督運代還

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外軍是戍軍非征軍以乏軍興論于
理爲枉隗奏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不勝任請皆
免官于是王導等引咎解職帝自引咎而宥導等晉國建拜御史
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免
嵩兄顗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代薛兼爲丹楊尹導政
多縱弛而隗與刁協務裁抑豪強爲右族所怨隗雖尹京在外而
與聞機密導等忌欲出之然隗亦自以敦權盛不可制勸帝出腹
心鎭方隅典兵馬以爲之備于是出爲青徐幽平四州都督率衆
萬人鎭泗口敦舉兵以除隗爲名帝徵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
幘大言意氣甚盛及入見請誅王氏帝不從而使屯金城敦據石
頭隗攻之不拔將出奔入宮辭帝帝流涕遣之遂奔石勒孫波穆
帝時來歸仕至散騎常侍授冀州刺史未行疾甚疏陳時政而卒

追贈前將軍

刁協

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以文學歷仕諸王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度江元帝爲鎭東以爲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徵爲御史中丞不行中興建拜左僕射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與賀循等共草定制度當時賴之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多迕物每崇上抑下又使酒侵侮公卿故爲貴近所嫉王氏尤甚然帝彌任之建議免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欲以強公室弱私門王敦舉兵首罪劉隗次及協帝使督六軍討敦敗績入侍帝太極東除帝執手流涕使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事逼矣安可不行給人馬使自爲計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于敦敦聽刁氏收葬帝痛協不免密捕送首者誅之

敦平周顗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協子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待罪詔宥之由是知名咸康中上疏訟協朝議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丹楊尹殷融以爲春秋尙不絶孔甯儀行父況協之比君在于義順奉命違寇非爲逃刑宜加顯贈以明忠義庾冰不能淩左光祿蔡謨與冰書以爲協但明帝所不贈非所加誅王澄第五猗竝元帝所誅今猶加贈豈以改前爲嫌冰然而奏之乃復本官祭以太牢

論曰秦誓貴休休有容戒媢嫉以惡之深哉其言之也江左中興特導爲國聘名士禮賢者庶乎近之矣卒讐隗協禍延周戴惡在其休休也當建武太興之年靳準作亂劉石交惡邵續劉遐引領以南望祖逖李矩投袂而北討假令受陳頵之碩言攄熊遠之長策破門戶之積習釋權寵之私見分任羣力上下一心明法詰戎

務農積穀。歸重京輦。董督邊垂。敦雖凶頑。未至畔逆。就其犯順。未至倒戈也。謀之不臧。勢成尾大。是以刁劉操切之術。得契帝心。積漸徽嫌。因仍巨衅。內無投漆之固。外無閱牆之禦。遂使青幽坐沒。司豫繼淪。惜哉惜哉。史乃表其貞誠。齊之諸葛。不亦遠乎。

晉畧列傳十八

周訪

荆溪周濟譔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廬江之尋陽至訪四世訪少沈毅謙讓周振窮之家無餘財爲縣功曹重散吏陶侃薦爲主簿以女妻其子瞻情好弥篤廬江陳訓善相人謂訪與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命爲參軍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自歸元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屯尋陽之鄂陵與甘卓趙誘共攻華軼連破軼軼將馮逸王約傳札朱矩遂禽軼斬之江州平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葢建興三年與諸軍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船訪作長岐棖以距之賊從青艸湖密抄官軍又遣

杜宏張彥攻殺臨川内史謝擒遂陷豫章焚城邑王敦時鎭湓口遣督護繆隨李恆受訪節度賊衆數倍訪中流矢折兩齒形色不變力戰斬彥會日暮各罷訪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結陣鳴鼓復來大呼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語諸將曰賊以夜退且曰知我無救當復還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賊果至隔水不得進遂歸湘州訪率舟師進指湘城賊達富口而弢遣杜宏出海昏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追敗遂圍之宏擲寶物城外以餌軍乘亂突圍奔臨賀進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封尋陽縣侯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通鑑作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荆州刺史出自武關賊帥杜曾等迎猗于襄陽遂聚兵數萬與猗分據漢沔敗元帝所授荆

州刺史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將軍沔北都督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使其從弟廙代侃為荆州侃將鄭攀等怨侃見代結曾拒廙廙屯揚口不得進建武元年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助廙曾聞之懼偽降于廙且請擊猗于襄陽以自贖廙信之將赴州留長史劉浚守揚口竟陵內史朱伺諫不聽伺字仲文安陸人吳平徙江夏有勇力口訥不知書為江夏郡督將張昌之亂諸縣皆附焉惟伺本部倡義討逆有功求別立縣遂割安陸東界為灄陽而貫焉陳敏反陶侃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船署為左甄據江口破敏弟恢封亭侯領騎督西陽夷掠江夏太守楊珉請諸督將議方略伺獨無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輒勝答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珉走夏口陶侃來戍伺依之加明威將軍從破杜弢箭中脛色不變戰益力賊敗還長沙追至蒲圻不及而返加威遠將軍建興中平劫賊陳聲等二千餘家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廙代侃為荆州侃將鄭攀等拒廙使告伺伺佯疾不行廙將西上留劉浚守揚口伺謂廙曰杜曾猾賊誘官軍使西必兼道還襲揚口宜深防之廙性矜厲自用謂伺老怯不聽曾果馳還乃遣伺還救伺財至壘郎被圍北門危急浚使伺守之或曰伺與攀同謀將叛矣乃使守南門賊知之攻北門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惡之北門陷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入船賊櫓以鋋伺接鋋反櫓之賊走上船屋呼其黨其黨大集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創甚卒于甑山曾還襲揚口廙退保甑山誘等與曾戰于女觀湖大敗誘軌

皆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元帝命訪擊之率八千人至沌陽曾勇冠
三軍能被甲游水中乘勝銳甚訪惡之乃使李恆督左甄許朝督
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以待之曾與訪先攻左右甄訪自于陳
後射雉而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允領其父
誘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
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自行酒飲其選士八百人敕不
得妄動賊未至三十步親鳴鼓起士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死
者千餘人夜追之諸將請待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勞故克之
不乘其衰安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廣乃得至州
論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謂其僚佐曰城
濮之役得臣未死晉文猶有憂色今不斬曾難未已也太興二年
又擊破之其將馬儁執曾以降斬獲第五猗訪以猗中朝所授加

有時坐乃斬曾而送猗于王敦且白敦勿殺敦竟斬之初敦患曾難制謂訪曰禽曾當相論爲荆州時荆州刺史王廙多殺前刺史陶侃將佐爲士民所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用訪代之敦素忌訪威名從事中郎郭舒又說敦曰鄙州雖荒弊然用武之國不可假人訪爲梁州足矣敦乃自領荆州加訪安南將軍餘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釋遺以玉環玉盌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說邪訪善撫士卒衆皆爲之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終訪之世敦逆謀不敢發訪欲宣力中原故與李矩郭默深相結以河洛爲己任未遂而卒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曰壯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父丹吳揚武將軍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少孤家貧母湛氏丹之妾也紡績資侃使交勝己侃爲縣吏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還侃以書責之鄱陽孝廉范逵過其家母截髮佐供具雖僕從亦過所望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言諸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召爲舍人出補武岡令迕太守呂岳棄官歸劉宏爲荊州辟南蠻長史與荊州長史應詹俱爲宏所重宏嘗言曰吾昔爲羊公參軍羊公謂吾當居其處今觀二長史他日必繼老夫矣論討張昌功封東鄉侯邑千戶拜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母憂去職江州刺史華軼表揚武將軍使屯夏口以兄子臻爲參軍時元帝鎭江東與軼不平臻懼難作託疾歸侃遣還軼臻遂東赴元帝帝大悅命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

乃告絕于軼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劫盜斷江路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獲數人西陽王羕之左右也侃索餘賊且逼羕以兵羕縛帳下二十人送侃斬之盜遂絕流亾歸者屬路侃竭資振給而立夷市于郡東大收其利初巴蜀流民布荊湘閒數爲土人所侵苦蜀人李驤殺樂鄉令以反醴陵令杜弢散財募士擊破之弢字景文成都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所禮重也杜疇反湘州時弢已去官在長沙疇以弢鄉里推爲帥弢遂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南破零陵東攻武昌殺長沙太守崔敷宏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敗廣川刺史郭訥荊州都督王澄澄雖敗無懼意日夜縱酒博奕上下咸怨既而自將拒弢故參軍王沖據江陵以叛澄奔孱陵懷帝永嘉六年也元帝聞之代以周顗顗始至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弢弢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走潯

水于是征討都督王敦督侃與周訪甘卓共討弢愍帝建興元年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顗弢退屯泠口侃度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使伺逆擊破之弢遁還長沙獲其輜重遣參軍王貢告捷于敦敦表授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三郡太守鎮沌口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通鑑作都督）擊斬沖降其衆侃名曾曾不赴貢懼遂與曾叛破侃督護鄭攀于沌陽敗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溳中部將張奕詭說曰賊且至柰何動衆侃惑之賊至奕亦叛賊鈎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坐白衣領職率諸將擊破弢得復官二年徙治林障爲弢將王眞所襲奔灄中周訪救至破走眞三年復與甘卓討弢弢數敗請降南平太守應詹啓呈其書元帝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之拜巴東監軍而侃等攻之

不已弢怒殺運復反使王貢率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
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掩
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弢疑殺張奕衆懼多降
他日貢挑戰侃遥謂曰弢爲吏盜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
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詞
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弢亾去莫知
所在克長沙降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乘勝圍杜曾于石城曾
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返擊之死者數百人王敦本欲用
其從弟廙爲荆州因是左轉侃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見敦武
昌將吏鄭攀等請留侃敦不許諸將以侃甫立大功而更被黜廙
又忌戾難事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疑侃所使留將殺之諮議梅
陶長史陳頒諫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

手不癒者乎敦素憚訪乃留其子瞻爲參軍而遣之侃至豫章見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本傳侃破弢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朱伺諫不聽敦果留侃左轉廣州周訪傳杜曾破陶侃于石城攻荀松于宛皇甫謐傳方回避亂荊州未嘗入城府侃每著士服造之望門輒下敦以廣代侃遷侃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通鑑載石城之敗于平弢後轉廣州前而以侃至敦所爲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按方回尚不入城豈反從軍侃必回鎮方回始得諫且侃不回鎮安得有石城之戰若無石城之敗敦亦何辭而左轉之石城既敗左轉有辭亦不須留之而後轉且侃將佐詣敦請留敦之轉侃在侃未至武昌前明矣

初王澄被徵過敦爲敦所殺澄字平子琅邪臨沂人衍之弟也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發穎嬖人孟玖姦私穎竟誅玖穎敗爲東海王越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功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官惠帝末衍白越以爲持節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縱酒不親庶事京師危逼將赴難而節杖折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軍中詭言已破襄陽獲山簡而故逸澄使使者歸告澄澄大懼散衆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于長史蔣俊斬之王沖叛澄留杜蕤守江陵自還孱陵尋奔沓中被徵爲軍諮祭酒澄名素出敦上及是過敦猶以舊意相侮敦怒而殺之

澄將王機懼禍自以父兄皆嘗爲廣州就敦求之不許廣州將溫邵等背刺史郭訥迎機機至訥部曲皆降訥懼以州讓機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推其子壽領州事督將梁碩攻殺壽迎立陶威爲刺史威尋卒機自以盜據廣州懼敦致討乃使使詣敦乞交州敦欲用機討碩乃諭

降弢故將杜宏功轉機交州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領州事以拒機機不得進遂與杜宏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侃至始興或請留察形勢侃不聽直至番禺諸郡縣皆已迎機矣宏請降侃知其詐許而備之宏率輕兵至知有備而走追破之禽沈斬機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帋自足爾下書諭邵邵皇懼北走追獲諸始興宏奔武昌州境悉定論功封柴桑侯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耳元帝太興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加交州都督永昌改元王敦反梁州刺史甘卓約侃共討敦詔侃領江州以躡敦後侃使參軍高寶將兵北下未至而敦入京師爲丞相寶引軍還敦復令侃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交州刺史王諒承敦指收湛及碩湛見殺碩發兵

圍諒于龍編明帝太寧元年侃遣兵救諒未至而諒沒侃將高寶攻碩斬之交州亦定加領交州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次子夏爲都亭侯三年五月遷征西大將軍都督荊雍益梁四州（通鑑從本紀州有湘無益）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鎭江陵侃恐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李雄表零陵太守尹奉代之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反明年正月江州都督溫嶠救京師次尋陽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二月京師陷侃子瞻戰歿四月嶠遣督護王愆期邀侃赴難侃內憾不與明帝顧命又見京師已陷峻方挾天子號令如王敦故事乃報嶠曰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尤追龔登令還嶠復致書詞旨鄭重且以殺子激怒侃侃妻龔氏亦固勸爲瞻報讐侃乃赴難四年二月事平還江陵三月論功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增邑三千戶加督交廣寧三州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劾敦敦病

卒敦字仲仁弱冠仕州郡辟公府至尚書郎爲東海王越主簿出補汝南内史元帝鎮建鄴請爲軍諮祭酒不就爲山簡征南司馬監沔北七郡軍領江夏相征杜弢有功賜爵安陸亭侯王敦請爲軍司拜太子右衛帥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石勒入寇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郡縣多陷沒貶秩三等徵拜大司農轉尚書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安南將軍湘州都督刺史義軍討峻敦使督護以數百人隨大軍而已被侃劾徙廣州以疾不拜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以憂卒湘州罷入荆州侃移鎮巴陵郭默殺劉允誣以反送首于朝輒自領江州五年正月朝廷因授之侃發兵討默默致賂且寫中詔呈侃侃參佐皆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政不出胸懷劉允朝廷所禮雖方任匪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横耳發使上表且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嬰城自守侃惜其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說之默

欲降其將宋侯張丑恐見誅持默不聽出庾亮以兵會侃攻益急侯縛默及丑以降侃斬之詔侃兼督江州領刺史侃又移鎮武昌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宏曾孫安爲掾表論梅陶史文如此事不明意者陶以敦故被禁錮而侃表雪之歟諸事蓋非一時史家類記耳凡徵時所荷一飡咸報七年四月趙將郭敬陷襄陽秋侃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復襄陽宣譙國銍人也史失其字爲元帝丞相舍人譙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稱譙郡太守衆各數千人元帝轉宣參軍使說平雅皆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使扞北寇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祖逖北鎮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輕平平殺之阻兵歲餘逖以計殺平而雅據譙不能下含遣宣將五百人助逖逖復使說雅下之石勒別將圍譙含又遣宣救譙會賊已退即留助逖討諸不服者遷譙內史逖卒弟約代鎮將棄譙南奔壽春宣固爭不從遂失陳留約從蘇峻反宣諫不納遂拒約投溫嶠賊平宣居武昌子戎爲劉允參軍郭默之亂戎復事默侃討默默使戎求救于宣宣僞許之而使戎迎侃侃上宣爲武昌太守遷沔中監軍南中郎將江夏相襄陽平侃使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懷初附勸農桑簡刑罰畧威儀常載耒耜于軺車或親穎穫以率其下十餘年閒石虎再攻之每以寡弱拒守虎不能拔侃卒庾亮代侃以爲前鋒郤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石虎使七千騎度沔攻宣三面爲地道宣選募精勇出不意殺賊數百賊乃退走宣獲其鎧馬甚衆久之率衆逾沔收南陽諸郡浸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伐更以宣督司雍梁三州荊州四郡梁州刺史封竟陵縣男翼遷鎮襄陽命宣伐石虎將李羆于丹水兵敗貶號建威將軍移戍峴山遷鎮南將軍南郡太守未之官發憤病卒十一月進大將軍加殊禮固讓不受

明年三月寧州刺史尹奉以州叛降成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夷遂圍城刺史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臣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顯戮若臣已死陳尸為戮不報積數年毅子釗自洛往省未至而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糧盡炙鼠拔草為食伺間破夷永嘉元年釗至州州人奉釗領州事釗遣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媿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魏興太守王遜為寧州刺史南夷校尉而詔交州刺史吾彥救釗遜字邵伯魏興人四年到官表釗為朱提太守遜惡衣菜食披荊棘收離散以威嚴為治誅反側及豪右不奉法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牛羊萬計州境遂安遣子澄勸進江左賜爵公遜以地勢形便請分牂牁為平夷朱提為廣南建寧為夜郎永昌為梁水又改益州郡為晉寧成將李驤既下越巂漢嘉遂渡瀘入寇遜將姚崇爨琛與戰堂狼大破之追至瀘水溺死者又千餘人師還遜以不能窮追鞭崇因諸將怒不可解腦裂而卒謚曰壯是歲太寧元年也州人立遜中子堅行府州事詔即授之三年侃表用尹奉初爨西梁水太守爨量晉寧太守李遏叛降成遜討之不能克奉募夷人刺殺量遏遂降咸和二年正月成入寇朱提太守楊術與戰敗死臺登四年侃加督寧州七年十月成李壽入寇八年三月奉降于成遂失寧州

明年六月侃卒年七十六贈大司馬謚曰桓侃聰敏勤吏職重農務本督察盜賊法令甚嚴所至之處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終日斂膝危坐手書疏引接疏遠門無停客飲酒有定限佐吏因餘歡勸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也采聽風俗發姦

擿伏有趙廣漢之風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侃取其戲具投之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綜理微密嘗作船竹頭木屑舉掌之後皆得其用疾篤將歸軍資器械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分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司馬王愆期公私充實妾媵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于天府有子十七人瞻以蘇峻之難世子夏爭財殺弟斌瞻子宏襲爵再傳綽之延壽宋受禪降爲侯初武昌北岸有邾城或請分兵鎮之侃不荅言者不已侃乃渡江行獵因語之曰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將引寇且吳時此城守兵三萬無益江南遣虜內計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其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吾友包世臣曰毛寶之敗自緣不救非邾城不可守也呂文煥以無救失襄陽豈襄陽亦不可守乎

守江不如守淮豈有畫江面爲守者且黄州武昌江面至狹對岸可聞呼聲安得謂內無所倚蓋侃自移鎮巴陵已無北問中原之志故不欲開釁飾詞以拒言者耳按當日重門之險在于壽春東連彭城西引潁川所謂守淮實在于此若邾城之于武昌正如樊城之于襄陽耳得之不足以進取棄之不足以養寇設若北寇懸戍邾城中經冥阨饋運不通前阻長江攻取不便亦何異曹休挂車之敗哉故謂毛寶救于不救非救于邾城之不可守是也謂守江必守邾城非也

論曰史稱侃夢翼而登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折翼而止是以季年懷止足之分近乎誣矣稽蘇峻之誅而嚴劾卞敦致杜弢復反而欲降郭默觀其指趣蓋功名之士乎拳拳節飲而恥封鮓之誚是以啓手之日釁起鬩牆然而荊湘交廣變難迭出崎嶇百戰蹶而復振卒能底定厥功懋焉雖失寧州所謂鞭長莫及必欲以尹奉沒蜀累知人之明斯亦責人無已者也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家富年稚請族人共居委

以資產情若至親惠帝時爲成都王穎丞相掾祖舅劉宏請爲荆州長史與陶侃咸見賞異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荆州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洛陽陷詹流涕勸澄勤王澄政令不一谿蠻並反詹討降之破銅券與歃盟數郡獲安初益州秀才杜弢居南平爲詹所禮樂鄉之亂弢散家財募義士破李驤其後爲反者杜疇所推逐刺史荀眺而據湘州元帝使甘卓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請降不許乃遺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値蔑之如遺頓伏死亾畧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見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禽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俟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山公鎭夏口卽具陳之此公薨逝斯事中癈欲遣詣大府備列起

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譭戮吾使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李至水陸十萬旌旗曜于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于四海逼向義之夫爲叛逆之虜蹴息善之衆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畧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于神明西州人士卿觕悉之宰當令抱柱于時不證于大府耶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于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國息靖難之畧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時騰吾牋令達盟府大使光臨使吾得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閶闔埽長蛇于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欲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便溯流

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喁喁十餘萬口亦勞瘁于警備息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詭益深受殃不惟鄙門詹甚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流寓居詹郡界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劫畧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于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功也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貴斬袪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

拔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霑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受弢降爲侃所攻復反詹復與侃破之湘州平拜建武將軍巴東五郡監軍賜爵潁陽鄉侯遷益州刺史將去郡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拜後軍將軍上疏請修辟雍令國子受訓皇儲釋奠祭遷光祿大夫王敦據于湖勸明帝討之拜護軍將軍前鋒都督敗敦兵竹格桁斬其將杜發封觀陽縣侯食邑千六百戸出爲江州都督刺史將行上疏曰宏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也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褒貶則人有慎舉之功官無廢職之吝矣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軍敗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辯章幽明宏宣政道故復

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昔宜分遣黄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采得失舉善彈違斵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中閒以來遷不足勸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涖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挍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令二千石免官者三年乃得敘用長吏六年戸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行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擾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省皆令附農市息末技道無游人不過一孰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奉使祿足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畧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

平人情未安詹勤于撫字百姓賴之咸和六年年五十三卒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

庚子元宵日訥菴加丹

晉畧列傳十九

溫嶠

荆溪周濟譔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也幼以孝弟著偁博學有識量父憺河東太守嶠美風儀善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不就司隸請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盛名嶠劾其聚斂舉朝振動舉秀才補潞令從母夫劉琨鎭并州請爲平北參軍遷大將軍從事中郎拜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數督前鋒討伐有功轉司空右司馬長安不守琨檄告華夷崇奉元帝加嶠左長史奉表勸進（史偁嶠母崔攬衣留嶠嶠絕裾而行吾友包世臣曰樂平之敗琨由蜚狐奔薊嶠從戎奔北安能奉母行閒此欲明嶠忠義而爲之詞爾）朝廷重之授散騎侍郎嶠聞母亾苦請還北營葬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喪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慮仰憑皇靈使逆寇仌消

然後返哀墓次豈得引小嫌廢遠圖哉嶠不得已受命歷王導驃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將起西池樓觀嶠陳朝廷草剏巨寇未滅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據石頭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敦擅政憚太子英武欲易之集朝臣厲聲問嶠皇太子以何德偁冀嶠阿意白太子過失嶠從容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敦謀遂詘明帝卽位拜侍中中書令敦忌之請以爲其左司馬嶠始至勸敦入朝敦不納嶠度敦終不可諫則謬爲恭敬綜其府事時時預其密謀又結其用事者錢鳳丹楊尹鈌嶠説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才兼文武者爲之勿任朝廷致違錯敦咨其人曰無踰錢鳳矣鳳亦推嶠嶠辭卒用之府中餞嶠酒酣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

及飲嶠遽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與敦言別出閤復入者再三至于流涕然後卽路鳳說敦曰嶠爲朝廷所親且素善庾亮恐未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乃至是邪嶠還都密定討敦之謀卒以制勝封建寧縣公進號前將軍時新夷大難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嶠奏軍國七事其一曰祖約退舍壽春必有將來之難宜選名重之士爲淮泗都督配征兵五千人又遣一偏將將二千人往助約守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已當息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舊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復之必得清恪奉公足宣惠化者其三曰諸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宜令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

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屯要處開緣江上下荒田其四曰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幷領及省半者粡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者皆可合幷之庶選清祿優可責公淸之實五請復籍田廩餼之官六愼選遠方使命七除三族刑多見納用明帝崩與庾亮等同受顧命亮憚歷陽內史蘇峻又疑荆州刺史陶侃會江州刺史應詹卒乃出嶠爲平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鎭武昌亮之徵峻也峻慮有變求還備禦亮報書曰吾憂西垂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峻反嶠下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未至而京師陷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號慟曰社稷危逼豈人臣受寵時乎固辭不拜分兵給亮共圖舉義嶠推亮爲盟主亮亦推嶠嶠從弟充言于嶠曰見兵財七千人豈能獨克胸

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乃遣王愆期要侃嶠列上尚書陳峻罪狀移告四方征鎭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撲討輒屯次湓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⑨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寄託之重義在畢力然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申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

按劒秦庭臧洪廣陵功曹郡之小吏耳登壇歃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方州受國厚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飢乏後將軍郭默卽于戰陳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散出不爲賊用且祖約性情褊阨忌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絶資食空懸内乏外孤勢何能久羣公征鎭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宏著諸方鎭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氣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

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勠力德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先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已復追還嶠重與書曰僕聞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相救況社稷之難乎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

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為大晉忠臣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囚制人士裸其五形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出軍既遠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時侃子瞻為峻所殺故嶠以此激厲之侃得書乃下戎卒六萬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劫帝據石頭使其將匡術守苑城義軍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嶠又築壘于四望磯以逼石頭南軍杖舟楫而峻多馬戰數不利相持數月嶠軍食盡求助于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戰數北良將安在荊州西接胡蜀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捷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勇而無謀驟勝而驕今挑之戰可一

鼓禽也柰何舍垂成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主臣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先帝義無旋踵且騎虎之勢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嶠參軍毛寶復說侃請攻賊立效不效然後去既而有功侃乃給嶠糧峻攻郗鑒于大業壘殷羨請攻石頭以救之嶠乃設行廟壇場告天地祖宗流涕誓師三軍皆感泣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突陳馬蹶斬之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苑城降逸攻之術求救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從之戰于查浦始合侃將李陽刦輕車長史滕含以精卒橫擊之逸敗逸之將戰也碩別率驍勇

數百渡淮戰甚銳逸敗嶠軍合擊之斬碩殲其衆滕含奉帝返正于嶠舟事平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當是時侃雖爲盟主處分規略悉出于嶠峻將路永匡術賈寧先後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晩雖悔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借資蓄具器用而後還鎭嶠先有齒疾拔之因中風至鎭未旬而卒年四十二天下悲之贈侍中大將軍謚曰忠武子放之嗣家貧由黃門侍郎出爲交州刺史王述言于會稽王曰太眞子宜見優異奈何投諸嶺外王翕曰彼自以貧求出爾放之至州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方命斬之而進遂破林邑

論曰祖約退屯壽春嶠議置督淮泗以援之自後江北遂爲重鎭

秦陷壽陽賴淮泗之師得以復振方遜之拓戍河上國計及此其所成就豈不卓然大哉

郗鑒郗愔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後也家貧少孤力耕篤學以儒雅立名趙王倫辟爲掾倫有不臣之心鑒稱疾去職惠帝返正參司空軍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與苟晞構隙越辟主簿晞辟從事中郎竝不就洛陽陷沒賊中乞活帥陳午將偪爲主逃歸鄉里鄉里千餘家避難嶧山推鑒爲主元帝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鎭鄒山時密臺用李述幷州用劉演竝爲刺史各屯一郡加以徐龕石勒之逼外無救援民掘食野鼠蟄燕終無叛者三年閒衆至數萬就加輔國將軍都督永昌初徵拜領軍既至轉尙書以疾不拜明帝初卽位謀樹外援拜安西將軍兗

州刺史揚州江西都督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敦諷之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才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愍懷之廢彥輔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論敦曰危機交急人亦何能以死守之鑒曰丈夫既挈身北面義隆在三何有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敦怒拘留不遣久之始放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含逼京師或欲乘其初至大駕自出拒戰帝亦銳意擊之鑒曰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此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也王含錢鳳號令不一鈔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奈何以弱力敵强寇定成敗于呼吸乎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事平溫嶠請宥敦佐吏王導欲贈周札官鑒並駁之雖卒從導嶠而公義顯著封高平縣侯遷車騎將軍徐兗青三州都督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帝崩

與顧命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鑒欲赴難詔以北寇不許王師敗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司空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詣尋陽謂溫嶠曰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據要害築壘立屯以防越軼且絕餉道然後靜鎭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王舒虞潭咸受節度邀鑒會師鑒乃率衆渡江會侃嶠于茄子浦舒潭戰不利侃長史孔坦請令鑒還乃與後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如鑒前策賊勢遂分賊將張健攻大業壘壘中乏水郭默窘迫突圍走江州三軍失色參軍曹納勸還廣陵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付託之重捐軀九泉未足云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上佐而生長異端何

以率義衆鎭三軍乎將斬之久乃得釋峻死大業圍解峻弟逸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石勒將劉徵浮海鈔東南諸郡加督揚州之晉陵吳郡遂城京口率衆討平之進太尉疾篤上表遜位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亾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亾所宗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邁刺兗州鑒尋卒年七十一贈太宰謚曰文成子愔襲爵愔字方回少恬退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憂幾滅性服闋歷中書黃門侍郎拜臨海太守優游簡默與

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俱栖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免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簡文輔政除太常不拜求違郡得會稽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遷二州刺史徐兗靑幽及揚州之晉陵都督溫將北伐仍還會稽乞骸骨因家胥徵拜司空不起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愔忠于王室而子超爲溫謀主愔不知也超先卒愔哭之慟既而知其先與溫有密謀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遂不哭

毛寶

毛寶字碩眞滎陽陽武人也蘇峻之難爲溫嶠平南參軍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許之既而中止不下嶠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寶別使比還遣信已二日矣寶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宜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

覺況自作疑邪嶠乃追信改書及討峻寶領千人爲前鋒南軍習水峻便步嶠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曰上岸者死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司馬桓撫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賊相餉以糧豈可不擊邪設變力戰悉獲之約大飢嶠嘉其功上爲廬江太守約將祖渙桓撫欲襲湓口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行侃顧坐客曰此少年言可用也乃使寶桓宣屯馬頭山不附約爲渙撫所攻求救于寶寶至賊與宣戰方酣寶赴之矢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洗血裹創復戰渙撫退遂進攻約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賊久不平侃欲南還寶說侃曰公本不應下當鎮蕪湖爲南北聲援前既已下勢便不可更還軍政有進無退豈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亾也往者杜弢強盛公竟滅之豈峻獨不可破賊亦畏死非皆勇

健試與寶兵上岸斷其資糧若效不立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也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鬥寶曰君若健賊何不入鬥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侯邑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進南中郎將從平郭默救桓宣于章山敗石遇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解豫州授寶與西陽太守樊峻率萬人戍邾城石虎使二萬騎攻之求救于亮亮以城固不時救城陷突圍出赴江死

王舒王允之

王舒字處明導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以天下多故不營時名潛心學植年四十餘不就徵辟元帝鎮建鄴與諸父兄弟偕渡江參

元帝鎭東軍太宰初歷官至廷尉從兄敦表爲荆州刺史王含旣敗與子應奔舒舒沈之江進平西將軍假節都督尋以陶侃代舒遷舒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有疾未行朝議亦念其功徙湘州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爲僕射時庾亮將徵蘇峻導建議授舒護軍將軍會稽内史秩中二千石以爲外援舒以父名會辭不拜詔改郡爲鄶稽舒遷復故峻反加都督行揚州刺史峻兵逼吳郡内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冰俱渡浙江會顧衆虞潭以討賊自次西陵爲後繼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衆從弟颺監晉陵軍壘于御亭前鋒至無錫爲賊將張健所敗奔還御亭已而軍復驚潰冰颺還錢塘藻保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支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致敗斬二軍主者黜冰颺並白衣行事更命顧衆督護二郡軍屯章埭

虞潭亦率吳興兵屯烏苞亭竝未敢進暴雨大水賊將管商乘船旁出襲敗潭衆潭還吳興衆還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海浦戍築壘爲持久計或勸還郡不許使謝藻守錢唐衆屬守紫壁賊攻吳興潭軍又敗東遷餘杭武康諸縣皆被掠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率精銳三千邀賊武康出不意破之斬數百級賊鋒始挫允之字深猷爲從伯敦所愛總角卽以自從敦嘗夜飲錢鳳侍允之辭醉先卧既醒聞敦鳳共爲逆謀卽大吐汚衣及面鳳出敦自燭之見允之卧吐中不復疑舒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具以敦謀白舒因導啓帝及敦平帝欲官之舒辭以年少故隨舒在東破賊立殊功賊既敗委舟步走允之收其械進兵助潭賊將韓晃寇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擊諸湖潭賊中弩敗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吳興由

是獲安分討臨海新安諸山縣應賊者悉平之陶侃等至蔡洲舒
潭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請貶責侃等遣使敦喻行臺立上舒
監浙東五郡允之督護吳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追晃長蕩湖
大破之事平封舒彭澤縣侯允之番禺縣侯除建武將軍錢唐令
領司鹽都尉舒尋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允之去職
既葬除義興太守不起導與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
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亾畧盡子弟
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尒吾復何言允之堅辭不起咸和末除宣
城内史監江西四郡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
中郎將江州刺史涖政甚有威惠王導既卒庾冰爲政除導子恬
爲豫章太守允之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宜遠外乃求自解
州以讓恬冰聞之甚媿即以恬爲吳郡豫州刺史庾懌冰之兄也

饋允之酒允之覺有異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尒邪惲懼引鴆自殺其年八月拜允之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而卒年四十謚曰忠

論曰王庾皆以名族先後宰政此宜和衷共濟隆彼中興而乃大難甫平猜嫌疊起門戶爲禍一至此乎

虞潭

虞潭字思奥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吳宜都太守吳亾堅壁不降遂死之潭舉秀才爲醴陵令張昌之亂郡縣多從賊潭起兵斬昌别帥鄧穆等拜建平太守以疾辭位周旋征討論功賜爵都亭侯陳敏之亂討敏弟讚于江州領廬陵太守又與諸軍共平陳恢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杜弢之亂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進軍救甘卓弢平元帝召補軍諮祭酒轉琅邪國

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沈
充之亂合宗人及郡中大姓起義赴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
軍將軍領會稽內史野鷹飛集屋梁義衆咸懼潭曰今起大義而
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自
次西陵爲後繼充平徵拜尚書補右衛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
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進封零陵縣侯蘇峻之亂
加督五郡軍事與王舒等同舉義行臺假潭節監浙西軍峻平以
母老去官還餘姚潭母富春孫氏也自潭之擊杜弢母勉以必死
罄貲產餽戰士及討峻則斥簪珥環佩以資之王允之爲督護母
又謂潭王府君遣兒征汝何得不尔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
合勢焉潭凡五遇亂皆以忠節著聞詔轉鎭軍將軍吳國內史進
封武昌縣侯母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于家王導

以下皆就拜焉母以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潭之在吳也値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亾塗地潭表開倉振救又修滬瀆防海鈔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更拜侍中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孝烈兄子騤字忠行亦與義謀爲王舒軍司歷吳興太守至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自古遭亂起義兵勤王事未有如潭之數者困敗屢矣母子兄弟皆無恙以功名壽考終潭母不有其子而有子潭不有其身而有身然則忠義而隕身者亦各其命則然耳忠義何負于士士亦何憚而不爲忠義哉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榮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

秣陵令竝不行元帝命爲鎮東參軍與平華軼功封東鄉侯轉丞
相掾祕奔交州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既而殺之衆往迎喪值杜
弢之亂六年乃還祕會任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
二百萬不受及帝踐阼羣遷尚書郎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
康太守而詔先除鄱陽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構逆令出軍不應
敦大怒以軍期召還厲色詰之衆占對不屈敦意亦解敦又怒宣
城內史陸喈衆更代申辯幕府壯之敦擅政欲以爲吳內史固辭
敦平除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入京師衆還吳圖舉義庾冰
之奔會稽也峻代以蔡謨又使前陵江將軍張悊收兵于吳衆遣
人以大義說悊悊便赴義謨固欲圖峻即檄衆爲本國督護從弟
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士響應峻將引嶶來寇破之高莋收
其軍實謨釋郡還冰衆遣屯無錫以俟冰至鎮御亭衆恐賊從海

虞入自往備之而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冰皆敗遂失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破賊別帥義軍復集進屯烏苞亭王舒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軍討健潭將姚休爲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銳甚義軍數郤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紫壁可全錢唐以南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策也臨平人范明意與衆同版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來助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走斬其吳令錢宏衆鎭吳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虔亭健將馬流陶陽來攻閎祈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推謨謨以倡謀讓衆朝論美之封鄱陽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尙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母憂去職何充執政復徵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充與武陵王晞不平

衆和釋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靡費每相諫諍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遨衆入衆竟不下車充以州里宿望恆優遇之乞骸骨不許遷僕射永和二年年七十三卒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爲元帝安東參軍轉丞相從事中郎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立曲阿新豐塘用工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溉田八百餘頃歲獲豐收有司論擅興造坐免帝尋感悟拜大司農帝崩爲大匠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兵至入宮侍衛峻擅政命持節督東軍闓因宣太后密詔令三吳起義陶侃爲盟主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運晉陵吳郡穀以給郗鑒峻平復爲尚書加散騎常

侍封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四

論曰舒軍自吳興義興以北在震澤西衆軍自吳趣晉陵在震澤東北此其所以不能合勢也郗鑒欲據京口堅壁清野以困峻而行之稍遲遂使東南糜爛撫以逸少而未復擾以元顯而立濆孫恩因之盡蠹建康之藏府故桓元斵江路而貲儲竭矣禍所從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畧列傳二十

荆溪周濟譔

王敦

王敦字處仲導從兄也祖覽父基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性矜豪安忍洗馬潘滔目之曰處仲蠭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簒位使諭其叔父兗州刺史彥敦因勸彥起兵應三王惠帝返正叅遷大鴻臚侍中東海王越用王衍策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時公主已亾敦悉遣侍婢百餘人配將士散金寶賞衆軍單車還洛越復用爲揚州欲以樹援潘滔諫弗聽後以尚書徵中路奔元帝元帝以爲軍諮祭酒永嘉五年代劉陶爲揚州尋進左將軍加征討都督假節鎭豫章督諸將攻華軼平杜弢元帝承制進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江

揚荆湘交廣六州都督江州刺史封漢安侯鎮武昌敦始自用刺史守令建武初遷征南大將軍江州牧使部將朱軌趙誘等討杜會敗死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導爲劉隗刁協所間漸見疏敦上疏訟之畧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羣從所蒙㤅過才分導誠不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薉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宏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于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

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今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于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任閫外握强兵羣從貴顯遂欲專制朝廷每酒酣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永昌元年率衆內向上疏罪狀劉隗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

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亾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亾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顚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漢武雄畧亦惑江充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于此陛下昔鎭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

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嘉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吳興沈充亦舉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討之敦至石頭欲攻劉隗于金城其將杜宏曰隗多死士未易克也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隗自走矣從之札開門納敦遂入據之六師攻敦敗績敦放衆大掠宮省蕩然自為丞相殺周顗戴淵擁兵不朝還鎮武昌別將陷湘州殺譙王丞又殺梁州刺史甘卓明帝太寧元年復下鎮姑孰加黃鉞殊禮將圖篡逆沈充錢鳳並為謀主充字士居鳳字世儀皆吳

興人也初充既事敦因舉鳳鳳有才辯數進邪說以附和敦敦參軍熊甫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敦作色曰小人爲誰甫因告歸臨別爲敦歌曰徂風飇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不能納也既而敦病拜所子兄含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充遂東收兵于吳興會溫嶠入爲丹楊尹具白敦逆謀帝淩意討之僞言敦死下詔罪狀敦敦募誅錢鳳敦見詔甚怒而病不能自將乃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請行以

為元帥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俄而含軍敗于越城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力疾欲起因乏復臥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敦初病夢白犬自天而下齧之及是又夢刁協乘軺車導從甚盛瞋目令左右執敦敦寤告左右俄然而死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聽事中而與諸葛瑤等縱酒行樂朝廷之下詔討鳳也使沈禎諭充于吳興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已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柰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充卒不聽率萬餘人與含合軍充司

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勢摧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若决破栅塘因湖水以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遁逃歸吳後以謀反伏誅含復率衆渡秦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乃燒營而走周光斬鳳以降充至吳興爲故將吳儒所斬王師發敦瘞出其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與鳳充首同梟大桁既而從郗鑒言聽家收葬含攜子瑜奔荆州投刺史王舒舒逆而沈之江

蘇峻祖約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樂安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

千家結壘于本縣傳檄諸屯宣布王化收葬枯骨遠近附之元帝聞其得衆假授安集將軍曹嶷據青州表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將攻之峻懼率所部數百家浮海至廣陵轉鷹揚將軍討周撫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初舉兵有詔令峻討之峻卜之不吉遂緩師六軍既敗退保盱眙加奮威將軍復爲淮陵太守初遷臨淮詔召討敦敦亦使說焉峻拒敦引軍入衛賊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本傳云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于其夜渡竹格渚云云按峻以乙亥日至都竹格渚之戰乃乙未日相去二十一日復從庾亮追破沈充軍論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峻聚衆本圖自全及歸朝立功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精利朝廷寄以江外而峻負勢驕溢招納亾命衆力日盛皆仰給縣官漕者繼路稍拂意則出惡言朝廷憚之時成帝初立政在庾亮亮欲

徵之峻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唯命至于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聽下詔徵峻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因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乞補靑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進曰將軍求荒郡而不見許安所得生路乎不如勒兵自守峻然之遂不應命朝使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若纍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狗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乃遣參軍徐會結州刺史祖約約字士少逖母弟也隨逖過江元帝引爲掾轉從事中郎典選舉逖有功約亦見任至侍中逖卒代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約異母兄納爲光祿大夫密言于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當抑而使之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母

忌其寵貴莫之信也約無綏馭才爲石勒所逼退鎮壽春王敦反約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與顧命望開府不得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來侵約請救朝廷不應峻救之聰始退朝議作塘遏滁水欲以禦寇約謂爲棄已益恚朝廷使蔡謨勞之約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峻要與舉兵共除執政大喜即遣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率衆助之峻命其將韓晃張健渡江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自率渙柳濟自橫江次于陵口連敗王師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陷宮城大掠驅百官負儋登蔣山光祿勳王彬等至被捶撻裸剝士女至以壞席苫艸自障無艸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震內外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觔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皆掠奪

之矯詔大赦唯亮兄弟不原自爲驃騎領軍錄尚書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柿爲丹楊尹加前將軍逸爲驍騎將軍遷屯姑孰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聞溫嶠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遷帝據石頭逼徙居人入苑城使匡術守之嶠等與戰數不勝相持稍久峻倚祖約爲援使掎義軍之後又資東南諸郡糧旣而郗鑒築京口三壘東道不通約襲湓口爲毛寶所破又屢敗于勒棄壽春奔歷陽峻遂失勢乃急攻鑒嶠與趙允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攻峻以救鑒峻率匡孝八千人逆戰峻子碩及孝以數十騎薄允允却峻望見曰孝能破敵我更不如邪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陳堅不得入迴騎將趣白木陂陶侃牙門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其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逸爲主碩求峻尸不獲發亮父母墓焚其尸逸閉城自

守韓晃別破宣城殺桓彝東畧三吳聞峻死引兵赴石頭商嶶亦
自東還攻虔亭壘為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所破斬首千級商
走延陵又敗死者數千商遂詣庾亮降匡術亦以苑城降趙允討
約于歷陽約懼率左右數百人奔勒逸晃攻苑城不克嶠遣精銳
攻楊杭戰于查浦碩臨陳投首逸棄石頭奔張健于曲阿門阨不
得出相蹈藉死者萬數為李閎所禽斬商之降也引嶶率餘兵歸
健健疑而殺之為舟師自延陵向長塘湖大小尚二萬餘口金寶
不可勝計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李閎追擊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
健與馬雄韓晃輕軍走閎及之巖山健等據山不下晃獨出帶兩
靫踞胡牀而射所殺傷甚衆矢盡就斬之健等乞降並梟其首約
在趙石勒未之見也程遐說勒除約勒乃并其家屬百餘人殺之
初祖逖有所愛胡奴王安隨逖在雍丘逖顧安曰石勒汝種類也

得毋有北風之思乎吾亦何在汝一人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安潛匿其幼子道重變服爲沙門石氏滅歸江左遜賴以有後

論曰悪駕之馬不詭王良之銜彼誠得其理也約力小而任重峻本麤中操之太蹙其致變釁豈足怪哉任讓韓晃之徒或剛淩能斷或勁勇健鬥器而使之皆邊郡禦侮之選也六轡失調力違生棘俱以叛逆膏身齊斧執國柄者方欲激昂智勇之士以恢中土不亦遠乎

晉畧列傳二十一　　荆溪周濟撰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才高博學從郭公受青囊書九卷由是洞明五行天文卜筮當世方之京管劉淵自鄴還西河璞筮之投策曰此其戎乎辟地南爲王導參軍元帝初鎭建鄴導使筮之遇咸之井曰此受命之符也其符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西南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銅鐸五出武進田中歷陽井沸經日帝爲晉王又使筮之遇豫之睽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其符會稽當出鐘上有銘得之井泥太興初鐘出剡縣井中銘十八字可識者會稽嶽命于是璞曰葢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瑞于晉陵棧鐘告成于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帝甚重之以爲著作佐郎

璞上疏言歲首占卦得解之既濟方春木王而癈水之氣來見加乘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察幽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嘆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刑湻于伯血逆流伯小人雖罪未允何足感動靈變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烖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讁事不虛降不然恐有愆陽苦雨之菑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消復供御之術宜發哀矜之詔引罪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

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前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天文志太興四年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此云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未詳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會未數旬大眚再見陛下宏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以允塞天意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宏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宏赦理亦如之遷尚書郎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

見重埒于嶠亮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永昌元年又請以皇孫生大赦改元從之母憂去職王敦起爲記室參軍敦掾陳述卒璞哭之甚哀曰嗣祖焉知非福邪未幾難作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令爲己占則曰大吉或以告敦敦將舉兵使璞筮之對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亮嶠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對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量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斬之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岡頭曰必在雙柏樹下上有大鵲巢矣敦平贈弘農太守璞最善桓彝雖在婦間彝至便入璞曰他處聽卿徑前愼勿廁上見尋也他日彝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璞方祼身被髮銜刀設醊見彝撫

心大驚曰命也非直禍吾卿亦不免其後弊亦死蘇峻之難云璞撰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尔疋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數萬言傳于世子鰲官至臨賀太守

譙王承

譙王承字敬才宣帝弟進之孫譙王遜之次子少篤學有志行惠帝時仕至游擊將軍永嘉中避亂依山簡于襄陽簡卒爲元帝軍諮祭酒元帝爲晉王承制嗣封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甚被親任王敦表疏悖慢帝夜示承曰敦比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將若之何對曰陛下不早裁難將作矣會敦以湘州表授宣城內史沈充帝以湘州據敦上流欲授承承曰臣幸託末屬當宿衛思報天德唯力是視湘州

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馮天威得之所治比及三年可以即戎矣遂詔拜南中郎將湘州監軍刺史至武昌釋戎備見敦敦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敦輕之語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何能爲也聽之鎭丞躬自儉約傾心以撫百姓甚有能名敦更忌之詐稱將北伐悉調境內船丞不得已分半予之敦構難遣參軍桓羆請丞爲軍司初長沙人虞悝與弟望以孝弟廉信爲鄉黨所歸仕州郡吏爲治中別駕丞至撫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望字子都史失悝字）未到遭母喪敦兵起丞弔焉因留與計事對曰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境內之士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固守以分賊勢傳檄四方徐共圖之（丞本傳云丞欲倡義而衆心疑惑悝曰大王宗室屏藩寧可從其僞邪與此微不同此從悝傳）于是與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劉翼等同盟起義因桓羆馳檄

諸郡零陵太守尹奉首應之出軍營陽敦姊夫湘東太守鄭澹拒命命虞望為督護討斬之遣主簿鄧騫說湘州刺史甘卓卓字季思丹楊人曾祖寧吳名將寧子瓌以罪廢徙家遂零替卓退居自守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有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避亂東歸從陳敏敏反以為將周玘顧榮等說卓卓乃與榮等討敏元帝初鎮建鄴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攻周馥平杜弢皆苦戰立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湘州刺史進爵于湖侯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估稅悉除市無二價西士稱之敦將舉兵先使約卓俱下卓許之既而背之使參軍孫雙止之敦已登舟見雙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當為朝廷慮邪吾今下惟除姦凶耳事捷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不能決騫至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于天下也王敦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誠忠臣義士匡救之時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埽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于盡力國難乃吾心也當

共詳思之卓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下但當推亾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决存亾于一戰邪騫曰不然光武創業中國未平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本有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内已定君臣正位終于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于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敦遂平劉隗西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絶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未决騫又曰今既不同義舉又不承敦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共見也議者所難直以强弱耳敦兵不過萬餘度其留

者不能五千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强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禦哉溯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拉枯朽何所顧慮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鎭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荆州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邀卓俱下道融忿敦背逆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幾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矣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承字文子伯父湛字孝若與潘岳齊名泰始中舉賢良中第歷官散騎常侍父淳字孝沖亦有文藻官弋陽太守承庶江爲安東參軍遷南平太守與卓討敦卓敗敦殺柳純承被收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宜都太

守譚該等十餘人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
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克期虞沖隨雋反命報丞
令堅守許出兵沔口斷敦歸路時敦已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
恆等甲卒二萬攻長沙丞且戰且守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南
投陶侃或欲退據零桂丞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
奔敗之將乎得卓書即報曰季思足下勞于王事天綱暫圮中原
丘虛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剏業始尒豈圖惡逆萌自寵
臣丞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鎭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
伯仁諸賢扼捥岐路至止尙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
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
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于倉卒舟楫未備魏乂李恆
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

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卓老多疑次腊口㮇首不前兄子卬為敦參軍敦既入石頭乃以騶虞幡駐卓軍而使卬求和于卓且謝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尒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謂卬曰但使聖上元吉太子亾恙吾臨敦上流敦亦未敢便危社稷脫逕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矣不如還鎮更思後圖卬命旋軍都尉秦康進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禽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便雖至襄陽不可得守也卓不能用樂道融亦日夜涕泣勸卓速下卓竟不從道融憤懣而卒卓還襄陽散兵大佃不為警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指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而殺之并其四子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承拒戰既久虞望劉翼相繼戰死乃嬰城待救初宏都內史天

門周級聞承卓舉義而書檄不至使其兄子該申款于承承被圍使從事周崎與該間出反命爲乂所得考該至死不言其故臨崎白刃責其所詣崎曰求援于外隨時制宜豈有定指邪乂謂崎曰爲我語城中劉隗戴淵已破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外援理絕如此當活汝該許諾至城下則呼曰敦軍已敗于于湖甘南安已克武昌努力堅守救行至賊今散矣乂殺之攻益急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城內城內奪氣相持百餘日城陷乂殺虞悝檻承送荊州主簿桓雄西曹韓階從事武延竝毀服爲僮豎以從乂奇雄狀皃殺之階延卒從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指害承于路階延斂之送柩還都葬畢乃去舂陵令易雄承承符起義馳檄列敦罪狀城陷被執送武昌敦示之檄雄曰此實雄作惜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王室如燬何用生爲敦釋之衆皆賀雄笑曰我安

得免敦陰使人賊殺之惟鄧騫為乂所用騫字長眞為丞說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城陷乂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而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日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見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官承薨時年五十九敦平贈車騎將軍諡曰閔虞悝贈襄陽太守望贈滎陽太守

周顗

周顗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也父浚字開林魏尚書郎晉受禪叅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吳平封武城侯六千戶明年移鎮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吳人悅服遷侍中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增邑五百戶後代渾為使持節安東將軍揚州都督卒于位顗弱冠襲爵拜祕書郎叅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鎮軍長史元帝鎮建鄴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遇杜弢奔豫章復徵軍諮祭酒轉

丞相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轉僕射領吏部代戴淵爲護軍顗以雅望獲盛名然多酒失數爲有司所糾劾卒不能改王敦構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得舉兵脅之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寧非亂乎處仲剛愎强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王師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不能答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艸閒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遂遇害觀者皆爲流涕弟嵩字仲智狷

直果狹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帝爲晉王拜奉朝請羣臣勸即尊位嵩獨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宏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臨發坐謗訕大不敬廷尉論棄市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復爲廬陵太守未之職拜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疏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

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馭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犯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丞拱受成或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蠹者也田氏擅齊王莽簒漢皆藉封土之強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簒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謀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遺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

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以奉上輔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瑜
亮也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
隅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
未梟天下湯湯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
返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
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
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
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
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嘆哉臣兄弟受遇無彼
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
陛下也導等由是復見委任顗被害敦使弔焉嵩曰亡兄天下人
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及將害周札周筵乃并收嵩

顗兄弟三人惟季弟謨在敦平詔贈戴淵譙王承等而未及顗謨時爲後軍上疏訟之乃贈顗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謨歷官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顗子閔仕至尚書僕射中軍將軍初顗母汝南李氏字絡秀在室顗父浚出獵避雨秀家父兄皆不在秀與一婢宰豬羊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闚之獨一女子甚美因求爲妾父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不聯姻貴族乎顗等旣長母謂曰我屈節汝家爲門戶計耳汝不與吾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母以至日賜三子酒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尒等今竝貴列吾目前吾無憂矣嵩起曰恐不如尊指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耳竟如嵩言按絡秀傳云阿奴謨小字也而顗傳載嵩以燭投顗顗曰阿奴

火攻固出下策是兄謂弟之適俳非小字也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祖烈吳左將軍父昌吳會稽太守淵少游俠無行檢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淵率其徒掠之獨據胡床坐岸上指揮徒侶甚有條理機登舫屋望見之知非常人遥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流涕投劍就機與定交焉年三十舉孝廉入洛機薦之趙王倫倫辟之除沁水令不赴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帝為晉王遷尚書轉護軍僕射出為征西將軍兗豫幽冀雍并六州都督假節加散騎常侍鎮壽春至合肥而王敦作難詔追入衛進驃騎將軍討敦敗績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見

敦于石頭敦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荅曰豈敢有餘但不足耳敦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嘗有憾于淵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媿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矣敦以爲然遂收殺之敦平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卞壼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父粹惠帝初爲尚書郎持正不附楊駿駿敗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右將軍張華遇害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公爲長沙王乂所殺壼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例起復

職固辭乃聽服闋爲世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
遷太子詹事轉御史中丞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以
功封建興縣公遷領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並受顧命
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成帝即位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壼正
色曰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耶導聞之舁疾而至太
后臨朝與庾亮對直省中郡中正樂謨廷尉評庾怡各稱父命不
就職壼奏劾之以爲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
可自專居職若順羣心則戰戍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是爲王
者無人也丕絕表疏遂爲永制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又
奏之幷劾御史中丞鍾雅阿導不舉並請免官雖寢不行舉朝震
肅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縱任爲達壼以爲背禮傷教中朝
所由傾覆欲奏推之導亮不從乃止阮孚嘗謂壼卿恆無閑泰如

舍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既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
壼家至貧息當婚無以供辦帝知之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患創
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將徵蘇峻壼以峻兵強地
近一旦爲變易致蹉跌固止亮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
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
向朝廷朝廷威力不知可卽禽不本出足下爲援而今更恨足下
在外不得共止之也壼司馬任台勸畜良馬壼笑曰以順逆論之
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良馬何爲峻至東陵口壼以尚書令右將軍
領右衛加領軍給事中假節都督大桁東軍事率郭默趙(允)討峻
陵西敗績峻攻青谿壼與諸軍奮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遂大
敗壼背創未合力疾率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死
焉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相繼陷陳死壼妻裴氏撫尸哭曰父爲

忠臣子為孝子復何恨乎峻平初贈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進贈驃騎將軍侍中又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眕贈散騎侍郎盱贈奉車都尉三子瞻至廣州刺史四子眈尚書郎

羊曼

羊曼字祖延祜兄之孫也王敦逼為右長史酣醉不任事敦敗朝議罪其參佐溫嶠申列偪迫之狀乃見原代阮孚為丹楊尹蘇峻反加前將軍守雲龍門王師敗或勸避禍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眾不動為峻所害事平贈太常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從渡江為舍人專掌文檄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類帝乃絕不與

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賜爵原鄉亭侯轉丞相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出補句容令常年主者自出評估民貲以督課超作大函里別付之使自書以投百姓便之課更最入爲中書通事郎王敦反領安東上將軍六師敗散超按兵直衞明帝討敦合義士以從事平封零陵伯出爲義興太守徵拜中書侍郎遷射聲校尉校素無兵義興人多隨超因統以宿衞號爲君子營蘇峻反代趙(允)爲左衞朝士多遣家人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處妻孥宮內王師敗以右衞將軍與侍中鍾雅同侍帝夗焉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少孤好學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渡江元帝召爲丞相記

室參軍拜臨淮內史振威將軍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遷北
軍中候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王含之亂加廣武將軍
討誅敦黨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劾尚書梅陶國喪
奏伎百僚憚之監郭默軍討劉遐故部曲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
爲前鋒監軍領千人距峻兵少不敢進還拜侍中庾亮將出奔謂
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
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及峻遷帝石頭與超同衛帝時天大雨
道路沈陷超雅步從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
未敢害也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
防超雅帝時年八歲雖處幽阨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義兵已
據白石超雅乃與峻將匡術等謀奉帝返正未及期事泄峻使任
讓將兵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竟殺之讓與陶

侃有舊峻平侃欲宥讓請于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讓超將改葬帝痛念不已詔遷高顯近地使得出入瞻望其墓追贈超衛尉卿諡曰忠贈雅光祿勳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有盛名與庾亮周顗友善好識拔才士時人方之許郭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拜丞相中兵屬察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爲王敦所忌以疾去職後至徐州刺史明帝將討王敦拜散騎常侍引參密謀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溫嶠尹丹楊以宣城經亂有山川之阻請補彝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反合義衆赴難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勸按甲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

雀今社稷危逼而計校兵力乎以朱綽為前鋒破賊別帥于蕪湖自率衆出石硊賊將韓晃已破臺軍乘勝來攻彝以郡無堅城退守廣德尋聞王師敗績慷慨流涕復進屯涇縣時峻已挾天子州郡多遣使降附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乎遣將軍俞縱守蘭石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義在致死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家也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賊甘言誘之彝卒不從城陷為晃所害時年五十三諸子流遯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追贈興古太守

論曰成敗之說烏可忽哉彝以危疆崎嶇數月而韓晃之鋒不得與張健同肆于三吳是以虞顧敗而復振溫陶得引為援道嶶因

之斷峻東運皆事勢之相因而至者也故夫封疆之臣當危難之際能守一日必有一日之功非徒激烈就死明大節而已也儒生不識成敗轉移之局因謂忠臣烈士但盡其在我而置成敗于不計遂足使成敗之說別張其幟以搖忠義之心非篤論矣

　荊溪周濟譔



華恆

華恆字敬則平原高唐人曾祖歆魏太尉祖表魏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遜位拜太中大夫以苦節立名父廙字長駿魏時以妻父盧毓典選引嫌不得調晩始爲中書通事郎武帝少親之泰始中遷冗從僕射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前將軍侍中出爲南中郎將河北都督乞終喪迕旨荀勗先爲子求廙女不得嗛之廙僚壻鬲令袁毅以賕敗勗因排廙免之禁錮爵土以子混襲封混佯狂不拜太康初大赦廙得復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爲中書監惠帝時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公坐事免官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廙以辟勗婚坐癈然韓壽因賈后求妻廙

孫廙竟不許也恢博學清素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辟王渾司徒倉曹屬除散騎侍郎累遷常侍北軍中候領軍將軍愍帝即位拜尚書進封苑陵縣公劉曜逼長安出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長安陷沒時羣賊方盛州郡相繼奔走恢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自疑先予王導書導言于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召補光祿勳未拜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請俟還洛恢引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禋從之以疾解職轉廷尉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表轉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太保國子祭酒成帝時愍帝所賜封進爵一皆削除恢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

峻之亂侍帝至石頭初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殺害然獨敬恆鍾雅劉超之死恆賴讓獨免帝加元服納后寇難之後禮籍靡遺恆考正撰定皆有依據郊廟辟雍朝廷軌則多恆建議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年六十九卽以爲贈諡曰敬

陸曄陸玩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少有雅望爲從兄機所稱居喪以孝聞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鎭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侍中皆北士帝欲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特拜焉遷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加金紫光

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遺詔曄錄尚書加散騎常侍與受顧命入殿將兵直宿成帝卽位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隨帝石頭舉動方正不爲凶威變節峻敬待之使守臺城匡術歸順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衞將軍給千兵百騎進爵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歸里省墓以疾卒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弟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不就辟召元帝作相引爲參軍王導請昏于玩玩却之尋加奮武將軍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受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宜皆免官禁錮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轉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蘇峻之亂與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封興平伯轉尚書令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讓不

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謝以玩德望遷侍中司空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乃辟寒素有行之士玩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年六十四卒謚曰康

褚翜

褚翜字謀遠河南陽翟人也襲父頠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諸王爭權避之幽州河北復亂乃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于時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道斷不得前洛陽陷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與流人帥陳撫等搆怨翜說撫曰所以在此謀逃難也宜勠力備賊而自相攻擊是避阬落井也秀雖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胡賊乘虛而至城必不守諸君雖得殺秀柰紬柰何撫等感悟善秀如初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荀組以爲參軍假廣威將軍復

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遷司隸司馬仍督諸營率眾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部曲將耿奴得眾而專翜常優遇之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元代翜翜知其不能容奴因誡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元勉納翜言外羈縻奴內實懷恨會遷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餘黨聚眾殺元郡內大亂徐州賊帥張平因而乘之郡人恐將歸平組遣翜撫之乃定舉吏部郎不行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拜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遣將領五百人隨戴淵赴難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反拜侍中典征討軍事王師敗王導謂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卽入上閤躬自裒帝登太極

前殿與導等共侍左右峻兵入翜臨陛正色呵之衆莫敢逼峻擅
政猶以爲侍中從幸石頭明年與陸曄等鎭苑城匡術歸順蘇逸
任讓圍之翜等固守賊平封長平伯遷丹楊尹京邑遭焚掠人物
凋弊賴翜撫集復安代庾亮爲中護軍鎭石頭尋爲領軍從五兵
尚書加奉車都尉監作新宮遷右僕射轉左加散騎常侍代何充
爲護軍咸康七年年六十七卒贈衛將軍謚曰穆

孔愉

孔愉字敬康其先世居梁國漢末避地山陰因家焉祖竺吳豫章
太守父恬吳湘東太守從兄侃吳大司農並有名江左愉年十三
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入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閒遇封
雲之亂逼爲參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救之乃免遂變姓名
入新安山中船耕讀書信著鄉里後忽舍去皆以爲神人爲之立

祠元帝爲安東命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除駙馬都尉丞相參軍年五十矣華軼平以功封餘不亭侯中興建長兼中書郎帝任刁協劉隗頗疏王導愉陳導忠賢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之亂棄官還朝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蘇峻入京師朝服守宗廟峻平遷尚書愉之爲長史也以溫嶠母亾遭亂不葬不過其品及平峻嶠有大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轉右僕射領東海王師遷左咸和八年詔給尚書令陸玩親信三十人廪愉二十人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方今強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瘁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感動鬼神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

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于都坐詰愉君言姦暴誰邪愉因大論朝廷得失陸玩固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位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甚銜愉言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僕射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從領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出爲鎭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巡行修復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艸屋數閒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子汪以直諒稱安國以儒素顯初愉與同郡丁潭張茂齊名潭字世康茂字偉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王導嘗謂愉有公才

而無公望潭有公望而無公才蘇峻之難潭爲常侍侍帝石頭康帝時以光祿大夫致仕年八十卒茂爲吳興太守與三子皆死沈充之難妻吳郡陸氏傾家率部曲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孔坦

孔坦字君平愉從兄侃之子也祖沖吳丹楊太守坦方直有雅望通左氏春秋元帝爲晉王以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皆試策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汙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

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到者㒺託疾帝欲除署孝廉到者（史云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按坦奏甚晰史文不明）坦奏議曰古者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平康之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尓責試竊以爲疑然宜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于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否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

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皆延五年以展講習之期帝納
其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後坐事被譴棄官歸會稽除領軍
司馬未赴而沈充作難與虞潭等共起義兵事平始就職王導請
爲揚州別駕咸和初遷尙書左丞蘇峻反與陶回共白導請先發
制之導以爲然而庾亮不從賊遂渡江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
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城陷白衣者俱免峻遷帝石頭坦奔陶
侃侃引爲長史時義軍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謂
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天
今淸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偵之而信初郗
鑒鎭京口侃等令以兵會故賊得東坦謂侃曰本不應召郗公遂
使東門無限宜速遣還雖晚猶勝不也固爭乃聽賊勢遂分峻平
拜吳郡太守以年少辭改丹楊尹又辭時宰未許坦慨然曰昔蕭

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乃遷吳興太守封晉陵縣男加建威將軍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詔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中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王導請爲大司馬司馬石勒死石虎擅趙政勒養子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內附坦與聰書諭納之招石生于關中詞旨慷慨既而朝廷不果北伐人皆恨之在職數年遷侍中成帝幸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切諫帝既加元服猶委政于導坦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迕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侍郎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

對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以中原未復爲恨亮報書以祭卒
年五十一贈光祿勳謚曰簡

陶回

陶回丹楊人（史失其字）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少辟公府
不就王敦命爲大將軍參軍轉别駕敦死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
司馬蘇峻之役與孔坦請先發制峻庾亮不聽峻既渡江回復謂
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伏兵要
之可一戰禽也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夜失道執郡人
爲鄉導無復部分亮深悔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得千餘人
與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别破韓晃事平論功封康樂伯擢北軍中
候轉中護軍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
聽相鬻賣以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

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埸如臣愚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振䘏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對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遠佞而與桓景造厀熒惑何由退舍導深媿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

庚子正月廿二日過丹

卷七

列傳

晉略

晉略列傳二十三

庾亮

荆溪周濟譔

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永嘉中爲建威將軍會稽太守徵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亮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辟元帝鎭東西曹掾聘其妹爲太子妃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丞相參軍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帝方任刑法以韓非賜太子亮陳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使詣蕪湖與王敦有所籌議敦歎其賢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遷中書監敦更忌焉然外崇重之敦反加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鳳敗督東征軍平沈充封永昌縣公固讓不受轉護軍帝疾篤

與王導等並受遺詔輔政加給事中領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亮素與驃騎將軍領左衛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允不平解其兵柄宗怒欲除亮遂以謀反誅並廢宗兄太宰西陽王羕王導素寛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失人心宗誅羕廢天下咸望其翦削宗室明帝遺詔褒進大臣不及陶侃祖約疑亮刪之並流怨言蘇峻在歷陽擁彊兵居近地招納亡命約遭胡寇請救朝廷不應而峻救之峻約之交陰合琅邪人卞咸與宗俱誅其兄闡奔峻亮符峻送闡峻匿弗予亮懼亂出溫嶠江州王舒會稽弟冰吳郡以爲外援徵郭默爲後將軍又修石頭城乃下詔徵峻峻約反嶠請入援亮疑陶侃止之郗鑒在廣陵與王舒並請赴難亮又不許峻遂犯京師亮督衆軍與戰建陽門未陳而潰亮乘小船西奔至尋陽更與嶠共推陶侃爲義軍盟主侃將至衆議皆謂且誅亮以謝

天下亮往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兵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然當今事急不宜數尒使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亮勵士衆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事平帝幸嶠舟亮進見稽顙哽咽詔與羣臣俱升御坐明日又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喩亮上疏曰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父之交猶有寄託況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內外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馳驅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忿縱肆

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不足以塞四海之責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于人次臣亦何顏自次于人理臣欲自投艸野息愆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任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共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未有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于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舅遂上告方伯席

卷來下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返正社稷
乂安宗廟有奉豈非忘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
往之咎乎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引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
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
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豫州及揚州江西都督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郭默之亂亮表求親征以本官加征討
都督與陶侃共禽默進號鎮西將軍固讓不受并懇辭永昌封爵
許之陶侃移亮書曰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
報曰元帥指揮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陶侃卒遷江荆豫益雍梁
六州都督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
固讓開府遷鎮武昌初王導輔政委任諸將趙允賈寧等並不奉
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郗鑒與亮不從乃止至是亮與

鑒書曰昔于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鎭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民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迕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

隱忍非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危國弊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也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鑒終不許故其事得息石勒既死亮欲開復中原乃解豫州以授毛寶使戍邾城分遣諸將進據要害上疏請移鎮石城帝下其議王導欲許之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疏請而石城被寇邾城陷沒乃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進司空固讓不拜王導卒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尙書又固辭自邾城之敗憂慨發病咸康六年年五十二卒贈太尉謚曰文康及葬贈永昌公印綬弟冰遮亮遺意固辭乃止

庾冰

庾冰字季堅亮之弟也起家祕書郎預平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

宏字疑誤

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內史蘇峻之亂棄郡奔王舒于會稽舒使將兵討賊得復郡會師京都司馬滕含破賊有功封冰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王導之殁兄亮辭不入輔乃徵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揚豫兖三州都督征虜將軍假節冰勤敏有吏幹禮朝賢擢後進朝野歸心爲政頗尚刑威殷融諫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況吾不逮敢濫法乎范汪以天文錯度請修供禦之術冰曰天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滅久矣遭時顛沛復得陳力殉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于大罪之後建義于覆亡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得復視息于天壤王憲不復必明于既往也此之厚幸可謂宏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

璽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許之成帝疾篤中書符敕宮門毋納宰相左右皆失色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寵太甚固求出外會弟翼北伐以本號除江荆寧益梁交廣及豫州四郡都督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臨發上疏請廣引時彥諮詢政道得失情僞務經聽覽詞甚懇至康帝崩太后臨朝徵入輔以疾不至尋卒年四十九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

庾翼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也少有大畧杜乂殷浩有盛名于時翼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中期以遠到溫旣尚主翼言于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蘇峻作難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

石頭亮敗從奔西軍事平辟陶侃太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歷鄱陽西陽太守得民和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石城被圍翼設奇潛致糧杖賜爵都亭侯亮卒授江荊司雍梁益都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武昌翼年少追邇慮其不稱比數年公私充實人情翕然從趙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來降翼銳然以滅胡平蜀爲己任東結遼東西結涼州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師期時東土賦役煩重民多從海道逃入廣州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並表論之殷浩執高節翼召爲司馬不至移書誚讓之浩父長沙太守羨爲政貪殘翼兄冰以浩故與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江東爲政大較偃僊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

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爲官出二千戸政雖不倫公强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一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殷浩傳唯載羨爲豫章不云爲長沙當是翼所劾免史文不具耳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䖍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虞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欲北進移鎭安陸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尙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鋭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

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于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翼實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詞帝及朝士皆止之翼違詔遂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以胡寇有釁亾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見衆略取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蒐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播穀艸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漸枯往返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冬令水多燥涸運漕用工實爲艱阻襄陽荊楚之舊西接梁益闗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埽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在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

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蓄穀以伺二寇之釁天高聽邈未承照察朝議紛紜徼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不進據要害息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眾四萬詔加征討都督翼大會僚佐親援弧矢而祝之曰我今行師若此射矣三起三疊萬眾屬目氣皆十倍翼之將遷也舉朝以爲不可唯兄冰與翼意同而桓溫及譙王無忌亦贊成之翼撫綏荒遠廣爲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胡騎出樊城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之斬獲近半明年四月梁州刺史桓宣擊後趙將李羆敗于丹水宣尋卒翼命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眾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

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屯戍西城以分宣任其年九月遣巴東太守楊謙伐漢走其將申陽獲其將樂高是月康帝崩踰月兄冰亦卒翼乃留方之戍襄陽自還夏口詔使翼還督江州代冰鎭武昌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仍請移鎭樂鄉不許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于江陽繕軍器積穀圖後舉永和元年六月疽發于背乃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領千人守巴陵翼卒于夏口年四十一贈車騎將軍謚曰肅未幾部將于瓚戴羲等作亂殺曹據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眞等共討誅之朝廷命桓溫代鎭方之兄弟並還豫章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也祖惲揚州別駕伐吳之役說王渾疾渡

江及勿與王濬爭功不見聽許仕終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
以文義見稱初辟王敦大將軍掾轉主簿敦兄含爲廬江貪汚狼
籍敦嘗謂坐客家兄在郡定佳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
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累官中書侍郎王
導妻充從母充妻明穆皇后妹也故王導庾亮皆與厚善明帝亦
親之充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卿坐也成帝卽
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之亂從駕石頭事平封都鄉侯拜散騎
常侍出爲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墓被發去官營葬徵
侍中不拜葬畢除丹楊尹導亮並薦之導曰充器局方槩萬夫之
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
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卒轉
護軍與庾冰參錄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令錄內外統任宜祖

糾正若事綜一人于課對爲嫌上疏固讓改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帝有疾二子並幼庾冰勸帝立母弟爲嗣充爭之不能得建元初冰輔政充以驃騎將軍出鎮京口及冰鎮武昌乃徵充入輔康帝疾篤冰翼又欲立簡文充建議當立太子奏可穆帝即位獻后臨朝加中書監錄尚書充辭監加侍中翼臨終表以後事委其子爰之充不可卒用桓溫又薦褚裒參錄裒固求外鎮然充深杖之每曰得桓褚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強力有器局立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先功實不以私恩樹親戚然昵近庸穢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靡費鉅萬而親友貧乏無所施以此獲譏于世永和二年年五十五卒贈司空謚曰文穆弟準字幼道高尚不仕充嘗勸之準曰第五之名亦復何減驃騎準于兄弟行第五故以自謂云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葺廟

而已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而充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準女爲穆章皇后宮中由是有佛堂至孝武益親事焉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武帝時爲尚書與郭弈並諫楊駿不可大任有直聲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重名爲桓彝謝安所貴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構逆爲郗鑒太尉參軍峻平封都鄉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女爲康帝琅邪王妃拜豫章太守康帝即位徵侍中遷尚書固求出外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采何充代庾冰輔政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未朞求出拜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及徐州之琅邪假節鎮金城

領琅邪內史康帝崩穆帝立獻后臨朝又徵入輔固辭拜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吳國都督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元年徵爲揚州刺史錄尚書固讓于簡文帝乃以簡文爲撫軍錄尚書六條而進裒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聽還藩裒又固辭開府何充卒裒薦顧和殷浩浩遂柄用五年二月梁犢叛石虎裒遣督護王龕北伐（本傳作徐龕）獲其沛相支重降二千餘人既而虎死中土大亂王俠（或作浹）以壽春來附裒表請大舉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督護王頤之等據彭城後遣督護麋嶷據下邳賊即奔潰宜速發以成聲勢乃拜征討大都督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軍事率眾三萬進次彭城河朔士庶降者日千計裒皆撫納甚得其歡心魯郡民五百餘家建義內附請兵接應裒遣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及趙

李農一作堯戰于代陂大敗邁戰死龕被執不屈死士卒得脫者財千餘人裒上疏自貶請以征北將軍行事留鎮廣陵詔不聽貶號使還京口解征討都督時遺民二十萬口內向已渡河裒軍罷皆遭寇掠裒憂慨發病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問之代陂死者之家也裒益慙恨其年遂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三府辟不就爲庾亮征西記室累遷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庾翼爲安西請爲軍司浩素爲翼所輕遂僞疾去官屏居墓所翼移書讓之曰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

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眞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原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遂不起屏居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衰永和二年何充卒簡文帝為撫軍執政用褚裒薦徵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于七月乃拜受焉初桓溫與浩齊名每心競溫既滅蜀朝廷憚之欲以浩抗溫遂構嫌隙時冉閔誅滅石氏石冉諸將張遇魏統（或作脫）姚襄等先後來降溫請經畧中原不報而授浩中軍將軍揚豫徐兗青五州都督委以開復浩亦毅然自任尙書左丞孔嚴言于浩

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事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閒日侍坐亦已猶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閒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裸處民閒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不能用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供軍儲師次壽

春而張遇以許昌叛附秦浩督謝尚姚襄討之秦師救遇王師敗于誠橋乃還屯壽春秦遷遇關中而戍許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鎮石門劉遂鎮倉垣復還壽春潛誘秦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秦主苻健許以關中之任秦人偽許之降人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使圖姚襄襄殺憬并其眾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代襄鎮譙而遷襄于梁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于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以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

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張遇作亂于長安秦主誅之其黨據邑以叛秦洛陽鎮將苻黄眉棄城西赴浩以爲梁雷事捷請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九年十月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召姚襄爲前驅襄叛襲敗浩于山桑浩棄輜重北就劉啓于譙襄遂據淮南上表自陳且罪浩浩遣劉啓王彬之討襄皆敗死桓溫上疏曰按中軍將軍臣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遂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亾羣凶殄滅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頓甲彌年傾竭資力收合亾賴以自强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陂龍會奇德作變

于肘掖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用致逆命復不能以時埽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飭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虞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猶含宏未忍誅殛宜且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猶可宣誡于將來矣乃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之出師也將發而墜馬竟以敗廢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被放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戚容然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之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然泣下後溫將以爲尚

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諾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達空函大迕溫意由是遂絕十二年卒將葬故吏顧悅之上疏訟之詔復本官

蔡謨

荆溪周濟譔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父克字子尼以守正爲邦族所敬王澄過郡問迎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對曰蔡子尼江應元澄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向謂君矦問人不謂問位歷成都王丞相東曹掾典選有聲見政弊還家東瀛公騰鎭鄴以軍期逼爲從事中郎與騰俱遇害謨弱冠郡察州舉公府辟並不就避亂渡江初參明帝東中郎軍遷元帝丞相掾轉參軍歷中書侍郎義興太守王敦大將軍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擅政吳國內史庾冰走會稽峻以謨代之謨讓郡還冰遂與東軍同起義峻平拜五兵尚書轉吏部封濟陽男遷太常領祕書監庾亮奏請移鎭石城以規中原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

雖終滅亾當其强盛皆屈而避之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亾之寇爭遲速之間哉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强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夫時之可否在賊之强弱賊之强弱在虎之能否自勒初起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起于衆異之中劫嗣主除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悉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能乎將不能也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也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爲善弗得則止

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
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
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
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宜
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
十萬所不能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
兵擊虎而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
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
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欲以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
士稚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
穀孰寇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
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寇唯據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

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所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陳而擊之將如之何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筭之勝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郗鑒疾篤表謨自代出為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拜征北將軍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都督領徐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春謨上疏曰壽春城小而固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財

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鄴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懼非策之長者石虎于青州造船數百浮掠沿海諸縣謨扼險置八鎭城壘十一烽火望樓三十餘處戍卒七千餘人東自土山西至江乘警備嚴密而士卒不勞康帝卽位徵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二年領司徒錄尚書六條四年冬遷侍中司徒固辭不拜六年三月以疾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自謨之入錄而殷浩爲揚州桓溫平蜀立大功朝廷欲崇浩以抗溫內外離貳故謨終

不肯拜司徒之命既而中土遭冉閔之亂遺民降者相繼朝野欣慶謂太平可立致謨獨深憂之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艸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引疾章十餘上十二月帝臨軒强拜之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固稱疾篤帝年八歲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羣臣劾謨不敬請送廷尉謨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殷浩欲論以大辟荀羨曰今日殺蔡公明日必有桓文之舉乃免爲庶人其後桓溫表論浩罪狀果以謨事首列云免數年復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就加冊命謨陳前疾未愈終以不拜十二年年七十六卒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長子

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議論有集行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性方雅在王導坐見將奏女伎即起引去導亦不强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明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敕作頌成帝下其議謨上議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皇都隳敗而斯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于義有疑焉由是寢罷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刱其議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也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

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噉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長辯
贍以骨鯁見稱起家祕書郎庾亮請為征西參軍累遷長史亮臨
歿疏薦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徵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
軍還延未拜揚州刺史殷浩遺書勸之時浩與桓溫構隙羲之以
書誡浩浩不從乃報浩書曰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
吾誓不許之手蹟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
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
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
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
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恭以待
命浩不能用既拜護軍苦求宣城乃以為右將軍代王述為會稽
內史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致書止之言甚切至浩督安西將

軍謝尚平北將軍姚襄討張遇于許昌爲秦救所敗史作爲姚襄所敗誤也浩爲襄敗旋即被廢無復再舉之圖還屯壽春復圖再舉羲之又與浩書曰知安西喪敗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孰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任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

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總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唯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簡文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宏大業者或
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
以邁衆蹔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
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
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
況今運轉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
之九不亾何待而不量力度德不弊不已此封內所以痛心歎悼
而莫敢吐誠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
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譙梁彭諸軍皆還保淮爲不
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晩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
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
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嘗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

將不止林藪而已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賦役繇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尚史談作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不爾此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主者莅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尒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

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返者衆虐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三歲者可充襍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襍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並築室其閒羲之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王述喪母罷郡仍居郡境羲之素輕

述一弔而已更不重詣述甚恨之旣而述徵爲揚州羲之遂偁病去郡竟家會稽以山水釣弋爲娛年五十九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遺旨固讓不受謝萬之任西藩羲之以爲用違其才致書桓溫論之又遺書誡萬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祖楚字子荊恃才傲物爲石苞作書與吳主孫皓見偁于世及爲苞驃騎參軍侮易苞因而構隙互相表奏遂制參軍施敬府主遷衛軍司馬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賀劉

毅以爲不祥楚上書請舉逸才隱士終于馮翊太守綽博學善屬
文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志焉除著作佐郎
歷庾亮征西參軍章安令太學博士尚書郎殷浩建威長史王羲
之右將軍長史永嘉太守拜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桓溫請遷都洛
陽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返皇居于中土正
玉衡于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
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
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
由道喪然中夏湯湯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
地不可守投奔無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
人而已實賴長江萬里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日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便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返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驅蹙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

安之地就窠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及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于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亾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治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

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攻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衆
天下而一擲哉溫見之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乃知
人家國事邪轉廷尉領著作郎如故年五十八卒綽文爲時冠溫
王郗庾之葬須綽爲文然後刊石焉

論曰諸庾自懸召釁發憤圖功殷桓抗衡各務所志豈眞爲恢復
計哉遂使江左疲弊淮南蕭索以經國之大猷供挾私之假借嗚
呼甚矣道明逸少志存安內慇懃懇惻情見乎詞卷而懷之殆非
得已桓溫徒爲大言綽之論事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文爲時冠
豈虛也哉

庚子初春訥菴過丹於高陽邑廨

　　荆溪周濟譔

桓溫

桓溫字元子彝長子也年十五彝死蘇峻之難涇令江播實翻城應賊溫欲復讐而播備禦甚嚴三年播死三子居廬皆置刃杖中以自衛溫詭爲弔賓得入手刃之三子殲命由是顯名初彝與溫嶠友善溫始生嶠來賀試使兒嗁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以嶠姓爲名嶠笑曰必爾後且易吾姓矣及長姿皃奇偉面有七星劉惔目之曰眼如紫石稜須如蝟毛磔孫仲謀宣帝之儔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寕男除瑯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卒拜安西將軍荆梁益寕四州都督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鎭江陵時永和元年八月也明年十一月溫將伐蜀衆皆以爲不可獨諮議參軍袁喬勸溫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父瓌成帝時奏立國學喬爲溫參軍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江夏

相溫議伐蜀喬曰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難先其易者蜀以斗絕不修攻戰之具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已入其險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禽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窺窬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防必不敢動縱復越軼江渚諸軍自足守境不足憂也蜀平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才三十六溫悼惜之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嘗注詩論語孫山松爲吳內史死孫恩之難著後漢書百篇 溫從之使領二千人爲軍鋒明年軍至彭模或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卒無返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分爲兩軍勢力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溫乃留參軍周楚孫盛等守輜重于彭模自率步卒從江南指成都李勢命將從江北趣彭模不值溫攻楚盛不勝救成都三戰皆北勢悉衆拒笮橋去成都十里溫參軍龔護戰歿矢及袁喬馬首喬戰益力會鼓吏誤鳴進鼓遂拔少城勢夜走復還面縛歸命溫停蜀經月以蜀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常侍常璩鎮東鄧定爲參軍百姓咸悅已而誓定及蜀故將隗文反復討定之振旅而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五年四月石虎

死諸子爭立中土大亂褚裒北伐溫出次安陸上疏朝廷請議進取水陸之宜朝廷方忌溫平蜀功大任殷浩以抗溫寢溫疏不報七月褚裒敗于代陂明年殷浩拜中軍將軍五州都督明年姚襄來降十二月溫復請北伐率衆五萬徑下武昌朝廷大震得簡文手書乃還鎮上疏曰臣近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詞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靖亂寇讐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芥容此嫌忌豈非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

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春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材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蹟無韓彭之釁而反鬩起于胷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仌消大事埀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鄉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所存者公所務者國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非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明年殷浩北伐敗于誠橋明年姚襄叛浩軍又敗詔溫兼督司州溫遂上表癈浩永和十年正月朝廷免浩爲庶人自是外政皆屬溫溫請伐秦拜表即行率步騎四萬爲舟師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舍舟步道淅川以趣武關別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以分賊勢溫軍拔上洛獲

秦荆州刺史郭敬入武關破青泥至愁思堆秦主苻健遣其子生弟雄拒戰生勇捷絶倫陷陳殺應誕劉泓士卒死傷千數溫督衆死戰秦兵乃退敗諸白鹿原遂次霸上健悉精兵付雄雄先簡銳騎馳襲勳勳敗溫軍失勢溫指麥熟而健豫芟麥苗軍又乏食乃收三千餘戶出潼關秦人隨而擊之亾失萬計至襄陽帝使侍中黃門迎勞焉初冉閔降將周成叛據洛陽姚襄旣陷外黃許昌遂圖入洛溫請討之詔加征討大都督遣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身自江陵北伐時永和十二年七月也師次伊南襄軍屯水北溫親披甲督弟沖及諸將涉水奮擊大敗之襄越北邙而走遂奔平陽周成復降溫入金墉謁諸陵毀者繕復之置陵令還降人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閒執成以歸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次子濟升平元年二月慕容儁死子暐立儁弟恪輔

政燕強盡取司豫青兗地徐州荀羨豫州謝奕頻敗退郗曇代羨謝萬代奕復不能抗燕羨字令則崧之子也蘇峻之亂隨父在石頭羨年七歲峻甚愛之恆抱置都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矣年十五遷尚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殷浩執政拜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及揚州之晉陵軍時年二十八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加監青州軍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燕攻齊公段龕于廣固詔羨救之至琅邪不敢進攻燕別將王騰于陽都禽之燕陷廣固羨留諸葛攸等戍泰山琅邪而還後攻燕卞城斬其將慕容蘭又克山茌執其將賈堅燕救至敗還以疾解職 哀帝隆和改元燕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時徐州庾希鎮下邳豫州袁眞鎮壽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及希助祐守而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鳳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民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跂踵息佇雲羅混綱四裔誠宏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夌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

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向義之徒覆亾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原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馮羣凶妖逆知滅亾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絶矣夫先王經始貴中區而内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强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葢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喪亂緜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歿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絶望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務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觕舉然後

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獨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溫自與殷浩構隙八州資儲不上供朝廷匱乏又燕主之殂衆咸謂中原可圖而溫獨憚慕容恪及逼洛陽懼不能救故爲大舉欲以恐動朝廷覬朝廷懼而止已以爲謝責之地疏上舉朝皇遽用揚州刺史王述策下詔褒嘉委重于溫又改授溫幷司冀三州都督而罷其交廣溫加督交廣當在改封南郡時史文不具俾得嵩意北征溫竟表辭不受事亦不行興寧元年加侍中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溫以既總內外不宜在遠率舟軍進次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溫疏求進臨河洛不許溫乃奉詔

下至赭圻朝廷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止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三年移鎮姑孰二月而哀帝崩帝奕即位三月而洛陽爲燕所據太和三年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聞慕容恪卒乃謀伐燕明年四月發姑孰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境登平乘樓眺矚中原顧謂僚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自行經金城至此舊史並在伐姚襄時按溫以建元元年自琅邪內史遷徐州刺史至永和十二年伐姚襄僅十三年柳雖易長亦未能便至十圍且金城在臨沂僑縣西南三十五里蒲洲上實土江乘今攝山東北江中溫伐姚襄自襄陽而北路不出此亦未嘗經涉淮泗也太和四年溫伐燕自姑孰乘舟順江而下經金城入淮泗登平乘樓此爲合矣上溯建元元年得二十六年柳可十圍　將自涉入河參軍郗超曰清水入河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戰因資無所不可不慮也不如悉眾卷甲徑造鄴城守則城鄴爲難戰則呼吸可淩彼服公威畧必望旗奔走退還幽朔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若

謂此計輕脫務爲持重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延終亦濟克舍此二策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則狼顧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既以澀滯裘褐不足禦寒恐此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進攻湖陸執慕容忠戰黃虛敗慕容厲降高平破傅顏于林渚進至枋頭燕主暐將北走溫軍不時進爲慕容垂所敗死者三萬人溫收餘衆屯山陽浦諉罪于袁眞廢爲庶人眞怒據壽春以叛溫移鎭廣陵發徒築城疫作死者復數千人百姓嗟怨明年圍壽春敗燕秦援師明年克壽春初溫自負雄傑有以王敦擬之者意甚不平欲立功關洛以圖九錫嘗臥對親僚曰爲尔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不能流芳百世復不足遺臭萬載邪秦燕再舉志業不遂行經王敦墓復望之曰可人可人既克壽春問于郗超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

未也因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邪溫曰卿欲何言超曰任天下之重者賁天下之責外無武宣之勲内無伊霍之舉何以易視聽鎭異同乎溫深納之遂謀癈立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鑒之孫也父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爲桓溫征西掾轉大司馬參軍深見禮待加散騎侍郎父愔在北府溫毎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與溫牋欲共獎王室超見毁之更爲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閒乞閑地自養溫大喜卽轉愔會稽簡文既立遷中書侍郎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日旰未得見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轉司徒左長史毋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服闋除散騎常侍出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按超佐溫定癈立之謀則有之矣然甫之言至爲要密安得宣露人閒史文似此者固不可信

初元明之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爾來爾來河内大縣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兄弟代禪言成帝有子而傳弟也李去子爲木車脫軸爲亘河内大縣爲溫二子者溫字元子會稽王名道子也溫未簒而死會稽卒爲桓玄所害而晉亾簡文帝既立溫復鎭姑孰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

相見便來便來一日夜四詔溫以疾辭帝崩溫奉遺詔不悅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諸葛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既立溫入朝拜高平陵且拜且言臣不敢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又問殷涓何狀也答曰肥短溫曰然向亦見在先帝側涓浩之子也浩廢死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處故溫疑而害之溫疾作停京師十有四日復還姑孰遂不起年六十二賜九命袞冕之服喪葬依安平獻王故事贈丞相謚曰宣武溫自廢立意存革命簡文大漸望臨終禪位孝武立又求九錫事雖未行天下莫不震動及卒弟沖代任盡反溫所爲故兄弟父子並以功名終孝武之世無敢議溫不臣者惟太學博士范宏之疏訟殷浩多敘溫逆迹卒坐淪落焉先是謝石卒宏之議謚譏其貪墨及是復論溫謝族方顯桓宗猶強僕射王珣又溫故吏三怨交集竟格宏之議出爲餘杭

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書曰桓溫事迹布在天朝王珣感提拔之恩懷入幕之遇託以廢昏立明足表忠節昔周公居攝成王幼弱猶避君位復子明辟漢宣年未二十霍光亦返萬幾若溫忠誠何不仰遵二矩方提勒王公匡總朝政逼脅袁宏使作九錫之文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上天降怒奸惡自亾社稷危而復安爾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臣下中宗肅祖斂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復不大明國典不審復欲誰待又與王珣書責以劉向父子之事痛規切之㊣宏之字長文汪之孫也終不得調卒于餘杭

論曰道子對桓㊣元斥其父晚途作賊抑而不用長文之言固深入之矣王殷肇釁禍鍾毒流晉祚既衰桓宗亦覆然則彰癉之權貴有風聲之樹先崇其實則名正而化隆徒爭其名則實乖而事僨

世之汲汲于疾惡者其亦審所務哉

晉略列傳二十六　　荊溪周濟譔

王述

王述字懷祖渾之從孫也祖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顙大鼻少言語宗族皆以爲癡父昶獨異焉兄子濟素輕之㬉無子姪之敬嘗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尓濟請言之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仕至汝南內史湛生承字安期弱冠知名王衍比之樂廣永寧初爲驃騎參軍還東海王越司空從事中郎預迎大駕功封藍田縣侯遷東海太守避亂渡江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述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名譽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述恆默然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望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張

目不畣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能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鎭武昌以屢有妖怪又猛虎入府欲移鎭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鎭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是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搬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强胡陸梁當蓄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千數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闞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

情失昔秦忌亾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褎姒之釁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尒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朝議亦不允移其事遂寢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加征虜將軍進揚州及徐州之琅邪都督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溫長史溫為子求昏于坦之坦之還家省父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地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

女妻兵坦之辭溫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溫請還都洛陽舉朝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特以虛聲震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尔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溫無以奪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豈宜若此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莫信及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爲當世所歎性至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擲諸地以屐齒蹈之不得怒甚掇口中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駡之極口述都無所應面壁而巳居半日奕去始復坐太和二年乞骸骨不許述竟侮疾痼不起三年年六十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簡子坦之字文

度弱冠與郗超齊名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辟簡文撫軍掾累遷從事中郎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桓溫長史父憂去職服闋徵侍中襲父爵帝奕之廢領左衞將軍本州大中正簡文臨崩詔溫居攝坦之持入諫帝乃改詔書遷中書令領丹楊尹出爲北中郎將徐兗青三州都督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臨發上表勸帝敬事崇德太后委任謝安桓沖引納侍臣博求忠讜帝嘉納之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疾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以致意焉年四十六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咸痛惜之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虎敦從弟彬之子也彬字世儒少以雅正著稱中興建拜侍中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焉彬哭周顗而後往敦怪其容慘既知哭顗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復何爲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危欲殺之王導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以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所謝後敦復欲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而委罪于王如故彬言及此敦竟容忍之以爲豫章太守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兵敗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

人強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行意外事乎含不從舒果沈之于江彬密具船待之而竟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除名詔以導故得原徵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亂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宮成賜爵關内侯遷右僕射年五十九卒官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彪之年二十須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遷武陵王晞鎮軍司馬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爲撫軍執政訪赦于彪之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郊祀必赦凶愚之輩將生心于僥倖矣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欲以曲安遠補句容令奚朗補湘東守二人

皆以卜術得幸彪之竟執不從桓溫聲言北伐兵下武昌人情震懼殷浩欲遜位避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所以保社稷爲殿下計也浩若去職人心崩駭天子獨坐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怱怱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于是撫軍司馬高崧意亦同彪之乃使爲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猷經略大算但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于始而不孰慮頃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則望

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靜鎮羣庶保固維城內媿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可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果收兵還鎮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少以孝友著僻爲華軼西曹書佐軼敗悝匿其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仕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好學善史書爲何充揚州主簿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歷中書黃門郎撫軍司馬遷侍中哀帝好服食崧固諫以公事免卒于家時官多遷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洽任贊時職息其憂也官眾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

可以矜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廢罷四軍罷三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則于事無闕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可使庶官之選差清涖職之日差久矣殷浩將復洛陽彪之在疾告上簡文箋陳泰謀容有詐浩未應輕進弗從遂有山桑之敗轉領軍遷僕射以疾不拜徙太常或告武陵王晞大修器杖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于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鎮異同簡文甚悅轉僕射豫州刺史謝奕卒或舉桓溫弟雲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

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乃不果用遷鎭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迹亾戸歸者三萬餘口桓溫牧揚州威勢震主四方皆遣上佐修敬彪之獨否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糾免彪之官彪之將去悉原見罪未上州臺者溫復劾檻車徵會赦免左降尚書頃之復爲僕射簡文崩羣臣或欲請溫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爲彼所責矣溫疾諷朝廷加九錫袁宏爲其文以示彪之彪之曰卿固大才然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亦頻使宏改定以延引時日會溫卒乃罷遷尚書令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加散騎常侍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儉陋甚矣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作今强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幸可繕完何必大興工力以勞百姓邪安不能奪

故終彪之之世新宮不作年七十三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謚曰簡

論曰當溫之盛也舉朝岌岌無以自固惟述彪之數折之述駁之以智彪之裁之以義可謂有大臣風節者也史偁廢立之際溫震懼失度彪之侃侃正色指揮自如以此多彪之是殆史臣飾詞欲以抑帝弈揚簡文而不知其害于義也君子奚取哉

晉畧列傳二十七

謝安謝元　　荊溪周濟譔

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爲桓彝所賞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王導深器之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寓居會稽與王羲之等爲山海游咸康中庾冰强致之會羲之亦爲庾亮長史入都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今四郊多壘柰何以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淸言致患邪（舊史載此在安執政後按安執政羲之已殁遽推上年惟是時二人共在京師）月餘告歸范汪舉爲吏部郎遺書絕之升平三年弟萬被廢安年四十始有仕進之意明年桓溫請爲征西司馬甚敬異之隆和改元遭弟喪自免歸尋除吳興太守徵侍中咸安初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大漸溫上疏薦安安受顧命既而遺詔不滿溫意頗恨安及

王坦之寧康元年溫赴山陵止新亭詔安與坦之迎勞或言溫將見害坦之懼問計安曰國祚淩今日豈唯身圖溫兵衛甚盛安坦之自兵間入坦之汗霑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意亦解笑語移日而罷溫卒遷僕射加後將軍仍領吏部坦之出爲徐州詔安總關中書事當是時溫弟沖代領溫衆與安款洽內外無閒言安爲政務舉大綱不存小察撫將吏如子弟人人得其歡心是以秦人負其强盛屢陷邊郡而諸將咸奮既蹶復振士氣自倍進揚豫徐兗青五州及幽州燕國都督領揚州刺史中書監錄尚書詔求良將安舉兄奕子元元字幼度少穎悟長有經國才辟桓溫掾甚見禮重轉桓豁征西司馬領南郡相及是徵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軍郗超素不愜謝氏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

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或問其故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是以知之元多募勁勇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咸來應募號爲北府兵秦人旣陷襄陽又遣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于彭城元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報遂道絕小將田泓請行沒水趣城賊鉤得之使報城中云南軍已敗泓僞諾而致元命遂死之彭超輜重在留城元遣謙等揚聲襲之超還救遂拔遂歸秦又使俱難毛當助超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難攻高密內史毛璪之于盱眙詔征虜謝石水軍次涂中右衛毛安之游擊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盱眙陷諸軍潰朝廷大震沿江置戍元度秦師已老可擊乃遣何謙救洛自擊難破秦師白馬斬其都督顏因謙亦解三阿圍會

破秦軍淮陰斬其將鄧保或作邵保誤超難引退(元)卒何謙戴逯田洛追戰君川大破之別遣參軍劉牢之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破其浮航白船運艦遂復盱眙超難僅以身免詔遣殿中將軍勞(元)進號冠軍加拜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還鎮廣陵罷彭城下邳二戍安以都督功拜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由是北府兵將名聞天下秦兵既敗苻堅大怒會其國中數有叛亂又年饑至八年乃大舉入寇衆號百萬十月陷壽陽朝廷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從弟石都督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破句難有功封興平伯肥水捷遷中軍將軍尚書令封南康郡公疏請興復國學普修鄉校安卒遷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坐與吏部郎王恭爭公事輒去職免詔諭令還不起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故事在家攝職許之疾篤進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年六十四石聚斂無饜既卒贈司空博士范宏之議諡襄墨朝議不從單諡曰襄(元)前鋒都督督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與安子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伊字叔夏父景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封長社侯伊有武榦累官桓溫大司馬參軍拜淮南太守加督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以破秦功封宣城縣子進豫州都督刺史西中郎將又以淮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將軍雖有大功持已

謙素桓沖卒遷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假節將軍如故上疏言江州虛耗連歲不登戶才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以寬民力詔州移尋陽餘並聽之徵拜護軍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弟不才亦有將略官至冠軍將軍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八萬人元入問計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之重請安便命駕出游初安樂會稽東山之勝于東府南東土山作墅以寫仿之常所寓游也是日至墅親朋畢集安與元圍棊共賭別墅安棊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游陟至夜乃還部署諸將事若宿辦秦軍已破壽陽使其將梁成等以五萬人東屯洛澗苻融督前驅兵二十餘萬駐壽陽堅督大軍三十餘萬駐項涼蜀之師絡繹在路堅聞晉兵少卒輕騎八千就融于壽陽而使朱序說石等速降序私于石等曰秦衆悉至不可敵也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前鋒以奪其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猶豫未決

(元)玹固爭十一月(元)遣牢之卒北府兵五千直指洛澗秦軍沮水陳牢之直前絶水搏戰士皆殊死鬥秦兵大敗斬梁成成弟雲及王詠禽其大將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士卒斬馘及溺水死者萬五千人收其軍實乘勝逼壽陽軍其東北依八公山堅與融登城以望晉軍晉軍陳整而氣鋭又見八公山上艸木疑皆晉軍憮然有懼色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少乎乃出軍沮肥水而陳張蚝者秦驍將也引軍與石遇肥水北石軍小却(元)玹整陳逼之蚝斂軍水南(元)使告融曰君以大衆遠涉吾地而臨水爲陳是不欲戰也曠日持久君何利焉盍稍却使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觀之不亦可乎堅衆皆曰我衆彼寡但阻水令不得度勢必萬全堅曰不如少却令彼半度我以鐵騎向水蹙之可立盡也融亦以爲然遂麾軍却(元)以八千人先涉直前觸秦陳秦人少之不虞其驟

戰也又陳已動不可止遂劉融出晷陳馬蹶斬之朱序呼于陳後曰秦兵敗矣遂衆奔秦兵大敗諸將畢度乘之秦軍奔走相蹈藉及投淮死者不可勝計追至青岡堅中流矢卒餘衆棄甲度淮西遁夜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也天大寒艸行露宿飢凍死者什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橐駞十餘萬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竟攝放牀上奕如故客心動問何書安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心喜甚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也詔殿中將軍勞師進(元)號前將軍假節(元)固讓不受安以總統功進拜太保當是時慕容垂叛秦于關東秦苻丕在鄴苻暉在洛陽苻朗在青州莫能制也所在大亂劉牢之乘勝復譙桓沖亦復魏與上庸新城三郡沖卒朝議欲用(元)安懼功名太盛力持不可以桓石民爲荆州石虔爲豫州伊爲江州石民復

豐陽魯陽苻暉西走進復洛陽安請經畧中原詔進十五州都督加黃鉞(元)為前鋒都督復下邳彭城(元)駐彭城命參軍劉襲攻泰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走之兗州平命劉牢之鎭鄄城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漕運命淮陵太守高素率三千人向廣固秦青州刺史苻朗降青州平進伐冀州命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一作雄度河立營苻丕將桑據屯黎陽(元)命劉襲夜襲走之遂軍黎陽丕懼乞降詔加(元)徐兗青冀豫幽并七州都督封康樂縣公以先封賜兄子玩于是徐兗青豫司梁六州境土以次克復而司徒會稽王道子日夜毀短安初安女壻王國寶以邪諂為安所惡國寶妹為道子妃國寶因諂事道子道子既帝母弟又與帝皆嗜酒故國寶讒得行安既憂盛滿又見讒構㥛鬱

彭桓伊來朝帝餞伊安侍伊雅善音樂蓄蔡雝柯亭篴嘗自吹之
帝命伊吹篴弄畢因奏曰臣于箏分乃不及篴然自足韻合歌管
請以箏歌帝樂甚許之伊乃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見有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
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不覺泣下霑襟越席就伊捋其須
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媿色會苻堅為姚萇慕容沖所逼遣使
求降且求援安請自出乃築新城于廣陵之步丘而居焉安自始
仕以至執政恆念東山不置及是盡室以行治泛海裝欲須經略
粗定郎自江道東還已而遇疾乃請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
前鋒都督(元)抗威彭城俟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而召其子琰解眾
還輿疾入都臨西州門悵然謂所親曰桓公時吾常懼不全忽夢
乘公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公輿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

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八月卒時太元十年乙酉也年六十六贈太傅諡文靖久之論淮肥功進封廬陵郡公安風流爲時所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裝曰無他但蒲葵扇五萬耳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或至掩鼻效之其居新城築埭城北後人追思名爲召伯埭羊曇以安愛之也安卒輟樂彌年行不經西州門嘗醉石頭扶路倡樂不覺至門左右曰西州門也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敂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之出鎮也政歸道子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鎭梁國自鎭彭城北固河上西控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且罷兵置戍命㊄還鎭淮陰序還鎭壽陽由是東北之勢不接翟遼叛于黎陽太守滕恬之被執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

附遼河上騷然矣(元)引咎求解職不許遇疾疏再上命移鎮東陽于路疾篤復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馳驅十載不辝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从若生也冀有豪氂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皇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亾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亾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亾叔臣安亾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

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夙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而聖恩赦過黷法猶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浦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宏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亟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此而不差脩短命也

使臣得及視息瞻覲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眞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還京口療疾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病久不差固求還東前後十餘上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十三年年四十六卒于官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諸從(元)征伐者劉牢之等數十八號北府將其後多爲桓(元)所誅戮裁遂至大司農遂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也逵隱居東山而遂以武勇顯安嘗謂遂卿兄弟志業何殊對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以軍功封廣信侯代(元)者朱序以功名終序字次倫義陽人父燾以材幹著名仕至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討司馬勳有功進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平反者錢宏太元初拜使持節沔中監軍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爲秦苻丕所圍屢破秦兵秦益兵合圍志在必取督護李伯護開門應賊城陷被執秦主爲誅伯護而官之尚書肥水之戰秦敗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豫五郡都督豫州刺史屯洛陽進兗青二州監軍刺史移鎮彭城加司雍秦梁四州都督復鎮洛陽數敗翟遼及其子釗嘗一度河敗慕容永兵于沁水使子略督護洛陽自還襄陽又敗秦將竇衛老病去官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母韓氏有膽略序之被圍襄陽母自行城謂西北隅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斜築城內二十餘丈賊攻西北隅果壞退保新城得不陷襄陽謂之夫人城安子瑤早卒琰官至衛將軍出討孫恩因領會稽內史爲恩所害二子肇峻皆遇難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拜著作郎轉祕書丞

衆遷散騎常侍侍中以輔國將軍破秦肥水封望蔡縣公父憂去職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徵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太元末爲護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王恭舉兵假節都督前鋒事平遷衞將軍徐州刺史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斬義興賊帥許允之破吳興賊帥丘尫恩退匿海島朝廷憂其復出以琰爲會稽內史五郡都督本官如故至郡不設備又不撫士卒已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先勝上黨太守張虔碩後敗羣賊銳進諸將請列水軍于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不聽賊至琰未食跨馬便出曰滅此乃食耳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殺賊甚多塘路迮琰軍魚貫而前賊于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至千秋亭敗績帳下都督張猛于後斫琰馬遂與二子俱被害寶亦死之贈琰司空諡忠肅劉裕捷左里得張猛送琰小子混刳肝生食之

小子混字叔源善屬文尚主以不附劉裕見害桓元擅政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能保五畝宅乎元慙而止

論曰世多以王謝並儕蒙竊惑焉夫柄國授才當原其志量課功校實必考其勳績安之良遠權勢並樹三桓默運潛移爰易其處荆楚慰懷舊之思江豫弭偏重之釁東北重任內舉惟賢休休有容斯爲美矣而元虢業小心嚴恭寅畏臨敵奮賁育之氣論功鳴繼范之謙是以開復六州幾平河朔向非國寶讒間道子昏荒牢

之不還翟遼敢逞太元之烈雖媿宣光可也洎乎遘閔受侮蔑踐
白雞天奪隆棟長城斯壞父子慘痛情見乎詞百世而下述其忠
悃猶將為之汍瀾於邑豈與夫怙權夌主伐異黨同內生宗社之
嫌外縱蛇豕之毒者提衡而立哉雖然鑒彼前車乃安求軫桓沖
易強于處仲安石取鏡于茂宏令德榮名由茲益劭蓋亦得王氏
之助云

桓沖

桓沖字幼子溫季弟也溫弟四人雲江州刺史升平四年卒豁荊
州刺史代溫鎮江陵祕不為溫所喜沖于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
溫甚器之弱冠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
遷監荊州五郡及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軍寧朔將軍新野義
成二郡太守鎮襄陽進號征虜賜爵豐城縣公拜振威將軍江州

刺史領鎭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其將張駿楊凝等徙諸尋陽沖拜江州未上駿率其徒五百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追討盡獲之然後之鎭初沖父彝死國難家貧諸子並少母病須羊禳解不能得以沖質羊羊主曰不願爲質幸爲養買得郎買得沖小字也及爲江州出射手射堂邊識羊主呼謂曰我買得也厚報之進江荆豫三州監軍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州十一年而溫卒舊史作十三年按興寧元年沖始爲江州至溫卒凡十一年

溫子六人熙濟歆禕偉㊀熙爲世子拜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溫嫌其才弱命沖代領其衆熙以故恨沖溫疾篤熙與叔父祕弟濟共謀殺沖沖知之徙諸長沙歆前已賜爵臨賀縣公禕不辨菽麥偉㊀並幼㊀財五歲沖乃稱溫遺命立㊀爲嗣襲溫爵南郡公詔拜沖中軍將軍揚豫江三州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假節代溫鎭姑孰

時寧康元年七月也溫在鎮大辟罪皆擅決沖以為生殺大柄非人臣所得專始上請須報三年以謝安輔政為時望所歸解揚州讓之諸桓及郗超固諫沖並不從改授徐兗青三州及豫揚六郡都督（豫州淮南廬江歷陽安豐襄城五郡揚州晉陵一郡）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將府并中軍假節鎮京口朝廷由是大安內外緝睦詔沖與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丹楊尹王蘊自以后父求外鎮復解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還鎮姑孰都督豫揚六郡而已沖既安之朝廷亦不疑沖怨望太元元年秦逼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眾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泗又表求自赴荆州與兄豁計事許之會涼州已陷乃罷明年豁卒（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不就為簡文撫軍從事中郎除尚書吏部郎以疾辭還黃門郎未拜謝萬之敗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建威將軍新野義成二郡太守鎮襄陽破燕將慕容屈塵進號右將軍溫內鎮以豁為荆揚雍監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與桓羆討之南陽督護趙億等逐太守桓淡據城叛附燕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燕南中郎將趙槃槃走魯陽追獲之置戍而還加監梁）

益軍溫卒進征西將軍荆揚雍梁益交廣都督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固讓不許秦陷梁益又上疏陳謝固辭開府卒年五十八贈司空諡曰敬詔沖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及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鎮江陵憚秦之強表請移鎮上明使冠軍劉波畱鎮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許之并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需年豐乃止明年秦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禦之奭畏懦不進序被圍于襄陽明年襄陽陷序為秦所執沖引咎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六年破秦管城七年攻秦沔北並有功八年伐秦拔筑陽攻武當別使楊亮攻涪城秦救至沖軍亦疫引還表兄子石民為振武將軍襄城太守督荆江十郡鎮江夏又表王薈為江州薈兄喪不拜謝安請用中領軍謝輶沖以輶無文武才求自領許之沖常以治理不如謝安而軍旅優之故內

政委安折衝自任壽陽之役沖深以根本爲慮遣精銳三千人入衛安謂三千人不足爲損益且欲外示閑暇軍已在近固不聽下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留自防沖不悅又聞謝石爲都督謝(元)謝琰爲前鋒對佐吏嘆曰安石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既而(元)等大捷沖自恨失言因慙發病力疾命兄子石虔等收復上庸諸郡九年二月年五十七卒贈太尉諡曰宣穆桓氏久鎮西夏及沖卒朝議欲用謝(元)謝安固以爲不可乃授豁子石虔豫州石民荆州石虔小名鎮惡有才幹趫捷絶倫從父在荆州年十餘歲于獵圍中見猛虎被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拔一箭虎跳石虔亦跳跳高于虎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爲秦軍所圍石虔躍馬赴之出入萬衆莫敢抗對秦人畏之至呼其名以怖瘧鬼壽陽之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攻之克其南城又破秦使援壽陽者張蚝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父憂去職詔起爲奮威將軍南平太守進冠軍將軍秦荆州刺史都貴遣閻振吳仲寇竟陵沖使石虔及弟石民拒之賊屯管城阻激水石虔設計夜度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克管城禽振仲斬七千級俘萬八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加領河東太守敗秦將張崇于武當降二千家沖卒進

監豫揚五郡豫州刺史鎮歷陽太元十三年卒追論管城功封作塘侯贈右將軍石民弱冠知名參謝安衛將軍軍沖版督荆江豫軍拜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同捷管城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秦兵于漳口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沖卒爲西中郎將荆州監軍刺史進號左將軍太元十三年卒

沖之未卒也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未下而沖卒石民代沖遣兵助統遂復之進復魯陽苻堅爲慕容沖所逼召其子暉于洛陽以自救石民于是遷鎮魯陽燕時慕容垂嘗鎮魯陽燕亡入秦常爲重鎮而遣河南太守高茂戍洛陽將軍晏謙復弘農置湖陝二戍堅爲姚萇所殺堅子丕嗣僞位敗于慕容永南奔垣將襲洛陽石民使揚威將軍馮該自陝城逆擊斬之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傳首京師

論曰史稱秦中有謠曰誰謂爾堅石打碎堅爲秦主名故謠子二十八皆名石欲以應謠然石虔入關名震秦國其時苻堅未爲君也豈後乃更名史文不詳歟當秦之强幾若非江左所能抗然吾考其時事秦以全力取襄陽遂挫三阿困君川情見勢屈北府兵

將固且目懾之矣沖督荆襄雖退衄于前卒振起于後疆埸之勝一彼一此東西棊劫豈曰無功石民繼之遂收伊洛綜諸桓之立效信廬陵之善任嗚呼偉矣哉

晉畧列傳二十八　　　　荆溪周濟譔

會稽王道子

道子字道子孝武帝母弟也出後琅邪孝王咸安二年年十歲嗣封食萬七千戶又攝會稽國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錄尚書六條爲謝安副加開府領司徒入妃兄王國寶之讒附安于帝安卒遂代安都督中外領揚州錄尚書數年加領徐州國寶者坦之之子安之壻也少無士操初除尚書郎中興以來膏腴唯作吏部不爲餘曹謂安故抑之辭不拜而附道子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當是時六州開復邊境無事帝不復親覽萬幾委任道子道子與帝恆舞酣歌連日夜又信奉釋氏親暱尼僧姏姆國寶因得竊柄用事桓元嘗候道子值其既醉賓客滿坐張目四顧曰桓溫晚塗

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版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乃頷之曰儂知儂知舉酒屬(元)(元)然後得起自是切齒于道子矣道子既總錄恆昏醟朝政大壞左衛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爲守令帶職在內委事小吏尼僧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臨官領眾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爲教絕酒不婬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非必手刃害之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非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眾議兼集無所采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

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中書郎范甯縷陳得失詞旨深切帝始不悅于道子然外每優崇之甯國寶舅也疾國寶邪諂阿附奏請黜之國寶懼使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于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以他事斬悅之國寶益懼復因道子以譖甯帝不得已出甯守豫章道子日益專恣嬖人趙牙倡也茹千秋錢唐捕賊吏皆用諂賂進牙至魏郡太守千秋至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臨水爲酒肆自攜親暱乘船遊就沽飲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得游目甚善然修飾太過非所以示天下儉也道子唯唯帝還宮道子謂牙上若知山是築成譴爾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繕彌甚博平令聞人奭上言千秋依託宰相弄權賣官其子壽

齡為樂安令贓私狼籍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民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所致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而恆以醉酒見恕良夫以執忠被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設吏佐無益于官有損于國疏奏帝寖不平十四年十一月國寶諷八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帝大怒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從容為帝言淮南陳愍及世祖時齊王攸故事勸帝盡友愛之道太妃亦數和解之帝復委任如初兼寵國寶以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帝夜被酒令召右僕射王珣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奪其寵因曰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更以國寶為忠十七年國寶弟忱卒于荊州自表解職迎母并奔忱喪特詔賜假而盤桓不發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夜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

子爲言于帝事得釋其冬皇子德文立爲琅邪王道子徙封會稽幷宣城食邑五萬九千戸後數年帝造淸暑殿窮極精巧國寶起齋窩倣之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疏道子以自媚于帝帝悅道子大怒於省內面責國寶拔劒擲之舊好盡矣帝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國寶復事道子且進其從祖弟緒緒亦邪諂道子復惑之擢琅邪內史安帝卽位道子輔政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隆安改元帝冠道子稽首歸政國寶拜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任政王恭起兵京口將除國寶及緒表至道子惶懼卽收斬二人以謝恭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爲侍中密請圖恭引譙王尙之與計事道子卽拜元顯征虜將軍先所統衛府及徐州文武悉以配之據此則道子當幷領衛將軍史文不具道子妃薨詔起元顯葬畢視事尙之說道子密樹外援道子深然

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都督刺史又割豫州四郡使𢼸督之豫州刺史庾楷素黨國寶及見削奪怒使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宜及其議未成先發制之恭以爲然遂約荆州都督殷仲堪及桓元楊佺期庾楷克期同舉上表請除愉及尚之道子不知機發于楷使人說楷曰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及恭舉兵我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尒以來誰復敢攘袂于相王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元顯慷慨言于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乃日飲醇酒而委事于元顯元顯年少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傅會者皆以爲有明帝神武之風元顯益自負𢼸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

琰等討恭而免仲堪等官恭司馬劉牢之陰附元顯襲破恭執殺之仲堪以(元)佺期爲前鋒執王愉進至石頭聞恭敗牢之率北府兵至大懼不敢上岸迴泊蔡洲詔以(元)爲江州佺期爲雍州轉仲堪廣州而代以桓脩敕各回軍(元)喜還尋陽仲堪怒結盟拒命詔罷脩還仲堪荊州始各受命還鎭加元顯散騎常侍中書令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謀奪父權諷帝解道子司徒及揚州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已爲揚州道子酒醒方知大怒而無如之何于是父子並錄尙書時號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道子更爲長夜之飲用事者輻湊西錄東錄門第闃然矣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爲謀主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民不堪命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中軍將軍督謝琰劉牢之等討之

嘗是時秦陷洛陽魏據兗州南燕陷青州桓(元)襲并荆雍軍旅洊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謝琰戰歿移牢之督浙東元顯自領徐州加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州都督百僚盡敬子彥璋封東海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爲守禦計道子日禱蔣侯廟爲諸厭勝會牢之遣參軍劉裕救至恩乃北去桓(元)致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義信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尒求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談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元)忝遠任是以敢披

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曰桓(元)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幷
殷楊專有荆楚世居西藩人或爲用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
爲亂東土塗地編户饑饉公私不贍(元)必乘此縱其姦凶竊用憂
之元顯曰爲之柰何法順曰(元)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撫綏未
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
進桓(元)之首必懸于麾下矣元顯大悅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
牢之有疑色法順還曰牢之必貳于我亟召入殺之不尒敗人大
事元顯不從元興改元拜道子侍中太傅其驃騎僚佐文武即配
太傅府元顯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加黃鉞
以討桓(元)夲用牢之爲前鋒都督譙王尚之爲後部法順又言于
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洩當斬之
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否斷在前軍而牢之反覆難可委信一

且有變禍敗立至可命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便可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莫可當(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再三不可且以桓謙代(元)為荆州以安西人之心(元)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元)(元)先斷江路商旅遂絕揚土飢虛運漕不繼士卒唯給粰橡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元顯登舟不發(元)用長史卞範之計引兵東下既過尋陽見無官軍大喜傳檄京師罪狀元顯尚之敗牢之叛降(元)(元)至新亭元顯棄舟率眾入宣陽門眾皆潰散唯張法順從焉元顯入東府問計于道子道子對之涕泣遂為(元)所害并其六子(元)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元)使人鴆殺之道子年三十九元顯年二十及(元)敗乃追贈道子為丞相謚曰文孝元顯為太尉謚曰忠迎道子喪改葬依安平獻王故事焉

王珣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導之孫也父洽字敬和穆帝甚親重之拜中書令苦讓不受珣弱冠與謝元俱爲桓溫掾溫嘗曰謝掾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轉主簿軍中機務悉委之文武數萬咸識其面從討壽陽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爲會稽王道子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及弟珉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並離絕之當時希安指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祕書監並不拜安卒珣時在東聞之遽赴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是所望于法護也便往哭盡哀論者貴之除侍中孝武好典籍珣與王恭殷仲堪范甯徐邈等並以文學見重轉輔國將軍吳內史在郡爲百姓所安入爲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復領太子詹事安帝卽位遷尙書令兗州

刺史王恭入赴山陵惡左僕射王國寶亂政將殺之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況擁强兵竊發京輦誰謂非逆乎幸而悛改君又何求若終不悛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旣而謂珣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終何如耳隆安元年恭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等共舉兵請誅國寶及琅邪內史王緒國寶不知所爲緒請矯道子命召斬珣及吏部尚書車胤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反問計焉珣勸放兵迎恭胤曰今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戰不可得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懼遂用珣策上疏解職詣闕待罪竟與緒俱被誅明年恭復舉兵進衛將軍假節都督琅邪水陸軍事與謝琰共討之事平加

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卒年五十三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

車允江績殷顗

車允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善知人見允童幼中謂育曰必使竟學將大卿門允恭勤不勌夜以繼日遂著通博之譽辟桓溫荆州從事轉主簿別駕征西長史寧康初爲中書侍郎賜爵關內侯孝武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允與丹楊尹王混摘句當時以爲盛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允領國子博士遷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王國寶諷八座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允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

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宏尒乃僞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甚嘉㊀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會稽世子元顯夜開六門㊀與御史中丞江績密啓道子績欲奏聞道子不許元顯聞而謂衆曰㊀績鬩我父子並逼令自殺績字仲元父灌仕至中護軍以方直爲謝奕桓溫所忌績少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睦終安之世辟召無所就安卒始爲道子驃騎主簿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荊州刺史殷仲堪將舉兵應王恭績不從逼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拜御史中丞奏劾不避權貴與㊀俱爲元顯所害績之拒仲堪也仲堪從兄顗實左右之故得不死顗字伯通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太元中自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涖職清

明政績肅舉仲堪要與應恭顗曰人臣之義愼保所守朝廷是非宰執之務豈藩屏所圖也仲堪固要之因行散託疾不還仲堪出省之曰兄病殊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滅門幸孰爲慮勿我念也仲堪不從顗遂以憂卒隆安末贈冠軍將軍

郗恢

郗恢字道胤鑒之孫也父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伯自御史中丞出爲荀羨軍司加散騎常侍羨被徵遂代爲北中郎將徐兗青幽四州及揚州之晉陵都督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鎭下邳與燕戰失利降號建威尋卒贈北中郎將謚曰簡恢身長八尺美須髯少襲父爵拜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帥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方伯之望太元十七年十月代朱序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督梁秦雍司軍假節鎭襄陽甚得關隴和降附動千計

初氐帥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既而反入梁州關中有巴蜀流民背姚萇東據引農逆應苻登登乃署衝左丞相使屯華陰以統攝之衝攻上黨太守苟靜于皇天原恢遣將軍趙睦代河南太守楊佺期守金墉而使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明年氐帥楊佛嵩叛奔後秦佺期睦追敗之潼關後秦救至睦戰死明年慕容永爲垂所鬭遣子(宏)求救于恢并獻玉璽一紐恢送璽于朝表救之王師未發而永滅佺期以疾去職恢代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隆安元年後秦將姚畧攻湖城及上洛又使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靖救洛梁州刺史王正(九)出子午襲其後畧懼而退以功進征虜將軍隴上都督加領秦州刺史魏軍來侵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距之與戰滎陽大敗引還而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應王恭初恢與仲堪俱以文學見親于孝武俱受方任仲堪既負國恢

獨與朝廷遙相犄角夏侯宗之及司馬郭毗等不順命收斬之既而朝廷以雍州授佺期徵恢爲尙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賊殺之并其四子而誘罪于羣蠻喪還贈鎮軍將軍

論曰泰始咸寧權不旁落太康平吳外戚萌芽洎乎顧託遂成禍始楊駿鍾賈郭戈操梁趙天潢之曜遞擒畢北之國競昌五馬南度葛藟未縈咸寧改元甫加芟薙既羅蘇祖之酷永著元規之誡是以褚褒王蘊回翔省闥便乞臨藩簡文歷相迄登宸極太元之內會稽而外王恭斯不可謂非遠鑒危車近遵夷軌者也然而親貴愛寵塏必皆當斧扆闒牆禦侮更乃專求原隰任重力薄贊以狂童孫盧濆其腹心殷桓披其枝葉卒成遷鼎之勢曾無維城之效後之論者或謂晉崇親親復封建竟遭同姓之變洛都非覆于劉石而覆于八王建康不傾于桓劉而傾于兩鍇此以見親親之不

可恃封建之不可復嗟乎洛都之亂正始于不親親而建康之亡亦豈封建之所致哉嚮令桃符守青社之封則楊賈啟宮闈之難矣元明成康繇椒聊之實則荆江重鎮委之親藩元子無跋扈之資璽寶消雄豪之氣矣就其起弔甕失亦猶囊漏貯中是以宋氏而還皆由斯道要亦方鎮之權非所語于封建也制治者務崇其實論古者必窮其原然後可以淩上世之隆替定一朝之法守晉復封建舍其實而趣其名唐議封建營其末而匿其本遂使先王良法美意歷數千載而莫敢復談治具之因以廢壞者固已多矣可勝嘆哉

范甯

范甯字武子順陽人也曾祖晷初爲河內郡丞太守裴楷薦之歷馮翊太守凉雍二州刺史終左將軍長子廣堂邑令散家穀振飢人次子稚稚子汪汪字(元)平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年十三喪母盡禮親鄰哀之外家貧無以資學廬于園中布衣疏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通弱冠至京師值蘇峻之亂遁逃西上庾亮溫嶠方屯尋陽未知峻虛實汪具言峻凶暴失衆狀嶠等大喜辟亮護軍參軍累遷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庾翼還鎭襄陽汪上疏以爲國家之慮當出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宜嚴詔諭翼還鎭養銳以爲後圖桓溫代翼爲荆州復爲溫安西長史征蜀之役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與朝

廷離貳汪自請歸京師溫甚恨焉出守東陽大興學校入爲中領
軍本州大中正拜徐兗都督出鎮京口溫北伐令率文武出梁國
坐失期免爲庶人遂屛居吳郡年五十六卒于家汪生甯篤學多
通疾時俗虛浮其原始于王弼何晏著論非之以爲罪過桀紂終
溫世未嘗仕進溫卒解褐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風化
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
武帝好文學雅親甯每被諮訪直言無諱請斥其甥王國寶迕會
稽王道子道子固求出甯帝不得已從之甯乞豫章帝曰此郡不
宜太守奈何以身試死甯不信術數固請行臨發上疏曰古者分
土割境以一百姓之心聖王制作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
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尓漸久人安其業丘
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

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幷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曾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調役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郡小縣皆宜幷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

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更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竝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祿不足以富家直是得之有由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唯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譴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

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纍世親戚傍友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上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天折生長滋繁矣帝甚善之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至郡大設庠序起樂臺采磬石于交州取郡四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遠近從學者千餘人改革舊制不拘常憲資給衆費一出私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使皆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

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唯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屛居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傳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而徐邈復爲之注云

徐邈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祖澄州治中永嘉時避亂徙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端雅博涉以愼密自居孝武延儒學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侍帝西省雖不口傳章句然常爲帝開釋文義標明旨趣

駁誤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帝宴集酒酣好爲手詔詩章賜羣臣或文詞率尒邈卽收還刊削經帝重覽然後乃出謝安卒時論異同邈因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議皆有證據范甯守豫章爲治煩碎邈與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廢事辤訟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廢事無滯則吏慎而民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還

紀綱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遷中書郎專掌綸誥帝甚親暱之初邈與甯並見委任甯既坎坷邈孤宦自危帝與會稽王道子有隙邈乃從容和協之爲自全之計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不可制苦辭乃已皇太子尚幼帝高邈輔佐拜前衛帥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東宮號爲博士無復師傅之禮帝素重邈特謂之曰雖未敕盡敬然終不以博士相遇也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帝嘉其謹密方之金霍有託重之意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哀毀增篤未踰年而卒年五十四

　　荆溪周濟譔

王恭

王恭字孝伯太原人高祖佑武帝時北軍中候祖濛哀靖皇后父父蘊孝武定皇后父也恭少有美譽淸操過人起家佐著作郎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丹楊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時會稽王道子當國寵任王國寶國寶交通掖庭恭言于帝誅其所因道子宴朝士尙書令謝石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直繩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術常衣黃衣如天師狀道子令與賓客談論恭又抗言折之道子國寶並嚴憚焉帝既與道子有隙擢時望任藩屏拜恭前將軍兗靑都督刺史假節鎭京口孝武暴崩國寶將夜入爲遺詔恭弟侍中爽拒之安帝立道子輔政委國寶機務因事免爽官恭入朝與

道子語時政多所匡拂道子亦欲和輯内外深布腹心而恭以國寶故畧不將順及赴山陵罷朝仰視嗤然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害恭國寶不可恭欲殺國寶而憚豫州刺史庾楷王珣又勸止之乃還鎮臨别謂道子曰主上亮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詞色並厲國寶等愈懼恭抗直尚節義然矜貴不恤下又信佛道勞役百姓還鎮將舉兵先結荆州刺史殷仲堪又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内史令起兵于東乃抗表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入己府讒疾二昆甚于讐敵國寶兄愷愉並與國寶不協愷爲侍中領右衛將軍愉爲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以國寶故皆自請解職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

明白也以臣忠誠必忘身殉國是以譖臣匪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罷兵令廞散衆解職廞怒攻恭恭不習兵事委任司馬劉牢之遣擊平廞上疏請自貶詔不許道子用譙王尚之策以王愉爲江州兼督庾楷豫州四郡楷怒使子鴻說恭恭便謀再舉牢之諫曰相王昔戮國寶兄弟以謝將軍亦已至矣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弗聽上表以除愉尚之爲詞朝廷使會稽世子元顯督王珣謝琰討恭恭夜夢牢之坐其處旦日謂曰事捷即以卿爲北府命牽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陰誘牢之牢之斬延降即遣子敬宣女壻高雅之因恭耀軍輕騎襲之恭敗將入城雅之先入閉門不納恭與弟爽（史叟作履）單馬奔

曲阿恭久不乘騎髀創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于葦席之下將西奔桓(元)至長塘湖爲人所告湖浦尉執送京師道子將面折之而仲堪前軍桓(元)楊佺期等已至石頭懼有變斬諸倪塘臨刑謂監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邪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弟爽及五男皆死惟庶子曇亨在乳母家爲故吏戴耆之所匿送諸桓(元)(元)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元)擅政贈恭侍中太保謚曰忠簡贈爽太常諸子通直散騎郎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仕至征虜將軍家世壯勇著稱牢之面紫赤須目驚人沈毅多計畫謝(元)鎮廣陵多募勁勇以爲參軍從破秦苻難

輜重于盱眙獲運艦遷鷹揚將軍廣陵相從斬秦梁成等于洛澗遂捷淮肥別平譙城鄄城進龍驤將軍彭城內史封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別救苻丕于鄴追慕容垂至五橋澤爭輜重兵敗還入鄴收集亾散兵復振以敗被徵後數年復為龍驤將軍戍淮陰進戍彭城領太守平反者劉黎于皇丘破降張遇平反者司馬徽于馬頭山燕寇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弗能救坐免數年為兗青都督王恭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既破王廞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國寶之戮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陳武將相遇禮意簡薄牢之負其能深懷恥恨及恭再舉會稽世子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密結牢之恭參軍何澹之知而白之澹之故與牢之有隙恭疑不納更置酒集衆請牢之拜為兄配以精甲利器使為前鋒襲恭恭死遂代恭時荆州殷仲堪

起兵應恭前鋒桓元楊佺期已破王愉逼京師上表理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兵馳赴元等退還鎮京口孫恩作亂陷會稽遣桓寶救吳其子敬宣參軍劉裕繼進比至曲阿吳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自東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琰留屯吳興牢之進臨浙江詔拜前將軍吳郡都督軍甫渡浙恩逃入海師還恩復入會稽害琰進鎮北都督浙東五郡恩轉入浙西害吳內史袁山松使裕討之恩率破散初牢之以小將一旦代恭衆情不服及却桓元敗孫恩威名大振當時偁爲名將元興元年拜征西將軍領江州以討桓元初元顯將討元使司馬張法順訪于牢之牢之以元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內慮元平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對法順不浚法順還請除之元顯不可卒用爲前鋒屯洌洲譙王尚之敗軍勢大沮元因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

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元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于句踐韓白戮于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于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屨偪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此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柰何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牢之負盛名握强兵意望甚盛而元顯白面少年爲大都督縱酒貴倨牢之詣門謁軍事竟不得見唯帝餞西池公坐一遇而已内不能平又自謂才畧足以經營江左欲假元手除執政然後圖元將納穆說敬宣諫曰元籍先業據上流不及今以順逆制之縱使陵侮朝廷豈可復制牢之曰吾非不

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但元平之後奈驃騎何遂遣敬宣降元大
喜置酒宴敬宣陳法書圖畫與共觀敬宣樂甚左右莫不匿笑元
顯敗立遷征東將軍會稽内史牢之憮然曰始尓便奪我兵禍將
至矣時元屯相府敬宣勸襲之牢之猶豫不决移屯班瀆而使敬
宣迎家京口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據江北以拒元集衆大議參
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
郎君今又欲反桓公一人三反豈得立邪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
敬宣失期不至牢之謂事泄乃縊敬宣至不遑哭便奔雅之將吏
共殯斂焉喪歸丹徒元令剖棺戮尸暴之于市及劉裕建義乃追
理復本官敬宣字萬壽與裕共破孫恩奇裕才畧深相結既至廣
陵遂與司馬休之高雅之俱奔洛陽桓元篡敬宣等各遣子弟質
長安以求助姚興與之符慕得數千人復還彭沛收義故爲討元

許(元)遣孫無終攻冀州刺史劉軌于山陽軌要共拒戰敗于昌平澗乃共奔南燕敬宣曉天文謂晉當復興又夢丸土吞之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其復土乎乃結青州大姓及鮮卑大帥欲滅慕容氏而奉休之爲主約既定雅之欲告軌軌時爲南燕司空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之志必不同將敗吾事雅之卒告之謀果泄乃相與殺軌南奔南至淮泗間而裕起義克京口手書來招或疑有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劉下邳不吾欺也卽馳還裕甚喜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父爵桓歆寇歷陽破之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固辭不許至州集軍糧具戰艦劉毅等西討失利賴以復振桓亮寇豫章苻宏寇廬陵並拒破之劉毅初參敬宣寧朔軍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毅外寬內忌自伐而上人終以陵競取禍何雄傑之有毅深恨之及敬宣爲江州毅與裕

書言建義之功未悉詶報敬宣奔亾之餘爲郡已過何至便居方伯敬宣不自安解職還都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内史裕欲使立功命討譙縱退衄坐免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遷鎭蠻護軍淮南安豐太守梁國内史從攻廣固還擊盧循累遷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淸河太守領冀州鎭廣固進右將軍爲參軍司馬道賜所殺道賜宗室疏屬也裕欲翦宗室西攻司馬休之于荆州故道賜殺其黨欲以應休之事竟不成爲敬宣吏卒所殺

　　　　荆溪周濟譔

桓玄

桓玄字敬道溫孼子也母馬氏吞貫星有身及生光照一室故小名靈寶體重兼常兒溫奇愛之溫卒時玄始五歲遺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及長形皃瓌偉綜藝術善屬文居國以雄豪自命嘗欲出獵假衆于刺史王忱忱卽斥鈴下五百人從之玄更服焉溫晩節不爲公論所予玄因被抑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慨然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郎棄官歸國上疏訟其父廢昏立明而被曖昧之謗詞甚傲誕桓氏世擅荆楚州人畏之甚于刺史刺史殷仲堪爲政呴嫗拘文義憚玄才地深相結納玄使氣陵之至于聽事前盤馬戲引槊擬仲堪仲堪弗能制益下之仲堪陳郡人祖融太常卿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

清言善屬文起家佐著作郎辟謝(元)冠軍參軍遷長史勸(元)厚撫僑庶以德懷遠(元)深納之領晉陵太守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及因亾叛質錄父母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領黃門郎太元十七年授荆益寧三州都督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鎭江陵雖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之

時會稽王道子執政任用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緒頗間藩鎭兗州王恭入赴孝武山陵甚不平之有違言(元)冀時有變己得逞志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斃不速爾今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才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君將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元)曰國寶姦邪孝伯平時所疾惡若推爲盟主使興晉陽之甲必當響應君悉衆順流傑亦投袂共匡王室此桓文之舉也會恭亦來約仲堪許之然陰持兩端聞國寶兄弟被戮始抗表[illegible]應恭得道子謝書郎

罷元因求廣州道子憚元在楚即順其意元受命不行已而恭八豫州刺史庾楷說復約舉兵以除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爲名仲堪鑒前事謂其必克即分軍五千使南郡相楊佺期爲前軍元次之仲堪自率二萬八繼進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皆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遭亂沒胡父亮歸國仕至梁州刺史佺期與兄廣弟思平皆有武幹自矜門戶或以方王珣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始過江昏宦失類每排抑之佺期恆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少仕軍府咸康中戍城固走秦將潘猛于康回壘降其眾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討賈衛有功進號龍驤改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堂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仲堪引爲司馬爲王恭初舉兵仲堪外要雍州刺史郗恢內結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江績並不從乃用佺期代績委以戎事元等至湓口王愉棄州奔臨川遣偏將追執之至橫江庾楷爲尚之所敗逃就元元擊禽尚之直趣石頭而恭爲劉牢之所襲殺牢之率北府兵馳駐新亭元等大懼迴屯蔡洲元從兄脩告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元佺期以重利可使倒戈道子納之即授元江州佺期雍州遷仲堪廣州而以荆州授脩使太常殷茂宣詔迴軍敕牢之以兵送脩仲

堪時屯蕪湖聞之大怒促進軍而元等喜于寵授仲堪乃南還使徇前軍曰不歸者家戮軍動元等狼狽及仲堪于尋陽當是時仲堪失職倚元等爲援元等又資仲堪兵力雖相疑沮勢不得異乃交質子弟推元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牢之尚之等朝廷咎脩計不立罷之還仲堪荆州然後各就鎭雍州刺史郗恢不受代用南陽太守閭丘羨計偁兵拒守佺期揚言元來入沔己爲前驅恢衆員元遂降佺期乃得入襄陽初佺期恨元以寒士見待將于盟壇襲殺元仲堪憚佺期兄弟驍勇恐併元之後害將及己苦禁之元知之至是使庾楷守武昌而自屯夏口以卞範之爲長史委以腹心明年求兼督荆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零陵四郡又求以其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朝廷欲成三州之釁並許之（元傳云分佺期所督四郡與元佺期甚忿懼長沙四郡非雍州所統佺期之忿以偉代其兄廣耳）仲堪畏逼督佺期有秦

師佺期誓眾欲託援洛以襲(元)仲堪弗許且屯兵過之楊廣欲拒偉仲堪不聽出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從弟孜敬先爲江夏相(元)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于是亦以救洛爲詞與軍而西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厚恩不衛山陵宜共問其罪使仲堪先收廣仲堪本計欲兩全既得書知不可復禁乃報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元)亦蹔止五月荆州大水仲堪竭廩振給(元)乘虛攻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經夏口(元)卽揚言朝廷遣爲己前鋒以討佺期襲巴陵密報偉使爲内應偉遑遽不知所爲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爲質令與(元)書詞甚苦至(元)曰仲堪無斷常懷成敗爲兒子作計我兄必無憂矣進至巴陵又進至楊口再敗仲堪軍遂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先使要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不如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

矣佺期信之率步騎八千赴焉既至仲堪不能給糧炊飯餉之佺期怒不見仲堪與兄廣逆擊(元)(元)避其初鋭退軍馬頭明日大敗之佺期走襄陽仲堪奔酇城俱獲之卽表求兼領二州明年詔拜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湘雍秦梁益寧七州(元)固爭江州朝廷弗能違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領江州刺史輒授偉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鎭襄陽自鎭江陵孫恩亂東土請討弗許以書誚讓道子道子世子元顯惡之密謀討(元)(元)輒移偉江州鎭夏口司馬刁暢鎭襄陽桓振皇甫敷馮該戍湓口輒移沮漳蠻二千戸于江南立武寧郡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輒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並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表已瑞應(元)之求討孫恩也表庾楷爲右將軍(元)既不行楷亦去職楷以(元)方與朝廷構釁事若不成禍必及已陰自結于

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元年詔討(元)大軍未發(元)得從兄石生報(元)
本謂揚州年饑且有孫恩之難朝廷未能用兵已得蓄力觀釁及
是大懼長史卞範之進曰公英略威名震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
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郊示以威賞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
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元)乃召偉守江陵自率衆下然懼王
師扼之愜爲進退之計既過尋陽心始安其衆亦奮移檄罪狀元
顯庾楷謀泄囚之至姑孰執元顯後軍尚之前鋒劉牢之降元顯
潰遂入京師自爲丞相揚州牧領徐州刺史中外都督總百揆錄
尚書徙道子殺元顯及太傅中郎毛泰泰弟邃參軍荀遜吏部郎
袁遵及尚之楷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太傅主簿
毛遁驃騎長史王誕于交廣尋追害道子于徙所恢之允之于路
以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爲

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卞範之
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姊夫殷仲文爲諮
議參軍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更以王愉爲會稽內史大
赦改年大亨讓丞相偁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加殊禮大築
姑孰城府臺館山池而出鎮焉既至辭內錄大政就諮小政則決
于謙範之自道子元顯用事賦斂煩重民不堪命(元)始至黜凡佞
擢賢俊京師欣然既而奢縱崇飾事役迭起民始失望會稽大荒
百姓散在江湖求食自活(元)令振之王愉便悉召還請米米少又
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百姓始怨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
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
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皆北府舊將(元)次第殺之襲兄冀州刺史
軌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北方二年(元)欲立功震物

上表請平姚興而宿將無復在者憚不克乃諷朝廷止之偉卒于
荆州將代以脩從事中郎曹靖之曰謙綜内任脩秉外權恐遂傾
動天下(元)納之命石康代偉(元)至親唯偉偉死自慮孤危欲速成
篡事仲文範之等又促之于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德文司徒
以王謐爲司徒中書監桓謙爲衛將軍錄尚書(允)爲中書令殷仲
文爲領軍將軍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以南郡等十郡爲楚國
置國官依魏晉故事新野人庾仄起兵討(元)襲馮該于襄陽走之
有衆七千爲壇城南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
護江安令鄧襄子謀應之時桓偉已死石康未至江陵震動(元)兄
濟子亮起兵羅縣以討仄爲名實欲據荆雍已而仄爲石康所敗
奔北方彬等皆死(元)使收亮徙諸衡陽十一月王謐奉冊禪位于
(元)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元)爲壇姑孰城南七里告天陳晉失

德己當代之大赦改年永始國號楚奉帝爲平固王遷尋陽(元)入京師尊父溫爲宣武皇帝廟稱太祖立妻劉氏爲皇后子昇爲豫章王諸桓皆爲王王謐等皆爲公侯桓謙爲揚州王綏爲中書令桓(宏)爲青州鎮廣陵刁逵爲豫州鎮歷陽(元)爲政改革煩數糾擿纖細行小惠矜小察益事營建三年移居東宮更修西宮殿宇其臣請立七廟(元)曰禮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然則太祖必羣廟之主昭穆皆自下之稱晉制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正太祖之位其失明矣(元)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謂王莽九廟見譏前史故以一廟矯之始入宮逆風亂儀杖登御牀地陷出游水門飄風拔其蓋濤水以二月朔入石頭壞大桁殺人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元)游獵無度以夜繼晝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官民並疲患氣者衆于是劉裕

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斬桓脩于京口桓(弘)于廣陵義軍至竹里(元)移還西宮初裕從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凡人傑也(元)妻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非常宜急除之(元)曰我方圖中原非裕無可使者俟平關洛乃復議之耳裕兵起(元)大懼其人曰此等烏合之衆豈足爲患(元)曰不然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牢之之甥酷似其舅何謂不足慮乎桓謙等請發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以待其至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然驚愕我按兵堅陳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必然散走破之淺矣若逆擊之夶寇稀突萬一蹉跌大勢必危謙等固請(元)不得已遣軍密敕殷仲文具舟石頭爲走計既而敗于江乘又敗于羅落橋驍將吳甫之皇甫敷皆臨陳授首(元)聞報益恐召諸道術人推

祘數爲厭勝之法問左右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元曰人或有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漂泊失所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愈忿懼謙等大軍又敗于覆舟山遂南奔元之篡也月及太白入羽林元甚惡之八十日而義軍起及走出南掖門遇胡藩藩執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八百人皆西來義故可以一戰陛下捨此欲何之元不暇答舉策指天因鞭馬馳去登舟經日不食左右進麤飯元咽不能下昇年數歲抱其胷而撫之元悲不自勝于道自作起居注敘討裕算無遺策諸軍違錯節度以致挫衄覃思著述不問軍計至尋陽挾帝西走留何澹之郭銓等以數千人戍湓口自還江陵諸郡慰問者皆不受使更作表賀遷都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遂輕怒妄殺殷仲文諫元曰

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紜妄興異議桼
何不糾之以猛乎大修舟師未三旬有衆二萬聞義軍已克尋陽
乃率樓船二百發江陵而使桓歆別將循淮東出歷陽以窺京師
歆敗渡淮走元軍至崢嶸洲遇義軍義軍財數千人然元恆懼敗
衄常漾輕舸于舫側衆既恨元少恩復見預爲走計莫有鬬心義
軍乘風縱火直突之元衆大敗燒輜重夜遁別將劉統馮稚襲破
尋陽義軍留討之故不及窮追至江陵馮該勸收兵更下元不能
用將奔梁州投桓希時益州刺史毛璩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璩
弟璠喪還葬江陵有衆二百人璩從子脩之爲元屯騎校尉知祐
之等且至誘元入蜀元從之人情乖沮制令不行乘馬出城被斫
殘中前後自相殺死人交橫狼狽入船行至枚回洲祐之與恬逆
擊之矢下如雨嬖人丁仙期萬蓋以身蔽元並中數十箭而死益

州督護馮遷抽刀向元元曰爾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等數人昇曰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執送江陵戮于市元出奔荆州别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既斬元拜脩之驍騎將軍荆州猶定義軍經旬不至乃復爲桓振桓謙所破振字道全石虔之子也少果鋭無行檢元爲荆州以爲江夏相坐凶横被黜元敗振逃華容巴陵戍將王稚㵐使告之曰桓歆已破京邑馮稚等復克尋陽義軍皆敗矣振大喜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以衆至謙字敬祖沖之子也亾入沮中爲元舉哀立喪庭謚元爲武悼皇帝聞振襲江陵會之遂陷江陵振躍馬奮戈入至行宫階下知桓昇死大怒將行弑逆謙止之且曰楚祚不終當復歸晉因奉進璽綬振自僞八州都督以謙爲江豫二州刺史既知稚㵐言

非實嘆曰公不早用我致有此敗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而使其黨拒義軍謙敗于馬頭蔚敗于寵洲義軍競進振率馮該等拒戰零溪義軍大敗退還尋陽毛璩克漢中斬桓希振乃遣蔚北守襄陽既而義軍復上何澹之敗于西塞王旻敗于武昌桓石綏敗于白茅桓亮乘虛襲豫章又敗振使馮該戍夏口孟山圖據魯城桓仙客守偃月壘互相犄角義軍並攻破之進平巴陵毛璩遣軍東下敗桓放之于夷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破桓蔚于襄陽義軍進次馬頭蜀兵屯零溪振乃擁帝出營江津以拒舟師而使溫楷屯柞溪以備宗之宗之破楷進屯紀南振留馮該等守江津自擊宗之宗之敗走而義軍破該復江陵振還自紀南見火起知城不守乃與謙等走溳城二月謙澹之楷皆奔後秦三月振與該子宏自溳城

襲江陵刺史司馬休之敗奔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討振沙橋臨陳斬振謙在後秦數年會譙縱以蜀叛偁藩于後秦又通盧循請謙爲援以應循至枝江爲荆州刺史劉道規所斬諸桓道恭斬于江陵亮斬于益陽珍斬于沙橋石綏斬于梁州石松(允)坐殷仲文死其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斬于江陵苻宏斬于湘東馮該斬于石城殷仲文以降免死爲東陽太守迁刺史何無忌誣以謀反云欲奉(允)以嗣(元)及其弟叔文永嘉太守駱球曹靖之卞承之劉延祖皆坐死唯王謐以劉裕舊恩獨全謐字稚遠導之後也少與桓(允)王綏齊名(元)舉兵謐以侍中奉使詣(元)因留(元)軍(元)甚昵之(元)擅政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元)簒位兼太保封武昌縣公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謐獨奇貴之裕負刁逵博進不時輸逵縛之馬枊謐見而責逵釋裕代償其負

及裕破元元黨皆誅遠至赤族諡獨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自以受寵桓氏心常不安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諡遂出亾裕追還任之如初義熙三年卒贈司徒諡曰文恭三子入宋皆至大官

論曰靈寶色厲而内荏雄才大畧蔑有聞焉遂能偃蹇西垂震蕩東土何哉山池墱廟誅求竭于無藝亾徒失伍追遠窮于比屋王殷構其釁會孫盧蝕其腹心民勞靡訴自然崩潰故知鑠鑰之寄匪輕牛羊之牧尤亟未有民氣和樂而桀黠得恣其馮陵者也

荆溪周濟譔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叔父泰字敬遠受異行于錢唐杜子恭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産進子女以求福自云能服食養性王雅甚重之王珣言于會稽王道子流諸廣州刺史王懷之使行鬱林太守雅薦諸孝武得召還道子更惑之以為徐州主簿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兵數千人為國討恭黄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焉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術泰謂晉祚將終因扇動百姓私集徒衆朝士咸懼致亂憚元顯莫敢言會稽内史謝輶發其謀于道子道子誅之恩亾命入海其徒皆謂泰實不死蟬蛻仙去就海中資給恩恩聚合得百餘人志欲復讐元顯調

東土免奴爲樂屬賦役煩重百姓不安其生隆安三年乘釁出海攻殺上虞令襲會稽内史王凝之凝之羲之之子也亦世奉五斗米道聞賊至僚佐請爲備凝之不從入靜室良久出曰已請大道許以鬼兵相助賊今自破矣俄而恩至被殺會稽旣陷恩衆至數萬于是會稽吳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一時俱起攻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會承平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咸束手被殘破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允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道本信奉孫泰此忽遇禍必有其故史不詳太子洗馬孔馥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内史桓謙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新蔡王崇並棄城遁走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誅殺異己戮及嬰納詔衛將軍謝琰鎭北將軍劉牢之討之轉鬥而前諸賊皆燒倉庫焚邑屋刊木湮井虜掠財貨相

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便攜將者囊簏盛沒諸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矣琰復義興吳興牢之從吳郡進臨浙江恩初聞八郡響應曰天下無復事當與諸君朝服入建康耳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東故不失作句踐也牢之旣濟乃曰孤不羞走矣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多棄寶物子女于路叅麗溢目牢之部曲緣路收斂恩竟得脱詔以琰爲會稽內史盡復山縣明年恩破餘姚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入海少日復至邢浦琰輕敵戰死會稽復陷詔冠軍桓不才輔國孫無終寧朔高雅之討之恩復入海乃命劉牢之鎮會稽吳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出浹口雅之敗績牢之使參軍劉裕擊之恩入海轉寇滬瀆殺山松浮海向京口牢之遣裕奔救恩敗走郁洲裕與牢之子敬宣隨而擊之恩復大敗浮

海南還裕等沿海邀截復大破之于滬瀆恩遂衰弱元興元年復寇臨海為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赴海死妖黨及其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餘人餘衆復推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二十餘萬其後戰死溺死及流離轉賣至恩死時財餘數千人恩前後數十戰所殺百姓復數萬人三吳由是衰耗

盧循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諶之曾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工弈棊沙門慧遠謂之曰君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柰何循妻孫恩之妹也恩性殘酷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元興元年恩死循代領衆寇東陽劉裕破之走永嘉桓(元)擅政因授永嘉太守循雖受命寇掠不止明年正月使其妹夫徐道覆復寇東陽裕又破之八月遂破循于永嘉循奔晉安裕逐擊之循乃泛海趣廣州是

冬桓(元)變明年劉裕起義兵誅(元)循至廣州刺史吳隱之使其子拒戰戰死嬰城百餘日城陷爲循所執徐道覆別陷始興循遂自稱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道覆稱始興太守遣使入貢義熙元年二月帝還自江陵時大亂初平餘孽未靖譙縱又反于蜀朝廷草刱未遑南討因授循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道覆始興相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中云將下都貨之旣稱力少不能致遠即于郡中賤賣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爭市贛石水急出船旣難且皆竭力無貲復裝皆儲以待如是數四船板大積五年劉裕伐南燕道覆使人說循乘虛襲京師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謂理極于此將以傳之子孫哉正慮劉裕難與爲敵耳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顧力未暇是以權宜假授豈足深信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思歸死士掩擊何劉

之徒如反覆手不乘此機以圖大事而欲保一日之安若裕平齊息甲歲餘自率大衆南屯豫章以一師徵君君自度能拒之乎及裕未還傾其根本既克都邑裕雖至無能為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君若不從吾自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矣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道覆拔劵取板併力裝船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順流而下寇南康廬陵豫章守相皆棄城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禦之兵敗被害循寇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逆戰敗于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朝廷急徵裕裕已克南燕方欲經營司雍聞報即引兵還聞無忌敗死乃東大軍馳赴京師豫州刺史劉毅率舟師二萬將西上裕止之不可道覆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事之成否係此一戰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江陵與道覆合軍而下五月敗毅于桑落洲戰士

十萬舟連百里不絕朝廷大震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欲乘勝逕進計議數日始決策東下裕初還將士未集賴循遲迴因得募兵爲戰守備裕之北伐也僕射孟昶贊成之何劉南討昶料其必敗至是建議謂賊鋒甚銳不可敵宜奉帝北保廣陵朝議多同昶惟龍驤將軍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可中兵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故敢入寇既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必用昶計請從此辭裕甚然之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鎭外傾强寇內偪一動足則事去矣江北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亦不過苟延歲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捷臣主同休否當橫尸廟門以遂由來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

苟求生活也昶恚請死裕怒曰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引
咎自陳贊裕北伐致危社稷仰藥而死循至淮口道覆請焚舟直
上自新亭至白石數道並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自裁以大勢言
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于一朝非計也不如案兵待之乃迴
泊蔡洲道覆退而歎曰盧公誤我矣今我得為英雄馳驅天下豈
足定哉官軍柵石頭斷查浦循攻柵不拔船為暴風所傾有死者
戰南岸又敗進攻京口掠諸縣無所得因南走留其黨范崇民將
五千人據南陵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閒內史
蒯恩中軍諮議孟懷玉追之以庾悅為江州刺史虞丘進為鄱陽
太守自還東府治水軍又使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率
舟師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時譙縱通使于循又乞師于後秦後秦
使其南將軍苟林會縱寇荊州循分兵配林使闚江陵至江津為

道規所敗道覆率衆三萬復寇江陵又敗走還湓口庾悅以虞丘
進爲軍鋒屢破循兵進復豫章十月裕自率兗州刺史劉藩等南
討仲德聞大軍將至進攻南陵十一月崇民敗走處復番禺撫其
舊民戮循親黨分遣田子擊諸支郡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
當乘流竟下裕曰此欲戰也十二月進軍大雷循道覆悉衆數萬
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先分步騎齎火具伏西岸悉出
輕艦載強弩迎射循軍不能當泊西岸西岸軍投火焚之烟燄張
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悉力柵斷左里裕力戰破之所
殺及投水死者萬計餘衆多降循單舸遁走裕遣劉藩孟懷玉追
之循走番禺道覆走始興明年二月懷玉克始興斬道覆循行收
兵三月至番禺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四月田子救番禺擊循
破之所殺復萬餘人田子與處又追破之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

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杜瑗討斬之瑗交阯人也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代之詔書未至而循襲破合浦徑向龍編慧度率州兵拒諸石碕破之餘眾尚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循晨至南津慧度悉散家財賞軍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步兵夾岸射之眾艦俱然徒眾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或諾或否乃悉殺諸辭死者而自投于水慧度出其尸斬之并其父嘏及李脫等七首函送京師梟于建康市

論曰老氏之教以退爲進以讓爲爭可謂工于言利者也由其道者處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其究至于棄蔑倫常蕩絕廉恥胥天下之人睊睊盻盻並爲獨夫攘臂一呼波蕩根拔固其所也人心之欲利如鷙鳥猛獸之患搏噬賴名義爲之籠檻耳苟有人焉洩

而縱之則亦何所不至哉晉之季年君臣並惑崇飾塔廟歸誠道門以冀邀福免禍者皆王何郗謝冠冕之族也以彼標名德之望當具瞻之地猶倘若此是以好亂樂禍之徒得逞浮誕之辭倡無稽之說施扇惑之技誘愚迷之衆毒流東南釁鍾再世是知拔本塞原必崇禮教豈徒鐫肌刻膚陷匈湊脰之所能禁約者乎

毛璩

荆溪周濟譔

毛璩字叔璉寶之孫也父穆之字憲祖小名虎生襲寶爵州陵侯參庾翼桓溫征西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璩都鄉侯揚威將軍潁川太守從平關洛師還以二千人留衛山陵升平中遷寧州刺史從封建安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從伐燕監鑿鉅野引汶會泲通運道師還留督東燕四郡領太守尋遷揚州江西及荆州雍揚七郡督軍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進領梁州以疾解職秦寇彭城復以冠軍假節監江北軍鎭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鎭姑孰秦圍襄陽詔就上明受桓沖節度秦寇梁益梁州楊亮益州周仲孫奔退沖上穆之督梁州三郡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右將軍如故假節戍巴三子球爲梓潼太守父子伐蜀至

巴西糧乏退屯巴東病卒贈中軍將軍謚曰烈璩兄珍襲父爵四弟球璠瑾瑗璩弱冠參桓豁軍轉謝玄征虜參軍淮肥之役與田次之共追秦王堅至中陽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爲譙王恬鎮北司馬海陵縣界有地名青蒲四面湖澤逃亡依聚菰葑中官不能問璩因旱遣之以火自出者近萬戶皆錄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將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太守代郭銓爲益州安帝初進征虜桓元篡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其使者傳檄討元元見天下風靡益州獨不附已大怒使桓希爲梁州據漢中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周道子戍白帝璩命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直至白帝而劉裕義軍起初璩弟璠爲寧州卒官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督護馮遷將數百人送葬江陵會元將走瑾子脩之誘使入蜀與祐之等共斬之師進至枝

江桓振復陷江陵義軍敗季之述皆病師退約之獨僞降圖振事泄被害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撫餘衆保涪陵璩克漢中斬桓希自領梁州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擊走之因進攻振帝返正以璩首義下詔褒美進征西將軍散騎常侍益梁秦涼寧五州都督行宕都寧蜀太守寧蜀郡蓋安帝時所置志不載處茂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夷校尉瑾持節監秦梁軍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畧陽武都二郡太守蜀郡太守瑗輔國將軍寧州刺史二月帝還都而譙縱反于蜀初處茂等進軍攻振璩使瑾瑗下外水參軍譙縱侯暉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内水會師于巴軍士憚役侯暉因之以作亂行達五城水口率衆逼縱爲主縱素懦自投于水出之逼使登輿又自投于地乃紡諸輿中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

里馳還遣參軍王瓊討縱相持于廣漢瓊敗璩麾下開門納縱璩瑗并子姪在蜀者皆遇害詔贈本官追論討元功封璩歸鄉公祐之夷道侯脩之時從帝還都為劉裕鎮軍參軍叅遷右將軍明年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破縱將譙明子于白帝脩之求從征蜀拜龍驤將軍使與文處茂時延祖共助榮期進至宕渠榮期參軍楊承祖殺榮期以叛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明年與漢嘉太守馮遷共斬承祖遣兵助處茂于巴欲與俱進益州刺史鮑陋不肯脩之還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讐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臣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候廟畧可乘之機宜踐投被之會屢愆臣雖

劾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屨之憤況忩家殉國匙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是用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而洒淚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躬先士卒身馳賊廷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執政乃命劉敬宣監軍討縱雖不能克縱亦畏懼歸璩以下棺柩幷其家屬焉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劉牢之之甥也（疑是何謙子然史無明文）忠亮任氣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牢之鎮京口常從贊畫善參軍劉裕牢之將降桓（元）與裕固諫不從遂同舟還京口（元）入京師牢之自殺裕方逐擊盧循徐道覆無忌即勸迴兵討（元）裕以（元）簒未成會稽道遠乃止（元）既簒遂共起義同盟者十二人劉裕裕弟道規劉毅王元德王仲

德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辛扈興童厚之孟昶及無忌

王元德太原人及弟仲德爲秦起兵攻慕容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引農太守仲德見(元)偁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既謀起義裕使元德及河內太守辛扈興振威將軍童厚之在建康爲內應幷報毅兄劉邁邁泄其謀元德扈興厚之皆被害邁亦被殺仲德走免裕入京師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從伐南燕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克盧循之亂沮北遷之議裕甚任之使領兵屯越城數挫賊鋒遂追破范崇民于南陵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裕伐後秦拜征虜加冀州刺史前鋒都督諸將咸受節度長安平遷太尉諮議參軍裕欲遷都洛陽仲德諫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俟文軌大同然後更議乃止仕宋至鎮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世貧素躬耕力學(元)敗拜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鎮歷陽與劉敬宣共破桓歆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遷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卒官贈太常加散騎常侍追封江陵縣公謚曰桓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偁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生初爲會稽王道子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墨衰赴義裕以爲建武將軍分領義兵與皇甫敷戰于羅落橋軍敗被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加贈散騎常侍封曲阿縣公韶從復京師爲鎮軍參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龍驤還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封巴丘縣侯以寧朔將軍從征南燕克臨朐先登克廣固領北琅邪太守琅邪內史從討盧循捷左里更封安陽縣侯還左將軍江州刺史有罪免宋初加食邑卒贈安南將軍初憑之戰死裕使韶弟祗領其衆京邑平爲鎮軍參軍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元)江陵平道規遣平(元)餘黨遷武陵內史封西昌縣侯義熙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入寇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衆還江北督軍青州刺史廣陵相宋國建遷宋國領軍將軍卒道濟亦韶弟也從道規鎮荊州數有戰功又從裕伐後秦事詳王鎮惡傳卒爲宋佐命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元)引爲參軍以貪刻免後爲(元)豫州刺史刁逵參軍與義謀克期襲歷陽失期不得發爲逵所執檻車送京師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禽之拜輔國將軍宣

城內史與劉敬宣共破桓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以本官督淮北軍鎮山陽義熙初南燕入寇却之進使持節青州及揚州之晉陵都督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長民率衆入衛因劾南康相郭澄之妖賊伐木積年隱蔽不言欺誤無忌當斬詔原之循兵將至與孟昶共勸北遷裕不聽令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及揚州之六郡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裕襲劉毅于荆州以長民監太尉府留事毅死爲裕所殺事詳劉穆之傳

昶平昌人家京口素與裕善爲桓元青州刺史桓宏主簿宏使至都元見而悅之劉毅兄邁爲元竟陵太守未之郡元謂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州里也邁素不平昶因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惟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元笑而罷昶還過家裕將舉義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正應是卿耳于是合謀毅素善無忌與言及興復無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誠得事主雖强易弱也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相要結昶妻周氏貲匳甚富昶欲得之以集事乃告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元使我一生淪陷我淩當作賊卿幸早離絕

脱富貴還相迎周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若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耳祀悵然久之而起周追還坐曰觀君之意非謀及婦人者指其抱中兒曰此而可賣亦所不惜遂罄貲給之祀弟顗娶周從妹周紿以夢惡欲得絳色物爲厭勝因悉取門內帷帳絳帛密縫作軍士袍議既定元德仲德邑與厚之入京師爲內應諸葛長民往歷陽襲(元)豫州刺史刁逵毅祀及裕弟道規往廣陵襲(元)青州刺史桓(宏)無忌及詠之馮之從裕襲桓脩于京口同日俱發無忌夜草檄其母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復何恨裕託游獵收徒衆得百餘人詰旦城開無忌著傳詔服居前衆隨入斬脩脩司馬刁(宏)率衆至裕登金城指無忌示之曰此敕使也帝已返正尋陽今日(元)首已梟大杭矣我等奉密詔分道誅黨與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來此欲

何爲衆遂散走旣克京師元西奔裕拜無忌輔國將軍琅邪內史配以會稽王道子精兵令追之與道規俱受劉毅節度元留何澹之等守湓口義軍次桑落洲澹之來攻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望見使急攻之衆曰賊帥必不在此無忌曰固也今衆寡不敵當出奇道賊帥不在必易得得以令衆賊挫我奮可一鼓敗也從之果得舫因傳呼曰獲澹之矣歡聲動江水賊衆驚擾因風縱火遂克之進至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師又破元于崢嶸洲元黨殷仲文奉穆后及皇后來奔送之還都進據巴陵元走死從子振復陷江陵進討之破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泉旣而爲振所敗引歸尋陽整衆復上破馮該等于夏口復克巴陵進次馬頭振請割荆江二州以易天子無忌不許進克江陵振亾走無忌奉帝還都拜右將軍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

郡都督豫州刺史未之職遷會稽内史浙東五郡都督持節將軍如故義熙二年遷江荆二州八郡都督江州刺史鎮豫章封安成郡公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常侍進號鎮南徐道覆自始興入寇無忌逆討之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成敗在此一舉賊艦大且居上流蜂蠆之毒邾曾成鑒宜決南塘水奪舟楫之利堅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越我北下然後蓄力養銳坐乘其弊此萬全策也參軍殷闡曰賊所將皆三吴百戰餘勇加以始興谿子拳捷善鬬未易可輕也宜且留屯徵兵屬城厚集衆力然後與戰無忌不從遂以舟師南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西風急飄所乘小艦向東岸賊大艦乘風力壓之衆遂潰散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持以督戰死焉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

荆溪周濟譔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家京口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初參劉敬宣寧朔軍桓㊁時與劉裕弟道規並爲桓㊄青州參軍素善何無忌遂應裕舉義約裕起京口毅及道規孟昶起廣陵孟昶者㊄主簿也勸㊄獄未旦開門放獄人毅等壯士數十人直入㊄方啜粥卽斬之收兵度江助裕捷竹里克京師㊁西走拜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督無忌道規追討用無忌策破湓口克尋陽㊁收兵逆戰敗諸崢嶸洲㊁走還江陵遂爲益州兵所誅而㊁將劉統馮稚等襲陷尋陽留討十餘日始至江陵江陵巳復爲桓振所陷戰零溪敗績退還尋陽坐免十月復上至夏口振將馮該使孟山圖據魯山桓仙客守偃月壘自軍漢東毅使無忌列艦江中以縻該自攻

魯山道規攻偃月半日俱克生禽仙客山圖該遯走進平巴陵復
拜兗州將軍如故遂破該豫章口入江陵斬元黨送帝還都詔以
司馬休之爲荊州毅還屯夏口振復襲陷江陵休之奔襄陽毅擊
振斬之戡定餘黨十餘輩進號撫軍義兵之起毅壘經從事至是
乞終喪弗許除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都督豫州刺史封南平
郡公鎭姑孰初桓元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其上號爲盤龍齋毅
小名盤龍至是居焉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裕伐南燕盧循乘
虛入寇何無忌敗死豫章毅將討之疾甚朝廷大懼謀北遷俄而
裕還毅疾亦愈將行裕與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
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
止毅毅怒謂藩曰我特以一時之功推寄奴耳汝便謂眞不及邪
投書登舟至桑落洲大敗棄船走釁中得歸二萬人與輜重並沒

裕撫慰之請自貶降爲後將軍循既退求追討以雪前恥裕憚毅復立功弗許遷江州都督初毅在京口家貧與知識射東堂司徒長史庾悅後至奪其堂以射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及毅就求子鵝炙弗與及是悅爲刺史毅因奏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移刺史治豫章而割州兵千人戍尋陽以鎮羣蠻從之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悅發憤而卒毅之再平江陵也魏詠之代爲荆州卒道規代之卒毅代之道規治有聲聞盧循入寇遣司馬王鎮之揚武將軍檀道濟赴援時蜀賊焦縱僭藩于後秦桓沖子謙亾在後秦縱請與俱攻荆州後秦又使苟林爲縱聲援鎮之等至尋陽爲林所敗林上屯江津縱將譙道福與謙自蜀下屯枝江道路梗塞朝問不至民聞謙來多有應者道規集將士告之曰頗聞有去就之計吾杖大順殄逆氣東來文武自足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達曉不閉衆心乃定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至使居守自出討謙人曰苟林伺釁江津大軍出必來攻不如使宗之等分擊之道規曰循璽中流謙林相首尾內外扇惑非吾自行其事不逹林愚豎客將無他奇畧比其持疑吾已破謙林膽落矣遂並斬之檢謙軍實得城中人書對衆焚之衆乃大安循又使徐道覆來攻破諸豫章口荆州乃定義熙八年以疾求歸卒于京師毅表荆州編戸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請兼督交廣從之毅

性剛愎自矜外推裕而心不服每覽廉藺之事輒絶嘆以爲不可能也裕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朝士有清望者謝混郗僧施皆與相結既據上流陰欲圖裕故求廣所統又奏僧施爲南蠻校尉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並從之將之鎭辭墓京口裕往會倪塘胡藩言于裕曰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勝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常自許雄豪是以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共功其過未彰不可及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萬餘人自隨因疾請其從弟兗州刺史藩自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乃收殺藩混下詔罪狀毅自率諸軍襲之參軍王鎭惡請前驅裕使蒯恩佐之僞劉兗州上晝夜兼行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恩居前鎭惡次之船留一

二人對船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留人曰度我至城便鼓嚴令若大軍至者又分遣人燒江津戰艦去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問兗州何在對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又見江津火起且聞鼓聲知有變馳欲白毅閉城而鎮惡軍已入毅長史謝純參槩出閣有兵左右欲引車歸純叱曰我人吏也將焉逃馳還入府鎮惡與內兵鬥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內兵敗穴金城而入遣人以詔赦文裕手書示毅毅弗視與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毅軍士自東來者與臺軍多稔故且鬥且相語知裕自來因駭動逮夜皆散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恐闇中或自相殺乃引出圍金城而開其南面毅慮南面有伏率左右三百人開北門突出脩之欲將純去純不從止死毅夜行二十里投牧牛佛寺寺僧曰昔亾師容桓蔚爲劉衛

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乃縊裕斬其尸及其子姪初毅季父鎭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汝輩才器自足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受爾榮亦不受爾累毅貴導從到門輒詬之屛儀衛數百步外與白衣數人並進乃得見毅死裕奏徵爲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豫譙閔王承曾孫也承死王敦之難子烈王無忌嗣無忌字公壽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嘗于公坐欲殺父仇王廙子耆之爲御史中丞車灌所奏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于是聽以贖論官至前將軍永和六年薨子敬王

恬嗣恬字元愉簡文初即位未解嚴桓溫吹角中堂恬爲御史中丞劾溫大不敬溫視奏歎曰此兒可畏乃敢彈我歷尚書侍中出爲吳內史武孝深杖之出鎭北府大元十五年薨子忠王尚之嗣尚之字伯道歷驃騎諮議參軍爲會稽王道子所委任豫州刺史庾楷與王恭等舉兵尚之討楷走之即代楷爲豫州休之尚之季弟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從鎭歷陽桓元反來攻休之城守尚之戰敗休之率五百人出城奮擊不勝遂奔南燕劉裕義兵起與劉敬宣等還國時裕奉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授荆州監軍刺史到鎭未幾爲桓振所襲出奔襄陽御史中丞王楨之劾失地免官徵拜後將軍會稽內史中丞阮歆之又劾與虞嘯父犯禁嬉游降號征虜尋復爲後將軍盧循作亂加督浙東坐公事免劉毅既死詔以休之爲荆州都督刺史復鎭江陵初桓元既害尚之更封

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以奉閔王後安帝返正追贈尚之衛將軍罷康之封更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封譙郡王休之在荊州善撫字得民和文思在都好通輕俠劉裕惡之義熙三年三月有司劾文思擅箠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文思聚羣不逞將圖裕裕執文思遣康之送付休之令自訓厲意望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以書謝裕裕由是不悅命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爲之備是歲宗室出亾者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擊傷青州刺史檀祗遽旦始退明年正月裕遂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而自率兵擊休之休之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聞之皆逃歸京師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裕密使遺休之參軍韓延之書曰文

息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媿心久絶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虚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幷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涉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

伯誰敢不先相諮籌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詞乎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誣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虚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虚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于閶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于地下耳延之南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已字曰顯宗命子曰翹以示洩絶焉宗之聞裕上就休之共守江陵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等將步騎趣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屯兵三連聚糧立橋以待積日道濟等不至魯軌襲殺虔之裕女壻振威將軍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

至破冢爲軌所敗惟恩僅免三月裕自馬頭率軍濟江軌文思將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莫能登裕自被甲欲登主簿謝晦固諫乃命胡藩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趾騰之而上衆隨之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揮大軍乘之休之兵大潰棄江陵北走留軌守石城軌被攻還救之未至而城陷與軌俱奔將還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乃俱奔後秦初休之求救于秦魏秦兵至南陽魏兵至河東聞休之敗皆引還而司馬道賜殺裕黨劉敬宣于青州欲以應休之尋亦被殺自是中外人心無不歸裕者休之至長安後秦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後秦爲裕所滅乃奔魏未至道卒韓延之始終從焉

論曰永和以來西垂非復股肱之寄南州北府乃倚輔弼觀形察勢時兢兢于上游蓋幾隣敵視之矣劉毅釁隙已成上人無已師

行千里宴然不知其及也客哉休之才弱執政所安卒以嫌隙翦落流離沒命讀延之之書可爲長嘆者矣

劉穆之

荆溪周濟譔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之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初爲琅邪内史江敳主簿已而家居劉裕斬桓脩據府治軍問主簿于何無忌無忌薦穆之裕立使馳召穆之先夢與裕俱泛海忽遇大風驚懼殊甚俯視船下見兩白龍夾舫已而登一山林壑茂美意甚得也晨聞譟聲出陌頭遇召者穆之直視不言良久返室壞布裳爲絝往見裕裕曰始建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對曰倉卒之際當無見踰者裕大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于坐受署從平京師參諸大處分頃刻立定遂爲裕腹心遷尚書祠部郎復爲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論平桓㊂功封西華縣子義熙四年裕在丹徒揚州刺史王

謐卒時劉毅等不欲裕入輔議用中領軍謝混或欲令裕于丹徒領州而以内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至先見穆之穆之僞起如廁密疏啓裕說沈言不可從裕見沈令且居外待呼問穆之穆之曰晉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大今日形勢豈得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公非爲委體心服宿定主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前授王謐出于權道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權柄一失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何可不先孰念然朝議如此難云必應在我但云此大事須還朝共論公旣至京彼必不敢越公別授明矣從之遂入執政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言其權重裕彌信杖之穆之姿性絶異嘗于裕坐與朱齡石並作尺牘自旦至中齡石得八十函穆之得百函而

應對無廢目覽手書耳聽口酬皆並舉坐客恆滿布耳目察朝野同異乃至街談巷議親暱短長所聞見悉白無隱每旦具十人饌與十客共食食必方丈十客外始別食帳下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微有過豐此外不以一豪負公也裕有異勤穆之皆下節度裕書劣穆之勸縱筆爲大字既可藏拙且聳觀聽故裕自書一帋不過六七字所薦必達嘗云我雖不及荀令君然不舉不善也轉中軍太尉司馬裕伐南燕討盧循皆從襲劉毅攻司馬休之伐後秦皆居守裕之襲毅也委留務于諸葛長民而疑之穆之時爲丹楊尹乃加號建威將軍置佐吏配實力以防長民長民見毅被殺内不自安私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也穆之曰公今西征老母弱弟皆委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勸及裕未還而圖之長民既憚裕又息穆之言猶豫未決既而

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穆之密報裕裕兼程而下克日當至輒愆其期突以輕舟潛入東府明旦長民始聞之驚而入謁裕伏壯士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幷收其弟黎民幼民殺之轉穆之前將軍裕攻休之以中軍將軍劉道憐掌留事事皆決穆之遷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裕伐後秦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入居東城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咨稟求訴者輻湊決斷無所壅滯仍與賓客談笑或手自寫校書籍以爲樂十三年年五十八以疾卒裕已平長安方將經略趙魏聞穆之卒乃還初裕復洛陽使長史王㝁入朝諷求九錫穆之以已掌留任而㝁從北來媿且懼因發病云贈侍中司徒追封南昌侯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秦丞相父休秦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忌之欲令出繼疏宗猛奇其骨相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將興吾門矣故名之鎮惡年十三苻堅敗亾關中擾亂流寓殽澠間常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他日取萬戶侯當厚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見用爲本縣足矣及受命伐姚泓竟以方爲澠池令如其言云居數年隨其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後爲澧陵令鎮惡不便騎弓力亦弱然好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意畧從横果淩敢斷劉裕伐南燕或薦之召與語異焉謂諸參佐曰此王景畧孫將門有將信矣即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中軍太尉行參軍署前部賊曹還拒盧循戰查浦有功封博陸子裕將襲劉毅鎮惡請前驅轉參軍加振武將軍詐偁毅弟藩西上毅津戍無覺者及入江陵

大城始覺之毅城中軍八隊帶甲千餘府中東從舊將六隊及西將能細直吏使手亦三千人鎮惡力戰竟日入其金城毅夜走死鎮惡身被五箭所持槊被射破折事定二十日大軍始至署中兵參軍封漢壽子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蠻帥向博抵據阮頭為亂討之乞州兵為援刺史司馬休之遣將軍朱襄來助蠻兵甫破而休之為裕所攻鎮惡恐襄癰休之引軍夜下水迅急倏忽數百里既據都尉治乃以竹籠盛石塞水道設伏待襄襄至阻石夾擊斬之除游擊將軍裕伐後秦轉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與冠軍將軍檀道濟並為前鋒出淮肥降漆丘項城克新蔡下許昌破成皋虎牢斬趙(元)于柏谷塢次洛陽降秦洛州刺史陳留公姚洸禽秦引農太守尹雅于蠡城與秦大將軍姚紹相拒于潼關紹氣蓋關中眾力甚盛雖失潼關保據定城阻險不時下鎮惡懸軍遠客轉

輸不繼乃使告大軍乞糧援而身往引農督義租裕方泝河爲魏兵所牽曳不得遽前賴澠池令李方勸諭輸將軍食得不乏數摧破姚紹軍紹憤恚發病死姚讃代之裕至湖城讃始退走大軍畢集潼關議進取方畧時沈田子所將奇兵已入武關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還軍霸上鎭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趣長安秦主自屯逍遙園姚丕屯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讃屯霸東皆在渭南姚强屯香城姚難屯涇上皆在渭北衆尚數萬鎭惡乘蒙衝小艦中流而進秦軍夾岸望之但見船行不見行船之人大驚莫測以爲神鎭惡使毛德祖擊渭北軍强死難走遂至渭橋未明傳餐平旦皆持杖登岸因放其船渭水急流倏忽不見乃令于軍曰吾等家屬並在江南此是長安北門外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日戰勝則立大功否者骨不返矣士皆奮迅騰踊鎭惡身先突陳

姚丕軍敗秦主救之爲丕敗軍所蹈藉鎭惡乘之遂大潰奔石橋讚自霸東引兵赴之亦潰鎭惡入長安明日秦主泓將妻子羣臣詣軍門降鎭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戸皆降宣國恩撫安之裕將至迎于霸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鎭惡得免隕越何功之有裕笑曰卿乃欲學馮異也鎭惡素貪多取秦藏金寶裕以功大不問或告鎭惡藏僞輦有異志密覘之悉剔取輦飾棄輦垣側裕意乃解進號征虜將軍裕東還令領裕次子義眞安西司馬馮翊太守留鎭長安夏寇北地沈田子禦之退屯劉迴堡使使還報鎭惡對使謂義眞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告田子田子素不平鎭惡因發怒鎭惡自率軍助田子田子誘而殺之及其羣從七八誣以反王脩白義眞收誅田子事聞贈左

將軍青州刺史宋受禪追封龍陽縣侯諡曰壯鎮惡之死也唯弟康走免裕以為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會義眞棄長安河南大亂司馬文榮屯城南司馬道恭屯城西司馬順明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晉宗室疏屬衆各數千魏野坂戍主于栗磾游騎至北邙康堅守六十餘日救至乃免拜寧朔將軍河東太守封西平縣男進號龍驤將軍詔迎其家還建康康在金墉勸課農桑甚為百姓所安賴卒于位贈輔國將軍

沈田子

沈田子字敬光吳興武康人也父陷孫恩黨被誅田子兄弟四人皆亡命劉裕討恩舉家自歸遂從從京口裕舉義從平京都授鎮軍參軍從伐南燕與孟龍符為軍鋒龍符戰死田子力戰卻敵龍符平昌安丘人世居京口兄懷玉從劉裕討孫恩為裕建武司馬從起義平京都封鄱陽縣侯遷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累遷輔國將軍領丹楊府兵戍石頭盧循犯京師連戰有功賊甚憚之追破循

黨徐道覆于始興遷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兼督豫州加持節南中郎將父喪遷疾去官卒龍符少驍果結客閭里為裕所知從克京口命為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轉鎮軍參軍封平昌縣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破桓歆桓石康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魏斛蘭索度眞寇彭沛討破之從伐南燕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戰臨朐單騎破敵為賊所圍力戰死 裕還討盧循使與孫處率舟師自海道襲番禺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據始興田子往討而循至番禺處被圍田子還救敗循循走而處病卒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裕討孫恩處義從從平京邑拜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侯廣固之役先登還討盧循戍越城查浦破賊于新亭裕謂處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走無所歸非卿莫濟乃配舟師三千泛海襲番禺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焚艦登岸乘大霧襲之卽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卽遣諸將分討而循敗還來攻衆力猶盛處拒守二十餘日救至賊走追至鬱林而病卒于晉康 山賊競攻剽殺長吏田子撫順剿逆數月悉平還除太尉參軍拜振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絫遷扶風太守別將伐後秦與傅(宏)之入武關據青泥將攻嶢柳時大軍在潼關秦主泓欲東恐田子襲其後乃先攻田子使姚裕率步騎八千為前鋒泓率大衆繼進田子所將財千餘人然皆江東勇士便習短兵田子諭之曰諸君所以捐親戚棄墳墓委身矢石之

閒者正欲遇虜得一快戰取封侯之賞耳今其時矣鼓譟直進遂敗姚裕裕走泓軍泓軍亦敗斬首萬餘獲其乘輿服御物泓狼狽還霸上遂不敢東初裕聞田子至青泥使田子弟林子自秦嶺往助之至秦兵已敗田子欲遂攻長安林子曰賊可克也若尔便為獨平一國何以處不賞之功乎乃止徇南邊諸縣相繼降附大軍既克長安裕將歸授田子安西參軍拜龍驤將軍咸陽始平二郡太守輔義眞留守田子啓裕曰王鎭惡家本長安恐不可信裕曰今卿等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為不善正足自滅耳衛瓘在鍾會豈得據蜀及夏寇至田子拒之畏其衆退屯劉迴堡鎭惡責之田子怒且懼遂誘殺鎭惡為義眞長史王脩所誅林子字敬士從伐南燕有功盧循逼京師貴游多議遠徙林子獨請移家入都裕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軍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

實受恩深重裕大悅循數戰無功乃伏精兵于南岸而揚聲悉衆向白石裕留林子與徐赤特斷查浦自赴白石林子曰賊言未可信也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足矣大軍既北賊果上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北而擊南輕來挑戰必伏精銳以乘我赤特不從遇伏而敗渡淮北走林子收散卒據柵徐道覆率勁勇繼上沿塘而陳衺延數里林子勉其衆曰塘路迮隘我扼其要賊陳雖長能鬥者不過一隊無能爲也據柵斷塘力戰朱齡石救至賊乃退裕自白石馳還斬赤特以徇進林子中軍參軍遷太尉參軍從伐後秦加建武將軍自汴入河降董虎克倉垣與檀道濟自陜城渡河攻蒲坂未下還就王鎮惡于潼關姚紹來攻與諸軍力戰郤之紹還據定城留姚鸞守險林子夜襲屠之姚讚屯河上絕水道林子乘其壍未立奔擊破之讚單騎走還定城紹又遣姚洽姚

壘鑫等三千騎屯九原絕餉道林子率八千人要之河上斬洽等悉俘其衆縱使報紹紹素負才氣關中號無敵諸姚反釁皆所削平而屢敗于林子發憤歐血死讚代之遂敗退長安平從大軍還仕宋終輔國將軍

朱齡石朱超石

朱齡石字伯兒弟曰超石沛人也父綽有二兒憲梁國内史斌汝南太守並隸袁眞眞以壽陽畔桓溫討之憲斌欲應溫爲眞所殺綽走溫軍從溫攻戰常居先壽陽平眞已死綽發眞棺戮其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力救得免綽以故父事沖爲沖車騎參軍西陽廣平太守沖卒綽歐血而死沖諸子亦遇齡石超石如兄弟齡石超石並勇果剽悍便習弓馬善尺牘有吏才齡石參桓脩軍超石參桓謙軍劉裕克京口誅桓脩以齡石爲已參軍從至江乘告裕

曰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及桓謙伏誅超石亦請其頭而葬之齡石以西陽太守從襲劉毅毅平裕欲伐蜀齡石進計曰往年劉敬宣從內水上兵阻黃虎無功而還賊意吾當改道外水而出不意仍向內水也必以重軍據涪城若由外水掩其不備可必克也裕然其計卽拜建威將軍持節都督益州刺史督寧朔將軍臧熹河閒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率二萬人伐蜀齡石資名尚輕裕恐諸將或不受節度故使妻弟臧熹隸齡石以重其權又手書函封以授齡石曰至白帝乃發諸將雖行未知處分也至白帝發書乃令先分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徐向黃虎大軍自外水向成都臧熹朱林自中水趣廣漢皆倍道速進譙縱果使大將譙道福盛兵涪城而矦暉譙詵萬人屯彭模夾江守南北二城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北城險欲先攻南

城齡石曰居南不足以威北北拔南必潰此爲擊一得兩也果克
郫等十五將皆授首舍船步進所向奔散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
破道福别軍克牛鞞斬譙撫縱奔道福于涪道福逐之乃縊巴西
王志得其尸斬送之道福衆散亾獠中巴西杜瑤縛送之斬于軍
門蜀平進輔國將軍封豐城縣矦裕將伐後秦徵爲左將軍配兵
守殿省而命超石從征超石初參何無忌軍無忌敗沒于徐道覆
道覆至石頭乃得脫歸裕以爲徐州主簿棄遷寧朔將軍沛内史
從伐後秦自泗入河爲前鋒魏將娥親乙旃眷拓跋道生阿薄干
率步騎十萬屯河北常以數千騎緣河隨大軍大軍于南岸牽百
丈泝流有漂渡北岸者輒畧之軍登岸欲戰則走不得戰還船又
如之裕患之乃爲卻月陳以禦之先使丁旿率杖士七百人車百
兩登北岸去水百步置陳兩端抱河車置七杖士約曰陳定車樹

白毦一戒超石簡精卒二千嚴以竢約曰白毦舉疾登赴陳車益二十人設彭排轅上大弩伏車下昕濟徐置陳魏人見軍少弗擊而覲其所爲白毦舉超石登陳成魏兵大至超石先以輭弓小箭射之魏拓跋嵩率三萬騎繼至環其三面肉薄合戰弩發魏兵多死然陳厚不可動乃斲槊長三四尺爲矢機而發之一矢輒貫三四人及以鐵椎椎之斬阿薄干魏兵始郤趣畔城超石追擊魏兵圍之力戰竟日復殺千餘人魏兵乃退裕遣振武將軍徐猗之率五千人向越城魏軍圍之列長戟結陳超石赴救魏兵望見超石郎散走大軍然後得安行而西裕至湖城分軍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之後秦來攻超石戰敗走歸大軍後秦平還除中書侍郎既而夏兵寇北地沈田子禦之不進王鎭惡責之爲田子所害王脩誅田子義眞左右又譖殺脩關中大亂義眞悉召諸軍入

初一日行香

大老爺穿補服至

聖殿

文昌前俱行三跪九叩禮畢至

關帝

龍神前俱行二跪六叩禮畢至

城隍

土地

馬王

竈君前俱行一跪三叩禮畢回署

大仙堂



初三日致祭

文昌先期初二日省牲請　馮老爺代辦至四更三點頭梆頭炮五更一點二梆二炮五更三點三梆三炮

大老爺整朝服至

文昌前行三跪九叩禮畢獻帛初獻爵讀祝文畢叩首起復位亞獻終獻與初獻同行飲福受胙禮畢叩首起復位送

神仍行三跪九叩禮畢回署



長安閉門自守關中郡縣皆沒于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裕乃以齡石爲右將軍雍州都督刺史代義眞鎭長安密敕曰可守守之不可守與義眞俱歸又使超石安撫河洛齡石至義眞大掠長安載珍寶婦女徐行向武關幾爲夏禽諸將皆沒長安中百姓怨義眞因共逐齡石齡石奔潼關爲夏所扼乃依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壘超石至蒲坂聞兄所在亦赴焉夏軍圍之絶其水道軍渴不能戰齡石謂超石曰兄弟俱死異域柰老母何爾求閒道亾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城破皆被執俱死長安

論曰京口舉義克平大憝翦燕劌盧收蜀復秦雖成劉宋之霸業實延衰晉之餘祚諸臣才畧功績爛然義熙之世矣穆之殄隕遂棄百二名將于焉摧折婁子幾爲俘虜固由移鼎之謀孔亟亦徵

堅凝之勢更難也

晉畧列傳三十六　　荆溪周濟譔

仇池

漢建安中畧陽清水氏楊駒始居武都之仇池池居山顛方百頃故亦謂之百頃池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其高七里爲羊腸盤道三十六囘而上上有豐泉可煑爲鹽駒孫千萬附魏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寖强盛徙居畧陽無子養其甥令狐茂搜爲子故茂搜冒姓楊氏元康中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避亂者多依焉茂搜憂重人士來則資居去則資送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建武時卒子難敵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居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居河池永昌中趙主曜自將擊難敵難敵不勝退保仇池偁藩于趙趙封爲武都王太寧元年趙滅陳安于隴上難敵懼棄地奔成成將李

稚納其賂居之晉壽仇池地入於趙趙師退稚歸難敵難敵襲殺
趙守將田崧因叛成成使李稚李玝伐之俱爲難敵所破殺咸和
九年難敵卒子毅自偁龍驤將軍下辨公以堅頭子盤龍爲冠軍
將軍河池公遣使偁藩咸康三年毅族兄初殺毅自立降於後趙
永和三年內附詔授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十一年毅弟宋
奴使人刺殺初初子國殺宋奴而立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
刺史明年國從父俊殺國自立詔卽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奔秦
明年自秦還攻殺俊自立升平四年安卒子世立太和三年詔拜
世秦州刺史世弟統武都太守世亦偁藩于秦五年卒子纂立始
與秦絕統爭國與纂相攻咸安元年秦將苻雅楊安率七萬人來
攻梁州刺史楊亮使郭寶卜靖助纂禦秦戰於鷲峽寶靖皆敗歿
統據武都降秦纂不能抗亦降秦秦徙其民虛其地宋奴之歿也

子佛奴佛狗奔秦佛奴有子曰定爲秦將秦王苻堅敗於肥水羣下皆叛慕容沖據阿房攻長安定屢破之深爲堅所倚杖太元十年七月爲沖將高蓋所禽蓋養定爲子定陽附之十月蓋爲姚萇所敗因降萇定亾歸隴右自治歷城使佛狗子盛守仇池招集夷夏欲爲堅報仇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稱藩孝武因而授之苻登攻姚萇定爲登盡力敗萇將姚碩德十四年取萇略陽冀城隴城登以爲益州牧進左丞相都督中外秦梁二州牧隴西王十九年登敗殁子崇爲乞伏乾歸所逐自湟中奔定定奉以伐乾歸兵敗與崇俱戰殁盛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内附分氐羌爲二十護軍不置郡縣隆安二年稱藩於魏魏封盛仇池王義熙元年譙縱亂蜀盛因畧有漢中地後秦攻之拔城固盛乃稱藩於後秦乞伏乾歸來攻敗之三年復取漢中走後秦梁州刺

史王敵遣使內附詔拜隴右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以苻宣行梁州刺史八年後秦來攻敗其前鋒趙崑九年王師平蜀譙縱伏誅命索邈爲梁州刺史盛卽召苻宣還以州讓邈十二年劉裕伐後秦六月盛拔祁山進逼秦州後秦將姚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戰於竹嶺破其軍殺嵩於是赫連勃勃襲破後秦上邽後秦與勃勃構兵不息盛復遣兄子僕擊後秦至陳倉乃還裕旣滅後秦歸而受禪盛雖偁藩於宋仍奉晉永熙年號謂其子元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可也故元立始不偁晉年

論曰史載楊安一以爲還國一以爲留秦其載楊世一以爲俊子一以爲安子又或疑安奔秦卽爲秦將終滅仇池葢亂世偏隅傳聞固多異詞矣安與佛奴父祖相仇殺先後奔秦安爲大將而佛

奴旻然與之同朝事勢有未盡者故以魏書爲斷初行殺奪其後卒至滅亾宋奴復兄仇身死子竄終復有其土守報施固不爽哉西晉之衰唯涼州終守臣節仇池内附涼使得通雖割據彈丸抑亦梁益之門戸也强弱遞更委質僭竊勢非得已若定之眷眷苻氏矢以身殉盛經禪代猶能命子以正簪裾之彥曷以加諸故纂錄其槩刻之東晉諸臣之後云

庚子二月望日過丹訥菴

卷八 國傳

晉略

晉畧國傳一

成漢李氏

荆溪周濟譔

廩君之裔自黔中從漢定三秦遷巴西宕渠漢末有李虎者依張魯于漢中魏克張魯虎遷畧陽臨渭號曰巴氐虎生慕慕生特特字元休及兄輔弟庠流驤皆有材武齊萬年之亂秦民南就食特于路振護之至漢中上書求入蜀弗許詔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安監察之苾受賂代請特過劒閣太息曰有如此地面縛於人劉禪眞庸才也賈后廢弒徵其姻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代以成都內史耿滕廞懼圖據蜀以特兄弟爲爪牙滕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主不制客必爲亂寇使還本廞密知而惡之襲殺滕及西夷校尉陳總自偁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以庠爲威寇將軍使合六郡壯勇斷北道于緜竹庠習戰不用旗識舉子成陳廞陰忌之長史

杜淑張粲亦說廞除之會庠勸廞僭帝廞因發怒斬庠并其子姪十餘人而撫慰特流以爲督將特流怒引歸緜竹廞牙門許弇求巴東監軍淑粲執勿許弇怒手殺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者皆廞腹心既自相屠滅廞勢內沮使長史費遠北拒特特燒之走遂攻廞廞走死特上表獻捷于朝廞之初反也詔梁州刺史羅尚遷益州拜徐儉守蜀辛冉守廣漢以佐尚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萬二千人入蜀廞死尚至尚多欲而無斷特獻珍玩奉牛酒迎勞尚大悅辛冉與特有舊及王敦共勸尚因會取特尚不從冉更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猜懼是歲永寧元年也三月敦討汶山畔羌敗死朝廷符秦雍使還流民又遣御史促之特兄輔至自略陽備言中國亂不足復還乃使閻式賂尚求停至秋尚許之又求至冬冉不許朝廷論誅廞功拜特宣威將軍流奮武將軍皆封

矦又使州列上六郡同義者將加賞拜欲自以爲功寢不下又貪流民貲謀因其移徙設關燉之流民既怨尚又感特數請留相率歸特特結大營赤祖以處之移拜求寬拜怒牓購特兄弟首特見之悉取以歸改其文云能送六郡豪酋諸大姓首一首賞百匹流民大懼益附旬月過二萬流別聚亦數千又遣式詣尚式既知拜謀度尚終不可說因辭還尚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民今聽寬矣式曰甚善然明公惑邪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衆怒難犯願孰計之尚固言不欺式至告特曰尚雖云若是然刑威不立拜等各擁强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也十月特分營爲二自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以待拜等相與謀曰羅矦無斷日復一日令姦計得展吾屬且爲虜矣淩計取之羅矦不足復問也夜使曾元襲特尚聞兵出使田佐助之特安臥不動半入發伏擊之斬

諸將傳首示尚冉尚曰此虜成去矣辛廣漢不用吾言坐張賊勢且爲柰何于是六郡共推特爲鎭北大將軍益州刺史承制封拜走冉廣漢敗尚成都尚緣郫水作長圍以待救太安元年五月援師敗取梓潼巴西特偁大將軍梁益二州都督益州牧八月取德陽明年正月入郫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改年建初惟取馬供軍餘無侵掠蜀民堡塢皆送款特就撫之分六郡民就食晉尚保太城求和弗許流及特子雄言諸降者未可信當取質六郡之衆當聚而自守不宜分散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逆加疑忌乎弗聽朝廷又使荆州刺史宗岱來援建平太守孫阜逼德陽特使子蕩就其守任臧其拒之尚用從事任叡計密說諸郫塢諸郫塢聞救至皆復附尚二月特爲尚所襲殺并輔奺焉蕩聞敗引還收餘衆退保赤祖推流爲益州牧保東營蕩保北營孫阜克德

陽任臧退屯涪陵阜進逼之岱出軍墊江爲後繼三月尚出兵將攻流會流出拒郫民藥紳蕩亦助之尚乘虛攻蕩營苻成隗伯畔應尚營中無復將帥蕩母羅親擐甲拒戰刃傷目氣益厲流等破紳還夾擊尚尚退蕩乘勝逐北中矛而死岱阜兵日偪流大懼從李含計遣質請降離爲梓潼守聞之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大喜謂其衆曰吾屬已與蜀民爲仇一旦束手蜀民魚肉我立盡矣今阜恃勝而驕襲之可大克也衆皆諾阜軍果破岱亦卒于墊江荊州兵引去蜀救遂絕流自以智畧不及雄悉任以軍事六月陷汶山取郫七月徙屯郫蜀久被兵民皆流避或南入湘州或東下深荊野無烟火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尚參軍徐輿涪陵人也求爲汶山太守欲結長生與官掎角尚不許輿怒降流流因得長生軍食復振九月流卒衆奉遺命

推雄

雄字仲儁特第二子也母羅氏妊十有四月而生雄卒眾推為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尚數來攻雄使朴泰偽降伏驤兵半道而出長梯郫城外尚使苻成隗伯來襲登梯禽之驤盡俘其眾使呼于成都曰克郫城矣門啟而入復取少城遂陷犍為殺太守龔恢絕尚餉道尚走江陽雄入太城范長生者年百餘歲有名德為蜀人所信奉雄欲立以為君長生不可與諸將固請雄惠帝建武元年十月雄僭成都王改年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迎長生為丞相光熙元年三月長生始至成都雄手版門迎尊之范賢而不名長生勸僭尊號六月僭帝國號大成年曰晏平追尊特曰始祖景皇帝以長生為四時八節天地太師永嘉三年十月太尉離尚書令閻式鎮梓潼為其下所殺明年梓潼復為晉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

攻之雲瑣皆歿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亾奔荆州劉(宏)表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至巴郡從羅尚請兵不得自復宕渠斬脫食其肝會梓潼返正明年正月登遂進據巴西四月雄使張寶僞降復取梓潼七月羅尚卒皮素代十一月驤攻巴西尚子宇惡登弗予糧素怒將治宇十二月爲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誅宇巴郡亂驤急攻登熏鼠而食民無畔者明年二月城陷登歿之雄改年玉衡自素之歿也三府吏士推巴東監軍韓松行事州徙巴東暴重殺松衆殺重推巴守張羅羅戰歿推平西司馬王異其後江陽守張啓殺異代之卒推涪陵守向沈州徙涪陵卒推汶山守蘭維維率吏民北出欲向巴東爲成將李恭費黑所獲益州亾漢中遷楊虎楊難敵之亂郡人張咸以地來附梁州諸郡唯巴東爲晉寍州平夷平樂三千餘家皆來降

雄使鳳鎭涪城任回鎭建寧李恭鎭巴三方克靖太傅驤總內政專務養民刑平年豐民大和樂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數丈緜數兩新附者復之陳安舉隴右來降仇池倂藩夷王歸附當是時天下大亂成獨無事號爲治安興學校立史官規模粗具矣政務寬簡等威不立官無祿秩軍無號令部伍攻城破邑以虜獲爲先此其所短也四月太師范長生卒其子賁爲丞相永昌元年蕩子稚鎭晉壽嫉鳳功鳳以巴西畔驤討斬之驤子壽代鎭涪城太寧元年正月驤同攻晉臺登殺將軍司馬玖越嶲守李釗漢嘉守王載皆以郡降四月進攻寧州敗于堂狼乃還釗明習儀式故事雄甚任之楊難敵偪于劉曜棄仇池奔晉壽趙兵退稚遣歸歸而畔稚怒請討之七月稚及兄琀出白水壽及琀弟玝出陰平難敵距陰平而縱琀稚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

扼其後孅焉雄乃立玲弟班爲太子初雄后任無子妾子十五人羣臣請立嗣雄欲立蕩子玲長且才雄屬意焉太傅驤司徒王達諫弗聽及是立班驤涕泣曰亂始此矣咸和元年六月費黑南破越嶲斬安閒一年驤卒壽奔喪玝代鎭閒一年壽拜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取巳東建平明年仇池降明年壽攻寧州費黑爲前鋒出南廣任調出越嶲壽圍朱提太守董炳刺史尹奉遣建寧守霍彪救之壽欲逆距彪黑曰城中食少宜縱入消其穀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當以日月制之牢涵之物何汲汲也壽弗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明年正月取朱提炳彪皆降三月奉以州降明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爨深爲刺史壽還封建寧王六月雄生瘍于頭諸子惡其臭皆遠之唯班晝夜侍且爲吮嗜雄以班屬壽而殂班字世文仁孝下士委政于壽唯居

中行喪禮九月雄子越自江陽來奔喪與其弟期謀作亂玝知之勸班遣越還鎭且出期可以已亂班曰先帝在殯吾弗忍也更遣玝還涪十月越因班夜哭弑諸殯宮并殺班兄都奉期而立之號謚雄曰太宗武皇帝墓曰安都陵謚班曰戾太子壽立改謚哀皇帝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賤任后子之好學有容觀雄令諸子募部曲多者財數百期獨得千餘人旣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以越爲相國封建寧王並錄尚書叔父始代越鎭江陽始說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請殺壽期弗許使壽取玝壽告玝且假道焉玝出奔晉期使壽代鎭涪明年正月改年玉恆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上官澹謀殺期而立班子幽不克及玲子璣皆伏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用事成政始衰明年十一月晉

攻漢中壽拒却之期驕虐多誅殺所殺輒籍之大臣自危骨肉不相親壽有威名尤懼不免每當入朝輒詐邊警不赴數過處士龔壯謀自安壯恢之子也常欲報仇因勸誅期以奉晉壽從之密與長史羅恒解思明謀期頗覺之數使許涪伺察壽又鴆殺壽養弟攸咸康四年四月壽襲成都以奕爲前鋒壽子勢時爲翊軍校尉開門內壽兵越巂褒華涪皆从期被廢爲邛都公自殺謚曰幽葬以王禮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少爲羅尚所獲尚卒亾歸數立功旣廢期羅恒解思明李奕勸併王送期建康任調蔡興勸併帝壽筮之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自立改國號曰漢年曰漢興尊父驤曰獻皇帝太子勢爲太子以舊廟爲大成廟罷弗祀更立漢廟制度大臣多改易卿

佐郡守皆用私人成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在形勝者省交州入寧州聘龔壯爲太師不受六月或告大臣謀廢立七月使子廣盟大臣于前殿八月淫雨傷稼壯上書請奉晉壽不悅祕其書九月雄后弟任顏謀反死因盡殺雄諸子明年三月晉復寧州四月復巴東建平壽有疾恆思明復議奉晉弗許李演上書爭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龔作詩託爲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詞耳明年後趙王虎書來約伐晉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大閱舟師于成都壽登城觀之欣然自得將以應虎壯思明固諫乃止晉之取巴東也李閎止壽已而亾入後趙與聘使俱還盛偁虎刑殺之威宮室之麗壽大慕之明年十二月

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實成都大修宮室治玩器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僕射蔡興李嶷皆坐直諫死政大壞建元元年八月壽殂子勢立號謚壽曰中宗昭文皇帝墓曰安昌陵

勢字子仁建元二年正月改年太和四月熒惑守心太史令韓皓言宗廟禮廢所致下羣臣議乃更特雄廟號皆曰漢而復祀焉明年八月廣求爲太弟弗許馬當解思明固請族之貶廣臨邛侯廣自殺以奕代鎮涪明年正月奕反攻成都門門者射殺之勢益驕改年嘉寧恆居禁中不恤國事疏舊臣信左右刑罰酷濫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自山中出巴西梓潼犍爲十餘萬落布山谷爲民害不可禁制加以饑饉蜀大亂十一月晉桓溫伐之明年二月至青衣勢大發兵使叔父福從兄權昝堅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郫江南以待敵堅不可引兵自郫江北渡鴛鴦碕向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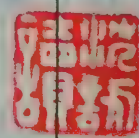
爲三月至彭模則溫已自江南走成都矣堅還救潰于十里陌勢悉衆戰笮橋敗走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乞降溫受之送建康封爲歸義侯永和三年也升平元年卒于建康

論曰民有恆產則安土而重遷政令所設施由此其逕也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鴻雁哀鳴于中澤哲人劬勞而作堵豈不以平世之民動之易安之難哉秦民入蜀而李氏據蜀蜀民入楚而杜弢亂楚主客强弱倏忽異形羇旅失業偪于侮辱毋作弗靖彰彰如是雖然此輩皆已違背鄉井崎嶇巖壑分飦藜藿之口剖裼脛骭之上出生入死朝不謀夕顧乃因瑕蹈釁咄咤而起奮其虵豕之毒妄冀風雲之會揆諸素蓄豈暇及斯然則鋌而走險信處之者非其道也和季作牧荆湘獲安尚冄反之深益滋擾斯亦得失之林可爲殷鑒者已

　　　　荆溪周濟譔

漢趙劉氏

漢建武初南單于居西河美稷中平之亂縣南徙離石單于羌渠卽其東北左國城建庭訔羌渠爲國人所殺子於扶羅立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自以漢外孫冒姓劉氏魏武分其眾爲五部（左部居隰城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部帥皆劉氏豹爲左部帥晉太康中改帥曰都尉劉氏雖分統五部然皆家晉陽汾澗之濱凡匈奴十九種屠各最貴（一屠各二鮮支三寇頭四烏譚五赤勤六捍蛭七黑狼八赤沙九鬱鞞十萎莎十一禿童十二勃蔑十三羌渠十四賀賴十五鍾跂十六大樓十七屈雍十八眞樹十九力羯）大姓四呼延最貴（一呼延氏二卜氏三蘭氏四喬氏）豹屠各種豹妻呼延氏也祈子龍門妊十三月而生左手文曰淵遂以爲名字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兼學武事妙絕于眾姿儀魁偉身長



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三赤豪長三尺六寸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矦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善相人者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一見驚嘆王渾與結友命子濟拜焉及爲侍子在洛陽渾言諸武帝帝與語大悅曰由余日磾之倫也濟因進曰淵文武材用殆過二子陛下若任以東南吳不足平也帝偁善孔恂楊珧諫曰淵誠雄才然非我族類假令平吳終不復北渡矣帝默然秦凉覆帝選將上黨李憙復舉淵恂又沮之東萊王彌者家世二千石涉書記便弓馬爲游俠京師與淵友善將東歸淵餞諸九曲酒酣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偁達讒閒因之而進恐終死洛陽與子永别矣因泣下巳復慷慨歔欷縱酒長歗齊王攸適出游九曲異其聲覘知之歸請除之渾曰淵長者臣請

保無他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柰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乎帝曰渾言是也尋代豹爲左賢王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推誠好施予明法禁姦俊傑大附惠帝初拜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成都王穎鎭鄴表以自隨行寧朔將軍監五部既而諸王構釁盜賊蠭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漢亾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實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左賢王淵宇超世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于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告淵請歸會葬穎弗許惠帝幸鄴東嬴公騰王浚合幽并之師發鮮卑烏桓突騎以攻穎淵乘閒說穎請還發五部赴難穎欲奉乘輿還洛淵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勳王室四海豪傑咸願盡力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抗衡哉若棄鄴都示弱于人洛陽始

難復至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東胡之悍不逾五部願殿下勉撫士眾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騰三部梟浚穎悅拜爲相國參軍北單于而遣之至左國城自偁大單于有眾五萬據離石使宏率騎會穎將王粹共拒騰粹已先敗穎狼狽去鄴淵聞嘆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攻鮮卑宣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天厭晉德授我單于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桓吾之種類可以爲援晉吾讎也奈何伐援以助讎淵曰善漢有天下長久恩德結于人心昭烈崎嶇一州猶能抗衡天下思漢故也吾漢氏甥又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爲壇左國城南自偁漢王赦其境內年號元熙惠帝建武元年十月也追尊後主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

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呼延氏爲王后以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宏爲太尉餘拜授各有差游固辭不受騰將聶（元）來伐敗諸大陵遂使族子曜陷泫氏屯留長子中都喬晞陷介休明年騰復使司馬瑜等來伐欽拒之戰于汾城四戰皆捷六月進攻騰騰乞師于拓跋猗㐌猗㐌救騰殺淵將軍綦毋豚離石大饑就穀黎亭明年十月晉以劉琨爲幷州移騰督鄴琨未至騰自井陘東下十二月景邀琨敗于板橋琨入晉陽永嘉元年晉反者羯人石勒陽平人劉靈及王彌先後來降封拜有差明年正月侍中劉殷王育請北定晉陽南取河東西入長安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淵悅曰此孤心也遣其子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二月勒攻常山爲王浚所敗四月彌陷許昌五月攻洛陽爲北宮純王秉所敗遂自軹關來奔純乘勝進兵敗諸河東乃退七

月自將攻平陽宋抽棄郡走河東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徵來降九月彌勒陷晉鄴十月淵僭帝改年永鳳十一月丞相宣卒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師樂安孫炎受毛詩左氏傳讀漢書慕蕭何鄧禹之爲人并州刺史王廣薦諸朝武帝召見嘉其占對以爲右部都尉佐淵起事官至中外都督領丞相右賢王劉琨以鮮卑來伐遂取壺關勒靈攻魏汲頓丘殺魏守王粹十二月封子和梁王宗室以親疏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封郡縣公侯明年二月熒惑犯紫微太史令鮮于脩之曰陛下雖受大命然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陶唐舊都兼有紫氣願陛下迎乾象協坤祥從之遷都平陽得玉璽汾水中改年河瑞三月晉積弩將軍朱誕來犇具陳洛陽孤弱勸攻之以爲前鋒都督隸景陷黎陽敗王堪延津沈男女三萬人于河淵大怒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七月彌聰共陷壺關又破王曠軍于長平新

與匈奴劉虎及白部鮮卑來附八月聰攻洛陽九月敗于宜陽十月復攻又敗鮮于脩之曰洛陽之破當在辛未今晉氣猶盛不班師必大敗乃召聰等還十一月彌略豫州勒略冀州十二月靈略兗州彌表其長史曹嶷爲安東將軍東徇青州明年正月立單氏爲皇后淵僭漢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及僭帝史不載立呼延皇后事意呼延先死矣載記但云單氏通鑑乃云徵女未知何據通鑑之意豈以徵來附卽納女邪若然北海王乂乃單后子其年齒不符矣又聰烝單太后載記但云色美通鑑乃云年少按乂于建興四年已髮鬢蒼然必在二十外則聰上烝時單太后亦已三十餘矣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二月勒陷兗州殺刺史袁孚復略冀州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陷東平進攻瑯邪四月靈爲王浚所破殺七月聰曜會勒陷河內執太守裴整淵有疾以宗室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諸子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置單于臺于平陽西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護軍馬景領左衛永安

王安國領右衛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分典禁兵疾篤召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輔政八月殂子和立號諡淵曰高祖光文皇帝墓曰永光陵和字元泰淵嫡子也淵子有名者六人和恭聰聰行第四則知尚有一兄失名裕隆乂和恭呼延氏出乂後后單氏出皆爲嫡子惟聰功最多故以爲大單于和幼美而好學及爲太子猜忌寡恩旣立其舅呼延攸及衛尉西昌王鋭恨不與顧命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使三王裕隆乂執政柄大司馬握勁卒十萬居近郊禍未可測願陛下早爲之所和信之夜召諸衛盛欽馬景等而告之武衛盛曰先帝在殯四王未有逆節柰何一旦相魚肉諸弟不可信復誰信哉攸鋭怒殺之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奚以多爲景等懼聽命乃相與盟于東堂鋭率左衛景攻聰攸率右衛安國攻裕侍中劉乘率武衛欽攻隆尚書田密率武衛璿攻乂密璿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

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助攻裕隆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殺裕明日殺隆明日聰克西明門平陽諸門皆用洛都門名銳等走入南宮聰兵隨之明日殺和于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斬之羣臣請聰卽帝位聰以乂單后子也讓之乂辭聰乃自立

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夢日入懷十五月而生聰左耳一白毫長二尺餘十四通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彎弓三百觔累遷右部都尉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父從潁亾歸鄴拜右積弩將軍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淵稱大單于更拜鹿蠡王將兵數有功永鳳改元封楚王淵有疾聰方陷河內還歸及是僭帝改年光興永嘉四年八月也尊乂母單爲皇太后己母張爲帝太后立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呼延氏爲皇后封子粲爲河內王拜撫軍大將軍督中外諸子皆爲王聰自以越

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壁刺殺之單太后色美聰烝焉太弟乂諷單單恚死聰悲悼無已既知乂之有言也憾之呼延后因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爲者聰心然之然追念單氏未忍廢也明年陷洛陽改年嘉平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中河山四塞城池宮室具備宜白主上徙都之曜以彌不待己先入洛恨之奮曰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因放火燒宮室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意邪引兵東屯項八月粲曜陷長安以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關中以彌爲大將軍封齊公拜勒幽州牧彌與勒外親而內忌將圖勒勒誘而殺之以叛聞聰大怒遣使讓勒然竟以彌部曲配之且加位號以安其意勒遂專東方不可復制粲曜在關中先後爲晉將所敗粲先歸明年正月呼延后卒聰廣納大臣女爲昭儀夫人貴妃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爲

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又欲納太保劉殷女乂以同姓爲嫌聰問延年景皆曰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又納其舅子張寔女徽光麗光爲貴人左都水使者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速成皆斬觀漁汾水夜不歸王彰諫因之張太后三日不食乂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邪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正唯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而頃以小事斬王公直言囚大將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耳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朕敢忘之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

有不逮幸數匡之曜數爲晉師所敗四月奔還平陽降號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六月以子易爲車騎將軍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衛悝鎭離石驥居西平城操鎭蒲子以趙固爲荆州鎭洛陽七月石勒始居襄國遣使來告初聰欲立貴嬪劉英爲后而太后欲立其姪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十二月立皇后張氏明年二月太后張氏卒張后不勝哀亦卒三月立貴嬪劉娥爲皇后爲起鶡儀殿廷尉陳元達上書極諫聰大怒曰吾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速殺之并其妻子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臣要當上訴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元達先腰鏁而入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赦左右停刑手疏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鶡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繇廷

尉忠諫宜加爵土如何不納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民怨國疲咎歸于妾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身自爲之後人觀妾亦猶妾視前人也復何面目待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諸臣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示以后表而謝之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外輔如卿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名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媿賢堂明年正月流星起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光照地實于平陽北十里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使公卿極言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並后之事亾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亾何劉后產一蛇一虎害人而走止夗肉旁后驚駭遂

卒俄失此肉所在哭聲亦止后賢明知大體聰所為不道多規正內寵猶進退有序及亾偏后者同時至十餘人閹豎日益用事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茂德者死乃贈之因定官制公七（丞相太師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然其時又有太宰河間王易太尉范隆是公不止七也）大將軍十有六（輔漢都護中軍上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軍）配兵二千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亞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皆亞公以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更封晉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景曜王育任顗馬景朱紀為六公諸子為十六大將軍三月石勒陷幽州來獻捷進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十一月以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先領大將軍此時解授渤海王敷敷死授濟南王驥）粲字士光少有俊才及為宰相驕恣嚴刻國人始惡之明年三月太廟成改年建

元雨血于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惡之以問保傅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對曰主上志在晉王久矣王公莫不附相國本贈官今授晉王羽儀等威踰東宮萬幾莫不關太宰大將軍諸王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諸王年齒尚幼大將軍無日不出皆可襲奪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殿下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聰假他事誅瑋遐而使卜抽將兵監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憂懼表請立粲已爲黔首并除諸子封抽抑弗奏自王彌之歿曹嶷盡有齊魯地衆十餘萬與石勒畫河爲界勒表嶷專制請討之弗許聰妠中護軍靳準第納準女月光月華爲左右貴嬪已而立月光爲皇后又以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

達極諫遷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禮實奪其權于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不得已以爲御史大夫月光有穢行元達奏廢之月光自殺聰大悵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武庫陷入地丈五尺九月使大鴻臚賜勒弓矢策命爲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明年聰立市後宮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中常侍王沈等言事沈等多不呈聰以愛憎決之勳舊弗錄閹人子弟中表自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或數日至二千石將士征行無錢帛之賞而後宮家賜僮僕動至千萬沈等車服宅宇逾諸王靳準闔宗內外諂事之通鑑此下云郭猗與準皆有憾于太弟乂猗謂相國粲曰殿下高祖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于主上主上篤于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倘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

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幷見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卽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恐陷于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一粲以爲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也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載記畧同按此事載記無年月通鑑在此事有可疑者五聰已禁乂朝會而云愛信太弟一可疑也既云期以上巳作亂禍期甚迫而本年三月寔然無事其妄立見粲更不疑二可疑也衷甲之謀正在明年三月事隔一年而月適符三可疑也亨遣粲弟皮惇證之粲之猜暴乃能遲發一年四可疑也明年三月衷甲之謀直自粲發之是粲明知乂不爲變五可疑也竊意此事當在明年建武元年正月蓋聰于建興四年九月已引見乂待之如初粲必深忌故猗準迎合粲意而爲此謀粲亦明知其詐喜其暗合故一切從之非墮其術中也載記準說粲有殿下與太宰收其賓客云云太宰易以建興四年三月恚死十二月以曜爲太宰曜在關中豈正月適入朝邪通鑑無太宰字今改入建武元年而附原文于此少府陳休左衛卜崇清直惡沈等雖在公坐未嘗與語沈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沈等勢力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年踰五十唯欠死所耳

二月聰出臨上秋閣命收休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載記作誕）並誅之皆羣閹所忌也卜幹泣諫

曰晉厲尸三卿猶不忍益一日而尸七卿無乃不可乎藉使有罪亦宜下之有司詔在臣所未敢宣露叩頭流血沈叱之聰便拂衣入斬七人而免翰于是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詣闕表諫曰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亾漢今王沈等處常伯之任握生殺予奪于中矯弄詔旨欺誣日月權倖人主政以賄成知休等忠節懼發其姦陷之極刑賢愚傷懼沈等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重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也願陛下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庶衆災可弭和氣可召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加以沈

等撓亂大政陛下腹心四支何處無患方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也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兒輩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頓首涕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備埽除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兼怨陛下願收聖恩膏臣鼎鑊則朝廷之上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豈足爲怪更以訪粲粲盛偁沈等忠清聰大悅封沈等列侯易又苦諫聰大怒手壞其表三月易恚死元達痛哭自殺元達字長宏匈奴後部人本姓高生而喪父鞠于陳故改姓焉躬耕讀書年四十不妄交淵爲左賢王招之不答及爲漢王人爲之懼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至矣其夕徵爲黃門郎歷廷尉司隸光祿御史大夫以直諫顯河間王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爲援故得盡言及易死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遂自殺七月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大將軍敷泣諫不從憂憤發病死八月平陽大飢流叛死亡什五六石勒使其將石越率二萬騎屯并州以招亡叛司隸部人奔冀州者二十萬戶使讓之勒不受

命而潛結曹嶷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犬豕交相國府門又交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豕著進賢冠升聰座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鬥死宿衛莫有見其入者九月讌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太弟乂乂容皃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痛哭待之如初十一月陷長安進曜大都督陜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改年麟嘉石勒取晉幷州明年正月東宮鬼哭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子化爲丈夫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太史令康相曰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跨巴蜀司馬氏終據全吳天下當三分也石勒鴟視曹嶷狼顧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外追秦皇遵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謀聰覽之不懌郭猗有憾于乂

靳準從妹爲乂孺子婬侍人乂殺之而誚讓準準亦恨焉猗說粲
曰聞太弟與大將軍濟南王驥謀將以上巳大宴作亂許以上爲太上皇
大將軍爲皇太子衛軍齊王勱爲大單于二王既許之矣殿下何不密
表之若猶有疑可呼問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粲
召皮惇猗先訹之至皆曰有之準進曰主上愛太弟卒聞之未必
信也宜緩東宮之禁勿絕太弟賓客太弟好士必不自嫌輕薄小
人必贊逆謀然後下官露表其罪殿下拘太弟所與交通者具獄
上之上意乃可決也于是命卜抽引兵去東宮三月粲使謂乂曰
適奉中詔京師將有變可衷甲備非常乂從之粲馳使告準及王
沈等準入白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問沈沈曰固聞之于
是使粲圍東宮收氐酋十餘人窮問之皆誣伏獄上聰謂沈等曰
今而後知卿忠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誅東宮官

屬及準、沈等所怨忌者數十人坑士衆萬五千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聰號哭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也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使準討之七月大蝗平陽冀雍尤甚準二子捕蝗震而死河汾溢漂千餘家東宮災立粲爲太子八月趙固以洛陽歸晉明年三月螽斯則百堂災殺諸子二十一人四月立王沈養女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縱沈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瓊寢汚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聰大怒收送市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竟斬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光極殿又哭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聰寢疾謂粲曰世難未夷非亮闇之日朝終夕斂旬葬可也徵曜爲丞相勒爲大將軍錄尚書受遺輔政二人並不至乃以景爲太宰驥爲大司

馬任顗（載記作劉顗誤）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太尉范隆守尚書令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並迭決尚書奏事七月聰殂子粲立號謚聰曰烈宗昭武皇帝尊靳氏為皇太后及樊宜王氏三后皆烝之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改年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有異志私于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殺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幾盍先之粲不從準懼又使二靳氏言之乃收景顗驥大司徒勱驥母弟吳王逞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上林謀討勒以曜為相國督中外仍鎮長安準為大將軍錄尚書粲日夜宴後庭軍國皆決于準準以弟明為車騎康為衛將軍勒兵入宮升光極前殿使甲士執粲數其罪而弒之謚曰隱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墓並聰尸斬之自號漢天王偁制置百官遣使偁藩于晉

論曰淵聰文武才略冠絕當時然淵愛重民命視聽酷暴爲不侔矣且以帝王之尊四海之富萬幾之暇一二女子承顏順旨作其歡欣宜若無惡於天下然而從欲必導奢習奢必厚歛外必樹寵戚內必任奄豎異猷同爍殊條共軌覆轍萬方未有由玆而不敗者也三代哲王宣力熙載積功累仁如此其厚妹喜妲己褒姒一舉覆之脆若刈菅又況淵聰之弱植乎

曜字永明淵族子也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少孤養于淵八歲從獵西山避雨樹下樹震衆皆踣獨曜不動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厀須𩑶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善屬文工草隸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游洛陽坐事當誅亾匿朝鮮變姓名爲縣卒令崔岳異而詰之叩頭自陳岳曰卿奇士也崔元嵩乃不如孫賓碩乎詔捕峻民閒不可保此縣幽僻勢能相濟急則解印綬俱去耳及曜貴贈岳

及從亾者曹恂傳送者劉綏王忠皆公矦焉遇赦歸隱迹管涔山淵僭大單于略地太原淵僭帝封始安王攻下河內聰嗣立與粲陷洛又陷長安更封中山懸帝復立于長安聰悉以西事任曜與麴允索綝力戰馮翊北地閒前後四年卒陷長安拜太宰陝西大都督更封秦王鎭關中當是時張氏世有凉州境至狄道枹罕南陽王保有秦州氐王楊氏世據武都陰平唯獨雍州屬曜聰疾篤徵入輔曜知且內亂固辭不赴粲立以爲相國督中外鎭長安如故粲殺其羣弟范隆朱紀來奔準弑粲曜率衆赴難至皮氏軍于赤壁呼延晏來奔與紀隆共上尊號太興元年十月僭帝于赤壁改年光初以紀領司徒晏領司空隆太尉如故赦境內惟準一門不赦石勒討準至襄陵曜使雅策犄角汾陰封勒趙公準遣卜泰請和于勒勒囚送曜曜使泰諭準迎己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

決十二月其黨殺之推其弟明爲主復遣泰奉六璽來降勒怒增兵攻之明戰敗求救曜使雅策迎之勒引避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曜曜還至粟邑止屯斬靳明盡滅其族迎其母胡氏之喪于平陽葬諸粟邑勒使左長史王脩來獻捷曜喜使司馬郭汜兼司徒進封勒趙王加殊禮拜使副皆將軍脩舍人曹平樂私于曜曰勒外表至誠實覘强弱比脩復命師且至矣曜兵實疲懼見形于勒明年二月追汜還斬脩于市副使劉茂逃歸勒怒叛曜四月定都長安起宮殿尊四代皆爲帝高祖亮曾祖廣祖防史失其父名立故惠后羊氏爲皇后后所生子熙爲太子諸子皆爲王宗室郡王繕宗廟南北郊以始封中山改國號曰趙牲牝尚黑旗識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十一月石勒僭趙王明年正月取晉泰州六月巳酉句徐庫彭等爲反者解虎尹車所引虎車既伏法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

將盡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請誅元惡而赦其餘弗聽叩頭力爭至于流血曜怒以爲助逆囚之盡殺徐彭等暴尸十日乃投諸水于是巴衆盡反推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僭大秦年曰滅趙四山羌氐巴羯應者三十餘萬城門晝閉子遠復從獄中上書曜怒甚手裂其表曰大荔奴嫌死晚邪雅等苦諫曜意解赦之敕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幸聽臣大駕可毋動一月定矣問方畧對曰此曹非有大志但逼峻網恐相株築耳諸逆家屬沒在奚官若廓然大赦使迭相招撫降者必多其有不降勢成孤立假臣弱卒五千保爲陛下梟之若徒逞兵威賊黨益固恐非歲月可除也曜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雍征討都督次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平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陰密進擊滅之振旅巡隴右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恃

險拒命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逼之五戰皆捷將降矣其子伊餘至大言于衆曰往劉曜自來威縮便去偏師若我何悉其卒五萬晨壓壘門而陳左右欲戰子遠曰伊餘勇而恥敗衆又新至其銳不可擬也堅壁數日伊餘驕不設備誓衆蓐食乘風霧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權渠大懼被髮剺面乞降啟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權渠部最強西戎為寇者咸稟命焉權渠降莫不歸附師還遷子遠大司徒初立太學簡百姓年十三以上二十五以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儒臣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散騎侍郎董景道為崇文祭酒曜欲作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于鎬池又將于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俛順人事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候

營室以構楚宮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伏奉詔書將營酆明市道芻蕘皆曰一觀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又聞將營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三十五丈以銅爲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亾之國不掘之墓臣子于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終始安固萬世爲更優耳曜大悅下書褒美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卽罷諸作省酆水囿以予貧戶明年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尺文曰皇亾皇亾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滅勒之徵齋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

凶莫大焉皇亾皇亾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敗趙國昌也國家都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在勒不在我也東井秦分五車大梁趙分此言秦將竭滅以成趙也作咢酉困頓亥鄏子赤奮若牽牛丑言酉始衰子大喪丑當盡也御史劾均大不敬曜曰灾瑞誠不可知均能戒朕不德忠益多矣是歲辛巳也石梁之敗以乙酉戊子而曜爲勒禽己丑而趙滅卒如均言明年二月曜西征敗楊難敵降故晉王保將楊韜于南安遷隴右萬餘戶于長安復攻仇池難敵偁藩軍中大疫曜亦病乃還晉降將陳安來朝曜辭疾不見安怒且疑曜已死遂叛曜乘馬輿先行呼延實監輜重在後安率精騎要斷隴道禽實及其長史魯憑將降之皆罵而死安弟集復以二萬人追曜呼延瑜擊斬之安據上邽東拔汧城自偁大都督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隴上氐羌咸附衆

至十餘萬獨休屠石武以桑城附曜曜拜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始禁無官者乘馬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殺牛犯者皆死臨太學試諸生上第拜郎中羊后之被辱也怨詘惠帝極口媚曜曜嬖之故得立爲后頗預政是年卒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羊后于粟邑親詣規度葬期迫六萬人然燭夜作衆咸怨游子遠諫弗聽使岳卒萬騎迎父及弟暉之喪于太原而葬焉大疫死者十三四太寧元年六月陳安圍劉貢于南安石武攻上邽以救之安馳還遇武瓜田武堅壁不戰貢躡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救貢逆擊武復躡之安衆潰收騎八千奔隴城貢留武督後軍自追圍之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寢堂出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東堂五日繕復之以雅爲太宰加殊禮自督隴城圍安戰數不利乃留楊伯支姜

沖兒守自率數百騎突圍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圍既出知上邽亦被圍平襄已破乃南走陋中平先追斬之伯支斬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隴西悉定岳與張茂相持于河上曜乘勝赴之有衆二十八萬列營百餘里鉦鼓動地茂臨河諸戍皆潰諸將請速濟曜曰吾軍雖多畏威而從者三之二且中軍老矣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必怖而歸命苟備藩吾又何求乃揚聲百道俱濟直指姑臧而按甲不動茂果備藩至自河上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奔漢中以田崧爲益州刺史鎮仇池封岳中山王督中外初曜長子儉次子胤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聰奇之使以爲嗣曜曰藩國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勳德當世世專征豈常藩耶乃別封儉臨海王以胤爲世子及長驍捷善射靳準之亂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歸曜見熙

儒謹非撥亂才(允)故世子將癈立訪朝臣呼延晏等咸贊之卜泰韓廣諫(允)涕泣固辭自請輔熙曜亦念羊后乃止封(允)永安王號曰皇子命熙盡家人之禮鳳皇將五子翔于故未央殿悲鳴不食五日皆死明年正月勒將石生擊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明年三月勒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馬牛羊百餘萬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渭城遣岳追之自次富平為岳援岳斬佗河濱及其甲士千五百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自武都還襲仇池載記作自漢中誤也難敵奔漢中趙兵退即還武都蜀攻之敗績事在太寧元年七月田崧不屈死崧字子岱四月勒將王騰殺勒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昚據州來降五月遣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兵一萬濟自盟津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函而東岳克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生金墉勒使石虎率步騎四

萬人自成皋與岳戰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遂圍之岳衆飢殺馬而食虎又斬譔曜自將救岳虎逆戰前軍劉黑大敗石聰于八特阪其夜曜屯金谷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退屯澠池亦如之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執岳及諸將八十餘人遂復幷州曜至長安素服郊哭七日乃入憤恚發病久而後起以允爲大司馬大單于改封南陽置單于臺于渭城咸和二年張駿侵秦州允擊敗之盡取河南地明年五月石虎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曜使劉述發氐羌屯秦州而自將擊虎揚聲水軍自衛關北濟以絕虎後虎懼引退追之八月及于高候大敗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杖億計虎奔朝歌史以曜兵爲實自衛關北度按衛關卽軹關在河內郡軹縣高候在河東郡安邑縣朝歌縣屬汲郡高候在西衛關在東朝歌更東曜軍若據衛關則虎隔在兵後不得言追及高候矣今正曜自大陽濟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攻汲河內勒滎陽野王守將皆降襄國大震

十二月勒自將救洛陽曜旣克石虎不恤軍事專與嬖臣飲博左
右諫者輒以爲妖言而斬之聞勒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
是日大風昏霧洛水候人與勒前鋒鬥禽羯送之乃知勒已至曜
色變攝金墉之圍陳于城西曜少年淫酒至老尤甚將戰飲酒數
斗常乘赤馬無故頓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
陳就平勒將石堪乘之師遂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冰上被
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載以馬輿使醫療之歸襄國舍之
永豐小城給其伎妾嚴兵圍守使岳等乘馬從男女盛服見之曜
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我殺石佗媿之多矣勒
使曜以書諭熙降曜爲書曰告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
意勒乃殺曜咸和三年也明年正月允奉熙將奔秦州尚書胡勳
曰今雖喪主國尚完將士未離叛可共并力距險何爲逆走允怒

其阻衆斬之率百官奔上邽厚策皆棄鎮從之關中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使生赴之八日(允)率數萬人自上邽攻長安隴東戎夏皆應次于仲橋生固守虎救至九月戰于義渠(允)敗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戰上邽潰熙(允)及諸王將相以下三千餘人皆被禽虎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中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秦雍悉入于後趙

論曰曜受直言如恐不及卒以拒諫兵敗身戮悅而不繹始是之謂乎方其擅秦雍跨蒲陝西平陳安北服張茂南走楊難敵威亦燀已并州來降勝勢在我不以其時堅凝上黨振提脊篙方復迴師河外釋膚嗌臍石梁既覆壺關隨沒豈不謬哉臨河不渡能震姑臧以金鼓依山設險不能制襄國以建瓴世惜高候之迂緩失機未若河濱之紛紜驟實也

　　　荆溪周濟譔

後趙石氏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匈奴羯部羌渠之後祖邪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皆為部落小帥㔨生上黨武鄉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年十四隨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察其音聲視瞻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遣收之會㔨已去及長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周曷朱凶麤不為羣胡所附㔨代督攝部眾信愛貧困鄔人郭敬陽曲人甯驅恒贍之嘗與李陽爭漚麻池相毆也太安中并州饑北澤都尉劉監縛欲賣之賴驅以免潛詣納降都尉李川逢敬于路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貨帶為具食并給衣服然後得前復為東嬴公騰所執二人一枷傳賣山東敬族人郭陽為送吏敬又屬焉㔨道病陽恒善遇之茌平

人師懽買為奴耕于野每聞鼓角鞞鐸聲以問諸奴諸奴亦聞之𠣫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告懽懽亦自奇其狀皃免之懽家隣馬牧𠣫因善牧帥汲桑遂招集王陽等十八騎為羣盜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時時遠掠繒寶以賂桑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起兵偁為穎報讎𠣫與桑率牧人乘苑馬赴之年二十餘矣桑始命𠣫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桑敗勒奔樂平胡部大張𠣫督馮莫突擁衆數千壁上黨往從之𠣫督等待之厚勒因說曰劉單于已舉兵部大能抗之乎曰不能曰今部落皆被單于募賞往往欲叛部大歸單于矣既不能抗何不從之而坐待衆散乎𠣫督等懼隨勒歸劉淵淵拜𠣫督親漢王莫突都督部大拜勒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衆二千壁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奔焉伏利度大

悅結爲兄弟使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勒知衆附己也因會執伏
利度而詢衆曰今舉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衆皆推勒乃釋
伏利度率其衆歸淵加山東征討都督兼統督伏利度之衆淵
僭帝進安東大將軍開府頻陷趙魏降附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
爲君子營張賓者字孟孫中丘人博涉不守章句常自比子房爲
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因病免勒至趙賓謂所親吾歷觀諸
將無足與語者獨此胡將軍可耳提劍詣軍門大呼求見勒納之
明年進號鎮東淵殂聰立勒南寇襄陽東略江西明年還陷江夏
許昌覆故東海王越軍于苦縣殺王公宗室大臣數十洛陽陷東
出轘轅陷蒙城執晉大將軍苟晞鏁其頸以爲左司馬入洛之役
王彌與劉曜有隙將還據青州使晉司隸劉暾持書報長史曹嶷
欲與共圖勒勒游騎獲暾彌未之知也彌將徐邈叛彌勢衰聞勒

獲晞惡之遣使卑詞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告張賓賓曰人情孰不樂故鄉彌之不忘青州猶將軍之不忘幷州也所以遲迴正慮將軍襲其後耳將軍不圖彌彌必圖將軍不如先之時勒方攻陳午而彌與劉瑞構兵彌不勝請援于勒賓曰天贊我也卽釋午赴彌共擊滅瑞彌大喜以勒爲親已勒燕彌于巳吾酒酣手斬之而幷其衆聰使來讓既而加拜幽幷都督幽州牧幷州刺史南略豫州臨江而還屯于葛陂築舍墾田爲久計欲以圖江東勒之被鬻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及勒從子虎于葛陂且致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亾決在得主勝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

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軍出無名聚而爲亂也將軍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遣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絕之其後克廩丘獲琨從子啓乃賜田宅使從儒官受經以答琨意云明年春葛陂大雨水軍中飢疫江東大集兵于壽春檄書朝夕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勸僞降求平河朔以自效軍退而後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人請及吳軍未集各將步卒三百乘船夜攻城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于君何如賓曰將軍陷帝都執天子殺王侯妻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

罪柰何復相臣奉乎既誅王彌不宜來此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
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聯喉襟之勢宜北據
之伐叛柔服河朔既定天下豈有處將軍右者晉保壽春懼我往
擊耳卒聞迴軍方喜不暇何暇邀擊輜重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
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計是也刁
長史應斬相明性怯耳黜為將軍擢賓右長史號曰右侯而不名
軍達東燕聞向冰數千人壁枋頭不敢渡賓曰冰船未上枋盡在
瀆中可詭道取也乃陽引軍向棘津而使孔萇支雄從文石津縛
筏潛濟冰方欲收船萇等已至下船三十餘艘大軍畢濟破冰因
其資軍遂豐振長驅至鄴敗劉演演入守諸將欲遂攻之賓曰演
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未可卒下王浚劉琨皆我之大敵宜及其未
備進據邢勝邯鄲襄國趙之舊都擇一而處之依山憑險可以自

固使人有定志然後兼弱攻昧大業可圖也于是進據襄國遣使報聰聰拜勒幽冀并營四州都督冀州牧上黨公餘官如故分命諸將略廣平諸縣收其野穀冀州壁壘多降附王浚將游綸張豺保苑鄉勒破其外壘浚使王昌督遼西鮮卑段疾六眷來攻勒引還襄國襄國城未修乃于城外築重柵設障以待之段氏屯渚陽造攻具勒使挑戰皆敗欲悉衆野戰以決一勝諸將請固守張賓孔萇進曰聞彼克來月上旬攻北城謂我弱不敢出必懈諸段之中末柸最强請不戰以驕之密鑿爲突門出不意衝之若禽末柸段氏膽落可遂破也從之果禽末柸疾六眷大敗走還渚陽遣使求和送金銀鎧馬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請殺之勒曰遼西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納其質使虎盟疾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自命末柸爲子而歸

之段氏引軍還王昌亦退綸豺皆請降段氏由是附勒明年克三臺使虎鎮之益攻下浚所署置冀兗青諸鎮將阮上白降卒見郭敬下馬執其手以泣賜車馬衣服拜上將軍赦所欲阮軍使將之司冀漸寧民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使教之將營鄴都難其守張賓舉晉故東萊守趙彭彭辭勒不悅賓進曰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四公足以成將軍不世之高矣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彭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而以虎領魏郡烏桓薄盛執浚渤海太守劉旣來降幽州烏桓審廣漸裳郝襲等亦背浚遣使來降勒將圖浚使覘之議致書如羊陸故事張賓曰浚雖晉藩懷逆久矣必思延攬英雄以自輔其欲得將軍殆猶西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而無誠款之形脫

生猜疑後雖有奇略安所施乎乃使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推浚爲天子遺浚女壻棗嵩書厚賂之浚旣有逆謀嵩又黷貨果大悅浚司馬游統陰通使于勒勒斬送之浚雖不罪統益信勒浚使至勒匿勁卒見羸弱北面再拜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王公也明年復使克期親上尊號亦修牋于嵩固乞并州牧廣平公以安其意纂兵戒期沉吟不行張賓進曰襲敵當出不意今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鮮卑烏桓固已附我矣劉琨與浚內實讎敵若送質請和琨喜得我而快浚滅必不救也幽州饑儉浚不知恤衆叛親離大軍臨郊勢必瓦解比反不過二旬就令三方有變勢亦足以旋踵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使使如琨命火宵發遂克幽州以晉故尚書劉翰

爲刺史置守宰而還翰不樂屬勒以薊降段匹磾匹磾自稱晉幽州刺史勒斬浚首獻捷于聰拜驃騎大將軍陝東大都督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勒亦大行封賞命將四出攻略晉諸方鎭以次夷滅下郡縣閱實人戸戸貲滿二匹出租二斛以爲賦税之差焉明年請討曹嶷聰弗許已而遣使策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明年劉曜陷長安勒攻樂平劉琨使箕澹將十萬衆救樂平自次廣牧爲聲援勒將拒之或謂琨新得代衆兵力方强請還軍固壘以挫其鋭勒曰烏合遠來一戰可禽何强之有敵若乘退顧乃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陳疑兵山上設二伏輕騎逆戰僞北澹逐之伏發澹軍大敗并州降琨奔薊澹奔代萇攻代殺澹而司冀并兖流人數萬戸在遼西與馬嚴馮䐗各據營壘相招引萇不能克勒問計于張

賓賓曰巖脂本非我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若班師息甲任良守以龔遂之事幽冀可靖也從之擢武遂令李回守高陽回先爲李潛長史嚴部下多潛軍人素服回叛嚴自歸巖懼奔幽州道溺歿脂率衆降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千數勒嘉回勳封弋陽子劉琨段匹磾奉表勸進于江左曹嶷既應之恐勒襲之使使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琅邪公嶷遂中立聰疾甚徵勒入輔不赴聰殂子粲立靳準弑粲勒討之軍襄陵北原降羌羯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不動劉曜僭帝于蒲阪進勒大司馬加九錫封趙公勒又降羌羯十餘萬落徙之司州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于勒勒名爲助曜內實與曜競乃送泰詣曜使知城內無西意欲以挫折曜曜亦覺之潛結泰使還平陽泰與靳明等殺準降曜勒怒使令史羊升責明殺準狀明斬升勒大怒攻明明戰敗

求迎于曜勒入平陽修淵聰墓葬粲以下百餘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燒宮室置戍而還明年使王脩獻捷于曜曜斬脩勒大怒曰孤出萬死爲劉氏得志便欲相負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于彼耶遂置太醫尚方御府掔壺諸令鑄豐貨錢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四門以教將佐豪右子弟令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五千文行之其後十餘歲乃用律令駸駸向改制度矣河西鮮卑叛虎敗之朔方孔萇克幽州段匹磾奔邵續于樂陵石虎張敬張賓等勸勒僭尊號不許請僭趙王許之十一月僭趙王元年太興二年也赦罪行賞建社稷宗廟營東西宮行州郡勸農桑加張賓大執法總朝政石虎爲單于元輔督禁衛諸軍裴憲傅暢杜嘏領經學祭酒憲字景思楷之子也少穎悟好交輕俠弱冠折節修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歷仕豫州刺史爲石勒所敗北奔幽州王浚承制以爲尚書勒執浚浚官屬莫不謝罪軍門唯憲及荀綽不往勒召而讓之古對無屈勒籍浚官僚親族家貲皆鉅萬憲綽家唯書百餘袠鹽米而已署從事中郎勒僭尊號與王波共撰朝儀署太中大夫遷司徒石虎將

加大傅卒于位裨字彥舒荀勖子緝之子也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暢字世道祇第二子也仕晉爲祕書丞沒于勒爲右司馬諳練朝儀恆居機密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二年卒子詠過江仕至交州刺史太子右衛帥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陳之法支雄王陽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爲門生主書按劉琨長子羣字公度父被害依段末柸至石虎滅遼西乃得之此劉羣當別是一人司典胡人出入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徙士族三百戶于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號胡人爲國人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朝會燕饗用天子禮樂論功以葛陂爲先存者爵封輕重隨功爲差死事之孤加一等禁報嫂及在喪昏娶其燒葬聽如本俗明年大霖雨中山常山尤甚滹沲溢衝陷山谷巨松皆僵拔隨流至渤海原隰山積明年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林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室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

殿殿成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勒門禁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翥倉卒對曰胡醉甚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釋翥弗罪參軍樊坦授章武內史入辭衣冠弊壞勒曰參軍何貧之甚坦卒然對曰頃遭羯賊是以蕩然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嘗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親臨大小學試諸生高等賜帛後又飭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升之台府初定五品續定九品以張賓領選張班孟卓爲左右執法郎副之令羣僚及州郡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答策上第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後又定孝秀試經之制舉人得自相薦引以廣招賢之路十一月召武

鄉者皆舊燕襄國齒坐道故因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趣召之至與之酣飲引其臂笑曰孤當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豐沛其復之三世禁天下釀郊廟皆以醴行之數年無復釀者是歲取晉樂陵明年晉兖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豫州刺史祖約退屯壽春世子興卒立(宏)爲世子程遐之甥也遐吏張披才張賓引爲別駕參預政事遐恨披之去己也又忌賓權盛使(宏)母譖之曰披與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將不利于社稷披請急召不時至勒殺之賓弗敢救亾何賓卒將葬勒望柩哭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矦之速耶程遐代爲右長史每議事不合意輒嘆曰右矦舍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明年三月晉徐州刺史卞敦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

貽七月石虎克廣固曹嶷降送襄國殺之虎將盡殺嶷衆新除刺史劉徵曰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請歸耳乃留男女七百人明年晉兗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石生斬趙河南守尹平于新安遂攻李矩于陽翟爲矩將郭誦所敗石聰救之破矩兵明年三月石佗襲趙大獲已而敗死河濱四月幷州叛附趙五月石生攻敗李矩矩附趙趙劉岳救之圍生金墉虎救生敗岳圍諸石梁趙主曜自將救岳無故驚潰六月拔石梁執岳遂復上黨李矩南奔司豫徐兗之地多附拓境至淮徙洛陽晷景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之建德殿立桑梓苑備親蠶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明年三月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勒素忌光得衆因黜爲牙門如鄴光侍直

有慍色勒怒殺其妻子幽諸獄四月石生執晉汝南內史祖濟十月命世子(宏)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王陽尊統六夷爲(宏)輔佐程遐之謀也虎鎮鄴十餘年自以功大無去鄴意深恨遐明年虎擊代代徙都大甯明年二月茌平令師懽獻黑兎程遐等以爲瑞改年太和石虎攻河東趙主曜自將敗虎于高候遂圍金墉滎陽守尹矩野王守張進皆叛降趙襄國大震勒欲自將救之郭敖程遐等固諫曰金墉饒食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必將自退今方乘勝未可與爭也王愼毋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劒叱而退之召問徐光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而更攻金墉此其無能已可知也頓軍堅城之下經時旣久情見勢屈大王親臨彼必瓦解平定天下在此一舉何爲不行勒笑曰光言是也敕內外戒嚴敢諫者斬十一月命堪聰桃豹

各統見衆會滎陽虎據石門虎子邃督中軍自率步騎四萬赴金墉延津方流澌軍至融泮渡畢復流勒以爲神命之靈昌津謂徐光曰曜盛軍成皋上也阻洛水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成皋無守兵勒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出于鞏訾之間戊寅曜徹圍陳城西南北十餘里勒益喜曰可賀我矣遂入城明日虎出大夏門躡其後堪聰出西陽門迎其前自出閶闔門衝其中堅大破趙軍遂禽曜明年九月悉定關中地蒲洪姚弋仲皆降代納質張駿稱藩貢方物明年二月羣臣上尊號弗許固請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妻劉氏爲后世子宏爲太子封拜有差旗識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羣臣固請正尊號八月稱帝改年建平追尊高祖以下爲皇祖父爲皇帝后及太子皆

曰皇秦王宏者太子(去)之弟也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語邃曰主上自都襄國端拱仰成以吾當矢石二十餘年南禽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子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勒以太子好屬文親儒素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對曰漢高祖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之主此天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太子仁孝中山王雄猜一旦山陵崩社稷非太子有也宜漸奪王權以授太子勒大然之明年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將營鄴宮廷尉續咸諫勒大怒欲斬之徐光力爭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匹夫貲滿百匹尚欲市別宅況富有四海乎終當繕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巨木百餘萬根集堂陽勒

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災天意欲就鄴都也明年正月饗宇文使者酒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逢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耳遇光武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礧礧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效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呼萬歲勒令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震遂竊威福虎雖領尚書令無復過問者程遐又言于勒曰中山王自負勇武權智羣臣莫及諸子壯且預兵權怏怏不可輔少主宜早除之以便社稷勒曰今天下兵難未已大雅沖幼方將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耶卿當患不得獨擅帝舅之權耳吾亦參卿顧

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公陛下柰何以私賜拒中山王雖爲太后所養終非陛下天屬杖神規建微效陛下訓之亦以足矣而志望無厭及今不除社稷殆哉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中山王常切齒于吾二人非但國危亦爲家禍將若之何光乘閒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四海而神色不豫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乃四支乎魏承漢運雖有巴蜀不可謂漢不滅也吳跨江東豈虧魏美陛下既包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司馬何異劉備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仰藉神略自矜英武近于東宮曲燕有輕皇太子之心陛下隱忍容之臣恐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腹心重疾也勒默然而竟不從明年夏勒有疾召太子中山王嚴震侍疾禁中虎矯命斷絕內外並絕太子

及震省視詐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王何故來使王處藩鎭正備今日有呼者爲自來邪有呼者趣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虎曰奉詔卽遣今已半路矣實不遣廣阿蝗遂託捕蝗率騎三千游蝗所以待變七月勒疾篤遺令三日而葬斂以時服載以常車毋藏金玉玩器旣葬而除毋禁祭祀昏嫁飲酒食肉征鎭牧守毋得奔喪擅離所司大雅兄弟宜善相保以司馬氏爲戒中山王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遂殂夜瘞山谷其後乃備文物虛葬高平陵子宏立號諡勒曰高祖明皇帝宏字大雅勒第二子也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劉徵任播授兵書王陽教擊刺然後立爲太子勒殂虎劫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遂兵入宿衛宏懼讓位虎曰君薨太子立禮也何以讓爲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有大議何足豫論遁

立之殺遐光八月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總百揆立邃爲太子拜大將軍錄尚書盡以府僚筦機要勒舊臣皆補閒任徙勒妻劉太后以下居故太子宮名之曰崇訓劉氏有膽略常參勒軍計諸將咸畏服之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皇祚之滅始不復久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斥外軍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奉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令牧守征鎮率義兵以討逆九月堪微服輕騎奔兗州失期不得入南奔譙詣石聰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未至爲虎追騎所獲送襄國炙殺之虎徵南陽王恢還殺劉氏而立㊄生母程氏爲太后石聰以譙降晉十月石生以關中降晉石朗據洛陽皆起兵討虎虎留子邃守襄國自統步騎七萬攻譙殺聰攻洛陽殺朗進攻長安以子挺爲前鋒生將郭權率鮮卑涉璝部眾二萬拒之

戰于潼關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奔澠池鮮卑密通虎背生襲擊之生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還長安權收衆與虎將石廣相持于渭汭戰未決生又奔雞頭山虎聞生已走進兵入關拔長安斬守將蔣英生部下斬生以降徙雍秦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拜蒲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汲郡之枋頭姚弋仲奮威將軍西羌都督居清河之灄頭十二月郭權據秦州附晉明年正月改年延熙四月上邽人殺權以降又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勒所置方鎭至是盡滅十月(宏)齎印綬親詣虎禪位虎曰天下當有公議何自論爲(宏)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十一月虎廢(宏)爲海陽王幷其母程氏弟宏恢皆幽崇訓宮尋皆殺之

論曰勒初起變詐百出及爲帝王何其彬彬也雖然帝王之興皆

以除暴安民爲基阯勒躬冒矢石屠戮生靈者十有六年其爲暴也大矣乃欲大雅守文中山輔之以敉寧疆宇庸有冀乎程遐才具碌碌非勒所倚任觀其依託宮掖譖疏執法一旦當權亦未知天下之變之所極也徐光智略雖優于遐然始以得眾見忌繼以怨望被幽君臣之契匪同魚水託孤寄命談何容易勒不除虎蓋亦計無復之非不斷也是故刱業必依仁義付託必樹重臣保世滋大良由深識勒豕突于前鹵莽于後其去魏武猶當數級而欲與光武竝驅人苦不自知其是之謂乎張賓智數常在勒先令其不死或且分任諸將與虎共功功不積則驕不生驕不生則忌不起忌不起則怨不蓄小心之臣不敢獨成不賞之功明智之主亦必有以爲之予未然使其分足相維而無偏重之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虎字季龍本勒從子周曷朱子之故或稱勒弟身長七尺五寸趫
捷便弓馬馭眾嚴而不煩所向輒克然性殘忍忌前殺降尟遺類
勒雖訓責弗悛也勒初欲殺之其母曰快牛爲犢子必能破車乃
止咸和九年十一月𤷮宏自立稱居攝天王立邃爲太子邃母鄭
櫻桃優童也虎嬖溺之勒先爲虎娶郭氏更娶崔氏皆爲鄭所譖
殺至是立爲后咸康元年改年建武命邃省可尚書奏事封邃保
母劉芝爲宜城君通賄預政芝本巫也虎又崇奉天竺僧佛圖澄
國人化之爭出家避賦役王度請申漢魏舊禁弗聽九月遷都于
鄴作宮殿徙洛陽鐘虡九龍銅駝蜚廉載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
尺深二尺渡以萬斛舟一鐘沒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竹絙牛
百頭鹿盧引之乃出明年宮殿成又作靈風臺九殿選美女實之
內官十八等教宮人騎射星氣及諸伎藝禁郡國學星讖置女太

史于靈風臺覘候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女騎千人爲鹵簿執羽儀鳴鼓吹游宴以自隨行如長樂衛國見田桑不修貶其守宰大旱粟二斗值金一觔敕令長率民采橡捕魚復爲權豪所侵奪民不得食乃料殷富之家分配飢民使食之又命公卿以下出穀助振姦吏因侵割上下大困而虎作役不息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賜爵關內侯又用飛策投石鄴南作飛橋功費千萬橋竟不成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樂人虎試而悅之明年正月朔旦羣臣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通鑑作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段明日僭大趙天王尊其祖訇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孝皇帝鄭氏爲天王皇后邃爲天王皇太子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鐵邃小字也邃既總百揆淫酗驕暴弟宣韜

皆有寵邃嫉之如仇虎荒于酒色喜怒無常度邃省尚書事有所白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白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箠月再三邃謂中庶子李顔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顔伏不敢對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顔別舍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顔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鄭后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殺之虎聞邃疾使女尚書往視疾邃呼與語抽劍擊之虎怒收顔顔具言狀遂殺顔等宮官三十餘人幽邃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便欲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爲庶人其夜殺之并妻子二十六人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立宣爲太子宣母杜氏爲后杜亦倡也遼西段遼數侵邊虎改直盪軍爲龍騰募勇力三萬人皆拜龍騰中

郎冠絳幘寵異之將伐遼會燕王慕容皝亦欲伐遼使使來稱藩以乞師虎大悅明年遼入寇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率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率步騎十萬爲前鋒通鑑作七萬虎自統大軍屯金臺雄長驅入薊四十餘城皆下北平相陽裕獨保燕山諸將欲攻之虎曰裕書生惜名節耳無能爲也過之至徐無遼已爲燕敗不能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其長史司馬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迎降虎入令支陽裕亦降麻秋郭太追遼虜其母妻遼單騎走險遣子乞特眞奉表獻名馬虎納之徙其戸二萬于司雍兗豫四州燕之攻遼悉略其北境人畜不會師于令支虎乘勝欲遂滅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不可攻也虎作色太史令趙攬曰歲星守燕師必無功且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爲肥如長五月降燕

城三十六遂攻燕都十餘日不能拔引還爲燕所敗盡喪所取城邑乃復攬官師過易京惡其險固毀之易京公孫瓚所築勒時李回據之以招遼西流民是役也李孟又據之自虎毀穀燕師過薊遂無重險可據虎忿欲破燕使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不可守乃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萬人往屯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便海道朔方鮮卑斛摩頭叛宣擊破之冀州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朕失政所致守宰何罪司隸不進讜言乃欲使朕濫刑邪敕白衣領職吏部選舉不公免郎中魏奐爲庶人豪戚侵恣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百僚整肅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以太子宣爲大單于秦公韜爲司徒迭省尚書奏事中鍾諫弗聽明年虁安陷晉漢沔

至于邾城晉義陽來附李農張舉攻燕凡城不克明年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錮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豐國澠池二治刑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者皆遣之天竟澍雨九月命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戸于兗豫雍洛四州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民馬四萬餘匹欲以擊燕十月燕入蠮螉塞過薊城至高陽幽州刺史光閉城不敢出亾失三萬餘戸明年横海王華自海道襲燕遼東破西安平明年救洛豫徐兗四州備南伐并朔秦雍四州備西伐青冀幽三州備東伐欲以混一天下皆三五

發卒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辨者斬民鬻子女不能供自經道樹相望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蛇虎所傷三分去一又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恆微行察作役晨出游獵昏夜始歸侍中韋謏諫虎嘉之賜穀帛而興繕游察未嘗輟也秦公韜有寵宣惡之僕射張離奏裁諸公吏兵以配東宮諸公咸怨濟南東平陵城北石虎一旦移于城東南狼狐隨之迹成蹊虎大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百七人時妖怪尤多泰山石然八日而滅東海大石自立旁有流血鄴西山石閒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壁所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明年冬諸州兵

集者百餘萬明年正月虎將出師享羣臣于太武殿白雁百餘來集馬道南射之無獲者太史令趙攬密言于虎曰野鳥集庭宮室將空不利南行虎納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四月殺中書監王波初領軍王朗白太子宣盛冬雪寒役數萬人引宮材于漳水吁嗟滿路宣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攬言于虎曰房爲天王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于王領軍虎惜朗命攬更思其次攬無以對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初漢將李閎獲于晉亾走趙漢主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波曰李閎以死自誓苟得歸必率族歸命若其信也不煩兵而定梁益設有前却不過失一亾命于趙何損壽已僭號若被以制詔必相訓返更爲恥釁不若以書復之虎從之會挹婁國獻楛矢波因請以遺漢示國家威德及遠虎又從

之閎還成都壽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白衣領職至是追議前罪要斬之并其四子投尸漳水旣而愍其無罪也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明年徵義陽公鑒于關中代以樂平公苞鑒在關中賦役煩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纓長史白之故徵而燕公斌前鎭薊亦以荒酒淫獵欲殺征北張賀度追還鞭三百免官歸第代以彭城公遵虎旣罷南伐益治宮室事游獵發雍洛秦并民十六萬治未央宮發諸州民二十六萬治洛陽宮置牧官于朔方奪民牛二萬頭配之造獵車千乘格虎車四十乘將獵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犯者罪死御史因作威福求民美女佳牛馬弗得輒誣論犯獸論者百餘家海岱河濟皆騷動增女官爲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九等發民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分三等配之奪民婦九千餘人太

子諸公私采亦萬人虎臨閱大喜封使者十二人爲列侯民失婦者往往自殺南州流叛略盡守宰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逯明切諫拉殺之明年五月中黃門嚴生譖尚書朱軌不修道路謗訕朝政因之蒲洪諫曰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何用作獵車至千乘養禽獸數百里奪人妻女數萬口聖帝明王所爲有若是者乎又以道路不治欲殺尚書陛下失德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不能去塗潦而况人乎刑政如此何以服四海何以示後世虎雖不悅亦不罪也爲罷長安洛陽作然竟殺軌禁私論朝政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而下道路以目是月凉張駿卒子重華立自駿將張瓘鎮枹罕敗虎秦州刺史王擢于三交始構兵釁及是大出兵攻凉自是年六月至明年七月戰數十合軍至洮西河北輒爲凉將謝艾所破然凉

亦亾其洮東河南地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將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從之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諫虎怒曰苑牆朝成夕歾無恨促然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九月命宣祈山川因行獵將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後宮美人升陵霄觀目送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止舍列長圍于四面去舍各百里驅迫禽獸至暮皆集文武跪立爲重行守之炬火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臨觀盡獸乃止獸或避逸當圍者坐有爵奪馬步驅一日無爵鞭百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司兗豫三州十五郡資儲無孑遺韜繼出自并至于秦雍亦如之宣以其抗己也怒宦者趙生幸于宣而爲韜所

疾微勅宣除韜官嘗迕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明年四月韜造堂于太尉府名之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柸牟成曰凶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悉以韜國邑封汝韜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八月韜宴東明觀夜宿佛精舍柸等緣獼猴梯入殺之置其刀箭旦日宣奏之虎驚哀氣絶久之乃蘇將臨喪李農諫曰賊在京師鑾輿未宜輕出乃嚴兵發哀太武殿宣臨喪不哭舉衾觀尸直言呵呵收韜記室鄭靖尹武等將委以罪虎疑宣欲召之恐其不入詐稱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自意見疑卽入朝中宮因留之或發其謀捕柸等皆亾去得生具服虎悲且怒囚宣席庫穿其頷而鏁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動宮殿積柴鄴北刑宣如韜傷而後焚之殺其妻子九人少子財數歲虎素愛之抱

以泣兒亦呼曰非兒罪也虎憐欲赦之大臣不可取諸懷兒輟衣哀叫見者無不流涕虎由是發病癈杜后誅四率以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洿東宮謫衛士十餘萬戍涼州趙攬先言于虎曰宮中將有變虎疑其知而不言亦殺之九月議立太子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裁擇張豺曰燕公嘗有過母又賤彭城公母前以庶人遂故癈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豺獲趙主曜幼女納之虎嬖生齊公世豺念虎老病欲立世冀劉爲太后而己得輔政也因說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再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使豺

問故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虎曰忠臣也然未達朕意令農舉論之卒立之劉昭儀爲后明年正月虎僭帝改年太寧諸子復爲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凉州行達雍城聞赦之不及也刺史張茂又奪其馬使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梁犢因衆怨自僭晉征東大將軍倡亂東歸攻拔下辨劉寧自安定擊之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秦雍城壁無不陷戍卒皆應之比至長安有衆十萬樂平王苞出拒之敗遂出潼關趣洛陽虎以李農爲大都督統張賀度等拒之新安又敗再戰洛陽大敗農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更命燕王斌爲大都督督姚弋仲蒲洪等討之斬犢斌北鎭襄國諸將西擊餘黨于關中四月九日乙卯虎疾甚命彭城王遵爲大將軍自薊移鎭關中以沛王沖代鎭薊徵斌爲丞相錄

尚書張豺遷鎭衛大將軍領軍吏部與斌並受遺輔政劉后惡斌入輔詐告斌曰上疾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獵遂留獵且縱飲后因矯命斥斌無忠孝心免歸第代以新興王祗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圍守斌十九日遵至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立遣之不得見虎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問何求皆言聖躬不和請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立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以來左右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虎尋昏眩而入豺即矯命殺斌二十二日劉后又矯命以豺爲太保督中外錄尚書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二十三日虎死世立永和五年也劉氏爲太后臨朝僞制豺爲丞相豺請進遵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

從之豺與張舉謀殺李農舉素與農厚密告之農奔廣宗率乞活
數萬家保上白豺使舉率宿衛諸軍圍之以張離爲鎭軍大將軍
監中外領司隸以自副遵聞喪止屯河內諸將平犢黨還至李城
遇遵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君所欲立特爲張豺誤耳今上白
未下宿衛空虛若聲豺罪而討之誰不開門倒戈迎殿下者遂奉
遵還趣鄴豺懼馳召舉五月十一日丙戌遵軍蕩陰以閔爲前鋒
閔瞻之子也瞻本冉氏從陳午被獲虎養以爲子棘城之敗諸軍
皆潰閔所部獨不動由是以勇略爲諸將所推服遵未有子謂閔
曰努力捷以汝爲太子豺將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
吾當出迎不能爲張豺守也爭踰城斬之不止張離亦率龍騰斬
關迎遵劉大懼召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緐興
皇嗣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其何以匡濟豺惶怖莫知所對劉曰加

遵重官可以弭禍否豹唯唯即下令拜遵丞相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錄尚書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二十四日遵至安陽亭豺不得已出迎執之二十五日庚寅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豺夷三族以劉氏令癈世自立尋殺世及劉氏上白閔李農來歸復其位加閔輔國大將軍中外都督錄尚書而立斌子衍爲太子復尊鄭氏爲太后授鑒侍中加沖太保苞大司馬琨大將軍雨血遍鄴城暴風拔木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延燒諸門觀閣皆盡乘輿服御燬者太半金石流鑠火月餘乃滅沛王沖聞遵自立起兵攻之至常山衆十餘萬遇遵使者則悔曰皆吾弟也死者已矣何爲復相戕將歸其下不肯乃復進閔及李農拒之戰于平棘執沖賜死六月葬虎顯原陵號謚太祖武皇帝晉取淮南敗之代陂又攻關中至懸鉤樂平

王苞初欲攻遵聞晉師乃止遵遣王朗助苞晉師退劫苞以歸石閔怨不得爲太子因厚結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請加爵號從之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將士咸怨孟準王鸞勸奪閔權閔益恨又勸殺閔十一月遵召鑒等入議鄭太后前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棘奴閔小字也鑒出使宦者楊環馳告閔閔遂劫李農與定計壬寅晦使蘇亥周成率甲士入執遵遵在如意宮方坐南臺與婦人彈棊問成等反者誰也對曰義陽王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遇弑太后太子及準等皆死遵在位凡百八十三日十二月癸卯朔鑒立以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而陰使苞等夜攻諸琨華殿不克殺苞等以說焉新興王祗在襄國與蒲洪姚弋仲連兵討閔農閔農以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呼延盛分拒之石成石啓石暉謀

誅閔農不克死鑒在中臺孫伏都劉銖伏羯士三千于胡天自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閔鑒先毀閣道而後詰之伏都以告鑒曰卿是忠臣好爲之朕從臺上觀勿憂無報也旣而不勝屯于鳳陽門閔農將毀金明門以入鑒懼開門召而謂之曰伏都反速討之閔農攻殺伏都銖自鳳陽門至于琨華枕尸流血閔下令曰內外六夷敢持杖者斬胡人多斬關踰城以出又令曰孫劉構逆支黨已伏誅良善無與也自今以後與官同心者留否亦任去因開門趙人在百里內者悉入胡羯悉出閔知胡不爲己用又令曰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中首至數萬閔又躬率趙人誅胡所殺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豺狼野犬所食又令趙人在方鎭爲將帥者悉誅四方屯戍胡高鼻多須多濫死幽鑒御龍觀懸食給之明年正月閔欲滅去石氏

之迹更鑒姓曰李國號曰衛年曰青龍于是公侯卿校萬餘人皆奔襄國諸將據地勒兵莫肯附閔石琨自信都張舉王朗自襄國合衆七萬伐鄴閔以千餘騎禦之自操兩刃矛跨朱龍馬突陣所向摧陷琨等大敗而退遂與農率三萬騎攻張賀度于石瀆鑒密使宦者之滏口召張沈使乘虛入鄴宦者告閔農閔農馳還閏二月十四日乙酉廢鑒弒之并殺虎諸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申鍾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欲奉晉胡睦曰晉自棄中國遠遁江外豈堪復君臨天下將軍應天順人又何讓乎閔乃僭帝復姓冉國號魏年曰永興立太子智以農爲太宰錄尚書封齊王諸子皆封縣公尋皆殺之石祗聞鑒死僭帝于襄國年曰永寧以琨爲相國弋仲爲右丞相六夷及諸將擁兵者皆附之四月使琨將十萬衆伐魏閔使告于晉曰逆胡

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弗能應六月琨進據邯鄲劉國自緐陽來會魏使王泰擊大破之死者萬餘張賀度等會兵昌城閔自將破滅之死者二萬八千悉并其餘衆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緜亘百餘里兵威之盛比于石氏矣十一月圍襄國拜其子胤為大單于配以降胡一千韋謏諫曰胡吾仇也畏威來附非有誠款變生肘掖悔何及宜悉誅之且去單于之號閔方悔誅胡太峻致六夷皆叛思欲撫納覽謏諫大怒斬之明年二月祗去帝號僞趙王以乞師于燕時燕兵已入薊矣三月琨自信都弋仲子襄自混橋皆率衆救祗燕亦使悅綰來會閔使胡睦拒襄于長蘆孫威拒琨于黃丘皆敗還欲自將逆戰王泰諫曰腹背受敵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觀釁而後圖之道士法饒進曰陛下親圍襄國經年無尺寸功敵至又避不擊何以使將士且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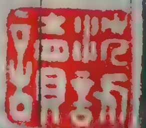
白食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遂悉衆出與現遇襄鉻蘷
而擊之祇自後衝之魏師大敗大臣及將士死者十餘萬人降胡
拔執（充）送趙閔潛匿襄國行宮夜從十餘騎奔還鄴支解法饒贈
謏大司徒當是時青幽荊雍徙戶及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欲還
本道路交道互相殺掠加以饑疫死亾無復農植祇使劉顯率七
萬人攻鄴閔召王泰謀之泰恨前計不用辭以創閔親問之遂偁
病篤閔大怒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悉衆自出大破顯追奔
至陽平斬首三萬顯懼密降于閔許殺祇自效乃舍之歸而斬泰
夷三族顯果弒祇傳首于鄴閔焚之通衢自虎之歿凡二十有七
月四易主皆不得良死虎子十三人惟現在焉攜妻子奔晉斬于
建康市石氏盡滅按虎諸子遂宣爲虎所殺韜爲宣所殺挺爲郭權所殺斌爲劉后所殺世沖爲遵所殺遵鑒爲閔所殺苞爲祇所殺祇爲劉顯所殺連現止十二人其一史失之是年劉顯偁帝于襄國明年爲閔所破殺閔亦滅于燕

論曰元康永嘉中土大亂至勒并關中明法禁崇文學幾幾乎無事矣虎以殘暴過尸寵祿屠膾糜滅起于骨肉卒身殃國裂流毒四海生民之禍于是極焉揆以朽索之馭理篋立見土崩然且重足惕息十有餘載梁犢凶醜炎熾千里自戍卒而外未聞有一夫釋耒揭竿而應者其後亂自上起亦非下叛是豈峻刑密網固足以禁持愚賤農夫蠶妾固可磨牙修吻而魚肉之哉水火煎逼痛深骨髓小濡忍之冀猶延命故未肯以凍餒之餘生出蹈鋒鏑此亦足以見遭亂之民之易靜而難動也

燕慕容氏

荆溪周濟譔

東胡當秦漢之際敗于匈奴保塞外鮮卑山因號鮮卑漢桓帝時部帥槐石檀分部爲三中部慕容爲大帥于是有慕容部魏明帝時莫護拔始入居遼西棘城之北生左賢王木延木延生鮮卑單于涉歸涉歸東徙居遼東之北生廆太康二年涉歸入寇三年降四年卒弟刪（載記作耐）自立將殺廆廆亾匿遼東六年部人殺刪迎廆廆修父怨請討宇文部朝廷弗許遂入寇十年復降詔拜鮮卑都督廆字奕落瓌魁岸美姿容身長八尺年十四謁幽州都督張華華曰命世器也遺之簪幘及拜都督謁東夷校尉何龕巾褠詣門抗士大夫之禮龕嚴兵引見廆曰主人不以禮客獨何爲改戎服而入時年二十復徙遼西之北居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居棘城



曰帝顓頊之虚也始教民農桑法制同于上國廆所部西南爲段氏東北宇文東爲高句驪宇文最强太安元年宇文部帥莫圭使其弟屈雲來攻廆破其別帥素怒延素怒延恥之以十萬衆圍棘城衆恇懼廆曰虜兵雖多無行陳法制犬羊蝟聚在吾算中矣出擊大破之俘斬萬計乃命慕輿句掌府庫慕輿河掌刑獄卑詞厚幣以求睦于宇文三子皝仁昭皆昏段氏境內大治永嘉初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素與東夷校尉李臻有隙王浚圖僭逆臻討之本乘虚襲殺臻附塞鮮卑素喜部帥連木丸部帥津託爲臻報仇頻歲入寇校尉封釋誅本請和寇如故廆子翰（翰字元邕廆庶長子）說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從民望以成大業連津跋扈州師覆敗遼東傾蕩垂二周中原兵亂救援理絕杖大義而吞二部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能及此乎以爲前鋒破斬之盡并

其眾釋由是重廆及病屬子孫焉廆才而用之建興初段氏貳于王浚浚使廆攻之以翰為將取徒河遂鎮之初中土人士多依浚避亂浚政衰段氏尚武勇不禮士大夫而廆愛重人物故多去歸廆廆日益強僑置樂浪郡以居樂浪帶方民置冀陽成周營丘唐國四郡以居冀豫青并之民浚及其妻弟東夷校尉崔毖皆忌之太興元年廆用征虜將軍魯昌議使長史王濟浮海勸進詔授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自王浚承制愍帝立元帝偁晉王並假授官爵王浚授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愍帝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元帝王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及遣王濟勸進朝廷重申前命廆並不受至是乃辭公而受官大興文教以劉讚為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冑束脩受業廆覽政之暇親臨講肄頌聲大作崔毖時為平州自負家門空為人士所湊而衣冠莫有至者乃陰說高句驪及宇文段氏共攻廆明年十月三國兵大至諸將請禦之廆曰

彼為毖誘軍以利合久必貳貳而擊之蔑不克矣遂城守獨以牛酒犒宇文且宣言毖使昨至二國疑有陰謀皆引去宇文悉獨官曰吾不能獨兼其國耶盡眾逼城廆將戰使召翰于徒河翰請為奇兵于外悉獨官聞之使數千騎襲之翰設伏取之乘勝徑進閉使報廆廆使世子皝及裴嶷為前鋒自將大軍立出擊悉獨官倉卒逆戰戰始合翰千騎從旁入其營縱火焚之宇文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毖懼使兄子燾來賀戰勝會三國皆使使謝罪曰崔平州教我廆質諸燾使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師從之毖奔高句驪張統隨而擊之俘千餘家執燾及高瞻韓恆石琮以歸瞻字子開渤海人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見王浚政令無常又依崔毖毖之與三國伐廆瞻切諫不從被執署為將軍瞻偁疾廆數侯請之終以不起餘眾悉降命子仁鎮之遼東自是入于廆宇文之捷獲三璽焉使裴嶷奉以入貢明年三月至京師朝廷初不以廆為意嶷盛偁廆

威德衆始卓然詔拜安北將軍平州監軍刺史將畱嶷辭曰臣夙忝華省因事遠寄賜畱誠爲私幸慕容龍驤萬里表誠臣若不還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向義之心顙討賊之氣非所以奬忠節勸功業也乃遣之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父秘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畧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拜滎陽太守屬天下大亂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因求昌黎武卒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道阻投廆時流寓之士見廆草剏尚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廆大悅以爲長史入貢還廆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邪四年十二月進車騎將軍幽州都督平州牧封遼東公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太寧元年四月石勒使至執送京師三年勒命宇文乞得歸來攻使皝拒之仁爲左翼嶷爲右翼破諸饒落河乞得歸棄軍走遂入其國輕兵追之直過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重器及民戶牲畜宇文由是衰弱咸和初詔加侍中特進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六年宋該等議欲表求王爵參軍韓恒議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之不著不患名位之不高桓文匡復未聞先求禮命以

令諸矦也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于要君以求寵不亦多乎庾不說出爲新昌令于時初平蘇峻之亂朝廷務在休息庾致箋陶侃曰天降艱禍舊都不守皇輿遷幸假勢吳楚狼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埽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偪京輦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催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匡救君矦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潢池況今吳士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畧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凶羯暴虐中州顛沛假號之强衆心所去敵有釁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海內之望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廆在一方敢不竭命東夷校尉封抽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然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偁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廆弱冠涖國忠于王室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眾誅討大逆然而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

命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勳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以牋上達聽可否之議于朝廷朝議未洩八年廆卒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子皝立私謚武宣儁僭帝追尊爲皇帝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者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云

論曰尊王扶義以植基兼弱攻昧以廣業禮賢下士以收材用廆之舉措寬博視劉石故不侔矣卒違韓恒而信宋該晚節末路之難可不慎哉

皝字元眞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

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
封望平侯太寧末進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廆卒皝以
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七月使王濟告喪于朝是月後
趙主石勒殂石虎擅政宇文乞得歸爲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
走死于外皝伐之逸豆歸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法嚴主
簿皇甫眞切諫不聽皝庶兄翰鎭遼東母弟仁鎭平郭季弟曰昭
翰仁並有勳畧昭多材藝皝皆忌之翰攜其子奔段遼仁來奔喪
謂昭曰吾等素失禮于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
曰吾輩皆體正嫡于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
閒隙除之不難兄歸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予我遼東丈夫
舉事不克則死不能偸生異域也仁從之或以告皝使偵之至險
瀆則遇仁兵矣仁知事泄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使祭酒封

奕撫慰遼東高詡與庶弟幼稱軍等共攻平郭大敗于文城北幼稚等被執王冰孫機以遼東叛應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遼東相韓矯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皆棄城走仁盡有遼東之地宇文氏段氏鮮卑烏桓皆遙應仁皝息貞言遷爲平州別駕九年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虞淑攻烏桓悉羅侯于平岡皆破斬之劉佩攻段氏乙連城不克段遼遂寇徒河守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使其弟蘭與翰共攻柳城石琮慕輿埿幷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盾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守益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皝使汗及封奕救之戒汗曰賊氣甚銳整陳而後戰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直進奕止之不可大敗于牛尾谷奕整陳力戰得不沒蘭乘勝欲窮追翰恐遂破其國止蘭曰皝多權詐好潛伏雖挫偏師大勢未屈若悉

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危道也受命之日正求此
捷遼命貪進萬一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禽卿正慮滅卿國
耳千年（仁小字）在東若得國當迎以爲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血食也
翰曰吾投身相依無有還理國之存亾于我何有但爲大國計且
相爲惜功名耳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八月王濟還詔遣
侍御史王齊祭廆謁者徐孟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
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爲仁所留十一
月皝自將攻遼東克將阬之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特爲
凶威所劫耳今元惡猶存遽加夷滅懼絶歸善之路皝乃止徙其
大姓于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鎮撫餘民十二月仁襲新昌却之
咸康元年七月立世子儁十月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
棘城齊失道十二月徐孟至皝始受朝命宇文氏段氏各遣使詣

仁館平郭城外皝帳下督張英輕將百餘騎襲之斬宇文使禽段使以歸二年正月將攻仁高詡曰前此海未嘗凍仁反以來凍三年矣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使吾乘仌襲之也從之羣臣諫弗聽自昌黎東踐仌三百里至歷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仁乃覺之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爲故偏師也謂左右曰前失張英今茲匹馬弗返矣悉眾出戰既知皝自至大懼庶弟軍率所部臨陳來歸眾動乘之大捷禽仁賜之死斬其用事者赦其詿誤封詡汝陽侯振旅而還二月立籍田朝陽門東六月段遼使李詠襲興武張萌擊禽之段蘭別將數萬眾屯曲水將攻柳城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應之皝自將至柳城蘭不戰而退皝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皝曰二虜恥無功必復至命奕伏數千騎于馬兜山三日遼果將數千

騎來寇遇伏大敗斬其將榮伯保九月遣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還朝三年三月築好城于曲水西以逼乙連蘭勃守之城曲水以爲勃援四月遼輸乙連粟勃擊取之六月遼弟屈雲襲興國皝子遵大破之于五官水上段氏中軍將軍陽裕事疾六眷及遼五世世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擊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我世世昏姻皝又有才德柰何自我構怨乎願追前失通和好遼弗聽九月封奕等勸皝稱王從之十月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封奕爲相國韓壽爲司馬裴開等爲卿校尊廆爲武宣王世子儁爲太子稱藩于後趙送弟汗爲質乞師以攻段遼後趙主石虎許之四年正月又使趙槃請師期三月槃還皝自將畧遼北境大獲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勿與燕鬭燕王自將士卒精鋭萬一

失利何以禦趙段蘭怒曰前爲卿誤致成今日之患吾不復聽卿矣悉衆追之遇伏大敗遼不能軍遂奔密雲將行執翰手泣曰不用卿言吾敗固當媿致卿失所也翰奔宇文四月詔進皝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後趙乘勝來攻國人大恐高詡曰趙兵雖强遠來已疲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四面招誘降城三十六進逼棘城皝懼將出走慕輿根曰趙强我弱大王一舉足趙勢遂成彼正欲大王走耳今據堅城食積粟觀形察變閒出求利其勢百倍柰何望風委去爲必亾之計乎皝乃止然懼形於色劉佩曰强寇在外衆心兇懼事之安危繫在一人大王當自彊以厲將士臣請出擊之率死士數百衝後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衆心乃定皝問計于封奕奕曰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空國遠來攻守異勢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當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

皝大言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虎兵晝夜攻城根等拒之殺傷甚衆十餘日不能克引還皝命四門皆出軍突騎飛騰勢若雲合城上鼓譟以震之虎軍大驚潰亂皝子恪率精騎二千追擊之連戰皆捷斬級三萬盡復三十六城賞拒守誅亾叛拓境至于凡城十二月遼求迎于虎虎使麻秋逆之遼中悔更來求迎恪率騎七千伏密雲山中大敗秋獲陽裕鮮于亮悉俘遼衆以歸禮遼上賓拜裕郎中令亮左常侍五年三月襲後趙遼西敗其將石成斬張支呼延晃段遼謀反殺之送其首于後趙九月後趙令支鎮將李農率衆三萬與張舉共攻凡城悅綰以千人守凡城後趙攻之十餘日不能克乃退師徙遼西居民以避燕十月使劉翔獻捷于朝且言權假之意請克期大舉共平中原皝自將擊高句驪其王釗乞盟乃還使恪及少子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六年

二月翰來歸翰之奔宇文也逸豆歸忌其才翰乃佯狂酣酒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舉國皆賤之以故行來得自如默識形便皝以翰猜嫌出奔常陰為本國地念之使商人王車覘之翰見車無言拊膺而已皝曰此欲歸也翰關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為造可手弓矢使車復往薶諸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馬攜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得上馬無復還理吾向佯狂以愚汝吾故藝猶在毋自取死也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不中者汝可前鬥中其鐶騎乃散走翰言于皝曰宇文為國患久矣逸豆歸庸暗竊位其眾不附將帥非才雖遠依強羯聲勢不接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相闚覦彼知宇文之亡禍將次及必乘虛深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腹

心之患也宜先除之宇文自守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驪還取宇文如反掌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强然後中原可圖也皝大善之後趙運穀樂安以謀燕皝謂諸將曰彼恃樂安有重防必不虞薊詭道襲之可盡破也十月自將入蠮螉塞當道守戍皆禽之直抵薊城守將石光不敢出破武遂津入高陽焚積聚略三萬餘家而還七年正月使陽裕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還翔至京師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異姓不王所求不可許翔抗言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征北（載記作鎮軍通鑑亦沿其誤）父子竭力心存本朝奮寡擊衆屢殄强敵使石虎畏懼徙其邊氓慼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何哉昔

高帝不愛封爵于韓彭故能成帝業項羽刓印卒用危亾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令諸葛恢翔之姊夫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假人乃謂翔曰借使征北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征北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說閒忠臣四海未一㫖由君輩翔留歲餘衆議終不决翔乃說中常侍郁宏曰石虎包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征北翼戴天子精貫白日前者虎進甘言相授耀威大將軍遼西王却而弗納請命于朝而更不獲恐天下解體無復南向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于吳吳主猶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

乃惜虛名抑忠順豈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也(宏)言于帝帝欲許之而未洩會皝表至言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貪秉大權不能爲國雪恥冰懼乃從其請以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冊皆從殊禮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封諸功臣百餘人拜翔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燕集剌譏執政執政媿之臨發公卿餞于江上翔又謂諸公曰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强吳蔓艸猶宜蚤除況寇讎乎石虎李壽志相吞噬虎未可圖且當圖壽一旦虎先入舉事并壽而有之據形便以臨東南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七月大鴻臚郭悕奉冊與翔至燕皝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

軍長史十月後趙浮海來襲破西安平拜恪渡遼將軍鎭平郭八年十月還都龍城翰請伐高句驪高句驪有二道北道平南道陿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當重北輕南分軍牽其北大軍襲其南必可克也十一月皝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陿翰霸爲前鋒別將王寓將萬五千人出北道高句驪王釗使弟武將精兵五萬距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翰至合戰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國士之恩不可以莫之報也獨與數騎突陳陳動遂大敗之入其丸都釗走獲其母妻用韓壽計發其父墓載其尸虜其府庫畧其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其城而還建元元年二月釗稱臣使弟入貢乃還其父尸猶質其母宇文逸豆歸使其相莫淺渾來伐諸將欲擊之皝弗許莫淺渾以燕畏之也酣飲縱獵不復設備使翰擊之盡俘其衆莫淺渾僅以身免二年謀伐宇文高詡曰必克然不

利于將吾往不返矣翰爲前鋒劉佩副之軍恪霸及慕輿根三道並進逸豆歸使涉夜干逆戰皝馳使誡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埽境內精兵屬之涉夜干彼有勇名一國所賴吾知其易與耳遂進戰索涉夜干涉夜干出應霸從旁邀擊斬之餘眾大潰遂克紫蒙逸豆歸走死漠北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眾五萬餘落于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南羅曰威德城留弟彪戍之而還逸豆歸事後趙謹及見伐後趙救之至則亾矣因攻威德城爲彪所敗是役也詡佩翰皆中流矢詡佩皆卒（詡善天文王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對曰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殿下所宜親也）翰臥創積時後漸瘥于家試騁馬皝雖資翰才畧內終忌之人或告翰佯病而私習騎疑欲爲變皝即賜翰死翰謂使者曰吾懷疑出奔罪當誅不肆市朝吾之幸也但逆胡僭據神州陸沈吾志在埽除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業

未究物有餘恨耳仰藥而卒永和元年皝假貧民牛佃苑中十稅其八自有牛者十稅其七封裕諫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牛者十稅其六私牛中分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先王綏懷華夷繈負戶口十倍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驪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安在哉如是則戎旗南指壺漿來迎石虎誰與處矣川瀆溝渠癈者皆應通利旱溉澇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游食數萬安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俊之路皆當歸之于農高句驪百濟宇文段國之人兵勢所徙非由慕義宜分徙四境撫之以

恩檢之以法不宜使狹湊都城竊國虛實爲將來深患也參軍王
憲大夫劉明言事迕旨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猶適越而
北行必不至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己無骨鯁嫉
人有之揜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甚
懼焉農者國之命也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其措
尤者于法苑囿悉罷給無田業者貧無貲產賜牧牛一頭私有餘
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依魏晉舊法溝洫灌溉主者量造務盡水
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
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四佐與列將速定人員學生不任並皆
還農王憲劉明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得王臣之體矣其
賜錢五萬宣示中外欲陳孤過者貴賤毋有所諱黑白二龍見龍
山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率僚佐觀之祠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

居新宮曰和龍皝以古者諸侯卽位各稱元年于是始不用晉年號以永和元年爲燕王十二年後趙使鄧恒治攻具于樂安覇鎭徒河以備之恒不敢犯明年世子儁拔夫餘虜其王永和四年九月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恪智勇兼濟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丙申卒子儁立謚曰文明儁稱帝追尊爲皇帝皝好文籍學徒千餘人名大臣子弟入學者曰高門生立東庠行鄉射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云

儁字宣英皝第二子也初廆嘗言吾積福衆仁子孫當有中原既生儁喜曰此兒骨相不恒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皃魁偉博觀圖籍有文武榦畧皝卒立爲燕王遣使告喪于朝明年四月朝廷遣謁者陳沈拜儁使持節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

州牧（載記作冀幽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如廆故事是月後趙主虎殂中土大亂霸上書請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自言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强食足東道不可由也若由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若之何霸曰恆所領將士皆懸客聞亂各憂其家大軍至上不過閉門自守下則棄城逃潰耳何暇禦我臣請爲大王前驅儁猶未決博問羣臣封奕曰用兵之道敵强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纍仁兵强士練石虎殘暴死未瞑目子孫乖爭民困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攜幼以迎馬首者乎凶黨望旗自然冰碎豈足爲患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此天下易主陰國受命必然之符驗也

慕輿根曰自武宣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時至弗乘將天未欲平四海邪抑大王未欲取天下邪儁乃從之以恪為輔國將軍評為輔弼將軍陽騖為輔義將軍騖字士秋無終人少耽仕廆至東夷校尉騖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平州別駕皝即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貞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儁取中原騖功亞于恪儁韙之尊以師傅之禮拜太尉致事自恪以下莫不畢拜及卒家無斂財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其冬冉閔誅胡羯後趙大臣多奔石祗于襄國明年二月儁出師命霸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自從中道出盧龍恪及鮮于亮前驅慕輿泥槎山通道霸軍至三陘鄧恆果惶怖焚樂安與其幽州刺史王午退保薊霸收其兵糧與儁會臨渠閏月冉閔自立于鄴國號魏三月師至薊終王午鄧恆走魯口儁拔薊斬午將王佗欲阬其卒霸諫曰趙為暴虐大王興師伐之以拯民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從之遂入

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續進逼范陽太守李產欲守衆莫爲用
乃率八城令長以降儁復其官產字子僑范陽人官終太子太保產子績從恆午在魯口
恆聞產降燕欲殺績午不可遣歸其父儁善待之績字伯陽清辯有詞理弱冠爲郡功曹石虎伐段遼師次范陽軍供有闕將斬太守績白比年災儉困弊力屈情在可矜虎見其年少有壯節特免太守仕燕至太子中庶子于是悉置幽州守宰使
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恆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夜襲燕營半
入犯霸慕霸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燕軍始得嚴儁謂慕輿根曰
賊銳甚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彼自度力不敵故以夜來
冀我動也大王但安臥臣等自爲大王破之儁不能自安與李洪
出屯營旁高冢上根率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洪徐
整騎隊還助根早乃退走追擊四十餘里殲其衆早僅以身免儁
亦引兵還薊是月後趙石祇僭帝與冉閔相攻七月段蘭子龕據
廣固僭齊王八月苻健入關代郡民三百家叛降後趙故將張平

儁乃徙其民于凡城又徙廣甯上谷民于徐無九月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閒評徇渤海以後趙故殿中督賈堅爲章武太守封裕爲河閒太守儁還薊遂謁陵廟于龍城是月苻健入長安明年正月健僭帝國號秦齊王段龕附晉二月石祗爲冉閔所圍急去帝號使其太尉張舉來乞師許送傳國璽儁欲得璽遣悅綰救之閔聞祗之乞師也亦使常煒于燕儁命封裕詰璽所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避逸皆竄溝瀆安能知璽儁積柴置火以脅之煒正色曰石氏貪暴志在滅燕寡君誅翦石氏雖不爲燕燕之臣子聞仇讐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歸于土精魂升于天縱火益薪使得上訴于帝君之惠也儁囚諸龍城而自還薊張平附于秦悅綰敗閔襄國取渤海石祗爲劉顯所弒八月取魏中山悅綰

遷自襄國竟不得璽乃知舉妄言殺之而釋熚熚廣甯人仕閔為從事中郎以孫興為中山太守儁如龍城明年正月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于薊魏王閔既克襄國因游食常山中山諸郡後趙立義將軍段勤僭帝于繹幕四月儁使恪擊閔霸擊勤閔自安喜趣常山恪從之及于廉臺十戰燕兵皆不勝恪巡陳謂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且士卒已飢疲器甲雖精不足破也閔多步將趣林中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縱敵入林將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從之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知眾少將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蔑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為方陳以鐵鏁連其馬建大將旗鼓而前閔衝之不能動左右軍合圍之數重閔眾且盡獨鞭其朱龍馬潰圍東走二十餘里馬忽斃

乃就禽恪送閔至薊儁立之于前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偁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尚猶偁帝王我中土英雄何得不帝儁怒鞭之三百送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艸木皆枯死蝗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使祠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云儁命恪鎮中山霸軍至繹幕段勤以城降四月評攻鄴閔子智城守城外皆降鄴中大饑人相食儁使皇甫眞等助攻鄴而自如中山鄧恆死王午自偁安國王八月恪攻之未下冉智以鄴降璽已入晉儁宣言智母董氏獻之賜號奉璽君封智爲海濱侯使評鎮鄴十月儁還薊後趙故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請降以王擢爲益州夔逸爲秦州張平爲并州李歷爲兗州高昌爲安西劉寧爲車騎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攻王午蘇林反于無極還定之閏月王午爲其下所殺呂護斬殺午者而自立復偁安國王十一月羣臣共上尊號許之戊辰偁帝于薊改年元璽追尊父祖皆爲皇帝以封奕爲太尉陽鶩皇甫眞張悕爲尚書令僕宋活韓恆爲中書監令活本名晃仕廆爲東夷校尉石虎圍棘城晃降于虎虎敗歸晃奔高句驪儁嗣

位高句驪送晃還儁更其名曰活恆字景山灌津人父默以學行顯恆少能屬文博覽經籍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依崔毖後爲廆參軍以駁朱該等請封燕王出爲新昌令遷營丘太守儁嗣位徵爲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終太子傅晉使適至儁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留臺于龍城謂之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掌留務明年二月立可足渾氏爲皇后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十一月冀州諸屯悉附以霸爲刺史鎮常山明年三月恪拔魯口呂護奔野王遣其弟來乞降受之拜河內太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因張平以乞降受之拜京兆太守以評都督十州〔秦雍益梁江揚荊兗徐豫皆遙領無實土〕權鎮洛口彊爲前鋒都督督荊徐二州緣淮軍事進據河南四月大封諸王公以衛將軍恪爲大司馬大都督錄尚書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領驃騎將軍封上庸王陽騖爲司空安東將軍霸封吳王更名曰𡙇又更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鎮龍城五月晉桓溫伐秦至霸上不克而還九

月冄智謀反伏誅十月儁如龍城幽冀之人訛言將東遷驚擾屯聚明年四月儁還薊屯聚皆解散晉蘭陵守孫黑濟北高柱建興高瓮（建興郡未詳所在）秦河內守王會黎陽韓高皆以郡來附六月秦主健殂子生立晉齊公段龕與儁抗中表之儀致書責其僭帝十一月儁使恪及陽騖擊之十二月高句驪王釗入貢請其母許之馮盎遂上黨守段剛及高昌李歷皆附晉段龕方強恪先遣輕騎具舟于河上以觀其志趣龕弟羆請拒河逆戰不從爭之急龕怒殺之明年正月恪師濟河未至廣固百里龕率三萬人逆戰大敗于淄水還保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急我強彼弱又無外援但當羈縻守之待其自斃何必急攻多殺士卒乎龕兵尚眾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用之無術以取敗耳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攻而拔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念

之怨綵奈何輕用其死乎乃築長圍守之撫諸城食饋粟七月太子曄卒曄字景先十一月段龕降恪留慕容塵鎮廣固鞠殷守東萊鮮于亮守齊郡振旅而旋明年二月立中山王暐爲太子改年壽光五月垂破敕勒于塞北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無算匈奴賀賴頭率部落三萬餘口來降處之代郡平舒城六月秦苻堅弑其主生而立任王猛以國事十一月儁徙都鄴明年二月評攻馮盎于上黨不下秦攻張平平敗附秦儁使慕輿根助評攻盎根欲急攻之評不可根曰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于此遂相固結今根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計未立急攻必克奈何弗攻攻之果克盎奔野王依呂護其衆盡降遂攻平于幷州以悅綰爲刺史綰撫降平所置征鎮百二十八壁平棄太原奔平陽陽騖攻高昌于東燕樂安王臧攻李歷于濮陽皆下之十月晉

泰山守諸葛攸來攻破之攸走還泰山恪遂畧取河南地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集洛陽以圖秦晉劉貴極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民不堪命恐致土崩之變乃更令三五發兵寬期來冬集鄴時調發煩數官司各遣使道路旁午封奕請一切攝還但責成州郡從之明年二月立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儁讌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亾吾須髮中白景茂何如太子中庶子李績對曰太子天姿岐嶷而二闕未補好游畋樂絲竹儁顧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也汝宜戒之暐由是銜績暐立恪欲以績爲僕射暐不許恪固請暐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竟以憂卒十二月儁寢疾儁夢趙主虎齧其臂發墓求其尸不得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諸東明觀下尸僵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尸于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入鄴乃收葬之謂恪曰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辭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獨

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耶恪頓首曰陛下若以
臣能荷社稷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
何憂李績忠亮汝善遇之召垂還鄴郡國兵悉集明年正月大閱
將攻晉會疾篤乃止大司馬恪司徒評司空陽騖領軍慕輿根受
遺詔輔政甲午殂戊子暐立號謚儁曰烈祖景昭皇帝墓曰龍陵
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升平四年正月戊子年十一卽位是日改
年建熙二月尊可足渾氏爲太后進恪爲太宰專錄朝政評爲太
傅陽騖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焉根性木強不服恪將伺隙
而傾之乃言于恪曰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諸葛元遜楊
駿之變思所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亾弟及不亦可
乎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昔曹臧吳札並于家難之際守純臣之
節況今海內無虞乎根大慚陳謝而退恪以告垂垂勸誅之皇甫

眞亦勸恪恪曰今新遭大喪二虜伺隙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根又言于太后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率禁兵誅之太后將從之暐曰二公親賢先帝所託必無此謀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揚言曰今天下蕭條外寇匪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恪聞之乃與評密奏根罪狀使皇甫眞傅顏就內省收誅之并其妻子黨與已而大赦當是時郡國兵被徵在鄴以朝廷收誅大臣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及爲盜賊自鄴以南道路梗塞鄴中兇懼恪舉止如常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請嚴自備衛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鎭之柰何復自驚擾乎以垂爲兗州牧荆州刺史出鎭蠡臺命孫希傅顏率衆二萬觀兵河南悉罷遣所徵郡國兵中外乃定明年二月方士丁進有寵欲媚恪說恪殺評恪大怒奏斬之高昌卒于河南河內守呂護并其衆附晉欲引晉兵襲鄴恪

謀于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孤恩爲容以寬詔降乎
抑兵戈取也皇甫眞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悖未
已明公方將飲馬江湘勒銘劒閣蕞爾近畿豈容稽戮乃出師恪
督傅顏將五萬人眞別將萬人至野王護嬰城自守顏請急攻之
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可卒拔乃築長圍守之七月護
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內窮蹙眞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
趣虛隙吾部羸容深爲備護果盡銳突眞部不得出恪引兵擊之
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十月來降復授廣州刺史明年攻
晉洛陽護中流矢卒明年攻晉至密明年攻晉至許昌恪將圖洛
陽先遣人招納土民村塢多附乃遣悅希軍盟津孫興軍成皐希
盡取河南支縣明年二月恪壍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
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可攻矣三月克之遂西畧地至崤澠

以筑爲洛州鎭金墉垂爲十州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秦凉十州荆州牧配兵一萬鎭魯陽明年春太宰恪司徒評以境內多水旱稽首歸政弗許十月撫軍厲取晉魯高平數郡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據宛來附遣趙槃戍之明年二月襲敕勒于塞北五月恪有疾慮暐之政非己出也又慮評之多忌克也乃召暐兄樂安王臧弟中山王沖而謂之曰秦吳未賓並懷進取大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本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蕩平二寇而疾固彌留所願不遂歿有餘恨吳王英傑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汝兄弟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疾亟暐親視之問以後事又以告暐言終而卒恪字元恭皝第四子初垂有寵于皝皝數欲立爲太子大臣爭之而後立儁儁既忌之垂夫人段氏才高性烈自以遼西貴胄不肯尊事儁后可足渾氏后誣以巫蠱收掖庭獄考殺

之而以己妹妻丕丕弗受受段夫人女弟后遂惡之及是可足渾
氏為太后竟不肯任丕晉聞恪卒復宛執趙槃秦聞恪卒命匈奴
曹轂入貢于燕而使其西戎主簿郭辯為轂使副覘燕可圖與否
皇甫眞兄腆為秦散騎常侍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歷造公卿
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為秦誅故寄命曹王耳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人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
人得毋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評不許辯還白堅堅曰以六
州之眾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明年二月以沖為大司馬而丕
為車騎大將軍秦四公並反晉公柳據蒲阪魏公庾據陝城皆與
燕接壤庾遣使來附且請兵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秦王大
懼分將討伐悉精銳屯華陰使閒路評庾使至鄴羣臣多請從之
范陽王德請命太尉皇甫眞引并冀之眾趣蒲阪車騎丕引許洛

之兵救陝太傅評總大衆繼之暐大悅評曰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自先帝太宰時不能平秦況今世乎虔又致牋于丞眞曰苻堅王猛皆人傑謀燕久矣失今弗圖將有甬東之悔丞眞得牋咨嗟竟不能復爭傑射悅綰奏出王公貴戚蔭戸二十餘萬評賊殺之(通鑑作狹卒) 明年晉桓溫來伐六月忠敗于湖陸爲溫將檀(元)所禽暐使厲爲征討大都督率衆二萬逆戰黃墟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徐翻舉郡降晉傅顏禦之林渚又敗臧代厲拒溫不敢戰乃遣李鳳求救于秦七月溫至武陽前兗州孫元率其族黨起兵應溫溫遂至枋頭暐評大懼謀奔龍城丞請擊之乃使代臧爲南討大都督督征南德率步騎五萬拒溫復遣樂嵩乞師于秦許賂秦虎牢以西八月秦苟池鄧羌軍潁川姜撫來報使丞表司徒左長史申(允)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從軍孚問于

（允）曰溫士衆强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何以克之（允）曰溫驕而恃衆怯于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晉室衰弱溫專其政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潰矣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騰擊禽之又斬其將李述溫軍奪氣九月德屯石門斷溫糧道前鋒宙與晉兵遇使二百騎挑戰未交而走晉師逐之入伏中大敗溫戰數不利糧且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而退諸將欲急追之垂不許使德率勁騎四千伏襄邑東澗中自率輕騎八千徐行躡之至襄邑前後夾擊大破之斬首三萬還禽孫元秦苟池亦敗晉軍于譙是時郝晷梁琛相繼使秦晷與王猛有舊見秦治燕亂欲自託于猛頗泄國事琛至秦王方畋萬年欲就引見之琛不可乃設行宮百僚陪位

然後見之琰從兄奕仕秦爲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琰奕舍琰辭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弟亮公朝之外退無私面余竊慕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就問國事琰曰兄弟蒙寵二方必各有在兄何問爲堅使其太子延琰相見欲琰先拜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君也儲君亦何異乎琰曰天子之子視元士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乎乃不果拜王猛請留之秦王不許琰留月餘乃得歸乘程而進比至鄴則垂已奔秦矣垂還自襄邑上將士功評抑之垂固爭評怒與太后謀殺之故垂奔秦琰言于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陝東以琰觀之和必不久吳王又往宜早備之評曰秦豈肯受吾叛臣而敗和好以一人而易一國琰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志相吞噬潁川之役彼以計相救耳豈眞愛燕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弗聽又以告暐暐亦不以爲然告皇甫眞

眞深憂之上言曰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久要不忘者也兵出洛川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垂又往爲其謀主伍員之禍可爲寒心洛陽太原壺關皆宜深備暐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使來受地使應之曰行人失詞救灾恤隣古之經也遂弗予地秦怒十二月使王猛攻洛陽明年正月鎭以洛陽降秦藏屯滎陽爲秦將梁成鄧羌所敗申紹上疏曰昔漢宣帝與良二千石共治天下是以特重此選妙盡英才而今率用武臣貴戚既非鄉里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貪惰無罰清修無賞此百姓所以困弊寇盜所以充斥也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皆由守宰賦調不平舍殷先弱人懷嗟

怨故也後宮四千餘人僮侍厮養十倍日費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軍士無襜褕之賚侯王以侈麗相尚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厝火積薪未足爲喻又勞兵遠戍晉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餘所既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落拓令善附内駭耳安攝就狎豫以臨二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猶愈于遠戍孤城空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秦復來伐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暐使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猛克壺關國人大震評壁潞川不敢進封孚問于申㊄曰事將何如㊄嘆曰鄴必亾矣吾屬將爲秦虜然福德在燕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一紀燕其復建乎楊安攻晉陽未下猛留苟萇戍壺關而自助之掘爲地道使虎牙張蚝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遂克之評按兵不動障固山泉鬻樵及水水二石取絹一匹積錢帛如

巨陵士卒憤怨莫有鬥志十月十日猛進兵潞川奇兵出評軍後燔燒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于貧若賊兵遂進王獨持錢帛欲安所置之評懼二十三日甲子戰于潞川大敗死者五萬餘人降者十餘萬評走還鄴秦師從之二十六日圍鄴十一月七日餘蔚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北門納秦兵暐與評臧及孟高艾朗率衛士千餘騎奔龍城既出城衛士皆散走從者僅十餘騎數日至高陽依冢解息盜卒至高朗力戰死暐失馬步走秦郭慶追及之慶將巨武前縛暐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受詔追賊何謂天子也卒縛之以見秦王秦王詰其走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先人墳墓耳秦王哀而釋之使還宮率文武出降太和五年也安都王桓

奔遼東遼東已降秦不得入爲郭慶將朱嶷所殺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而送諸秦十二月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遷于長安秦封暐爲新興侯及秦王堅爲暐弟沖所攻暐謀殺堅應沖事泄乃爲堅所殺

論曰始廆與其庶兄吐谷渾分部居馬門廆讓吐谷渾吐谷渾去之陰山廆悔而追之吐谷渾曰先公俾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厥後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遂去不復返廆追思無已鮮卑謂兄阿干乃作阿干之歌歲暮窮陰常歌之閭者莫不悽惻始雖相怨尤卒能致其戚戚宏若可以昭示後嗣者也皝多忌克千年割據建威奔亾旣立大功卒致鴆毒儁之于霸三易其名及暐嗣位不信太原臨歾之忠而用上庸忌功之譖大陸之敗車不還西鄰之責言已至蓋璽去而燕亾矣然其克殄趙

魏摧抑秦晉豐功偉烈皆出元恭徒觀受遺輔政之迹豈有以大異于石氏者哉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勿以貴戚異姓爲權衡務以君子小人爲取舍然後猜防之慮可弭倚毗之效可立矣

晉畧國傳五　　　　　荊溪周濟譔

秦苻氏

有扈氏之裔世爲武都氐帥有懷歸者居畧陽臨渭蒲生池中五節節長丈因氏蒲懷歸生洪洪第三子曰健健弟雄生堅有背文艸付之祥文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艸付爲苻苻故氐中貴氏也魏時氐王苻雙洪之偁王乃更姓苻氏洪字廣世年十二代父爲部落小帥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永嘉中散千金招俊傑戎晉附之宗人光突共推爲盟主自偁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畧陽公後降劉曜曜亾降後趙說石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虎大悅拜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于枋頭從攻遼西有功進號光烈將軍進爵侯尋拜使持節冠軍大將軍六夷都督進封西平郡公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人以洪爲領關內侯將冄閔言于石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諸子



皆才握強兵近肘掖非所以利後嗣也虎曰吾方倚以取吳蜀佛圖澄又以爲言虎乃陰欲殺洪洪知之僞疾不朝時洪子三人在鄴虎賊其二唯健得免梁犢作亂洪討犢有功進號車騎大將軍秦雍都督改封畧陽虎殂冉閔罷洪都督洪怒降晉拜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河北都督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是時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咸附洪衆至十餘萬健斬關奔枋頭石氏畏偪復拜洪都督洪會官屬議之主簿程朴請與和分境而治如列國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斬之姚襄來攻破之梁楞等勸僭尊號乃改姓苻氏自僭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雷弱兒爲輔國將軍梁楞魚遵爲前後將軍領左右長史段陵王墮爲左右將軍領左右司馬趙俱牛夷辛牢爲從事中郎毛貴爲單于輔相謂其博士胡文曰孤擁十萬之衆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

俱可指辰而參姚弋仲父子固在吾數中吾取天下當易于漢高
也初麻秋鎮枹罕石氏之亂率衆歸鄴洪使其子雄逆擊禽之以
爲軍師將軍秋謬爲洪計畫洪甚親之因宴鴆洪欲幷其衆爲健
所斬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遽歸者規欲先定中州耳不幸爲
孺子所困此事非汝兄弟所能辨也我死可急入關言終而卒年
六十六健僭帝號謚洪爲太祖武惠皇帝
健字世建洪第三子也母姜氏夢大羆而孕故初名羆後避石虎
外祖張羆諱改焉勇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
親愛故二兄見害獨得無恙洪之降晉詔授健右將軍河北監軍
封襄國公永和六年代洪統衆去王號僭晉官遣叔父安告喪請
命後趙石祗授健兗州牧健欲入關而京兆人杜洪先據長安乃
陽受祗官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

室于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不種者斬以徇八月行討成乃更稱晉征西大將軍關中都督雍州刺史悉衆而西至孟津使兄子菁別將七千人自軹關趣蒲坂執其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吾死河南大軍爲浮梁既渡焚之使弟雄將五千人爲前鋒洪將張先逆戰潼關敗走洪弟郁率所部降氐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歸命菁渡蒲坂所過皆下先渡渭逆戰禽之十月健偪長安洪奔司竹十一月健入長安遣使獻捷于晉後趙故將石寧據上邽十二月雄擊斬之明年正月左長史賈元碩等請依蜀先主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密使右長史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三辭乃受稱大秦天王大單于年號皇始永和七年也立強氏爲后萇爲太子

諸子皆爲公東海公雄爲丞相督中外平昌公菁爲衛大將軍典宿衛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二月後趙故幷州刺史張平降三月置司隸分遣使者問疾苦求遺才寬重稅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野禾孰野蠶成繭民賴以濟杜洪召晉師四月敗之門誅㊀禎誣以與晉通謀恨其請偁秦王也明年正月羣臣請偁皇帝許之諸子皆爲王罷大單于以授太子杜洪爲其黨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改年建昌屯盩秋（司馬勳傳云洪使勳殺琚與載記不合蓋沿十六國春秋之誤）後趙故將高昌李歷皆來附晉將張遇以許昌來附署豫州牧五月滅張琚六月晉討張遇雄菁畧地關東因救之敗晉師徙遇及陳潁許洛五萬戸關中代以楊羣羣不能守退屯引農諸後趙降將咸畔十二月雄攻晉秦州王擢奔涼明年二月以涼師至雄菁擊破之留願戍之願不能守走還長安六月雄菁出屯隴東初健納張遇後母

數謂遇假子遇慙因雄菁之出也結關中豪傑陰圖返正七月黃門劉晃約日開門內遇兵是日健適使晃辭弗許遇兵至不得入殺而遇所約關中豪傑同時竝起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各數萬皆乞師于晉九月雄還長安使菁略上洛置荆州于豐陽以絕晉援而與清河王法等分討諸晔十一月斬孔特十二月斬劉珍夏侯顯明年正月破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三月而晉師至桓溫破上洛入武關克青泥司馬勳出子午畧西鄙王擢攻陳倉四月雄及太子萇淮南王生等拒溫敗于藍田退屯城南健自守小城悉丁壯隸雄雄還騎七千輕行襲勳勳退還敗溫白鹿原溫糧盡亦退呼延毒從溫還六月雄追敗溫潼關還走王擢于陳倉遂攻喬秉遇疾卒健哭之歐血太子萇代雄攻秉八月斬之關中悉平論功以雷弱兒爲

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生爲中軍大將軍菁爲司空禮賢勤政秦人大悅太子萇病創十月卒十一月王擢降十二月安使晉歸拜大司馬封武都王出鎮蒲坂是歲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明年二月大蝗百艸無遺牛馬相啖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四月立生爲太子六月健有疾菁以爲歿也勒兵入東宮將殺生生適在西宮遂攻東掖門健力疾登端門菁衆見之皆散走執菁數而殺之命大司馬安都督中外引丞相雷弱兒等受遺輔政而殂年四十九初謚明號世宗永興初更號謚爲高祖景明皇帝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無賴生而一目眇祖洪嘗戲問侍者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恚引刀刺眇目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耐鞭箠洪怒曰爲尒不已吾且奴汝生曰可否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揜其口謂健曰是兒狂悖長大必破

入家健欲殺之雄救之乃免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足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役生單馬入陳搴旗斬將前後十數太子萇死强后欲立少子栁健以三羊五眼應讖立生生旣麤暴好殺健臨終又謂之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命可以漸除之故誅戮尤酷以至殺身永和十一年六月卽位改年壽光羣臣曰未踰年改元非禮也生怒殺議主右僕射段純七月尊强氏爲太后立左僕射梁安女爲皇后以趙韶爲右僕射趙誨爲中護軍董榮爲尚書皆嬖人也八月封黃眉廣平王飛新興王素所善也徵安領太尉以晉王栁牧并州魏王庾牧豫州青泥之戰强懷陳死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殂會生出游懷妻樊于道上書請卹生怒射殺之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中書監胡文令王魚言于生曰于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梁后梁楞梁安毛貴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并其九子二十七孫明年正月殺司空王墮并其甥洛州刺史杜郁皆董趙之譖也弱兒南安羌剛鯁好直言疾韶等亂政大言于朝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明天文圖緯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陰陽豈爲不和性剛疾惡每見董榮署不與言人或謂之董尚書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言乎龍榮小字也榮聞慚恨會有天變因譖殺之將刑榮謂曰今日復敢比董龍于雞狗乎初殺梁楞欲以洛州刺史趙俱爲尚書令俱韶之從兄也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所爲乃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殺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之吾其死矣以憂卒生雖居喪游飲自若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無不有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宮中驚譌言賊至宮門閉五日乃止推求告賊者刳其心光祿大夫強平諫鑿其頂衛將軍黃眉前將軍飛建節將軍鄧羌侍燕禁中以平太后之弟敂頭固諫生怒將殺之而憚其勇乃出黃眉守馮翊飛守扶風羌守咸陽五

月太后憤恨而死六月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至長安虎狼爲暴晝當路夜發屋不食六畜專食人食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皆相聚邑居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以禳爲且天豈不愛羣生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施刑教尒晉姚襄敗于桓溫北據襄陵攻平陽太守苻産晉王柳救之不勝産死衆阬襄使來假道云欲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襄人傑至隴西必爲害不如利誘而狙擊之從之拜襄官襄不受斬其使生怒使張平攻之襄數戰不利乃卑詞厚幣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明年二月太白犯東井太史占有暴兵起京師生曰彼自爲渴耳何所怪乎四月襄渡北屈屯杏城別署敷城招動定陽北地

芹川諸羌胡進據黃洛生使堅及黃眉鄧羌拒之始合禽姚蘭襄遂堅壁羌曰襄强狠可怒也輕騎三千揚旗大臯壓壘門而鼓之襄果出羌陽北襄追之至三原羌還軍與大衆合擊禽襄斬之襄弟萇以軍降師還生不賞而衆辱黃眉黃眉怒謀殺生自去覺死連坐甚衆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中謡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宮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時東海王堅爲龍驤將軍居第正在洛門東生不寤殺太師魚遵并其七子十孫光祿大夫牛夷懼求荆州弗許以爲中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對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勛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矣夷愈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或至申酉忽出臨朝乘醉行戮嘗問左

右外閒何所聞或對聖明宰世賞罰公當天下唯歌太平則曰媚我也殺之或對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謗我也亦殺之勳舊親戚殺戮幾盡羣臣得走艸野輒自慶從虎口出在廷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及其兄清河王法素有時譽堅降姚萇得襄參軍薛讚權翼厚待之讚翼密說堅舉事堅訪侍中呂婆樓對曰僕刀鐶上人不足以定大計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殿下盍請而諮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御史中丞梁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二方伺隙禍發之日家國俱亾此殿下事也願早圖之光祿大夫强汪以平及太后之弟恨生亦與其謀堅心然之畏生未敢發六月太史令康權曰昨夜三月竝出孛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其夕生語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遽使告法法

夜與平老汪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讚蓋猛三百人繼進宿衛將士咸倒戈入寢殿生猶醉臥執置別室廢爲越王而殺之堅立謚之曰厲封其子馗爲越王以嗣之而盡誅趙韶趙誨董榮等二十餘人追復魚遵等官改葬錄其子孫焉

論曰自古貽謀不臧未有如健者也夸詐再世毒鍾必發于生又奚責焉昔人以爲生諸酷虐或由史官文致惡歸下流非皆實錄是殆不然然而淫侈殘暴之迹或適啟恣意從欲之端故于石虎苻生頗有削除取足垂鑒而已

堅字永固初名文玉字堅頭雄第二子也母苟氏祈子西門豹祠孕十有二月而生神光自天屬于庭赤文在背祖洪奇愛之故改姓而名焉大頭長身短足臂垂過膝年七歲後趙司隸徐統見之密執其手曰郎君骨相不恆後當大貴恨僕老不及見也八歲請

就學洪喜曰我戎狄世知飲酒而已昔吾年十三始從師猶自以爲小汝乃能如是耶年十一而石虎殺其太子宣去少子世堅便慨然有經畧之志十三從入關健夢天神冠赤冠衣朱衣命拜堅龍驤翌日健爲壇引拜謂之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神復命汝勉之矣堅受拜揮鞭策馬意氣動人史云從健入關次于曲沃按健從河南入潼關不得次曲沃及平姚襄降姚萇收羅豪傑之士以爲羽翼侍中呂婆樓薦王猛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魏郡少貧賤鬻畚至洛中從人取直俄頃至一山見父老居胡牀侍衛甚盛猛拜父止之曰王公何緣拜也既出顧其山乃嵩山猛自知當貴矣博學好兵刑衆莫能知唯徐統奇之辟功曹不應隱居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褐往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甚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率十萬之衆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對曰公不遠千

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
溫默然良久曰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賜車馬拜高官督護
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及是始從堅舉事升平元年六月旣廢生讓
其兄法法曰汝嫡且賢宜立羣臣請奉堅堅母苟氏謂羣臣曰社
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責在諸君矣羣臣頓首固請乃
許之去帝稱天王改年永興尊父雄爲文桓皇帝雄字元才母苟氏爲
皇太后立子宏爲皇太子諸王皆爲公更封兄法東海弟融陽平
雙河南封子丕長樂暉平原熙廣平叡鉅鹿法爲丞相錄尚書督
中外李威梁平老爲僕射强汪爲領軍呂婆樓爲司隷王猛薛讚
爲中書侍郎權翼爲黃門侍郎融好文學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
敵百夫善騎射尤長斷獄丕亦有文武才治民斷獄皆亞融威太
后姑子也素幸于太后生欲殺堅威輒營救以免故堅父事焉威

勸堅以天下事任猛于時始平多枋頭元從豪縱劫盜充斥堅欲試猛以吏事轉令始平下車鞭殺豪吏爲所訟有司奏檻車徵下廷尉堅親問之曰爲政以德何酷也對曰臣聞治平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蹙盡暴肅清軌法者鼎鑊甘心酷政之刑臣不敢受堅謂羣臣曰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張平以新平鴈門西河太原上黨附晉十月使晉公柳出鎮蒲坂十一月太后登宣明臺望見丞相府門車騎複沓恐終不利于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苦救不能得與訣東堂慟哭歐血謚之曰哀封其二子陽敷皆爲公十二月堅至尚書省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以猛代之明年二月自攻張平鄧羌爲前鋒軍汾上平養子蚝本上黨弓氏子自宮以事平多力趫捷能曳牛卻走城無高下皆超之與羌相持旬餘莫適勝

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戰蚝單入秦陳者四五堅募生得之呂婆樓子麿揚將軍光刺蚝中之羌禽以獻平潰遂降堅以蚝爲虎賁中郎將厚待之常置左右與羌光俱偁萬人敵王猛秉咸陽内史日親用事宗親勛舊多疾之樊世豪氏佐健定關中位特進封姑臧矦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耕之將使炊之世怒欲殺猛猛以告世入言事堅故激怒之世對不遜猛糾之世起擊猛堅因發怒斬世由是羣臣見猛皆屛息明年起明堂繕南北郊耕耤親蠶文物畧備矣六月甘露降改元甘露七月羌爲御史中丞八月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健后弟特進光祿大夫强德酗酒豪橫掠奪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斬之赦馳不及羌亦强正與猛同心疾惡刑貴戚二十餘人姦猾屛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乃今知治天下有法也十月進猛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左僕射

餘官如故十二月加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猛疏讓陽平公融光祿散騎任羣處士朱彤堅以融爲中書監右僕射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中庶子而不許猛辭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舊臣多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怒出騰爲甘松護軍黜寶白衣領職以梁平老爲鎭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有年高孤寡不能自存者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者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者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明年二月雙改封趙公鎭安定三月劉衛辰降請田內地許之賈雍侵之堅怒黜雍白衣領職還所掠以慰安之衛辰入居塞內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率衆降堅欲處之塞內融諫而止明年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

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畔附于代十二月詔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充學官公卿以下子孫竝遣受業命牧守各舉孝弟力田清修廉直學爲通儒才堪幹事者得人者賞非人者罰請託不行士皆自厲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屏不用明年五月親考太學諸生優劣自是月一臨明年八月故主生弟汝南公騰謀反誅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請除之不聽九月命公國各置三卿并餘官皆自辟獨爲置郎中令諸公競引富商趙掇等黃門侍郎程憲白之乃推檢降爵國官皆委銓衛因掇等車服僭侈遂制非命士不得乘車馬工商皁隸婦女在京師百里內者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隆和元年正月改年建元三月燕取晉洛陽畧地至崤澠關中震動親屯陝城以備之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畔索虜烏延等亦畔通于衛辰轂衆二萬攻畧杏城以南郡縣屯

馬蘭山自討之李威王猛輔太子居守堅破降諸虜因如朔方十月淮南公幼率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進威太尉以毅爲雁門公居貳城衛辰爲夏陽公復統所部其後毅叛分其部爲二長子璽封駱川侯領西部小子寅封力川侯領東部號東西曹明年五月代王什翼犍命其長史燕鳳入貢占對有體厚禮之白馬羌斂岐以畧陽畔合于李儼明年二月王猛督姚萇等討禽之斉執儼以歸拜萇隴東太守以彭越爲涼州代儼鎮枹罕幼之反也晉公栁鎮蒲坂趙公雙鎮上邽皆與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栁健之愛子並隱不問魏公庾鎮陝城燕公武鎮安定栁雙復結之以謀作亂堅聞徵之十月各據鎮反堅使諭之曰吾待卿等至矣何苦反今止不徵其罷兵守位如故各齧棃以爲信皆不從明年正月遣楊成世討上邽毛嵩討安定王猛鄧羌討蒲

坂楊安張蚝討陝城敕東軍皆距城三十里壁候秦雍平然後進取二月陝城降燕且請兵堅大懼自恐精銳屯華陰三月西師皆敗復遣王鑒呂光討之雅及竇衝為後繼四月雙武乘勝至隃麋以苟興為前鋒鑒欲速戰允曰興新得志氣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果退追敗之進破雙武武棄安定從雙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為怯五月留其子守蒲坂率衆二萬徑趨長安鄧羌率輕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還猛邀擊悉俘其衆柳單將數百騎入蒲坂猛進攻之七月克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雅為秦州雅堅之疏屬鎮上邽丕為雍州鎮安定九月克蒲坂斬柳并其妻子猛屯蒲坂羌鑒會攻陝城燕師竟不出十一月克之執廋送長安堅問反故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懼并死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

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㢈死以長子襲魏公餘六子皆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太后曰㢈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于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并州鎮蒲坂鄧羌爲洛州鎮陝城明年六月晉桓溫伐燕燕求救且許割虎牢以西堅引羣臣議東堂皆曰昔溫伐我燕弗我救也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猛密進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合燕以退溫溫退燕病我承其弊不亦可乎堅從之遣苟池救之八月進猛尚書令九月晉師退池引還燕慕容垂爲慕容評所忌十一月來奔堅大喜郊迎執手禮之甚厚王猛請除之堅曰吾方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已告之至誠矣

以爲冠軍將軍封賓徒縣侯受地于燕燕弗予堅怒遣猛督梁成鄧羌步騎二萬伐燕亟爲鄉導明年正月取洛陽降其守將慕容筑敗其滎陽屯將慕容臧留羌鎮金墉而還進猛司徒錄尚書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甫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殄二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訓庸其勉從朕命六月復遣猛督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步騎六萬伐燕堅親送至霸上謂猛曰破壺關平上黨便長驅取鄴吾當親督大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對曰臣雖不武奉成筭而殄殘寇自當克不淹時敢煩鑾輿冒犯霜露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處所耳堅大悅七月猛克壺關慕容評以三十萬衆壁潞川畏猛不敢進猛留苟萇守壺關自助楊安攻晉陽九月克之十月還次潞川使郭

慶夜以銳卒五千間道出評軍後燒其輜重火照鄴中燕主恐促評戰猛遣徐成覘燕軍期明日日中返命及昏始至猛怒將斬之鄧羌救之弗許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詰朝將戰請共效死以贖罪猛猶弗許羌怒還營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欲自相殺故當先除之猛笑曰將軍無言將軍止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尒況國事乎吾不憂賊矣乃赦成明日戰于潞原燕師甚盛遣羌擊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予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就帳而寢猛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戰酣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燕突騎中斬將搴旗無敢攖其鋒者出入數四燕軍乃動乘之大潰俘斬五萬餘人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餘萬人遂圍鄴猛之未至也鄴旁晝劫及至肅然燕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

聞之曰慕容元恭信奇士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祭之上疏曰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當順陛下之志使六州士女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也堅報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率六師星馳電邁將軍其休士以待十一月堅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見諸耆老語及祖父時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謂堅曰亞夫不迎漢文將軍棄軍何也對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威靈擊垂亾之虜譬如釜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輅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霸上之言邪堅拔鄴燕主暐出奔郭慶追執之使降而後受之得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口九百九十八萬大赦釋梁琰之囚琰使秦還言和必不久被囚嘉悅緒孟高艾朗之忠拜其子為郎中以猛

爲使持節關東六州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鎭鄴進爵清河郡侯郭慶幽州都督刺史鎭薊封襄城郡侯楊安博平縣侯鄧羌爲征虜將軍安定太守加散騎常侍猛爲請司隸堅下詔曰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鎭軍將軍位特進自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長吏皆依舊任遣繡衣使者申紹韋儒省風俗課農桑振窮困收恤亡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自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乃還明年正月禮璧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以蘇通爲禮記祭酒月朔率百僚親臨講論其後諸經皆置博士唯闕周禮乃就太常韋逞

毋傳其音讀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父授周官音義石虎徙之山東與夫推鹿車到冀州逞受母訓仕秦為太常詔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徙關東豪傑及襍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襍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諸因亂流移者聽還舊業二月令猛以便宜召補關東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四月雍及楊安克仇池胡氏注通鑑疑為仇池公楊國之子今仇池傳從北魏書國子安復國升平四年卒此別一楊安也十六國春秋云安功與鄧羌相埒而不豫佐命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征曹轂時為前將軍送先所獲涼州將士還張天錫猛為書諭之天錫懼謝罪稱藩七月如洛陽召故後趙司隸高平徐統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李儼為河州鎮武始九月卒代以其子辯十月如鄴獵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敂馬諫即罷還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十一月還長安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停便宜選補報曰朕之與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委卿六州非為優崇朕求自逸耳夫取之難守之亦不易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憂亦卿

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新政需才亟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喻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李辯還治枹罕徙涼州治金城以偪天錫乞伏司繇降留之長安使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眾明年三月詔關東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禮送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爲民諸非正道典學皆禁之旱課民區種六月徵猛爲丞相尚書令中書監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以陽平公融代鎮鄴八月猛至長安加中外都督固辭弗許猛既作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己于下軍國內外無不由之黜尸素拔幽滯課農講武興學整齊風俗自長安至諸州列樹表道二十里亭四十里驛行旅晏然廣平麻思母喪歸葬朝請葬發所至皆以被符矣明年八月晉襲仇池楊安敗之九月安進攻漢中王統朱彤出

漢川毛當徐成出劍門十一月取晉梁益西南夷來附楊安爲益州鎭成都毛當爲梁州鎭漢中姚萇爲寧州鎭墊江王統爲南秦州鎭仇池晉邊將退守巴東及南中諸郡堅幸慕容垂夫人同輦游後庭寵燕清河公主及其弟沖是歲四月天鼓鳴彗出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埽東井至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請勦慕容渠帥以消天變堅不聽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陽平公融上疏爭之堅報曰方將混六合爲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寀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王猛以沖爲言乃出爲平陽太守明年五月蜀人張育起兵九月平之十二月或呼于明光殿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求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趙整固請誅鮮卑堅終不內明年六月猛疾堅親爲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小瘳爲赦殊死以下猛

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微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歿微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七月堅親幸猛第問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爲事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斂三臨葬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侯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禁衛將士皆令受學二

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受經尚書郎王佩讀讖殺之學讖者遂絕明年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須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四月下詔徵天錫入朝苟萇等隨之以兵七月天錫殺其使者八月降九月以梁熙爲涼州徙豪右七千戶于關中因使張旬宣慰西障氐羌徵其租張曷飛以兵隨之(通鑑作魏曷飛)約不服乃擊之曷飛大掠而歸堅怒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餘落十月代攻劉衛辰衛辰求救詔行唐公洛率幽冀兵擊代諸將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代兵敗十二月代王遇弑代降分代爲東西二部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赦修鄭白

渠明年渠成民賴其利後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惑焉以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戰艦兵器飾以金玉懸珠簾于太極前殿金部郎中裴元略上書諫堅大悅曰非卿朕不聞過立命撤毀之擢元略諫議大夫明年二月命長樂公丕督苟萇慕容暐攻晉襄陽楊安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出魯陽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出武當俱會襄陽四月圍之丕欲急攻苟萇諫曰吾衆且飽絕援塞餉網中之禽耳何必急求成功徒損將士丕從之堅又遣彭超攻晉彭城俱難督毛盛鄧保攻晉淮陰盱眙毛當王顯率所部會之十一月北海公重謀反于洛陽長史呂光收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丕老師糜餉請徵下廷尉詔令以功贖罪遣黃門侍郎韋華切讓丕等仍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明

年正月堅欲自臨襄陽詔陽平公融將關東之衆會壽春梁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熙上書諫乃止二月克襄陽于是順陽魏興皆下而東軍亦連破彭城淮陰盱眙五月東軍爲晉謝元所敗七月使梁成爲荆州鎭襄陽毛當爲徐州鎭彭城毛盛爲兖州鎭湖陸王顯爲揚州鎭下邳檻車徵彭超俱難超自殺難削爵爲庶人明年正月復命北海公重鎭薊三月徙行唐公洛鎭成都使自伊闕趣襄陽泝漢而上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重前以謀反被廢洛內不自安及重復用而己西遷自以平代功未報更見疏遠怒謀于衆曰孤宗室至親主上不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今更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令梁成沈孤漢水耳治中平顏或作規誤因勸洛反徵兵朝鮮諸國莫應洛懼欲止顏曰此事何可中輟宜聲言受詔悉衆

而南襲執陽平據關東以圖秦雍洛從之四月七萬眾發和龍平顏居守堅讓洛使返鎮許以幽州爲世封洛對使者曰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竇衝呂光等討之以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浮海襲和龍重悉薊城之眾會洛中山有眾十萬五月戰于中山洛敗禽送長安呂光追斬重于薊石越襲斬平顏于和龍堅赦洛徙之西海六月徵融爲侍中中書監中外都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以長樂公丕代鎮鄴關東地廣諸氏種類日繁堅欲分三原九嵕武都雍汧氐戶十五萬使宗親領之散居要鎮以爲盤石之宗集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長計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配丕鎮鄴如世封諸侯命仇池楊膺爲丕征東左司馬膺丕

妃之兄也九嵕氏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八月分幽州置平州又移烏桓校尉于平城與幽州爲三鎭石越爲平州鎭和龍韓（允）爲烏桓校尉鎭平城梁讜爲幽州鎭薊毛興爲河州鎭枹罕王騰爲幷州鎭晉陽各配氐戶三千平原公暉爲豫州牧鎭洛陽洛州移治豐陽鉅鹿公叡爲雍州鎭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丕之出鎭也堅送諸霸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弗內明年大旱十一月攻晉竟陵兵敗將死明年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謀反覺收問陽曰爲父復仇耳堅流涕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汝豈不知皮曰父有佐命勳臣不免貧餒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計未嘗求官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徙之而

以皮兄永爲幽州晉攻襄陽十月引羣臣議于太極殿堅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年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念此未嘗不臨食輟餔今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南伐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返中州士民使復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千古一時也堅大悅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長江之險未可輕也太子左衛帥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犯之必有天殃羣臣各言利害議久不決乃罷羣臣獨留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

晉有三難歲星在斗牛吳越之福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二也我頻年征伐兵疲將券有憚役之心三也諸言不可伐者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事吾當與誰言之今强兵百萬資杖如山吾雖未偁令主亦不爲暗弱乘屢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且臣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分徙遠方今傾國而去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萬一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于時朝臣進諫者衆堅出游霸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軍師爲營衛故能日月所照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參朕荷大業巨責攸歸每思桓

溫之寇江東不可不滅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臣之言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卿等議也慕容垂進曰強吞弱大併小此理勢之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蕞尒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卿也賜帛五百匹陽平太子復諫皆不聽少子中山公詵上書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不敢伐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及謀之不用亾不淹歲今陽平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豎子安知張夫人者堅之寵妾也亦上書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御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播穀因地之氣也湯武滅夏商因人之欲也今陛下伐晉何

所因乎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吠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預也堅素重沙門道安羣臣以屬焉十一月堅出游東苑與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同游吳越謁虞陵瞻禹穴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居中土而制四維栖神端拱自足比隆堯舜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游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上勞聖駕下困蒼生乎堅終不聽明年五月晉伐襄陽遂攻深州堅大怒遣鉅鹿公叡督慕容垂毛當救襄陽張崇張蚝姚萇救深州七月晉師退堅下詔悉發諸州馬人十丁遣一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拜羽林郎克捷之日

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吏部桓沖爲侍中先起第以待之八月征南融督驃騎張蚝撫軍方衞軍梁成冠軍慕容垂（史有平安將軍慕容暐按暐方屯鄖城不在前鋒）驍騎石越韋鍾等步騎二十五萬號三十萬爲前鋒龍驤姚萇督梁益平南慕容暐鎭鄖城慕容泓爲北地長史慕容沖爲平陽太守並不從征堅自統大衆六十餘萬發長安九月至項十月前鋒克壽陽分遣梁成王顯等屯洛澗堅畱大軍于項引輕騎八千兼道赴壽陽十一月洛澗兵敗十將皆死戰于肥水融馬蹶被殺師遂大潰晉師從之至于青岡秦軍晝夜奔走天大寒所蹈藉及溺水飢凍死者不可勝數唯慕容垂所將三萬人不敗堅入其軍垂悉以奉焉堅餒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大悅曰漉池豆粥何以加也賜之帛十匹緜十觔辭曰白龍厭天池之樂見困豫且陛下臣之父臣陛下之子安有飲其父而求報者哉遂去弗顧堅大慙

顧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當何面目復見天下也潸然流涕收集至洛陽有衆十餘萬威儀物備未及關垂請循撫山東河北因省墳墓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方當徵名將集京師固根本鎮枝葉垂猶繻鷹志在霄漢縱之君何堅曰卿言是也朕既許之矣翼曰陛下重小信忽大計關東之亂自此始矣不從既而悔之乃使石越率三千人戍鄴張蚝率五千人戍晉陽毛當率四千人戍洛陽十二月次于東郊哭陽平公而後入告罪于太廟大赦殊死以下增文武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士卒不返者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之曰哀丁零翟斌反河南長樂公丕使垂討之垂畔合斌平原公暉使毛當討斌敗死明年二月垂遂攻鄴河北郡縣多附于垂三月北地長史慕容泓畔收諸馬牧鮮卑數千人屯華陰強永擊之不勝泓衆轉盛自稱大將軍陝

西都督雍州牧推垂為丞相領大司馬陝東都督冀州牧堅謂權
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垂亂山東不暇近偪京師畿甸實社稷之深憂宜遣重將討
之乃徵鉅鹿公叡于蒲坂配兵五萬以討泓竇衝為長史姚萇為
司馬平陽太守慕容沖據河東畔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又使竇衝
討沖泓聞叡且至懼將奔關東叡勇而輕敵欲馳兵邀之萇曰思
歸之衆不可遏也宜驅令出關勒兵鳴鼓隨而擊之弗從邀諸華
澤敗死萇遣使謝堅怒斬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以畔沖兵敗奔泓
泓衆十萬使來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敗秦以興燕吳王已
定關東可速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東
人翼衛還鄴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不復為秦患也鉅鹿公
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責暐既而赦之使為書

招諭暐密使謂泓曰長安怪異特甚秦數當終吾本罪人加在籠中必無還理不足復顧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于是改年燕興進向長安六月堅自將討姚萇先使游騎邀其走路復斷其水萇弟尹買率勁卒決鸛雀渠堰竇衝敗斬之萇衆渴有死者大雨萇營營中三尺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方食捐案怒曰天亦祐賊乎萇軍由是大振泓持法峻爲其謀臣高蓋所殺沖立爲皇太弟與萇相應堅乃釋萇而還萇亦自署定北邊郡縣不復偪長安堅召平原公暉于洛陽至使以五萬人討沖河間公琳爲後繼高陽公方戍驪山初燕人遷突騎衣虎文衣馬飾虎皮號虎班突騎名聞天下沖令婦人彩服騎牛囊輕塵持長槊列陳後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應之兵刃接沖呼虎班婦人皆毀囊鞭牛而進沖

因乘暉暉大敗又敗于霸上沖遂據阿房初長安中言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于阿房至是沖乃居焉鳳皇沖小字也九月沖偪長安堅登城嘆曰此虜何從出哉因大言責沖爾輩奴正可牧羊何爲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若相代耳堅使賜沖錦袍曰朕昔于卿恩分何如而今一朝忽爲此變沖命答之曰孤心在天下豈存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當寛貸苻氏以訓曩好終不令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不用王景畧之言遂令白虜至此十一月暐入謝且言息昏三日請幸其第堅許之暐出堅所奉道士王嘉謂堅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嘉有異術隱于倒虎山堅與姚萇慕容沖皆使召之嘉詣堅衆以聖人所助其福未艾歸堅四萬餘人）堅及羣臣皆莫能解明日大雨不果往既而暐謀襲堅事泄始知籧篨者席羊者羌也堅乃誅暐盡滅

城中鮮卑明年正月沖僭帝年號更始堅與戰仇班渠大破之又破之雀桑已而大敗于白渠被圍數重鄧羌三子邁綏琛相謂曰事急矣當立忠節以成先君之志不死非夫也乃與毛長樂蒙虎皮奮矛突沖軍堅賴以免高蓋夜襲長安陷南門竇衝李辯擊之斬首千八百城中大飢分尸而食三月堅自破沖城西追奔至阿房諸將請乘勝遂入堅不可引還暉屢敗堅切責之暉恚自殺方亦死于驪山苟池俱石子與沖爭麥沖將慕容永與戰池死石子奔鄴堅大怒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破之俘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悉坑之又敗永于霸滻之間五月沖攻長安堅貫甲督戰飛矢雨集流血被體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趙敖為統主相與結盟負糧助堅多為賊殺三輔民為沖所署者密請兵放火為內應火發而風逆縱火者十死八九堅深痛悼招魂祭焉

楊定出擊爲沖所禽堅大懼初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堅信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自率數百騎與張夫人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六月宏不能守西奔下辨沖遂入據長安七月堅至五將爲姚萇將吳忠所得歸于新平幽諸別室宏至下辨楊璧拒之璧妻堅女順陽公主也怒棄璧從宏奔武都假道歸晉（官輔國將軍桓玄篡以爲梁州刺史義兵誅之）八月姚萇求璽于堅堅叱之曰小羌乃敢偪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使右司馬尹緯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堅奇緯狀皃因問卿于朕朝何官朕何以不識對曰尚書令史堅嘆曰卿是王景畧之儔而朕失卿宜其亾也初堅因尹赤降姚襄禁錮諸尹緯曉乃得爲令史故堅不及識云堅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萇遣人縊堅佛寺年

四十八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皆自殺三軍莫不哀痛萇祕其事謚
之曰壯烈天王丕立號謚世祖昭宣皇帝
丕字永叙堅庶長子也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壽陽之敗慕容垂請
安撫河北丕館諸鄴西堅詔垂討翟斌丕使苻飛龍率氐騎一千
輔之垂自募得八千人夜殲飛龍軍遂與斌合垂子農自鄴奔列
人以畔丕遣石越討之敗死垂攻鄴拔外郛丕退守中城諸苻守
州郡者皆被攻圍徐兖青州皆復爲晉晉劉牢之近在鄄城鄴中
糧竭削松柹以食馬會丁零畔垂垂引去丕始知關中並反長安
危偪乃遣宦者光祚結丁零又遣邵興招集冀部與祚期會襄國
垂禽興祚走還鄴丕又使西引張蚝王騰于晉陽蚝騰衆少不能
赴垂復圍鄴丕進退路窮晉兵渡河至黎陽丕懼致書謝(元)偁欲
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予晉若西路不通長安陷

沒則請率所領保守鄴城參軍焦逵姜讓與司馬楊膺謀改書爲表逵奉以如晉㊀遣牢之率衆二萬運米二千斛以救丕軍至枋頭而改書事覺丕收斬膺讓牢之遂救鄴垂走追之敗于五橋澤丕反救牢之牢之入鄴丕率其衆就食枋頭牢之徵丕復入鄴幽州王永平州苻沖爲燕所敗燒宮室西屯壺關及蚝騰遣使迎丕丕入晉陽始得堅凶問發喪卽位改年太安太元十年也以王永爲司徒尚書令督中外錄尚書張蚝爲司空王騰爲中軍大將軍自餘封授各有差魏昌公纂率所部自關中至拜太尉封東海王冀州苻定等先已降燕至是復遣使謝罪唯中山守王兗保博陵始終不附燕丕皆進授爵位十一月左將軍竇衝衛將軍楊定（定先爲高蓋所禽後走還隴西）秦州王統河州毛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璧皆勸進討丕大悅悉加爵位于是王永宣檄聲垂萇弑逆之罪已爲世臣以

激勵中外言詞慷慨聞者動色十二月堅陷中山王堯歿之明年四月王廣攻毛興敗將奔秦州爲鮮卑所執送諸姚萇與因欲攻廣兄統其下殺之推衛平來請命丕即授之六月苻定等復降于燕永進左丞相又檄州郡期以十月上旬大會臨晉天水姜延等承檄起兵衆各數萬皆就拜列侯將軍七月枹罕諸氐癈衛平推狄道長苻登來請命丕因授之封南安王八月丕親將四萬衆屯平陽九月秦州降萇慕容永據聞喜求假道東歸弗許遣永纂來攻之俱石子爲前鋒十月戰于襄陵大敗永及石子歿焉纂之來歸有戲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及敗懼圖己率數千騎走垣縣襲洛至陝爲晉所殺纂與其弟永平侯師奴率丕餘衆數萬走據杏城慕容永悉據其地苻登即位謚丕曰哀平皇帝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時封潁川王官隴東守爲生所殺

堅卽位贈涼州登兄同成襄公官毛興河州長史登雄勇不修細行堅弗之奇也長更折節覽書傳建元初官殿中將軍稍遷長安令坐黜狄道長關中亂去官從兄遂留枹罕丕檄至衆老衞平欲廢之而憚其宗彊氐有啖青者謂其衆曰大事宜時定久則變生請君第集青爲諸君决之衆皆諾七夕大宴青抽劒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休戚是同非賢莫濟衞公老宜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宗室疏屬而志畧雄明當共立之以赴大義諸君有異議者乎請速決奮劒攘袂衆皆愕然莫敢不服于是推登爲帥發兵東克南安夷夏歸者三萬餘戶請命于丕丕遙授征西大將軍隴右都督雍河二州牧封南安王進攻姚萇將姚碩德于秦州登軍乏糧每戰名所殺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餒乎碩德屢敗萇自將救之戰于胡奴阜萇兵大敗死者二萬人

啖青射中萇萇挪甚入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十月丕敗十一月
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來奔登爲發喪
將立懿衆固推登登遂僭帝史云爲壇于隴東按登尚未克署陽安得踰隴改年太初太元十一
年也立堅神主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建黃旗青蓋凡所欲爲
輒先啟誓衆東討洮泗横流三軍莫不感慟相與刻兜牟爲死休
字示無還心每戰以長槊鉤刃相配爲方圓大陳遇有偏薄輒從
中分配人自爲戰所向無前明年正月立毛氏爲皇后懿爲太弟
使拜纂太師封魯王師奴幷州牧朔方公纂怒懿不立長史王旅
諫乃受之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皆附
于纂有衆十餘萬與楊定合擊姚碩德于涇陽大破之萇自陰密
赴救纂退屯敷陸七月登次瓦亭萇拔彭沛穀堡穀奔杏城八月
馮翊守蘭犢與纂共攻長安師奴勸自立纂不可師奴殺纂自立

爲秦公犢絕之九月師奴爲萇所敗董成等皆畔其後犢亦爲萇所弊登進克新平戎夏歸者十餘萬徐嵩胡空各以壘降堅之死也嵩空葬諸二壘之間及是登以天子禮改葬焉拜嵩雍州空京兆十月姚方成陷嵩壘嵩大罵而死萇掘鞭堅尸裸形薦棘而薶之明年二月登西軍朝那攻萇安定萇軍武都以拒之互有勝負相持至十月登將就食新平圍萇營哭之乃去萇惡之亦哭以應之明年正月萇以登數勝謂堅所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登升樓呼謂萇曰世固有爲人臣弒其君而立像以求福者乎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自與汝決之何爲苦將士萇不能應二月留輜重于大界輕騎西破密造堡進克彌姐營五月姚崇襲大界邀敗之安丘七月克平涼苻願戍之八月進據苟頭原以偪安定萇自率三萬騎夜襲大界陷之毛后美而勇跨馬彎弓率數百人拒

戰力屈被執萇將納之大罵而死名將數十男女五萬皆爲萇得登收餘衆東屯胡空堡九月楊定破隴城斬姚常破冀城執姚那奴姚詳棄略陽奔陰密登之下隴也隴上復爲萇至是定復取之自稱隴西王登因授之十月拜定左丞相中外都督秦梁二州牧竇衝亦有功洴隴閒拜大司馬隴東都督雍州牧丕之敗也其將楊政自稱并州刺史據河東楊楷自稱冀州刺史據湖陝之閒招集流民咸來請命登並因授之將伐長安命衝前驅自將中軍定爲後繼政楷各率所統並會未行而萇略秦州定拒之登攻鶉泉堡萇乃引退萇使其將任瓮宗度詐開安定城門以納登登將赴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馳入諫乃止旣而聞萇懸門以待大驚謂左右曰征東其殆聖乎然遂忌惡地惡地懼降萇明年三月萇陷扶風登將多降登攻隴東不克四月鎮東魏曷飛自稱衝

天王攻姚當成于杏城惡地應之萇擊斬曷飛惡地復降萇七月馮翊人郭質討萇以應登三輔響應鄭縣人苟曜獨附萇質與戰鄭東不勝奔洛陽已而曜又陰來附登因之以攻長安明年三月出雍郿渡渭據曲牢四月向鄜川軍于馬頭原五月萇來戰斬其右將軍吳忠吳忠者萇所使執堅于五將山者也萇收兵復戰登敗退屯郿萇復取新平攻之不克攻安定又敗退據路承堡明年萇有疾見堅爲祟登聞之大喜七月祠堅主行赦進爵埽境出師去安定九十里八月萇小瘳自將出拒未戰別將襲登營登退萇躡其後旦將戰萇營已空登驚曰彼何人哉來令我不知去令我不聞謂其將死忽然復生朕與此羌同時何其厄哉遂還雍十月巴蜀人在關中者畔萇據弘農來附登使右丞相竇衝屯華陰以應之爲晉將楊佺期所敗明年五月衝請封天水王弗許六月衝

畔自稱秦王年號元光七月登討之衛求救于萇萇使其太子興攻胡空堡登還救興因襲平凉大獲而去萇疾甚還長安明年正月聞萇死大喜曰姚興小兒吾折箠笞之耳留弟廣守平凉太子崇守胡空堡（太弟懿卒立太子崇）拜乞伏乾歸爲右丞相加九錫大赦悉衆而東二月克屠各姚奴帛蒲二堡遂自六陌趣廢橋四月興將尹緯據水拒登渴甚衆潰廣崇皆逆走乃收平凉遺衆入馬毛山六月乞師于乾歸乾歸使二萬騎救之七月登出山迎乾歸興要擊之兵敗爲興所殺崇奔湟中稱帝改年延初號謚登曰太宗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楊定定悉其衆二萬與崇共伐乾歸敗諸平川乾歸衆益至定兵大敗與崇俱遇害

論曰吾嘗反覆堅猛君臣之際若堅之委任責成誠非尋常所得論已猛處功名之會何其善也議者短猛報復恩怨又開慕容父

子烏知此正猛之所以自全者乎任之勸邑以觀其能下之詔獄以觀其器親赴鄴都以分其功至猛棄軍潛謁而後委以六州之重堅之于猛豈嘗一日去諸懷哉猛逆探其意故時時有所示天下不足以釋方來之疑斯亦王翦蕭何之故智也天下未嘗無才堅喪元輔唯聞追念不復求賢爲繼豈非委心相任在于奮發之時大欲既從虛衷亦變是以臨殁之言猶不見省陽平追述充耳褎如蜀主猇亭非孔明所能制彼憤此驕殆同符契矣堅既喪敗亦知燕之故疆非所隸顧苟能釋暐東還使生較計逆召丕暐自完秦雍抑亦所謂善敗不亾者也卒使白虜南侵牧羌北擾遺孑危于朝露奺休申以荏苒惜已傷哉

庚子三月上浣訥蒹氏過丹於高陽

官解

卷玖

國傳

晉略

晉略國傳六

後秦姚氏

荆溪周濟譔

禹封舜少子于西戎是爲羌姚氏云漢時燒當稱雄洮罕間十餘傳有柯迴者是生弋仲弋仲子四十二人其第五子曰襄第二十四子曰萇弋仲世居南安之赤亭少雄毅鯁直不知書淸儉有大節善撫其眾永嘉六年東徙榆眉自稱雍州刺史扶風公太寧元年降劉曜石虎破上邽復降石虎說虎徙隴上豪傑以實三魏其後虎用蒲洪策遷關中豪民弋仲本謀也石勒授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晉祖約奔勒弋仲上疏請誅之石虎破石生弋仲率眾四萬遷淸河之灄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平襄縣公虎篡立獨不賀固召乃至至則責虎曰汝偁英雄柰何把臂受人託而反奪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也遷六夷大都

督冠軍大將軍虎寵姬弟爲武城左尉擾其營部執而數之曰汝爲禁尉脅暴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汝貸也令斬之尉叩頭流血乃免虎太子宣殺其弟韜虎怒誅宣并謫東宮高力戍涼州未至梁犢作亂虎使討之連敗乃召弋仲弋仲至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仲怒不肯食曰上召我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且上不見我安知存亾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爲惡旣誅之又何愁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犢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至殘暴何能爲老羌爲汝一舉了之于坐授征西賜鎧馬弋仲起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否便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遂去不顧旣破犢進封西平郡公加殊禮冉閔之亂石祗僭帝于襄國進位右丞相閔攻襄國祗求

救弋仲謂其子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報讐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閔不禽閔勿還見我也襄破閔而弗能禽杖之一百石氏亾遣使降晉永和七年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平郡公戒諸子曰曩者晉室大亂我無所依石氏待我厚故爲之盡力今已滅絶中原無主我死汝等便當歸晉世世盡臣節勿爲不義也明年年七十三卒襄奉柩南奔又奉以北叛杏城之敗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諸冀城及萇僭帝追上號謚曰始祖景元皇帝墓曰高陵

襄字景國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立爲嗣弋仲以非長子不許請者日千數乃授之兵石祗署爲驃騎將軍豫州刺史封新昌公永和七年隨

父降晉拜使持節平北大將軍并州都督刺史封卽丘縣公明年
弋仲卒襄祕不發喪率六萬戶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屯于
濟北碻磝城以王亮爲長史尹赤爲司馬辟讃權翼爲參軍伏子
成斂岐王黑那强白爲左右前後四部帥南至滎陽爲高昌李歷
等所侵亾戶半與戰麻田馬中流矢斃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若
汝何萇曰但令兄濟豎子焉敢害我會救至俱免其年四月歸晉
送五弟爲質詔屯譙襄單騎度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去衛
杖幅巾見之一面如舊明年十月殷浩在壽春忌襄威名因其諸
弟遣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又遣降將魏憬襲之襄斬憬并其
衆浩愈惡之使劉啓代襄守譙還襄梁國已而浩北伐襄叛浩南
屯江淮閒明年將佐勸北還明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北據許昌
明年攻洛陽月餘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畧葢世兵强民附

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他寇所乘此危道也宜還河北以引遠畧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耳俄而亮卒襄哭之慟八月桓溫討襄襄戰敗奔平陽司馬尹赤先降秦刺并州至是復降襄遂據平陽襄勇而愛人雖屢敗衆知襄所在輒扶攜歸赴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秦使晉陽鎮將張平攻襄襄不能克更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明年三月徙屯北屈四月進屯杏城欲圖關中兵至黃落城為苻堅所殺秦主生葬以公禮及萇僭帝追諡魏武王

論曰姚襄文武之才過于其弟然而所遇輒困卒以無成當是時秦關燕鄴稍已堅凝太原張平上黨馮鴦勢分力散莫能相一若襄乘敗浩之威全軍北度奮其智力先取并州然後北伐西涼五相脣齒除衛辰之狡詐招舊部于隴右數年之閒規模粗立會苻

生之凶虐因土庶之震驚舉旆誓師鳴鐘弔伐天下大事始將未可知也

萇字景茂聰敏多權畧率任不修行業隨襄征伐每參軍計襄敗死萇率其衆降秦事苻堅屢立戰功官揚武將軍歷七郡三州入爲步兵校尉潞川之役論功封益都侯堅將伐晉拜萇龍驤將軍梁益都督命之曰朕本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特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竇衝言于堅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願陛下察之堅默然既已命萇終不復改授肥水之敗萇奔還長安堅以爲苻叡衛軍司馬從討慕容泓叡敗死堅怒責萇萇奔渭北以叛諸羌歸者五萬餘落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改年白雀稱制行事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餘拜授各有差太元九年四月也五月進屯北地北地

敷陸華陰新平安定羌晉降者十萬餘戶六月堅自將來攻絕汲道遇雨復振獲堅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會慕容沖向長安堅師乃罷十月會羣僚議所向皆欲先取長安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事捷必東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使姚穆守同官川自攻新平初新平人殺郡將堅錄其城角以恥之郡人病之欲立忠義以雪之故堅守不下萇爲土山地道太守苟輔亦爲之于城內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又開門詐降萇將入覺之而返輔伏兵要擊萇幾不免死者復萬餘人明年正月留諸將守新平自下安定禽秦將苻珍嶺北諸城悉附四月還軍新平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哉但須此城作鎮耳卿自率城中人還長安無爲坐死也輔被圍久糧械俱竭從之率民出萇圍而坑

之無孑遺五月秦王堅奔五將山六月慕容沖入長安七月執秦王堅八月縊之十月降沖將高蓋明年正月如安定二月沖爲其下所殺三月鮮卑東還盧水胡郝奴入據長安四月萇趣長安奴懼請降五月改年建初僭皇帝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立興爲太子起殿于殺翊故城西北鳳游鄉上宴羣臣于殿內酒酣顧僕射趙遷曰卿昔與朕比肩事秦一旦爲臣得無恥乎對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何恥爲臣萇大笑七月苻丕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干敗方成于孫丘谷萇以其弟緒爲司隸鎮常安自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苻登起兵應丕初萇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叛自僭征西聚衆冀城兄孫詳據隴城訓據赤亭與丕秦州王統相持至是萇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畧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落丕畧陽太守王皮來降（皮苻堅時謀反被偟丕時用之）是月苻丕敗奔九月

統以秦州降碩德鎭之南安人古成詵言于萇曰臣州人殷地險用武之國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金帛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大悅從之擢爲尚書郎十月還安定布德行惠修政舉賢苻登攻碩德碩德告急十一月苻登偪帝萇復如秦州爲登所敗明年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戶于安定四月碩德退屯涇陽七月登軍瓦亭萇拒諸陰密使太子興鎭常安八月慕容永攻登馮翊太守蘭犢于杏城犢求救萇將赴之尹緯諫曰登將乘虛襲吾後萇曰登遲重少決聞吾自行疑有他計必不敢深入比兩月閒吾已破賊安集東北矣遂行十月擊永永退犢復拒守遂留攻十二月禽之收其士馬明年正月登軍朝那萇拒之十月罷十一月大雪萇下書自責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士身食一味妻不重綵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明年正月萇以

登頻戰勝謂堅所助立堅神像而禱之曰臣兄襄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邀路拒擊不遂而歿往年新平之禍臣實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尚欲為陛下復讐況臣為兄情理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勉建大業言猶在耳豈遽忘之今為陛下立像神可歸休勿記臣過旣而戰復不利乃嚴鼓斬像首送登八月克登大界營諸將欲因駭亂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酋碩德鎮安定分徙三千餘戶于陰密自還常安十月立社稷十二月登將雷惡地率衆來降明年四月登將魏曷飛攻杏城惡地叛應之攻李潤萇將討之諸將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曷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曷飛東結董成杏城屠各二年九月降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

冀常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千六百赴之曷飛惡地衆已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曷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卒滅今烏集而至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矣曷飛等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示弱潛遣其子崇率精騎數百出不意乘敵後敵擾逆擊遂潰斬曷飛及將士萬餘惡地復降萇命當成于立營柵孔中各蒔一樹以旌戰功後問其數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以來未嘗傍戰如此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勢由此克舉營小乃奇大何足貴也明年四月鎮東苟曜密引苻登登軍馬頭原五月逆戰敗績遽收衆復戰碩德疑之謂諸將曰主上慎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之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今乃輕軍直進遥

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則變成故欲及其好之未浹散敗其事耳再戰勝之登西屯郿其將强金槌以新平來降遽將輕騎數百入槌營羣下諫萇曰槌既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彼初款附宻推心相結執性狐疑何以御物其後羣氏謀復叛槌果禁之十二月如陰宻赦太子興曰苟曜姦變將爲國害聞吾北行必來見汝執誅之興遂斬曜登攻安定敗之城東初登爲苻堅報讐將士皆誓必死軍鋒甚鋭萇數以計屈之至是登氣始衰萇乃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賊至此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亾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堅陳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

畧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明年二月登驃騎沒弈干來降拜車騎封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碩德鎮李潤尹緯守常安召太子興詣行營方成言于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于是斬苻胤王統王廣毛盛徐成然後赴召萇大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竝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柰何輒加誅害乎念之令人喪氣八月萇疾小瘳下令兵吏從征伐戸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明年七月苻登討其叛將竇衝衝求救萇將擊登尹緯進曰太子仁厚著遐邇而英畧未昭宜遣立功以服天下萇從之戒興曰但襲胡空堡衝圍自解徐行轉近彼相驅入保聚而掩之蔑不克矣興因襲平涼而歸使還常安八月晉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戸來降晉軍追之九月萇使崇赴之敗晉師斬其將趙睦十月萇

還常安至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自稱臣或自稱萇言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至常安召太尉旻僕射晃尹緯尚書狄伯支將軍大目等受遺輔政謂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晃涕泣問取登之策萇曰大業垂成興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殂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號謚太祖武昭皇帝墓稱原陵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叛亾奔馬牧及爲太子恆居守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太元十八年十二月萇殂興立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

崇鎮常安將自將伐苻登或說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素强易
世之際保無見疑不若且據秦州以察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
明必無他慮今强敵未滅豈可骨肉相殘爲二袁之續乎卽往見
興興優禮而遣之明年正月登埽境來攻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
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禦登咸陽太守劉忌奴叛襲禽之四
月登自六陌趣廢橋始平太守詳拒之馬嵬登衆甚盛興使尹緯
助之緯先據廢橋登兵爭水不得急攻緯興使告緯曰窮寇致死
當持重勿與戰也緯曰不然吾新遭大喪不因忿奮之力以禽敵
衆情懼大事去矣遂戰登軍大敗興乃發喪五月卽位于槐里改
年皇初遂如安定七月如涇陽得登殺之散其衆使歸農徙陰密
三萬戸常安分大營戸置四軍强熙楊多叛推竇衡爲盟主自將
擊之次武功多爲其下所殺軍降熙奔秦州衡奔汧川汧川氐執

送之衝弟統率衆降明年正月封叔父緒晉王碩德隴西王弟崇齊公顯常山公紹東平公功臣並爲公侯五月魏攻鮮卑薛勃于貳城崇救之魏師退八月仇池來降姜乳以上邽叛明年碩德討降之遂走強熙降休官權千成秦隴以寧以碩德爲秦州牧西燕故將栁恭等據河東緒攻之恭拒河不得濟汾陰薛氏聚族自保劉石之亂並皆不附苻氏興以禮聘薛強拜鎮東及是強引緒兵自龍門濟恭降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明年九月太后虵興哀毀不親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駮嵩矯常越禮請論罪興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卒從其議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城襍胡皆應之圍許金城遣崇及尹緯討之自率步騎二萬助崇薛勃敗奔沒弈干沒弈干執送之將葬太后

買得欲爲亂覺賜死戮其黨東畧晉地下湖陝陷上洛攻洛陽不克徙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遣紹討斬之迎流民萬餘戶于漢中興好善廣容納杜瑾吉默周寶陳時事擢美官姜龕淳于岐郭高經明行修引之東堂講論道藝胡辯教授洛陽關中後進多赴之敕關尉出入勿拘常限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文學雅正參管機密于是俗皆向學禁造錦繡及淫祀明年建南臺武庫朝堂立西宮明年七月遣崇督楊佛嵩寇晉洛陽圍之九月興以日月薄蝕烖眚屢見去帝號稱天王改年弘始存孤貧拔賢俊簡法令察獄訟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强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清白進爵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贓貨伏誅十月取洛陽紹爲豫州牧鎭焉緒碩德固讓王爵許之初

二王威權日盛興恐生疑沮簡清正君子爲輔佐故二王奉法謹然興每待以家人之禮明年碩德攻西秦西秦王乞伏乾歸逆戰隴西碩德被圍興自赴之大敗乾歸降其部衆三萬六千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遂奔禿髮八月自禿髮來降拜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十月聽將帥奔大喪朞而從役臨戎假百日邊將代至乃去十一月歸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興之西伐也沒弈干爲魏所襲棄部衆率數千騎與劉勃勃來奔興奇勃勃狀皃寵貴之魏軍次瓦亭別軍侵河東始議伐魏明年二月使乾歸還鎮苑川以其故部配之凉王呂隆新立五月魏安人焦朗來請兵碩德攻凉七月戰姑臧南斬首萬級降二萬五千人于是諸割據凉州者西平禿髮利鹿孤張掖沮渠蒙遜燉煌李暠各遣使奉表入貢初凉將姜紀降于禿髮傉檀傉檀愛之利鹿孤曰紀才信美矣然視瞻非

常不如殺之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不可八月紀奔秦師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必降然文服而已未可信也願請步騎三千因焦朗以伺其釁不然禿髮在南兵强國富若兼姑臧以臨西北張掖燉煌弗能抗也將爲大敵矣碩德從之表爲武威太守配兵三千鎮晏然九月隆送質降明年二月立太子泓沒奕干黜弗素古延皆秦屬也魏旣襲沒奕干又攻黜弗素古延柔然方睦于秦遣將救黜弗魏和突逆擊敗之二部皆破興乃浚意伐魏五月義陽公平僕射狄伯支步騎四萬軍河東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唐小方姚良國發關中兵爲後繼紹率洛陽之衆繼之黨娥雷星王次多率杏城及嶺北突騎集和寧詳率朔方見騎集邢望自率四萬七千衆赴平平攻乾壁六十餘日克之八月魏救至平退守柴壁魏軍圍之東阻蒙坑西跨汾爲營據天度之險杜新阪之隘興不

能救平赴汾死狄伯支等四十餘將皆被禽亾士卒數萬乃遣使如魏約和魏不聽進攻蒲阪緒固守不戰柔然伐魏魏師乃退明年正月封諸子皆爲公二月拜禿髮沮渠李暠官爵晉順陽來降遂取南鄉七月傉檀蒙遜互攻涼呂隆求迎八月以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徙隆宗族臣民萬戶于常安十二月桓元篡晉明年二月傉檀去年號遣使入貢求領涼州弗許晉劉裕起兵討桓元明年正月碩德攻仇池按碩德本封隴西公五年正月又封子裕爲隴西公是同時有兩隴西公也疑碩德改封然是役也十六國春秋仍曰隴西公碩德敗之六月復攻之拔成固仇池請降晉劉裕來聘且請南鄉等十二郡羣臣欲勿予興曰天下之善一也裕起細微能復晉室內修政教外釐封疆吾亦何惜荒遠數郡不以成其美乎割而歸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什天竺人家世勳閥父炎母天竺王妹七歲與母俱出家呂光伐西域奉苻堅命迎之因居姑臧呂隆降興乃至常安興妻以宮女生二子居秦九年病死使翻譯西域經論三

百餘落其下化之皆奉佛明年六月傉檀攻蒙遜大獲獻馬三千
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拜涼州刺史使鎭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
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常安請留尚興弗許引見威威流涕曰
臣州奉化于茲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所以銜膽棲冰共守孤
城者上恃陛下威靈俯賴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
何一旦以臣等貿馬羊乎若軍國所需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
戶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竭天下之力開拓河右斷匈奴右
臂今陛下無故棄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
實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遣車普馳止尚又遣使諭傉檀
傉檀已率步騎三萬軍于五澗聞普將至遽逼遣尚還十一月乾
歸來朝明年正月留爲主客尚書使其子熾磐監部衆初魏怨劉
衛辰滅之衛辰少子勃勃得脫奔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

妻之魏以勃勃故攻沒奕干沒奕干與之奔常安興見而愛之寵遇勳舊興弟邕切諫弗聽使鎮朔方以佐沒奕干至是興歸所執魏使賀狄干于魏以求和魏亦歸秦禽將秦魏交合勃勃怒六月襲殺沒奕干幷其眾自偁大夏天王以叛七月傉檀據姑臧以叛遣使結熾磐熾磐斬送其使十月河州彭奚念叛附傉檀興以熾磐行河州刺史夏攻三城巳北諸戍斬戍將姚石生楊丕嶺北城門晝閉興大悔之明年五月使廣平公弼聲言擊夏以襲傉檀而別使齊難擊夏難被禽軍二萬皆沒弼喪七千人而還于是傉檀復偁凉王明年正月興少弟沖及狄伯支斂曼嵬楊佛嵩伐夏行至嶺北沖欲回軍襲常安伯支不從而止沖恐事泄鴆殺伯支興聞之賜沖死四月夏畧平凉襍胡七千餘戸進屯依力川乞伏乾歸亾歸苑川復偁秦王九月興自將伐夏至貳城遣詳及斂曼嵬

彭白狼分督租逢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棄步兵輕騎赴詳營羣臣以為不可興不從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行侍御史姜楞越次進曰宗可斬也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固志詳營可得至乎宜進單使徵詳等僕射韋華亦固爭興乃從之使者為夏所禽不得達支宗率禁兵拒戰齊莫統氐兵繼之夏兵乃退興留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而還十月增關津鹽木之稅羣臣以為不可興曰能踰關梁以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其有餘以濟國用何為不可卒行之明年二月乾歸陷金城三月夏將胡金纂攻平凉興如貳城因救平凉敗夏兵禽金纂勃勃又遣兄子羅提陷定陽執廣都坑將士數千人于是戎將曹熾等各率戶內徙勃勃自將寇隴右陷白崖堡遂趣清水畧陽太守壽都棄城奔上邽勃勃虜萬六千戶歸于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九月乾歸取

隴西南安諸郡至于畧陽廣平公弼有寵爲雍州刺史鎭安定姜紀諂附之勸弼傾心事常山公顯廣結左右以求入侍興徵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收采名勢圖傾東宮國人皆惡之乾歸勃勃傉檀相繼背叛西北擾動興憂之明年正月隴東太守郭播言于興曰嶺北二州鎭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可靖塞姦路興曰廉頗李牧卿試舉之對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將軍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將軍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才兼文武宐使督鎭一方深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覆轍興不從以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稜曲意撫乾歸乾歸遣使謝罪幷送所執守宰興以勃勃之難權宐受之行如三原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

奇士明明揚仄陋卿等之責也僕射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敢休倦然而未見王佐大才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相蕭鄧而將孫吳終不采諸往賢待諸後哲卿自旁求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羣臣頓首併謝二月詳棄貳城奔大蘇夏追斬之遂攻安定破楊佛嵩降其眾四萬五千進陷東鄉徙三千餘戸于貳城鎮北參軍王買德弃夏夏以爲謀主興使顯迎詳弗及留屯杏城貳城自是入于夏十月乾歸陷伯陽堡十一月陷水洛城徙三千餘戸于譚郊明年六月乾歸遇弑其子熾磐立羣臣請乘亂取之興曰伐喪非禮也十月仇池叛侵祁山遣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伯壽統步卒爲後繼恢文宗出鷲峽嵩出羊頭峽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自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興諸將會隴口以攻仇池王松悤言于嵩曰先皇神畧無方冠軍徐洛生佐命英傑再入仇池

無功而還地勢險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未見克理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琨與楊盛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引兵而還嵩具陳松怱之言興善之賜帛百匹以楊佛嵩為雍州率嶺北見眾伐夏軍發數日興悔之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此行所將多必敗其去已遠追之不及奈何佛嵩果敗歿明年三月修好于魏四月太尉索稜降于熾磐十一月魏請昏許之文宗有寵于太子泓弼深忌之明年五月譖而殺之羣臣畏弼皆絫足側目凡弼言興無不從其黨尹沖唐盛等皆預機密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廣平志在奪嫡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歿而已不敢奉詔

興曰安得有此曰然則陛下憂弼適所以禍之也何不去其左右損其威權使宗廟有泰山之安弼亦有磐石之固興默然不應大司農溫寶司徒長史王弼密疏請立弼爲太子興弗許亦不罪也興疾篤弼潛伏甲士數千人第中謀伺興死殺泓自立泓屯兵東華門身侍疾于諮議堂東平公紹冠軍將軍讚輔國將軍斂曼嵬及梁喜任謙尹昭竝典兵宿衞隴西公裕使以逆狀告諸兄在藩鎭者于是上庸公懿治兵于蒲阪陳留公洸治兵于洛陽縛陵公諶治兵于雍長樂公宣治兵于杏城皆欲赴常安討弼會興瘳征虜劉羌泣以告梁喜尹昭請誅弼興不得巳免弼尚書令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入朝使裕言于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巳知之不煩復言也裕曰弼果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施之刑辟柰何逆拒

之于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請下弼有司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弼恨宣尤甚明年二月譖而囚之以清河公達代鎮杏城興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渭北夏攻杏城弼救之不及達死士卒坑者二萬人興如北地使弼及曼嵬向新平自還常安九月夏赫連建陷平凉執太守軍都遂入新平弼禦之禽建于龍尾堡興藥動白虹貫日占當有急兵弼偁疾不朝聚兵私第興聞之大怒收其黨將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于此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不忍殺乞退就藩興乃幷其黨赦之明年二月興如華陰泓留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弼黨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泓將出宮臣固止之尚書姚沙彌謂沖曰太子不出宮奉乘輿就廣平第衞士必至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已失名節何以自容于新朝今奉乘輿舉大

事不惟救廣平之禍亦所以自救也沖不能用興入宮泓迎于黃龍門興命泓録尚書紹及胡翼度典禁兵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問疾不瘳興紡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愔卽與尹沖等率甲士攻端門曼嵬翼度閉門拒守愔使壯士緣門登屋入及馬道太子右衛率和都勒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禁兵見興大喜爭奮和都以東宮兵繼之愔兵敗逃驪山羣黨奔潰乃賜弼死引紹讃昭喜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明日殂年五十一號謚高祖文桓皇帝墓曰偶陵

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之久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常總留事興如平涼劉厥作亂于萬年泓使彭白狼以東宮兵擊之斬厥赦其黨或請增首

級露布以聞泓曰吾綏御失和方當引咎敢言功乎泓受經于博士滔于岐岐疾省之躬拜牀下自是公矦見師傅皆拜時政寬尚書王敏右丞郭播議峻之泓曰諸君贊政柰何不務仁恕而欲以刑法馭下乎弼謀奪嫡紹羽翼之泓不以爲嫌更推心焉紹亦感勳率爲盡力弼死其黨皆亾匿泓祕興喪捕誅之然後卽位偁帝改年永和義熙十二年也初興徙李潤羌三千戸于安定尋又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以叛將還李潤泓遣讚討降之徙其豪右數百戸于常安餘悉遣歸李潤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宣鎭李潤聞之遣佛生入衛其參軍韋宗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勃勃方強國難未巳邢望險要盍南據之以圖霸王之業宣從之率戸三萬八千棄李潤南保邢望泓遣佛生還諭止之佛生更讚成其計李潤諸羌據城以叛紹旣平毛雍遂討破之宣詣

紹歸罪紹殺之并斬佛生四月西秦攻上邽守將女棄城走六月
匈奴曹宏叛入平陽自稱大單于攻成都于匈奴堡懿自蒲坂擊
之執宏送長安楊盛攻祁山遂逼秦州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
守將嵩追之夏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竹嶺敗死夏遂拔上邽殺
軍都毀其城進陷陰密以其子昌戍之恢棄安定奔還常安安定
人胡儼據城降于夏夏留羊苟兒戍之進攻雍城諶亦棄城奔夏
據雍進攻郿前後士卒死者數萬降戶五萬紹洽尹昭將步騎五
萬擊之恢率精騎一萬爲後繼軍于橫水勃勃退趨安定胡儼復
爲秦殺苟兒閉門拒夏紹及勃勃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
而還勃勃歸杏城又使兄子提侵池陽郤之仇池亦來侵至陳倉
八月晉來伐劉裕攻彭城諸將分道而入漆丘項城新蔡許昌相
繼降破紹言于泓曰夏據杏城晉過許昌洛陽安定勢孤援遠卒

難救衛宂徙安定鎮戸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并力拒晉國雖危不亾若東西分守智者不能謀也僕射梁喜曰齊公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讐必死守夏終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關中之兵自足距晉無爲預自損削也若無安定虜馬必至于郿泓從之吏部郎懿横密言于泓曰恢以廣平之難忠勳未賞心常鞅鞅今外則置之死地内則不預朝權鎮戸孤危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向京師社稷危矣宜徵還朝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徵之適以速禍耳不從十月陽城滎陽降于晉洛陽鎮將洸求救泓使閻生益男騎三千步一萬救之懿屯陜津爲聲援趙元言于洸曰寇深矣衆寡不敵戰而不捷必危宜攝諸戍并力固金墉晉必不敢越我而西使其坐困堅城之下以待救至併力破之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洸司馬禹貳于晉與其黨

其毀(元)使戍柏谷塢石無諱戍鞏(元)泣謂洸曰臣受三帝重恩正有死耳明公逆忠言而信姦謀其可悔乎已而成臯虎牢相繼降晉無諱至石關奔還(元)戰死柏谷塢禹奔晉洸遂以城降晉閭生益男聞敗不敢東懿司馬孫暢說懿起兵襲常安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懿怒皆殺敞雅散積穀以收人心泓召紹謀之紹曰懿庸闇無識造此謀者必孫暢也請遣讚駐軍陜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馳使徵暢暢若奉詔臣當使懿率河東見兵并力禦晉否則聲其罪而討之無能爲也從之懿舉兵僭帝欲運匈奴堡穀給鎭人成都拒之懿使攻成都成都禽其將傳檄討懿懿發諸城兵諸城莫應獨臨晉數千戶應之成都濟河擊破臨晉叛者紹入蒲坂執懿誅暢明年正旦泓朝羣臣相泣也初恢受命誅愔黨綏泓疑其有異志恢亦內懼又望入輔不得及是率鎭戶三萬八千燒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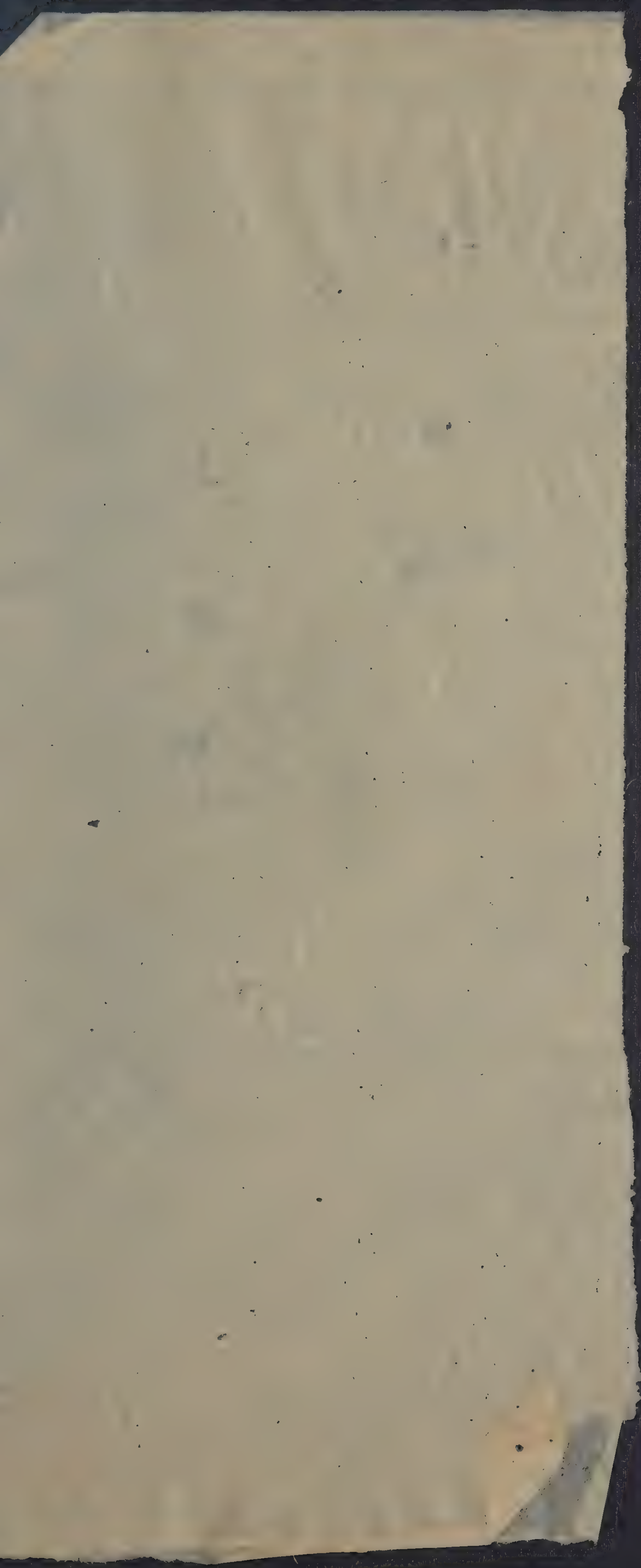
舍以車爲方陳南趣常安自偁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姜紀率眾奔之彭完都棄陰密走還常安紀說恢曰重將在東京師空虛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不聽南攻鄠諶禦之敗績常安大震泓遣裕屯灃西馳徵紹紹使洽等督步卒三萬入援自率輕騎星馳先至拒恢靈臺讚亦留尹雅守潼關自引兵還與紹夾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二月晉襲禽尹雅于蠡吾城雅殺守者逃歸晉兵抵潼關別渡河攻蒲坂泓進紹太宰大將軍中外大都督假黃鉞改封魯公而以東平封讚命紹督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別將救蒲坂三月求救于魏魏兵不至晉兵去蒲坂合力爭潼關紹戰敗退屯定城阻險自固敕諸將曰晉兵少且深入絕其糧道可坐而禽也吾欲分軍據閿鄉若何胡翼度曰軍勢宜集若分而偏敗懼不可以復戰紹使翼度據

東原鸞屯北嶠大路尹雅與晉戰關南復被禽晉沈林子襲殺鸞紹又使讚屯河上斷晉水道林子又敗之四月紹又使治壘鑿唐小方將三千騎屯河北之九原林子又破斬之紹憤恚發病歐血以兵屬讚而卒七月晉别將入武關泓自擊之大敗劉裕至潼關王鎭惡以舟師泝渭讚等皆退還丕兵敗于渭橋衆軍遂潰泓將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諫曰晉人將逞其欲降亦不免願陛下早自裁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宫牆自投而死八月泓將妻子羣臣詣鎭惡降劉裕至殺諸姚及尹昭送泓建康斬于市

論曰自昔人君未有崛起致大位而無賴如姚萇者也然其貽謀則賢于苻健遠矣與能繼志是以强盛







晉畧國傳七

後燕慕容氏　　　　荆溪周濟譔



慕容垂初名霸字道業皝第五子也母曰蘭淑儀垂少岐嶷有器量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愛之將以爲嗣羣臣固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世子故世子儁忌之年十三爲偏將征伐數有功好游獵墜馬折二齒儁嗣位更其名曰𡙇字叔仁外以慕郤𡙇爲名實惡之也尋以其應讖又去夬更名垂字道明儁取中原垂首發其議封吳王及暐立太傅評忌之太宰恪臨終欲授以大司馬爲評所沮初垂娶段末柸女生二子令寶段才高性烈不肯尊事儁后可足渾氏后使中常侍涅皓告段與郎中令高弼爲巫蠱段不服掠治日急垂愍之使誣服段曰吾豈愛死若自誣是辱祖宗而累王也辯益力故段死而垂弼俱得免垂以段女弟爲繼室后令

黜之而妻以其妹垂弗㥶后益怒及可足渾氏爲太后評忌垂克桓溫之功因太后謀殺之恪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勸殺評垂不可世子令勸奔龍城然之請田大陸微服將行諸姬子麟素失㥶逃還言狀暐使追之及于范陽令斷後追者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事機已泄東都不可復至秦王方延英傑不如歸之垂曰善卽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至鄴旁隱于故趙顯原陵獵騎數百四面至方急忽羣鷹皆颺衆逐之散去及河斬津吏然後得度遂自洛陽與夫人段氏子令寶農隆從子楷紹及蘭建高弼俱奔秦秦王堅大悅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功成之後當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𠬛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也堅復㥶令等之才厚禮之王猛諫曰垂父子如龍虎非可馴之物

借以風雲將不可制不如除之堅弗聽拜冠軍將軍封賓徒侯猛攻洛陽請令參其軍將行詣垂別酉飲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睹物思人乎垂解所佩刀猛至洛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甚秦王雖厚遇其心不可知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頗已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汝可速發佩刀爲信令疑之而不可覆審乃將舊騎奔慕容臧于石門猛表言令畔垂懼亾至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之曰賢子懷首丘亦各其志然燕將亾非令所能救惜其徒入虎口耳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過懼乎待之如舊令卒爲燕所殺燕疑令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令自度終不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乃殺牙門將孟嬀城大涉圭僞降令信之置諸左右東襲威德城克之時渤海王亮鎮龍都令謀襲之弟麟以告亮嚴兵拒守令不能克涉圭因侍直擊傷令令單馬遊走其衆皆散涉圭追擊殺之

燕亾垂入鄴見其公卿大夫及故僚吏有慍色從高弼之諫更慰

結焉燕故太史黃泓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也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十五年必復垂仕秦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初慕容桓歿于遼東有子鳳年十一陰圖復讐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相結堅平涼代楷弟紹謂楷曰秦負其強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輸萬里兵疲民困始將亾矣冠軍智度必復燕祚垂子農亦私于垂曰自王猛之歿秦政日衰重之以奢侈其能久乎圖讖行驗願尊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能及也堅之入寇垂贊成之堅敗于淮南將千騎赴垂營寶請殺之垂曰天苟棄秦不患不亾吾分當報德而乘人于危乎垂弟德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何爲不可垂曰秦王遇我厚我方以義取天下懷集山東克復先業關西非吾事也悉以兵奉堅農謂垂曰尊不追人于險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

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于未熟與將落者不過早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黽池請身宣國威安集河北因展陵墓堅亦違衆而遣之使將軍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垂占夢當遇兵遂自涼馬臺結艸筏而度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童僕趣河橋權翼果伏兵邀之同馳得免至安陽修牋于堅子長樂公丕丕將迎之石越諫乃館諸鄴西丕弟暉守洛陽爲丁零翟斌所攻使垂擊斌垂請入鄴拜廟弗許潛入亭吏禁之斬吏燒亭而去農楷紹宙皆留石越請誅垂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垂獨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固爭弗聽垂至安陽殺丕將苻飛龍南就翟斌史云丕疑垂欲爲亂又云垂受詔討翟斌丕將遣之石越諫丕曰垂在鄴如臥虎遠之不猶愈乎給以弊甲鈍兵使苻飛龍率氐騎一千陰圖之按丕于斬吏燒亭反形已著之後尚念淮南之功不從石越之諫而謂初至便尒既非情實且丕果圖垂何以飛龍之兵僅止一千且聽垂節制飛龍又何以全無戒備忽旮授首此皆垂飾說削之初慕容鳳善于丁零聞斌兵起率部曲歸之時

使毛當禦之鳳奮曰今將雪先人之恥矣擐甲直進大敗秦師斬當克陵雲臺收萬人甲杖丕濟河衆至三萬遣田山如鄴密告農等令起兵相應時太元八年十二月癸未也農楷宙酉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盜馬以待甲申晦農等將數十騎微服出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明年元日丕大會賓客請諸慕容不得乃求之三日始知在列人則已起兵矣史云農等皆爲丕所留覊此則亦非實錄丕苟留之勢同質子何得田山入鄴四人皆去全無知覺乎丕既度河斌奉丕爲盟主丕陽不從欲以襲暉至洛陽暉拒之乃與斌合斌勸丕僭尊號丕以暐爲辭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且背大河控燕趙不便遂還兵趣鄴農之奔列人也烏桓魯利張驤奉之驅民爲士卒斬桑榆裂襜裳破館陶收其軍械畧康臺牧馬數千匹烏桓屠各東夷咸附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農以丕未至不敢輒封賞趙秋曰今何等時而守常節

乎農從之至者益衆庫傉官偉自上黨乞特歸自東阿平睿平幼自燕國石越來攻農曰越有智勇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或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固在人心何城之足治使趙秋綦毋滕擊其前鋒挫之參軍趙謙曰越甲杖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農曰以夜夜不見甲因勒兵不動越亦立柵自固農笑曰越不求戰而立柵無能爲也向暮鼓譟而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率壯士四百人騰柵而入越兵披靡遂斬越越與毛當皆驍將故堅使助二子至是皆沒丕驒奪氣垂至滎陽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號曰統府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河南王率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至鄴庚戌稱燕王元年農兵亦會農所假授官卽以授之丕使侍郎姜讓

至丞謂讓曰孤蒙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全長樂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鄰好何故闇于機運不以鄴城見歸大義滅親況于意氣公苦迷而不返孤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歸不可得也讓曰將軍不容于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于一見寵踰功舊自古君臣際遇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方將付將軍以六尺之孤寄將軍以萬里之命奈何因王師小衄遽有異圖起無名之師欲支天之所廢長樂公主上元子任居陝東寧可以百城之地束手而輸將軍將軍必欲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者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丞默然左右勸殺之丞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彼爲其主耳何罪禮而遣之上表于堅述前功敍忠款言爲二王所追見推丁零不得已

撫寧東夏須丕西歸然後守藩于鄴遂攻鄴克外城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以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二月圍鄴築新城于鄴北肥鄉以處老弱輜重德取枋頭楷紹討諸塢壁楷謂紹曰此皆國民今大業未定故小異耳可無攻而下也乃駐辟陽使紹單將數百騎宣布威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撫之發丁壯十餘萬詣鄴圍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繼先王矣是月泓沖皆叛秦四月溫攻信都不克使子麟助之初麟以告變爲垂所惡幾殺之矣鄴西之役數進計畫復有寵五月信都渤海降遂拔常山中山平規（十六國春秋作覩）敗秦兵于范陽進據薊南翟斌求請無厭又以鄴久不下有貳心寶德農紹皆請殺之垂弗許垂用司馬封衡策引漳灌鄴斌謀決堤反灌垂軍覺殺其弟檀敏皆死兄子眞夜率所部奔邯鄲已而引兵還攻鄴圍寶隆逆擊破之復走邯鄲楷紹

言于丕曰丁零非有大志寵過爲亂耳急攻則聚爲寇緩之自散散而擊之蔑不克矣從之八月眞自邯鄲北走楷農追之及于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倦矣且吾察賊營不見丁壯容有伏楷不從爲眞所敗眞北趣中山屯于承營丕乃解鄴圍退屯新城擊破丕將光祚禽邵興援丕者公孫希宋瓌皆潰十二月復攻鄴暐死長安明年正月沖僭帝二月平規拔薊農麟會攻眞拔其外郛鄴久不下丕將詣冀州命麟屯信都溫屯中山召農赴鄴溫撫舊招新倉庫充溢眞夜襲擊却之遣萬人餉鄴且營中山宮室四月丕還鄴與晉戰不勝退軍五橋澤大破晉師然軍中糧竭士卒食桑葚乃北趣中山五月翟眞從屯行唐爲其司馬鮮于乞所殺營中共殺乞奉眞弟成其衆多降閏月丕自圍之命佐鎭龍城六月高句驪陷遼東玄菟七月東夷餘巖畔北趣幽州敕平規勿戰俟取丁

零乃擊之規戰而敗巖入薊遂據令支鮮于得斬成降垂入行唐阬其衆八月丕赴晉陽垂收鄴使農出蠮螉塞歷凡城趣龍都會兵討巖隆麟自信都渤海徇清河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或曰殿下倍道來至而不進何也農曰吾憂巖過山侵盜是以速來已扼其喉勢將自散今此田善熟收畢而行往則梟之何亟亟也果平巖進擊高句驪復二郡拜幽州牧鎮龍城十二月定都中山明年二月僭帝改年建興置公卿百官繕宗廟社稷三月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以配皝遷文明段后主博士劉翔董謐諫弗聽又追廢景昭可足渾后以段昭儀爲景德皇后配儁四月封子農爲遼西王麟趙王隆高陽王以范陽王德爲尚書令太原王楷樂浪王溫爲左右僕射溫秉司隸降將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皆封列侯以訓秦王之德且擬三恪八月南畧地十月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征

之不克十二月降魏亂來求救命麟定之明年正月觀兵河上走溫詳破張願青徐兗三州郡縣多降以紹爲青州鎮歷城四月還中山初沖入長安其下思東歸沖欲留故其下殺之而立段隨永誅隨立顗爲燕王改年建明去長安而東韜殺顗于臨晉永攻韜韜敗奔其兄恆恆立沖子瑤爲帝改年建平永執瑤殺之立泓子忠改年建武自爲太尉尚書令永持法平鮮卑安之東至聞喜聞垂已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刁雲殺忠推永爲河東王使來侢藩既敗秦主丕遂據長子侢帝改年中興及是垂子柔寶子盛會皆自長子來歸垂問其狀盛言長子可克垂大悅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河公翟眞之敗也其弟遼南據黎陽晉書以遼爲眞子此從十六國春秋聲勢甚盛五月攻之以楷爲前鋒遼衆聞楷至曰太原王子吾父母也相率歸命遼懼請降以爲徐州牧封河南公井陘人

貫鮑引北山丁零翟遼襲中山陷其郛備引奇兵出敵背與太子寶夾擊大破之遼鮑以身免吳深復畔章武渤海皆應之還自黎陽使溫擊之七月魏乞師攻劉顯麟赴之顯又奪劉衞辰所獻馬垂怒遣楷助麟大破顯顯奔西燕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八月立顯弟可泥爲烏桓王撫其遺落徙八千餘落于中山十月翟遼復畔寇清河平原明年二月遣其司馬眭瓊來謝罪垂數其反覆而斬之遼怒自偁大魏天王年號建光晉平原太守辟閭渾進逼歷城紹退屯黃巾固罷青州命紹爲徐州以代遼四月立段夫人爲皇后前妃之妹也前妃死于巫蠱垂以其婦爲繼室從入秦趙整所爲歌浮雲者也及復國納其妹至是立以爲后后妹爲范陽王德妃與后並明慧有智畧垂前妃子令巳死寶爲太子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后子朗鑒愛寶初有美偁既而怠荒中外失

望后言于垂曰太子柔而不斷非濟世才農隆皆有志略陛下令子也盍擇一人立之麟奸詐負氣有輕太子心陛下萬歲後必為國家憂矣垂不納又言之垂曰汝欲晉獻我乎后泣而退語德妃曰吾為社稷大計而上比我驪姬何其苦哉上即百年後太子必喪社稷燕之中興將在范陽矣寶麟聞之深以為恨翟遼徙屯滑臺八月魏人來聘十月報之自是聘使相繼十二月平清河章武渤海明年正月農上表請代召為侍中司隸隆鎮龍城四月長樂公盛鎮薊修繕舊宮五月誅吳深清河太守賀耕聚眾定陵畔應翟遼農討斬之毀其城至鄴以城大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十月溫為翟遼所襲殺之明年九月隆葬其夫人守宰皆會北平人吳柱反立沙門法長為天子破北平寇廣都入白狼城眾請還隆曰民不思亂柱何能為卒葬使北平守廣都令先歸續使

百騎趣白狼杜眾皆潰斬之因農之治以爲治幽平大安明年正月置行臺于薊六月麟會魏畜賀訥歸言于垂請圖魏弗聽七月留魏使以求馬魏好絕十月翟遼卒子釗立改年定鼎攻鄴却之明年二月釗侵館陶三月自將擊釗六月至黎陽釗拒河垂爲皮船百餘溯流至西津釗兵隨之黎陽軍虛釗急還西津軍亦虛夾擊大破之釗奔西燕降郡七戶三萬以苗爲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流民七千戶于黎陽以脫爲徐州刺史鎮焉七月如鄴以楷爲冀州牧十二月還中山以農爲兗豫荊徐雍五州都督鎮鄴明年十月將攻西燕諸將皆以兵疲諫德曰不可燕之中興雖由陛下聖武亦緣三祖積德舊愛在民故也今永國之枝葉又僭位號惑民視聽兵雖疲庸可已乎垂曰司徒言是也吾比老敂囊底智足以取之十一月發中山步騎七萬別遣瓚出井陘攻晉陽

平規攻沙亭永使司雲等守潞川十二月垂軍至鄴明年二月發司冀青兗兵分隸楷農楷出滏口農出壺關垂自至沙亭標榜所趣軍各出頓永聞之分道拒守而聚糧臺壁月餘垂不進永怪之太行道寬疑將詭取之也悉斂諸軍杜太行垂乃引大軍入天井五月至臺壁永急召太行軍戰于臺壁南敗走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瓚取晉陽六月進圍長子永欲奔後秦其臣曰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卒興大業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持久益固守以疲之永從之八月求救于晉亦告急于魏晉魏皆救之兵未至其下開門納垂師遂斬永及其大臣三十餘人得郡八戶七萬以瓚爲幷州鎮晉陽鳳爲雍州鎮長子九月還鄴十月使農東畧地十一月敗辟閭渾入臨淄十二月召農農徧置守宰而還明年魏侵我附塞諸部五月使寶農麟率步騎八萬攻魏按載記但云伐魏通鑑從

十六國春秋作自五原伐魏非也魏都盛樂在五原之東因圭從衆河西故燕師至黑城臨金津耳非出兵時即取道五原也德紹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吾姻也彼有內難我實存之德施厚矣求馬不獲而留其使曲在于我柰何棄好且圭沈勇有謀未易輕也皇太子富于春秋必小魏服不如意損威傷重其可悔乎垂怒免湖官魏張袞聞有燕師言于圭曰彼狃于滑臺長子之捷竭國資力遠來要功必輕我請羸形以誘之七月圭悉徙部落畜產度河燕師至盛樂不見敵進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落收穄田穀百餘萬斛置諸黑城進軍南臨河造船于金津八月圭自將拒河通鑑云圭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胡氏注云河水自金城東北流至朔方沃野縣界始屈而東南流虔屯河東儀屯河北皆河曲之地未度河也北史曰儀據朔方十六國春秋云虔屯河東要山截谷百餘里以絕其左儀屯河北以承其後遵塞其中山之路按依通鑑虔儀皆未度河則不應云河東河北依春秋三軍二十餘萬皆已度河則燕軍已在圍中安得從容退至參合然後敗乎又度河之騎已二十餘萬加以圭乘仌度河所將更多乃追燕之騎僅二萬餘即曰選鋒亦太懸絕矣袖核史文蓋魏人張大之詞非實錄也遵于參合戰時當燕師之前固應是圭先遣度河而東者是時燕軍方掠五原而遵潛度君子津東絕燕朝問其騎亦未必有七萬之多若虔儀之軍其曰屯河東屯河北者當時有此號

令欲以犄角燕師實皆未度亦無十五萬之多也故從載記畧之燕師將濟暴風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甲士三百皆禮而釋之寶之發中山也垂有疾魏密遣畧陽公遵將騎度君子津塞中山之道得燕使者數輩寶軍數月不聞垂起居圭使所執使者臨河致凶問寶大恐士卒駭動麟將慕輿嵩謀奉麟以作亂事泄誅之寶麟互相猜燒船夜還時雖十月河未冰謂魏弗得度不設斥堠而行十一月己卯天暴風冰合圭引兵濟河選輕銳二萬餘騎急追之寶至參合陂天大風黑氣如堤自後或高或下來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魏兵將至矣寶以爲遠笑而不納猛固爭之麟怒曰殿下神武方横行沙漠虜何敢然猛妄言當斬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衆敗于淮南豈有他哉恃衆輕敵而不信天道也德勸從猛言乃遣麟以三萬人居軍後備非常麟縱騎游獵不肯設備俄而黃霧晦冥候騎行十餘里即解鞍

臥魏兵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寶軍陂東蟠羊山南水上術士靳安曰西北風勁追兵將至之應宜警備速去不然必危寶復使人探視寶素無恩紀將士莫爲盡力魏軍在近終不覺也魏前驅察燕營還報圭夜部分乘山以覆燕師銜枚潛進日出從山而下燕軍將東引顧始見之大驚擾亂魏兵壓之軍爭赴水水滑馬倒相蹈藉死者不可勝數前行遇遵寶等不能軍輕騎棄眾遁餘兵猶四五萬皆放杖就禽王公將吏數千人魏戮之殆盡十二月寶復請伐魏以雪恥德請垂自行太史令曰太白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使會代隆鎮龍城蘭代盛鎮薊命隆盛悉引精兵還中山明年正月師至軍容甚整士氣稍復又遣平規發冀州兵二月規反于魯口其弟翰反于遼西餘嵩討之敗死垂乃自至魯口規走度河翰亦爲會所破三月垂命德居守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

山通道自蛩狐直指雲中駐于獵嶺閏月前鋒至平城魏平城鎮將倉卒出戰龍城兵擊殺之遂拔平城收其部衆三萬餘人垂行抵參合見積骸如山祭之三軍皆慟聲震山谷垂慙憤歐血因發病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寶等至雲中聞垂疾引還圭先欲出走至是將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亦不果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踰山結營聞魏兵將至乃築燕昌城以自固四月至上谷沮陽而殂寶嗣立至中山而後發喪號謚世祖成武皇帝墓曰宣平陵

寶字道祐垂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太子頗事𤔡厲曲事垂左右以要譽垂后段氏嘗言其非才垂惑于左右弗信也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垂殂于軍寶立改年永康五月以德爲冀州牧鎮鄴農爲幷州牧鎮晉陽麟隆領左右僕射盛爲司隸使麟謂段后

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定何如盍早自裁以全宗族后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豈能保先業乎遂自殺寶謂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服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于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宜依閻后故事從之六月魏陷廣甯上谷平規收餘黨據高唐隆討斬之農赴晉陽部曲多民不能給又遣護軍分監胡夷胡夷亦怨八月魏攻并州步騎數十萬別軍襲幽州九月農出戰敗還趣城城中弗納遂東走魏及諸潞川農被創以三騎還中山并州入于魏寶會羣臣議東堂苻謨封懿請據險拒戰眭邃請堅壁清野麟曰魏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以待其弊于是積粟修城爲持久計使農別屯安喜軍事悉委麟十月魏兵出井陘拔常山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唯

中山鄴信都城守十一月圭自攻中山隆守南郭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圭乃引退宙前奉使弈璽及后于龍都還聞有魏師馳入薊與蘭共守魏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德夜破拓跋儀于鄴下儀退屯新城諸將請追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今魏軍不可擊者四騎兵利野一也頓兵外地二也前鋒既挫後陣必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戰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召軍還十二月圭使其舅賀賴盧助儀攻鄴沒根有膽勇為圭所惡懼來降求還襲魏寶難子重兵與之百餘騎沒根效魏軍號夜入至圭帳圭狼狽走沒根兵少不能壞大眾斬馘而還明年正月德求援于後秦後秦兵不出鄴中兇懼賴盧不受儀節度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構賴盧于儀而射書告德會風霾晝晦

賴盧營中火起建告儀曰賴盧燒其營將爲變矣儀信之引退賴盧亦退建率其衆詣德降且言魏師老德使追擊大破之魏別將王建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圭自助之鳳不能守踰城奔中山二月沒根兄子醜提監軍并州懼誅率所部還作亂圭欲歸遣使求和弗許悉衆屯柏肆營滹池水北以邀之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自陳于營北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圭驚起棄營跣走寶將乞特眞率百餘人直入圭帳得其衣韡寶勒兵不敢應既而募兵無故驚自相斫射圭于營外望見之擊鼓收衆衆稍集多布苣火營外縱騎蹂募兵募兵敗奔寶陳寶亦就營明日圭整衆至寶氣奪引還魏兵躡擊屢敗之寶懼棄大軍率二萬騎奔還恐魏及之也命棄袍杖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兵器數十萬皆盡大臣將吏降虜甚衆魏兵進

屯芳林園尚書郎慕輿皓謀弑寶立麟不克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魏復圍中山初垂愛寶長子會疾篤命寶以爲嗣而寶愛少子策未決計也盛與會同年恥下之與麟共勸寶立策會慍魏師偪會自龍都表求赴難而不行使庫傉官偉餘崇將五千人爲前鋒頓盧龍近百日寶怒累詔切責會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通道偵魏强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餘崇奮請行以五百人至漁陽遇魏千餘騎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不免鼓而進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斬獲禽生而還具言敵中闊狹衆稍振會乃徐上道是月始達薊城中山被圍久城中將士思復戰隆言于寶曰圭雖負衆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可克也今舉城思奮不因而用之久恐有變麟沮之寶請歸魏使割常山之西以和圭許之寶復悔燕將士鼓

經文題

毋雷同以五百字為率不得過經

試帖免作

訥菴手製

千人自言于寶曰坐守窮城終于困斃願出一戰而陛下每抑之此自敗也寶許之隆勒兵謂參佐曰吾義不顧生幸而破賊社稷之福也不幸而死志節得展甘之如飴卿等有北行者乎爲謝吾母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卒不許衆大恨隆涕泣而罷是夜麟以兵劫左衛精使弒寶精不可殺之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寶不知麟所在恐其奪會軍據龍城也召隆農謀北還隆曰先帝百戰以復中原奔未朞而棄之豈得謂不孤負耶外寇方盛加以內難權宜北還聊適事變龍都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望朝夕有大功此必不可節用愛民務農訓武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趙魏厭寇思德庶幾返旆克復舊都耳寶從之農部將說農曰城中人仇魏泣血思奮而爲衛軍所抑今聞主上北還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之以與魏戰死不恨大王幸畱退魏軍宰畿甸然後北

迎大駕不亦可乎弗從夜寶與策盛農隆等帥騎萬餘出赴會軍詳不及從城中奉以守遇麟阱城麟奔望都會率二萬騎迎薊南寶察其邑恨密告隆農二王曰會年少習驕豈有他也至薊殿中親近畢盡惟隆領數百騎爲宿衛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不敢獨將乃分給二王使庫傉官驥將三千人助詳戍中山而盡遷薊中庫藏趣龍城魏將石河頭追之及于夏謙澤會整陳當其前隆農將南來騎旁衝之大敗之追奔百餘里斬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曰中山時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雖克捷惜其已晚更增人恨也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益矜狠隆訓責之怒農隆皆嘗守龍都名績出會上會恐至龍都權不在己又知終不得爲嗣乃謀作亂幽平兵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于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誓同生死願陛下與太子諸王留薊臣等從王南解京

師圍寶左右皆惡會沮之且勸寶殺會會知之四月次廣都黃榆
谷會使其黨襲二王隆死農被創逃會夜詣寶以二王謀逆告寶
曰吾疑之久矣且上道農自歸寶命執之行十餘里止召羣臣食
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不死走軍勒以攻寶寶棄軍
馳二百里晡入龍都會上書請誅左右佞臣而以己為太子弗許
則盡收乘輿服御以後宮賞將士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引
兵向龍都以除慕輿騰為名頓兵城下寶登城會乘馬遙與寶語
寶讓之會使卒大譟以亂之且耀武焉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
戰大破之會走營侍御郎高雲率敢死士百人夜入其營會眾潰
奔中山為詳所殺寶殺會母及其三子赦其黨封雲夕陽公養以
為子五月庫傉官驥入中山與詳不相能詳殺之滅其族又族苻
謨中山民恐魏乘其亂男女相結盟人自為戰圭知不可拔罷圍

就穀河間詳自謂能卻魏兵乃僭帝改年建始前後所誅殺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城中飢窘欲出采稆詳不許死者相枕乃謀迎麟
七月詳使五千人督常山租麟潛入其軍以襲中山遂斬詳自僭
帝聽人采稆眾飽求與魏戰弗許稍復窮餒矣八月寶以農爲中
外都督大司馬錄尚書魏襲中山入其郛中山饑甚九月麟率二
萬餘人出屯新市十月敗于義臺死者近萬人麟與數十騎馳取
妻子入西山遂奔鄴中山降于魏或至龍城言魏已衰弱鄴守完
會德表至勸南還于是拜德丞相簡士馬爲收復計明年正月知
中山已陷命罷兵農請因成師襲取庫莫奚牛馬以充軍資從之
軍南北德使又至言主已西寶大喜復引還詔文武將士皆挈家
而南慕輿騰贊之農盛諫不聽二月出就頓留盛居守騰爲前軍
農爲中軍自爲後軍馬步各一萬相去各一頓至乙連長上段速

骨等因眾憚役以作亂速骨故隆部遁隆子高陽王崇爲主寶走中軍將追前軍還共討速骨俄而二軍皆潰乃奔還龍城璽季舅蘭汗陰與速骨通豫引兵出屯留兵少盛從納近城民夫萬餘人以守三月速骨將攻城汗誘農農夜踰城赴之汗執昇速骨且挾以巡城城人喪氣遂潰速骨入寶輕騎南走從者盛騰餘崇張眞宦者李早趙思速骨幽農殿內其謀主嫌崇幼弱謀立農崇黨攻殺之農亦遇害汗入殺速骨癈崇奉策承制大赦追迎寶及于薊城盛曰汗未可遽信不如南就范陽王合兵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眾徐歸未晚也寶從之四月閒道過鄴鄴人請留不許南至黎陽伏于河西遣盛騰集散亾于冀州盛以騰暴橫爲民所怨殺之而行至鉅鹿豪傑響應寶又使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眾亦從之克期將集矣寶遣趙思白德求迎或言德已僭制懼北還至石

城使李旱覘汗汗復使人來迎寶以汗盛妃父意必無他盛請待旱還弗聽盛因下道避匿未至龍城四十里汗弟加難率五百騎出迎餘崇覺有異止寶寶又弗聽加難因執崇崇大罵而死遂弒寶于外邸謚之曰靈并殺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昌黎王年號青龍封河間公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及盛卽位號謚寶曰烈宗惠愍皇帝

盛字道運寶庶長子也年十二自長安奔沖沖僭尊號盛謂其季父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恩不逮下功未成而先自驕殆將敗矣俄而沖爲其下所殺盛隨永東如長子聞垂已立懼爲永所害與柔及弟會間行歸垂遇盜陘中謂盜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射不中當束身相授也一發中之盜皆下馬羅拜反

相資送既至丞問西事盛就地指畫山川占對甚晰丞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俟之祖之處孫有自來矣卽封長樂公寶卽位進爵王及寶遇弑馳赴哀張眞止之盛曰蘭汗愚淺我以窮投命彼念昏姻必不害我旬月之閒足以展吾志矣遂往汗妻女皆涕泣爲請汗果哀之舍之宮中汗弟提加難請殺之汗不可提驕事汗多失禮盛因閒之太原王奇楷之子汗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奇得入見盛盛使奇逃出起兵六月奇聚衆數千于建安汗使太尉提攻之盛曰善駒（奇字）小兒豈辟辨此得毋有主之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提兵以授仇尼慕提怒龍都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禱燕諸廟及寶神坐委罪于加難加難亦怒相與率所部兵共襲仇尼慕汗懼使其太子穆將兵攻之穆曰奇今起兵而盛在內腹心之疾也汗召盛盛僞偁疾篤

汗因置之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眞皆盛舊昵在穆左右陰定謀穆破提大饗將士父子皆醉盛踰垣入東宮與旱等共斬穆穆軍未解嚴聞盛得出呼躍從盛攻斬汗及其諸子提加難亾匿捕得并誅之大赦以長樂王攝行統事諸王皆爲公奇兵巳三萬餘屯乙連盛使罷弗聽盛擊禽之賜奇死八月以河間公熙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李旱等皆封郡公步兵校尉馬勤謀反事連高陽公崇與其弟東平公澄皆死隆安二年十月盛僭帝改年建平十二月幽州刺史豪李豪陽姓慕容氏謀反明年正月昌黎尹劉忠城門校尉和翰右將軍張眞先後謀反皆死大赦改年長樂四月又赦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謀反皆死七月詔公侯有罪皆立功自贖除輸金帛令八月遼西太守李朗畔滅其家使李旱攻之旱至建安急召還至復遣之朗聞旱中還以爲有內變不設備旱破斬之十

月中衛衛雙有罪賜死旱聞棄軍亾巳復自歸赦之復其位明年正月大赦自貶爲庶人天王二月襲高句驪熙爲前鋒克新城南蘇三月襄平令段登謀反死辭連前將軍段璣璣太后兄子也五月璣奔遼西復自歸赦使尚主號曰思悔矦且直殿內六月大赦十二月尊令妃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太子盛懲其父以懦弱失國務威刑多猜忌羣臣有纖芥皆先事誅之嘗論太原桓王功德過周公竟殺其孫奇恪以此無後宗親勳舊咸栗栗莫能自保明年八月左將軍國殿中將軍秦與段讚謀率禁兵襲盛覺死者五百餘人越六日段璣與輿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搖動潛入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盛知傷重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河間公熙未至盛殂號謚曰中宗昭武皇帝

熙字道文垂少子也從盛征高句驪契丹勇冠三軍盛旣遇弑中壘將軍宇文拔亢從僕射郭仲白丁太后請立長君時羣望屬盛弟司徒平原公元而熙素幸太后故太后廢太子定而立之捕斬段璣等元定先後賜死改年光始隆安五年也十二月魏來拔令支明年復取之五月高句驪陷宿軍十月納故中山尹苻謨長女娀娥為貴人次女訓英為貴嬪貴嬪尤幸丁太后恚謀廢立不成自殺十一月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于後作亂殺司隸張顯乘城拒熙熙馳還滅其衆惟和走免大赦明年大治宮室五月築龍騰苑十二月立苻貴嬪為皇后貴人為昭儀明年四月起逍遙宮鑿曲光海士卒暍死者大半七月昭儀死支解醫而焚之九月襲契丹破之十一月熙與后游田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十二月高句驪

來寇明年正月伐之后從攻遼東城且陷命將士毋先登俟與皇后乘輦入城中復嚴大雨雪士多凍死乃還十二月襲契丹明年正月至陘北畏敵强欲還后恥無功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驪二月攻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于矢且畏熙之虐也引疾去官明年正月改年建始二月爲后起承華殿土價視穀典軍杜靜輿櫬諫斬之后嘗盛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下有司切責弗得則斬之四月后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服斬衰羣臣無淚者當臨皆含辛謂作陵者曰善爲之朕將繼往七月葬毀門乃出熙被髮徒跣從二十餘里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其弟素弗左衛將軍張興皆得罪亾命山澤謀因民怨舉事凡結盟者二十二人使婦人御輜車潛入城匿孫護家及熙送葬遂作亂逼夕陽公雲爲主雲辭以疾跋曰河閒淫虐神人共憤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

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發尚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跋弟乳陳帥眾攻弘光門禁衛皆散走遂入宮閉門授甲中黃門趙洛生等走告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而後葬乃置后柩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攻北門不克退入龍騰苑忽自驚走出左右莫敢從從溝下入林中或執以送雲雲數而斬之并其諸子諡之曰昭文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去兩頭爲高雲父拔小字禿頭拔有三子雲其季也雲字子雨本高句驪支庶慕容皝破高句驪徙諸青山由是世爲燕臣祖和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雲沈厚寡言時人以爲愚唯馮跋奇貴焉初爲慕容寶養子既弒熙立爲天王復姓高氏國仍號燕改年正始義熙三年七月也八月拜跋爲侍中督中外錄尚書封武興公餘拜官有差明年葬熙及苻后于徽平陵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

主燕祀明年十月離班桃仁弑雲跋斬之而自立乃葬雲且立廟置守冢焉

論曰垂以奔亾之身受寵苻堅王猛忌之間之必欲殺之而堅卒保全之此亦英雄相遇萬世一時也堅既敗淮南自知其力不足以復有關東則當因垂忠節慷慨而授之燕救還諸子以救根本關中可以不變爲垂計者則當衛堅入關而卒輔之于以成秦王大度之美關猜嫌之口而奪之氣其所成就豈直南面而已不此之務而汲汲于復國崎嶇十餘年身未劬而兵敗于魏骨未寒而中原瓦解矣夫功名之士處功名之會唯能捐天下之大利害者乃能正天下之大是非或遇其時而弗知或知之而無其時此卓犖雄偉之業之所以不數數也

南燕慕容氏

備德初名德字㊀明皝少子也身長八尺二寸額有日月角足下偃月重文博觀群史清慎多才藝僑暐之世歷官魏尹征南將軍封梁公進范陽王枋頭之捷德實佐垂垂被讒出奔德亦坐免燕亡隨暐入秦從秦平涼州拜張掖太守淮南之役以奮威將軍副垂遂從復國拜車騎司隸遷司徒垂臨終敕寶委以鎮鄴拜六州都督冀州牧魏入寇德頻拒破之中山既陷趙王麟去帝號來奔說德曰魏乘勝必攻鄴鄴雖饒食然城大難固不如南就魯王和于滑臺和亦遣使來迎隆安二年正月至滑臺稱燕王元年年六十矣麟謀亂賜死四月寶南至黎陽使中黃門令趙思來求迎德將奉之黃門侍郎張華曰匡大業者非雄才弗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宗社之責今在殿下柰何徇匹婦之節乎慕輿護曰思言未明虛實臣請詗之德流涕遣護率壯士數百聲言迎衛實

謀害寶會寶已去乃止執恩以歸德以恩明習典故將任之恩固乞還北弗許恩因誚讓德德慙怒斬之八月晉師來伐至于管城敗之初秦王苻登爲姚興所滅有弟曰廣率衆三千依德德以爲冠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明年二月廣自稱秦王敗德將北地王鍾滑臺素孤弱鍾敗附德者多叛附廣德乃留和城守自擊廣和長史李辯素不附德寶之在黎陽辯勸和迎寶和不從辯懼謀洩及禍故召晉師欲因德出以作亂德不出辯不得發及是勸和拒德和不從辯遂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和跋自鄴馳入據之德旣斬廣還擊不勝將復攻韓範曰嚮也魏爲客我爲主人今則否矣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若據一方立基本然後圖之德計未浹會右衛雲斬辯率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城赴德軍中喜集衆大議中書令張華欲據彭城北地王鍾慕輿護封

逞韓諄欲復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地四通非帝王所居北有魏西有秦南有晉未得高枕而臥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阻往自可克然近江淮利水戰晉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今雖克之難以久安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三齊英傑思得明主辟閭渾昔爲燕臣今使辨士馳說于前大兵繼之可以必克克青州布恩澤閉關養銳以伺天下之隙此亦陛下之關中河內也沙門僧朗贊聰策且請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及秋然後北轉臨齊以順天道從之五月入辟八月渾不從命傳檄攻之自琅邪經梁父取莒降渤海渾奔魏追斬之隆安四年正月僭帝于廣固改年建平增名備德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慕輿護爲左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備德母兄皆在後

胡現祥
段玉堂
劉浩維
劉茂德
李承勝
李頤且
李承慶
陳承勝
馮萬鈞

韓[illegible]勝

劉三元

崔[illegible]林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韓永勝

魏成功

劉得功

韋[illegible]祥

蘇茂林

韓毓和

王　勇

張大有

[illegible]
馬宗海
田啟元
李懷珍
馬登雲
崔竹林
劉三元
韓得勝
[illegible]

張二有
王鳳山
劉玉山
魏光耀
馬長玉

史其峯
韓龍瑞
劉福榮
智受南
劉慶祥
張福祥
曾長青
楊忠耀
齊寛容
韓　起

韓純　齊覺嵩　怡忠耀　曾長青　張福祥　劉慶祥　智受南　劉福榮　韓龍瑞　安其華

泰明年十月遣從事中郎杜㊄訪之㊄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消息當西如張掖以亦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祿以養餘年張華曰㊄未行而要君求祿不可使也請罪之備德曰爲君求母爲父求祿忠孝足備何罪之有許之㊄至張掖爲盜所殺備德卹其妻子明年三月晉桓㊁入建康自爲丞相七月冀州刺史劉軌起兵討㊁不克遂及高雅之司馬休之劉敬宣等來奔明年三月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號慟歐血因發病司隸校尉達謀反不克出奔魏初備德優遷徙之民子長復民緣此蔭冒尚書韓諄疏請隱實從之先遣騎緣邊防竄然後拜諄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出蔭戶五萬八千四月王始反泰山禽之九月桓㊁篡晉備德大閱步卒三十七萬車萬七千乘騎五萬三千將討㊁以中原未定而罷明年三月敬宣等殺司空劉軌南奔劉裕備德欲

出兵會病而止明年四月兄子超至自後秦九月立爲太子殂年七十號謚世宗獻武皇帝

超字祖明備德同母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燕亡納入秦爲苻堅廣武太守數歲去官挈家就備德于張掖備德從軍淮南納及其母公孫氏皆留張掖備德留金刀與母爲別旣舉兵山東張掖守苻昌誅納及備德諸子公孫氏以老納妻段氏以妊繫獄未決獄吏呼延平嘗殺人備德活之及是竊公孫段亡羌中生超十歲而公孫病手金刀授超曰汝異日若東持此還汝叔矣平又奉超母子奔呂光後秦主姚興滅涼俱徙長安平卒段爲超娶其女超以諸父故懼禍陽狂行乞姚紹異其狀皃言諸興興召見與語故謬對興曰世稱妍皮不裹媸骨徒虛語耳乃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備德無子潛招之不告母妻而東獻其金刀備德悲不自勝拜侍中

驃騎大將軍封北海王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義熙元年九月立爲太子是日備德姐超立改年太上尊備德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中外都督錄尚書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徐兖揚南兖四州都督加桂陽王鎭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王惠爲司徒潘聰段宏爲左右光祿大夫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信任之鍾宏求外更命鍾爲青州牧鎭東萊宏爲徐州鎭莒拜五樓武衞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弗聽超之自長安歸也至梁父法不禮焉及德姐法又不奔喪明年八月使五樓讓法法懼遂與鍾宏謀反超知而徵之不至收殺其黨辭連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封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我云帝非我生恐復有永康之變我婦人懼灾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大怒車裂嵩嵩弟融奔魏鎭攻東萊鍾殺

妻子奔後秦昱攻莒玄奔魏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梁父凝謀殺範範知而擊之凝遂與法合範攻克之法奔魏凝奔後秦超欲變制復肉刑增烹轘以立威衆議不合乃止他日臨軒問封孚曰朕可方先代何主孚曰桀紂超大慙發怒孚徐步而出容色不變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亢厲乃爾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何謝之有超以其時望優容之十月孚卒于家明年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請母妻于後秦後秦主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所請乃可得也不者當送吳口千人愷還超廷議之左僕射段暉請掠吳口予之毋稱藩送伎尚書張華請許稱藩毋掠吳口乃使中書令韓範奉表稱藩興素重範範善于詞令興既許之矣凝言于興曰超得母妻安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意乃變更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天時尚熱

當俟秋涼八月興使報聘超北面受詔十月獻太樂伎百二十人于後秦後秦歸超母妻明年正月尊納爲穆皇帝母段氏爲皇太后郊有獸大如馬鼠狀而赤色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蓋皆飛裂獸亦不見超懼以問太史太史令成公綏對曰信佞戮賢賦役繁重之所致也乃大赦黜五樓俄復任之十一月女水竭河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以問太史太史令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悅厚賜之明年正月超臨朝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韓諱諫弗聽二月掠宿豫濟南執太守簡男女二千五百人付太樂晉人屯淮陰以備之時五樓爲侍中尚書令左衛將軍專總朝政親戚並居顯要論宿豫功兄歸等皆封拜鎮諫不聽由是百僚杜口王公內外無不憚五樓矣四月晉劉裕率師來伐集衆大議五樓曰吳兵剽輕利在速戰宜

據大峴以挫其鋒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饟道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貲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天道必克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蹂之太尉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禽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賀賴盧亦苦諫超並不從鎮出謂韓諄曰既不逆戰又不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

鎭下獄攝莒粱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晉師晉師過峴六月至東莞超使五樓及賀賴盧段暉將步騎五萬先屯臨朐旣聞晉師盛乃留羸弱居守自率步騎四萬就之謂五樓曰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宜進據之晉軍失水可不戰而破也五樓馳騎將至爲晉將孟龍符所敗晉車四千乘方軌徐進戰臨朐南日昃未決晉奇兵襲克臨朐衆潰段暉等大將十餘人皆死超奔還廣固晉人又克大城乃保子城晉人就圍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因糧罷運降者相繼超乃赦鎭于獄中使爲中外都督而使張綱乞師于後秦鎭曰百姓係心一人今六師奔敗士氣沮喪守不可固也秦方自憂勃勃何暇恤隣救亦不可恃也不如自力一戰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宜悉出金帛宮女餌之以爭天命天命助我必能却敵縱其不捷死亦爲美比于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惠曰不然晉兵

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庸有冀乎秦之與我勢成唇齒縱憂勃勃不容不救但恐輕使不能得重兵耳尚書令韓範燕秦所重客遣乞師從之尚書垣尊及其弟苗踰城降晉七月綱自長安還晉人得之升諸樓車使周城而呼曰秦大爲勃勃所破無兵相救城中大震左僕射張華御史中丞封愷皆爲晉軍所執晉人令爲書勸超降超乃請割大峴以南爲藩于晉并獻馬千匹晉人不許韓範至後秦興果使姚強救燕九月至洛陽而興爲夏所敗更追強還以自救範嘆曰天滅燕矣晉人以散騎常侍招之遂降晉晉將以循城城中知無救益懼或勸誅範家屬超以範弟諱忠免之張綱有巧思爲晉造攻械超支解其母于城上十二月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降超手殺之明年正月朝羣臣于天門天門者廣固子城南門也超引寵姬魏夫人以望晉師魏夫人握超

手而泣超亦泣對之時方奏樂曲終而泣不止韓諄曰陛下遭遇厄運當努力作士氣乃效兒女子泣乎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誅勸降囚之二月五樓及賀賴盧爲地道襲擊晉師晉師不利或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瞻氣者令塞五龍口塞之城陷慕容恪攻段龕亦如之塞處皆雷擊開今舊基猶在請加修築從之澠水旣斷城内男女悉病脚弱爭出降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曰天時人事亦可知矣歷數告終堯舜避位陛下盍思變通之計超嘆曰興癈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潰圍走獲焉問何不降超無言神色自若惟以老母託劉敬宣而已裕送之建康斬于市在位六年年二十六

論曰超之禦晉與寶之禦魏其羣臣之策相似也較其時勢則寶家清野而超家據險寶之地廣魏來攻之路多魏乘積勝之威寶

當大衄之後險多則備廣備廣則力分一處傾壞勢必不支超以全力扼一險而亦坐而待亾可怪也寶惑于麟超實獨斷據險之謀出于腹心之臣而卒不用此其尤可怪者假令五樓之說行持久而不淩盧循徐道覆乘虛下建康裕且犇命不暇江北之地將折而入于燕晉之爲晉未可知也又何宋之能興然寶失策于强魏猶且盛起于北德起于南延之再世而超一蹶不振者寶之宗室諸王足以自固超甫嗣位舉鍾法而棄之鎭亦不免于囚枝葉先落故也

北燕馮氏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永嘉之亂祖和避地上黨父安爲西燕將西燕亾東徙龍城跋仁厚有大度少言語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宏皆任俠不修行業丕避亂亾犇高句驪惟跋

恭謹勤于家政父母器之慕容寶時仕至中衛將軍初素弗與諸少年游水濱獨見一金龍浮水下因取之咸以爲瑞非常也慕容熙求之弗予怒熙立固欲誅素弗矣跋又犯熙禁益懼乃與諸弟逃山中已而謀曰主上昏虐終不可還首臥山中無名寧舉大事平遂奉高雲以作亂雲立跋以佐命功封武興公督中外錄尚書事無大小咸委于跋雲自以無功德居大位內不自安養壯士以自衛寵臣離班桃仁典之賜甚厚而欲無厭因啟事弒雲跋升洪光門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曰此豎何能爲奮劍下斬班西門殺仁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素弗素弗對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者天工無曠業在大兄羣臣亦固請乃以義熙五年十月自僭天王仍國號曰燕改年太平（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竝誤作晉太元二十年此從通鑑）追尊祖父皆爲皇帝立子永爲太子以素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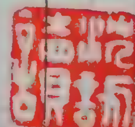
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范陽公如故餘封拜各有差素弗少時嘗求昏于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相待業尤厚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當時謂之賢相跋從兄萬泥鎮肥如兄子乳陳鎮白狼自以功大當入輔明年二月萬泥求代跋優詔弗許加開府儀同三司乳陳性麤獷密結萬泥謀反萬泥從之舉兵就乳陳于白狼跋命宏及張興討之宏與書諭降乳陳不可夜斫宏營宏先蓄火設伏以待之斬獲殆盡二人乃降宏皆斬之八月葬高雲及其妻子爲立廟置園邑十一月以素弗爲大司馬拜宏車騎大將軍明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獻馬三千匹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許之亦求昏于柔然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振孤寡顯孝弟擢賢良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大悅義熙十年益課民樹桑柘又爲民定送終之制召弟丕于

高句驪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八月魏使于什門至欲令跋稱臣跋遣黃門郎迎之于什門不肯入朝牽曳令入又不拜乃幽之而與夏連和十二月素弗卒明年公孫護務銀提怨望有叛謀皆伏明年建學置博士明年入貢于晉明年四月赤氣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曰兵氣也魏方强而幽其使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息之五月魏兵拔乙連破古泥姚昭軍殺皇甫軌進攻龍城不克畧萬餘家而去元熙二年六月晉帝禪位于宋又六年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又四年跋疾甚命翼總朝政勒兵宿衛所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乃說翼曰上疾行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還東宮日三省視可矣翼性仁弱從之宋因矯詔遏絶內外翼及諸子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掌禁衛得出入福以告㊪㊪勒兵入射殺宮人跋驚懼而殂㊪自立號謚跋曰太祖文成皇帝初燕

結昏柔然通好于夏而不事魏魏方有事于夏燕以故得不被兵既滅夏服柔然然後伐燕㊄乞和弗許送魏使于什門還納女備藩乃許之魏徵其質子弗送復伐之宋元嘉十三年奔于高句驪明年爲高句驪所殺

西秦乞伏氏

荊溪周濟譔



隴西鮮卑紇干莫知所出養于乞伏部以驍勇爲統主號乞伏可汗其後祐鄰泰始初率五千戸遷夏緣擊[illegible]鮮卑鹿結七萬餘落于高平卒子結權徙牽屯山卒子利那卒弟祁埿卒利那子述延擊[illegible]鮮卑莫侯于苑川遂居苑川自祐鄰以來奕世強盛咸和四年石虎克趙秦州蒲洪姚弋仲皆降述延畏偪遷于麥田卒子傉大寒卒子司繁遷度堅山太和末爲秦將王統所破遂降秦秦王苻堅留諸長安以其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鎭撫部衆逾年鮮卑勃寒攻隴右堅拜司繁鎭西將軍擊降之遂使還鎭勇士川卒子國仁太元八年從攻晉淮南拜前將軍領騎先鋒叔父步頽留鎭畔使還討之遂與步頽合太元十年堅爲姚萇所弒國仁自偁大

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年建義置郡十二（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灄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築勇士城于苑川而都之以其弟乾歸爲上將軍明年降南安祕宜明年秦主苻登使封苑川王降鮮卑密貴等三部明年破越質部于平襄獲詰歸六月卒子公府幼羣臣立乾歸號謚

烈祖宣烈王

乾歸雄武有度畧太元十三年僭河南王改年太初九月遷金城明年正月秦封爲金城王降南羌休官盧水諸部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來附明年吐谷渾王視連僭臣入貢拜沙州牧封白蘭王九月視連卒其子視羆立不受官封責其奉晉憚其強弗絕也十一月詰歸畔明年正月擊降之七月秦將沒奕干納質約擊大兜大兜破歸其質沒奕干尋畔東合劉衛辰八月伐之射之中目亾奔他樓十月凉王吕光遣弟寶乘虛攻金城還戰不勝明年八月

寶復至使奚念斷其歸路而擊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纂襲奚念又敗光大怒自將取枹罕奚念奔甘松六月立太子熾磐明年正月秦封爲河南王加九錫六月改封梁王以求救救未至而登敗死苻崇偁帝于湟中逐之奔楊定定奉以求伐使軻彈益州詰歸各萬騎拒之益州領前鋒敗軻彈詰歸欲退司馬翟瑥奮劒止軻彈軻彈赴救詰歸繼之大破之崇定皆死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偁秦王明年正月拜授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偁大將軍大單于僕射尚書領府佐如故楊定之死也天水人姜乳襲據上邽四月益州攻之邊芮王松壽諫曰益州屢勝而驕恐不可專任弗聽敗于大寒嶺六月遷都苑川之西城七月呂光來伐衆號十萬左輔密貴周右衛莫者羖羝請納質偁藩從之既而悔之殺周羖羝明年十月軻彈與益州不平軻彈奔涼詰歸率戸

二萬畔降後秦後秦主姚興處之成紀上邽姜乳畧陽權千成皆降後秦明年正月呂光大舉來伐命其弟延爲前鋒羣臣勸避其鋒乾歸曰曹公官渡陸遜猇亭勝敗豈在衆寡乎光兵多而無法精銳盡在延所延勇而無謀可以奇策制也延敗光必遁乘勝追犇吾可以得志矣二月光自軍長冣遣其子纂率三萬人攻金城別將梁恭等萬餘人出陽武下峽與沒奕干攻其東呂延以枹罕之衆攻其西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率衆二萬救金城未至而金城陷乃縱反閒紿延曰秦王衆潰犇成紀矣延喜引輕騎進乾歸狙擊大破之臨陳斬延復枹罕光兵亦引去明年正月遣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虜萬餘人而還遂復金城涼以上年二月取金城兵旣敗還金城爲南涼所克按涼金城郡治允吾金城旣屬南涼此不得云攻涼允吾蓋南涼亦克而不守六月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涼反者郭麐來犇十月大破吐谷渾于度周川視羆保白蘭遣質納貢妻以

宗女明年四月鮮卑掘壘部帥河內來附明年正月子城本作金城卽子城也南景門崩復遷東城五月後秦將姚碩德五萬衆入南安峽自次隴西以禦之使慕兀絕其樵汲七月興自救碩德乾歸謂諸將曰興軍盛吾多騎地狹不得縱突引致平川伺怠乃可擊也命慕兀率中軍二萬退屯伯陽堡羅敦外軍四萬別屯侯辰谷自率輕騎覘秦軍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興騎來偪入于外軍旦戰大敗走還苑川部衆皆盡遂失枹罕北走至金城謂諸將曰吾不才叨竊踰一紀今若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而去理難俱濟卿等安土降秦勿吾從也皆曰死生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亾之國苟天命未訖則興復有期何爲俱死大哭而別率妻子及輕騎數百奔允吾乞降于南凉至此則南凉始取金城利鹿孤處之晉興此小晉興或誤作興晉興兵退南羌或招乾歸乾歸將赴之利鹿孤知之屯捫

天領以備之乾歸懼謂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名勢不全姚氏方强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爲追騎所及吾送汝母子爲質彼必不疑吾乃得去吾旣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八月南奔枹罕遂降後秦十一月至長安興大悅拜河南都督鎭遠將軍河州刺史封歸義侯明年二月還鎭苑川盡以其故衆配之明年熾磐亾還傉檀歸其孥義熙二年冬入朝興留爲主客尚書明年命熾磐代鎭七月傉檀畔興使邀熾磐熾磐斬送其使十一月後秦河州刺史彭奚念畔附南凉興以熾磐行河州明年十月熾磐築城于嵻峎山而居之十一月攻枹罕不克明年三月熾磐見姚懿于上邽奚念乘虛襲嵻峎熾磐大怒不告懿而歸擊破奚念遂克枹罕遣報乾歸乾歸時從興在平凉遂逃歸苑川四月如枹罕留熾磐鎭之收其部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七月復僭秦王改年更始乾歸

以降安四年降秦歷八年至義熙五年復僭秦王百官悉復本位明年正月降論薄部帥地延三月取後秦金城七月降越質十餘部八月復都苑川九月克後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後秦方困于夏力不能制恐其更爲西邊患明年遣太常索稜以太尉領隴西內史來撫諭乾歸亦欲圖南涼卽送所禽守宰謝罪僭藩與加乾歸父子官封乾歸受之百官皆降七月伐南涼八月濟河敗其太子虎臺獲牛馬十餘萬十月克後秦略陽守姚龍于伯陽堡十一月又克南平守于水洛城城譚郊以偪西平十二月西羌彭利髮據枹罕攻之不克明年正月復攻之師次奚谷利髮走國仁子公府追斬之復枹罕二月徙都譚郊命熾磐鎭苑川熾磐西擊吐谷渾其王樹奕干請降五月克南涼白土于是西秦之地東至略陽南至枹罕北踰河有譚郊白土允吾方圖南涼未遂而遇弑初公

府幼不得去及是有功陰圖爭國六月乾歸田五谿有梟集其手惡之竟爲公府所弒幷殺諸子十餘人熾磐立號諡乾歸爲高祖武元王

熾磐乾歸長子也果毅能斷權畧過其父乾歸遇弒熾磐在苑川遣弟智達木奕干討賊公府奔大夏就圍之使曇達鎭譚郊婁機鎭苑川自還枹罕七月克大夏公府奔疊蘭克疊蘭奔嵻峎追獲之幷其四子轘諸譚郊八月葬乾歸改年永康義熙八年也明年三月西破吐谷渾東破休官降索稜自四月至九月又三破吐谷渾前後俘獲三萬餘口吐谷渾由是衰弱明年正月五色雲起南山熾磐喜謂羣臣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繕甲以待五月南凉王傉檀西征乙弗酉其太子虎臺守樂都襲克之使邀傉檀六月傉檀降十月復僭秦王百官悉復明年三月北凉王沮渠蒙遜

攻拔廣武魋尼寅邀諸浩亹敗乞折斐扼勒姐嶺復被禽五月自將攻其湟河夜爲守將沮渠漢平司馬隗仁所襲敗將引還焦昶段景有貳心復攻之昶景以漢平降仁勒壯士百餘人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被執將斬之段暉救之後五年卒用暉說放還北涼十一月降南羌于赤水彭利和據漒川遙屬後秦明年正月將攻之師次沓中蒙遜來攻石泉以救之師還而退遂來聘四月攻後秦上邽姚艾固守破其二戍十二月使晉告劉裕求助擊後秦詔拜平西將軍封河南公明年再破吐谷渾其王悫夗八月晉滅後秦十月姚艾偁藩後三歲畔降北涼其叔父儁不從逐艾請降明年克漒川走彭利和于是西南悉定西秦基業斯爲盛矣明年爲晉元熙二年熾磐改年建引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七月宋受禪封爲秦王熾磐以宋主遠在東南關中爲夏所據聲勢隔絕

夏主暴虐不可託獨魏最强乃遣使降魏宋元嘉四年卒弟末立政荒刑酷為北涼所偪遣使告魏求內徙至南安部眾離畔魏發兵迎之其下不肯東更拒魏魏師還為夏所滅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吐谷渾者故燕王慕容廆庶兄西徙陰山又南徙白蘭者也世有令主故國雖傾危卒致昌熾以其無事于諸夏故不箸錄

號劍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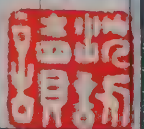
汪銘業

晉畧國傳九

夏赫連氏

荆溪周濟譔

南單于之後有去卑者魏時爲右賢王居新平虒意之北子猛始以鐵弗爲氏旣而冒漢姓劉氏泰始中畔晉爲部將所殺弟誥升爰卒子虎虎入居新興永嘉三年降劉淵明年爲劉琨所破西走渡河居朔方肆盧川淵以爲宗室封樓煩公太興二年代王鬱律來伐虎走出塞弟路孤以餘眾降代咸康七年虎卒子務桓求和于代且請昏亦朝貢于後趙永和十二年務桓卒弟閼頭立升平二年務桓子悉勿祈逐之奔代明年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自立明年降秦亦求昏于代明年掠秦生口以獻秦秦讓之遂畔附代興寧三年攻秦杏城兵敗爲秦所禽弗誅封爲夏陽公遂附秦而慢代太和二年爲代所破南奔秦秦還而戍之寧康二年敗子



代太元元年代復來伐求救于秦遂導秦破代秦亂據朔方太元十一年並受西燕後秦官爵而代王拓跋圭亦以是歲復立改國號曰魏魏怨衛辰之破壞其國欲復讐方定諸部未暇也十五年侵魏不克十六年復攻魏大敗衛辰爲其下所殺魏入代來城所獲劉氏皆殺之幼子勃勃亾奔叱干部魏人索之部帥執送之其兄子阿利篡取以送破多羅部帥沒奕干通鑑作嶭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示魏使者曰是窮來歸我云云此從載記及十六國春秋勃勃字屈句十六國春秋作屈子魏書云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名屈子北人言卑下也載記誤作屈子此從通鑑辨慧美風儀沒奕干以女妻之明年沒奕干降後秦封高平公明年魏滅叱干部元興元年魏攻高平沒奕干以勃勃奔後秦後秦主姚興見而奇之與語大悅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大議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襍夷及故部配之使爲伐魏鄉道姚邕諫乃止頃之復拜安北將軍封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及襍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邕固諫曰勃勃奉
上慢馭眾殘貪暴輕去就寵之逾分終爲邊害矣當是時魏强數
侵麦後秦諸屬夷興破魏柴壁已而大敗于乾壁亾大將故樹魏
讐欲以圖魏遂不聽邕諫卒用勃勃義熙三年秦魏各歸禽將以
和勃勃大怒六月畔與掠柔然獻馬八千匹悉眾三萬僞獵高平
川襲殺妻父沒奕于并其眾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國號大夏僭天
王大單于改年龍升十月攻三城以北諸戍斬後秦將楊丕姚石
生等諸將請定都高平勃勃自以兵少利在游食弗許初僭號求
昏南涼弗得怒十一月率二萬騎攻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百餘
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馬牛羊數十萬頭南涼王傉檀
追之其將焦朗請從溫圍水北度直趨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
喉可以必勝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眾犯順

結讐幸有大功護牛羊財寶而返人懷貪競不能抗我明矣奈何
避之傳檀從之勃勃聞之大喜于陽武下峽鑿陵埋車白塞歸路
示士卒必死戰合矢集左臂益奮遂破諸百并追奔數十里斬將
十餘人死傷萬計收其頭以為京觀號曰髑髏臺師還又敗興將
于亡義熙八年後秦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問以滅秦之策對曰
秦政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拜軍師中郎將六月乞伏
乾歸遇弑其子熾磐方討賊勃勃欲乘危攻之買德諫而止明年
三月改年鳳翔命叱干阿利築都城于朔方之北黑水之南阿利
性殘忍蒸土築城以錐刺之入一寸卽殺築者并其尸築之不入
卽殺行錐者勃勃以為忠城畢名之曰統萬其造兵亦然射甲不
入斬弓人入斬甲人凡殺工匠數千人民不堪命勃勃下書曰朕

之皇祖自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從母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者系天爲子其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十二月立太子璝諸子皆爲公通鑑在明年此從十六國春秋義熙十二年十月晉克後秦洛陽勃勃謂羣臣姚泓非劉裕敵且兄弟內畔裕取長安必矣然裕亦不能持久必南還待其發軫吾取長安如拾芥耳明年三月盡收嶺北鎮戍九月裕滅後秦以書通好約爲兄弟勃勃陰誦報書對裕使口授舍人封以畣裕裕大奇之十月還統萬十二月裕還其子義真留鎮勃勃以問買德對曰裕克關中未施德而急圖篡委形勝于孺子其無中原之志明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塞先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

後杜潼關塞崤函義眞獨坐空城誰與守哉勃勃大悅命璝向長安買德斷青泥太原公昌據潼關自督大軍爲璝後繼明年十一月竟取長安置酒高會舉觴屬買德曰往日之言一棋而驗卿可謂算無遺策矣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復收晉軍頭爲京觀十二月僭帝霸上改年昌武明年正月取晉蒲坂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我不患晉而患魏統萬去魏財數百里都長安統萬必危都統萬彼終不敢窺長安朋矣乃置南臺命璝鎮之而自還統萬又改年曰眞興明年六月宋受禪後四年將廢璝而立少子倫璝反殺倫昌又殺璝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又三年而殂號謚世祖武烈皇帝昌立改年承光明年魏兵取蒲陝入統萬取長安昌保上邽明年禽于魏弟定立于平凉改年勝光復長安明年欲復統萬弗克復明年爲魏所破西走上邽取西秦畧陽魏取隴

東明年滅西秦其主暮末降殺之因欲攻北涼吐谷渾襲禽之送于魏

論曰屈匄承衛辰狙詐之後逞其凶暴之姿虐燄所燔燒恩重者先及以怨報德何其悖也綜彼生平自窮兵嗜殺而外畧無一事可書向使關中諸將不相吞噬義眞稍長粗知白黑彼亦安能以得志哉棄已成之霸業狼狽遄歸竄伏江左蒙被惡名遂使關中喋血毒流仍世甚哉生民之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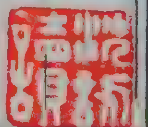
晉畧國傳十

荆溪周濟譔

涼呂氏

張氏據涼州六七十年劉石之強卒能自固豈非奉順仗義有以激勸其民而致然哉姚萇親弑其君呂光據張氏之舊壤曾無一言相詰責有前事而弗師欲求者定難矣是以秃髮割西平以南沮渠割張掖以西及隆篡立日益削弱卒折而入姚興興得武威不能俛順民志鎭靖南北拱手而授之秃髮秃髮得之鉅福載禍沮渠坐大綜一州興喪之由稔貪詐之罔功息義順之能立斯亦覇者之龜鑒也故都爲一篇俾尚論之士便于挹取焉

呂光字世明畧陽氏也其先有文和者本沛人當漢文帝時避讎徙焉父婆樓苻堅太尉有佐命功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照室故以爲名目重瞳子左肘起肉印年十歲嬉戲爲戰陳部分詳平及



長身長八尺四寸勇健沈毅爲王猛所器舉賢良除美陽令叅遷鷹揚將軍禽張蚝于銅壁名聞天下從平燕封都亭侯苻重鎭洛陽表爲長史堅聞重謀反謂羣臣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同卽命光收重光果檻車送之入爲太子右帥甚見親任蜀人李育反拜破虜將軍討平之還遷步兵校尉禽反者苻洛拜驍騎將軍堅旣平中州士馬强盛車師鄯善王入貢請爲鄉導導秦師以徇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堅大悅拜光西域征討都督太元八年正月率步卒七萬鐵騎五千發長安行至高昌聞堅伐晉光欲止軍須後命將軍杜進勸行遂降下焉耆等國惟龜茲王帛純不下圍之明年純走入其城立其弟震爲王威行西域西域諸國悉上還漢節傳光悉表易之八月捷書至長安堅加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

中土已大亂道絕不通明年正月光以龜茲饒樂欲畱居之所獲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可淹畱宜速東中途自有福地可居什天竺人父鳩摩羅炎龜茲國師王妻之以妹生什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譽滿西域光之西伐堅命必致之光將什還涼州堅已死什遂畱呂隆降姚興興遣使迎爲國師譯諸經論三百餘卷畜室生二子引始十一年卒光乃大饗文武博議去畱衆咸欲東三月以駝二萬頭負所獲珍寶伎樂驅駿馬萬餘匹而還七月堅爲姚萇所禽九月光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萬里歸師其鋒不可當也今京師擾亂主上存亾未可知河西帶甲十萬鼎峙之勢也光出流沙必有異圖宜守高梧谷口以奪其水如嫌其遠則請拒伊吾美水令楊統曰將軍世受殊恩國家傾危宜立誠效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失職貶謫近在西海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總羣豪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南隸毛興河州東連王統統秦州楊璧璧南秦合

四州之衆歸凶逆以康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竝不從且使殺洛于西海光初聞翰謀遲疑不敢進杜進諫曰熙文士無機鑒翰雖有謀弗能用也及其離貳速進取之柰何遲疑使彼計得立乎從之至高昌而翰降至玉門熙移書責光擅命還師使子(允)據酒泉以拒光燉煌守姚靜晉昌守李純皆來降光報檄責熙不赴國難而遏歸師杜進擊(允)禽諸安彌武威守彭濟執熙降光入于姑臧自領涼州刺史殺深熙表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士封拜有差酒泉守宋皓西郡守索泮獨不下攻克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熙絕我歸路此朝廷罪人卿何爲助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未嘗受詔亂涼州泮苦力不足不忍與逆氐彭濟竝世生也光殺之主簿尉祐性佞險爲熙所斥光寵信之譖殺名士姚皓尹景等十餘人州人由是不服祐後爲金城太守畔光被誅初苻堅滅張天

錫天錫子大豫依禿髮部帥思復鞬太元十一年據昌松攻姑臧不克敗走九月光得堅亾問乃爲發喪十月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改年太安明年八月斬大豫（十六國春秋在上年此從通鑑）其將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十二月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守强禧攻之不克別將徐靈（載記作炅）與張掖守彭晃謀畔光攻靈靈奔晃晃南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患之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我釁隙若晃穆未平康寧復至姑臧必危光曰然然我不往是坐待其來也三寇連兵城外皆非我有大事去矣及其約契未固取之爲易自率步騎三萬倍道攻晃二旬斬之王穆之起兵助大豫也燉煌索嘏應之至是穆信讒攻嘏光因襲破酒泉進兵邀穆穆眾潰走亾（步不言康寧始末）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問聰中州謂我何對曰但聞有杜進耳明年正月殺進光與羣僚論政事參軍段業曰公用

法太峻光曰吳起商鞅不以執法强秦楚邪業曰明公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彼皆喪身亾家柰何法之光改容謝更行寬簡之政明年正月麟見張掖二月稱三河王改年麟嘉置百官自丞郎以下猶攝郡縣事妻石子紹歸自仇池立紹爲世子明年九月奉呂望爲始祖追尊高祖以下爲公父爲景昭王太元二十一年六月五龍見浩亹稱天王國號涼改年龍飛備置羣司立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原公(宏)爲常山公弟延天水公王詳爲僕射段業等爲尚書隆安元年正月克西秦金城二月延恃勝敗死光誅其部將沮渠羅仇羅仇弟子蒙遜起兵報讎拔臨松男成起兵樂涫攻建康守段業二十餘日救兵不至業與男成合蒙遜亦往從焉遣纂攻之十六國春秋云時謂纂必克光以問鳩摩羅什什獨以爲不利旣而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援纂與戰合離大敗按蒙遜已歸業于建康建康在張掖西臨洮在西平南地勢縣隔合離之地未聞若是合黎則在張掖東與建康臨洮均不相及又纂若大敗何能從容退師通鑑不取是也未下而郭麐反麐

術數爲國人所信與王詳俱官散騎常侍熒惑守東井黁謂詳曰涼將有大兵君老子弱太原凶悍吾與君久居內要難以免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衆皆其舊也吾欲與君奉乞基曰舉大事若何詳從之事覺詳死八月黁遂據東苑以畔民間言聖人舉事無不成多從之者纂方攻業光召使討黁諸將請夜還纂不可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能戰者可速出業竟不出遂引還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舉事不虛發吾能殺纂殺纂推兄爲主襲呂(宏)據張掖以號令諸郡此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臣呂氏安食其祿危弗能救又可畔乎呂氏若亾吾爲(宏)演矣統至番不畔附黁黁邀纂于白石纂兵敗西安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來附夾擊破黁纂乃得入城張捷宋生等反休屠城與黁相應和共誘光後將軍西平守楊軌推爲盟主軌自偁大將軍涼州牧

西平公以懲麐纂破麐將王斐于城西麐勢漸衰求救于南涼九月禿髮烏孤使其弟利鹿孤率五千騎赴之明年二月軌及烏孤季弟傉檀步騎三萬助麐軌營城北三月纂擊軌麐救之纂敗引還蒙遜攻西郡執呂純晉昌燉煌諸郡皆畔降業宏鎮張掖爲蒙遜所偪遣纂迎之初軌恃衆數欲擊光麐以天文不利數止之至是軌謀于衆曰呂宏精兵萬餘若與纂合將爲後患矣六月與傉檀共邀纂軌軍大敗奔王乞基後降南涼麐走魏安降西秦宏亦棄張掖而東業入據之明年二月業僭涼王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纂爲太尉宏爲司徒誡紹曰國家多難三寇伺隙吾歿之後纂統六軍宏筦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忌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誡纂宏曰永業非撥亂才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

定汝兄弟輯睦乃可禦侮愼勿自相圖皆泣曰不敢又執纂手誡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守成不易善輔永業是日光死紹祕不發喪纂排閤而入伏哭而起拂袖欲出紹懼以位讓纂纂不受驍騎呂超言于紹曰纂威權震內外今臨喪不哀恐爲變請除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宏爲世子聞紹在仇池而止宏由是有憾于紹見纂紹之有隙乃遣尚書姜紀說纂圖紹纂從之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宏率東苑之衆攻洪範門紹使虎賁中郎將呂開率禁兵拒戰于端門超將二千人助開衆憚纂皆散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超奔廣武纂立號諡光曰太祖懿武皇帝紹曰隱王

纂字永緒光庶長子也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游鷹犬爲務秦亂西奔上邽輾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

原公屢立戰功既弑紹以位讓宏宏曰紹以弟立故違命廢之敢踰兄乎纂乃自立爲天王改年咸寧隆安三年也拜宏大都督大司馬司隸錄尚書改封番禾郡公纂之攻紹也左衛齊從斫纂中頟左右禽從纂召謂從曰卿前斫我何其甚也流涕對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倉卒之際從心實所未喻唯恐弗殊何甚之有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方鎭廣武超往從之纂使謂方曰超忠勇可嘉但不識權變耳方賴其壯烈其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謝纂復其爵位明年三月宏以東苑之衆作亂衆潰奔廣武纂悉東苑婦女充軍賞宏妻及女與焉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凉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宏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宜責己省躬以謝百姓

而反縱兵大掠因辱士女釁起自宏百姓奚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乎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乃召宏妻及男女育之東宮宏見方方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繫諸獄馳告纂纂使拉殺之立妃楊氏爲皇后以后父桓爲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四月將攻南涼中書令楊穎諫不聽度浩亹爲傉檀所敗六月將襲張掖尚書姜紀諫不聽圍張掖畧建康傉檀襲姑臧虜八千戸纂乃引還九月方奔南涼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蟠卧殿前一夕飛去又有黑龍行于當陽九宮門纂以爲瑞改殿爲龍翔殿門爲龍興門明年二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訴之纂纂俱召入朝超懼陰結殿中監杜尚超兄隆爲中領軍亦材武既見纂責超曰卿恃兄弟桓桓敢欺吾耶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

以恐喝超實無意殺之因引燕內殿隆屢勸纂酒纂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東閤車不得過親將竇川駱騰倚劍助推車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之洞匈川騰鬥死楊后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釋杖將軍魏益多斬纂首以徇楊后罵曰人已死忍復殘其形乎與婢數十人殯纂城西將出宮超使人搜其珍寶后厲聲曰旦夕死人用此何爲問璽曰已毀之矣超見其美欲納之謂楊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隆立謚纂曰靈謚后曰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皃善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至中領軍超旣弒纂纂弟隴西公緯鎭北城嚴兵將討超結其叔父巴西公他他將從之其妻止之曰緯超俱兄弟子何爲

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乃止超弟邈有寵于緯說緯曰纂殘破國家
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正欲尊立明公耳明公先帝子當主社稷隆
超終不以孽代宗乖失人望也緯信之及隆超盟單馬入城超執
而殺之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日之事如乘龍上天豈得中
下耶隆乃自僭天王改年神鼎隆安五年也載記誤作元興元年尊父寶爲文
皇帝拜超侍中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督中外錄尚書封安定郡
公楊桓奔南涼利鹿孤來伐與戰敗績亡戸二千隆殘虐無度多
殺豪望以立威五月魏安人焦朗質其妻子于後秦將姚碩德說
以伐暴救民七月兵至姑臧超邈出戰大敗邈被禽所亡失萬計
他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後秦閏月城中人多謀外畔將軍魏
益多謀殺隆超覺炊連坐者三百餘家超勸隆降九月後秦遣鴻
臚桓敦拜隆鎭西大將軍河西都督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

及大臣五十餘家爲質碩德乃還十二月超攻後秦武威太守姜紀于晏然不克遂攻焦朗于魏安朗遣質求救于南凉傉檀來援比至超兵已去傉檀因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夜超遣王集率精騎二千斫其營傉檀設備而待之殺集及兵士三百餘人隆懼僞與和請結盟于苑內傉檀遣其鎭北俱延入盟俱延疑有伏毀苑牆而出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還傉檀怒攻昌松守孟禕于顯美隆遣將救之畏懦不敢進明年正月傉檀克顯美執禕而去傉檀責禕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望旗歸附恐獲罪于執事矣傉檀嘉之以爲左司馬禕曰呂氏將亡明公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于心竊未安若蒙大惠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歸之姑臧大饑斗米直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二月後秦遣席確來觀釁且徵超爲質蒙遜來伐隆求救于南凉傉檀救之未至而蒙遜敗留穀萬餘斛且結盟傉檀聞之徙昌松民五百餘戶而去于時姑臧城門晝閉樵采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

虜奴婢者日數百隆皆坑之三月利鹿孤亦傳檀立僞涼王十月來攻姑臧是時蒙遜傉檀互來攻隆饑疲不能自立因後秦之徵超爲質也明年七月使超求迎于後秦後秦遣齊難率步騎四萬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道旁難使其司馬王尚行刺史遷隆及宗族僚吏人民萬餘戸于長安至拜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拜超安定太守姚弼之亂隆超俱被殺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畔也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代者乃王尚也

論曰光之臨殁諄諄以閲牆爲慮倘所謂知子莫若父者乎紹祕不發喪竇萌猜忌不能殺纂特懦弱耳史言顧念父命寧死不忍未足爲信也

南涼禿髮氏

禿髮氏河西鮮卑也其先與魏同出有匹孤者自塞北遷河西妻

胡掖氏生子于被中故以禿髮爲氏禿髮者華言被覆也名曰壽闐壽闐孫樹機能泰始中亂凉州爲馬隆所誅從弟務桓卒子椎斤年百十歲卒子思復鞬思復鞬長子曰奚于助張大豫攻姑臧爲呂光所殺次烏孤次利鹿孤次傉檀次俱延次文眞傉檀最愛思復鞬常謂諸子曰傉檀明識藝幹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子皆重傉檀思復鞬卒烏孤立用大將紛陁策務農桑禮賢俊明政刑修鄰好太元十九年呂光使拜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封廣武侯烏孤訪于羣下多言士馬強盛何爲屬人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光若致死何以禦之將求大伸而憚小屈乎乃受之明年七月西破乙弗折掘諸部十月築湟中廉川堡而居之廣武人趙振好奇畧棄家來奔烏孤與語大喜以爲左司馬呂光進封烏孤廣武公又受之十二月破鮮卑意雲部明年六月光傅

天王復使拜官烏孤不受留其鼓吹羽儀而遣之隆安元年正月自稱大都督大單于西平王改年太初攻涼金城涼將來赴敗之街亭七月涼郭麐王乞基畔明年二月涼楊軌畔皆來求援遣利鹿孤傉檀助之既而麐等皆敗九月軌乞基來降屯于廉川羌酋梁飢攻敗軌軌西屯乙弗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涼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質請救諸將憚飢强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尚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如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烏孤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進擊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又拔之單騎奔澆河斬首數萬以元明為西平內史于是涼樂都守田瑤湟河守張裯澆河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十一月軌乞基率數千騎來歸十二月更稱武威王以利鹿孤為驃騎大

將軍西平公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宗族爲公矦者二十餘人文武進位有差明年正月徙治樂都利鹿孤鎮安夷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流鎮浩亹以楊軌爲賓客內外才俊咸得其任烏孤從容謂其羣臣曰河隴區區數郡遭亂分裂遂至十餘國其時僭王者凉及西秦凡四此言十餘國蓋統休官掘𡐤吐谷渾乙弗折掘諸部而言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權臣擅命且遠隔千里無能爲患呂光耄而子弱纂(去)有才而相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不過二年可以得志姑臧舉二寇不待攻而服矣六月以利鹿孤爲涼州牧代傉檀鎮西平召傉檀入錄府事爲并吞之計八月烏孤醉墜馬傷脅遂卒遺命立利鹿孤欲以次傳傉檀利鹿孤立號謚烏孤曰烈祖武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八月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深聘于北涼十二月呂光殂呂纂弒紹自立命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軍蘇翹屯昌松漠口以逼纂明年正月改年建和四月纂來攻敗諸三堆五月楊軌田元明謀畔覺夷六月呂纂襲段業傉檀襲姑臧以救之徙其戶八千七月乞伏乾歸爲姚興所破來降已而奔興九月李暠畔段業偁涼公明年正月利鹿孤欲偁帝鍮勿崙曰吾自上世以遷徙爲國今舉大號必立都邑儲倉庫啓敵人之心非良策也不如處晉民于城郭勸農桑以供資儲率國人習戰射敵弱則乘之强則避之安用虛名爲世質的哉利鹿孤曰卿言是也乃更偁西河王以傉檀爲涼州牧督中外錄尚書二月呂隆弒呂纂而立六月沮渠蒙遜弒段業而自立九月呂隆降後秦蒙遜懼遂來請降十二月涼攻焦朗朗求迎傉檀至涼兵已退朗復拒守將攻

之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以德爲怨棄士民以資敵非計也不如善諭之傉檀從之與之和而去之明年二月呂隆爲蒙遜所逼來求援婆衍崙曰姑臧飢弊蒙遜縱克之弗能守也適爲吾取耳勿救便傉檀曰姑臧形勝地豈可使蒙遜據之救之便遂使傉檀救之卒拔焦朗以歸三月利鹿孤卒遺令立傉檀利鹿孤在位端拱而已軍國之事皆任傉檀嘗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大王命將出征戰克之後不以綏定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拔城斬將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偁善然卒弗能改也傉檀諡利鹿孤曰康王

傉檀以元興元年三月立更偁凉王改年弘昌大城樂都而遷焉

乞伏乾歸之奔後秦也先質熾磐于西平熾磐亾利鹿孤追執將殺之傉檀以爲孝而免之及是又亾傉檀歸其孥十月攻姑臧十二月後秦盡拜河湟諸國官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而使王松悤助呂隆守姑臧傉檀弟文眞擊虜松悤傉檀懼送還長安深自陳謝明年七月復攻姑臧呂隆求迎于後秦後秦兵至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後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傉檀厚禮之傉檀旣畏後秦之强又欲得姑臧明年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使關尚聘于後秦後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大城樂都豈純臣之道乎尚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故爲國家設重門之防陛下何嫌焉興悅十月命將破西南羌獻捷于後秦求領涼州興弗許加散騎常侍義熙二年六月攻蒙遜至赤泉復獻所獲馬三千匹羊三萬頭于興興以

爲忠乃拜河右都督涼州刺史傉檀聞命率步騎三萬疾入姑臧遣王尚還朝興旋悔之弗及八月燕羣臣于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昔張文王始構此堂欲爲萬世之業未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處傉檀謝曰非君無以聞此讜言也迺從弟文支鎭之自還樂都使使通好于西涼十一月徙都姑臧明年七月將畔後秦使結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九月伐蒙遜敗于均石西郡太守楊統以日勒畔降蒙遜十一月夏主劉勃勃來攻南鄙大晷而東追戰陽武下峽敗績乃徙三百里內百姓皆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以作亂一夕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宣言于衆曰主上陽武之役恃衆故也責躬悔過何損于明而諸君遽從小人爲逆乎殿中兵今至汝屬無類矣衆皆撇走七兒奔晏然追斬之梁裒邊憲

等七人謀反覺死明年五月後秦使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
論當世大畧從衡無窮宗退歎曰奇才不必華夏明識不在讀書
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興曰勃勃
烏合猶能破之我何懼不克宗曰傉檀之敗輕勃勃也大軍若至
必懼而謀臣竊觀諸將無出傉檀右者雖以天威臨之攻守異勢
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中軍弼後軍斂成率衆三萬詐偁邀
擊勃勃傉檀信之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
覺其詐閉城拒之弼諭霸降霸曰汝違盟伐順天地所不祐吾寧
死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死之弼薄姑臧傉檀城守出奇兵擊破
弼弼退屯西苑城中王鍾等謀應弼覺傉檀欲戮首謀而赦其餘
伊力延曰强寇在外姦人竊發事勢至危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從
之戮五千餘人以婦人爲軍賞命諸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放

兵鈔之俱延敬歸擊之斬七千級弼固壘不出七月興使顯援弼聞弼失利倍道來赴九月至姑臧弼被逼于西苑水道斷軍渴雨甚壞堰軍始復振顯使善射者孟欽等五將挑戰凉風門矢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斬之顯乃委罪于斂成遣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傉檀亦報謝焉十一月復僭凉王改年嘉平立虎臺爲太子封授有差義熙六年四月掠北宗臨松民千餘戶蒙遜亦來掠顯美鮮卑戶數千俱延追之大敗自率五萬騎攻之戰于窮泉又敗蒙遜乘勝圍姑臧城中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諸郡皆降于蒙遜遜送質求和蒙遜甫退而后弟折掘奇鎮據石驢以畔傉檀旣懼蒙遜之逼又恐嶺南郡縣爲奇鎮所扇動遂徙還樂都留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甫出城城中人閉門推焦朗爲主以降蒙遜敬歸討奇鎮敗死蒙遜來伐遣將乘虛襲其後徙三千餘戶于西平明年

二月蒙遜圍樂都取質而去吐谷渾來攻虎臺禦之敗績傉檀欲復攻蒙遜孟愷諫弗聽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戶五千屈右曰今既獲利倍道趣度險若蒙遜卒至徙戶內畔危道也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何爲疾走致損貲實乎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棄輜重而遁蒙遜遂圍樂都取質而去明年四月熾磐來取白土六月乾歸遇弒熾磐立十月蒙遜還姑臧明年四月攻蒙遜連敗樂都被圍湟河降于蒙遜質俱延乃罷明年五月乙弗諸部皆畔傉檀欲擊之孟愷諫曰以歲之洊饑上下疲弊南逼熾磐北逼蒙遜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結好熾磐以乞糴撫襍部以足兵俟時後動易所謂其亾其亾繫于苞桑者也弗聽戒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獨慮熾磐耳謹守樂都吾一月必返矣率七千騎而西熾磐果來襲尉肅謂虎臺曰外城大難守殿下

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臣等率晉人拒戰于外縱其不捷猶足自存
弗從虎臺疑晉人之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諸內孟愷泣
曰國家危如累卵愷等進圖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殿下乃疑
之若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喪姑以君
等安之耳旬日而城潰虎臺被執樊尼奔告傉檀傉檀已破乙弗
虜穫畜數十萬而還聞樂都不守泣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爲虜寧
能與吾因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引軍復西軍潰而東唯
樊尼及紇勃洛肱陰利鹿從焉傉檀嘆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于
吾今將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旣而曰與
其聚而皆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長兄子宗部所寄可與紇勃洛
肱北歸蒙遜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陰利鹿率從傉檀
曰不念卿毋乎利鹿泣曰忠孝不兩全臣不才不能爲申胥其致



課卷二十二本恭呈
鈞誨

遣左右傳檀諸城皆下獨尉賢政守浩亹不下熾磐使虎臺手書諭之賢政怒曰汝爲儲君不能徇社稷棄父忘君何面目與義士語乎聞傳檀至左南而後降熾磐初待傳檀以上賓之禮封左南公旣而鴆之幷殺虎臺其族降沮渠者後皆入魏魏以其同源也賜姓源氏

論曰涉攻取之世不務安其民而欲以力劫之未有能久存者也方傳檀未有姑臧也其勢熊熊炎炎若不可遏旣已得之敗不旋踵彼其以兵爲爪牙日搏以噬艸芥敵人之民以及其民是以棄捐哲謀挑釁稔怨至覆亾而不悔也韋宗乃歎其神駿至于輕中國薄詩書豈不悖哉

北凉沮渠氏

沮渠蒙遜者臨松盧水胡也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爲氏世居

盧水爲酋豪祖祁復延當後趙時封北地王父法（宏）苻堅中田護
軍蒙遜博學曉天文雄桀滑稽深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飲自晦
伯父羅仇爲光西平太守叔父麴粥爲光三河太守從呂延伐乞
伏乾歸延敗死麴粥謂羅仇曰光素殘刻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
智勇之日吾兄弟素爲所憚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衆
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
家以忠孝著于西方寧人負我耳已而皆被殺蒙遜以喪歸葬諸
部姻族會者萬餘人蒙遜哭請其衆欲以報讎諸部皆從之殺光
中田護軍馬邃進攻臨松殺縣令井祥南據金山而蒙遜從兄男
成爲光晉昌太守聞蒙遜起逃奔貲虜中合衆數千進攻酒泉不
克東屯樂涫蒙遜爲呂纂所敗入保山中而光酒泉守壘澄率趙
策等攻男成于樂涫皆敗死于是男成南攻建康說太守段業畔

涼隆安元年推業爲龍驤大將軍大都督涼州牧建康公改年神璽業拜男成輔國將軍酒泉太守任軍國事蒙遜聞之往從焉拜鎮西將軍張掖太守是時酒泉張掖皆屬呂光此特假授耳明年蒙遜將攻西郡衆皆非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卒攻之引水灌城城潰執其太守呂純于是晉昌守王德燉煌守孟敏皆以城降業拜敏沙州還德酒泉封蒙遜臨池侯拜晉昌太守六月男成王德攻張掖呂(宏)襄郡奔姑臧業徙治張掖遷蒙遜守張掖十月業築西安城命臧莫孩守之初業欲追呂(宏)蒙遜諫弗聽果爲(宏)所敗及是又言莫孩非綏御材弗聽果爲呂纂所破業自是忌蒙遜蒙遜懼禍深自晦匿明年二月業僭涼王改年天璽以蒙遜深中庸爲尚書左丞五月呂光命其二子紹纂來攻業請救于南涼烏孤遣弟利鹿孤及楊軌赴救紹纂引軍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

強有窺覦之心紹纂兵在死地必淩戰求生未可克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三國軍皆罷八月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十二月呂光殂其子纂弑其弟紹而自立明年業以李暠守燉煌既而使索嗣代之爲暠所敗男成譖殺嗣晉昌守唐瑤畔附暠酒泉守王德亦畔自偁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討德德奔瑤蒙遜追至沙頭虜其妻子部曲而還命沮渠益生守酒泉業益忌蒙遜徙爲臨池太守而以門下侍郎馬權守張掖十一月李暠自偁涼公十六國春秋唐瑤王德畔在正月蒙遜破德遷官在四月通鑑四月業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軍事十一月瑤畔附暠暠遂偁涼公改元庚子德亦畔自偁沙州刺史情事互異今惟暠改元紀月馬權侮蒙遜蒙遜譖殺之因謂男成曰業愚暗非濟世才心腹惟馬權索嗣今皆已死吾欲殺業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羇旅孤飄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背之不祥乃止明年正月蒙遜求出守西安業喜許之蒙遜與男成期同祭蘭門山卽今聚山

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逆期以假日發若求祭蘭門山則臣言驗矣至期果以請四月業收男成逼令自殺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逆臣以兄弟故隱之恐臣在而部眾不從也故約臣祭山而自諸王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蒙遜必反臣奉命討之蔑不克矣業弗聽殺男成蒙遜乃泣告其眾欲為男成報仇眾皆奮至氐池臧莫孩來降羌胡咸應進壁侯塢業先以疑幽其右將軍田昂至是召謝之使與深中庸拒蒙遜昂先降軍潰中庸亦降五月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變斬關納之業左右皆散遂為蒙遜所殺六月蒙遜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改年永安（十六國春秋云是月李暠改年庚子與蒙遜相抗按是年辛丑通鑑暠上年改年）七月後秦攻呂隆蒙遜懼使李興聘焉八月酒泉涼寧二郡畔附李暠九月呂隆降後秦蒙遜大懼遣弟挐及長史張潛見姚碩德于姑臧求率眾東遷碩德大

悅拜潛張掖太守拏建康太守潛勸還拏私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盡將還何故違離桑梓受制于人乎臧莫孩亦贊拏計乃斬潛罷東遷下書省徭盡地力以子奚念爲質降于利鹿孤利鹿孤曰奚念年少可遣拏也十月蒙遜上疏于利鹿孤曰苟有誠信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利鹿孤怒來伐執從弟鄯善苟子虜戶六千十二月使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拏爲質乃歸所掠罷兵明年二月伐呂隆敗還十六國春秋蒙遜本錄云與傉檀共攻涼州與呂隆利鹿孤錄不同本錄誤也三月禿髮利鹿孤卒傉檀立十月李暠執酒泉太守益生十二月西郡太守梁中庸奔暠明年六月臧莫孩破山北虜徙戶五千八月後秦將齊難迎呂隆于姑臧因來伐臧莫孩敗其前鋒遂及難平遣拏入貢十月後秦來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蒙遜聞傉檀之封廣武公不悅詰使者使

者曰傉檀款誠未著故朝廷羈以虛名耳姚晃尹緯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竝位財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歸漢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然則不封張掖何也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爾蒙遜悅乃受命（通鑑後秦封河湟諸國在上年使至在本年十六國春秋姚興錄封國在本年十月蒙遜錄本年以後諸事俱遞遲一年按臧莫孩戰功與秦迎呂隆相次秦既迎隆因封禿髮沮渠李暠情事最合故從後秦錄皆在本年）義熙元年十一月李暠遷都酒泉明年六月後秦予傉檀姑臧八月傉檀通好于李暠蒙遜伐暠敗諸安彌明年六月劉勃勃畔後秦僭夏九月傉檀來伐敗諸均石取日勒明年十一月傉檀復僭涼王義熙六年三月大破傉檀于窮泉圍姑臧取質而還焦朗以姑臧來附八月敗李暠世子歆于馬廟擒其將朱元虎暠來求和歸元虎結盟而還明年二月拔姑臧以焦朗歸封挐安平侯拜秦州刺史鎮姑臧再伐傉

檀皆圍樂都取質而還挐卒以從祖益子代之七月遣百年襲昌兵敗被執明年十月遷都姑臧十一月偁河西王改年玄始（十六國春秋紀年自此下與通鑑合）明年四月立世子德政傉檀來伐連敗之圍樂都降其湟河守將禿髮文支鎮軍成宜侯八月伐傉檀取質而還自是西平以南多來屬傉檀僅守樂都而已十月襲卑和烏啼二部獲戶二千明年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熾磐復偁秦王十二月朱齡石遣使來聘明年三月取熾磐廣武郡破其援軍于浩亹及勒姐嶺五月遣舍人黃迅因益州刺史朱齡石上表請爲劉裕右翼以清中原夏遣烏洛孤來結盟使弟湟河太守漢平如夏涖盟漢平還爲熾磐所攻降之明年二月及熾磐平明年二月李暠卒子歆立四月伐歆敗還（十六國春秋在九月）八月晉滅後秦明年十月後秦故將姚艾自西秦來奔拜征南將軍命與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儀遣使偁藩于

晉詔拜涼州刺史閒一年宋受禪八月僞攻西秦浩亹以致李歆潛還屯川巖且騰露布言已克浩亹將進軍黃谷歆果來襲逆擊斬之進克酒泉（此事十六國春秋誤在上年按是年庚申蒙遜云太歲在申未可西行是其證也）歆弟恂據燉煌明年克之蒙遜既滅西涼數與西秦構兵世子德政拒柔然被殺更立興國興國爲西秦所執更立菩提俑藩于魏遣子入侍魏封爲涼王索其所奉沙門曇無讖蒙遜不遣由此致釁宋元嘉十年蒙遜寢疾國人以菩提幼弱共立其兄牧犍爲世子蒙遜卒牧犍立七年而爲魏所滅

論曰石氏姚氏最號爲信奉沙門佛圖澄鳩摩羅什尤著然未有專以男女之事誨婬惑衆如無讖之甚者也蒙遜惑之抗大國之威貽子孫之禍傷已然無讖亦以見危欲去自取刑戮云

西涼李氏

李暠字元盛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後也高祖雍曾祖柔並歷郡守祖弇爲張軌武衛將軍天水太守父昶早卒遺腹生暠母改適宋氏生繇暠好學有文彩稍長習武藝讀孫吳兵法嘗與宋繇及呂光太史令郭黁同宿黁夜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然貴緣李君李君終當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段業之僭涼州牧進燉煌守孟敏刺沙州署暠效穀令敏卒燉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歸言于暠曰段業無經濟才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于業業以爲安西將軍燉煌太守領西胡校尉既而索嗣言暠不可使據方任業遂命嗣代之繇與效穀令張邈勸拒之暠使繇以甘言往而命二子歆讓逆戰破嗣上表自理業殺嗣以謝分燉煌之

涼興烏澤晉昌之衆不爲涼興郡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
西將軍領西夷校尉以安之隆安四年也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
畔業移檄推暠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秦涼二州牧涼
公暠去業年號但偁元年冠以庚子遣宋繇東伐至于玉門止屯
廣田積穀爲持久計明年六月段業爲沮渠蒙遜所弒酒泉涼寧
皆來附明年蒙遜西郡守粱中庸來奔明年立泮宮增高門學生
五百人明年世子譚卒九月立歆爲世子義熙元年自偁大將軍
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涼公改年建初于是迷祖父世爲晉臣涼
州傾沒已欲興復及權衆假號建年之意使舍人黃始粱興閒行
奉表詣建康十一月徙治酒泉明年八月南結禿髮傉檀以逼蒙
遜鄯善前部來貢方物九月蒙遜來攻至于安彌明年十二月以
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閒行奉表犇宮前表詣建康明年禿髮

傳檀據姑臧復偁涼王閒一年蒙遜取姑臧八月來伐歆禦之敗于馬廟及蒙遜盟明年八月蒙遜將沮渠百年來襲暠曰蒙遜新與吾盟而復來襲其氣不直易衰竭也堅守不與戰百年糧盡引還世子歆邀擊獲之明年十月蒙遜遷于姑臧明年南涼亾蒙遜取其河湟之地義熙十二年六月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暠曰蒙遜爲百姓患吾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相爲陳之若直倡大言將使吾疲民以結怨邪承明慙而退暠好爲文詞見志亦以訓誡諸子喜緣飾祥瑞以自表異然亦慎刑重農勤恤民隱而煦嘔之故年穀頻孰百姓樂業明年正月寢疾命長史宋繇輔世子二月卒號諡太祖武昭王子歆立

歆字士業父時數將兵有功旣卽位改年嘉興三月蒙遜張掖太守廣宗詐降歆使溫奚先驅自勒大軍爲後繼蒙遜設伏蓼泉歆

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戰于鮮支澗擐甲先登大敗之追北百餘里俘斬七千級蒙遜乃城建康置戍焉八月晉滅後秦明年九月蒙遜來攻將距之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去歆遣使告襲位十月詔拜都督七郡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封酒泉公歆用法嚴好興土功明年六月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入歲以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兼并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繇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烖之由實在乎此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為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氾稱又上疏曰臣聞政之不修天垂災譴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燉煌

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敢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前殿俄而秦入姑臧梁熙既爲凉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于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段業僭制二年中地震五十餘所先王龍興于瓜州蒙遜殺業于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室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災之大者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

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以清儉素德爲榮息玆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儁修秦氏之術以强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不納明年宋受禪蒙遜詐攻西秦以誘歆歆襲之敗死弟恂據燉煌明年亦爲蒙遜所滅

晉畧國傳十一

荆溪周濟譔

代魏拓跋氏

拓跋氏自言黃帝之後上世有毛者居北荒五世至推寅謀南徙未行而卒又八世至詰汾始居匈奴故地是生力微隸沒鹿迴部帥竇賓賓攻西部兵敗失馬力微以所乘馬脫賓賓妻以女使居長川賓卒其子將攻力微力微殺之而幷其眾始遷定襄之盛樂魏晉時遣其長子沙漠汗入質後歸國沙漠汗有才畧晉幽州都督衛瓘行反間殺之力微俄卒（年一百有四歲）子悉鹿立卒弟綽立卒沙漠汗子弗立卒力微子悉祿官立分國為三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悉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北使沙漠汗子猗㐌統之一居盛樂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㐌強盛南脅幷州襍胡徙諸雲中五原故地西度河擊匈奴烏桓至杏城北八十里與晉分界

北度漢西降三十餘國助東嬴公騰討劉淵騰假猗㐌大單于猗㐌卒子普根代統中部其後悉祿官卒猗盧總攝三部永嘉四年遣弗子鬱律助劉琨破劉虎琨上猗盧大單于封代公始有句注陘北地建興元年以盛樂爲北都修故平城爲南都築新平城于灅水陽黃瓜堆使其子六修鎭之建興三年進封代王始置官屬六修素領兵而猗盧寵其少子六修怒不庭明年三月發兵討之爲六修所弒普根誅六修立月餘卒子幼普根母惟氏立之又卒國人立鬱律自六修之亂代以衰耗鬱律立代復強惟氏恐不利其子太興四年殺鬱律而立普根弟賀傉鬱律子什翼犍尚幼其母王氏匿諸絝中以免賀傉少惟氏爲政聘于石勒石氏謂之女國使太寧二年賀傉始親政以諸部多未服乃城東木根山而居之明年卒弟紇那立成帝初爲石虎所敗徙都大甯鬱律子翳槐

居其舅賀蘭部紇那使索之弗得以宇文之師擊之不克咸和四年賀蘭藹頭與諸大人共逐紇那而立翳槐紇那奔宇文翳槐質其弟什翼犍于後趙以和咸康元年藹頭不恭翳槐將召戮之諸部皆畔紇那入翳槐奔後趙咸康三年後趙納翳槐紇那奔燕明年翳槐卒遺命立什翼犍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屈弟孤仁厚諸大人殺屈立孤孤不可自迎什翼犍于後趙請身代質後趙義而俱遣之什翼犍立改年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任燕鳳許謙以政置百官明法禁令簡而肅百姓安之自賀傉時諸部離畔及是咸附代語謂他國民來者爲烏桓烏桓漸多分爲二部弟孤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求昏于燕燕王慕容皝以妹妻之大會參合陂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世以遷徙爲業一旦城郭居寇來無所避乃止咸康六年始復都盛樂建元元年慕容妃卒復求婚於燕

燕又妻之升平四年又卒隆和元年復求昏于燕太和元年使燕鳳入貢于秦明年伐劉衛辰河仌未合以葦絙約流凘散葦其上立成浮梁衛辰出不意舉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咸安元年長孫斤謀弒逆世子寔擊殺之寔亦被傷死寔妃賀氏遺腹生圭太元元年衛辰乞師于秦以復仇秦兵大至白部獨孤部拒戰不勝南部大人劉庫仁以十萬騎戰于石子嶺又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高車襍種皆畔鈔寇四起無所芻牧牛馬復度漠南聞秦兵漸退乃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既死子圭幼而慕容妃所生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眞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必先殺汝不見諸子戎服夜遶帳乎伺便發矣寔君信之遂殺諸弟而弒什翼犍惟窟

咄得免諸子婦使部人夜告秦師秦師至衆潰圭母賀以圭走依賀訥秦王苻堅召問燕鳳鳳具以狀對堅爲戮寔君及斤欲遷圭長安鳳請曰代王初亾羣下畔散其別部庫仁衛辰最强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詐皆不可獨任宜分其部兩存之兩人素相讐其勢莫敢先發俟圭少長而立之所以存亾繼絕也堅從之分河以東屬庫仁西屬衛辰而以窟咄歸賀氏將圭居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庫仁奉圭謹堅以爲忠貴異之衛辰不服因畔秦庫仁擊破之取其河西地慕容垂之畔秦也堅子丕被攻于鄴庫仁救丕其下憚役殺庫仁弟頭眷領其衆明年庫仁子顯殺頭眷而自立遂欲殺圭圭姑爲顯弟亢埿妻以告賀氏顯謀圭粱六眷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圭賀氏夜醉顯使圭與長孫犍元佗等輕騎亾去向晨故驚廄馬顯

出視賀乃哭曰吾子適在此忽不見誰殺之耶顯以故不追圭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虜和辰奉賀氏以從圭圭得衆訥弟染干忌之使其黨賊之尉古眞以告賊不得發染干遂圍圭賀氏詬曰殺吾子將焉置我染干慚而罷十二月拓跋紇羅紇羅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圭復爲代王太元十一年正月大會于牛川卽代王位改年登國初賀氏夢日出室內而娠圭生而體重倍常兒弱而能言目有光廣顙大耳衆固已異之矣遭亂流離卒復其國復部盛樂北負陰山南控河務農息民國以安富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眞率所部來降奴眞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眞請召犍讓使統部犍使弟去斤齎金馬謝賀訥染干曰我遇汝兄弟厚今得衆家從我去斤許之奴眞怒曰我祖父以來世忠于代以部讓汝欲共爲義也汝等無狀乃謀畔乎殺犍及去斤染干攻

之奴眞訴于圭圭讓染干兵乃罷四月改國號曰魏八月劉顯迎窟咄于西燕將立之圭使安同乞師于後燕未至窟咄稍前逼圭染干又侵北部詣洛亾奔衛辰圭自弩山犇牛山屯于延水南出代谷會後燕師于高栁窟咄進戰高栁合擊大敗之殺窟咄悉收其衆後燕因封圭上谷王圭拒不受劉顯尚强明年乞後燕師共攻之顯奔西燕明年八月使九原公儀聘後燕後燕主慕容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對曰先王與燕比肩事晉世爲兄弟臣今奉使禮未失也垂曰吾今威加海內豈得以昝日爲比對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强此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還言于圭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才氣非少主臣燕主歿內難必作矣明年襲破高車又破吐突隣部于女水明年會後燕師破降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徙賀蘭部于東境使弟觚獻馬于後燕

明年染干謀殺賀訥訥知之舉兵相攻與後燕共破滅之七月復使觚于後燕垂留觚求馬圭怒絕之初柔然部世服于代其大人郁久閭地栗袁死部分爲二長子匹候跋居東次子縕紇提居西代之中絕也柔然附于衛辰及圭立諸部皆服柔然獨不附十月擊之柔然遁追之度磧及于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屋擊收餘衆走使長孫肥追之斬屋擊平望川匹候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其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奔衛辰圭自追及之亦降徙其部衆雲中衛辰子直力提來攻南部十一月拒破之遂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入其國破其所居悅跋城遂收河南地衛辰走死宗黨五千餘人皆駢戮惟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太元十九年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率故衆西走長孫肥追斬曷多汗社崙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已而襲殺匹候

跋掠五原以西北走度漠明年後燕太子寶來攻用張袞策渡河避之後燕師退追敗之參合禽諸王文武將吏數千人擇有才用者留之餘欲放歸以招中州人士王建進曰燕衆强盛我幸而大捷乃更縱其爪牙使得搏噬乎于是盡阬之明年後燕主垂自將陷平城陳留公虔戰歿諸部皆貳圭將出走會垂疾篤退師殂于上谷于是張恂勸圭進取中原七月改元皇始八月大舉攻後燕步騎四十萬旌旗二千里南出馬邑踰句注左將軍李栗將五萬騎前驅別將東出軍都襲幽州大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使騎環城譟而去之慕容農出戰敗逃歸長孫肥及諸潞川盡獲其妻子并州悉下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盡其言稍可用輒擢之以張恂等爲諸郡太守勸課農桑十月使于栗磾公孫蘭步騎二萬潛

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出井陘以趣中山李先降以爲長史進拔常山十一月使儀以五萬騎攻鄴王建李栗攻信都自攻中山不克引而南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圭聞宏名追獲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刱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以爲中書令明年正月克信都二月敗後燕主寶于柏肆多降朝臣將士張袞素言崔逞才及是得之以爲尚書使攝三十六曹事柏肆之役燕人夜入魏營圭出屯冢上還擊乃破之亾卒歸傳言王敗不知處于是晉陽守將封眞反攻并州刺史素延素延擊斬眞南安公順守雲中欲攝國事莫題諫而止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皆畔順擊之不克命庾岳將兵還定三部國人乃安圭欲撫慰新附深以參合之誅爲悔三月後燕主寶夜去中山城中無主圭欲入王建請俟旦城中人乃推慕容詳爲主復攻之

不能克圭使登巢車諭之曰汝主已棄汝去汝曹復誰爲守乎百姓對曰懼如參合圭顧建而唾其面四月罷圍就穀河間命儀去鄴屯鉅鹿積租楊城五月進儀驃騎大將軍督中外兖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七月慕容麟入中山殺詳八月移軍九門大疫人畜多死諸將或思歸圭奮曰疫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人羣臣乃不敢言慕容麟去中山就食新市九月甲子晦圭進軍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亾謂之疾日圭曰武王不以甲子興乎敗麟義臺麟奔鄴克中山公卿將士降者尚二萬餘人張驤李沈先嘗降魏已而亾去及是復降皆赦之收燕璽綬圖書府庫夷殺觚者五族諡觚曰秦悼王明年正月取鄴河北悉定圭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

門下至鄴置行臺以和跋爲尚書與左丞賈彝共守遂還中山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復置行臺于中山命儀守之遵戍合口然後西還徙山東夷晉四十六萬口以實代圭既西山東盜起諸將頻擊定之三月徵儀入輔命遵代守中山四月進封遵常山王七月遷都平城建宗廟立社稷營宮室宗廟歲五祭分至及臘十二月偁帝改年天興隆安二年也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帝力微曰始祖神元皇帝什翼犍曰高祖昭成皇帝倣古制立郊廟朝饗禮樂惟孟夏親郊餘多攝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東至代郡西極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以收入定殿最是歲仇池來偁藩明年正月北巡命常山王遵等三軍東出長川高涼王樂眞等七軍西出牛川自將大軍中出

駮并水以襲高車二月破三十餘部獲口七萬馬三十萬牛羊百四十萬衞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七部獲口二萬馬五萬牛羊二十萬是月取後燕滑臺三月還平城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如令僕故事置五經博士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用博士李先議收郡縣書籍七月晉洛陽守將爲後秦所攻來乞師命穆崇救之未至而陷崇留鎭野王圭性鷙刻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圭大好之崔逞盧溥皆張袞所舉也前圍中山乏食逞請賦桑椹以當租且曰飛鴞食椹而改音詩所偁也圭陰銜之後秦寇晉襄陽晉雍州刺史郗恢求救于常山王遵書中偁圭爲賢兄圭怒命袞逞爲畣欲以辱之而荅書偁晉帝爲貴主圭益不悅逞之來降獨攜幼子頤留其妻及四子于冀州後奔南燕圭以是幷責逞殺之

盧溥又降後燕遂殺罷袞黜爲尚書令史都坐大官封懿左將軍
李栗並坐簡慢懿瘢栗誅方士董謐獻服餌仙經置仙人博士立
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供薪蒸藥成啖囚囚人多死然猶信之訪
求不已間一年南侵許昌彭城西攻後秦高平東取後燕遼西戍
令支明年後燕復取遼西柔然畦于後秦圭數擊破之社崙遁走
漠北奪高車故地居之擊殺匈奴遺種日拔野雞西至焉耆東接
朝鮮南臨大漠諸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五月後秦來取
乾壁十月覆後秦師于柴壁進攻蒲坂柔然入邊乃還十二月至
雲中柔然已去追之不及明年十月立子嗣爲齊王加位相國紹
爲清河王十一月襲破高車餘種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差
明年罷不滿百戶縣置六謁官準六卿列爵四等大郡王小郡公
大縣侯小縣伯其品第一至第四散官五等第五至第九文官造

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品比散官百官有闕則取而補之官名放上古龍鳥十月改年天賜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明年罷尚書三十六曹明年州置三刺史郡守縣令長亦如之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以爵歸第明年五月及後秦平常山王遵有罪自殺八月殺司空庾岳明年殺高邑公莫題明年四月天安殿東序震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竝毀之初圭服寒食散藥發躁擾至是寖劇又數有怪占者多言急變生肘掖圭憂懣或忘寢食追計生平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羣臣左右皆叵信方奏事追記舊惡輒殺之顏色行步詞氣少失調輒以爲懷惡心往往手自擊殺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百僚惴慄癈職守盜賊公行圭知之曰朕故縱之過歲年當更清治耳八月衛王儀有罪自殺十月將立齊王嗣爲太子先

殺其母劉貴人召諭嗣嗣悲不自勝圭怒嗣還舍日夜號哭圭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避之俟怒解而後謝乃將帳下車路頭王洛兒出亾清河王紹兇狠無賴圭嘗怒之倒懸井中幾死是日譴紹母賀將殺之賀報紹求救紹與宦者宮人謀夜踰垣入弒圭天安殿嗣既立號謚圭曰太祖道武皇帝墓曰金陵

嗣圭長子也將立為太子遭怒出亾聞圭為清河王紹所弒還宿王洛兒家紹素恨嗣既弒父將幷殺兒獵郎叔孫俊與拓跋屈之子磨渾自言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求之出執以詣嗣大臣安同等聞嗣在爭出迎誅紹及其黨而後即位改年永興義熙五年十月也公卿先罷歸者悉起用十二月柔然來侵明年正月命長孫嵩擊之詔徙郡縣豪民子代民不樂徙吏逼之相聚為盜欲赦之以訪八公屈曰民亾為盜不罪而赦之不順不如誅其首惡

而後赦之崔宏曰聖主務安民不與較勝負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先誅後赦兩不能去曷若一赦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從之遂定四月嵩師還柔然追圍嵩牛川嗣自將擊之社崘走死弟斛律立是爲藹豆蓋可汗義熙九年吐京離石胡畔命屈督劉絜魏勤擊之胡引夏兵邀禽絜勤戰死屈亾二將當死以磨渾功赦之使攝并州屈復縱酒廢事乃徵還斬之十一月請昏于後秦明年正月改年神瑞二月夏侵蒲子并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吐京護軍七月使陋孫如後秦于什門如北燕悅力延如柔然以博士王諒爲平南尉太眞參軍奉眞書使于太尉劉裕于什門至北燕北燕主馮跋幽之十一月校守宰貲財非家所齎悉簿爲贓十二月柔然來侵擊走之追軍多凍死河內人司馬順宰自偁晉王攻之不克博士祭酒崔浩宏之子也進講易洪範占對裁異多驗遂預

軍國大計明年河西飢胡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單于司馬順宰爲之謀主四月遣公孫表等五將攻之戒之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南岸然後可擊也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飢死十月太史令王亮蘇坦言于嗣曰案讖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訪羣臣崔浩周澹曰山東以國家居廣莫之地民畜無涯號爲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啟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死亾必多舊都兵少柔然及夏皆將窺覦遠隔恆代難以赴救是爲聲實俱損也來春艸生湩酪將出兼以果菜得及秋孰則事濟矣嗣曰來秋又飢將若之何對曰且簡貧戶就食山東來秋復飢當更圖之方今遷都實爲未便嗣悅躬耕勸農民遂富安公孫表至上黨胡人巳殺白亞栗斯更立劉虎表謂胡內亂易克不會後秦而擊之大敗明年四月改年泰常八月嗣訪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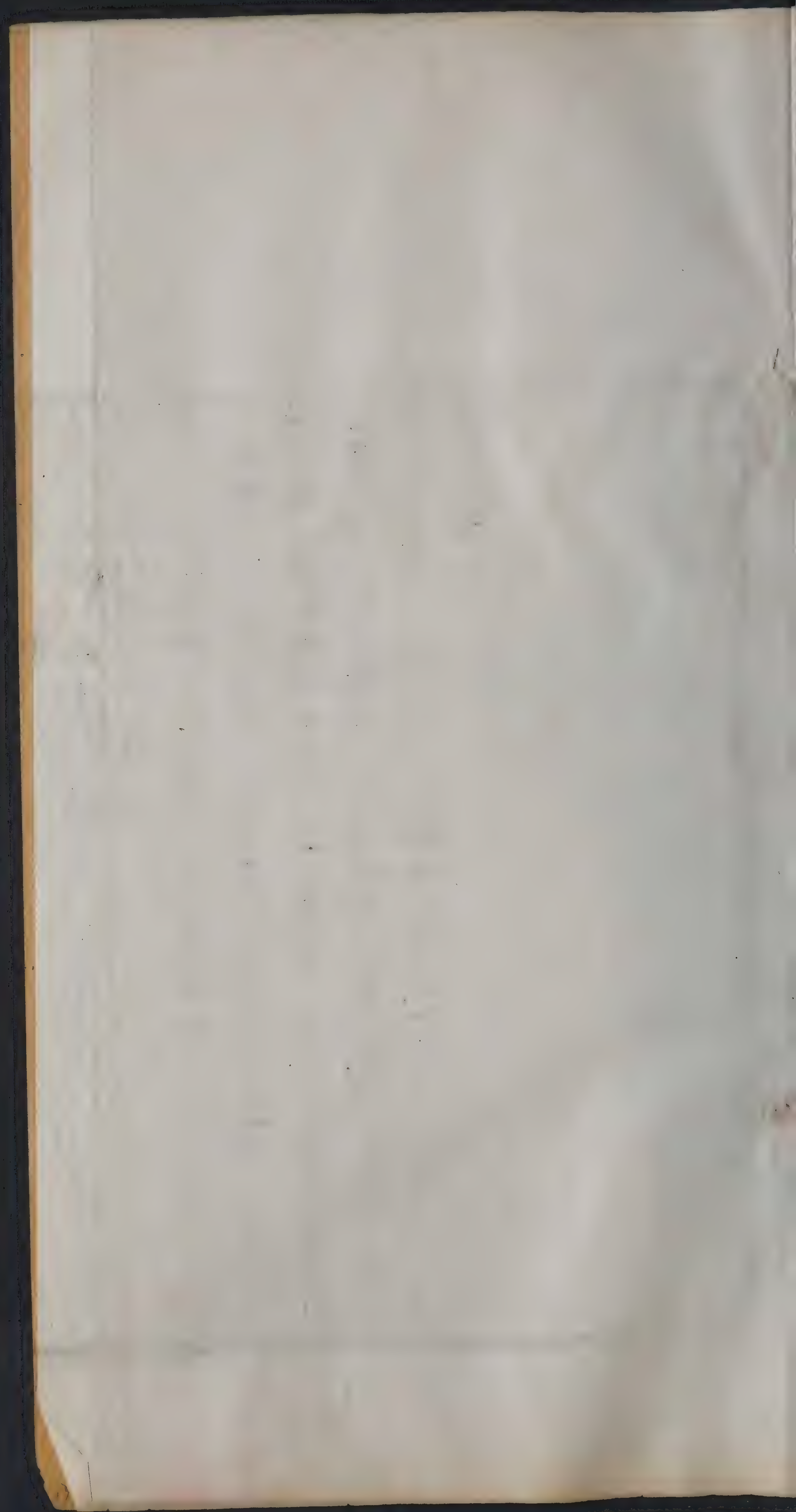
臣曰胡畔踰年討之不克盛秋發兵又妨農功爲之柰何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終不成大患表等非力不足但處分失宜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督之必有功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著威信可使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九月斬虎及順寧俘其口十萬劉裕伐後秦前鋒王仲德由清入河兗州刺史尉建棄滑臺北度仲德入滑臺嗣聞之使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將尉建濟河斬于城下呼晉軍問狀晉人曰吾自河入洛埽清山陵適欲假道魏將已去因借空城暫息兵馬行當西矣和好如故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明年三月裕將入河先使使來假道會後秦求救者亦至詔議之皆曰晉水軍焉能攻潼關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意未可測且秦姻也請發兵斷河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志在必取若遏其師是代秦受兵也柔然寇邊民食又乏

豈可復構釁于晉乎寔聽裕西而陳兵塞其東裕捷必德我不捷
我亦不失救秦且南北異勢借使國家捐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
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安足患乎社稷大計豈顧一女子議者曰
裕西入關恐吾斷其後北上秦必不能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
實北也嗣不能決乃命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軍事娥清阿薄干將
十萬騎循北岸裕竟西上阿薄干邀之敗歿乃恨不用浩言五月
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請發兵絕裕歸路嗣問浩曰裕伐秦克乎
對曰克之姚興好虛名而少實用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兵精
將勇何故不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國
人歸之若夜蟲之赴火裕起寒微不階尺土滅元復晉梟禽超循
所向無敵豈垂所及也曰裕既入關不便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
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勃勃北有柔然並伺國隙陛下

旣不可親征若遣諸將非裕敵也裕克秦必歸圖篡關中戎華雜處風俗勁悍施以荆揚之治譬猶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復留兵適資寇爾故臣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國家有也孰與勞師以遠攻乎嗣笑曰卿料之審矣勃勃何如對曰國破家亾寄命姚氏受其封植不酬恩義乘時徼利盜竊一方結怨四鄰毒害百姓掘豎小人終自夷滅何足筭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醥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矣然猶命嵩建各勒兵以俟八月後秦亾晉人在後秦者皆詣嵩降後秦將姚成都姚和都亦以鎭降十月召嵩等還明年三月晉人來聘十二月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乃滅召問諸儒術士崔浩對曰裁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之篡也如是劉裕其代晉乎明年而裕爲宋王明年竟代晉當是時北方存者猶

五國乞伏氏曰秦馮氏曰燕李氏曰凉沮渠氏曰河西赫連氏曰夏互相吞幷卒皆入于魏云

論曰王猛崔浩皆不欲其君以江南爲事雖其言不同而用意則一葢鑒于晉武知堅凝之難也秦以强敗其驗近魏以南遷弱其驗遠魏之遷豈唯用夏哉其意固未嘗一日忘江南也故夫命世之傑必將內度其積累之厚薄食報之當否民情之向背子孫之能負荷而蚤爲之所則可以輯寧邦家而紓天下之禍詩曰無田甫田豈虛也哉



卷十

彙傳

晉略

晉畧列傳一

荆溪周濟譔

宗室

宣帝兄弟八人兄朗弟孚馗恂進通敏

朗之後

朗魏志有傳初未有子孚子望嗣後生子遺魏昌武亭矦遺又無子復以望子洪爲嗣焉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寛厚有父風魏時官護軍加常侍與裴秀王沈鍾會竝爲高貴鄉公所親待文帝擅政望不自安求出爲關中都督八年封順陽矦徵拜衞將軍領中領軍遷驃騎司徒中領軍如故泰始元年封義陽王三年遷太尉四年吳施績寇江夏統中軍屯龍陂寇退班師丁奉寇芍陂再赴之奉退代石苞爲大司馬七年吳主自向壽春望以中軍屯淮北寇退班師是年薨年六十

七望性儉而好貨子四奕洪整楙奕官黃門侍郎先望卒奕子奇襲奇亦好貨坐遣三部使至交廣貿易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貶三縱亭侯更以洪子章武王威襲威字景曜小字阿皮初襲父河間封咸寧三年改章武太康九年襲義陽凶暴無行詔附趙王倫元康末爲常侍倫篡使與黃門郎駱休逼奪璽綬遂爲倫中書令惠帝復阼告諸大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威誅復立奇爲棘陽王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望子嗣遺者也魏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襄賁男泰始元年封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襲改封章武威繼義陽混襲章武官常侍薨京師陷混諸子皆沒胡唯少子滔初嗣新蔡者南還與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言兄弟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循議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劾親按滔已被

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絶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宜詔遼東發遣令還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令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薨子休襲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爲峻戰歿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官大宗正薨無子河間王欽子範之襲官游擊大將軍薨子秀襲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妃桓振之妹也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整魏淸泉亭侯先望卒武帝以義陽國之隨縣追封爲王子邁襲太康九年以平林縣益邁封爲隨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偉泰始元年封東平王官尚書詔事楊駿駿敗坐歿東安公繇方用事素善楙救之得免還大鴻臚加侍中未幾繇廢徙楙亦免歸國多殖貨財奢僭踰制趙王倫篡署衛將軍倫敗免繇復

為僕射舉楙鎮下邳加衛將軍再加車騎蕩陰之敗東海王越奔焉不納越兵迎大駕懼解徐州讓越自表以車騎將軍都督兗州領刺史詔即授之刺史苟晞避位依范陽王虓楙徵斂無藝郡縣不堪命虓承制遣晞還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虓構兵兵敗還國光熙改元詣闕懷帝即位改封竟陵拜光祿大夫越出鎮其黨何倫橫京師楙白帝請討之帝許諾旣而不克帝委罪于楙楙奔竄得免越薨乃出京師陷為亂兵所殺

孚之後

孚封安平王自有傳子九人邕望輔翼晃瓌衡珪景望出嗣朗

邕字子魁立為安平世子官侍中步兵校尉先孚卒謚曰貞子三人崇隆承崇立為世孫早卒承出嗣叔父翼泰始九年穆王隆襲咸寧三年薨無子國絕

太原成王輔魏野王太守泰始元年封渤海王咸寧三年改封太原官并州監軍太康五年薨子三人〔弘〕緝韓緝出嗣叔父珪韓出嗣叔父晃〔弘〕襲元康初官常侍改封中丘三年薨子鑠襲

翼字子世魏虎賁中郎將無子邕子承嗣泰始元年封南宮縣王薨子佑襲

下邳文獻王晃字子明泰始元年封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九年出鎮成都以疾不行太康四年拜僕射出鎮臨淄惠帝即位入爲車騎領護軍守尚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子二人裒緯裒早卒緯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兄輔子韓襲官尚書薨子韶襲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泰始元年封十年薨子顒襲咸寧三年改封河閒在八王傳子三人訟出嗣高陽其二子名史失隨父新安詔以彭

城王植子融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以彭城王釋子欽嗣襲封樂成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美譽泰始元年封出爲鄴督六年入朝以父老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僕射十年薨無子太原王輔子哀王緝襲咸寧四年薨無子太康二年以太原王世子斷子訟嗣降封眞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駙馬都尉汝陽子泰始元年封二年薨無子安平世子邕子敦襲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諫議大夫樂安亭侯泰始元年封咸寧元年薨子韜襲

馗之後

馗魏魯相封東武城侯子三權泰綏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魏亢從僕射襲東武城侯泰始元年封出鎮
鄴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襲官後將軍侍中尚書永康元年代淮
南王允鎮壽春末發允討趙王倫不克死或云植助允倫忌之以
憂薨子二人釋融融出後河間王顒康王釋襲官平南分魯之蕃
薛益其國薨子二人雄紘雄襲咸和初畔奔蘇峻峻平坐誅康王
紘襲　紘字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元帝承制以繼高密王據官前
將軍雄誅還襲彭城有風疾免官下其國臣嚴加防錄咸康八年
薨子二人(元)俊俊出嗣高密王畧(元)襲官中書侍郎薨子(宏)之襲
薨子邵襲薨子崇之襲薨子緝之襲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魏扶風太守陽亭侯泰始元年封隴西王
官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遷鎮成都俄疾不行轉鄴長安入爲
僕射又出鎮長安以疾還都永熙改元遷司空領太子太保加侍

中給千兵百騎楚王瑋被收泰將救之祭酒丁綏諫乃止瑋誅錄尚書遷太尉守尚令改封高密元康九年薨泰廉靜遠聲色服膳如素士朝會在路莫知其爲王公事親謹居喪哀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惟不能振施然以節制與下邳王晃並稱諸王莫及焉子四人越騰模略越別封東海騰出嗣叔父（史失其名）孝王略襲略有父風小心下士自常侍出鎭沔南遷臨淄逐青州刺史程牧自領刺史永興初劉伯根反略不能制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還鎭襄陽流民王逌反討降之永嘉三年薨子據襲薨無子彭城王子紘襲後還本更以紘子恭王俊襲俊字道度官常侍薨子敬王純之襲官司農少府薨子二人恢之法蓮法蓮出嗣高陽王文深恢之襲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諸陵宋受禪國除　東海孝獻王越初立爲隴西世子以功別封東海在八王傳子毗官鎭軍沒于

石勒元帝以子哀王冲襲永昌初官中軍加常侍轉車騎驃騎咸寧七年薨無子成帝臨崩以子奕紹封哀帝卽位奕徙瑯邪國絕奕入纂大統被廢復爲東海王旣而貶海西公國又絕隆安三年詔以元顯子彥璋紹封爲桓玄所害國除　新蔡武哀王騰初封東嬴公官太常出鎭晉陽建武改元與王浚攻成都王穎于鄴穎棄鎭走懷帝卽位遷車騎鎭鄴改封新蔡王公師藩汲桑寇鄴鄴中府庫空竭而騰私財甚饒吝不卹士事急賜人米數升帛丈尺人不爲用棄城走爲賊將李豐所殺子四人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逐豐豐投水死虞及矯紹並遇害莊王確襲遷鎭許昌永嘉二年爲石勒所殺無子章武王混子滔嗣滔還本汝南王祐子弼襲太興元年薨無子弼弟邈襲官侍中薨子二人晃崇晃襲官散騎侍郎爲桓溫所廢孝武時更以崇襲爲奴所害子惠襲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有儁譽初封平昌公代成都王穎鎮鄴爲公師藩所攻丁紹苟晞救之得免遷鎮許昌進封南陽王永嘉初還鎮關中饑疫盜起徵爲司空其謀臣淳于定曰關中天府霸王之資也今以不能見徵望實竝損且公兄弟刱起大事迎還乘輿東海專朝公又入輔弱則受制强則生嫌非長策也模納其說不就徵而表其子保鎮上邽其年進太尉大都督京師陷模遣牙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弗得怒降劉聰率聰軍攻長安模使定拒之不勝入守糧匱降爲劉粲所殺子二人保黎黎出嗣范陽王虓保襲見索綝麴允傳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魏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封咸寧五年薨子虓嗣虓字武會少好學清辨能言自常侍尚書出鎮許昌惠帝自鄴還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周馥上表欲協和顒越帝旣入關又表

欲保全成都自屯滎陽與模推越爲盟主共迎大駕越承制進虓驃騎將軍河北都督領豫州刺史與劉喬構兵卒敗喬帝還都拜司空是年薨無子南陽王模子黎嗣隨保遇害

恂之後

恂魏鴻臚丞子遂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魏冠軍將軍鄴督封祝阿伯泰始元年封明年薨子二人耽緝耽襲咸寧三年改封中山是年薨無子弟緝襲爲成都拒王浚戰歿無子國除　勳字偉長咸和六年自關中歸朝自言恂之玄孫遂之曾孫失其祖名父瓘畧陽太守年十餘歲長安陷沒于劉曜曜將令狐泥養以爲子云詔拜謁者僕射便弓馬能左右射以勇聞庾翼鎮襄陽代桓宣爲梁州初屯西城退守武當石虎歿雍州豪帥來請兵勳出駱谷壁懸鉤遣部將劉煥攻

長安斬將拔賀城而還桓溫伐秦勳出子午屯女媧堡溫敗引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酷暴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卽于坐梟斬或引弓自射西土患之溫務加綏懷拜其子康爲漢中太守興寧三年反于梁州入劍閣圍成都自稱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明年兵敗爲朱序所獲傳首京師

進之後

進魏中郎子二人遜睦

譙剛王遜字子悌魏輕車將軍羽林左監涇陽男泰始元年封二年薨子二人隨承定王隨襲薨子邃襲沒于石勒元帝以閔王承襲承自有傳子烈王無忌襲薨子二人恬愔敬王恬襲薨子四人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忠王尚之襲爲桓(元)所害休之長子文思襲爲劉裕所廢國除無忌恬 尚之文思竝見休之傳愔字敬王封廣

晉伯早卒無子兄恬子允之襲允之字季度歷輔國將軍吳宣城

譙梁內史與尚之恢之同拒桓元尚之敗與恢之同徙廣州中道

遇害義熙中以從弟康之子文惠襲宋受禪國除

高陽王睦字子友魏侍御史安平亭侯泰始元年封中山王自表

乞依六蓺祀皋陶鄫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博士劉憙等議睦非

正統不得立太祖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

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

當之咸寧三年坐招誘逋亾七百戸爲冀州刺史杜友所奏貶丹

水縣矦太康改元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詔封高陽元康元年

詔爲宗正薨二子蔚虓虓出嗣叔父敏蔚早卒孫毅襲永嘉中沒

于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紹封薨無子更

以高密王純之之子法蓮紹封宋受禪國除

通之後

通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子三人陵順斌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魏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改封任城

咸寧五年薨子濟襲官輔國將軍苦縣之敗爲石勒所殺

順字子思魏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

遂悲泣由是廢黜徙姑臧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竟卒徙所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泰始元年封陳王三年改封西河咸

寧四年薨子隱襲薨子濬襲

敏之後

敏史闕其世高陽王睦子虓爲敏嗣孫虓見文學傳

宣帝諸子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幹伏夫人生亮伷京駿張夫人

生彤柏夫人生倫倫見八王傳無後

景帝之後

景帝見武紀無子以文帝子攸爲子封齊王自有傳子四人冏蕤贊寔蕤出嗣叔父定國贊寔出嗣叔父廣德冏襲自有傳冏子三人超冰英冏之敗也三子皆被幽金墉永興初赦還第封超縣王光熙改元復本封京師陷三子皆沒胡太元中以故南頓王宗孫柔之紹封官常侍元興初爲桓元所害子建之襲宋受禪國除

幹之後

平原王幹字子良魏撫軍中郎將定陶伯泰始元年封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特留京師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幹性理不恒而頗靜退雖王大國若不在己朝士造之或令立車馬于門外至終日不見時有見者則訓接恭遜初無闕失趙王倫擅政以爲衞

將軍惠帝復阼加太保齊王冏入京師宗室朝士皆以牛酒相勞幹獨以百錢永嘉五年年八十薨會劉聰寇偪不遑贈謚子二人世子廣早卒次子永太熙中封安德縣公京師陷闔門遇難

亮之後

亮封汝南王自有傳子五人粹矩羕宗熙粹早卒

矩字延明立爲汝南世子官屯騎校尉與父同遇害追贈典軍將軍子威王祐襲祐字永猷永嘉末南度建武元年拜鎮軍太守中進衛將軍咸和元年薨子恭王統襲坐南頓王宗事廢其後復封官祕書監薨子義襲薨子遵之襲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之子蓮扶襲宋受禪國除

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亮之被害也羕年八歲鎮南裴楷與之姻親竊之以逃一夕八遷乃免楚王瑋誅進爵爲王官步兵

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坐長沙王乂黨癈爲庶人光熙復封拜撫軍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轉鎭軍領後軍復以邾蘄春益之隨東海王越出鎭遂度江元帝承制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太興中進太保錄尚書領大宗師進太宰王敦平又領太尉與王導庾亮竝受遺詔輔成帝坐弟宗免官降封弋陽縣王蘇峻入京師羕迎領峻功峻大悅矯詔復爵位峻平賜死子播播子崧播弟充竝誅國除咸康初復屬籍以羕孫琨爲奉車都尉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進爵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王官征虜與兄羕同度江元帝卽位拜撫軍領左將軍明帝進驃騎領左衞與王導庾亮不協咸和初欲除執政御史中丞劾宗反亮殺之貶其族爲馬氏妻子徙晉安旣而原之子三人綽超演咸康復屬

籍以縡爲奉車都尉

熙初封汝陽公進爵王永嘉末沒于石勒

伷之後

伷封瑯邪王見元紀子四人覲澹繇漼

覲字思祖襲父封瑯邪王官宂從僕射太熙元年薨元帝襲帝繼大統皇子裒襲裒字道成初繼叔父渾後封宣城公拜後將軍建武元年有司奏立太子元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于明帝將立之王導諫而止乃改封瑯邪食會稽宣城二郡拜車騎出鎭廣陵徵還薨諡曰孝子哀王安國襲未踰年薨元帝更以子悼王煥襲煥字耀祖母鄭夫人有寵帝特鍾愛初代裒繼渾及疾篤乃改封薨年二歲將葬欲加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儀服起園林國常侍孫霄上疏切諫不報更以簡文帝襲咸和初改封會稽更以康

帝襲康帝繼大統哀帝襲哀帝繼大統帝奕襲帝奕繼大統簡文
帝以會稽王攝祀事簡文繼大統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
子改封會稽武帝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立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宏)初封東武公官前將軍中護軍弟繇有令名
父母所愛澹嫉之如讐執政汝南王亮素與繇有隙澹譖諸亮亮
廢繇徙帶方趙王倫之亂澹爲倫領軍倫誅諸葛太妃表澹不孝
繇還澹幷妻子徙遼東子禧年五歲不肯隨行曰要當爲父求還
無爲俱徙也陳訴歷年太妃薨繇遇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
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中爲石勒所殺謚曰莊子二人禧
喆禧出嗣梁王彤哀王喆襲勒又殺之太興元年元帝子晞王晞
襲晞字道叔太和中官太宰加殊禮爲桓溫所忌簡文卽位誣以
交通叛者袁眞詔免官就第溫再誣以反詔徙新安太元六年沒

于徙所詔還家屬追封新寧郡王子三人綜璲遵璲出嗣梁王翹及綜皆前卒忠敬王遵襲遵字茂遠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桓伊嘗詣遵遵怒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溫疏宗相見無嫌也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以聰慧見稱及晞追復武陵封遵襲官太常中領軍桓元擅政遷光祿大夫元篡貶彭澤縣侯遣之國行次石頭濤水夜破船未得發而劉裕復京師推爲大將軍承制行事安帝復阼遷太保義熙四年薨子定王季度襲薨子球之襲宋受禪國除

繇字思元初封東安公官常侍美須髯剛毅有威望將收楊駿繇兼統諸軍屯雲龍門進封郡王官典軍大將軍領右衞遷僕射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汝南王亮入輔忌繇專入武陵王澹之譖免繇官以公就第有悖言徙帶方永寧中徵還歷官僕射遭

母喪在鄴惠帝討成都繇勸穎釋兵迎降已而王師敗績爲穎所害無子後以覲子渾襲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官左將軍三王起兵討趙王倫漼與左衛王輿殺倫迎帝進封淮陵郡王官尚書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襲薨無子安帝時汝南王孫蘊紹封薨無子臨川王寶之子安之襲宋受禪國除

京之後

京字子佐魏清惠亭侯無子文帝子機嗣泰始元年機封燕王咸寧中官青州都督薨無子齊王冏子幾襲冏敗國除按冏傳三子超冰英無名幾者傳寫之譌耳

駿之後

駿封扶風王自有傳子十人歆暢最知名

暢字㊀元暢初襲扶風改封順陽官游擊將軍洛陽陷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㊀宏舒兄暢請推恩分國太康中封新野縣公謹身履道以孝聞官常侍趙王倫篡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歆發八王綏請從趙參軍孫洵請從齊歆遣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都進封新野郡王遷鎮南大將軍荆州都督爲政嚴刻蠻夷咸怨張昌作亂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有隙疑歆黨穎不聽出兵昌衆轉盛從事中郎孫洵請拜表輒行王綏沮之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敗死無子兄子邵襲永嘉末沒于石勒

肜之後

肜封梁王見八王傳無子武陵王澹子懷王禧襲官征虜將軍與澹俱沒于石勒元帝時西陽王羕子煬王悝襲薨禧子聲王翹歸

朝得襲薨無子武陵王晞子瑾襲官永安太僕隨晞廢徙𡻕于新安太元中子𡻕復故封薨子珍之襲桓元簒奔壽陽元敗歸朝官游擊將軍左衞太常劉裕伐秦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帝諸子

文帝九男王皇后生武帝攸兆定國廣德其鑒機永祚延祚不知母氏攸出嗣景帝機出嗣清惠亭侯京永祚早亾延祚篤疾無後

城陽王兆之後

兆字千秋十歲夭泰始元年追封城陽王謚曰哀五年皇子憬王景襲六年薨皇子憲襲九年薨皇子東海王祗繼兆後是年薨更以皇子清河王遐繼兆後遐字深度武帝第十三子也美容儀武帝愛之旣受封乃出繼兆太康末官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懦弱好內永康元年薨子四人覃籥銓端覃襲惠帝子孫旣盡立爲皇

太子被癈復爲清河王爲東海王越所害籥初封新蔡王覃遇害更襲清河封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改封豫章永嘉二年立爲皇太子更以廣川王端爲豫章王官江州都督未行而洛都陷銓沒于劉聰端奔倉垣苟晞立爲皇太子沒于石勒

定國之後

定國三歲夭咸寧初追封遼東王謚曰悼齊王攸子蕤襲蕤字景回性强暴使酒數陵其弟冏太康初改封東萊冏起兵討趙王倫時蕤爲屯騎校尉爲倫所收賴祖納以免冏入洛拜大將軍領後軍求開府太康初冏拜大將軍位三司下故尚未得開府不得與左衛王輿密謀癈冏事覺免爲庶人徙上庸後封微陽子竟爲冏所害冏敗改葬以王禮子遵嗣

廣德之後

廣德二歲夭咸寧初追封廣漢王謚曰殤齊王攸子沖王贊襲太

康元年年六歲薨攸子寔代襲改封北海永寧初拜安南將軍豫州都督未行留爲侍中上軍將軍冏敗廢

鑒之後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魏臨泗亭侯泰始元年封官越騎校尉元康中拜上軍大將軍豫州都督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襲薨無子齊王冏子冰繼鑒後改封廣陽王冏敗廢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軌惠帝柬審美人生景璋又徐才人生憲匱才人生祗趙才人生裕趙美人生演李夫人生允晏嚴保林生該陳美人生遐諸姬生謨程才人生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景憲祗遐皆出繼城陽王兆該封新都王謨封汝陰王恢封渤海王皆無後

軌之後

軌字正則二歲夭太康十年追封毗陵王謚曰悼楚王瑋子義襲

柬之後

秦獻王柬字宏度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改南陽太康十年改封秦少沈敏有識量官左將軍領右軍從幸宣武場料三十六軍兵簿一省便擿脫謬武帝異之尤見寵愛時諸王封中土皆五萬戸獨秦八萬戸拜鎮西將軍都督關中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錄尚書遷大將軍元康元年薨無子淮南王允子悼王郁襲與允俱遇害吳王晏子愍帝襲愍帝纂大統國絕

瑋之後

瑋封楚王自有傳子二人範義義出繼毗陵王軌範永寧元年封襄陽王苦縣之役爲石勒所害

裕之後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年七歲封是年薨淮南王允子迪

襲太康十年改封漢王從允𣨛趙王倫之亂

演之後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封有癈疾薨無子成都王穎子廓襲

改封中都隨穎俱𣨛

允之後

允封淮南王見八王傳子三人郁出繼秦王柬迪出繼始平王裕

其一失名並隨允遇害齊王冏子超襲冏敗超被幽吳王晏子祥

襲洛陽陷爲劉聰所殺

晏之後

吳孝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封官後將軍兄允討倫敗收付廷尉

欲殺之賴傳祗以免貶賓徒縣王改封代倫誅復本封歷太尉大將軍洛陽陷遇害初謚曰敬建興中改謚子五人長子隨晏遇害失其名餘四子祥愍帝固衍祥出繼允愍帝出繼秦後繼大統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長安陷皆沒于劉曜

穎之後

穎封成都王見八王傳子二人普廓廓出繼代王演普封廬江王與穎同死或傳穎有子年十餘歲流離開封民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華容縣王以奉穎祀後沒于賊國除

元帝諸子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裒石婕妤生沖王才人生晞鄭夫人

生煥簡文帝沖出繼東海晞出繼武陵哀煥竝繼琅邪

簡文帝諸子

簡文帝七男王皇后生道生俞生胡淑儀生郁朱生王淑儀生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道子俞生朱生天流竝早夭

道生之後

道生字延長立爲會稽世子官給事中疏躁失禮幽廢卒謚曰思無子孝武卽位以西陽王羕立孫珣之爲道生後官吳興太守劉裕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郁之後

郁字深仁幼敏慧兄道生以無禮失愛郁數勸諫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深器之年十七薨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追封臨川郡王武陵王晞孫寶襲寶字宏文官護軍宋受禪降封西豐侯

道子之後

道子封會稽王自有傳世子元顯見道子傳義熙元年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後襲封會稽後有僞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王氏請以爲嗣于是脩之歸別第已而詐覺乃散騎郎滕羨奴苟藥也坐棄市脩之復嗣薨無子國除

晉畧彙傳二

篤行

荆溪周　濟譔

士本至性獨行其意豈激勸致然哉顧惟褒孝顯忠國家之令典史臣載筆闡幽彰教雖旌揚未及而箸錄必詳所以助彼朝章彌縫散失者也至于巾幗弱媛罕聞經訓克敦士行彌足欽崇其父若夫若子無可附麗者一皆綴錄正氣所鍾陰陽無閒貞一既抱乾坤合德豈夫羊貫流宕之風所能汚染者歟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師事譙周門人方之游夏仕蜀爲郎數使吳吳人稱其才辯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

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癈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尫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亾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

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閔愚忱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生當隕首死當結艸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遷溫令拜漢中太守密自謂才能當得內轉而朝廷無援因以失分懷不自得及賜餞東堂受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不平之都官從事奏免官終于家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絕仕進侍養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善恚數鞭撻婢使婢忿恨伺彥暫行炙蠐螬食母母甘之而不識也密藏示彥彥抱母痛哭母目復明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諸揚州刺史周浚大中正劉頌舉為小中正太康

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年十四父母伯叔羣從疫死者十三人方夜哭晝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墓側種松柏鳥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不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泣罪措刑民亦感悔在官三年舉秀才年八十七卒于家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曾孫也生二年而祖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研予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奉研涕泣九歲就學在醜夷無媟詞慢容弱冠名大起父粲字承明高亮貞正有丹風魏齊王時歷武威太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息華侈境內大治母老輒去官左遷樂涫令轉太宰從事中郎齊王被廢粲素服拜送哀動

左右景帝召羣官會議衆又不到遂佯疾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更佯狂不言恆寢所乘車中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衆既不言家人有大事密咨焉合則色無變不合則反側不安以此爲候詔給醫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許衆寢車中三十六年年八十四卒喬兄弟侍養三十六年至于㓚葬足不出邑里初司隸劉毅抗言于廷曰范武威疾若不篤則是今之夷齊如其疾篤益宜矜閔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茂著不加敘用竊爲朝廷惜之前後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元康中張華領司徒天下舉寒素十七人華特以喬爲優終辭疾不就八年年七十八卒于家

徐苗字叔胄高密人性抗烈輕財貴義與弟賈受業于濟南宋鈞作五經同異評弟患疽盥不得出苗爲吮嗜之兄弟皆早亾撫養

遺孤慈愛閭州里田宅奴婢悉推予之鄉鄰有死喪身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亾于家便斂諸講堂徵辟皆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人主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七世敦睦時人稱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父終居墓側三十餘年晦朔埽墳隴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唯毓不蓄門人有問者則告焉合三傳爲觧注譔春秋釋疑肉刑論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修之孫也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敗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斬之裒痛父非命遂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終身未嘗西鄉而坐示不臣晉也結廬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毋雷輒呼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計口而田度身而蠶門人爲本縣所役告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庇身吾德不足蔭卿屬之何益乃自擔乾飯兒負鹽豉艸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令以爲詣己整衣迎之裒下道磬折土牛旁云門生爲役故來送別執手流涕而去令大媿即放之鄉人管彥少有才未知名裒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葬洛陽裒乃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薄志畢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毋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葬父河南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洛陽陷役親族悉移度江裒守墓不去竟歿于寇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

書禮易孝經論語孜還沖卒負儋奔赴送喪會稽制服三年父母歿柴毀骨立躬自建墓于縣之東山自以功大年久乃遣去其妻獨身宿墓所植松柏亘五六里鹿犯其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有虎殺鹿置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作冢瘞于隧側虎即于孜前自撲而死孜又瘞之自後樹木滋茂無復犯者積二十餘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亾如存鷹雉栖其梁鹿虎擾其圍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子生亦有孝行圖像于堂朝夕拜焉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請旌詔表門閭復其子孫

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咸寧大疫三兄亾二毗亦危殆父母諸弟皆外次衮獨留侍十旬疫歇毗得痊衮亦無恙衮諸父並貴盛唯父守約父亾作筥養母妻荀繼妻樂皆宦族富室俱安貧

苦鄕人褚德逸善事親老而不努袞毎拜焉察孝廉舉秀才淸白異行皆不就趙王倫簒位遣將張泓距義兵于陽翟因肆劫略袞率族保禹山泓不敢犯齊王冏輔政踰年不朝袞曰王室卑矣寇難方作攜妻子入林慮山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矦家豐盛獨疏布親樹藝父母食雖諸兄親饋晷未嘗離側也富春車道少而父喪舟行常棄籃輿晷徒步扶侍至所詣隱屛以俟不令主人知窮老親故來告索家人多厭慢晷欣敬弗替寒同衾食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妻虞預女生貴而與晷同志時人以比梁孟何充命爲揚州主簿蔡謨辟爲司徒掾竝不就公車特徵會卒

何琦字萬倫充從兄也母在殯鄰人火家乏僮使計無所出乃匍匐撫棺號痛火爲之熄初仕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補涇令及服

闕歎曰身非有智力可効尺寸徒貪祿以供養也今旣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遂不仕琦善養性老而不衰著三國評論凡所篹錄百許篇年八十二卒

王談烏程人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年十歲欲復讐而懼爲度覺乃寸刃不蓄歷八年度不復疑度乘船出入常經一橋下談伺便旣審乃市臿陽耕窋利之從橋上以臿斬度自歸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獲宥孫恩之亂嚴嗣絕談移居會稽修其墳墓元興三年太守孔廞舉孝廉不應終于家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遭父喪哀毀過禮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殷察知之求諸澤中不可得呼天慟哭忽若有人云止聲止聲而顧不見人見堇在其後采以供王常食不減至他堇生乃盡已而夢人謂己西籬下有藏粟可掘之

掘之得鍾者十五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弱冠通經史倜儻有濟世之志齊王攸羊祜辟以祖母老不就祖母卒及妻張竝致毁柩在殯而鄰火風且盛夫婦伏殯號哭火竟越燒東家楊駿聘又以母老辭駿表蠲傜賦賜穀帛敕所在供衣食趙王倫篡位徵常侍逃奔鴈門齊王冏輔政辟軍諮祭酒拜本郡太守永嘉沒虜劉聰時仕至太保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繼母卜遇之虐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爲衣其姑聞而問延延不以告事卜彌謹卜盛冬敕求生魚弗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淩而哭忽五尺魚踊出淩上卜悟撫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扇枕冬溫被身無全衣而親膳極滋味晝傭夜讀遂通經史年六十仕劉聰至光祿大夫靳準之亂罵準而死

論曰劉殷賈湥而生堇王延破䘵以得魚至如返風滅火史事多有相類者葢天地所以頻示覺悟于人如此卒資僭國惜哉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粱京氏易百卷武帝欲用爲佐著作郎問其族人尚書彰彰素忌琦對云不識帝喈之曰烏桓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卒用之趙王倫纂位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遂不復仕

論曰晉以禪讓得國倫又宗王襲迹擅號一時賢者如樂廣嵇紹莫弗俛首受命矯矯立異者劉頌等三數人耳郭琦疏賤小臣職在文史元康之朝未嘗當事任受委寄也獨能引義蟬蛻皭然不滓豈不重可貴乎

賈渾不知何郡人太安中爲介休令劉淵將喬晞破縣抗節死晞𠢕渾妻宗將納之宗罵曰屠各奴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尒心安

乎何不速殺我仰天大哭聦又殺之淵聞之怒黜聦官

梁緯愍帝時官散騎常侍劉曜至渭北緯被執不屈死妻辛隴西狄道人有姝色曜將納之辛據地大哭仰謂曜曰男重義烈女賤再醮妾夫死國難妾若苟生明公安用此失節婦爲哉曜曰貞婦也任之辛縊曜葬之以禮先是李氏亂益州別駕許延不屈死李驤欲納其妻杜氏杜弢亂湘州前始興太守長沙尹虞起兵討弢兵敗被殺弢將納其二女並罵賊以死而辛詞氣尤慷慨蓋稱其家世云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懷帝時官侍中族弟賓愍帝時官尚書郎族人謐字叔重官散騎常侍懷帝至平陽勉從劉聰署爲光祿大夫不受使逼以鴆勉曰大丈夫苟延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乎卽引酒使者遽止之太息而去聰爲築室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辭

不受力耕自食年八十卒愍帝至平陽賓謐竝從聰辱帝賓抱持帝痛哭遇害聰署謐太中大夫謐固辭不受屏居力耕歷石勒石虎之世竝不屈節冉閔既滅石氏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許由辭堯伯夷去國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夫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大捷歸身本朝必有由夷之廉亨喬松之壽豈不美哉閔不能用因不食而卒隆安中有恭靖者官河南太守姚興入寇圍洛陽恭靖拒守百餘日城陷被執至長安官之罵不受被幽三年逃走歸國

論曰異哉辛氏之多義烈也勉年登耄耋采蕨西山彼豈苟存而

已哉觀讜之遺書有閔可以鑒其苦心矣恭靖赳赳獨能自拔豈非命乎

張茂明帝時爲吳郡太守沈充之亂死焉其妻陸傾家財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婦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助王敦構逆兵敗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勁少有節操痛父死非義欲立勳以雪先恥郡將王胡之異之顧刑家不得仕進年三十餘桓溫平洛陽拜胡之司州胡之乃上疏曰臣當藩衞山陵式遏寇虐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荊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旣悅

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以否詔聽之勁應命而胡之病免升平中慕容恪逼山陵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冠軍長史勁自募壯士得千餘人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至興寧三年糧盡援絕祐懼以救許昌爲名率衆東奔留五百人與勁守城勁欣然曰得死所矣城陷被執恪將宥之慕容虔曰觀勁志度終不爲人用舍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朝廷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大長秋孫叔任益州刺史沈氏由是復興

周虓字孟威訪之玄孫也訪子撫字道和與弟光俱爲王敦將敦敗光捕錢鳳自贖得不廢撫亡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乃詣闕請罪有詔禁錮咸和初王導用爲從事中郎除寧遠將軍江夏相與光竝從溫嶠討蘇峻有功光尋卒撫遷沔北監軍鎮襄陽失地免

起爲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加督寧州永和初從桓溫平蜀進督梁州四郡封建城縣公升平中進號鎮西在州三十餘年卒謚襄子楚字元孫襲父爵拜梁益監軍益州刺史平司馬勳李宏李高之亂卒謚定子瓊襲爵拜梁州刺史氐將竇衝旣降復畔謀襲漢中瓊斬其內應州得無事自訪至瓊四世爲梁益號少有節操歷官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鎮涪城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入寇虓固守別遣步騎送家東還堅將朱肜邀獲其母虓遂出降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但以老母故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吏乎堅乃止虓每入見不爲堅禮箕踞而坐或呼堅爲氐賊堅誇以元會之盛問何如晉家虓曰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呂光伐西域堅餞之又誇以出師之盛虓曰戎狄以衆未之有也堅羣臣忿其不遜屢請除之而堅待之彌厚堅

圖南侵虓密報桓沖泄其陰計太元三年脫身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法子苞王猛子皮謀襲堅事泄引問虓曰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矐目漆身奮其忠節況虓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猶弗殺鞭而徙諸太原竟以病卒秦亂子興迎致其喪謝元親臨哭弔疏請旌表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御史中丞愍帝將出降朗感嘆自殺挹少有志節沒胡不得還桓溫伐秦至霸上挹乃攜二弟來歸孝武初苻堅陷梁益荆州都督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拒苻堅功拜員外散騎侍郎堅將韋鍾攻魏興挹與戰斬首七百級加督五郡鍾欲趣襄陽挹邀之又斬首五千級鍾大怒回軍圍之挹戰雖屢勝而秦兵日益力竭城

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當暫存圖他計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奪其刀爲秦所執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參軍史穎奔挹臨終手疏以歸桓沖表上之詔贈益州刺史

丁穆字彥遠譙人也積功封眞定縣侯官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秦兵攻順陽穆戰敗被執送至長安苻堅欲官之佯疾不受堅入寇穆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付其妻周秦亂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詔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贈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給衣食終其妻身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李雄據蜀殺壯父叔壯力弱不能復讐積年不除喪及雄子期嗣僞位忌其大將李壽壽懼及禍數問自安之計于壯壯因說壽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佯藩于晉人必樂從舍小就大以危易安福流子孫名垂不

朽豈獨脫禍而已壽遂攻期滅之既而自襲僞號安車徵壯爲太
師壯不起賂遺無所受其秋大雨傷稼疫起壯上書曰陛下起兵
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
集而權宜稱制霪雨饑疫天其或者將以示戒也宜遵前盟推奉
建康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壽省書內慚已又欲與石虎連兵
入寇壯曰與胡孰若與晉胡豺狼也既已滅晉不得不事胡虜號
之事已然之戒也壽乃罷兵然卒不稱藩于晉壯自傷忠孝不遂
乃稱耳聾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東游張掖師事略陽郭荷荷字承休張祚
徵爲太子友乞還謚曰玄德先生者也究明羣籍尤善史書瑀盡
傳其業荷卒瑀以爲在三義均而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制斬
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松薤谷鑿石窟以居服柏實作春秋墨說

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備禮徵之瑀指翔鴻示使者曰此可籠乎遂逃去使者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逃罪也門人何罪乃出就徵至姑臧値天錫母喪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天錫爲苻堅所滅其子大豫亾匿沮渠部苻氏亂呂光據姑臧大豫起兵與爭酒泉太守王穆舉郡應大豫遣使招瑀瑀慨然曰臨河救溺不卜其命脈病三年不絶飧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袵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斛東助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已而穆入讒聞移兵攻嘏瑀諫不從乃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家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死

張褘吳郡人恭帝爲琅邪王褘爲郎中令及帝遜位偁零陵王居秣陵劉裕欲行弑逆而帝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飲食于牀前宋

人不得伺其隙以禕帝故吏家見親信封毒酒使進帝禕曰鴆君以求生不如死也自引而卒

徐嵩字元高父盛秦冀州刺史嵩少以清白著稱舉賢良爲郎中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一皆考竟請託不行苻堅甚奇之以爲有端貳才遷始平太守堅敗嵩以中壘將軍據壘自固苻登嗣位拜鎭軍將軍雍州刺史爲姚萇將姚方成所執嵩罵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之漆其頭爲飲器登哭之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皮京妻龍憐西道縣人年十三適京未踰年京卒二弟相次殞既無胤嗣又無朞功親憐貨其嫁裝佐以紡織數年閒舉三喪時襲

無闕州里慕其賢屢有聘者憐皆却之守節五十餘年而卒

鄭休繼室石氏不知何許人前妻有幼女又休父布臨終生庶子沈布懼不育命棄之石曰柰何棄舅胤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穉存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王廣女不知何許人廣爲劉聰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殺廣女年十五芳納之乘闇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誅反賊何謂反乎父讐不同天母讐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辱其女吾所以不卽死者欲誅汝爲父母報讐耳死自吾分不待汝也芳惜其美遽止之自到脰絕

靳康女不知何許人劉曜誅靳氏以女美將納之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焉用妾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汙宮伐樹而況子女乎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天錫寢疾謂二妾曰我死何以報我皆對曰請供灑埽于地下疾篤皆自刎也已而天錫瘳追悼無已皆葬以夫人之禮

陝婦人不知姓氏劉曜時年十九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誣以殺母有司不能察而殺之羣鳥鳴尸上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蟲獸莫敢近其境遂大旱經歲太守呼延謨知其寃斬叔姑女設少牢祭其墓謚之曰孝烈其日大雨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德僭帝號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豐豐遭譖被殺德更以嫁其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段氏無辜己不能同死亦何心復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而嫁我我若不從是違嚴君之命也要皆不負段氏于是刻日交禮而以疾辭熾熾

亦不之逼也三日還第沐浴縊于浴室密書其帬帶云死當甕我段氏墓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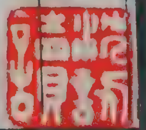
論曰慕容氏不死于遣嫁之前而死于三日之後成父之不義而陷身于曖昧不可謂智雖然彼女子年甫十四耳且人之立節大抵取決于俄頃及其從容鮮不回惑貞固如此又可及乎死爭蚤遲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也

呂紹妻張氏年十四夫死爲尼呂隆欲納之自投于樓下折其二脛遂死

晉書纂傳三

清談

荆溪周濟譔



仲尼弟子各以所長取裁聖人言語次于德行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吉人之詞寡孟子知言詖淫邪遁之戒詞達而已葢亦難其本乎春秋尚文告戰國隆游說漢興斵彫返之樸訥訥不出謂之長者于是言論之塗塞文章之端見矣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始發憤馳騁于翰墨東京名儁互相題目文章言論其流始判魏文浮華藻繢乃極再變而老莊之辯出焉王何擔口務爲高遠因以簡功實曠職業其初爲清談其放爲任達馴至有晉百數十年雖裴頠卞壼庾翼諸人大聲疾呼莫之能悟也士之聰明才力必發舒于所寄文筆𠁅久衆爭趨焉隋唐因之挒爲科舉自是以還筆行而談癈晉諸談者裴楷爲之冠冕云

裴楷字叔則秀之從弟也風姿俊麗當世稱爲玉人與琅邪王戎齊名泰始初爲中書郎遷侍中石崇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不合長水校尉孫季舒嘗使酒罵崇崇將劾之楷謂崇曰飲人以狂藥責人以正禮不亦乖乎崇爲之止楷性寬厚與物無迕每游榮貴家輒賞匄其珍玩車馬衣服散施俄盡梁趙二王最近屬貴重楷歲請二國租錢至百萬或以爲言楷曰裒多益寡天之道也帝嘗從容問楷朕應天順人與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未比德于堯舜者賈充之徒尚在朝尒太康中帝耽內寵后父楊駿寖用事楷與駿及汝南王亮衛瓘皆婣通然素輕駿駿亦不平之及駿執政出爲衛尉卿遷太子少傅優游無事駿敗安東王繇幷收楷將殺之侍中傅祗力爭得免猶坐去官亮瓘用事謂楷貞正不阿表封臨海縣侯食邑二千戶代

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懼固求出外乃除安南將軍荊州都
督甫出城而難作楷聞亮瓘遇害度瑋必襲己乃單車入城匿妻
父太原王渾家一夕八遷瑋果使人追之弗得瑋誅拜中書令加
侍中與張華王戎竝筦機密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要渾爲請曰
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殊寵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
于物昔爲常侍求出河內後爲侍中復求河南楊駿之時求爲衛
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于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
委頓臣心憂之光祿勳鍼以爲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
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弗許疾甚就加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位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晉之世人以
八裴方八王楷父徽比王祥楷比王衍楷兄康比王綏弟綽比王
澂子瓚比王敦遐比衍子王元綽子遐比王導楷兄秀子頠比王

戎然楷與衍實疏楷疾篤時衍爲黄門侍郎帝遣視楷疾楷已困同眸屬衍曰竟未相識邪

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父渾與阮籍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籍長于戎二十年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與卿言不如共阿戎談也渾卒戎襲爵貞陵亭矦歷常侍河東守荆州刺史遷豫州加建威將軍平吳之役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攻武昌降吳將守三人自督大軍駐江上降牙門將一人進爵安豐矦徵侍中遷光祿勳吏部尚書母憂去職惠帝初拜太子太傅轉中書令遷僕射領吏部拜司徒趙王倫廢賈后戎以婣親坐免惠帝返正拜尚書令復爲司徒帝西幸戎出奔郟永興二年卒于郟年七十二戎之典選未嘗有所甄明戶調門選而已又爲甲午制爲傅咸所劾賈郭祖之得不坐晉室方亂戎與時浮沈

雖居台司委事僚案閒乘小馬從便門出游嘗經黃公酒罏謂其人曰吾昔與嵇阮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亾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儀從簡略見者不知其三公也父卒涼州涼州賻贈數百萬戎皆却之由是顯名然性好興利爲荆州遣吏修田宅被劾以贖論爲侍中受南郡太守賂又爲司隸所奏及居相位廣收八方田園水碓日夜持牙籌計算常若不足儉嗇無所振施而亦不自奉養天下謂之膏肓之疾焉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魏時爲夏侯元參軍廣年八歲元見之謂方曰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已而孤貧僑山陽人無知者裴楷守河內引談申旦歎弗如荊州王戎舉秀才楷又薦諸賈充充乃辟爲太尉掾轉太子舍人衛瓘遠與正始諸名士談論見廣奇之曰諸賢旣往常恐微

言遂絕今乃復聞于君矣廣性沖融與物無競約言析理饜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物但稱所長與戎從弟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稱王樂時王澄胡毋輔之等任放爲達或至裸裎廣聞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介也㑹遷侍中河南尹愍懷太子癈故臣冒禁拜辤司隸滿奮敕收付獄廣悉釋之會孫琰說賈謐太子以不令黜今獄送者是彰太子之美也謐然之廣得不坐拜吏部尚書遷僕射領選遷尚書令戎始舉廣及是受代當世以爲美談成都王穎廣女壻也舉兵向闕長沙王乂禦之或譖廣乂以爲言廣神色自若徐對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乂意亦解然廣竟以憂卒

王衍字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鎮北平嘗列上公事尚書不時報衍年十四便詣僕射羊祜陳狀詞甚俊辯祜不然之祜衍之從舅

又名德冠時衍不爲屈拂衣逕去初見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衍辟不就初衍好談從横及是絕口唯申虛無之論晉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後乃娶于郭郭倚賈后貪戾預人事衍不能制心鄙之獨絕口不言錢由太子舍人累遷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癈衍表求離婚趙王倫癈賈后有司劾衍隱蔽太子手書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禁錮終身倫篡衍益懼陽狂斫婢惠帝返正拜河南尹復歷三省懷帝立東海王越以爲司空越出鎮遷司徒說越用其弟澄爲荆州敦爲青州謂之曰荆有江漢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畱此足以爲三窟矣越入京師遷太尉旋爲太傅軍司隨越出鎭越薨衆推衍爲元帥衍方謙讓軍破爲石勒所執

勒呼與語問以晉故衍陳禍敗之由勒意甚悅衍因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欲求自免且勸勒僭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預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虛浮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自王樂以盛名傾倒一世位列通顯聯婣帝室噓枯吹生勢利輻湊後進景慕遂成風俗侍中裴頠著論非之衍與相攻難雖不能屈頠然玄風彌暢懷帝之世太傅越盡辟諸名士庾敳阮瞻王承衛玠之屬以爲參佐遂遭兵亂流離轉徙餘風被于江左焉

庾敳字子嵩峻之子也長不滿七尺而要帶十圍衍甚奇之與弟澂敦及胡毋輔之竝見親昵號爲四友初拜陳留相後遷吏部郎竝不事事太傅東海王越辟爲參軍轉軍諮祭酒越豫州長史郭

象善老莊敳初重之每曰郭子(元)何必減庾子嵩象後遷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更謂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苦縣之敗敳與衍俱被害

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默識其要遇理輒辯詞不足而旨有餘善鼓琴人求聽者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終日達爽無忤色初舉灼然王戎辟爲司徒掾與王承竝參太傅越東海軍越出鎭許昌留世子毗及瞻等于京師與書屬以誨接曰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也瞻遷太子舍人卒于倉垣承遷東海太守與衛玠皆南度

衛玠字叔寶瓘之孫樂廣女壻也風神秀異總角乗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好言玄理而體羸多病母禁不令談東海王越命爲

西閤祭酒兄璪字仲寶官散騎侍郎爲懷帝所親玠見天下大亂欲奉母南行母念仲寶玠陳門戶大計母乃從之至江夏征南山簡重之玠妻先亾簡妻以女至豫章都督王敦重之玠以敦矜豪陵物非忠臣乃向建鄴人士企慕競就觀瞻勞疾遂卒其後王敦蘇峻相繼作亂庾氏以元舅召釁深自媿欲立功中原談者寢息及何充執政引褚裒自副裒復求外委重簡文簡文作相乃復崇尚名士擢殷浩爲揚州參淩朝政而劉惔王濛張憑韓伯之徒竝爲談客莫不仰玠風彩焉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祖宏父耽竝知名惔清遠有標寄奉母居京口家貧織芒屩爲養華門陋巷晏如也尚明帝女廬陵公主桓溫爲荆州惔言于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簡文自鎭上流而己爲軍司簡文不納惔自請行復不聽拜義

成太守代庾方之鎭襄陽尋遷丹楊尹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成功惔獨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嘗見溫摴蒱不必得則不爲也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爾既而蜀平溫日以跋扈簡文乃委任殷浩欲以敵之卒致敗癈浩自有傳惔年三十六而卒張憑字長宗惔所薦韓伯字康伯浩之甥也憑終御史中丞伯官侍中丹楊尹吏部領軍改太常未拜卒

王濛字仲祖承之從孫也父新淦令訥濛少跅弛不爲鄉論所齒已而克己勵行以清約見稱推厚居薄喜慍不形于色與惔齊名惔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也初辟王導司徒掾導更引蘇峻故將匡孝濛致箋于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公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澂敘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異容文武殊用豈可令清濁混流虧穆清之風以允僉具瞻儀刑海內

導不敢出補長山令人爲中書侍郎簡文嘗與孫綽商量人物綽爲題目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邁爽出謝尚清易令達皆極一時之選也桓謝皆任將帥唯濛惔號爲入室之賓年三十九嬰疾漸篤于鐙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臨殯惔以所捉犀把麈尾寘棺中因慟絕久之

論曰叔則立身行己皭然不滓尚巳彥輔進璽趙倫道徽歎其柔而能正殆亦所謂彼善于此者乎眞長之論桓溫可謂通識及居上游亦不能有所匡矯匪知之艱自昔然矣濬沖却賻立名終爲貪葳夷甫三窟雖就卒致棄言江左偏安餘波增逝審其樞機所發豈不由宰輔哉八王競逐勢歸東海啖名之士蒐羅靡闕始與拂諫陳頵斥外簡文大錄殷浩披猖置君等于弁髦謀國危于累卵向令元子延年足使太眞易姓矣彼皆懿親勳舊身任天下之

重會不知薄俗之宜革頽風之不可煽即豈又何怪于掘泥揚波者
哉

晉畧彙傳四

荆溪周濟譔

任達

嘗怪嵇康著養生論好釆藥服食卒以見殺阮籍臨廣武觀楚漢戰處慨然太息作英雄之詩痛哭窮路獨以全生若是乎禍福之致之靡常也晉基甫構魏諸藩鎮未盡拱服懷才好奇之士豈無所動于其心哉旣自揣不足以抗時雄又不可屈服爲之用乃始積然自放抑塞顚躓于琴鍜昏酣之中以求全其生或全或不全葢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淺責也竹林之游凡七人康籍而外山濤王戎皆爲晉三公向秀見康被刑隨計入洛仕晉爲散騎常侍劉伶以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陳無爲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報罷乃以壽終其一人爲籍兄子咸

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瑀之孫武都太守熙之子也

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典選武帝嫌其耽酒虛浮遂罷不用咸妙解音律與荀勖共論勖忌之出爲始平太守以壽終咸既從籍爲竹林之游籍子渾亦慕效之籍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尒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諸阮共集去桮觴大盆盛酒環坐互酌之羣豕來卽共豕飲爭爲放達然籍弗之許也咸私幸姑胡婢生子孚孚字遙集初辟東海王越太傅騎兵屬後參元帝安東軍蓬髮飲酒不綜府務帝雖雅尚申韓以濟時事然如孚等亦不能去也明帝時累遷侍中王敦平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及帝大漸溫嶠邀孚同車入受顧命升車然後告之孚遽僞內迫下車步還咸和初太后臨朝庾亮輔政拜孚丹楊尹孚謂所親曰亂將作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苦求爲代未至鎮而卒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脩字宣子不喜俗人見輒避去常步行挂百錢杖頭獨

醉酒店中與王衍四友相酬昵居貧年四十餘不能娶諸名士斂錢助昏慕之者求入錢不得也歷官太子洗馬永嘉末避亂南行至期思爲賊所殺阮氏習于酒往往以沈冥脫禍類籍所爲良遠權勢此其所長也諸阮所與游者畢卓羊曼胡毋輔之之徒曼自有傳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太興末爲吏部郎終溫嶠長史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高名嗜酒不拘小節辟州別駕太尉掾竝不就家貧求試守繁昌令節酒自厲有能名遷尚書郎預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轉司徒左長史出守樂安與郡人光逸晝夜酬飲遷成都王穎太弟中庶子嘗過河南門下飲騶人王子博箕踞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供騶而已不爲他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大賞之薦諸樂廣擢爲功曹王尼者字孝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洛陽爲護軍府軍士輔之以爲賢與諸名士

王澄等送屬河南功曹甄述洛陽令曹攄請放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諸名士因持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嘉以為詣己方欲迎諸名士諸名士直入馬廄中與尼炙羊共飲不見護軍護軍乃大驚以長假免尼東嬴公騰辟尼車騎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傲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尒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必相危尼曰比聞我言死久矣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越之殺天子侍臣勢張甚尼詣之不拜越問故曰公無宰相能是以不拜因數之且曰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耶曰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貲財悉遭掠敓非公負而何越大笑賜絹五十匹洛陽陷依王澄于江陵初澄兄衍薦澄為荊州問以方略澄詞義鋒出一坐嗟服將之鎮送者傾朝澄素勇捷見樹上有鵲巢便脫衣上樹探其鷇而弄之旁若無人及至鎮日夜縱酒不親

庶務時雍州流民王如等已亂襄陽澂又襲殺巴蜀降人于寵洲虜其妻子爲軍賞于是梁益流民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澂兵數敗無懼意縱酒彌甚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竟以敗走澂走尼無所依唯一子一牛一車行則乘止則宿食盡殺牛牛盡父子皆餓死

光逸字孟祖初爲博昌小吏令使送客寒雨舉體凍溼還報令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溼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惜一被而殺一人知仁君不爲故敢遂寢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于京師輔之適詣令望見逸曰似奇才也呼上車共談遂不入令怪客不入問知與逸語怒除逸名後舉孝廉爲州從事而輔之爲太傅越從事中郎逸棄官投輔之輔之薦諸越越嫌其寒門弗召後越因開宴責輔之無所薦舉輔之曰前舉光逸公自不召越卽辟焉越以輔之爲建

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坐弗能禦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復爲越右司馬越薨度江爲元帝軍諮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逸復往依焉輔之卒官逸終給事中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名仕至國子祭酒鯤少好易老能歌善鼓琴爲王衍嵇紹所重東海王越辟爲太傅掾坐家童取官藁除名諸名士皆爲嘆恨鯤不以屑意越尋更辟之轉參軍鯤見時方多故謝病去避地豫章爲王敦左將軍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大將軍長史與阮孚等日夜縱酒敦將舉兵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于君何如對曰隗誠禍始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爲豫章太守而不遣偪與俱下敦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令自今以

往日忿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收周戴復問鯤曰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此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南北人士之望若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大怒曰君麤疏耶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鯤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殺顗苦諫敦命斬嶠僚屬震懼莫敢言鯤徐曰明公舉事不戮一人嶠獻替迕指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擁兵不朝將還武昌鯤曰公建不世之勳然天下實有未喻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見明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輩百人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使鯤之郡卒于官子尚字仁祖性至孝七歲喪兄哀慟過禮八歲鯤攜送客或曰此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

別顏同十餘歲喪父溫嶠弔之號訴異于常童好音樂博綜技藝王導深器之辟爲掾始通謁導曰聞君能作鸜鵒舞寧可見耶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拊掌擊節尚在中俛仰旁若無人轉西曹屬時遭亂者往往與父母乖隔議者以爲仕進理王事昏姻繼百世皆當無嫌尚曰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昏姻不可廢也天屬生離哀痛莫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歷豫州都督鎮壽春始失張遇及姚襄來降尚以禮接襄亦傾心焉采拾樂人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從弟奕字無奕爲桓溫安西司馬在溫坐岸幘嘯詠無所屈尚卒代爲豫州無何又卒溫用奕弟萬萬字萬石早有時譽王羲之與溫書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俛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以書誡萬萬弗從竟以傲慢失諸將心自

阮氏以放達耽酒世其家王謝子弟靡然從之晉亾入宋流風餘
韻猶相羨慕焉

論曰事託于彼意寄于此君子所當深察也清談之流變爲任達
或以趣時或以免禍豈所謂一致而百慮者乎遭值事會不能拔
足風塵之表的非隻矢而衆鏃已擬膏豈樂煎而爝火畢燿于是
酣嬉其外荼毒其中彼固有所不得已乎幼輿之抗處仲仁祖之
服姚襄豈可與王澂謝萬同日而語哉餔糟啜醨竝蒙驥坿幸已

晉畧彙傳五

良吏

荆溪周濟譔

古者制祿以代耕六計尚廉葢所以整飭方隅東修圭璧非徒不苟取而已也吏職莫先恤民其次奉法法所以恤民而民非徒法之所能恤意主于恤民然後能行法外之意苟意主于奉法其于民也固有時而不遑恤矣是故扶羸起瘠寬鄙敦薄吏之上也其次易田疇薄稅斂因利除弊其次愼聽斷卹菑患其次潔簠簋循法令與民相安于無事至如儆車羸馬惡衣菲食矯僞于譽君子耻之世變稍亟仕多爲貧于是尚廉之說獨斤斤焉爲葢止于无害具位等諸刻木然且比戸歌詠尸而祝之困碩鼠而思樂郊遭水火而覬休息其亦可悲也夫晉承魏氏奢汰之後武帝初政飭爲恭儉欲以移風易俗顧乃事與趣乖本末衡決劉友考竟山濤



勿問是以君級書囊麻紖之儉而臣競椒塗蠟炊之侈當斯時也雖復傳詢孟桓時拜穀帛之賜奚足以風動天下哉元康而後寇禍餘興建武以還偏安呴沫寬游鱗于沸鼎求風林之靜葉厥維艱哉彌可寶貴坿益舊史畧著于篇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魏荊州刺史以忠清著偁威歷官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父遠矣本傳云威自京都之荊州省父父賜一匹絹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父曰是吾奉祿之餘乃受之按威疑父立名于教有闕故削之遷右將軍豫州監軍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法明化耳拜前將軍青州監軍刺史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謚曰烈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蜀時仕郡爲功曹蜀平察孝廉除建寧令秩滿歸羣蠻厚賫之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除池陽令治爲雍州冣百姓得罪者無怨言生爲立祠累遷尚書郎終犍爲太守子秀字彥穎爲羅尚益州主簿李氏據州欲用爲司馬不屈死

竇允字雅始平人出自寒門由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政課田蠶調役均一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亹長以勤修清白見稱西州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復詳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擢鉅鹿太守並有政績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泰始初守汲郡視民事如家事耕桑樹藝屋宇阡陌皆躬自教示開荒五千餘頃而執田

常課不減年饑郡界獨無匱乏司隸石鑒上其能詔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遷衞尉河南尹大司農爲政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阬中餓不予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念宏政績以贖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時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料檢至褰發婦人袒服于路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贈太常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啓尚書令衞瓘宜復封建稍遷鄱陽太守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善積于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漢氏失御天下分崩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宜廣開學業以贊時雍乃具條制修庠序招學徒至者

七百餘人溥作誥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
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
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
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
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
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
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
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
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嫻庠
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
朝士敬而嘆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

翰流離偁述世務揆嘖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
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絫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
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專心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祭酒求
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習禮
于大樹之下況今學庭高顯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
烏集郡庭注春秋經傳譔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子勃過江
上江表傳于元帝詔藏祕府

傅祗字子莊魏太常嘏之子也武帝爲晉王太子起家太子舍人
絫遷滎陽太守郡當河濟之會魏黃初中河溢塞濟汎濫爲患鄧
艾興渠漑始作石門至是復壞祗乃改門爲堰制其宜節之宜河
盛則泄平則止名曰沈萊堰兗豫二州無復水患百姓爲立碑頌

晉遷廷尉常侍左軍將軍惠帝初楊駿輔政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聽駿敗僕射荀愷與裴楷不平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又將誅駿官屬祇力爭並見原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論討駿功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乃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戶二千二百封子暘兄子雋亭侯坐公事免起爲衛尉風疾遜位就拜常侍加光祿大夫趙王倫擅政逼爲中書監倫簒加右光祿大夫惠帝返正自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懷帝末至司徒京師危逼苟晞請遷都倉垣祇奉使詣河陰修理舟楫洛陽旣陷荀藩等推爲盟主建行臺傳檄四方假司徒大都督遣長子宣赴告方伯少子暘行河陰令自屯孟津小城以待義兵疾亟手筆敕厲二子詞旨深切覽者莫不慷慨卒年六十九

論曰石門有二在廣武東西皆引河水以注汴渠而以門爲之節

度者也然則賈讓穿渠灌漑之法不獨可行于東郡而河不兩行之說非所論于穿渠矣河不能不隄隄不能不重近者爲縷隄遠者爲遙隄遙隄距縷隄以三十里爲率河流歸槽縷隄外灘出輒仿石門之法往往穿引水張則泄之俾至遙堤而止俟其澂清然後開遙隄而用以漑施之水行地上之處豈不害日去而利日興哉沈萊堰在西石門自祗築堰但泄盛張不復通舟楫江左北伐通運皆由東石門其後或通或塞塞則更從濟北盧縣之碻磝城入河云

曹攄字顏遠魏常侍肇之孫也臨淄有寡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勸改適婦戀姑不去姑閔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考自誣服獄當決而攄爲令到卽雪其冤歲夕行獄獄有死囚攄惻然謂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得無欲暫見家人邪

西皆泣曰若得暫歸雖死不恨攄卽出之克日俱還一縣歎伏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攄使收門士衆怪之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此必門士竊以燎火耳詰之果服齊王冏輔政以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或勸吾還國于卿何如攄曰大王之功盛矣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若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不亦美乎冏不能用卒及于難惠帝末爲襄城太守郡屢經寇難攄綏懷有方永嘉二年高密王畧鎮襄陽以爲征南司馬流人王逌反畧使督參軍崔曠討之曠性姦凶譎攄前戰己繼之攄戰合而曠不救遂以戰死故吏百姓奔喪會葬如赴父母焉

論曰道失民散其昭大辟非盡無良也攄之縱囚始有以得其情

矣爲法所拘不能脫罪聊且卹之分外以自致其哀矜是以就戮如歸應期畢至此豈智術之所馭姑息之所感哉

陸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少與兄機齊名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吳平揚州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辟公府掾遷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號爲難治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救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與語便縛以來既而果然問之伏與妻通共殺夫聞妻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一縣稱神明郡害其能乃去官百姓追思圖畫雲形像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諫晏營第宅及信任部將覆察諸官出納爲時所稱遷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治如浚儀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嬖奄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玖深恨

之穎討張昌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軍事會與長沙王乂構兵因回軍向闕兄機被戮并收雲穎僚佐蔡克等並叩頭固爭而孟玖怨雲竟殺之并其弟耽年四十二無子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汎愛博納當世稱之由博士遷常侍永嘉中拜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天下大亂方鎮多阻兵相攻軼威惠並著而崇尚典禮軍諮祭酒杜夷學行精博軼特置儒林祭酒以夷爲之州人向化洛陽孤危軼貢獻不失臣節自以受命中朝不能祗承元帝教令郡縣多諫軼曰吾欲見詔書耳洛陽陷司空荀藩移檄遠近推元帝爲盟主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見攻而死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河北騷擾廣平獨安

公師藩圍鄴南陽王模窘急紹救之獲免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増如歸未上轉荆州南度河從車千乘至許昌模時爲都督在許留紹啓轉冀州破汲桑走石勒捕誅胡羯境內漸安加寧北將軍假節監軍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幽州王浚青州苟晞並有威名紹視之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卒臨終嘆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贈車騎將軍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父諝吳黃門侍郎譚稘歲而孤母年十八守節撫之及長好學不倦爲周浚揚州從事舉秀才對策爲諸州第一除郎中歷遷尚書郎出爲郟令惠帝西入關司徒王戎來奔兵亂之後饑饉薦臻譚傾心撫卹戎客聞天下亦出穀三百斛以助振施譚所感也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舉周訪爲孝廉破石冰黨帥封都亭侯陳敏之亂移書責顧榮爲榮

所怨數毀短之以故官不達終于祕書監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少喪親哀毀過禮長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領林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民張兌報父讐繫獄母老無兄弟有妻無子智明閔之停其獄弛兌刑令兌妻入獄就兌歲餘產一男會赦免兌之弛刑也或勸兌逃兌曰有君如此而忍負乎惠帝北征智明勸穎釋甲奉迎穎怒不用永嘉之亂仕于劉淵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舉灼然二品歷吏部郎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本傳此下有其子朝棄而

暮及明日攸繫之于樹而去云云按上言步走擔兒則兒未能行且果能行及父母何為繫之史言誣矣投李矩于新鄭三年將去而矩不聽密奔荀組于許昌矩深恨焉久乃還其家屬至江東拜太子中庶子吳內史闕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本傳云攸載米之郡奉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按攸奔亾而來家屬僅存必無攜蓄中庶子祿非優厚安得有米載之吳郡蓋緣吳郡殷阜向為利藪攸勵清節傳者從而為之詞史臣不察因仍甄錄敘棄子則加以縛樹表清操則飾以載米胡威疑父而辭絹溫嶠報國而絕裾徒快一時脣吻之談其于攈情覈事實為疏謬誣前賢矣郡中大饑攸不待報開倉救之被劾詔原後以疾去送錢數百萬一皆不受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密發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歷吏部尚書護軍將軍會稽內史轉太常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攸妻遂不育納妾有寵訊其家世復是攸甥攸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弟子綏服攸喪三年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陸納字祖言司空玩之子也桓溫鎭姑孰州郡皆修特敬納自吏部郎拜吳興太守將之郡辭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三升醉耳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竝在溫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三升納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至郡不受奉祿頃之徵拜尚書外白裝船幾納曰私奴適以船裝糧食來足以自還無所復須也臨發唯齎被襆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謝安嘗欲詣納納許之而無供辦兄子俶密爲治具安至納設茶果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拜僕射遷令會稽王道子年少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歎

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論曰史侮鄧攸善與人交而頗敬媚權貴王敦之時幾致汚染若納之于溫豈有逢怒之理邪恚誠不至耳工拙非所計也至如杜預餉遺貴要彼其功名泰盛抑有由然與夫逢時者異矣

王蘊字叔仁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吏部郎性和平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數輩蘊連狀白執政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聽執政用之故不得者亦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佳政郡饑輒開倉振貸主簿執諫請先列上待報蘊曰必爾須過半矣專輒之愆太守任之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所全活十七八朝廷以違科免蘊官民詣闕訟之乃得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女爲孝武皇后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

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改授左將軍徐州都督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朝廷恩遇宜依諸公故事然後受命頃之徵拜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加常侍苦求出外拜鎮軍將軍會稽內史都督浙東五郡性嗜酒末年尤甚在郡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太元九年年五十五卒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晉世開倉振饑列上不待報者或下詔褒揚赦以爲法或被劾詔原或以免官蓋其時政令無常如此孟子謂孔距心論其常且一國道近汲黯奉使專行值其變且外郡道遠後世因時取法可也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之後也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哀慼行路事母孝謹家貧母喪無人鳴鼓哭臨時恆有雙鶴

聲叫祥練之夕羣鴈俱集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鹹菹味旨便掇棄之居與韓伯鄰伯母殷浩妹也聞隱哭輒投箸助哀因謂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矣伯爲吏部遂舉隱之累遷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累遷左衞將軍祿賜裁留身糧餘班親族妻子不得霑寸祿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唯貧窶不自立者求補長吏前後刺史多黷貨隆安中朝廷欲革其弊乃拜隱之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貪泉云飲者輒貪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遂酌而去至州清操彌厲常食乾魚進魚者去其骨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盧循南寇隱之遣長子曠之拒戰敗歿拒守百餘日循踰城放火燒三千餘家歿者萬餘

人隱之不能禦將妻子出奔爲循所執朝廷方平桓元之難未遑南討便以廣州授循循因表隱之黨元請加法詔不許執政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乃得還家唯茅屋六間不容妻子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拜度支尚書轉太常義熙八年致仕授金紫光祿大夫子延之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竝爲郡縣皆以孝弟廉愼爲門法

論曰隱之最以清節著俸祿散親族妻子不與非乖則僞耳其在廣州未聞有所設施賊至城陷民受荼毒方將妻子規還朝廷清甚必刻刻則無人子身孤立臨難束手固其宜也乃猶得以處脂不潤烝名史冊豈非世變使然乎

張譚字元慶姑臧人仕沮渠蒙遜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講孝經及忠臣孝子傳以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

母號曰慈君

文學

荆溪周濟譔



聖人之道博大而容衆其言無不賅自删定六經而游夏之倫已各傳其所受況後世乎更秦大亂老師宿儒僅有存者益無以闚至論之全漢儒謹守師說謂之家法未爲失也魏王弼何晏王肅之徒始奮私智挾異端糅舊說刱新義家法壞矣晉代因之或尚攻擊或事調停至如杜預短喪王肅廢祀雖在當時已不爲衆情之所允服然則是非之公固不可以筆舌爭也泰始初置博士十九人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之元康以後兵亂相尋寖以衰歇元帝中興雅重文學建立黌序置博士九人荀崧表請增四詔許增三未行而王敦難作後更招集學徒殷浩北伐罷充軍國之用孝武重復興立亦未詳明雖曰國步艱難豈非老

莊浮屠傾動當世秉鈞軸者無確乎不拔之志哉績學之士通塞有時而服習無改雖醕駁不同要其立志亦可謂豪傑之興不待文王者也

范蔚吳郡吳人祖平吳臨海太守太康中徵不起年六十九卒詔謚文貞先生平子泉亦以儒學顯泉子蔚爵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皆供其衣食蔚子文才亦知名

文立巴郡臨江人師事譙周專毛詩三禮泰始中爲太子中庶子表請敘用諸葛蔣費子孫從之拜常侍蜀故尚書程瓊與立交至深弗薦也帝聞瓊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素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上聞爾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陳邵字節良東國襄賁人泰始中官給事中撰周禮評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陵人漢廣川惠王之後武帝時五辟公府

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者數十年受業者數千人兆以春秋一經三家讐敵乃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纂述百餘萬言

論曰三傳之不能相通雖童孺皆知之而兆欲爲調人可謂不度矣爲學之蔽厥有二端信守而不能擇精思而不免於鑿皆不足以致用史稱有人騎驢至兆門字兆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在青州無敢稱其字者門人咸怒及見兆說疑客爲解之客發難兆不能對以斯論學與捫籥者何以異哉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家世儒史仕魏爲夏陽侯相接少孤哀毀過禮郡辟之母老不就母終居墓

次積年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潘滔遺書勸弗應以待公府之辟接報書曰世道交喪遂至剝亂而智識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值惠帝復阼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司馬蕩陰之敗請旌嵇紹以號令天下從之轉臨汾公相遷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于學無所不通尤精禮傳嘗謂左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于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閡志通公羊往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焉又譔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文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谿期過江仕至陶侃司馬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及列女後傳

翟游字子相上黨人甄明儒術自少至老口不言財利魏時由相府舍人出爲氏池長以病免武帝時郎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

學不倦誤喪服圖行于世劉淵少時與朱紀范隆竝從學及淵僭帝徵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年九十三卒于家隆字元嵩少孤疏族廣收養之教以書爲立祠堂隆奉廣如父注春秋三傳譔三禮吉凶宗紀州郡辟命皆不就與朱紀竝仕漢爲名臣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其于三禮遵鄭氏著禮通論駮諸儒申鄭指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山衣木葉食果實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環其旁劉淵及聰欲徵之皆礙不得達劉曜時出居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竝不屈以壽終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南度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以稱職見偁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

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刱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儀朝廷典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權衍勸太子博延朝彥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出爲廣陵太守時人爲衍寒心衍不形于色石勒游騎至山陽敕其黨曰孔衍儒雅之士不得侵入郡境太興三年卒于官衍雖不以文才著偁而博覽過于賀循凡所譔述百餘萬言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百家之書無不綜覽精究算歷圖緯惠懷之世徵辟不就隱居教授華軼爲江州請爲儒林祭酒後至建鄴元帝爲丞相下教爲特立儒林祭酒官帝欲就見之固辭帝與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後除國子祭酒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明帝即位自表請退下詔固留太寧元年年六十七卒贈大鴻臚謚曰貞子著幽求子二千篇兄嵩著壬子春秋以刺元康風俗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屢徵不起永和初朝廷典禮詔就訪焉
嘗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畧注孝經作志林三十篇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奉之變色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家貧躬耕養親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欲為立宅庾爰之餉給之宣並辭不受閑居屢空閭風宗仰者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及太元中范甯守豫章興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二范之化也年五十四卒所著易禮論難皆傳于世

荀崧字景猷漢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泰始中襲父爵補濮陽王文學與王敦顧榮陸

機友善惠懷之世粲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與百官奔密于路喪母賊追至同旅散走崧被髮守喪號泣賊棄尸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為後將軍假節江北監軍南中郎將襄陽太守山陵發掘遣主簿石覽修焉進爵舞陽縣公進號平南將軍遷江北都督鎮宛既而改封曲陵授覽襄城太守杜曾圍宛崧力弱食乏小女灌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夜踰城突圍求救于覽賊追之灌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乃免既發覽師又為崧書與周訪訪救亦至賊始散走崧襲穰獲曾兄保斬之元帝徵拜僕射與刁協共定禮儀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鄭氏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鄭易儀禮及公羊穀梁皆省不置崧上疏曰昔世祖應運

崇儒興學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訓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引儒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得以質疑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頒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則有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訓典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龍飛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于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十九人今止九人準古計今猶未及半宜爲鄭易鄭儀禮公羊穀梁各置一人三傳雖曰春秋而發端異趣義則爭戰之場詞亦劍戟之鋒于理不可得其博士宜各置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

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作難不行帝崩羣臣議謚號敦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返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既定議而後與敦書曰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豈可隨世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咎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于此銜之而止敦平更封平樂伯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偁之蘇峻之亂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成帝帝在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帝幸溫嶠舟崧老病篤猶强力步從咸和三年年六十七卒謚曰敬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少孤父墓柏被斫手刃盜由是知名爲王導參軍好刑名嘗著學箴以抑虛浮之士爲大著作郎刪典籍煩複以類相從分立四部遂爲祕閣永制

司馬氏始刱紀傳表書之體班氏因之以述一代事蹟華嶠司馬彪謝沈述東漢陳壽述三國干寶王隱謝沈徐廣述本朝而孫盛習鑿齒又蒙春秋之名各有著錄至如荀綽虞預鄧粲之倫或散見他篇者未易悉數也蓋晉人平蜀以諸葛不置史官為大闕故于此尤斤斤云

華嶠字叔駿祖歆魏太尉父表太常嶠博學有令問仕魏至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累官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帝耽樂致疾屬小瘳侍臣表賀嶠因此微諷請帝嗇養精神以幸天下優詔畣之惠帝時與誅楊駿功封樂鄉侯遷尚書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術數南省文章門下譔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徧覯祕籍遂

就其緒起光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號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中書監荀勖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詔藏祕府汝南王亮衞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所著穕文筆數十萬言所修官制太子還宮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河渠循禹蹟置都水官親蠶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贈少府謚曰簡十典未成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徹卒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十典乃成弁草魏晉紀傳永嘉之亂嶠書散失存者尚五十餘卷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彪少篤學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後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世事專精學業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

中遷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常侍惠帝末年六十餘卒彪常以爲先王立史官書時事載善惡明勸沮最教世之要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穢譙周雖頗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闕者多于是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名曰漢後書初譙周以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繆彪復條周之不當者百二十二事據汲冢紀年之義以正之又作九州春秋注莊子亦行于世

陳壽字承祚蜀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不爲屈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遂被貶議及蜀平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補陽

平令譔諸葛亮集奏之復入爲著作郎領本郡中正譔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偁其善序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方著魏書見之自罷張華將舉爲中書郎荀勖忌華而疾壽諷吏部遷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復薦之授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葬洛陽壽從之又被貶議元康中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尚書郎范頵奏請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從之壽又譔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及餘文章行于世初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卒如周言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兼好陰陽術數元帝鎮建康以才器召爲著作郎王導請置史官敕領國史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歷王導司徒右長史終散騎常侍晉初議立晉書限斷荀勖欲起魏正始王瓚欲起魏嘉平賈謐欲起晉泰始詔從

謚議遭亂中廢至寶乃成書實用荀勖議起魏正始自宣帝至于愍帝八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寶之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值魏刱基之初籌畫軍國驅馳三世性深阻而寬綽能容納行任數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劉禪入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雖太平未協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艸之固張昌石冰傾之于荆揚劉淵王彌

撓之于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

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有見危以授命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辟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世積忠厚仁及艸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工女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孼以

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枷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辟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解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裝櫛織紝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逆于舅姑殺戮妾媵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洩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亾本必先顛其斯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辟考平吳之才而知將帥之不讓師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秉亂得位羈于強臣愍帝奔亾之後徒

剽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固不能以取之矣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譔搜神記二十卷及襍文筆皆行于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好學耽著述寄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兄瑚三王時有戰功累遷游擊將軍惠帝幸鄴上官己縱暴京師瑚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謀誅之反爲所害隱受父遺業屛居自守不交勢援建興中南度與丞相軍諮祭酒祖納相知納好博弈隱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況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草掤務殷疏寢不報太興初與郭璞同召爲著作郎令譔晉史與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譔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因更嫉隱預豪族結權貴爲朋黨隱竟以謗免預字叔寧喜之弟也好學有文章仕會稽主簿上記于太守庾琛爲送迎限制及減省督郵並見從太興中除佐著作郎大旱詔求直言預上書請徵隱逸及拔將帥之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求言預又陳請減省刑獄及禁朝臣燕會宰殺泰侈初與平王含賜爵西鄉侯及蘇峻之亂爲王舒參軍進封平康縣侯終散騎常侍好經史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著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篇　又有勔孫緯浚胡爲石勒參軍譔晉後書十五篇長沙鄧粲騫之子也著元明紀十篇皆與隱同時家貧無資用依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拙于文詞其次第可觀者皆銓所譔云年七十餘卒于家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初參內史何充軍母老去職庾亮蔡謨辟竝不就閒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耨之暇研精文籍康帝即位

議毀廟禮徵爲太學博士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竝倂沈史才遷著作郎譔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于世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魏中書令資之後也少與殷浩齊名嘗同浩談對食奮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起家佐著作郎家貧親老求爲邑出補瀏陽令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庾翼代亮爲安西諮議參軍遷廷尉正未拜而桓溫代翼留參溫軍從伐蜀守輜重彭模拒賊有功賜爵安懷縣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入爲祕書監加給事中致仕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詩賦論難數十篇晉陽秋詞直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云若此史遂行自是

闔君門戶其子懼請白盛改之盛年老家居性方嚴子孫雖斑白無少假借諸子請爲百口計號泣稽顙盛大怒不許其子乃私改之而盛寫兩定本寄于慕容氏舊史作慕容儁按枋頭之敗在太和四年儁殂久矣太元中博求異書得之遼東書遂兩存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世爲鄉豪以文筆著稱爲桓溫別駕出守滎陽一腳偏廢去官里居襄陽陷爲苻堅所得俄以疾還家郡既收復朝廷欲徵典國史會卒初桓溫有不臣之心鑿齒乃作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統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亾晉興明天心不可以智力強將以諷溫臨終上疏論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謂三祖在魏勢逼力制無純臣之義魏德則篡功未一統比諸共工秦政不得爲一代帝王云

論曰自習氏剏爲絀魏紹漢之說後世正統之論起焉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正諸侯之是非魯亦諸侯也以諸侯正諸侯是彼善于此而已非王事也是以春秋之義莫大尊王尊王然後諸侯可得而正也習氏比魏于共工秦政夫共工秦政皆嘗統一區宇當以比晉不當比魏也魏晉之有天下以言人心均有未安而魏功大晉習氏絀魏伸晉彼晉臣固然爾後世曷爲踵之乎且夫正統之說非史臣所宜言也古者天王崩稱天而誄之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倪同凡愚所以上嚴明且是天之權也孔子作春秋尚不敢使魯君侵天子之權而習氏乃欲執天之權以奪魏予晉豈非春秋之罪人哉是故湯武之論漢文比之馬肝不然桀放鳴條厥後爲獯鬻箕子違難開國朝鮮申習氏之指皆當儕諸蜀漢然則商周盛朝將不得紀年矣且桓氏在漢受寵顯榮遠出司馬氏之上

使溫黜晉而代之曰亾漢者晉我復其讐習氏又何以說焉紬魏之謂僭僭之罪止其身非純臣之謂亂亂之禍及乎天下後世夫處溫之覬覦而以非純臣之論子晉三祖是何異于教猱升木者也

徐廣字野民邈之弟也歷謝(元)兖州從事譙王恬鎮北參軍除祕書郎典校祕書轉員外散騎侍郎校書如故義熙初爲劉裕鎮軍諮議封樂成矦領著作奉 詔譔車服儀注遷驍騎將軍常侍大司農著作如故十二年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辭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元)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宋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樂之情豈能同也乃更歔欷引年歸年七十四卒于家著畣禮問行于世

泰始初以文筆著稱者張華孫楚其尤也摯虞束皙應貞皆備侍從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並驅爭先則有潘左夏侯可謂盛矣中興之際顧榮賀循葛洪郭璞咸彰炳蔚冠冕時英及乎大權外移而秀碩之彥多羈幕府孫綽取忌于桓溫謝混不容于劉裕此亦足以觀世變矣鉅製鴻章毎多規橅至如士衡五等之論景陽劒閣之銘太沖詠史之篇景純游仙之什斯其最焉既世多有故不復載云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師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對策爲上第拜中郎吳平上太康頌美晉功德母憂解職召補尚書郎表論封禪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亾失雖子孫或不能言其先祖乃譔氏族昭穆十卷進之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

承詔失旨改除之虞表諫而止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然後施行元后崩杜預奏亮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惟僻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與預書曰唐僻遏密殷云亮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何必附古惠帝時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碁下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禮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服全非以年也從之歴祕書監衛尉卿從幸長安東軍至百官奔散流離鄠杜間轉入南山糧絶食橡還洛爲太常虞明天文常謂友人避亂之國唯涼土耳洛京亂人相食竟以餒卒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録又撰古今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避難徙居遂改氏焉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文請雨三日而澍百姓歌之初璆娶石鑒女已而棄之鑒諷州府不得舉辟璆兄弟及鑒卒王戎始辟璆皙亦得召爲張華司空掾時欲廣農皙上議以爲天時不可必期地利人力可以計生課致宜申游食之禁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稠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滿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而徙牧苑于北土空虛之地汲郡吳澤良田渟水豪強大族擅其魚蒲之饒宜下郡縣詳計通洩荊揚兗豫必多此類宜詔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轉佐著作郎譔晉書

帝紀十志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凖盜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冢也得竹書數十車文殘不復詮次武帝付祕書校綴寫以今文晳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趙王倫擅政請爲記室辭疾歸卒年四十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亾失惟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亾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泰始初官給事中至散騎常侍與荀顗撰定新禮五年卒文集行世武帝於華林園燕射從臣賦詩貞篇最美云

三張者載協亢也安平人父收爲蜀郡太守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太康初載省父至蜀道經劒閣以蜀人恃嶮好亂乃著銘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使鐫之于劒閣山焉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累官長沙王乂記

室督中書侍郎領著作載見世方亂遂佯疾歸卒于家協少辟公府歷官河間內史棄職屛居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于家亢過江至散騎侍郎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容觀甚美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作抵疑以自廣後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于公調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惠帝時拜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弟湻亦有文藻湻子承度江官南平太守與譙王承同討王敦敦得志悉除異己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

潘尼字正叔滎陽人少有淸才與叔父岳俱以文章著佯岳躁進

而尼靜退疾時俗浮競作安身論以明所守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元康初拜太子舍人出爲宛令寛而不縱恤隱勤政勵公平遣人事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趙王倫纂位謝病歸齊王冏兵起赴義爲參軍兼管記室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洛陽將陷攜家東出成皋道遇賊住塢壁病卒所著釋奠頌乘輿箴傳于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喟然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乃不及我少時由是感奮思皃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訪岷邛之事于張載又求爲祕書郎以致其博構思十年賦成皇甫謐爲之序張載劉逵爲之注衛瓘作畧解張華

又歎美之豪貴競寫紙爲騾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與弟雲書曰此閒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及思賦行機遂輟筆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張方縱暴大掠京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詞賦甚麗爲張華所推服歷官中書郎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著詩賦襍文筆十餘卷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寓居緱氏年十三母與觀迎令謂曰汝先世本非微賤遭亂流離遂爲士伍尒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激從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觀太學見嵇康寫石經褏褢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見問對曰慕君風器非常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亾到山陽求康不得還父母禁其出遂陽狂走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遇康隨還山陽及康

遇禍投魏興太守張宗嗣宗嗣遷江夏至隨到湏川欲因入吳會宗嗣卒乃占戶遼西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辨有從橫才氣遼西舉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亾父欲令宦成弗之告也戒勿歸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以精審見偁太康中舉良吏赴洛方知母亾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于榮養志既不就哀憤歐血卒年三十七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本姓棘避仇改焉父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皃善文詞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郞軍還徙黃門侍郞出爲冀州刺史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亾失子腆字元方亦以文章顯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

爲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爲羊祜征南從事中郎歷侍中常侍國子祭酒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陵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眞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楊方字公回會稽人也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也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使爲文虞預美之送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

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當爲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世衰道喪文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蕪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成龐公于畎畮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遂俯方于宗師王導辟爲掾自以地寒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涼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幷雜文筆行于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東應選撲殺之名震殊俗闡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度江而母隨兄肇在項城永嘉沒胡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十餘年州舉秀才元帝爲晉

王辟之並不就其後爲西陽王羕太宰參軍蘇峻之難北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封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爲文以弔賈誼病免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子肅之亦以文藻著偁仕至湘東太守

曹毗字輔佐魏大司馬休之後也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著揚都賦亞于庾闡官至光祿勳所著文筆十五卷

袁宏字彥伯父爲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行泛江聞租舫中諷詩聲清詞藻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袁臨汝郎誦其詠史之作也迎升舟談論申旦引參其軍遷桓溫記室與伏滔同在溫府宏性強正不阿而滔每事將順

府中呼袁伏宏以爲恥毋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令與滔比肩入爲吏部郎出守東陽太元中卒于位年四十九宏將出守朝賢餞諸冶亭臨別謝安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撰後漢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文三百首傳于世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好學有志尙嘗晝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後藻思益進州辟主簿遷庾亮從事桓溫征西參軍謝尙守江夏溫使含有所檢劾含至郡與尙酣飲累日便還溫問所劾含曰公謂尙何如人也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不之責轉州別駕含以廨舍喧擾于城西小洲上立茅屋伐竹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焉布衣蔬食晏如也歷官常侍侍中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年七

十七卒

郭澂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之亂奔走還都劉裕引爲參軍從平長安裕意欲西取秦隴集寮屬議之澂之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定東還位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矦卒于位

聲音之道足以通彼我之志而不能及于久遠故文字興焉古者十年學方名列于六藝之末明易習也自黃帝及周文雖遞嬗而其數益寡故委曲繇重無有苟簡急疾之意秦任刀筆事繇權重患吏不給乃始破員爲方伸曲作直小篆隸書相繼而起人意趣易又秦法嚴故遠漢武百年之閒而魯恭王得孔壁古文能知其讀者已不數人壁經復藏秘府世稀得見魏初邯鄲湻號通古文而正始石經已至繆肖蝌斗之形蓋古文之義晦絕久矣晉時汲

篆書出諸家辨識迭相攻難而鐘鼎文字傳于世者莫不各以意測穿鑿傅會莫能畫一也許慎于六書最爲沈潛亦用小篆爲正然則言文字者鮮不宗述李斯矣斯之破壞三代法度尙論者咸所切齒及言六書頗遵守其法罔敢失墜豈非事繇權重世變相類之故邪漢初以書試吏意在同文未有工拙之課其後曹喜王次仲蔡邕杜度崔瑗崔寔張芝師宜官梁鵠邯鄲淳韋誕鍾繇胡昭之徒擅名漢魏衛覬在魏與鍾胡齊名子瓘爲晉尙書令燉煌索靖爲尙書郎俱學張芝瓘得筆勢靖得楷法瓘子恆兼工諸體江左庾桓郗謝及諸名族莫不能書而王氏爲之冠咸倂導源伯英傳法鍾索葢自漢章帝時草旣盛行杜以結字爲工崔以行筆見美互相紹述篆遺鴻都增刪轉變其道多端而許愼之六義又因以晦塞矣然猶人自爲學未彰功令晉用荀勗議立書博士教

援諸生以鍾胡爲法然後行書今隸二者大盛草猶間作古篆隸分等諸篇筆勢自繇而趨畧急疾以爲便姿媚以爲工此亦氣運升降之故也眞行之書始盛于晉然衛索羲獻皆發勢于篆隸故有一臺二妙父子不同之說疏其流別或亦可甄而溯焉

索靖字幼安與鄉人氾衷張甝宗人紾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四人並早亾唯靖該博經史兼通讖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擢尚書郎除雁門太守遷魯相酒泉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嘗行視姑臧見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其言皆驗元康中拜梁王彤大將軍左司馬加蕩寇將軍討齊萬年有功遷始平太守趙王倫篡位靖以左衛將軍助廣陵公漼討孫秀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河閒王顒之攻長沙王乂乂拜靖使持

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破張方被傷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常進贈司空封安樂亭侯謚曰莊著五行三統正驗論及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以去緐存徵大象未亂爲宗而極擬其作正乍邪比附散布之勢焉

衛恆字巨山瓘之子也少辟齊王攸司空掾歷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中庶子黃門郎從父遇禍恆傳瓘書法兼善草隸以蔡邕有篆勢崔瑗有草書勢而古文隸勢闕焉乃兼存二家述其原流補其不備作四體書勢以爲古文始自沮誦倉頡終于汲冢書汲冢書十餘萬言書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所及見也篆書始于史籀十五篇謂之大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則秦小篆也許愼說文以小篆爲正閒及古文大篆莫可得詳建初中扶風曹喜善小篆繼軌李斯邯鄲淯師焉蔡

邕亦師曹喜然精理閑密不能及淳韋誕則師淳而不逮也隸書始秦程邈漢上谷王次仲最有楷法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學之或謂邯鄲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鵠謂淳得次仲法而魏武帝最愛鵠書以爲勝宜官鵠弟子毛宏以八分法教于祕書世所傳八分皆宏法也鍾胡始爲行書受法于劉德升蓋隸分之支別云漢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乃偁杜度後則二崔張芝美兼二家下筆必爲楷則其弟文舒書亦相亞又有梁孟潁梁孔達田彥和韋誕皆芝弟子然不及文舒羅叔景趙元嗣與芝同時見偁西州芝常自偁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若芝能傳崔法恆敘次古文篆隸八分行草支派師承詳備獨不及今隸今隸者眞書也與行書同源而恆獨畧之豈非當世共由而不見所謂專精甚巧者與王羲之學書

于衛夫人自言眞書過鍾草不及張然則王氏之眞書初蓋出于衛氏而恆謙下不自標著要後世知者沿流溯源不可不察也

王廙字世將羲之叔父也少能屬文工書畫音樂射御博弈雜技無不精究于元帝爲姨兄弟元帝鎭建鄴棄濮陽太守度江除荆州刺史爲杜曾所襲棄州走曾敗得之官不稱職徵爲輔國將軍散騎常侍遷左衞將軍從兄敦舉兵向闕帝遣喻敦反爲敦用敦擅政拜平南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卒于位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廙書南度時最有名云法索靖及羲之學成乃出廙上羲之自有傳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也又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顚狽遂乃亾失常嘆妙迹

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及其羣從洽珣珉並能書而少子獻之爲最

王獻之字子敬高邁不羈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選尚新安公主不得已乃離其妻郗氏爲謝安衞軍長史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官女爲安僖皇后追贈太宰謚曰憲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臺成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時議以

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然羲之得隸法獻之得篆法故其自負如此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恆置左右羲之父子並能畫然晉善畫者獨推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仕至散騎常侍謝安甚重之爲桓(元)所抑性絕癡嘗以一廚畫寄(元)所封題甚密(元)發廚後盡竊之愷之失畫見封題如故直云妙畫通靈如人登仙變化去矣時人以愷之工畫有才而癡謂之三絕諸書家能畫者皆莫能及焉

論曰古者繪衣表物彜鑄鼎昭神姦降及後世圖畫聖賢忠孝妖冶蠱惑之形容以存勸諫星辰之分次山川之險易農桑耕織之艱難亦其物也蓋與書相表裏矣俗書既行畫理亦失徒爲畸人逸士之所寄託甚者小夫賤豎資以養口體焉可慨也夫

晉畧彙傳七

荆溪周濟譔

隱逸

漢末分崩三方鼎峙戰龍之血襍玄黃而未辨鳴鳳之音矢卷阿而彌遠此一時也典午竊柄拱手而規蜀漢金行紹統指揮而從吳會恭儉之聲甫著荒淫之俗已成賈荀蒙坿梯之眷洵炙手而可熱傅劉進哲口之規寍寘耳而爲瑱此又一時也深宮擲乾而前星斂曜壼巷飛書而元寍截髮踊躍之戈操乎同室魚爛而亾委諸裔土此又一時也流離播遷燕安酖毒江沱有必精之饌神州無同擊之楫上章下替內柄外移此又一時也七邑僅存紗帷未儆濟寬召蕭牆之釁雪恥竭杼軸之供鱷吞鯢啖方洶涌于遼碣鼇蹴鼉怒乃蹢躅于坎窞此又一時也日莫倒行市怨室色大憝甫殞巨寇狡焉飛淮浦之嚴霜下河濱之堅壘府山未築邵埭

先成巳踐白雞之妖豈免黍離之嘆此又一時也然後金甌鈠于晉陽之甲寶鼎移于五湖之長草澤奮其長刀朝廷甘于赤紙易倆天地閉賢人隱孰有甚于兩晉者乎是以跼迹全生見幾辭祿雖見賁于弓旌若含辛于荼蓼者矣孫登五人沖漠而似道曾勝三人見險而知止朱沖十人東脩而近名譙秀七人在窮而不辱方以類聚連鑣接軫莫不瑰奇卓犖照耀篇章至如皇甫之于書張翰之于酒葛洪之于藥阮裕之于二郡陶潛之于三徑此五君子者高不絕人隱不違俗介石不俟于終日章身又何其甚文履危行如坦塗等疲人于鷗鳥視夫索隱行怪勞神苦思者不亦遠乎是以次其風軌列諸終篇後之達者得以覽觀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其人也無家屬窟北山以居夏編艸為裳冬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一弦見者皆親樂之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

登更大笑時時游人閒所經家食之則食贈遺無所辭及去皆棄
舍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論古今成敗及棲神導氣之術終不
訓對籍長歗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和響合巖谷乃登嘯
以答籍也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乃辭去曰先生
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夫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于
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于今之世矣及康在獄乃作詩曰昔慙栁下今媿孫登終以遇禍
楊駿執政遺登布被登截被于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未幾駿敗
論曰阮籍傳蘇門先生不言姓名嵇康詩乃有姓名而楊駿傳亦
有高士孫登是邪非邪古高士多無姓名太和末大司馬桓溫見
隱者宣城文脊山中披鹿裘坐石室不言不笑神色無忤溫及賓

僚數十人敬異而退乃命伏滔爲之銘贊以山有瞿硎偁爲瞿硎先生云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不受也推排辱罵無迕色孫楚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載歸不肎坐貽書勸之仕荅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又云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聆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涉忽焉失水魚鳥相與萬世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蹙而去遂去不知所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恆采梠拘蝝蠘以資朝夕星行夜歸宗族勸仕州郡勃然曰諸君待我

乃至此乎使我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世念與屈生同汚共泥若在隆汙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門乎嘗詣洛市藥值三月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祓禊車旗鼓吹閒以女伎炫服金翠照映波上舉國若狂統危坐船中暴所市藥畧不顧瞻太尉賈充察而異之使問姓名再問乃告問其土風對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就船與語其應如響使之仕俛而不答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寓稽山朝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年甫十四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自投于水尸抱持父俱出波閒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眾

曰幸甚統于是以足皷舷引喉轉聲情激氣厲大風應至水波蕩搖雲霧冥集聽者相視色變止之乃已充等引去羽儀綷沓統危坐如故若無聞見充等相謂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榮祿元康初太后之變養升太學堂歎曰始設此堂欲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唯殺父母祖父母不赦柰何公卿處議文飾典禮一至于此人理既滅亂將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出蒼白鵝各一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謂謝鯤阮孚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則此地也今出二鵝蒼者胡象白應國家易俑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即好游山林彌旬忘返親終不娶棄家歷華陰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

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初無壁障時方患虎恆入室害人文獨宿十餘年未嘗侵犯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以易鹽豉有餘以振貧乏虎殺鹿于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便當自賣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擕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還颺遣送置之而去文亦無言衣爛不御王導使迎之文不乘車船步擔至京導處之西園果木幽邃鳥獸馴擾朝士咸詣溫嶠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亂欲歸無路是以在此非棄之也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思乎曰思由憶生不憶故不思也曰獨處窮山不幸遭命爲烏鳶所食不已酷乎曰瘞葬者亦飽螻蟻耳曰猛獸害人先生何獨不畏曰人無機心獸不先發導集衆賓張伎樂試使呼文文卒

然便至蹬躃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永昌大疫文病亦殆導饋之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逃歸復結廬臨安山中已而蘇峻作亂京師殘毀餘杭亦破臨安獨全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初官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鄴令歲朝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中書郎皆不就

氾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張軌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啟其可開乎固謝病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蔣秀貪穢旭諫不納謝去閉門講習秀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吾負功曹矣

察孝廉除郎中舉郡中正固辭歸家元康徵不行陳敏之亂江東名豪並見羈縶唯旭與賀循守死不屈元明之世備禮徵爲給事中不起咸和二年卒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咸寧中徵博士太子右庶子沖聞徵書至逃入深山沖有至行居近羌戎奉之若君以壽終

霍原字休明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臨終敕其子沈元康中沈爲大中正進原二品屢徵不到爲王浚所害諸生竊其尸共夜葬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貞立未嘗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喪母毀殆滅性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謂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賢者俛

就不肖者跂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簡文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勸溫辟之溫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我所能致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不堪命耳長于三禮注論語以壽終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王導辟爲掾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不起其後高密劉鮪城陽邴郁並依績例召爲博士各辭老疾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名德著聞永嘉之亂寇盜不犯其鄉咸康中召爲博士不起康帝徵爲散騎常侍固辭老疾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遵湯操履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釣弋爲娛旣而罷弋或問其故莊曰弋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不就徵辟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世有隱行並不就辟命孝武徵法賜爲散騎郎亦不至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成太守翻家臨川州郡辟賢良舉並不就咸康中與翟湯並為庾亮所薦同徵博士並不起嘗乘小船暫還武昌省墳墓庾翼躬造之以其船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欲辱臨野人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俛屈入其船中竟日而去欲強起之終以不屈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好游山澤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固辭不就沖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媿于是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于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騶人代之父辭曰若勞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于群小凡廝伍之家吉凶無不躬造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太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其劉長史乎已而果然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隱居太平山郗愔召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月犯少微占曰隱士當災時譙國戴逵有盛名人咸憂之俄而敷沒逵居吳會稽人爲之語曰吳中高士求災不得災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武陵王晞召之鼓琴逵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徙居會稽剡縣性高潔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著論以申其指焉孝武時徵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辭以父疾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寓居內史王珣虎丘別館會稽內史謝元上表請絕召命乃復還剡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散騎常侍亦不起

龔元之字道元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孝武時元之與戴逵並徵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苦辭疾篤不行尋卒年八十五弟子元壽亦有操尚徵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並不

起卒于家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顯名蜀朝秀幼而靜默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屢徵不屈桓溫平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又道遠故不徵遣使就所在四時存問范賁蕭敬文之亂避難宕渠年九十餘卒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不與當世交通張茂時太守陰澹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咨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與書曰先生耆年重望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年七十九澹謚之曰立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及門數百人非入室弟

子莫得親授皆轉相傳述劉曜徵太常固辭不起遂隱隴山石虎以安車迫而致之既見不拜與之語不荅其下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舍之永昌乙第夜使美女誘之又使壯士劫之軻漠然若無聞見常臥土牀覆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蓐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軻談經軻瞑目不對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穨然無驚怒之狀後求還虎以安車送之蠲十戸租供之石氏亾秦人西奔凉州弟子以牛負軻爲氐兵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九城山慕容暐安車徵至鄴不拜不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平郭南山躬耕不娶年九十餘與鳳同被慕容暐徵亦不拜不言年餘陽狂暐送之還苻堅幷燕又將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致問未至永卒堅謚之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隱居泰山湌芝餌石修導養之法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依巖鑿窟以居弟子亦然去忠數十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壇窟上每旦朝拜之遺以衣食一無所受問以災祥謝不知年百歲視聽不衰苻堅徵之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乃以野服見堅曰先生考盤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情存嵒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岳道士沒于西岳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卒堅遣使弔祭謚之曰安道先生

宋纖字令艾燉煌效穀人隱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

三千餘人不應辟命唯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求見不得銘詩石壁而去纖注論語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祚徵爲太子友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和以執友禮造之稱疾不見署太子太傅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祚諡之曰玄虛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出後叔父徙居新安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歎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今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將我教有所闕乎抑曾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由是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遂綜百氏然志在高尚唯矜著述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官事執掌

然後爲名乎作立守論以致意焉魏時郡召上計掾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泰始初詔徵之敦逼不已謐自稱草莽臣上疏固辭疾篤歲餘又舉賢良方正徵議郎著作郎並不應命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得疾風痺猶手不釋卷當世號曰書淫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所著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甲乙經及詩賦誄頌論難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初濟陰太守蜀人文立以命士有贄爲煩表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亾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立纁之贄自古之舊也士于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辭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之若

何政之失賢于是乎在矣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以比阮籍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召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便就循談大相欽悅問知入洛便曰吾亦有事北京不告家人同載而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見冏執權專勢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吾子勉之矣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要名爵乎命駕便歸著首丘賦以見志其後冏敗榮幾不免榮卒家人置常所撫琴于靈坐翰至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嘆曰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痛哭不弔喪主而去或謂翰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桮酒

翰性至孝雖名爲曠達然其喪母哀毁過禮年五十七卒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晝樵采以貿紙筆夜寫書誦讀性寡欲無所愛玩惟尋書問義則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弟子鄭隱傳其丹訣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南海太守鮑(元)亦精內學逆占將來洪復師焉(元)以女靚妻之于是博綜羣籍兼練醫術尤好丹石導養之法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檄授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求異書見天下已亂乃辟地南土爲嵇含廣州參軍含遇害洪留積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歷揚州主簿司徒掾遷諮

議參軍干寶薦洪有史才遷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求爲句屚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乃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年八十一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克某日日中嶽得疏狼狽往別洪坐以須至日中嶽未至洪兀然若睡而卒色如生尸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洪在羅浮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所著書所著書言黃白之事者名內篇駁難通釋名外篇凡百一十六篇餘文筆百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經史百家方技雜事三百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論曰晉句屚縣在交州而今句屚山在晉廣州亦產丹沙豈洪不得至縣采丹茲山因以得名邪洪自敘言考覽奇書率多隱語晉時自人主以至公卿士庶往往服丹石致夭折或發狂惑之疾而

洪獨老壽輕舉豈丹之力邪抑亦所謂隱語者邪遭時多故力求卑官遠地卒以屏居將其所託者然而意不在于丹邪學則著述無當功則逆亂摧殄迹則逡巡退讓言偁體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嗚呼遠矣

阮裕字思曠辟王敦大將軍主簿以酒廢職敦謂無實才出爲溧陽令坐公事免咸和初除尚書郎去職居剡山王導引爲從事中郎不就朝廷將徵之求爲會稽都督王舒長史舒卒除吏部郎不就拜臨海東陽太守逾少時去職屢徵不起成帝崩赴山陵事畢疾去時賢追送至方山不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旁裕有好車常借人或欲葬母以凶事不敢借裕聞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用車何爲焚之或問裕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也裕曰吾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少無宦情兼

拙人事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所以由躬二郡直爲私計耳

陶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宋受禪更名潛侃之曾孫也侃卒諸子爭財或以殘戮從父淡至絕穀不婚娶遁逃山中終身不返由是膏腴之胄降同寒素潛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里所貴重家貧親老力耕自給遂抱羸疾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復召主簿不就隆安四年爲武陵王遵鎮軍參軍移家都下父喪去位義熙元年爲劉懷肅建威參軍還家柴桑偶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政聞之即補彭澤令到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乃種秔秫各半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往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要拳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綬去自潛之家都下而遭桓元之變及罷彭還歸柴桑劉裕功業日隆翦除異已有代晉之勢潛感念家國懷不

能已往往爲詩託之飲酒讀山海經以致其意詞文指遠與阮籍相上下矣十四年劉裕立恭帝徵潛爲著作郎不就潛居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號爲尋陽三逸而張野羊松齡寵遵等咸與周旋或有酒邀之或邀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非飲酒未嘗有所詣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元熙元年王宏爲刺史自造潛潛偁疾不見宏必欲見之偵其往廬山豫遣羊寵齎酒要諸中路潛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自後輒于林澤間候之酒米乏絶時復相贍宏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並受無所辭明年晉禪于宋故人顏延之過尋陽贈潛酒錢二萬潛亦受之刺史檀道濟饋遺遂不復受困乏至于乞食焉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朋酒之會輒撫之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囱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也著五柳先

生傳自述生平時人以爲實錄又嘗爲桃花源記記漁者入深山見避秦人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云

晉畧序目

自古帝王受命有天下雖德力殊軌未有不討功食報者也禍過則倖禍必償之昔漢高祖無尺土之階崛起阡陌之中功成數稘衍祚四百斯不嗜殺人與秦楚易道之所致也及其末流黃巾倣擾董袁跋扈魏武艱難百戰僅乃克之德雖靡儞功亦偉矣文明相繼疆宇犆定司馬宣王升榻受遺任均骨肉主雖幼弱未聞否德也惡之弗圖唯闚竊是務父子兄弟異刃同割股肱遭其闕翦元首隨其移易假借威力劫制海內撥其功烈皆是邀利境外夸張揚誦之績非有奠定區宇康濟民物之勤此豈足與魏武之刱業相次比哉且夫魏武延攬英雄識拔超軼委任授成殆無遺策此亦足以犇走一世者也司馬氏專行箝制迫脅之術乃亦舉世靡然迨乎太康遂壹區寓南東萬里書軌畢協統馭所屆反侈於

魏氏然後同氣搏噬非族偪處剝喪饞削極乎無始始徼非常之倖卒致非常之禍豈不哀哉向使泰始之初受寵若驚揆國重以植綱紀別俗慝以培元氣庶幾哉逆取順守或可補救于萬一而乃志畧侈于幷吞情欲縱于得意其建官則大臣多而政柄襍其封域則肩背鋑而心腹披其政體則寬積于上急積于下其風俗則男奔聲譽婦耽逸游仰稽天心則無祖宗積絫之報俯度地勢則無秦漢金湯之固中察人事則無魯衛禮讓之俗維持不傾之效洎乎南度寄命荊襄交廣貲儲乏絕方貢西藩北府漕戍不息以區區之三吳供億萬乘民勞極矣然猶危而不亾蹷而復起引引延延百數十年是遵何道哉昔者三國鼎立英偉卓犖之士張牙鬛冏奮其尺寸上之人取適時用棄捐科繩包瑕藏蘙唯恐有所摧抑逮于有晉此風未艾是以一材一器之長靡弗効用詭譎

以爲智跌踼以爲辯飛揚跋扈以爲雄咸能夌昔揜今照耀奕代
乃至遐陬殊俗之方椎䯻剽剁之伍魁奇絕特蝟磔而起洪濤齧
山怪石出雷雨殷地芝菌生氣至物化莫知其然斯葢大造之變
局非常情所可測已晉之立國崇長親親以八王之庸駑方五胡
之桀黠聚優讓劣化機斯見是以朝權幻于戲屓方鎭危于覆局
民力盡于錙銖人命輕于艸芥運鍾否剝亶其然乎然而水火之
阨待拯飢渴之懷易副人窮反本事半功倍繭絲俗成士龍圖形
而配社芻牧是求丁㔹移州而擊轂慘舒之氣居然相貿則知禍
福徵召匙不由人景響相尋捷于枹燭局雖變而情則同固未可
謂造物之不仁民生之多辟也帝王之治民猶農夫之力穡民之
性情穡之根本利害中之慘于蝨蠹原夫漢季滔喪野淸朝濁魏
氏尙通毁裂防維名教穨而利權熾上下之交囿以渙然離矣方

且采餘虛譽寄之隆棟陳畫餠以餽餓集蓉裳以禦冬晉乘斯釁遂遷鼎器炊煬竈而直突堹覆車而縈策棄忽甫田驕莠之戒摧毁虎兕將出之柙辟猶縱齊斧以伐性養巨癰而待潰有識之士惴焉黼扆鼎銘宴然靡警規爲措置務矜私智始則隕懿親以護騃豎終則斂外戚而樹强宗兆爭唯恐其不工招釁唯恐其不速夫何貽安之有哉一統者上聖之盛業也太平者至德之珍符也焉有如此之根基如此之形勢如此之政俗而可以撫寧六合胙之子孫者乎中興之難甚于繼體瑯邪蒙玄石之蔵讖遑江表之讐國奮弱力以雪積恥斯事體大容無責焉東北八州羈縻段邵中都夾河飄搖李郭祖楫聽其自擊琨哀告而不舉加以㬎翼南士則尊而弗親觥觥直言則斥而彌違遂使門戶堅于盤石白望重于籲俊內蔑植基固本之謀外成調停姑息之局太阿倒授沸

羹靡息劉石慕容苻姚之徒奮梟雄而恃險遠或借資于闤闠或假威于討逆朽木生蠹其是之謂歟盜亦有道覘其所杖右族頻而世龍欲(元)恭在而宣武憂堅須白于景畧虎歎發于謝艾有由然矣且夫克捷莫果于民志恢宏必因于資力民志不可以不素定資力不可以不豫儲是以經緯上材必綢繆于農殖折衝妙策先整齊于士氣自治之術强弱雖殊末之有改也而晉魚肉以虛其內假借以驕其外暱衺佞以摧直榦慕雅遠以虧實用方欲驅策疲氓力征經營天下豈所謂明分數識成敗者乎强而自治則其强可久弱而自治則其弱漸强洛都不善用其强建康不善用其弱來軫方遒安得不取資龜鑑也昔在唐初羣籍粲備鈎稽蒐討綍乎有裕而文皇手制意存曲藝諸臣承旨競采春華裁非一手牴牾屢見恭讀

欽定四庫書目取備正史由于恤無因加討論究其翔實述本紀六篇表五篇列傳三十六篇國傳十一篇彙傳七篇序目一篇都六十六篇仁儉受直是用開闢作事謀始愼終盡美述武帝本紀第一外戚親藩倚重必危禍之本由宮闈述惠懷愍三帝本紀第二中興偏安以勞逸爲隆替英主不永年魁柄復棄述元明成三帝本紀第三主少國疑委重將相相弱將强幸乃不亾述康穆哀癈簡文五帝本紀第四將相和同雖否必通不明生疑乃遺厥孽述孝武帝本紀第五國天民民天食貧不和本先撥爲新主資不祀忽述安恭二帝本紀第六維天生才有才不才帝王御極俾得其職是以寧壹相彼不平分崩離析述甲子表第七地以山川隔風氣王者域之因其勢雖華必治職方志述州郡表第八土宇分裂民生狹隘譬彼舟流莫知所届述割據表第九下理務上丞弼

愼委任毋僭忒述執政表第十股肱弗衛腹心弊述方鎭表第十一禪代之世忠貞闃焉罙彼葑菲以冠厥元述安平睢陵列傳第十二國有與立覗其所以佞婿在廷雖泰必否述賈荀列傳第十三主好大臣喜功張厥外枵厥中述羊杜列傳第十四天府之雄注脣弗崇失肩背弗知以寒其軀述扶風列傳第十五任親爲治親賢乃忌弗克其私卒罔攸濟述齊王列傳第十六直言䚡䚡維國之楨悅而不懌奚貴錫朋述傅劉列傳第十七容身過頭曰有德家計之工國計之拙述山魏劉庾列傳第十八隙開乃塞塞必潰機危而觸觸必殆述臨晉二王太子列傳第十九中流得壺載浮載沈暫可支久弗任述張裴列傳第二十木蠹在內烈風在外何必齊斧然後摧碎述八王列傳第二十一版蕩識貞松柏後凋江河滔滔山岳弗搖述劉荆州列傳第二十二方嶽雖分師克在

和慨彼乖戾萎葉辭柯述劉王苟列傳第二十三蘖芽再植難植易拔銜石西山哀彼精衛述閻賈索麴列傳第二十四豈曰在遠幸而獲濟實賴忠貞以紹其世述張涼州列傳第二十五國無常形造形者誠兵無常勢作勢者氣不逢少康倡寡和遺黎肩肩淚雨隊述祖豫州列傳第二十六止吳酷晉之施報以偏安乃其宜不有君子誰汝毗述周顧列傳第二十七南方之強厥師老莊述王丞相列傳第二十八南紀之重居上流卓哉勳名世罕儔述周陶列傳第二十九始安術智高平德慧三吳之豪莫不慷慨日西再中揮戈是賴述溫郗列傳第三十虛名可瞰敦以矜豪白公怙亂峻也無哮不有良工六轡焉調述王蘇列傳第三十一身可戮也不可辱也致命遂志不可奪也苟嘉其忠而昧其功是謂瞽矇述郭譙周戴卞劉鍾桓列傳第三十二德足矜式才亦濟時或朵

或栖大匠咸資述華陸褚孔列傳第三十三德優才弱而爲滕辥雖奮百里終虞一蹶述庾何褚殷列傳第三十四知本知時明哲庶幾述蔡王列傳第三十五任達之流矜豪自奮平乘一嘆持矛陷盾力小任重竟以顚隕永戒將來履滿息損述桓大司馬列傳第三十六太原琅邪所出異門俱扶名義輝前裕昆述二王列傳第三十七持危扶顚用彼相何以詠德曰克讓述謝桓列傳第三十八出柙毀櫝將焉用彼任親在賢失不可悔述會稽列傳第三十九吏治經術豈殊致勿爲墨守庶起癈述范徐列傳第四十親外戚內呂禍息親內戚外桓禍亟禍發無門豈繄親戚述王兗州列傳第四十一昏酣駮嬉屏粒而嘑枯朽旣成爾拉爾摧吁嗟狂且鼎竟移述桓楚列傳第四十二邪孰啓之俾耗三吳無罪無辜淪胥以鋪述孫盧列傳第四十三桓桓干城白日青天過涉滅頂

亦無咎焉述毛何列傳第四十四釁肇爭雄禍鍾拔本厄運同遭萬夫所閱述劉馬列傳第四十五攀鱗樹翼飈起雲涌立功前朝以受新寵述劉王沈朱列傳第四十六令狐爲楊實維氏豪負固于邉不忘本朝述仇池列傳第四十七主弱客强流逋爲王恃險卒亾述成漢國傳第四十八才兼文武釁不得吐乃激而僭復族王之所述漢趙國傳第四十九勒唯匙恥虎尤不仁雄强相仍殄宗及羣述後趙國傳第五十霸假仁會有由厥宗多才娟嫉生尤述燕國傳第五十一健前驅登後劲王咸陽剋固盛鑒禍盈可守勝述秦國傳第五十二詐開基文飾之謾無誠骨肉攜述後秦國傳第五十三棄忠就詐似智實愚後嗣顛覆亟之辜述後燕國傳第五十四衰姚棄壞竊以倔彊乘墉弗克乃伏于莽述西秦國傳第五十五親必噬狗之猘運會極鍾戾氣述夏國傳第五十六鑾

彌之爭不如弈棊誰能覆局軌寔是師述諸涼國傳第五十七不忘忠信中墜復起芟夷羣雄孰謂無以述魏國傳第五十八葛藟緜緜初緜終瘁本根既傷枝葉焉芘述宗室彙傳第五十九孝友忠義節烈與媲性情獨摯德不求備述篤行彙傳第六十不必有德聖訓昭一代風尚如蜩螗擇其善者使意消述清談彙傳第六十一全生生全亦各有道其癈中權姿者襲效述任達彙傳第六十二有民人焉是亦為政水深火熱得此為幸述良吏彙傳第六十三經尚調停史侈綴錄翰墨勳績弗驚寵辱述文學彙傳第六十四天地開泰彼寧自苦魚潛于淵冀免漑釜違親絕俗不遑宴處亦有中清式歌且舞述隱逸彙傳第六十五其文則史義各有取述序目第六十六編為十冊至于諸志杜馬善矣自揆舉羽之力恆懷絕髕之慮顧念始自弱冠卽存斯志洎乎壯歲雖復訓酢

人事獨居深念未嘗去襄日月不居學殖弗益始衰之年忽焉已過釋今弗圖逝將靡及勉就刺劉彰其要害事卽前史言成一家將以喻志適用匪侈博聞什七折衷依于涑水庶幾無悖資治之意云爾若夫搜覽叢殘掇拾遺佚以資攷證世有君子鄙人謝不敏焉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朔荆谿周濟編次訖

晉畧一書先君子譔自中年歷二十餘載始成定稾極爲周文忠公天爵所稱許道光戊戌文忠節制楚北即將稾本付梓先君子旋應聘往工逮竣而卽世板歸本籍從兄重庚加校勘焉自經寇亂故板盡湮同治丙寅和州花潭鮑中丞源深督學吳中眷懷師誼勗佐重鋟及撫三晉復寓書敦勉且畀兼金而歸安芝岑潘司馬樹辰及門太湖燮卿曹太守文煥後先涖任荆溪亦各分俸相佽用與姪煒勉力圖成板襲前刋工凡十月自維譾陋譌誤良多所望碩學名儒覽觀焉而匡所不逮爾光緒丁丑三月望男佐臣謹識



